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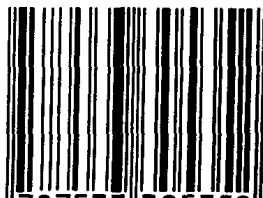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8899/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一)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一)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序徵錄

古之良史欲紀一代之事必先

儲其材以侍之龍門蘭臺之史

毋論家有世業緒而成書所取

材于世本國策秦史記與夫中

壘父子秉觀諸儒之述作何具

原徵錄

顧序

卷一

一

一

曼山館

備也近代若豐城之列卿紀琅
琊之弇山別集琬琰錄皆有意
憲章博為之地雖未能如海鹽
之拓徵吾今言為全書然傳諸
秘林蔚稱秘典若舉一代王侯
將相賢士大夫山林飄衲之

巨細畢收毋患埋沒實未有
海國先生之獻徵錄者先生天
授異才幾隣殆庶知通聖統上
比素臣自首廷對領史官毅然
思有以自舉其職舍毫相視薄
而不為誠所謂業傳二正才擅

獻徵錄

序

十 吳山館

三長者矣會陳文憲公議修

國朝正史與王文肅公共欲以
此事顯畀先生先生謂蓋衆獨
賢固辭不可遂與詞臣分紀其
事然而先生胸中實具有成書
即文憲兩建議規畫大氏皆發

端于先生者也于是取

纂朝訓錄方國紀志與家乘野
史門分類別採而緝之自

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
之傳畢登于簡一代史材犁然
大備茲錄固其一爾當是時使

獻徵錄

序

三

吳山館

先生從容

禁林次第筆削日月不刊唾手
可異而為時所忌歸卧東山廣
內之儲匱而在笥豈不惜哉然
先生意不忍忘時為讐校緒成
其業多至百二十卷蓋其目廣

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琬琰
者什七至折衷是非綜校名實
闕疑而傳其信序似而采其真
所謂其義則其竊取之先生于
此實有獨鑒異乎徒事網羅靡
所澄汰愛奇好異或濫情實者
矣學士大夫嚮往此書借觀至
于簡渝傳寫為之紙貴乃從友
人弟子之請取畀之梓然每類
間為梓者有所裁避先生意雖
經之而成書具存異日發其大
全固可俟也此錄出而一代之

林政事如於說史隨筆之
為政鑒作者資之為史料如
生自謂者所裨豈其微哉余嘗
觀古來作者後先相踵史才實
難其人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
為順宗實錄何濶略也又以避
禍守默重為柳州所譏眉山才
氣從橫俯視千古友人用史事
之以才非當家遜不敢任退
而處于廬陵之後史之難其人
也如此當吾世而有先生豈非

國朝之史有專官無專業自會
要輟緝木火諸儒不領著作簪
筆紀言

起居筆奏而外未有聞也史之
難其書也如此當吾世有先生
而為此書又豈非盛事余誠願

獻徵錄 願序

史中館

上一日大開金匱石室徵先生
以之緒成正史垂諸萬世執此
以往先生得無意乎即不然而
詔賜筆札錄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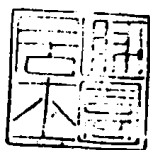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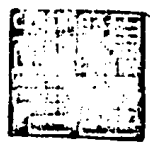
禁中私家所藏褒進為公史如
班固故事同東漢以來作者之

殊遠也昔劉子玄手著史通倚
摘古人不遺餘力至身為史官
以作非一人詒書僚長徒抱汗
青無日之歎如先生與眾共業
退矣而猶思儲一代之史料以
信今傳後人之度量相越不亦

獻徵錄 願序

史中館

遠哉天下事何不可為也予
乃益信賢者之有益于人國矣
萬曆丙辰同里晚學顧起元撰



勸微錄序

夫自上古夏書誥以來龍門而下涑水而上有一代之人必有一代之事而勸微人之史故史以微事以微人夫史非徒侈詞藻誇詞見

序一

而已大而國體隱而民瘼顯而世務微而材品當時治亂之意得失之林誠霞轍標乎軌于是乎在故曰文武之政中在方冊史之不可以已也夫士大夫之志趣富

貴如穆安事請書即有漢倫之愛愛奇矜博注之高視千古之上迂謬六合之外而閤以當代行事典人物材品高下代謝之數則舌舉目睽莫能置對闕文殘簡

序二

誰其正之故殷夏之禮亡杞杞宋文獻不足孔子所喟然而嘆也明興高皇帝開草昧而經綸之魏蕩之業宇宙一新則雖踵接顯承同條垂三

百年其間綱紀風俗文才
將相內外職司一略與夫林
間之秀宮外之逸簪萬
忌而雄百代固不在七侯夏
殷周之下而歷世既久長年
晨星最著者如吾學微吾

序

實而未詳憲章鴻猷略而
不編豐城之列仰紀未萃
羣流弇州之琬琰錄且多
掛漏彼寒俊野老目不窺
金匱石室之藏而一方一技
之士井底閭觀欲其討一

典菟家乘參稗官樵
林稽故實精鑒裁以勸
成一代全史不亦難乎天
隋斯文絕後焦先生獨
稟宏才通道路略物兼有
三長遐隨萬古自首對

序

大廷諸館閣長老舉莫
能出其右歲在甲午會陳
文憲王公肅兩公深知先生以
國朝正史事議請肩荷之
先生稽首三讓不能得因
請與詞林公曹別類諸詞

茲有就有否而先生碑
夜之力取

累朝訓錄及海內碑銘志
狀表傳之屬盡錄之下及
齊諧小說靡不詮擇自曹
公而外並有結撰紀志諸

李本

編稍就緒我

明不朽之業且觀厥成矣而
通之喪世王公歸里陳公
下世緒業未竟而忌才者
至躡先生成東山之高詎不
痛乎然先生即歸田若而

年不忘其初凡所親聞會
命掌記時為續輯自同姓
諸侯王傳文臣武臣以及四夷
等傳凡百二十餘卷萬有一
千餘葉錄名獻徵其蹟談
其幽聞其是非辨而折衷

李本

嚴所謂國體民瘼世務材
品犁然而具明主所與文
武將吏行事之實庶幾無
缺後王法之羣工邇之則
太平之略也名山副之金匱
藏之則良史之材也不其

鑒哉以嗟乎而使陳君來謝
聖主堅于編重優以元老
領初序老出入中秘從
歲月駁歷所至聽以書局
自隨若治平司馬氏之任令
先生得畢其長用左氏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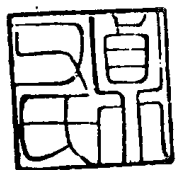
事

年法貫串二百餘年之事
兼史遷之紀傳竊取春秋
之義堂惟史材竟成全
史斯不亦

昭代之大業千秋之永鑑乎
而素何其以東山老也嗟

乎道之不行而託諸史
之不竟而脩之家範國寶
為家珍發藏山於通邑即
後有作者奉為著蔡凜若
袞鉞無能沒先生素臣之
功而使先生抑而就是誰

當其咎蓋想昔人吐握之
風詠緇衣之篇而不能不
為之太息也南儀部郎
武林黃汝亨謨并書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總目

卷之一

宗室一

卷之三

戚畹

卷之五

公一

卷之七

侯一

獻徵錄

卷之九

伯一

卷之十一

中書省

卷之十三

內閣二

卷之十五

內閣四

卷之十七

內閣六

卷之二

宗室二

卷之四

駙馬都尉

卷之六

公二

卷之八

侯二

伯二

卷之十

卷之十二

內閣一

卷之十四

內閣三

卷之十六

內閣五

卷之十八

詹事府一

卷之十九

詹事府二

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二

卷之二十三

南翰林院

卷之二十五

吏部二

卷之二十七

南吏部

卷之二十九

戶部二

卷之三十一

南戶部一

卷之三十三

禮部

卷之三十五

禮部三

卷之三十七

南禮部二

卷之二十

翰林院一

卷之二十二

翰林院三

卷之二十四

吏部一

卷之二十六

吏部三

卷之二十八

戶部一

卷之三十

戶部三

卷之三十二

南戶部二

卷之三十四

禮部二

卷之三十六

南禮部一

卷之三十八

兵部一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兵部二	兵部三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兵部四	南兵部一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南兵部二	刑部一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刑部二	刑部三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刑部四	南刑部一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南刑部二	工部一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工部二	南工部一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南工部二	都察院一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都察院二	都察院三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都察院四	都察院五
總領	總領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都察院六	都察院七
督儲	巡撫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都察院八	都察院九
巡撫	巡撫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都察院十	南都察院
巡撫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道御史	南道御史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通政司	大理寺
南通政司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南大理寺	太常寺
	南太常寺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光祿寺	太僕寺
南光祿寺	南太僕寺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國子監	南國子監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順天府	鴻臚寺
應天府	南鴻臚寺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尚寶司	太醫院
南尚寶司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欽天監

六科 南六科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中書科 行人司
督府幕 錦衣衛

北直隸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南直隸

浙江一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浙江二

江西一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江西二

湖廣一

欽定錄 總目

五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湖廣二

福建一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福建二

河南一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河南二

陝西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山東一

山東二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山西

四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廣東一

廣東二

卷之一百一

卷之一百二

廣西

雲南

卷之一百三

卷之一百四

貴州 附交趾

行太僕寺 苑馬寺
鹽運司

卷之一百五

卷之一百六

藩府僚

左右都督

卷之一百七

卷之一百八

都督同知

都督僉事

欽定錄 總目

六

卷之一百九

卷之一百十

錦衣衛

都司

卷之一百十一

卷之一百十二

各衛

孝子

卷之一百十三

卷之一百十四

義人

儒林

卷之一百十五

卷之一百十六

藝苑

隱佚

卷之一百十七

卷之一百十八

寺人

釋道

卷之一百十九

勝國羣雄

總目終

卷之一百二十

四夷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總目

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目錄

宗室一

懿文太子

秦王世傳

秦愍王

秦簡王

秦定王

汧陽安裕王

晉王世傳

晉莊王

慶成端順王

西河恭定王

周王世傳

周定王

周憲王

鎮平恭靖王

博平恭裕王

南陵莊裕王

獻徵錄 卷之一

四輔國將軍同

奉國將軍安河

鎮國中尉睦榫

楚王世傳

楚昭王

武岡王

齊庶人

潭王

趙王

魯王世傳

魯靖王

輔國將軍當潰

奉國將軍健根

輔國將軍觀炊

蜀王世傳

蜀獻王

蜀定王

湘王

代王世傳

靈丘榮順王

靈丘端懿王

肅王世傳

肅靖王

遼王世傳

慶王世傳

安化王 歸德

寧王世傳

庶人 宸濠

寧獻王

寧靖王

弋陽端惠王

樂安端簡王

奉國將軍多煌

奉國將軍拱柝

奉國將軍拱柁

奉國將軍多燧

輔國將軍拱柁

岷王世傳

南渭莊順王

谷庶人

漳王世傳

韓恭王

獻徵錄

卷之十目錄

二

襄陵莊穆王

瀋王世傳

安王世傳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樸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

宗室一

懿文太子傳

鄭曉

懿文太子標母 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於太平陳
廼家上爲吳王立爲王世子從朱濂受經吳元年年
十三矣 上遣世子及弟謁臨濠墓諭曰世稱商高
宗周成王爲守成令主高宗舊勞於外成王早聞無
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位勤儉不敢驕逸兒
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出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
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
田賦之難 卷之十目錄 一
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卽祖宗所居
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
業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
川之神皆祭以少牢過太平訪廸家賜白金五十兩
至泗濠以 上意告祭祖考妣考妣及兄弟墓是冬
從上觀郊壇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器具又
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爲朴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
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
爲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 上嘉
中書省都督府放元制請以太子爲中書令不許曰

兒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禮師傳習經傳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務重皆令啓聞何必爲中書令乃選勲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及新進之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左丞相善長右丞相達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春兼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書左右丞趙庸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叅政楊憲傅巖兼詹事丞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顧時孫興祖兼同知左右率府事命大都督府事吳楨耿炳獻徵錄卷之一
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愈和兼諭德御史中丞基溢兼贊善大夫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兼太子賓客諭之曰朕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客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固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

忘也是年上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瓚張傑等十人侍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淵友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其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正儀爲太子賓客泰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歡甚又自作時雪賦賜徵錄卷之一
東宮官服令三師賓客諭德朝賀東宮東宮各拜二三年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訓諭太子諸王四年春製大本堂玉記賜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並啓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諭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

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一
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
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
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爲太子講太學
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上諭吏部侍郎侯庸曰輔
導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
事二十四年八月勅太子巡撫陝西上意欲都陝西
遣太子相宅也既行使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
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
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
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
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
慎之比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二
十五年四月丙子卒上慟哭命禮官議喪禮戊寅
上御東角門召論廷臣吾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大哭
而退既公除 上不忍禮官請之始鳴鐘鼓朝京者
老上香慟哭 上亦哭諭曰爾念太子意良厚爾農
事方興諸父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
意八月庚申附葬孝陵東謚懿文冊曰朕惟先王之

典生既有名歿必有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
行有大小則謚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
廢也爾皇太子標居位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神贊
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鳴
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建文元
年追尊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後復稱懿文皇
太子太子元配常氏開平王女太子既立 上念王
有大功早卒遂冊其女爲皇太子妃先太子數年卒
謚懿敬建文君卽位追尊爲孝康皇后靖難復稱懿
敬皇太子妃太子繼妃呂氏生建文君妃父本壽州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
人仕元爲元帥府都事丙午歸附爲中書掾史累官
吏禮二部尚書出爲都轉運鹽使終太常卿本無子
洪武中卒建文君卽位尊妃爲皇太后靖難兵入金
川門遣人迎太后太后至 成祖述不得已起兵之
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建文君遜去建文四年
七月隨其子敷惠王允熙居太子陵

秦王傳

鄭曉

秦王懷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國西安
初聘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繼妃寧河王女也王生
而岐嶷嚴毅英武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
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整肅所過秋毫無犯
未嘗妄戮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璽書賞資萬
計時露宿山野遭疾尋卒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
上命禮部尚書任亨太定喪禮謚愍王六子長尚
炳二十八年嗣在位十八年卒謚隱次永興簡懿王
尚保安懷僖王尚煜興平恭簡王尚府永壽懷簡
獻徽錄卷之十
王尚紅安定王尚炆尚炳子志垣永樂十年嗣在位
十三年卒謚僖無子庶兄志均永樂二十二年以渭
南王進封王請長興侯故宅處諸弟又請選良家女
入宮令擇護士家女酬直勿抑勒在位三年卒謚懷
妃張氏未婚而寡宣德元年入宮守王服無子弟
志潔宣德三年以富平王進封王四年坐罪辭三護
衛在位二十八年卒謚康志塏宜川莊靖王也康王
五十長公錫天順二年以泰世子嗣在位二十九年
卒王好大睦族知禮謚惠公鍵未封卒公銘臨潼惠
簡王嘉靖十七年以孫秉機嗣王追封泰安王公鑑

邵陽惠恭王公鑑沂陽端懿王惠王四子長簡王
化四年以鎮安王嗣在位十一年卒王好書崇德有
禮謚簡誠滄誠河誠淖皆未封簡王無子安王六子
誠深嗣臨潼王謚和僖嘉靖十七年以子秉機嗣王
追封泰莊王誠潤誠浩誠澈誠波誠注皆鎮國將軍
莊王二子秉機以嗣臨潼王弘治十三年封王在位
二年卒謚昭昭王三子長惟焯正德四年嗣次惟燁
次未名王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壩地曰皇祖
以賜臣先王棧也戶部尚書梁材執議曰陝西外供
三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初生產物力千萬不
獻徽錄卷之十
倖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材言不許王早失父
母育於簡王妃廖氏廖妃卒王喪如禮事其生母蕭
妃孝謹守臣以王謹身脩行聞遣勅使持幣旌王嘉
靖二十十年上黃金千兩白金萬兩助建宗廟上喜
加祿歲二百石贈玉帶一吾學二十三年卒謚定
無子安王庶一子鎮國將軍誠潤卒追封臨潼王子
鎮國將軍秉柎亦卒子奉國將軍惟嫌子鎮國中尉
懷卷奉勅主喪理府事卷乞讓父世宗允其請
後禮官謂卷以姪承叔居內奉嬪天序人情無在不
順嫌以兄繼弟殊有未安遂罷嫌歸第尋卒卷二十

七年追封嗣昭王祖恭王祖順王父端王四十五
卒子敬修封隆德王隆慶三年嗣萬曆四年卒謚
承休王子寅

秦愍王

諱棟乃太祖高皇帝嫡第二子洪武三年始封爲
秦王洪武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之國陝西洪武二
十八年薨謚曰愍王嚴毅英武高皇帝命以關
西軍事得專刑賞歲時躬巡邊塞自大將軍以降皆
屬節制有軍功者先擬拜封然後以聞御軍嚴甚所
過秋毫無敢犯然未嘗妄戮一人故戎狄咸畏軍兵

獻徵錄

卷之一

八

倚以爲重洪武二十七年西藩負固弗庭王奉命
征之多所擒獲番首窮迫率其衆詣仗下降遂受約
束朝貢至於今不絕當出兵時多露宿山野因遽瘴
癘力疾破賊而還捷聞聖書嘉獎賞鑒以億萬計
越明年薨

秦簡王

諱誠泳乃惠王庶第一子弘治元年襲封弘治十
一年薨謚曰簡王少卽知檢長自矜持非法不服
非禮不蹈言雖小必踐行雖小必謹聲色歌舞貨利
畋獵澹然無所好刑于之化洽於賢妃恭敬惠慈以

仁逮下宗室之化自郡王而下至於將軍中尉不問
尊卑族屬皆循矩蹈矜不敢以非義聞於其側蒞廟
社祀事必恪接臣僚有禮御下甚寬人有小過務爲
包容觸法抵禁付之有司不輕有假貸自奉儉素居
常布衣蔬食有患孤苦施予無吝秦川數百里多
飲賜府地軍民佃以爲業天時小歉輒減租稅之半
或盡蠲之喜接文儒士夫話談竟日臺臺忘勞凡異
端曲士攜術以干者卒無所售喜讀書凡六經子史
百家無不徧閱一目悉記善作詩每遇花辰燈夕請
藩臬及關中縉紳宴飲賡和有經進小鳴稿行於世

獻徵錄

卷之一

九

長安有魯齋書院久廢弘治丙辰提學遂菴楊公欲
復之故址半爲民居王聞乃易隙地一區建正學書
院既成爲文記之又於府西建立小學凡軍校子弟
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試有益者送有司考入
庠由是科不乏人

秦定王

諱惟焯乃昭王庶第一子正德四年襲封嘉靖二
十三年薨謚曰定王少失怙依祖母簡王妃廖
氏撫育成立王性淳篤不尚浮華服膳恒儉素

布嘗言君恩莫報每詰旦焚香望闕祝曰壽萬
齊永爲萬邦主鞠躬舞蹈若對天顏事祖母
氏盡色養晨昏定省必恭謹事無大小請命後行節
朔禮宴縉紳儀度閒雅不輕言笑諸縉紳敬之生平
循理樂善稽古右文先是關中故無史記王乃求善
本刊之成趣軒中俾學士家便說焉卽東平何讓侍
衛子弟遴其俊秀者乃設學陶育之故人才奮起不
乏科第優恤軍校者幼者蠲其賦周人之急助人之
喪惟恐不及大旱王齋沐禱於神甘霖卽霑越歲再
不用禱輒應其積誠動神如此王有玉綵鈎素佩而
獻徵錄卷之一 十

汧陽安裕王誠淵

汧陽安裕王誠淵秦康王諸孫也事父端懿王暨繼
母以孝聞視寢問安晨夕不怠弘治乙卯端懿遘疾
甚王衣不解帶食不變味湯藥必親嘗而後進之每
夜稽首北辰乞以身代端懿王枕塊寢苦盡斷酒

肉雖醢醬鹽酪不入口將葬霖雨王禱之而霽葬已
霖復大作明年墓上嘉禾生一本雙穗嘉瓜二實共
蒂所植墓樹挺秀不萎慈烏異鳥環集其間王竟喪
衰麻不去身獨處齋室以母馬妃早薨不逮已養追
服蔬食者復三年弘治辛酉冬雪中萱草有華人咸
謂孝感所致王爲長子時娶夫人王氏先卒遂不再
娶泰定王以王孝行上聞弘治十五年賜勅嘉
獎

獻徵錄卷之十

十一

晉王傳

晉王桐年十三受封又七年之國太原已而得罪廢
懿文太子調護得還洪武三十年卒謚恭世子濟熿
嗣靖難後封濟熿弟濟熿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熿
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熿狠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熿
不爲解職慶成諸王日訴濟熿過於朝又誘府中官
校誣濟熿罪竟奪熿爵并廢美圭爲庶人守恭王園
濟熿遂得嗣王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熿父子恭王有
老嫗不能平走訴 文皇立召獄中晉府承奉左徵
問之盡知濟熿構濟熿狀卽釋微馳驛召濟熿父子
獻徵錄 卷之一 十一
時濟熿囚空室已十年左徵者濟熿嘗言其佐濟熿
爲逆逮治京師府中言徵久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
入空室解濟熿縲紲相抱持大慟濟熿自是怨望出
悖語濟熿父子見 上行在所濟熿病憊甚 上見
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
陽恭王故有田在連伯灘 文皇與美圭矣濟熿奪
不與主問上 仁宗再三諭濟熿還美圭不從美圭
言連伯灘地隸平陽不隸太原因及曩誣構事 仁
宗遣人視灘果隸平陽又書諭濟熿美圭父子
累年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

經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朕諭晉王讓汝田
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愛久當憐汝濟熿
得書又聞 朝廷賜濟熿王冠服遂廣致妖巫府中
造呪咀事 仁宗崩又不服喪 宣宗卽位憐濟熿
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咀事益露踪跡自度罪不可
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
變 上曰勿洩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書 上又
曰勿洩濟熿固自知益反側不安其所遣詣高煦人
又走 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又奏濟熿擅取屯糧十
餘萬石給護軍欲反應高煦并呪咀事寧化王又言
濟熿毒弑其母濟熿始懼辭王爵及護衛不聽遣書
及勅符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
首言臣罪萬死 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
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實與謀予未忍信今晉府
人累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
已辭護衛濟熿得罪 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
遵 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誅其同謀及妖巫數
人恭王妃在晉府者令美圭迎平陽奉養復濟熿晉
王卒謚定美圭正統初嗣王卒謚憲子鍾鉉嗣卒謚
莊奇源世子未嗣卒以孫嗣王贈晉靖王靖王子表

榮世孫未嗣王卒以子嗣王贈晉懷王懷王知焯以世曾孫嗣卒謚端姪新塢以新化王庶長子嗣王新化王者晉靖王次子表榦也謚恭裕恭裕王子端和王知端端和王二子新塢新塢端和王卒晉王請端和王庶長子新塢嗣新化王未封而晉王卒無子晉靖王庶子榮澤王表榦與新化諸王皆晉王叔兄弟也曰嗣王者非新塢即新塢然皆幼攝府事則我長晉王妃王氏曰晉王無後次及新化王新化王父子卒有孫新塢在也即召入府拜几筵為後行喪榮澤王忿我叔父行顧不得王新塢端和王長子長子不

獻徵錄

卷之一

十四

得為人後新塢宜嗣新化王新塢嗣晉王禮也疏下禮部議新塢宜嗣晉王俟服闋請封又言制親王絕郡王以序繼親王爵其郡王不得復請繼封次子止封鎮國將軍新塢得嗣晉王贈父晉康王吾學編壬午老有疾無子萬曆二年請以鎮國將軍新塢子輔國將軍慎鏡為嗣上允入府侍湯藥承休王長子寅枝繩發錄

晉莊王鍾鉉

晉莊王鍾鉉憲王之子高皇帝曾孫也正統七年以榆社王進封弘治十五年薨在位六十一年壽七

十五王好博古喜法書嘗以終帖歲久斷絕今世奇源采舊所藏古今名人墨跡摹刻以傳寶賢堂集古法帖弘治九年表上之孝宗賜勅嘉獎世王世孫皆先卒世曾孫如焯嗣位是為端王端王亦好文雅嘗校漢文選唐文粹宋文鑑暨世宗御製敬一箴雕梓進覽嘉靖八年上之賜勅勉以經學事嫡母郝妃生母彭氏夫人以孝謹聞母妃薨彌慟幾絕執喪盡禮有素芝產寢宮中白鷄盤王所止撫上其事賜勅獎諭

慶成端順王奇渚

獻徵錄

卷之一

十五

慶成端順王奇渚晉恭王玄孫也弘治十二年襲爵正德中以賢孝聞賜勅褒獎嘉靖十一年薨子表樂嗣爵是為恭裕王王樸茂寡言篤於孝友好文筆度譽動國中嘉靖三十年冬王壽八十撫臣王崇上疏乞旌表詔賜書嘉獎賚以金幣尚書王瓊嘉靖初上言慶成王生子七十人吳郡王世貞著皇明盛事述稱慶成王生百子長封王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紫王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考其世益端順王云

西河恭定王奇溯

西河恭定王奇溯晉定王之曾孫也父順簡王方王
歲稍長問父所在不得卽知痛哭刻旃檀爲順簡
像祀之母葉夫人嘗病渴中王稽顙禱天俄有甘泉
自地涌出夫人飲泉病良已母卒哀毀骨立官擢古
栢忽生奇花兩頭異香裝人嘉靖三十六年壽七十
有六薨子表相嗣爵亦以孝聞

仙輿志

輔國將軍奇添慶成靖恭王之孫也娶夫人王氏而
添早卒夫人奉姑毓子備嘗勞瘁孀居六十餘年逮
見孫曾四世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山西撫按疏其節
孝乞賜旌表從之時年八十矣恭人賀氏慶成鎮國
獻徵錄

卷之十

十六

曼山作

中尉知熈配也嘉靖三十七年春知熈病甚恭人極
意侍左右知不可起欲先死以殉熈經焉侍兒救而
止尋取湏一勺咽之左右復救奪恭人曰湏毒人臟
無可救埋卽可救亦復尋死遂閉口絕食飲竟與
夫同時卒慶成王表樂以聞請賜旌表禮官按典
無旌命婦例 世宗皇帝嘉其節特許旌之謚曰
貞烈恭人

周王傳

周王橚泰晉二王皆 高皇后子周王育於孫貴妃
妃卒服以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洪武三年封吳王
國錢塘工部尚書張允請建諸王府 上曰吳府且
勿建七年置杭護衛 上以浙江財賦地不可封王
罷護衛十一年改封周王國開封府卽宋故宮爲府
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還原國
建文中人告王反建文君命曹國公卽訊景隆大索
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王至京宸雲南諸子並別流
放已而召還南京靖難兵入金川門王與齊王見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七

成祖且拜且哭因並轡行登樓相慰又哭遂得復封
王加祿五千石以開封圯於河改建卽洛陽已而又
還開封封其長子有燉爲周世子有勲汝南王有烜
順陽王有燾祥符王有燾新安王有光永寧王有燾
汝陽王有燾鎮平王有燾宜陽王永樂二年來朝獻
騶虞八年請祀 太祖國中 上書論支子不得祭
太祖王國祖始封之君不許已而數有過 上輒
赦不問有告王反者遣都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懼上
還護衛 仁宗卽位加祿五千石通前二萬石卒謚
定子有燾嗣宣德元年王薨 闕謝諸弟封不許

止第汝南王有勲數誣王 上爲書諭王先是有勲
與有熹素惡有熹爲與趙主書刻祥符王印記封識
置彰德城外道傍都指揮王友得書聞上 宣宗疑
有離間逮友訊無迹名有熹至曰必有勲也爲此書
者又名有勲訊服詞連有熹有勲志行故不減少與
高煦善建文中嘗告父定王反定王竟囚繫除國靖
難後始釋遂乞誅有勲 上遣有勲去雲南居大理
後定王老始歸河南有熹喜生食人腦肝膽薄暮每
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邸前日未晡即
斷行迹 宣宗惡有勲有熹免爲庶人畱有熹居京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八
師已復爵有熹卒謚憲弟祥符王有熹嗣景泰三年
卒謚簡子世子子屋嗣卒謚靖無子弟通許王子墮
嗣卒謚懿子同鑑嗣卒謚惠子安瀟世子卒以子睦
衡嗣贈周悼王睦樞卒謚恭世子勤熄未嗣卒世孫
朝綱迎 駕加祿歲三百石贈金幣嘉靖十八年嗣
王二十一年巡撫魏有本上言河南諸宗人缺祿米
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瀟等五百人詳推行臺門凌逼
撫臣安瀟坐革爲庶人二十一年王及宗人獻白金
六千兩助修 太廟賜玉帶一圍衣一稱 吾學編
三十年卒謚莊子鈺嗣四十二年生嫡子肅泰隆慶

六年封世子 蕭獻志
周定王 高皇帝第五子始封吳王洪武十一
年改封周王國開封建文中以猜忌大藩竄王雲南
成祖靖難得復爵永樂二年獻頌九章及佾舞王
與 文皇帝同母 高皇后特見友愛歲時問遺不
絕嘗以汴梁惠河 永樂三年王
上書言汴梁水去隄防稍固第乞修舊宮以居免勞
民力 上善之遂罷洛陽役六年王遣儀賓春進野
簞爾永樂十四年上疏辭所賜在城稅課十九年春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九
以奄三告王不執名至京師王遂奏納三護衛而還
洪熙元年薨王嘗以國土夷曠庶草蕃廡多可佐饑
餽乃購諸田夫野老得甲坼勾萌之物四百餘種植
園中躬自辨別察其滋長成熟繪圖而注疏之作救
荒本草四卷博物者資焉王之子十有五人皆襲珪
組受茅祚今周藩衆爵五千有奇視他邦獨盛論者
以爲定王宅心仁惠功遺本草有以昌其後葉耳世
子有熹嗣立是爲憲王
周憲王有熹
周憲王恭謹好文辭兼工書畫著誠齋錄樂府傳奇

若干卷又集古名蹟十卷手自摹臨勒石名東詩集古法帖遺履可觀所製樂府新聲大梁人至今歌舞之正統四年亮無子妃韋氏暨牛戴韓歐陳李六夫人同日自經以殉 詔謚妃貞烈六夫人貞順附葬憲園弟有燭以祥符王進封爲簡王

鎮平恭靖王有燭

鎮平恭靖王有燭周定王第八子也母周夫人建文庚辰八月生王於雲南蒙化 文皇帝卽位復定王封王方數歲封鎮平王稍長嗜學工吟咏兼通書畫凡騎射鞠戲諸伎藝靡所不習嘗讀中庸默有悟解獻徵錄卷之十
作道統論幾萬言又采歷代公族賢者自夏五子迄金元百餘人作賢王傳若干卷著德善齋詩集菊圃譜壽七十三薨子榮莊王子堦嗣

博平恭裕王安洸

博平恭裕王安洸周惠王第十三子惠王之子二十五人而恭裕獨以文雅得譽嘗修東書堂法帖輯貽後錄養正錄錦囊詩對讀書勤於治生田園僮奴車馬甚具以故遊豪貴致賓客縉紳載筆之士自遠義鮮不日造其門王傾已延納之其時次第名德者必首曰博平博平云

南陵莊裕王睦模

南陵莊裕王睦模周悼王第九子也好文雅敏達有識嘉靖四十一年冬御史林潤上書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計四百萬石而各藩祿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儲米二百三十六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至五百四萬石卽無災傷蠲免歲輸亦不足以供宗祿之半年復一年愈加蕃衍勢窮弊極將何以足支請令廷臣公議觀勢會通以垂萬世之利事下諸王計議明年冬王條上七議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獻徵錄卷之一
王
餐戒奔競以息養貪准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 詔下廷臣參酌之其後諸藩遂稍稍陳說利病尚書李春芳集而上焉乃頒宗藩條例王薨無子節除

鄆陵四輔國將軍同

四輔國將軍同鄆陵 安僖王孫也 安僖王四子四曰某封鎮國將軍鎮國亦四子四者四輔國十歲以例封祿歲八百石貴矣然純慎不以地高人而好詩書樂與衣冠徒遊嘗讀前史覽功名之會輒撫慨然而歎曰嗟誠使某備一官更生普鼎敢多

又見豪貴人千金飾狗馬衣裘聚名妹罔費惜及義
施顧一錢忍弗能與則又歎曰雙火一膏兩斤獨不
是速滅之道耳且貧富命也孰有義而損者邪於是
婚喪弗舉者輔國見之輒與醵酒或棺人曰輔國壽
揆厥心行永之占也居無何輔國病歿矣年四十一
耳於是豪貴人反以輔國爲口實相語匪火自焚匪
斤自榴俱墓誌

獻徵錄

卷之一

三

勅賜崇孝祠碑奉國將軍安河張時微

國朝以孝治天下風行方域烝烝乎又哉于時肺附
之潘罔不灑濯以承休德而奉國忠肅公則尤黠黠
篤詣云此非獨蒞芷之薰也要亦性靈淑懿有以本
之者焉公諱安河字應清高皇帝六世孫而周定
王之裔也定王生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鎮國將軍
子圻子圻生輔國將軍同轄娶夫人賈氏而公則其
長嫡也方生適新作之門輔國筮之曰高門有亢龍
躍其祥翼翼將將其令其昌斯殆不虛而光者乎辟
而示之百物目屬者頃之左執易石秉豆諸麗好無
以易也即嬰時不戲狎稍長受書於外傳即記即解
旁通子史百家言曰吾以代狗馬毬博之娛耳賈夫
人素多病病則左右日夜侍衣不弛帶目不交睫至
膏酒以驗差否不愈則剖股和糜以進凡若此蓋不
可殫而述也比卒痛毀骨立蔬食水飲者終三年不
一履於燕室時輔國倦勤勅斷家事惟讀書驩賓客
自喜而公養志無方購圖史作園亭延四方之遊日
夕燕嬉以爲快已而輔國病風展轉床褥公侍之一
如侍賈夫人勞悴百至矣既差而與有烏數千翔繞
於庭久之不去人謂孝所感也於時宗屬白其事於

周王轉疏以聞撫按官相繼上書闕下 肅皇帝嘉之遣行人齎璽書旌焉嘉靖辛酉公乃不祿周王奏曰伏見奉國將軍安河性資醇謹孝友夙成以居喪則類乎羔柴以養志則合於曾子諸凡懿誠語在臣等奏旌孝行疏中今 各郡府宗室儀賓暨內外輔導官合詞具啓乞轉奏 立祠表揚及據伊男鎮國中尉睦梓啓稱故父平生慎約纖芥不敢瀆官擾民儻微天之靈蒙聖慈俞允俾梓得自建祠上以對揚昭代之典下以不拂先人之夙心則先人死且不朽梓亦死不朽各啓至臣目擊盛美何敢蔽賢輒冒昧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以聞皇帝若曰嘻休哉宗賢篤厲至行允人道之紀匪祿爵是勸惟德攸勸余一人丕用嘉悅其允王所請賜祠額曰崇孝命既下睦梓乃相土景卜鳩工蒔事而其地適包孝肅于肅愍二祠之中德隣不孤蓋若天所授云祠爲勸諭亭若干楹碑亭若干楹堂若干楹門若干楹若厠庫齋漏之所畢具稱備矣中尉君乃不遠數千里徵文於余余不佞嘗讀歷代諸侯王傳而有感焉若河間東平之風卓乎不可尚矣自餘或以驕縱殺身或以奢淫殄世其始意蓋謂社鼠之不可灌屋鼯之不可薰耳至一犯吏議有司得執

文法相責訊不必郅都之爲中尉而禍始酷也若中山靖王勝之奏討至今讀之猶爲酸鼻焉今奉國崑崙公無所勸而爲善無所創而不爲不善諸細小不論乃其惇百行之首作範侯服受一人之褒天章屢頒宜茂實而流景譽豈其微哉公子六人長卽西亭君睦梓次睦宗睦誅睦揅睦樹睦榮俱封鎮國中尉咸世厥德而睦梓尤以經術行誼推於縉紳公之卒也盡以先業讓諸父昆弟而睦梓亦以父業讓諸母弟細武象賢蓋古今所罕儷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崑崙公之謂乎又曰攷誨爾子式穀似之其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二十五

西亭君之謂乎

明周藩宗正鎮國中尉西亭公神道碑

張一桂

萬曆丙戌秋七月戊午宗正西亭公以疾卒於邸第年七十矣其門下士鎮國中尉睦耒等走兩臺頌公功德者五百人督撫衷公直指徐公疏聞於朝請祭葬賜諡爲宗盟勸天子震悼下宗伯議如兩臺言制若曰睦樸學行素優其加祭給水衡金錢共葬事益異數也語稱得全全昌公庶幾無憾者而縉紳大夫若士民猶環顧咨嗟而歎曰天胡不憖遺令公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閱覽博物蜚聲藝苑如公者乎公妊十四月而生有貴徵少端穎朗詣李公獻吉一見大奇之曰此飛兔也老夫且瞠乎絕塵矣稍長學無所不闢劇意古作者與閩王道思越陳約之結社講藝甚驩所結撰出無蹙而走縣宇執牛耳詞壇者五十年如一日也則又曰疇復有闡明經術羽翼聖真如公者乎公初工制義已歎曰揚雄非醇儒也猶恥繡輦悅爲名高乃單精於經學當是時衛君聘名能易和太芳名能書周伯昌名能詩周涿之名能春秋許守謙名能禮此數先生者皆河洛間宿儒也公先後從之遊蓋年二十通五經而尤邃於易春

獻徵錄

卷之一

三六

獻徵錄

卷之十

三七

秋其學不顧守師說聚漢以來諸傳注日夜繙究不求不詭於聖人謂春秋非獨爲攘夷復讐立案也乃自爲傳以明筆削之旨易初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學莫備於唐李鼎祚因刻其集解以傳高陵呂仲木仲梁與公講易東坡上驚曰子輔嗣流也新鄭高公問易之大義云何公以退對高公悅然有間曰四聖之精蘊備是矣其爲名碩所推許如此則又曰疇復有肫肫孝友內行修潔如公者乎公幼有至性事父崑崙公晨昏不離側疾則嘗便溺天斬代者數矣喪三年居於外有弟五皆從公受經先世產盡推遺之立祭田於白塔原歲時伏臘必合族祀先祠下退燕於寢以爲常卽諸儒習禮家亦自謂弗及也則又曰疇復有馴行好修蟬蛻塵埃之表如公者乎梁緣信陵遺風諸王孫不養雞而鬪則從毛薛把臂爲豪舉耳公生貴年十五封鎮國中尉受世祿顧瞻然不滓被服如儒生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公盡購得之起萬卷堂日諷誦其中居恒以道德爲膏粱以禮藝爲園圃一切芬華聲色之好視猶土苴也則又曰疇復有裏韞經濟明習當世務如公者乎嘉靖中大盜陷歸德掠諸邑兩河震恐中丞衡水楊

公訪於公公借著圖方略調兵食已次第條上數事
楊公從其策賊遂平復懼株連者衆請楊公母以大
逆聞又從之所全活者幾萬人楊公悉公才可大用
援 祖訓薦於朝格不報中丞章公將改黃河偕公
行視其可否公徐曰河鑿而南且入泗得無爲 皇
陵虞 章公愕而止未幾河決將灌大梁章公督塞
終日水益急公載縑錢牛酒往勞之因說以及水所
未觸闕地樹木捷土石築焉河立塞其他諸公過而
抵掌促膝所裨益者固更僕未易詳矣則又曰疇復
有駒駒自牧折節賢士大夫如公者乎公名益重遊
獻徵錄 卷之一 壬午

道益廣座客常滿客檐登造門率館穀之馮軾結勒
過梁者必傾蓋造公其或末至亦千里定交竿牘問
訊無虛日若歷下李于鱗吳郡王元美蜀張肖甫楚
吳明卿越徐子與汝南張助甫皆操風雅權睥睨一
世而皆與公稱莫逆相引重云則又曰疇復有循循
善誘篤老不倦如公者乎初宗學建 詔博求可爲
宗人師表者中外咸推穀公遂拜宗正之 命蓋又
六年宗學成而公始視事念身爲大藩祭酒感奮圖
報稱布功令嚴科條擇諸生秀敏者占一藝講授以
時於是絃誦之聲徹於朱戶斷斷如也癸未夏宗

之議起公議不合遂引疾乞休 上以篤行博聞
雷之不允丙戌再疏申前請復勉雷不允公益感奮
國所爲報稱者而疾作矣病中猶彊起著周乘訓勅
門弟子如平時豈所謂任重道遠斃而後已者歟已
復咨嗟歎曰天胡不憖遺今公百歲也蓋公既寡嗜
欲而又善養生家言丹顏黃髮人方望之如魯靈光
巋然常存何論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惟縉紳大夫
士民哉蓋天下共惜之公所著經學有五經稽疑授
經圖雜著則陂上集中州人物志忠臣烈女傳 大
明帝系周國世系遜國紀纂中州文獻志訓林河南
獻徵錄 卷之一 壬午

通志周乘開封郡志共若干卷行於世卒之再踰年
戊子家嗣勤羹上以十一月十一日葬公白塔之原
業已乞東公銘諸墓而屬余以隧道之石曰先志也
余既感公高誼而重家嗣請不可以譴謝辭按狀公
字灌甫學者稱西亭先生晚築精舍城東陂上又自
號東陂居士即與呂仲木講易處也父奉國將軍豫
齋公同館輔國父曰鎮國將軍子介鎮國父曰 鎮
平恭靖王恭靖王者 高皇帝孫 周定王少子也
蓋以文行煙其家者數世而大昌於公配恭人梁氏
蘇氏俱先公卒繼李氏丈夫子一即勤羹封輔國中

尉有父風蘇恭人出娶李氏封宜人女子二長適令
吾指揮袁學端蚤卒次殤孫男子一朝越未聘孫女
子一許字劉耀祖 明興周宗最盛翩翩多文藻若
倡明經術者自公始稽古禮文二百年而有宗學膺
其任者亦自公始乃譚者率謂公今之劉向較其用
不用以爲恨夫向誠用矣顧其言枘鑿不相入卒弗
獲如公之爲宗正而坎壈竟其身公則乘時受任舉
生平所蘊籍者究宣之而始終恩禮爲極備向用而
不能行其言公不用而能行其學人或知向用之爲
不用而未知公不用之爲用也寧以此易彼哉第易
獻徵錄 卷之一 三十
名之典羣情若歆然望於太常者夫謚法不有道德
博聞勤學好問爲文者乎又不有純行不爽一德不
懈爲定爲簡者乎竊觀 天子所褒嘉公者非一不
曰篤行博聞則曰學行素優在公爲不用之用在
天子爲不謚之謚華哀一言不朽千載矣公卽弗百
歲何歎也系以銘曰 大明中天泱泱萬河爲周賜
履爰有鎮平世德作求奕葉濟美公平嶽降嫗節樹
惇學探宛委載道者經異說芬如經殘教弛公折其
衷譬彼登岱羣山崩施 帝遷於衆詢謀僉同以教
胄子若金作冶若器作型魯髦多士多士伊何習易

奇袤文羞飢傲狂瀾東奔誰其挽之繫公是恃公曰
老矣乞臣之身知足知止 帝曰休哉汝子宗老汝
其疆起偶罹霜露何恙不瘳忽焉脫躡輟相罷春人
苟可贖百身其以公澤在後公學在經公行在史誰
能長生死而不朽是謂不死溫明賻秘題湊黃腸哀
榮終始佳城鬱鬱我碑其豐詔千萬祀

獻徵錄

卷之一

三十

楚王傳

楚王楨母胡充妃甲辰年生七年而封國武昌永樂元年世子孟煥市人河南論世子世子來朝請章府邸淪俟有年三年王出鐵牌開武昌城門都司聞上不許卒謚昭孟煥嗣宣德元年發楚魯二王護兵各千人征安南王請湖廣都司給護兵器五年有告王者乞減護衛三之二王宮火焚諸系符勅更給之卒謚莊季堯嗣卒謚康弟季叔嗣卒謚憲子均銳嗣卒謚靖子榮滅正德七年嗣在位二十三年卒謚端子顯榕嘉靖元年以長樂王封世子十四年嗣

獻徵錄

卷之一

三

世宗南幸王至承天朝諭王曰朕有事顯陵煩王來朝感悅至意二十四年世子英耀弒之在位十年壽四十謚愍英耀伏誅先是端王妃無出次妃生愍宮人田氏生次子顯槐愍妃吳氏都指揮鑑女二年生耀耀封世子配陳氏讀書居緝熙堂槐封武岡王愍官人方三兒有殊色耀悅之用樊鸞陶元兒吳么兒通知內使張鑑門婆姚氏誘至緝熙堂蒸焉畱不返母吳覘知之言愍怒將陶元兒吳么兒杖殺之幽三兒姚氏北院既而獲樊鸞杖四十幽馬廐耀懼而

牛怨二十三年五月五日愍於墩子湖名諸宗觀競渡有妓宋么兒耀又悅之引入別亭與飲他日吳鑑病吳妃偕耀往視有劉金者管嘗不悅於愍聞耀當出先期匿么兒於舍邀耀耀至鑑所以他事行至金舍與么兒爲樂居無幾遂取么兒入緝熙愍知之欲繩金金日益憂恐耀忿甚遂起逆謀與徐景榮會金等飲血爲盟約次年上元觀燈舉事正月十八日耀遂設宴請愍愍猶期迎喜神然後往時顯槐未出閣隨愍至耀所耀飲槐於夾室餉愍左右朱恩周廷瑞等五人於雪洞密鎖諸所通往來之門而所進用鴆

獻徵錄

卷之一

三

愍不省率云不佳猶命呼書院厨子王喜保來呼人方出耀舉彈砲張貴劉金督田堯周瘦兒等撒愍座後舉北眾愚擁出謝六兒以銅瓜擊愍腦田堯曹景昂李林官保周瘦兒曹良輔夏臘兒等齊力亂打須臾而斃夏夏鳳等大聲呼變朱恩等驚起急來槐亦來孫保兒等復以杖擊槐傷左脇彭漢扶槐奔貴全堂避之朱恩等擬門而出登山彌名將諸宮門謹閉即從廣智門絕城而下走報撫按是夜耀更愍衣冠入正官母吳哭謂耀曰哥哥喫穿不少如何幹這等事耀曰非子所爲奴儕輩勾當耳旦日殮畢山方

三兄樊鸞等取入宮又次日令長史孫立承奉張
于憲等以中風報仍通崇陽等王保泰時撫按業
間矣 上遣府部堂上官會同撫按審勘 勅
王攝理府事速耀至京刑部會文武大小官員
明白 欽依將耀焚棄身屍徐景榮等凌遲孫立王
憲等棄市顯休等革祿三分英欽顯槐降 勅獎勵
各賜銀五十兩彩幣四表裏庶三子英煥二十年王
氏生三十年嗣隆慶五年薨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
一諡恭葬 妃李氏庶一子華 五年胡氏生

獻徵錄

卷之一

三

楚昭王楨

楚昭王楨 高皇帝第六子也天資英睿有謀略
洪武九年冬之國武昌數奉 命督師討平大庸靖
州上黃諸蠻夷又討雲南阿魯禿禽之 太祖嘉悅
洪武二十二年肇啓宗人府 命王署右宗人事已
復征西番討道州全州桂陽諸叛虜平盧溪黔陽諸
洞蠻夷皆有功洪武三十年同湘王征古州 上賜
勅曰近蠻夷倡亂爾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而
之肯不稱賢王哉人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凡宮室
服輿馬皆民力所供若能奮威武除民患山

皆將助順之矣永樂八年冬王朝於京師 文皇帝
以楚國無事上下相安嘉王賢能 賜優詔勞之并
資其從官鈔人百錠文綺二襲十四年冬王復入朝
賜予甚厚明年冬王獻馬二千匹 詔受其百永樂
二十二年薨

武岡王顯槐

武岡王顯槐楚端王第三子也端王世子顯榕是爲
愍王嘉靖二十四年春英耀謀弑愍王於其第飲武
岡王別室中中飲變作從官朱恩大呼王亦奔往救
被縱傷臂愍王薨英耀伏誅 詔書勞王賜白金三

獻徵錄

卷之一

三

斤彩幣玄黃四襲嘉靖四十三年八月王上書條議
藩政請設宗學擇立宗正宗表督課親郡王以下子
第十歲入學月餼之米一石三載督學使者考績涉
其中程式者全祿之五試而不中課則黜之槩給以
本祿三之二終身其庶人暨妻女月餼六石庶女勿
復加恩絕郡與罪廢者勿令濫畱轉學儀賓工價請
一切停給免令謝恩京師廷臣集多采風其意王有
文集若干卷今梓行 俱藩獻志

齊庶人樽

齊庶人樽洪武三年封青州府十五年上令出獵開平且備胡二十四年春勅再出開平時穎國公傅友德總兵諭勿相參奏凱勿矜功八月秋高水冷回京建文時有告變者召至京廢爲庶人時周王已削爵與樽皆繫禁靖難兵至急遣兵諭二王二王不知靖難兵也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曰吾屬幸不死矣永樂改元復封又封其子賢挺爲樂安王賢挺長山王賢烜平原王樽之國驕縱上輒書諭戒來朝又面諭樽曰無忘患難時樽益自疑陰蓄亡命

獻徵錄

卷之十

三六

養刺客僭帝號爲呪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苑築牆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拱曾名深等上變告樽匿其人滅口三年賜書索拱諭樽改過是月周王櫛上書悔罪上封櫛書示樽明年來朝面謝廷臣劾樽罪請論如法樽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効建文時殺我會須盡斫此輩上聞之益怒畱樽京邸奪其護衛指揮柴直等伏誅罷遣罪斥府諸寮盡出王繫囚及所造不法械器羣臣又請罪教授葉垣等上曰齊王凶悖縱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國圖寵以祿

治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輩奈王何乃名其子至京父子並奪爵妃吳氏先卒葬青州宣德三年福建妄男子樓源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製王冠服謀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樽及賢挺三子暴卒景泰五年五月勅南京守備參贊齊庶人谷庶人安置廬州者移置南京慎防之時齊庶人賢烜傳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絕而齊庶人請得谷庶人弟嘉靖十三年釋高牆庶人長鑿者樽曾孫也

獻徵錄

卷之一

三七

潭王傳

潭王梓母達定妃洪武二年纔二歲受封封十五年
之國王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嘗召府中儒臣試設醴
賦爲品高下出邸中貲爲賞洪武二十三年妃與民
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召王入見王大懼
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六

趙王傳

趙王杞洪武二年生明年四月封趙王封之日泰
燕吳楚五王升殿受冊寶齊潭趙魯四王幼內宮保
抱抱四王就位保抱受冊寶也又明年杞卒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六

三九

魯王傳

魯王檀母郭寧妃其妃湯信公女王生兩月而封洪武十八年之國兗州幼聰敏好文學善詩歌好餌金石藥二十二年發病卒命禮部尚書李原名議喪禮上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荒子肇輝永樂元年嗣王宣德初上言長史鄭昭賢而老請致仕上諭憲義曰魯王賢禮士宜如請宣德九年卒謚靖子泰堪成化三年嗣九年卒謚惠子陽鑄成化十二年嗣嘉靖十二年謚莊世子當從早卒嘉靖十三年以孫觀旋嗣王贈魯懷王懷王

獻徵錄

卷之一

四

子健枝封世孫早卒以子觀旋王贈魯悼王

吾學編

王以神年嗣位事多不檢十六年館陶王當湏等閒於朝詔奪護兵三之二二十八年卒謚端二十九

年庶子順坦以寶慶王嗣嫡一子壽鐔封世子

年卒謚溫肅

繩繫錄

魯藩靖王肇輝

魯靖王諱肇輝荒王長子也恭儉謹度大皇帝

重之車駕北巡過魯王來朝賜以詩幣洪

年王獻瑞粟有一莖至二十穗者紀善王貞

昭在王國輔導積三十年請老宣德元年

於朝詔以王賢而禮士特從之予諾命致仕王享國六十四年成化二年壽七十九薨

輔國將軍當潰

輔國將軍當潰魯鉅野王諸孫也慷慨有志節嘉靖三年春上書請停郡縣主君卹典以蘇民困嘉靖七年奏辭已祿并男奉國健棟祿米一千四百石佐縣官疏通運河賜勅獎諭是年秋又上疏言各藩郡縣主君先儀賓沒者故事儀賓得支半祿今四方災傷邊陲多事民窮財盡而各儀賓暴橫侈縱多不法請勿限品級月給俸偶儀賓折色八分明年潰又請

獻徵錄

卷之一

四

以父子應得祿糧佐賑封內饑民因勸上法祖

宗重國本表不意之責息土木之工詞甚剴切上嘉其意在卹民且以節儉獻規特勅褒之不聽辭祿

奉國將軍健根

奉國將軍健根魯鉅野順僖王諸孫也博通經術能文詞多所延納凡宦遊兗中者無不知將軍名每會坐客恒滿將軍據上席握鐵如意談理疊疊不勒嘉靖中魯王以將軍賢孝上聞下詔褒予年七十有八乃卒子觀樞字中立爵鎮國中尉被服儒素雅好書述執母孔淑人喪蔬食移年哀毀骨立嘗繪太平

圖一卷上獻 世宗皇帝嘉獎之 賜承訓書院名
額并五經諸書所著濟美堂稿畫法權輿若干卷又
輯齊魯名士詩二十一卷名海岳靈秀集弟觀驥亦
以詩畫著名嘗請辭祿廬父墓未允

潘蘇志

獻徵錄

卷之一

聖

魯藩輔國將軍毅齋公暨配夫人王氏合葬墓

誌銘

于慎行

公諱觀欬字某別號毅齋其先魯靖王之世也封於
安丘三傳爲榮順王有子六人最少者曰竹涯公健
橈詔封鎮國將軍配曰張夫人夫人諸姬有子五人
公在叔季之間母曰蕭碩人詔選名家子也公生而
穎慧英英吐奇五歲奏賜今名以嘉靖某年受封輔
國將軍輔國之秩二品古稱八命於法貴倨矣而公
內敦孝友外修退讓孜孜砥行不敢以世祿驕人德
義日有聞也其侍二親之疾衣帶不解葬而徒跣扶
輿哭踊百里國人慕之諸生上狀御史且爲奏褒公
謝弗願鎮國王子祿厚貲產頗豐公與兄弟中分讓
腹取脩曰幸奉國恩食租衣稅不忍以父產傷同氣
心然公廢積貲予什一取贏久之家更饒裕而居常
誦薛公之市義也一日召子錢家盡取其券焚之所
捐金數千兩穀數千斛子錢家頓首祝釐有下泣者
而公名大譟魯城中矣滋陽恭裕王家園而孱病而
爲公泣以弱小孫爲寄及壯當封而爲疆宗所持莫
敢保任公奮曰此王適也策在天府何罪而翦之茅
遂與安丘府主及中立公同署名焉又出囊金數百

獻徵錄

卷之一

聖

及多爲假貸滋陽以是得封奉公終身如大父禮安丘家監以王少子登城爲邑令所誰何邸中諸少年欲往譙令公聞遽止曰諸君胡不自喜至欲辱天子更以扞三尺王少子出無輿衛令何用識之衆皆曰然遂解胥吏有通幣金而逸者長吏捕得榜掠幾死荷校及門而乞公助之金若干乃不問其姓名或請爲券公曰人方身無完膚三日不食忍責其券耶曲阜孔生弘煦推擇爲令從公貸二百金命下而弘煦死子姪以田及器物來償公愀然曰所爲貸而公者義也而公不沾斗食而死而吾收若田及器物爾曹獻徵錄 卷之一 四

何用爲生盡却弗受魯人益尊信公稱爲長者公爲人偉丈夫也白哲修髯眉目如畫進退容止甚修少時嗜學好古北面經師多所誦覽又工爲歌詩及曲咸有意致第中小築亭苑環植花竹日召故人賓客觴詠優遊爲樂未厭而無聲色華侈之娛旣以好義立名遠近赴之如響於屬又尊宗人推爲祭酒緩急質成凡公所調護無不人人厭其意者雅有口辯談說古今纏繞有味小大咸樂聽焉公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己亥四月六日得壽七十有一子男二長順堦次順輔俱封奉國將軍

蜀王傳

蜀王椿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洪武四年生生十一年而封成都惠妃生王及代谷二王永樂汝陽二公主王元妃涼國公女王讀書好善近儒生能文章高皇呼爲蜀秀才未之國歲清明遣祭滁陽王墓於滁州之國初卽聘漢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遺不絕常發祿贍郡教授月一石當是時邊王歲出塞征胡王以雅好學問守西垂安靖與民休息永樂三年來朝二十一年卒謚獻六子長悅嫌次悅燿悅燿悅忻悅燿悅悅嫌早卒獻徵錄 卷之一 五

謚悼莊世子嫡孫友埆永樂二十二年嗣初友埆爲世孫叔華陽王悅燿謀奪適獻王怒斥去不悅囚而繫之又不得益怒誣友埆罪於朝 文皇召友埆叔姪自明比至 文皇崩 仁宗察悅燿誣世孫得嗣王之國未幾悅燿又走京師誣友埆 仁宗怒抵奏地下曰適庶大倫干分誣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曰悅燿虧忠孝懷奸讒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州又徙豐州宣德五年友埆府中忽舉炮銃總兵陳懷聞上罪府官 上還護衛三之一已而請王府官屬留軍中南人爲匠皆從之宣德六年卒謚靖無子宣

德七年弟友璵以羅江王嗣友璵獻王孫靖王母弟也宣德九年風疾上念王賢走醫調視未至卒謚僖無子叔悅煥宣德十年以保寧王嗣儉飭守禮法天順五年卒謚和子友垓善草書天順七年以世子嗣是年卒謚定子申鉉天順八年嗣成化七年卒謚懷無子是年弟申鑒以通江王嗣好學能文弘治六年卒謚惠明年子賓瀚嗣仁厚好儒術正德三年卒謚昭明年子讓栩嗣嘉靖十五年守臣言王忠孝上特褒賞二十上年黃金千兩白金萬兩修宗廟加祿歲二百石玉帶一王受玉帶辭祿世子承綸吾學編獻徵錄卷之十 聖本

二十六年卒謚成子承綸二十八年嗣三十七年謚康子宜圻四十年嗣繩菴篇

蜀獻王椿

蜀獻王諱椿高皇帝十一子也洪武戊午歲冊封二十二年冬之國成都王孝友慈祥博綜典籍容止都麗雅有儒素風嘗奉命中都閱武即闢西堂延攬名士李叔荆蘇伯衡等商榷文史高皇帝常以蜀秀才目之及就國聞漢中博士方孝孺名以幣聘爲世子傳嘗臨講郡貴親諸博士清貧爲分祿餼之月一石遂着爲令府中屬官有能進昌言者厚加

禮遇沒世猶存恤其後燕居之闕大署忠孝維藩以自勵焉谷庶人槐與王同母而槐數蓄異志所爲多不法會王子悅燁獲罪於王走之槐所槐因詭衆謂燁爲建文君欲召號倡亂永樂十四年秋王上書暴槐罪狀於朝文皇帝報王書曰槐潛萌異志張興嘗再言之兄未信今得賢弟書具有實事人之無良亦至於此賢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賜王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束龍袞九紵錦羅紗綵繒諸物稱是乃下詔正槐罪奪其爵爲庶人已而王朝京師復賜白金三千兩米萬石雜紵紗

獻徵錄

卷之一

聖本

羅絹二千疋馬百匹火者百人永樂二十一年二月薨上悼潛良久特謚曰獻所著文章名獻園集若干卷

蜀定王友垓

蜀定王友垓和王之子獻王之孫也嗜學善書能文章克纂獻王之業著文集十卷子惠王申鑒尤警敏好文敬禮才名士弘治六年薨著惠園集若干卷惠王之孫讓栩是爲成王性靜哲喜儒不迴聲伎動遵禮法創義學修水利賑饑救災多所全活嘉靖十五年冬撫臣吳山按臣金燦以王行誼聞賜勅嘉

署其坊曰忠孝賢良嘉靖二十六年薨

藩獻志

獻徵錄

卷之一

吳人

湘王栢

湘王諱栢 高皇帝第十二子也母胡順妃洪武四年生洪武十一年冊封之國荊州王粹美嗜學讀書嘗至夜分篝燈警枕精思入微人莫能窺其際開景玄閣招納儒人日事校讐志在經國論古兵制有宿將所不及者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槊馳馬若飛嘗受命征常德叛虜敗之扁渡殲焉洪武三十年五月同楚王討古州蠻夷克之出入繚囊乘書以自隨遇山水勝境輒徘徊終日勒石記事平居彼服儒雅尤善道家言常自號紫虛子建文初疑忌親藩或有告獻徵錄一

卷之一

史九

王反者 朝廷遣使即訊王懼無以自明闔宮焚燹謚曰戾王 成祖靖難後改謚曰獻爲置祠官守之

園 藩獻志

代王桂傳

代王桂其妃武寧王女洪武十一年封豫王二十四年改封代王明年之國大同建文時廢爲庶人靖難後復封宣德二年王請得樂器制器王妃仁孝文皇后妹也王不悅妃病王不視孫仕壘聞於朝乞勅潞城王遜圻啓王善視妃九年王欲率諸子孫來朝不許王又與其子遜圻遜煥襲衣冠遊街市中袖銚斧傷市人上與書戒飭稍斂戢正統十一年卒謚

簡十一子世子遜端早卒正統十三年以子仕壘王贈代戾王仕壘正統十一年嗣嘗上言總兵郭登有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一

功大同虜欲得大同爲巢穴非登大同不能守朝

廷爲勞登天順七年卒謚隱子成鍊嗣弘治二年卒

謚惠子聰洙嗣坐罪徙山西省城弘治十一年卒謚

思子俊杖嗣嘉靖三年大同軍叛王東走宣府上

遣光祿少卿蕭淮問王嘉靖六年卒謚懿九年子充

懼嗣請郡王庶子祿禮部言郡王庶子無長兄得嗣

郡王者封長子不復得支將軍祿長孫亦如之不許

十一年大同軍又叛王東走宣府上又遣官問王

王父子再遭禍變忠慎自檢得不爲諸逆染蠟十八

年秋樂昌王乞徙代州禮官周旋得徙朔州禮科部

給事中丁湛上疏曰樂昌一府以城城狹隘初價勝

貴得徙代王亦以是爲請何以應之天下宗藩類皆

聚處一城亦皆以是爲請又何以應之況代藩北控

邊鄙南輔斯甸比之他藩尤爲要重數年以來叛者

繼起稔惡不悛皆積疑所致近甫少寧王宜休息示

以安靜乃今宗親無故改遷搖惑衆志不可已而樂

昌王竟徙朔州先是景泰五年昌化王任潭言大同

地瘠乞移封就祿便養景帝亦不許吾學編

充耀嗣王二十六年卒謚昭庶一子廷埒封泰興王

二十八年嗣三十年王捐祿銀五千兩以濟選軍之

獻徵錄

卷之一

五十一

用上以忠義可嘉降勅褒之萬曆元年卒謚恭庶

一子鼎鉉封太平王萬曆三年以貪暴兇肆革職服

戴罪管理府事歲給祿米三之一准五年後能悔罪

自新撫按奏請定奪繩墨錄

靈丘端懿王

靈丘端懿王聰漏代簡王之玄孫也長子俊格嗜學

善屬文聚書數萬卷尤好古篆橫墨蹟嘗手模六十

餘種勒石名崇理帖世宗時獻皇儲明堂二頌

又上睿宗章聖輓歌賜金幣嘉獎著天津集卷

千卷嘉靖二十四年卒端懿疏乞封其孫廷

長孫禮官以無典故可按第靈丘四世嫡長宗室盛
事應擬冒長孫封號 上嘉王壽考宗室鮮比特許
之已而復封址子節錄爲玄長孫嘉靖三十四年端
懿乃薨壽八十三節錄襲高祖爵

清獻志

獻徵錄

卷之一

五十二

大明靈丘榮順王墓誌銘

趙 啟

代府靈丘王實系 太祖高皇帝一世孫 代簡王
之六子甫十歲 宣宗章皇帝賜寶冊封爲 靈丘
王配郭氏冊爲王妃奏娶馬氏封爲王夫人先居大
同王自授封日見英邁勤學好問手不釋卷凡過目
遂不忘發爲詩歌溫厚典雅率多奇句有雲溪稿千
餘首修身慎行揖遜謙恭不嗜聲色貨利所行者惟
忠孝仁義濟人利物絕無吝吝克遵 祖宗成憲而
罔敢怠荒尤敦睦倫彝敬待斯文從容自如未嘗疾
言遽色故父母兄弟稱其孝友鎮守大臣服其賢能
獻徵錄 卷之一 五十三
通世孫幼上簡賢三勅推理國事幾十有五年維持
有道綜理得宜致基業益饒裕及世孫成立遂怡然
以退平居優游以琴棋書畫爲樂王昆季二孫其蕃
衍於時當道者以雲中爲邊郡大兵駐劄之地隘
不堪以居遂封章 奏請之國絳州益慎持守始終
一致王聰敏無所不能尤精於醫頻年瘟疫流行死
者甚衆道醫載藥遍詣鄉村治之給至三萬餘貼遇
井亦投以避瘟等丹使飲水者不染患全活者難以
數計成化壬辰久旱不雨王竭誠親詣壇廟請禱大
雨如注三日方止民皆焚香叩門稱謝以爲非德與

誠敬不能動達好修善事敬禮神明屢有感格晚年
忽遭腹疾年餘醫不効成化十一年八月九日自度
弗能起命移居正寢先召適長子諭之曰生死常理
不足爲異繼承王爵務須慎重以永其傳次諭諸子
儀賓皆當謹身節用毋廢職謂妃郭氏曰素賢能不
以我憂垂白相守至願已足今與汝永訣再諭夫人
馬氏以如斯言也言訖瞑目安然而逝子七長 欽
賜名仕塲今爲王儲次仕穀仕斐仕增仕埤仕增仕
堉俱封爲鎮國將軍

獻徵錄

卷之十

李四

肅王傳

肅王模洪武十一年封漢王二十四年改封肅王於
甘州建文元年乞內徙蘭縣永樂十七年卒謚莊庶
長子瞻燾二十二年嗣正統元年言甘州舊邸改都
司而先王墳園尚在乞畱近邸林木從之府中嘗被
盜劫榜募告捕者賞馬銀御史以聞罪其長史楊威
又請加祿 宣宗曰洪武永樂間肅王歲祿五百石
莊王不言者以 朝廷念地遠輸轉甚難故也 仁
孝卽位加五百石矣朕遵祖訓不敢違天順八年卒
謚康子祿埤成化四年以洵陽王嗣十五年卒謚簡
獻徵錄 卷之十 王五

子貢綜成化二十三年以汾川王嗣正德中爲諸子
請某戶不允嘉靖十五年卒謚恭子眞於弘治四年
封世子嘉靖五年卒謚安和次子弼枕初封鎮國將
軍嘉靖十一年改封世孫十七年嗣王贈其父肅靖
王 王五 編
四十一年薨在位二十四年壽六十三謚定嫡一子
縉燾六年生十一年封世子三十六年薨壽三十一
庶一子紳堵二十七年生四十二年嗣贈父昭王四
十三年薨在位二年壽一十七謚懷無子靖 四子
鎮國將軍弼柿卒庶一子輔國將軍縉燾倫序及之

禮官論以越世 世宗准本職奉祀理府事議徵通
冊寶罷諸司衛儀等衙門 穆宗卽位定妃吳氏及
延長王眞澆等奏以邊陲藩屏宜得王重鎮上言
聖祖以羣雄定天下報功駕馭之典有隆弗替臣祖
莊王受封茲地操練屏衛征剿勤苦反不及勲武之
臣而涉於親堂之疑其何以安內攘外凡數百言
上准襲王食本祿禮官仍議以郡爵理國 上特批
出着襲肅王隆慶五年嗣 編纂錄

獻徵錄

卷之一

五十六

遼王傳

遼王植洪武十年生母韓妃也生二年封衛王改遼
王國於遼東廣寧城廣寧五衛盡屯田給王祿王得
巡邊出塞練簡士馬已而坐罪奪祿衛靖難兵起渡
海歸朝改封荊州 文皇卽位來朝卒謚簡子貴烜
嗣正統元年府臣乞加祿 上言簡王得罪 朝廷
太祖特加原貸削其護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
宗令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三
百人 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
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潰亂
獻徵錄 卷之一 五十七
人倫廢爲庶人簡王第四子貴煖以興山王嗣卒謚
肅子豪壘嗣世子恩鏞卒謚榮穆王請以世子妻妾
殉葬 憲宗不許卒謚靖子恩鏞嗣卒謚惠子寵沒
嗣卒謚恭子致格嘉靖三年嗣卒謚莊子憲櫛初封
句容王嘉靖十八年嗣 五學編
隆慶二年有舉國除熾性淫耽喜方術有荊州衛指
揮王朝彥監生鍾應斗應山王教授子杭州生員朱
章甫及方士顧通誠劉洞玄李一山等朋比蠱惑
工吳江門隸申觀光性姿嫵媚端尤寵愛又有
劉廷瓚軍校王爲吏王世臣劉鵬及王讓任

親任用事遂以第二女選章甫男宋荆陽爲婚納聘
江典儀觀光典寶鵬廷贊各金吾指揮世臣鶚各引
禮周文憲等俱有冠帶洞玄等以法書符呪時時干
之欲得生氣人頭爲用遂令校尉施友義將醉臥街
民顧長保割取其首一城驚視不敢誰何假修玄請
於世宗賜彌清微忠教真人及金印賞法衣法冠前
列諸神免迎牌拷鬼杖入齊民家爲高功勒取謝禮
無算先是嬪之幼也光澤榮端王寵養理國事睹嬪
恣睢不法時時勸諭嬪銜之後誣其子致標聚應之
醜每出遊閭閻沙市不備法駕從數十輩遇少年男
獻徵錄

卷之一

五八

女美色者擁入府中淫污漸收婦人數多建三宮以
處東曰雙蓮樂婦陳五兒領之西曰芳華揚州顧氏
領之又曰曰裕昆王安然領之各鑄銀印收掌廣元
康僖王致樞薨有美妾月娥翠兒蘭香等嬪皆收之
宗室致觀母黃氏嘗以事見嬪嬪悅之哄至密室獨
姦不獲乃絕其飲食六日不死生置棺中扛廊門外
焚之儀賓趙儒妻原陵縣君嬪祖姑也誘致府中姦
之先是納娼張大兒生子川兒育于鵬家漸長請名
儀賓李世榮張棟郭興爵等欲發其由嬪卽將世榮
罕至寶訓堂打死竟朦朧得請賜名銜璽巴東府奉

國中尉致楠請封嬪不行楠咎徐彥華檢置嬪大怒
令杜芳轉草人爲楠形以李明監斬於楠門大都上
自宗姓下逮齊民一有觸忤百計摧折必有重賄始
得保有身家不則其既叵測長史趙民表見嬪非人
所爲每前稱說古賢宗事以感動嬪嬪不悅良醫畢
栢被寵謀害已革宜城府印信表曰國憲誰敢干之
嬪曰必不得已關防可表又曰國憲誰敢私之嬪益
怒百方阻抑表遂托以目疾辭歸嬪遂自掌司印名
爲統攝司事而諸務令王鵬發落名爲分理司事前
後宗室請封各定等級勒取使用貧難如松滋等王

卷之一

五九

府嫡庶子女一百四十一位竟便過期不得名封
世宗晏駕 詔至不哀不哀巡按御史陳省爲列其
事上遣刑部侍郎洪朝選錦衣指揮程堯相勘明削
去世封送發高牆銜璽武昌安置

總整錄

慶王傳

慶王梅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陽二十六年徙韋州建文三年冬移寧夏 文皇令歲一至韋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濕水泉惡乞仍居韋州不許許歲一往來韋州如 文皇時未幾護衛人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 上書諭王小人誣叔祖置之法慎勿疑內臣馬安住居自寧夏言王以謗故不自安 上又書慰王五年王請入朝不許王遂請移家寧夏如永樂洪熙得往來韋州許之正統十三年卒謚靖子秩燧十四年嗣景泰元年以虜數入寧夏與其弟安化王秩炆上書乞徙內地不許又言冕服以紗製請易紵絲 上曰 祖制朕不敢易成化五年卒謚康子遂璽成化七年以平涼王嗣十五年卒謚懷弟遂璽成化十七年以岐陽王嗣弘治四年卒謚莊子寘鑒弘治七年以洛交王嗣十年卒謚恭子台宏弘治十六年嗣時虜數入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年謀不軌法司請如代王聰例徙西安上不許降庶人雷邸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悅徙西安其長子肅檟封世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歲上妃王氏乞恩雷台宏故邸禮官執議不可十五年

兩宮微誦詔許台宏還邸與冠帶 吾學編

三十年卒謚定世子肅檟先卒謚端和庶弟肅枋以勦鄉王進封世子三十二年嗣萬曆二年卒謚惠世子倪熾萬曆 年嗣 繩齋錄

郡王安化反誅絕安化王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炆慶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謚惠懿父遂璽封鎮國將軍弘治六年贈安化榮和王寘鐸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奄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鐸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覲王九兒降鸚鵡神安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天

獻徵錄

卷之十

本十

子寘鐸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少卿周東度用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大事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為酒名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為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鐸為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周少卿李奄奄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等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府椎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奄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疾叅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

于將軍金幣萬計呼名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盡滅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兇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藉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逼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賈等十二人總管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賊中欲起兵擒賊自效恐河東兵未集稱病臥鉞蒼頭潛入城獻徵錄 卷之十一 李三

言副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助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臥錦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雷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卽起開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眞等聞之卽趨安化府殺朱賈等十一人擒眞鏐及其子台潛遣古典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朝廷聞變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督諸軍討賊未至寧夏賊平一清永至陝械眞鏐錦廣等至京

須繫眞鏐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鞠伏誅弟眞鏐眞錫坐黨廢庶人將軍肅材俘至京旣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肅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名驗和尚寶瓶吃曰此肅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知當時代肅材死者誰也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李三

寧庶人傳

寧庶人宸濠寧獻王權世孫也洪武十四年封獻王於大寧大寧在喜峯關外古會州地洪武初設北平行都司大寧城中東聯遼東西接宣府爲巨鎮文皇時封北平以每歲秋九月會廣寧遼王及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太原晉王西安秦王韋州慶王甘肅王出塞捕虜名肅清沙漠以故諸王皆有重兵文皇靖難初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成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

獻徵錄

卷之一

本

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威求救吾弟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擁入關諸胡成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沒總兵官都督劉貞遷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皆降燕於是靖難兵益強當是時寧王善謀時草檄傳諭靖難後遣內官書諭王再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

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得杭州上曰五弟初封錢唐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熲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改封王已而人告王誹謗巫蠱事上書諭王王不自安稍稍自斂戢仁宗卽位乞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上諭王叔受封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宣宗卽位以

獻徵錄

卷之一

本

大父行又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宗室安得有品詞不遜時漢庶人方以反誅上答書詞甚厲云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棄祖訓肆煩說王卽不謹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徒恃尊屬誣讒朝廷典憲俱存朕不敢庇未幾又乞灌城田不許稍斂戢托志神仙正統十三年卒謚獻子盛斌未嗣卒謚莊惠世子景

泰元年以子莫培嗣王追封寧惠王莫培以世孫嗣
王景泰七年坐事革護衛弘治四年卒謚靖靖王長
子觀錫天順八年封上高王弘治五年嗣王十年卒
謚康康王庶子宸濠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封
上高王十二年嗣王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
狗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死士爲羣盜江湖間及劫
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濠骨
相天子也濠時時詞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明
聖朝廷治卽怒不應正德初通逆瑾賂金錢無算得
復護衛安化王反瑾誅革護衛未幾復結錢寧諸權
奸又得復護衛益大肆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
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獻宋以方盡奪諸附王府
民廬副使胡世寧言王橫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
不復出自朝廷濠出金壁萬計遣奄余欽入京徧遺
中朝内外文武大吏朱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完
石玠欲殺世寧不果謫戍遼東自是益復無顧忌日
與李上寶劉養正王春謀不軌又見武宗巡遊東
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
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正德十二
年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濠疑出承奉

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
持金錢又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
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閭二十四吳
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置奄畢具
鎮分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約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
峒蠻是時士實養正春吉銳日夜與濠謀恐起事以
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萬
一事成益遣奸黠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
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濠旦夕必反巡撫
都御史孫燧日夜防遏濠托勦賊名置郡邑城郭兵
食事甚悉嘗歎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
分故遽滅又連上七疏言濠反在旦夕濠諸奸邀諸
途卽不得諸權奸得濠金錢多恐事泄并誅又幸冀
非望往往匿不聞十四年言官合詞言濠必反狀
上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太監賴義諭宸
濠令改過府中人以爲名濠六月丙子因諸司入謝
濠酒遂稱密旨反却燧及副使許達燧達叱濠無反
自速死吾死不從汝爲賊遂殺燧達僞授士實太師
養正國師吉太監春尚書凌十一等都指揮急走人
令畢與反杭州爲應遣冷欽等攻九江南康王春等

發旁縣諸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銳力禦不肯下濠以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遣鵬招安慶文誅鵬家濠議偕大號改年順德士實養正言宜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是時汀賴都御史王守仁已傳檄遠近討濠濠不敢離南昌已而聞守仁兵未集士實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上以莒滅郢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宜府稱爲家裏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獻徵錄

卷之一

六

黃家渡戰敗丙辰又敗丁巳守仁急督戰火攻濠大敗婁妃投水死擒濠及其子大哥吉士實養正等濠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上初聞濠反江彬等幸出巡遊勸親征遂下詔暴其罪告郊廟革封爵削屬籍親統六師征之詔未下守仁已擒濠濠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就擒濠反謀雖久意僥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始掠省城兵器燧已名討賊移外郡倉卒不能備招賊又爲諸下邑還不得去諸僞將皆賊徒未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不知兵諸附者皆富貴子弟獻徵錄

卷之十

六

六年封鎮國將軍嘉靖元年攝王府事二年嗣弋陽王二十年爲稍設官屬子多煨嘉靖五年封鎮國將軍存者八

吾學編

寧獻王權

寧獻王諱權 高皇帝十六子也生而神姿秀朗白哲美鬚冉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尤深於史洪武二十四年開封之國大寧大寧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北邊要鎮也所統封疆九十城帶甲八萬革車六千諸胡騎又驍勇善戰王智略淵宏被服儒雅數會

獻徵錄

卷之一

七

邊鎮諸王出師捕虜肅清沙漠威震北荒建文中齊黃用事疑忌諸藩多所出削以王英武擁重兵於邊下勅召還京師王未命遂削王護衛軍靖難師困白溝覘王已奪兵柄遂襲破大寧取其軍資佐師師復振 文皇帝踐祚不欲壯王在外永樂元年二月改封王於南昌王亦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覆殿瓦甃不請琉璃構精廡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著書其間故終 長陵之世不被譴責 仁宣時法禁稍解土乃得上書言事蓋一日而封九女又嘗請乞南呂灌城一鄉土田及論宗室不應定品級事皆未

行晚節益慕神仙舉自鄉薦仙建生墳嶺之上數往遊焉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乃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海寧胡虛白以儒雅著名王請爲世子師傅者七年告老而歸王爲輯其詩文序而傳之凡羣書有繫風化及博物修詞人所未見者莫不刊布國中所著通鑑博論二卷漢唐秘史二卷史斷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活人心二卷太古遺音二卷異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玄樞琴阮啓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秘譜各三卷采芝吟四卷其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冶諸術皆具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獻王者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

獻徵錄

卷之一

七

寧靖王莫培

寧靖王莫培惠王子也膠餘疎髯尤敏於學才藻豐瞻一意修文辭造語驚絕著仙謠却掃吟擬古詩二

百餘篇皆雋遠有思致嘗撰文章大格式及古今法書各十餘卷松石軒詩評一卷其書法矯潔遒勁號曰鐵畫銀鉤然性孤介寡合即諸父兄弟小有不愜動生猜嫌以故臨川弋陽杭爵皆王志也在位四十三年壽七十四弘治四年薨

弋陽端惠王拱楨

弋陽端惠王拱楨莊僖王子也閭夷有幹局初封將軍同藩諸將軍已屬目其賢會宸濠作逆伏誅諸郡王勢相頹頽莫能一上以王守正不阿詔令統攝府事嘉靖初上書請復獻惠二王廟記得備禮樂稍獻徵錄

卷之一

七

增設審理奉祠典儀諸官屬自藩臬諸司以下歲時皆入謁如大藩禮嘉靖十九年撫按素舉王忘孝賢良賜勅獎勵已復奏修獻惠二王寢園嘉靖二十九年薨

樂安端簡王拱樞

樂安端簡王拱樞靖莊王子也靖莊樸訥鮮慧而王以文雅才辯著稱兼精繪事繪菊石妙絕一時又能謙和虛已煦諸宗人會弋陽端惠王薨羣情更屬王賢始奏折弋陽總理於是建安樂安弋陽三王分治八支王薨子多煥嗣爵

石城恭靖王奠堵

石城恭靖王諱奠堵寧惠王第四子而謀璋之始祖也景泰二年開封性莊毅簡貴寡言笑家法甚嚴子孫小違教者輒禁而笞之內外日凜凜從事時諸郡王多坐驕蹇淫虐見法王獨謹度秉忠未嘗有過舉在位三十六年成化二十二年正月十有二日薨子鎮國將軍諱觀鎬孝友慈惠動必以禮先恭靖一年卒子宸浮嗣爵追封端隱王

弋陽奉國將軍多煌

弋陽奉國將軍多煌僖順王曾孫也父拱檜豪爽喜獻徵錄

卷之一

七

客善詩著負初集二卷煌恂謹孝友與弟烜燦焰皆用文雅結友徧遠近子弟羣從莫不解藝善書一門之內雖誰焉弋陽恭懿絕嗣諸宗人舉煌賢能兩臺采輿論上之遂勅煌攝弋陽府事瑞昌諸宗皆屬焉煌性廉靜寡欲子壯超超重又嫺詞藻善承父志政暇輒開逸園讌賓從雅歌投壺賦詩以爲樂著委蛇集四卷先是熊淑人早卒將軍鰥義不更娶獨處齋閣者二十六年萬曆癸巳冬兩臺疏舉煌政勤行誼高等上方欲下詔褒予會煌病卒詔遣郡太守加祭一壇蓋殊典云

奉國將軍拱枏

奉國將軍拱枏瑞昌恭僖王後也性樸茂好學善草書始枏父渠爲濠梁逮繫中都枏請以身代嘉靖十三年冬賜勅褒獎已復上犬禮頌一章年八十有九乃卒子多所好文雅以孝行聞舉宗正未果萬曆二十二年薦攝瑞昌府事命始下而所卒

奉國將軍拱枏

奉國將軍拱枏字茂材瑞昌拱枏弟也博辯儒雅有智數嘉靖九年冬上書請建宗學并詔宗室設壇舉行耕耒禮謹祀典加意恤刑後以議禮稱旨賜勅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

褒論又嘗捐田白鹿洞贍來學者與兄枏並以聲譽致諸貴遊子鎮國中尉多墳字宗良博雅好修辭賦典麗始與多烽齊名晚益折節虛已獎掖後爲草書茂美有晉法給事中張應登薦堪宗正者於南昌則首舉墳後病瘵不廢吟詠譚藝者並宗尚之

奉國將軍多烽

奉國將軍多烽字用晦瑞昌拱枏子也始公族習爲豪侈貴倨樹獨折節精神間以儒素督率子弟以故烽一意修詩書工苦特甚里人余日德與李攀龍王世貞遊爲詩烽因德延魯海內然性簡貴矜莊舉止

多僻族人莫不屬目而遠之晚節益嗜黃冶閉關絕慶弔禮再舉宗正而毀者益衆悒悒不樂卒是時建文輔國將軍拱枏樂有鎮國將軍多裕並以文雅著名裕尤嗜古傲物槌著瑞鶴堂詩集爽臺集各二卷裕著支離市隱集北郭子魚樂詞三十餘卷

奉國將軍多烜

奉國將軍多烜字貞吉弋陽多煌弟也穎敏絕人善詩歌兼精繪事見古名人墨蹟一再臨之如出其手赤牘小札日可百函語語有致始與宗人墳境境等結詞社久之遊道益廣海內譚藝者莫不知有貞吉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

嘗輕裝遠覽山水蹤跡徧吳楚間所至傾坐家居以精鐵冒門闔賓客雜沓未幾鐵復銛去晚病尪羸良苦猶吟咏不廢臨絕時操筆作帖命子璉等以白幘鶴筆斂襟側並鐫勒銘識門人子弟私謚曰清敏先生所著五遊編勅遊編凡七卷梓行於世時樂安有輔國將軍多焚亦雅有詩癖造語新奇與族人埒埤塿塿修竹林之遊放志文酒夜以繼日終其世無忤也竟病酒後貞吉一年卒

輔國將軍拱概

輔國將軍拱概石城端隱王之孫鎮國公宸澤第二

子也鎮國公性嚴重方正家法整肅宸濠欲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況宗族資佐公以示惠公固辭不受以故濠敗獨免污鱗輔國公醇孝篤誠動以禮義自檢處暗室屋漏終無情容日稱述先賢懿行訓誨諸子孫言作家訓一篇其辭曰若幸弛負擔而娶爵祿母以世及罔或譽於禮汝母侈於聲母酒於酒母作驕淫母歸於訟以類覆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書母姑息是肆以戕厥性汝友朋以臧勿通便佞善柔母豐殖貨賄以買怨汝御藏獲羣隸亦難莊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後母事巫覡左道汝祖 高皇帝尚

獻徵錄

卷之一

主本

有垂訓念之哉 今上御極上尊號 兩宮覃恩中外公以年高有德再沐 詔書存問壽八十有四卒長子奉國將軍諱多燧恭惠端謹好經術以敦睦著稱娶俞淑人生謀璋奉國公常自督課授五經史漢旁及是曆萬曆乙酉卒萬曆辛卯冬給諫葉公初春疏請設江西宗正舉謀璋學行萬曆癸巳冬撫按兩臺議增石城管理疏薦璋於 朝明年奉 勅管理石城王府事得刑劾不法者石城自宸浮弘治中坐事廢無王迄今九十有四年矣於是始得奉朝請攝行王事所轄爵宗二百九十三人庶儀不與焉

俱備
獻志

岷王傳

岷王極初封岷州洪武二十六年建邸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文初廢為庶人流漳州靖難初復王王與西平侯沐晟交惡 上賜書諭王召戒晟仍還鎮木幾驕橫收印章殺官吏激變夷人沈湎廢禮 上怒罪其府僚奪冊寶尋念王建文中久囚繫復與冊寶洪熙元年徙武岡無王官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官宣德元年岷世子徽煥輒赴京奏事勅止之途不止乃徽煥與奄謗其弟徽燦也 上為斬奄遣徽煥歸景泰三年乞移湖廣善地不許王卒謚莊時徽燦已

獻徵錄

卷之一

主本

封鎮南王矣莊王無子鎮南王嗣王王弟廣通王徽燦謀反以蒙能陳 仔李祥為總兵事覺廢為庶人四年王乞朝明年正月不許卒謚恭子音堃嗣卒謚子膺鈺嗣卒謚簡子彥汰弘治十七年以江陵王封世子嗣王嘉靖八年江川王膺燧請加祿戶部尚書梁材言岷府郡王歲祿五百石米鈔兼支制也不許初彥汰與其弟南安王彥泥訐陰事彥泥廢為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逼迫

稱臣亦革爵為庶人令其子世子譽榮攝理府
十年譽榮為父乞恩辭攝府禮官以見潯鍾

鎮比秦授彥汰冠帶理府事十二年彥汰乞復王不
許十五年上兩宮徽號詔復彥汰王戶學編
二十三年卒謚靖嫡子譽榮二十五年嗣三十一年
卒謚康子定耀三十四年嗣子幹跬萬曆三年封南
充王續前集

獻徵錄

卷之一

王

大明南渭莊順王神道碑

呂調陽

南渭王曰岷府分封永州迄莊順王蓋四傳矣世以
孝友著聞於藩國桂林史氏呂調陽往典館局得
稽其故實有桂林於永州猶堂戶然其知頗悉云王
之薨也調陽方預禮廬次其輔國將軍定燭具事狀
遣儀賓張大訓詣桂林請銘神道之碑調陽竊附知
王之末誼不敢不銘謹按王牒冊王諱譽播洪武
中高皇第十七子封岷王雲南洪熙元年陟王武岡
謚曰莊順王生恭王恭王次子始封南渭王永州謚
榮順榮順生懷簡王懷簡生安和王自恭王至安和
獻徵錄 卷之一 王

為王高曾祖王幼穎慧兒時母喪太妃曰授
章句即記懷簡嘗抱置膝上曰他日九吾緒
業必此兒也孝友天性太妃遘疾久不愈晝夜侍湯
藥衣不解帶者逾月不懈居太妃與安和王喪哀毀
如不欲生發引日往返徒跣觀者感歎以為儒生弗
及也與二弟鎮國將軍譽樞格極相友愛安和時
買民田若干皆上腴之產盡以付二弟且為歲輸糧
於官格嘗感疾之南嶽避祟王中夜聞之輒起亟呼
人追請寢食俱減及返而後安侍宗眾尊卑行次曲
有儀度庶人某某自懷簡安和時構訟三十年不相

下王從容酌卮酒諭以 祖宗訓制且爲奏 請冠
帶婚資月糧二庶人感激叩首不敢復有異慮與士
大夫處款曲有情若布衣交不知其爲王也教授楊
仁重年老乞休厚贈之還舟車護從皆親爲點閱臣
僚無不感激思報者湖南水荒饑民十數人盜王困
谷爲守者所覺輒擒以獻王不忍加罪曰彼爲饑餓
所迫耳乃悉以餘穀 賜之其人愧謝去終爲良民
性樸素自號石巖山人居常衣布陳都憲仕賢分巡
湖南時見王所服歎曰昔人布被人曰詐殿下布衣
人曰儉布一也人曰儉不曰詐難能也僻好讀書然
獻徵錄 卷之一 十一
不泥章句意興所到作爲古文詞不事雕綴而天趣
暢發狀稱經史百家莫不涉獵則令德所成雖其天
資粹美亦學問之益也麗貌豐頤指爪長數寸自謂
奉先人之遺體動不敢傷之未薨前自撰壙誌藏之
篋中臨終呼趙至榻前手書遺訓數百言點畫不苟
因誦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之句端坐
而逝其達生委順如此嘉靖丁未始受 冊封越庚
申九月二十四日薨襲爵十有四年距生弘治壬戌
九月十七日辰時得壽五十有九計聞 天子震悼
輟朝遣胡行人維新諭祭 命有司庀喪事賜謚莊

廟卹典加隆焉配妃蔡生王在壯年以諸子相繼夭
卽請於安和育弟格于燭於官中撫愛篤至教以義
方燭亦善能承順事王三十年曲盡子道居喪稱孤
稱不肖終始無間可謂慈孝兩得矣薨之明年二月
二十一日辛亥葬於孝友山

獻徵錄

卷之一

十一

谷庶人

谷庶人，樛母郭惠妃，潯陽王女也。生三王：長蜀王次，代王次，如意王。或曰：卽谷王也。洪武二十六年，建邸宣德，卽上谷。建文初，靖難兵起，庶人走還京。靖難兵至，樛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成祖麾蓋開門迎。成祖成，祖入卽位，賜樛樂七，秦衛士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二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張興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都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之國。驕橫尚書茹瑋，不謁樛，下詔獄死。樛益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與都指揮張成獻徵錄卷之十一。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成智信亦輒應，偽作誡書以爲識，有十八云：我高皇十八子，陰傳播惑衆，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乘隙爲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磔殺廷綱，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白其狀。上未信，興過南京啓：太子曰臣冒死聞上，上顧不信，臣言臣萬死願殿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滅臣家，臣死不朽，樛又遣劉信持所爲誡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施欲

結蜀王爲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寧王悅

燁得罪，父投樛，樛納悅，燁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官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樂十四年七月

上見蜀王疏，歎曰：朕待樛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

中官持勅諭樛，令樛遣悅，燁還蜀，樛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樛，樛頓

首自伏，言死罪。成國公朱勇都御史劉觀諸大臣廷劾樛曰：周辟管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縱

念樛，奈天憲何？上曰：樛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

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樛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國

法，因爾寧生樛，二月削樛及其二子賦、灼，賦、燁爵爲庶人，誅諸通謀者，興以先發庶人罪狀得不坐。

韓王傳

韓王松初封開原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上令王及
濟王省秦晉燕周齊王分道而行至秋八月始還永
樂五年卒葬南京謚憲子神斌永樂八年嗣二十二
年改國平涼 宣宗初請徙江南不許言居第隘遣
主事毛俊經度并建襄陵樂平二邸及岷州廣福寺
陝西守臣言歲歉 詔止勿建王又言傷廬已撤即
冬寒工力愈難 宣宗令繕王宮罷廣福寺又允王
請蠲護衛三年屯種境內無鹽王請鹽 詔許王易
鹽正統元年上書陳邊防 上褒答正統五年卒謚
獻徵錄 卷之一 全五

恭子範圯正統七年以開城王嗣王九年卒謚懷弟
範抑正統十一年以西鄉王嗣王景泰元年卒謚靖
子徵針景泰元年以高陵王嗣成化五年卒謚惠子
偕流成化五年以廣安王嗣王十年卒謚悼弟偕瀾
成化十二年以彰化王嗣王弘治十四年卒謚康無
子弟之子旭樞弘治十七年以通渭王嗣王嘉靖十
三年卒謚昭子融燧嘉靖十五年嗣請食鹽食茶戶
部言茶易或馬鹽供邊餉不許世子謀璵諸王惟韓
土瘠祿薄人眾其貧往往凌劫有司平涼知府吳世
良鄭珩任守德王松皆被笞辱旭樞等百五十人至

開總制尚書嘉靖十五年撫巡黃臣周鈇疏於朝榜
諭禁戰 吾學編 四十四年王卒謚定嫡子謨璵封世
子先卒子朗錡四十五年以鎮國將軍進封世孫隆
慶三年嗣嫡子璟法隆慶四年封世子 續修錄

韓恭王神斌

韓恭王諱神斌憲王子也憲王始封開原未之國而
薨永樂八年王襲爵二十二年出封平涼平涼北接
邊徼虜眾數充斥境上王習見邊防利害扼腕憤邑
正統元年 上書極言時事 英廟報曰承論邊計
至悉足見叔祖倦倦以宗社國家為心深思遠慮雖
獻徵錄 卷之一 全五

古賢王不是過也賜璽書慰勞并資金幣正統五年
薨薨後九年而有土木之變

襄陵莊穆王神烱

襄陵莊穆王神烱韓憲王第二子也孝友篤至過人
母季嘗病甚王顧北辰下卦股為藥藥焉母病頓愈
及母卒毀瘠終喪每當展墓率子孫躬鉞畚以培塚
土恭王之疾也王日視湯液累月不獲治其私家至
或衣不解帶喪極其哀正統己巳虜野先犯順王赴
京師勤王會虜解去 璽書勞焉嘗憤虜眾憑陵華
夏成化六年夏上書請率子壻首擊虜報國自効

聖書褒予成化十三年薨壽七十七子範址嗣爵是爲襄陵恭惠王恭惠亦敏學篤行母荆久罹危疾醫已束手弗能療恭惠五色無主禱諸神乞以身代遂封股和湯進母母竟獲全景泰元年七月事聞聖書褒美之恭惠之子徵鈐是爲安穆王安穆之子偕淵是爲端和王端和之子旭橦是爲懿簡王自莊穆至於懿簡五世同居言必及義雍雍肅肅皆以孝友相師嘉靖十一年上嘉其親睦遣書褒之賚以羊酒文幣夫人杜氏樂平輔國將軍徵鑑之室也已聘未婚成化十六年冬徵鑑病卒父母將謀改聘杜自

獻徵錄

卷之一

全

藩志

藩王傳

藩王模趙貴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潞州宣宗時王言諸子婚請展府府垣外盡民廬也上曰毀民廬以展王府不可令工部往閱繪圖來聞宣德六年卒謚簡子佶焯初封武鄉王宣德八年嗣王景泰中王父子與州官數置酒大會巡撫朱鑑上聞上令諸王非時令萬壽節不得輒會有司飲酒著爲令天順元年卒謚康康王九子長天次幼堦天順三年嗣正德十三年卒謚莊莊王七子長鈐鉉正德十三年以西陽王封世子嗣王嘉靖六年卒

獻徵錄

卷之一

全

謚恭無子次鈐鉉初封靈川王謚恭懿以長孫胤核嗣藩王贈藩安王恭王二子長勛壯初封福山王謚恭和以子胤橦嗣藩王贈藩靖王靖王二子長未名封次胤橦初管府事後嗣王卒謚懷無子安王鈐鉉四子長勳潛初襲父靈川王卒謚恭裕以子胤核嗣王贈藩惠王次勳燧勳澈皆鎮國將軍四子未名封惠王二子長胤核初襲祖靈川王懷王元子嘉靖十年諸郡王爭嗣王上冊胤核嗣王胤橦封鎮國將軍管靈川王府事胤核五子長未名卒次恬燧封世子

子
吾學編

二十八年王卒世子恬校三十一年以世子嗣子瑄
堯封世子

編纂錄

宋徽錄 卷之一

全八

安王傳

安王楹洪武二十五年封平涼永樂十五年卒謚惠
無子國除盡革府寮及樂戶畱典仗校尉百人守園
洪熙初封韓恭王平涼襄陵莊穆王狝殍者恭王子
也支封附王國中 英宗令官校隸韓長史供安王
祀暇日給襄陵王使令景泰五年狝殍乞承祀安王
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徵鈴遂得請樂戶祀安王明
年樂平王徵鉅援鈴例亦請樂戶禮部言親王有樂
戶郡王別城居者有事假鼓吹有司其附親王國者
假樂戶移長史司因併革安王供祀樂戶嘉靖二年
徵鈴及韓王旭燧又請 上以安王故特允徵鈴徵
鈴卒韓王融燧又令長史革祀安王樂戶長孫旭燧
上言禮樂自天子出韓王不得擅予奪融燧亦言親
王郡王禮樂宜有降殺事下撫巡不能決條奏請
制曰與樂戶爲安王祀也

吾學編

宋徽錄

卷之一

全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目錄

宗室二

引除

唐王世傳

唐成王

唐恭王

三城康穆王

承休昭毅王

輔國將軍

郢王世傳

伊王世傳

虞王

吳王

衡王

徐王

建文君太子

建文君少子

漢庶人

趙王世傳

獻徵錄 卷之二目錄

趙康王

鄭王世傳

斬王

越王

襄王世傳

襄憲王

襄陽榮肅王

荆王世傳

荆端王

富順王

樊山溫懿王

恭裕王

淮王世傳

滕王

梁王世傳

衛王

榮王

許王

德王世傳

秀王

崇王世傳

忻王

吉王世傳

徽王世傳

懷獻太子

悼恭太子

岐王

益王世傳

益莊王

衡王世傳

新樂王

雍王

壽王

汝王

涇王

榮王世傳

申王

蔚王

安王

哀冲太子

獻徵錄 卷之三目錄

莊敬太子

景王

潁王

戚王

薊王

均王

憲懷太子

靖王

潞王

大都督朱文正

靖江王世傳

靖江安肅王

四明趙昌期

吳興茅元儀

目錄畢

錢唐徐象愷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

宗室二

唐王傳

唐王極母李賢妃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建國南陽十三年卒謚定子瓊煙永樂十九年嗣宣德元年卒謚靖妃高氏未冊而王卒自經死追封唐王妃靖王世子芝 卒弟瓊烜宣德二年嗣成化十一年卒謚憲世子芝 先卒謚悼簡無子弟芝址成化十三年以舞陽王嗣王二十三年卒謚莊子彌鉗以穎昌王嗣王嘉靖二年卒謚成無子弟文成王彌鉗之

獻徵錄

卷之二

子宇溫嘉靖四年嗣王贈父唐恭王二十一年宇溫獻金千兩銀萬兩助建 太廟賜玉帶一歲加祿二百石 嘉靖三十九年卒謚敬子宙祿封世子四十四年嗣四十三年卒謚順子碩燝隆慶三年封世子五年嗣

唐成王彌鉗

唐成王彌鉗莊王之子也篤行博學工詩繪而善敦睦弘治二年嗣爵 孝宗皇帝嘗賜王五經子史諸籍王廣置精廬國中集學徒備秀者資給之使肄業武宗朝嘗上疏以用賢圖治爲言時 車駕數喜游

幸王作愛國詩八章以諷晚年詩繪益精行草皆稱妙品著甕天小稿并家教若干卷嘉靖二年薨弟文城恭靖王彌鉗亦工詩善草隸著宗訓直言謙光堂集秋江詞若干卷

唐恭王彌鉗

唐恭王彌鉗莊王之子成王之弟也幼而溫良長乃碩茂好讀書書初讀卽舉其要凡古今事變及百家諸子遠邇洪纖靡不究竟早受王封就第時 莊王及母妃方康疆臨國 王旦日入內侍膳問安歷寒暑不輟 父王妃母甚愛之 兄成王嗣封王事奉

獻徵錄

卷之二

恭謹且友恤諸弟悉得歡心爲 成王及諸宗室所重有國事涉疑難者咸就王商確王立剖分咸中肯綮正德辛未間河南北盜起勢逼南陽南陽震驚王一一指授府衛官方畧兵戎整飭防禦戒嚴賊間遁去宛民賴安後 莊王及母妃病輒徬徨左右籲天泣禱沒之日極其哀毀殯則途步三十餘里呼號不絕口王教諸子有義方每爲擇嚴師講讀諸子皆檢飭自勵穎哲茂成平生雅尚儉素不喜華美宗人有以千金飾裘馬買名姝者王中憎之若將免焉日惟與文士觴詠自樂晚年廣置園囿雜蒔花竹構謙光

諸亭口吾非耽樂乃以待賓友燕宗室相與娛暮景爾用是大夫士過南陽未有不造門求見者書上隸草詩尚氣格日廣所聞頗超名輩每對客揮筆一韻輒至數十首自號秋江叟嘗咏秋江末句云霜後水痕清徹底呼童整頓釣魚竿蓋托此寓興云

三城康穆王芝堦

三城康穆王芝堦唐憲王子也成化七年冊封王博通羣經尤嗜繪事法書名畫未嘗一日去手弘治二年勅賜五經四書管御書樓玩易洞正德二年冬王以命服經久狹短不堪服用疏乞更賜禮官以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

令典無更賜郡王冠服例 詔報罷正德六年薨著進修稿若干卷所作著英王母九老百花諸圖皆妙絕一時

承休昭毅王彌振

承休昭毅王彌振榮和王子也性警敏絕人喜儒雅而善決斷嘗彙古法書名曰復齋集古法帖若干卷李夢陽贈之詩曰至人開後學君子篤前聞所著存稿樂府復齋錄十餘卷嘉靖二十一年唐敬王以王行誼上聞 璽書褒之命未下而王薨長子宇淵嗣爵瀋子宙枝亦好學識典故著 皇明統宗繩蟄錄

輔國將軍宇淡

輔國將軍宇淡新野王諸孫也五歲喪明從師氏畫掌識文字而耳授書日記千言久之博通羣籍尤精太乙壬遁曆數方技宦游諸大夫爭造門問奇又多習 國家典故嘉靖庚子陳便宜數十事書上未報著名獻錄辯疑碑各一卷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子宙松力舉千斤而好劒嗜書慕古節俠廉義之風不逐時靡松子碩燦字孔炎封鎮國中尉博雅慷慨工文辭益弘家學與其子器封並以詞名震耀海內號南陽父子萬曆戊子吏科給事中張應登疏諸藩文獻徵錄

卷之十二

四

郢王 皇子楠

郢王棟母劉惠妃洪武二十四年封安陸二十七年治郎壘田成之國在國六年卒諡靖無子國除留內外官校守國供王祀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卒踰月妃痛哭曰賢王舍我去我寡婦也無子尚誰恃對鏡

寫容付官人又痛哭曰侯吾諸女長令識母容也遂
自經卒王四女宣德四年梁王之國移官人居南京
令諸郡主議婚舊國賜第南京太監王景弘資給女
封光化穀城南漳郡主歲加祿各八百石一天鄧王
弟伊王伊王弟楠楠於諸子中最少洪武二十六年
十二月生未逾月而卒

五

獻徵錄

五

伊王櫛傳

伊王櫛母葛麗妃洪武二十一年生永樂六年之國
河南歲祿僅二千石卒謚厲子顯煥嗣請選宮人不
許令選之護軍家酬直勿抑勒卒謚簡子勉塋正統
八年封上洛王嗣王天順八年卒謚安子諱銳成化
二年嗣十一年卒謚悼季弟諱鏐成化四年封郟城
王十二年嗣王正德三年卒謚定子諱淵弘治三年
封世子正德六年嗣嘉靖五年卒謚莊弟諱淳弘治
六年封濟源王嘉靖六年嗣王諱淳言祿薄先朝乞
得河南銀鈔五萬七千七百貫准祿米八千嘉靖八

獻徵錄

卷之十

木

年革諸王請乞稅租田湖伊府課鈔亦在革中乞補
祿戶部言伊祿二千石通給本色 英宗加米五百
石 憲宗又加麥一百五十石課鈔本成化弘治正
德年請乞非永樂以前欽賜比況河南一省諸王缺
祿八十餘萬不許二十一年卒謚 子典模以世子

嗣王

五

四十二年有罪廢為庶人送發高牆削除世封籍沒
財產國除先是以府第卑隘請移官署以通風水不
允厥後累辱有司酷擾百姓重建府第增廣牆垣築
有迎仙臺百花臺四季亭石庫擁翠坊玉虬噴雪坊

乘風禦氣樓小團殿驚驚殿騰光殿洞天小景清和
宮懷春宮頤養宮世嗣宮峻絕輝煌俾於帝闕上
今改正不聽河南撫按暨科道劾其僭倣恣肆稔惡
怙終五違祖訓三抗明旨世宗下法司勘問明白遂
正厥辜子安樂王褒燁亦廢安置開封繩紲

獻徵錄

卷之七

虞王傳

虞王雄英懿文太子長子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朔
卒追封虞王謚懷葬鍾山令侍臣素服步送吾學

獻徵錄

卷之七

吳王傳

吳王允燧建文君弟懿文太子第三子洪武十年十一月生三十一年封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靖難後降封廣澤王居福建漳州定年九月召還京以不能諫正建文君降庶人永樂十三年卒英宗復辟出吳庶人居鳳陽者但有庶母姊婢老婦五六人時年八十矣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五

九

衡王傳

衡王允燧洪武三十一年封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降封懷恩王居江西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廢爲庶人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五

十

徐王傳

徐王允熙洪武二十四年六月生八年而封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祀未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年十六諡哀簡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建文君太子傳

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上曰十月晦月日皆終不喜三十一年建文君即位立爲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年七歲矣莫知所終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二

十二

建文少子傳

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二歲建文君遜位靖難後號爲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廣安宮 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庶人李賢贊曰堯舜心也請於 太后出於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聞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論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者 上曰有天命任自爲之庶人入禁時纔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鳳陽不識牛馬世傳 成祖入官時建文君有幼子老嫗教之牽 成祖未哭跪前求食曰孩兒獻徵錄 卷之二 十三

餓矣饑殺孩兒矣 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子抑卽太子少子也或曰率衣哭者 成祖育諸宮中未詳 五言字編

漢庶人傳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初 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庶人輩學於京師顧不肯學日游嬉輕躁無行建文卽位初 仁宗及庶人奔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民吏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凶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靖難兵起 仁宗居守庶人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庶人適引胡兵至戰勝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庶人時稱二殿下功高 成

獻徵錄

卷之二

十四

祖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適長且元子仁賢與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東宮封庶人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齊土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 成祖狩北平庶人益不法陰蓄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庶人怒手鐵爪撻殺徐指揮衆莫敢言遂僭用天子車服十四年 成祖狩北京聞不豫逆謀益著 成祖聞之怒促駕南還召庶人褫冠衣囚

繫西禁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 仁宗頌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促即日行 成祖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朝發可夕擒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成祖北征晏駕庶人子瞻圻在北京凡 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庶人日亦數十遣人入潛伺京師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是是庶人悉上瞻圻前後規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

獻徵錄

卷之十

十五

夕發兵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 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庶人嫡子瞻坦爲漢世子次瞻奎濟陽王瞻域臨淄王瞻埤昌樂王瞻埤淄川王瞻埤齊東王瞻埤任城王瞻埤海豐王瞻埤新泰王未幾 仁宗大漸 宣宗自南京奔喪卽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庶人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庶人益自疑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

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刀旗令其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各監一軍庶人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庶人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 闕陞濟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泰賜書庶人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 朝廷予不信 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六

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畧爲之備惟叔鑒之泰至樂安庶人盛兵見泰傲倨不拜勅南面坐跪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弭我今又輒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懼唯唯還上問庶人何言對無所言又問庶人治兵何如對無所見 上曰泰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泰是月丁卯庶人遣百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今修理

南巡席殿等事爲 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
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汙蔑
乘輿 上嘆曰庶人果反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
曰庶人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
萬擒獻 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願朕新卽位小
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 勅遣
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
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
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 皇城安
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圻城伯趙榮建平伯高遠守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七
城已已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敦李昶督軍餉
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墻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
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
輔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
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
陽武侯薛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過楊村馬上
顧問從臣曰試度庶人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
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豈不肯離南京今必
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
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去此往南京庶人刻

多誇詐內實懦怯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
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
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
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
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
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
精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願得赴
家柰我輩何又曰庶人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
曰此易與及聞 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
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庶人曰張敖失國
獻徵錄 卷之七 十八
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
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
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上英暢神武詞旨
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 馳奏前
鋒至樂安庶人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
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
不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管彼阱中虎爪牙
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
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來朝者
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

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
股慄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勅諭庶人再遣勅皆
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庶人者庶人密遣人詣行
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庶
人盡焚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庶人
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庶人紿
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
不允以劾章示庶人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
命上令庶人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
同謀脇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
獻徵錄卷之十一
十九
尚書張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班
師命中官頌繫庶人父子赴北京錦衣械繫王斌
朱恒盛堅與仗侯海長史錢異教授錢常至京皆伏
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榮榮子
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
左衛指揮使誠滄州衛指揮鄭典皆約舉城應者
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
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
百二十人初庶人被執鎖繫逍遙城一日上欲往
視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不意仰一

足勾上仆地左右亟扶起亟命壯士舁銅缸覆之
缸約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之輒動積炭缸上如
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諸子並死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一

趙王高燧傳

趙王高燧 成祖第三子永樂元年封漳德洪熙元年就國王負靖難功密與漢庶人謀奪嫡時時譖東宮傷其官寮繫獄多死者永樂二年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七年 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 東宮力解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改行二十一年五月 上不憚護衛指揮孟賢等結層官王射成及內侍養子造僞詔俟 晏駕詔從中下立趙王總旗王瑜有姻家高以正者爲賢等畫此謀謀定告瑜瑜上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變告 上曰豈應有此立捕賢得所造詔誅賢射成以正及內侍諸養子升瑜遼海衛千戶王大懼又稍稍斂戢 仁宗卽位加漢趙二王祿歲二萬石通前三萬石封王長瞻坡爲趙世子次瞻塙爲安陽王宣宗初卽位賜田園八十頃漢庶人反誅班師至單橋陳山迎 駕遂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擒趙王否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 聖慮 上不聽楊士奇亦以爲不可山又詣尚書蹇義夏原吉言方畧邀二人共請 上意不忍曰 先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

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 先帝也高煦至京又言嘗遣駱指揮阮內使與趙通謀 上以漢庶人詞墨臣章遣廣平侯持示王王大懼乃上還常山中護衛及羣牧所儀衛司官軍校 上與儀衛司是年瞻坡卒年十十謚悼僖王在位二十九年宣德六年卒謚簡瞻塙宣德七年以安陽王嗣王卒謚惠子祈鑑嗣卒謚悼子見潛嗣卒謚靖子祐採嗣卒謚莊子厚煜

嗣 五學編

趙康王厚煜

趙康王諱厚煜莊王子也性和厚嗜學博古敦尚雅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素事祖母楊妃以孝聞嘉靖七年六月 聖書褒子明年冬境內大饑王上疏請辭祿一千石佐賑濟世宗皇帝嘉王能憂國詔守臣發粟不允所辭車駕南巡王以遠出奉迎首致誠敬 特賜嘉獎益祿三百石王文藻弘麗聲譽浹於四方遠近能譚藝者莫不傾慕風采王又折節愛賓客以故戶屢恒滿文酒譚游有淮南梁孝之遺風常獨居一樓鮮近妃妾第以翰墨吟諷自娛著居敬堂集十二卷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庚申暴薨 先是洛川王翊銘府人粥瓜彰德府通判田時雨

人竊瓜二人相毆直於時雨時雨以王府人恃勢不靖遂捕問罪啟於王王令和解適有宗室數十人索祿時雨以宗室毆府官白於撫巡撫巡令知府傅汝勵盡捕收各府人王忿恚魏被欺滅入內無可暴白遂自經聞於朝世廟下法司將時雨棄市戌汝勵於邊王勵志向道航文嗜古敦尚簡素屏絕紛華著有居敬堂集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三謚康子載培嘉靖十年封獲嘉王十六年薨壽十七謚昭定嫡一子翊鏞二十八年封世孫三十八年薨壽二十三嫡一子常清四十四年嗣贈祖恭父安王

獻徵錄

卷之十

二十三

繩璧錄

鄭王傳

鄭王瞻埈仁宗仲子母李妃永樂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王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正統八年乞徙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卒謚靖子祁鏐成化四年嗣乞河壩地弘治八年卒謚簡世子見滋卒以子祐杓封世子弘治十年嗣王贈父鄭僖王祐杓正德二年卒謚康無子見滋弟東垣端惠王見漬以子祐擇正德四年嗣王贈鄭定王祐擇十六年卒謚懿子厚烷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嘉靖六年嗣車駕南巡王來迓賜幣物加祿歲三百石

吾學編

鄭王厚烷鄭懿王子也嘉靖六年嗣爵車駕南巡王迎謁境上甚恭詔賜幣加祿三百石嘉靖十六年上疏陳母妃閭氏貞孝賢德事實詔付史館又乞祖訓五倫為善陰陽通鑑諸書二十七年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諸箴復演連珠十章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諷詞語切直上手詔曰汝覘知宗室有謫訕者故茲效尤汝真今之西伯也罪其長史再逾年而

生傳

子祐樵訐王跋扈詎呪殞惑諸不法事 上大震怒
并責前四疏不臣奪爵幽鳳陽世子載堉亦篤學有
至性痛王非罪見繫不敢安寢築一室王宮門外席
薪獨處者十九 穆宗皇帝即位赦免還國歲加王
祿四百石世子乃復入官而居萬曆二十一年冬世
子疏請宗生得令儒服就校母淪京外職第入式者
視才品器使 詔允行之二十三年秋復上言歷算
歲差之法 滿獻志

獻徵錄

卷之二

二十五

斬王傳

斬王瞻垠永樂十九年卒贈斬王謚獻葬 京師西
山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二

二十六

越王傳

越王瞻墉未之國 宣宗賜昌平縣莊田四十頃卒
諡靖葬京師西山無子國除已巳之變虜入王墳虛
掠祭器去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二

二十七

襄王傳

襄王瞻墉母 昭皇后永樂二十二年封未之國
上崩監國漢庶人反留守宣德四年之國長沙正統
元年遷襄陽七年來朝景泰三年乞得山地百頃奪
門時石亨等欲殺於謙王文謂謙等通奄王誠盜金
符迎王 英宗因詔王來朝相兄甚歡宴便殿王避
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檠賢誣下
詔獄臣途中詢檠人咸謂檠冤願 皇上加察 上
立命法司雪檠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獻徵錄

卷之二

二十八

皇上省刑薄斂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又來
朝 上為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賜王成化十四
年卒七十三諡憲長子祁鏞正統八年封世子成
化十五年嗣弘治元年卒諡定定王三子長見淑成
化十六年封世子弘治二年嗣明年卒諡簡簡王二
子祐材弘治三年封世子明年嗣與邸爭地灘建
七十二家獄久不決大理卿汪綸兩解得已十七年
卒諡懷無子弟祐檠弘治四年封光化王正德中嗣
王嘉靖二十九年卒諡康 吾學編
康王無子定王庶二子陽山恭和王見滂子榮廣王

祐楊庶一子厚穎三十一年進封嗣王贈祖恭
惠王四十五年卒謚莊庶一子載堯封安福王隆慶
三年嗣

賦政錄

卷之二

冬下

襄憲王瞻墻

襄憲王瞻墻 仁宗皇帝第五子也天資明睿通詩
書及春秋宣德四年封之國長沙正統元年改封襄
陽土木之役 車駕北狩王兩上疏慰 皇太后乞
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以圖迎復
仍訓諭 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 景帝立八日矣
英宗復辟得其奏於宮中覽之感歎手勅令王入
朝相見甚歡中宴因問王時政王避席曰臣過汴汴
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以誣下詔獄臣途中詢
槩人人咸謂槩冤願 皇上加察詔立命法司雪槩
獄政錄 卷之二
獄王辭還國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上問叔
父欲何所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渴願 皇上省
刑薄斂 上拱手曰敬受教天順四年再入朝 上
爲峴上漢水賦襄陽四時歌賜之益王護衛又勅王
每歲秋冬之間得三五出城游盤以怡暢性情成化
二年春盜渠劉千斤反荆襄間建僞號聚衆至四萬
人大肆荼毒 詔尚書白圭督師討之王捐祿犒師
尋奏勅成化十四年薨壽七十三謚憲長子祁鏞正
統八年封世子成化十五年嗣弘治元年卒謚定
王三子長見淑成化十六年封世子弘治二年

年卒謚簡簡王二子祐材弘治三年封世子明年嗣與興邸爭地難逮七十二家獄久不決大理卿汪綸兩解得已十七年卒謚懷無子弟祐檣弘治四年封光化王正德中嗣王嘉靖二十九年卒謚康吾學編康王無子定王庶二子陽山恭和王見滂子榮康王祐楫庶一子厚頰三十一年進封嗣王贈祖恭王父惠王四十五年卒謚莊庶一子載堯封安福王隆慶三年嗣繩整錄

秦陽榮肅王祐樾

秦陽榮肅王祐樾襄憲王曾孫也七歲能文章神姿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魁岸雄健力制奔馬精騎射星曆兵農醫卜之書靡所不究其占災變言休咎修短遲速術多奇中又好持論經濟世宗初年大禮未決王上疏言時議以

皇上入繼孝廟為人後者為之子欲稱聖父

與獻大王為皇叔考斯據宋儒濮伯考濮王耳當

時歐陽修已謂為人後者不沒父母之名後竟以無

稽止稱濮王為親即園立廟矣豈可引以為聖朝

法乎今日宜稱孝廟為皇伯考仍稱聖父為皇

考文簡而事理無遺彝倫攸叙公議定矣嘉靖四年

春襄王祐檣病廢不視事承奉亨竊弄威福王惡之

執亨熏目坐是訐奏奪爵嘉靖十八年以大慶恩典乞復爵許之王嘗疏請令宗人執士農業得自瞻足勿煩朝廷歲祿之供禮官以非典制不許嘉靖三十四年九月薨子厚燭嗣所著朱仲子集三卷式好傳若干卷行於世藩獻志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荆王傳

荆王瞻嫺母張順妃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建昌乞南城縣司獄又乞近閑田正統四年改蘄州景泰元年十二月上疏請朝 上皇不許四年卒謚憲二子長祁鎬正統八年封世子景泰六年嗣天順五年卒謚靖靖王三子長見瀟天順中嗣弘治五年坐不法命太監蕭敬駙馬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遷置武昌見瀟弟見溥成化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謚悼惠其妃何氏賜自盡子祐欄弘治七年以都梁王進封荆獻徵錄

卷之十一

王

王十七年卒謚和和王二子長厚烜弘治十六年封世子正德二年嗣嘉靖中病辭祿不允王二子長戴盛嘉靖九年封永定王五學編三十九年卒謚端穆嫡一子翊鉅以永定王長子進封世孫三十四年嗣王贈父莊王嫡一子常泠封世子隆慶三年以罪廢爲庶人安置武昌四年王卒謚恭嫡二子常信封泰寧王萬曆二年進封嗣

繩繫錄

荆端王厚烜

荆端王厚烜荆憲王玄孫也憲王初封建昌正統中改封蘄州景泰元年十二月王嘗上疏請朝 上皇

不許在位三十年而薨四傳而至端王王性謙和溫粹銳思典籍尤以篆隸著名正德中病未疾不能朝謂再疏懇辭爵祿不允 詔許令弟富順王厚焜攝朝謁嘉靖三十一年薨孫翊鉅嗣爵

富順王厚焜

富順王厚焜荆和王第二子也正德九年冊封王幼孤未就外傳稍壯媿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發憤至廢食寢遂博貫羣藝嘗讀劉向說苑至臣欲事而君不用子欲養而親 待輒三復涕下王嗜詩兼精繪事一日拂素圖羅 移暴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獻徵錄

卷之十一

王

樊山溫懿王

樊山溫懿王兄潯荆靖王第三子也忠寒有大節弘治五年九月荆見滿以淫虐聞王并發其陰謀不軌而滿亦許王隱過奏上 上嘉王潛銷荆楚大害功置王過不問奪滿爵爲庶人王由是顯名正德元年薨子莊和王祐構嗣爵莊和子厚煥是爲恭裕王

恭裕王載圻

恭裕王之子載圻嗣王圻喜讀書博極經史爲人說

賈不食
計不食
故

略不羈能折節下士藩王故不投人名刺接諸紹紳

亦無賓主禮王獨易之典制郡王女封縣主歲食

祿六百石王自以已祿糜費國廩無所補甚柰何復

令女子冗食乎故王四女不復乞封而以妻諸郡學

弟子隆慶六年嘗上書請自試効用又上應詔正

禮兩疏疏留中弗報王貧而好客不以冕爵矜人日

事詞賦晚更窮易譚理籀冠野服灌畦種藥以自娛

人咸稱昇甫先生著大隱山人集十七卷又著茹蠟

子三徑諸詞各一卷子翊鈺翊鑒翊鑒皆工詩兄弟

常共處一樓譚藝不倦號花萼社肅獻志

獻徵錄

卷之二

王

淮王瞻塤

淮王瞻塤母李賢妃永樂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

國韶州開府府治正統元年遷饒州十一年卒諡靖

子祁銓正統十三年嗣卒諡康世子見濂早卒見濂

清江王見濂以子祐榮嗣贈淮端王祐啟弘治十八

年嗣王嘉靖三年卒諡定無子弟鎮閩將軍祐揆嘉

靖四年嗣王十六年卒諡莊子厚熹嘉靖八年封世

子十七年嗣吾學編四十二年卒諡憲嫡子載垕四十

五年嗣繩紼錄

獻徵錄

卷之二

王

滕王瞻壇

滕王瞻壇母郭貴妃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封宣德改元卒年十七謚懷葬京師西山無子國除其長史姚友直事王王喜其恭謹宣宗愛王爲陞友直雲南左叅議掌長史司事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木

梁王瞻壇

梁王瞻壇母恭肅郭貴妃永樂二十二年封鄆邸開府宣德四年之國承奉孔勤侮詈王上曰梁王朕親弟奴敢如是逮勤王又爲解上曰羣奴惕王耳竟誅勤未幾上表不恭有司請治長史上以王故特不問襄獻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出迎明日獻王入城相見歡甚又明日辭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相見奈何正統元年上言府卑濕乞更爽壇地上曰郢中歲屢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徙六年卒謚莊葬安陸妃紀氏繼魏氏無子國除景泰二年魏妃卒妾張生女二皆封郡主封張王夫人掌王宮事成化十六年亦卒梁故盡得郢田宅園湖後皆賜襄王睿宗封安陸得梁郢邸出供二王祀事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三十七

漫山館

衛王瞻埏

衛王瞻埏未之國 仁宗簡舊官臣司直金寔爲王左長史宣德初凡 郊社陵廟禮每命王攝事正統三年卒諡恭妃楊氏諡貞烈無子國除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八

漫山錄

榮王

景泰元年五月丁未正使都督張軌副使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何文淵持節封 裕陵第二子爲榮王或曰卽德王也又有三 皇子未封卒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漫山錄

許王見淳

許王見淳 英宗子母王惠妃王生時 英宗北狩未還景泰廢太子封沂王也并封沂王弟見清榮王見淳許王景泰二年十一月許王卒於京師禮部請喪用親王禮 內批王幼殺其禮諡悼葬西山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一

德王見潸

德王見潸天順元年三月六日復東官是日立德秀崇吉四王歲祿各本色萬石德王初封德州改濟南成化二年就國二十一年請業南旺湖以漕渠故不許正德十三年卒諡莊子祐格正德十六年嗣嘉靖十九年卒諡懿子厚燉十二年封世子卒諡懷順世子載塔十九年嗣贈厚燉德懷王

吾學編

萬曆二年卒

諡 嫡一子翊 萬曆

年嗣

繩愆錄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一

秀王見澍

秀王見澍母高淑妃景泰三年生於南城成化三年封國汝寧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爲擾左長史爲言王輒急行抵國宦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不聽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戡黎左長史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寔戡黎兩長史辯大爭王徐曰先王簡二先生輔余經義卽未有定論何嫌往復乃爾動色兩長史頓首謝王卒諡懷葬京師西山妃黃氏無子國絕王有官人陳氏召還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三

京成化中特封爲夫人

崇王見澤

崇王見澤天順九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弘治八年孝肅太后思見王上勅召王朝禮官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來往返勞費何以堪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叙之恩實塞疑讒之隙宜勿召王便初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十八年卒諡簡簡王四子長祐察弘治中嗣正德六年卒諡靖靖王四子長厚耀正德十九年嗣嘉靖十六年卒諡恭長子載境八年封世子十七年嗣乞修府下巡撫議費銀八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修府例役護儀牧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十九年王請父恭王墓表禮部言韓府襄陵莊穆王卒憲宗嘗允其子範征請令詞臣撰銘刻石崇王曾祖皆嘗賜墓表請如王奏上若曰宗室薨逝給壙誌此祖宗典制安得有賜表事襄陵王立石已非例崇兩王墓表皆先朝誤恩後有王家乞請禮部宜考累朝體例議覆

學

三十六年卒諡莊嫡世子翊鐸三十七年

嗣父乞恭莊墓表竟

欽賜焉子常浚萬曆五年封

世子 繩整鉞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四

忻王見治

忻王見治母宸妃天順二年生生九歲而封封七年
未之國卒謚穆葬京師西山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五

吉王見浚

吉王見浚國長沙陳友諒初據長沙友諒誅長沙稅畝特重民流移多荒棄王因請得賜名鷄鵝食田十三萬畝徵稅尤重嘉靖初令減十五嘉靖六年卒諡簡一子祐扶弘治四年封常山王正德四年進封吉世子五年卒諡悼莊二子長厚煊正德十四年封吉世孫嘉靖八年諡王十年贈父吉悼王明年乞長沙府湘潭商稅邸租不許卒諡定二子長載均嘉靖十五年封光化十九年嗣王吾學編四十年卒諡端嫡世子翊鎮四十二年嗣隆慶四年卒諡莊無子庶長兄獻徵錄卷之十一
翊鑒封龍陽王隆慶六年進封嗣編整錄

徽王見沛

徽王見沛成化十七年之國鈞州歲祿本色萬石妃黃氏與秀王妃兄弟也弘治二年乞陞州爲府吏部尚書王恕言肅潘荆岷皆封州鈞不得獨陞府從之王卒諡莊子祐檯正德三年以興化王進世子嗣嘉靖四年卒諡簡子厚煊嘉靖五年以安邑王進世子嗣厚煊父子繼請陞鈞州爲府朝議不許嘉靖中車駕南巡王迓送恭加祿歲三百石侑金幣
王好琴有姚梅者善斲琴王命趙得周從梅得其法州守潞人陳吉嘗取學官雷所擊桐召梅斲之而得獻徵錄卷之十一
周私見吉願減值改畀已作梅遂訟於長史長史杖得周得周言吉吉解得周縛而杖長史隸長史又取吉隸杖之明日吉謂王處分承奉趙犴大辱吉吉忿呼門外王怒令軍校裂吉衣履被髮徒跣抵暮入州夜出城奔愬上官王馳奏吉上逮吉繫詔獄巡撫都御史駱昂巡按御史王三聘上疏爲白吉寃俱被逮昂杖死三聘吉俱謫戍議者遂不直王時真人陶仲文被上寵王以宮人金姐送仲文仲文德甚言王於上上遣仲文來王極意接奉仲文返具言王忠敬奉道上悅封王太清輔玄宣化忠道真人及

金印王既受 上知益作威福然輕財務施故終身無覆敗之禍二十九年薨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五諡恭妃齊氏庶二子載瑜五年次妃傅氏生二十一年以浦城王嗣三十五年罪廢爲庶人削去世封籍沒財產國除自殺瑜性喜遊縱耽貨色校尉楊懋德少與瑜狎瑜信任之懋德勸瑜修父業南陽人梁高輔稍通黃白之術自言少師尹蓬頭能取紅鉛梅子瑜客之館下用其術取梅子配以含真餅生兒未哺時口中血等藥服之久之以高輔並藥因仲文進 上上封高輔通妙散人封瑜清微翊教輔化忠孝真人及金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九

印瑜滋不檢遂偕官賕等之南京又託以支鹽抵揚州買妾以歸已而高輔爲 上取梅子不得以書求瑜舊所蓄者瑜不報會 上疑高輔並疑瑜遂與高輔絕往來時儀衛官紀旻見瑜所爲策其必敗時時勸瑜懋德銜之乃抵書高輔譖旻高輔遂以旻不與紅鉛言 上上並惡瑜遂效苒所賜真人印頃之緝事衙門遣數校尉以方士謁瑜瑜不禮瑜差李邦吉上京奏事緝事者疑爲旻縛送兵馬司訊非是差官校押送瑜瑜又不禮瑜見 上有厭薄意乃使旻齎紅鉛送仲文所欲因仲文獻 上高輔方與仲文

有邵廉知之奏仲文得瑜金若干仲文自此遜避而御札與仲文又有莫管徽事之語會民人耿安喬希禮奏其強搶子女強占田宅等事勘官以疇昔鄧桐之役遂成大獄革去祿米三之二并追恭真人印瑜見事迫欲取莊王始封所有金符佩以赴京未得先是瑜有楊州金陵總得意鳳陽弄醜羞同衾之語撫按取入招詞法司勘上旨下徽王稔惡懷逆僭擬窺伺姑革了王爵降爲庶人押發高牆好生禁錮削去世封冊寶章服財產籍沒違制亭臺盡行拆毀時瑜居深宮而所司防守甚嚴 朝廷處分瑜不得聞獻徵錄 卷之二 四十九

司禮少監王臻同撫按至禹瑜聞砲聲懼甚先令正妃沈氏等十六人就縊瑜登樓望見龍亭後有紅板橋子歎曰吾旣不能自明徒生何爲遂自縊次妃林氏等義同死爭取帛自縊苒後死者五十餘人命下淺葬城東喇嘛寺子七人長安陽王翊錡次萬善王翊鈞各年十二歲俱革爵次翊鉞翊鏐未封未名者三人女三人俱遷送省城聽周王鈐束不許混請婚穆宗改元准錡等還禹給與房屋居住 編餘錄

懷獻太子見濟

懷獻太子見濟 景帝長子母杭妃景泰三年四月
思明土酋黃玠者初以功授丘溫衛指揮歷陞廣西
都指揮使守備潯州思明土知府瑯庶兄也瑯老子
鈞襲知府玠欲殺鈞奪知府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
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
結寨夜馳破府城滅瑯家支解瑯父子納甕中瘞後
圃卽引衆還寨明日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走思明
發喪尋瑯父子屍不得又慟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玠
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讎方玠子殺瑯時瑯有僕福童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見玠子并識其左右人脫走憲司訴玠父子殺瑯父
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玠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
疏聞於朝玠大懼謀於侍郎江淵令遣千戶袁洪走
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 太祖百
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
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廷寇至都門幾喪 社
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 皇儲未建
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
上卽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
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

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

羽翼長養勢權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
階除之下變爲寇讎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
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
絕覬覦之望疏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
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玠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
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羣臣廷議衆相顧
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
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
唯唯署議於是濙等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二

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
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伯朱瑛平鄉伯陳
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鏗張輓劉深張通郭瑛劉鑑
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敞指揮僉事林福尚
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
史王文王翔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
翼蕭鉉王一寧李賢周瑄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
政樂憚王復叅議馮貫卿蕭維禎許彬蔣守約齊整
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儔張
翔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鄺鏞詢王溢翰林學

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霖林聰
文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涂謹丁泰亨強宏劉琚
陸厚原傑嚴樞沈義楊瑄王驥左鼎上言父有天下
必傳於子 陛下膺天明命興邦家統緒之傳宜
歸 聖子黃玠奏是 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上聖
皇太后太后言子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
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卽
日簡置東宮官懋亨濬直四人太子太師溥循毅謙
四人太子太傅輓文淵濂南京禮部尚書儀銘士悅
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銓文翽九人太子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
太保淵一寧滋三人太子少師山太子少傅錫維楨
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四人太子少保輅兵
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中敷太子賓客嘉言詹
事文曜琦少詹事幹左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徐理左
右諭德修撰李詔侍講劉定之司經局洗馬侍講楊
鼎倪謙呂原修撰柯潛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詹
事丞編修周洪謨劉俊檢計錢溥編修岳正左右贊
善編修周安李恭林聰典籍鄒循左右司直郎侍書
陳穀徐似監丞鮑相縣丞高誠左右清紀郎檢討曾
暹傅宗五經博士陸藝典籍李鑑左右評議編修王

輅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正字教諭劉濬錄事
班楊欽王政周寧傳榮通事舍人凡東宮公孤皆支
二俸五月甲午立見濟母杭妃爲皇后詔曰天佑下
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
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伏奉天門有男子
執赤挺直入擊香亭奮呵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
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庾死乙未以東宮令大賞
文武百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
望丁未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太子爲沂王
癸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邊鎮文武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
內外羣臣又加賞內閣陳循高穀學士江淵王一寧
蕭鑑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月以后兄杭聚爲錦衣
正千戶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
穀贊冠蕭鑑宣戒勅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
循于謙持節掌冠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勅十
一月以御史張鵬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 上命胡
濙王直陳循高穀王文儀銘江淵蕭鑑俞山俞綱商
輅日更番侍班彭時日專講書李侃李齡錢溥劉吉
日專侍讀書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 太子薨
於懷獻葬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 五

悼恭太子祐極

悼恭太子祐極 憲宗長子成化七年十一月巳酉
立爲 皇太子是年十二月上旬彗星見東方未幾
皇太子卒葬西山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三

五十四

岐王祐

岐王祐 封德安弘治中請迎母養不許許諸王有
子別居者得迎養其母母有子多亦從一子無子者
移別官著爲令王卒諡惠妃王氏葬西山國除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三

五十五

益王傳

益王祐續封江西建昌母張德妃德妃生王及衡王
汝王茂陵諸王皆歲給祿本色萬石弘治中進馬嘉
靖十五年奸人班明誣昌國公通王有逆謀得白十
八年卒謚四子長厚燁正德四年封世子今嗣王
弟崇仁王厚炫金溪王厚煌玉山王厚燠凡三王嘉
靖初廷臣請以崇仁王後睿宗嗣興王不許厚炫
五子載增封長子次載環載琬載集載壤厚煌一子
載增吾學編載增封崇仁王長子卒嫡一子翊劄三十
七年以長孫進封世孫嫡一子常遷隆慶三年封世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七

曾孫

編整錄

益莊王神道碑銘

張時微

昔太史公表漢諸侯王誦言驕奢之禍歸之以仁義
爲本大都殞身亡國率由淫縱不法有如河間東平
被褒表之光而流丹青之譽未始不飭厲兢兢也余
於益莊王蓋深有感焉王諱厚燁號勿齋太
祖高皇帝七世孫憲宗純皇帝其祖也父益端
王母妃彭氏端王始藩于益蓋甫離紫禁狎熟
崇貴事厚自貶損鞠躬厲行刻意問學賢德稱於天
下而莊王實肖之生而靈異穎敏端恪雅有至性不
妄言笑正德己巳受封益王世子日居東府考覽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七

六經

蒐綜百氏

神解妙悟

不煩師程事

端王暨

母妃小心翼翼先意承志比其薨也哀毀骨立寢苦
塊飲水恒如初喪及葬徒跣擗踊拊棺而號觀者感
泣士人爲賦膏肓孝永思詩刻梓以傳云朔望展謁歲
時蒸嘗必潔齋致虔每誦蓼莪之詩輒慘怛不釋以
金華園寢實惟埋玉之所乃建樓宮中時舒望焉至
則戲吁流涕左右莫能仰視嘉靖辛丑襲封王爵愈
自抑畏百爾政務恪遵先王之舊蓋不特三年母改
而已每遇皇帝萬壽及歲節慶賀寅恭齋懌儼若
天顏之只尺也北虜不遜宵旰靡寧輸金錢以助

邊餉恨不得身先矛戟待同母弟 崇仁王庶母弟

金谿王 玉山王友愛篤摯猶子字之若已出服

食器用罔不優錫每上謁卽課其書程而飭厲之學有嚮往輒加褒獎焉王性朴素於外物絕無所嗜願獨嗜學鷄鳴盥漱卽灑掃庭內陳經史於几上危坐諷誦恒至夜分雖盛暑不輟每五日一詣書堂命儒臣進講陳說理道及治亂興衰之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以勿名齋日嚴飭治之功本原澄徹踐履光明雖詩書所稱蔑以尚矣精研書法真草小篆爲世所珍撰著詩文淵深雋永不異學士家語擇端雅之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八

師羣國之子弟而教之季有所稽以察情勸宦寺女御亦誨之讀書習字屬對詠詩蓋以折其驕逸之氣而厲之義方宮殿之中伊吾絃誦若黌校焉古今書籍有關治理及切於民生者躬校亥豕序其要旨錄梓以傳如命儒生張容所輯 皇明文範此其大者也尤究心眞氏大學衍義嘗曰帝王之道盡在於是遵而行之庶幾寡過矣乎平居不喜華靡巾服浣洗必敝而後易酒不常設有不兼味劇戲音樂了無所好非大饗宴鐘鼓絲竹之聲蔑如也臣下有僭侈踰度必痛繩之曰儉德之共奢忘之大汝寧弗聞奈何

以此自阱乎居常施恩有序月加直米以養其廉長吏有所建白必虛心聽之風昔講讀之臣雖沒世而禮其子姓不衰待外戚惠而有節然未嘗以國事借聽異端佛老拒之尤嚴讜詞不忤讒說不入剛明決斷國紀斬然內外臣僚小失則宥之有大過必麗之於法如曰擅課竹木漁獵舖戶橫奪街市此尤不檢之最者率劾悉不貸內臣中有濫受訟詞刑罰苛虐者卽毀其刑具而譴戒之凡笞罰自五以上必啟請焉豐歲廣糴防歉推其餘以貸單窶封內橋梁有弊壞者輒捐重貲完葺之東西二門民苦於渴鑿大井以獻徵錄 卷之十二 五十九

濟焉歲甲寅疫作徧施藥餌全活無算民忘其瘼也軍校與民爭訟曲在軍校則罪軍校曲在民也付之有司不加楚撻貿易物貨一惟其平四境之內享安靖之福若不知有王府也春秋祈報出宿齋居嚴於對越粥粥焉如在其上嘗謁文廟中使設拜位於殿中卽命徙於外臺時微雨初沾有張蓋至者卽斥去之而命儒官講周易尚書錫賚有差談者以爲盛美庠生有貧不自給輒爲賑恤不必其釜之魚也每賓興應試行者有送中式有燕其他優禮纓紱非可殫述而郡邑細大之事一切避謝不與以故學士大夫

觀風諷俗者必曰賢王賢王云王生於弘治戊午十月十一日至嘉靖丙辰凡五十九年矣偶感風露之疾猶龍勉視朝不欲勞人問候已乃大漸稍親藥餌而已不可起矣乃以五月二十二日薨於正寢士民莫不悲怛曰天何奪吾賢王之速耶先是郡後有鎮山曰鳳凰岡者崩折一角轟然有聲一夕赤氣亘天光彩烜赫人咸異之此殆其徵乎所著有詩文數百篇行於世訃聞於朝 天王震悼輟朝素服命禮官考德稽履賜諡曰莊遣新寧伯譚功承祀以大牢行人馬文健敦墳事欽天博士李傳卜日景方以薨之

獻徵錄

卷之二

六十一

明年丁巳歲三月十七日葬於金華山水濺之陽啟元妃王氏之窀而合窆焉禮也 元妃者金谿王文安公之裔荊州府別駕綸之女世德象賢通經書大義 繼妃萬氏南城封兵馬指揮萬梓堂之女德門流慶貞靜幽閑游神文翰警戒相成有蘭蕙葛覃之風恂王升遐絕而復蘇襄事慎終井井不紊王無嗣以弟 崇仁王襲爵繼美楊休光昭佑啟懼先德弗暢而典刑之日遐也爰命儒紳式揚鴻懿思所以遠播芳塵垂之不朽乃不遠數千里遣儒生趙玉以書來曰嗚呼先王公宜聞之矣惠露霑吳仁風扇越

此宜有者壽昌熾之休如古昔詩人所稱而今僅止此也天道其可知乎雖然炎吳無金石之固日夷異橋松之齡存乎天壤而弗敝者在德不在年矣先王嘗讀芝園集每擊節稱嘆曰是當求之於秦漢今鮮其儷者也於乎道範雖往德音猶存非公莫可以銘墓道者矣余昔提學江右蓋稔聞 端王之賢既任保釐又知有 莊王焉得之門人張峇輩者詳矣乃其言又知我者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皇皇烈祖肇造丕基 重光奕葉瓜瓞蕃滋穆穆

端王如璋如珪啟藩南國爲屏爲毗敬爾王度夙夜

獻徵錄

卷之二

六十二

無違匪亢其居德音是恢篤生 莊王是則是儀淵鸞爲友姬孔爲師朝經暮史左箴右規雍雍肅肅于廟于閭蔬糲之食浣濯之衣絲竹不御文翰是怡秩祀孔嚴貽假祁祁 天子萬壽夔夔在茲有虔拜舞是祝是祈儼狁窠人恂我金貨憂其國恤絕其燕私因心則友永言永思屹彼華峰孺慕興悲郡邑組綬庠校纓綬 皇國禎幹振之翼之森森闔閭總總萌黎 皇國基本沫之哺之或濟其渴或飫其饑以藥以梁拯彼難危劫苾苾臣僚罔有愆迷過曰予懲善曰予咨母路於螫爲域爲虺母市於器爲獵爲漁大者

有辟輕則用咎維此令德寰宇攸推仁沾動植義洽
墳麓繩其祖武燕翼是貽孰謂弗壽藝固徵詞孰不
有詞仲氏楊徽華山之陽濺水之湄於萬斯年鑒此
穹碑

衡王祐輝

衡王祐輝成化二十三年封青州卒諡恭子厚燾初
封江華王嘉靖十年卒封世子十八年嗣王有賢行
吾學隆慶六年卒諡莊子載圭萬曆三年嗣

新樂王載璽

新樂王載璽端惠王子而衡恭王之孫也博雅善文
辭敦尚德行汲汲然以著述詞賦爲勲業嘉靖三十
六年冊封著丁巳同封錄一卷思欲表見宗藩有才
藝者走書天下索同姓所纂述得數十種會梓而傳
之謂之綺合繡揚集又撰洪武 聖政頌 皇明政
獻徵錄 卷之二 六主
要頌樓居稿田居稿夢翫仙間神覽滄溟各一卷其
詩冲澹夷遠有獨造之趣多可傳者 藩獻志

雍王

雍王祐 封衡州弘治四年之國十一年邸震壞止
德二年卒諡靖妃吳氏葬西山國除 孝惠邵太后
三子 睿宗及岐雍二王也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六十四

壽王

壽王祐楮封保寧改常德嘉靖 年卒諡 無子
國除壽王有兄八皇子未封卒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六十五

汝王

汝王祐棹封衛輝弘治十四年之國正德十五年王以婚故請預支食鹽十年年三百引上曰王以婚禮請宜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嘉靖十八年車駕南巡王迓於途甚恭上喜加祿歲五百石賜金幣二十年卒謚安無子國除

吾年編

獻徵錄

卷之二

六

涇王

涇王祐樞母楊恭妃弘治四年封十五年之國沂州卒謚簡妃曹氏子厚烜嗣病辭祿不許未幾卒謚

無子國除葬西山長史沈燦以王卒故改

南京鴻臚少卿

吾年編

獻徵錄

卷之二

六

榮王

榮王祐樞母潘端妃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
邸劉瑾惡王與吏部尚書張綏謀逐王就國王嘗爲
諸子請得食鹽菜戶嘉靖四年請沉江酉港天心園
坪淥池河泊稅八年盡取諸稅供王祿十八年卒諡
莊六子長厚勲正德中封世子嘉靖十一年卒諡懷
穆子載瑾嘉靖十八年封世孫嗣贈其父榮懷王
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六十八

申王

申王祐楷涇王同母弟也成化二十三年生生五年
而封封十一年而冊妃項氏又明年而卒諡懿葬京
西蘭山無子國除王邸建於四川叙州未之國嘉靖
中州邸僅得銀萬兩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六十九

蔚王

蔚王厚 孝宗第三子母 孝康皇后早夭諡悼葬西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

岳王

岳王 睿宗長子母 慈孝皇太后弘治十三年六月生五子而卒嘉靖初贈岳王諡懷墓在承天睿宗子女五長岳王次長寧長公主生歲卒次善化長公主十歲卒初皆封郡主嘉靖初贈長公主又次鄔公主又次謝公主皆婚而卒駙馬都尉鄔景和謫居蘇州謝詔長宗人府事三十九年四月賜岳王名厚熙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十

哀冲太子

哀冲太子載基 世宗長子母閭貴妃嘉靖十二年

八月生十月薨諡哀冲葬西山

莊敬太子載壑 世宗二子母王貴妃嘉靖十五年
生十八年立為皇太子三十一年薨諡莊敬葬西
山

景王載圳 世宗第四子母盧靖妃嘉靖十六年生

十八年封四十年之國德安四十四年薨在位二十

十七年壽二十九諡恭葬 妃 氏無子國除

穎王載壘 世宗第五子母江肅妃嘉靖十六年生

獻徵錄

卷之五

七十一

次日薨諡殤葬西山

戚王載壘 世宗第六子母趙懿妃嘉靖十六年生

十七年薨諡懷葬西山

肅王載壘 世宗第七子母陳雍妃嘉靖十六年生

十七年薨諡哀葬西山

均王載壘 世宗第八子母趙榮妃嘉靖十八年生

十九年薨諡思葬西山

穆宗子

憲懷太子翊鉞 穆宗長子母 慈聖太后嘉靖二十

十四年生三十八年薨葬 隆慶元年賜諡

靖王翊 穆宗第二子母 仁聖太后嘉靖四十

一年生是年薨諡悼葬

潞王翊鏐 穆宗第四子 今上同母弟也隆慶

二年生萬曆 年封 年之國 俱繩繫錄

獻徵錄

卷之六

七十二

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朱公傳

黃金

朱文正南昌王子也國初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歷有戰功擢爲樞密院同僉辛丑三月改樞密爲大都督府命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八月上克江州僞漢陳友諒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正月上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途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上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之一臂況其地襟帶江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爲吳西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老成莫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

能治之五月命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授節鉞文正既至增復城池嚴爲守備招諭山寨未降首目悉樂歸順健訟者誅之號令明肅遠近震懼癸卯四月陳友諒自武昌親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擊攻文正城上發砲石箭無不破之敵怒自是晝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盡中軍分布諸將隨方應敵翦獲甚衆友諒復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畧不爲動至六月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援兵不至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急

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東河小魚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見上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破也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

守益堅敵莫能破七月丙戌圍且三月上親率諸將統舟師二十萬討之友諒始解圍與王師大戰鄱陽湖竟敗死禁江口當是時友諒空國而來強兵壓境使南昌不守其爲敵之資豈細也哉文正用其智勇卒保無虞亦可以爲難矣故論守南昌文正功居多甲辰二月武昌既平湖南江右郡邑多款附惟熊天瑞竊據贛州尚爾負固上命江西叅政鄧愈率諸軍往征仍文正以本省頭目官軍除擇在城親馭守禦洪都其餘軍官悉付鄧愈統領以助聲討乙巳丙午等年遣部將何文輝討平江西未附州縣後敵

年卒子守謙封靖江王

獻徵錄

卷之二

七十六

靖江王傳

靖江王守謙 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孫也南昌王從祀 廟庭子文正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太祖愛之比長涉傳記有才畧從渡江克太平懷隙也先取建康擢樞密同僉辛丑改院爲大都督府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統元帥趙得勝等鎮守南昌號令明肅癸卯四月陳友諒圍南昌用雲梯攻具百道進擊文正主畫軍中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友諒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不爲動至六月援兵不至文正遣

獻徵錄

卷之二

七十七

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降友諒援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殺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 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軍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文正守益堅七月 上統舟師二十萬來援友諒始解圍逆戰

鄱陽湖竟敗死禁江口甲辰文正遣部將何文輝等討平江西按察使李飲冰言文正驕奢不遜有怨言上詰責人懼謀叛降張士誠上大驚曰噤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即日登舟至南冒泊城下召文正倉卒出謁上泣曰汝何爲輒起此意遂載與俱歸羣臣劾請伏法上曰吾兄惟此兒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兇狡貽我憂我育汝汝長且封汝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未幾文正卒洪武三年封鐵柱靖江王名煒又改名守謙國於桂林桂林獨秀山前有獻徵錄

卷之二

七

元順帝潛邸改爲王宮未幾以淫虐廢爲庶人使回鳳陽閱七年復其王使居雲南賜璽書戒諭比至雲南益貪暴召還安置鳳陽又橫恣不法召至京撻而錮之二十五年卒子贊儀尚幼上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命爲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洪武二十年春遣省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先自蜀入楚湘歷陝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大同宣府北平東至大寧遼東轉於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以贊儀年幼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永樂中遣之國卒諡悼僖子佐敬嗣卒諡莊簡

相承嗣卒諡悼僖子親嗣卒諡昭和子約麒嗣卒諡子經扶嗣卒諡安肅子邦聲嘉靖六年嗣先是靖江府食鹽歲給銀廣東至桂林市鹽至是乞支本邑不許又乞桂林府稅銀亦不許

吾學編

獻徵錄

卷之三

七

靖江安肅王神道碑銘

蔣冕

見嘗讀兩漢書見其所列同姓諸侯王數百而大德不羣有若河間獻王德爲善最樂有若東平獻王蒼僅一二見豈生長富貴而有德以將之世固難其人哉此見於靖江安肅王之薨其嗣王來請銘王神道之碑不能無慨言者也靖江雖僻在一隅去京師數千里而自疏封以來奕葉相承父祖子孫世忠信奉法循理切切以驕奢淫涵爲我戒非有慕於河間東平之大雅樂善而能若是哉王自正德戊寅始膺封爵嘉靖乙酉三月日遽以疾薨在位僅八年

獻徵錄

卷之二

八十一

壽三十有三其善美見於事行者雖未足以充其所存而仁孝誠敬恪遵祖訓惴惴然惟恐有違也不以其累世先王先王宏規懿範足以垂裕於後而有所持循也乎我高皇帝大封同姓之初以皇兄南昌王之子前大都督諱文正未封而沒也特封其子爲靖江王賜名守謙一切恩數與夫官屬規制槩與秦晉楚屬諸藩等蓋都督少孤母王守節依帝居止帝事之甚謹撫都督愛逾已子故雖身後恩禮有加焉載在國史可考也靖江王一傳其子悼僖王再傳其孫莊簡王莊簡生懷順王

昭和王招和生端懿王懷順王之曾孫

和端懿則王之祖若考也母妃楊氏兄弟七人王爲之長以弘治癸丑月日生於寢宮上距南昌九代矣王緯經扶生穎異不凡年甫八九端懿疾委以國多事已一一區畫有條年十二勅掌國事賜一品服逮襲爵後日益老成慎重事無小大動遵成憲自建藩至今宗室繁衍凡其事相接其於尊卑等差與夫稱謂拜揖之間未嘗一愆於度歲時有事宗廟必竭誠盡敬特帛非躬親省視不及以獻拜稽灌奠儼乎祖考臨之在上於奉祀山川亦然性尤克

獻徵錄

卷之二

八十二

孝懷順王妃谷氏薨王以曾孫代端懿王主祭自始事至卒事舉無違禮發引日徒步送至墳所中途有勸其登輿者卻之且曰送死大事敢憚勞乎及後日端懿王與母妃楊氏相繼以疾而薨王於父母之疾也晝夜躬侍湯藥未嘗離側或中夜焚香額天誠意懇到及其薨也旦夕哀毀幾無以爲生有人所甚難者平居喜學問審理周世質而有文日必延之講究經史改容禮貌稱之爲先生而不名讀書之暇隨筆作詩文皆有關於身心倫紀不爲無益語嘗於宮中獨秀山間鑿石爲盂以盥手而銘之以著自新

之義又爲敬義篇首刻之於石山之勝處時登眺焉
 與之所至輒形於詩長篇短章多至數十首問與儒
 生遊岳洞間商略名之曰洞天洞曰潛修又於山之
 左右豎二綽楔而以報國恩報親恩焉凡此皆足以見
 其志之所有矣國中山場士子歲有常數先是
 或不計豐歉而斂之至有破家不能償者王始因其
 豐歉而增損焉遇歉率量減其入數終王之世人蒙
 其惠心雖慈仁用法不私於近習嘗愛一善書者遇
 有吟咏輒命之書後其人欺誑事敗卒置之於法不
 少貸性明達前半歲預製棺斂之具屬繼三日前設
 獻徵錄 卷之三

飲饌與宮眷訣別下至內使官人皆有資於疎戚重
 輕錙銖無爽愛嗣王雖篤而教之必以義方將易簣
 猶呼至膝前丁寧教戒至於忠君愛親讀書好禮寬
 罰卹衆事言之尤力其神爽不亂如此計聞 皇上
 嗟悼輟朝遣行人傳鶚 諭祭自聞喪至祥禳凡
 十有四 命有司營葬事 賜諡安肅所以 寵卹
 之者甚厚以薨之年十月 日奉葬堯山世墓之次

魚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終

魚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日錄

戚呢

贈楊王陳公

贈徐王馬公

贈滁陽王郭公

彭城伯張景

惠安伯張昇

會昌伯孫忠

錦衣指揮使孫璉

會昌侯孫銘

慶雲伯周能

瑞安侯王源

安仁伯王濟

壽寧侯張縉

慶陽伯夏儒

昌化伯邵林

安平侯方銳

指揮僉事黃琮

獻徵錄 卷之三 日錄

固安伯陳景

武清伯李偉

西吳郎文煥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雲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

戚畹

贈楊王陳公神道碑

宋 濂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
建立 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
爲楊王外王母爲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
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
故 上聞之悲喜交集卽詔內臣及圓丘署令往祭
而修治之置灑掃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
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
獻徵錄 卷之三

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
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已卯
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
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
糧以療饑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
必死聞爾懷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
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
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
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惜
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脰曰舟至矣奈何不起

王爲躬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
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
王亟藏之皇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
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向隙受漿
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
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禱祈者不可得統
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仰天叩齒王若指麾鬼
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
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
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
卽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
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
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
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
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
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
乎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效
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

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旣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閭師來告今在昉昭皇親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蕘暨跳踉以嬉惟我楊王昔隸戎麾裨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藐藐日照月臨

獻徵錄

卷之三

王

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曲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贈徐王宿州馬公廐碑

陶凱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爲宿州人家門子鄉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沈毅寡言笑重然諾而壯強剛疾惡見有爲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俾育爲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爲元帥收鄉

獻徵錄

卷之三

四

民兵朕亦爲部下士遂以皇后爲朕之配既定天下卽皇帝位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爲徐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于是卽王所居鄉里闢地于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祇奉祠事爾宜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臣凱旣受明命竊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得氣之厚而不薄者性必剛勇果毅然有不得志於當時而澤及於其後者必顯融光大此理勢之自然也今王有所抱負而無以發舒故常存疾惡之心

所洩卽以加諸人蓋亦豪傑之士哉使遭逢盛時
能出將入相垂名簡冊而乃生不逢辰至身歿之後
以皇后父而得追崇王爵作廟故鄉使山川改觀井
里增輝又豈非一出于天乎臣飢謹拜手頓首而爲
之銘曰維此徐方代生異人乘時啓運爵爲王臣惟
王之生質性過厚不逢昌時深居猷畝王奮厥怒孔
武有赫摧強折奸以輔舜則當元之季天下擾攘挈
家避地東南其行英雄陸沈豪傑未起抱恨重泉吁
嗟已矣山川炳靈遺德所鍾篤生聖女正位中宮皇
帝仁聖爲天下父皇后孝慈爲天下母太妣嗣作則
獻徵錄 卷之三 五
百斯男聖子神孫累千萬年川原膺膺新廟奕奕
國同光永世無斁

贈滁陽王定遠郭公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蒞滁陽王事實召
太常寺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
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於
石臣來儀謹拜奉命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
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與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
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
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
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
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瞻生子三
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
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
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
事作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
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住居民間爲譌言所逼懼禍將及挺身入濠
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報將欲加害人以王親身
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
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
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

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忿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于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

獻徵錄

卷之三

七

使特遇寢門示意趙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旣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旣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警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難王聞驚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妃生蜀土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天下旣一剖符

行

追思更生之恩寔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

命有司歲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與雖受命于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所祐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固極惟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于貳室投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旣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寔由于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爲銘銘曰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于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被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嬖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妻非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閫外顛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于意卒疾于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旣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壘酒餽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母曰無後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

獻徵錄

卷之三

八

上春廟祀禁焚者惟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
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獻徵錄

卷之三

九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彭城伯張公墓誌銘

楊士奇

張故歸德永城名家其先積善累仁世有紹續迨其
高曾克而益弘高祖諱文銘妣宋氏曾祖諱景惠妣
劉氏祖從義妣朱氏考諱麒洪武中仕至昭勇將軍
指揮使未幾辛卯追封奉天翊運保義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彭城伯諱恭靖甲辰仍追封三代考妣
皆進彭城侯夫人恭靖為人敦厚閭閻務義施
德秉忠事上始終一心母全氏累封彭城侯夫人恭
儉慈仁言動率禮內德之懿化成于家今太皇太后

獻徵錄

卷之三

十

母也恭靖子男女皆三公為家子諱果儀狀豐偉篤
實和易表裏不二既冠時仁廟為世子公奉命宿衛
文廟靖難之師出公仗劍以從東取大寧還戰鄭村
琪連大捷以功超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遂援薊州
敗遼東軍之攻薊州者追奔至榆口而還自是侍衛
守北京南軍圍城公旦暮效力其間未幾二年以功
陞本衛指揮使三年調金吾右衛五年調錦衣衛十
四年調府軍右衛二十二年陞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是歲冬命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彭城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明年侍衛

廟諱孝陵歸奉公總督操右哨軍馬正統元年患
痺疾上遣太醫院官督醫視療竟以不起三年六月
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公平居孝於父母友愛諸弟
祗事四聖小心恭儉以勲戚爵位累加禮遇之隆
錫賚之厚執謙秉和居靜守約循禮奉法深戒滿盈
家庭中外以清以肅故其薨也計聞特遣中官監視
喪事命禮部賜祭工部賜賻營葬葬以薨之歲某月
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原其配宋氏累封伯夫人子男
八人長輔次輅府軍右衛指揮使先卒輓越府羣牧
千戶軌越府典寶軾襄府羣牧千戶輓輅女二人
蘇徵錄 卷之三
孫男女三人自古外戚有賢有否賢者克保富貴延
被子孫否則不旋踵而傾復隨之固在上者失馭之
之道也我國家自洪武永樂以來攸厚戚里親之以
恩約之以禮如張公者既藉累世之德善又修恭儉
之行斯其家之興所以愈久而無疆者歟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惠安伯永城張公擴誌
公諱昇字叔暉今太皇太后季兄也世居河南永城
高祖文銘曾祖景惠祖從義世以積善相承考麒以
勲戚任指揮使追封彭城侯妣仝氏封侯夫人三代
祖考皆追封彭城侯妣皆追封夫人伯兄景襲彭城
伯卒子再襲仲兄旭府軍衛指揮使公初以城守功
授義勇衛正千戶永樂三年陞羽林前衛指揮僉事
調府軍衛七年授誥封昭勇將軍十二年隨駕北征
二十二年陞後軍都督同知洪熙元年陞左都督宣
德元年宣宗皇帝征武定州三年巡邊俱命分守北
蘇徵錄 卷之三
京四年上優禮至親命輟左府事朔望奉朝請凡朝
廷有大政事亦預議後奉太皇太后命弗預正統五
年封惠安伯授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歲祿米一千一百石賜誥券子孫世襲六年正
月十三日以疾卒壽六十有三計聞上深嗟悼輟視
朝一日遣官諭祭勅有司賻葬太皇太后遣官致祭
以是年二月某日葬宛平壽安山先塋之次公為人
端重孝友之德夙著于家閨門整肅教諸子有方平
居簡默臨事卓有定見歷事四朝公勤忠謹未嘗有
過官廟為皇太孫時往來兩京及隨侍太宗文皇帝

北征皆命公保衛出入起居深有規益退而未嘗形於言官廩以保衛功嘗欲加封爵固辭其居顯官恒自謙抑每陞拜祗畏如不勝其臨政事必咨詢同官審擇而行不恃已其與人交尚道義遇文學士必加禮敬服食尚儉素絕無富貴態而急於利人常施藥石以療人疾為糜粥以濟饑者公少畱心載籍至老不倦往古見及忠臣孝子端人正士每遇事輒以訓諸子偶燕居諸子侍適雷雨暴至公肅然曰語云迅雷風烈必變學者不可不慎臨終召諸子語之曰吾素無功德朝廷篤念親親與以高官一家祿食莫能獻徵錄 卷之三 十三

報稱喪事不可干朝廷宜從節儉依文公家禮無作佛事無徇世俗為葬儀費財勞人無久停柩于家毋煩費親戚朋友葬宜深坎毋高為墳塋吾所注意者不幸長子蚤喪孤孫數人諸子宜加保愛爾等能體我心則為孝配王氏封夫人子男六長軼襄府典寶次軼次輪府軍左衛指揮使次輶次軼次輶輶輶先卒嗚呼前代勲戚賢否得失具載信史世為勸懲若公者可謂生順死安生榮死哀者矣雖沒以中壽而不亡者遠爰述其槩用納諸牘以示永久云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伯太傅安國公諡
憲孫公神道碑 李賢

我國家制度文為迥超前古凡勲舊大臣生榮死哀之禮務極詳備至於外戚之賢者待之尤極其厚蓋天理人情之至誠不可得已者然亦不多見焉今見太傅安國孫恭憲公一人而已公聖烈慈壽皇太后之父也距薨已八年而夫人董氏卒訃聞宮庭哀悼上輟視朝一日凡白金寶鏐布帛之類祭葬之禮率異常例既襄事復命臣賢為擬合葬神道碑銘用昭公與夫人善行于來世嗚呼休哉公諱忠字主敬姓獻徵錄 卷之三 十四

孫氏世家濟南之鄒平高祖而上代有顯宦曾祖復初父仕英俱不仕以公貴皆追封會昌伯曾祖妣張氏祖妣高氏俱贈夫人妣丁氏封太夫人公自幼端重祖父母尤鍾愛之嘗相謂曰此兒風骨不凡必大吾門者惜吾輩不及見也一日忽患疾腫氣塞舉家驚救無措是夜父夢神人曰上帝鑒汝陰德命吾醫汝兒汝毋恐覺聞公口果有藥香病遂愈嘗與里中羣兒嬉戲公獨自重餘皆呼呵擁護見者異之曰此貴兆也稍長知向學乃選入邑庠即力學不息久之入貢太學蜀見益廣洪武已卯擢山西介休簿邑

號難治令丞已爲豪橫所梗公至凡不率者悉置諸法不旬日政聲振尋以外難去服闋調河南永城時營造天壽山陵寢公率邑夫赴工撫恤惟周他邑夫多以去公所部者俱存督理總戎嘉其能召與計事凡所需悉以委公事竣內補鴈臚序班時宣廟爲太皇孫將議婚仁宗昭皇后之嬪太夫人知公第四女有淑德太宗文皇帝特遣彭城伯張景奉太夫人之未城選至京立爲皇太孫妃泊宣廟踐祚冊爲貴妃陞公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宴并錦袍犀帶宣德丁未今上皇帝誕生冊貴妃爲皇后越三年

獻徵錄

卷之三

年進封公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伯食祿千石子孫世襲復賜券追封三代遣公還家燎黃以中官隨仍幸其第慰問甚至未幾太夫人卒公乞奔喪復遣中官督葬事又嘗念公居第湫隘欲命撤而新之公懇辭曰自臣視之已爲寬矣勞人費財非臣所安也遂止公嘗語諸子曰吾家幸居戚里富貴已極爾等宜知止足庶可以保名位諸子奉教惟謹公天性樂善好義鄉人有饑而謫戍者周之不倦及卒葬以地有罷職而不能舉喪者助之棺衾而恤其家有受誣而謫戍者力爲伸雪薦用

之有左遷嶺廣囊無一錢者贖以金有坐受賕而貧無貸者爲償以其數有遺女無依者備粧奩以嫁有罷爵無贖田者推以與之有蒼頭詐取人財者代償而遣之歸凡善行不可勝紀忽疾作朝廷命醫往治不效疾亟謂子曰吾足寒微不自意姻婭戚畹身都顯爵實在望外奈何起家難保家不易汝輩勉之言畢而逝在景泰三年九月十七日距生洪武元年七月三日享年八十有五朝廷聞訃勅有司營葬于宛平縣西香山之原追封會昌侯謚康靖天順改元皇上復位首念公復追封奉天佐理推誠宣力武臣特

獻徵錄

卷之三

十六

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安國公改謚恭憲太夫人董氏加封安國夫人夫人諱元貞公同邑人父彥恭母齊氏皆邑之好善家夫人自幼莊重寡言既笄歸公闔家宜之及公爲邑庠生夫人同其清苦佐以勤儉公歷邑簿夫人與俱凡服御如韋布妻未嘗有所增益有饋物者必嚴拒之用是公有永樂聲而夫人家範益肅既封夫人常被召入內小心慎密未嘗一語及外事出則未嘗一語及內事雖賚與駢蕃若不與者凡公濟貧恤孤施予之際夫人未嘗不極力贊之至于兩嫁孤女夫人之力尤多而待嫺族御僮婢

一於恩惠每遇歲時集子孫於前諄諄戒諭謂貴而能謙富而好禮乃處已良法公沒有欲以烈禍中公家者事勢恟恟夫人教諸子靜以守之卒消其變天順以來夫人壽益高福益備子孫益盛而朝廷篤念外戚之意益厚一門榮顯前代無比已而遽疾上命醫往治遣中官問安相屬於道既愈復作至彌留乃召諸子囑之與公治命一同夫人生于洪武二年七月十七日卒天順四年四月四日享年九十有二卜以是歲五月十五日啓公窆而合葬焉子男五人長繼宗會昌伯以翊戴功封侯次紹宗顯宗俱都指揮同知次續宗都指揮僉事次純宗錦衣衛指揮僉事女九人皇太后居四

獻徵錄

卷之三

七

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孫公墓誌銘

程敏政

公諱璉字國用姓孫氏濟南鄒平人孫氏自故安國恭憲公以宣宗章皇后之父顯其子今太傅會昌侯繼之歸然國之元舅胤系日蕃家法滋備若公亦可謂稱其家兒者矣然壽不逮其爵君子惜之公生而淳謹不與諸貴游相將恭憲公鍾愛之諭今太傅曰此子必克荷吾門宜善視之稍長出就外傳通經史大義學詞翰皆有可觀雅嗜古名賢書畫及山石花竹之勝以自適凡聲色寶玩若不介意今太傅獻徵錄

卷之三

十八

既嗣伯爵天順初以翼戴功進封侯公遂以世嫡嗣太傅之舊官爲錦衣衛指揮使雖貴富而所處益謙無一毫侈倨之態今太傅總五軍幾二十年公長贊畫其間戲下之人多以濟而綜理家政尤克當太傅之心內外僮僕咸職其職而不敢肆與二兄璘珍及羣從極親友歲時設燕奉諸父于堂以次稱壽驩如也諸勲戚家以爲美譚一或有不睦者卽相率以孫氏諭之公居母夫人丁氏喪哀毀甚或勸止之曰太傅春秋高二兄方有事西南夷自愛公泣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執禮彌篤卒襄事得辱疾幾數載服

愈恐貽父兄憂恒勉強若無疾迫疾漸增對人書以弗獲終養爲恨論其事曰事畢吾親歿學以無殯先範吾目瞑矣成化丁酉三月二十二日莫不起殯年三十有六配蔣氏女其子一人其子日富嗣侯者參將胤勛之女俱封淑人子一人其子日富嗣侯者張氏其生母也

獻徵錄

卷之三

十九

太保會昌侯孫公神道碑

毛澄撰

正德庚辰三月二十四日太保會昌侯孫公銘卒于位上聞之悼惜輟視朝一日諭祭十有四壇賜齋糧麻布各若干命有司營葬域如制於乎朝廷眷念勲戚老成之臣恩禮所加可謂至矣然公忠勤素著上結主知亦何以得此哉公諱銘字日新世家山東濟南之鄒平曾祖諱忠由國子生歷任河南永城縣丞篤生淑女簡入爲宣宗章皇帝妃累官中軍都督僉事英廟登極以誕育恩封推誠宣忠朔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會昌伯年九十三獻徵錄卷之三

終贈太師安國公諱康靖配董氏封伯夫人祖諱繼宗襲伯爵南城翊戴英宗復辟進封會昌侯命總督五軍營掌後軍都督府事凡遇經筵侍班國有大事與會議我朝外戚不預政繼宗以勲德特命之時以爲鮮憲宗朝監修國史書成加太傅沒贈鄭國公諱榮襄配丁氏封侯夫人父諱璉錦衣衛指揮使未襲爵卒追封會昌侯配蔣氏定西侯琬之女繼湯氏信國公之孫女生母張氏錦衣千戶貴之女俱封侯夫人公以成化庚子襲祖爵自幼莊重沈毅脫去綺紈之習嗜讀小學武書習射藝天性甚孝每

痛父早逝思慕至廢寢食事母敬養備至後請於朝
賜 誥褒贈其心始慰曰人子之至願庶其少遂乎
立身嚴慎處事詳審雖居勲戚而不改儒素之風尚
禮敬賢人多稱之累命冊封親藩餽遺一無所受歲
時遣祀陵必敬以將事癸卯兵部推公管理三千營
弘治辛酉遷五軍營轉耀武營甲子兼理礮忠孝義
二營正德紀元改坐奮武營尋掌府軍前衛事已巳
薦提督神機營軍務僉後軍都督府事西夏平以功
加太保賜金牌綵幣公歷典兵戎克修厥職軍士畏
威懷德退無間言而騎射閑熟一時武臣尤爲稱首

獻徵錄

卷之三

主

先帝嘗御大內演武公以技能稱上意賜蟒衣寶鈔
命掌右軍都督府事轉中軍都督府正德末 上北
巡南征公總營務乃與文武重臣同心協議晝夜憂
勤保固京師中外倚重竟以勞瘁成疾不起屬纊之
際屬其子臬曰子德薄官以世爵兼太保名位已極
恨無以報國恩身後勿請謚贈以重予答臬遵其言
公主於天順甲申三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九配汪氏
戚皖都督英之女繼王氏嘉善大長公主之女俱封
侯夫人子男一卽臬承世爵才畧有父風娶順氏
遠侯溥之女

追封慶雲侯周公神道碑銘

公諱能字廷舉姓周氏世家昌平文寧村之柳林季
出漢太尉勃後有諱惠達者仕後周爲尚書僕射
順天章武子孫遂居此歷隋唐五代世多顯宦至元
季兵擾家漸中微及公大父諱得清父諱福山皆以
隱德高干鄉祖妣杜氏妣郭氏並有淑德公生而莊
重雅不與羣兒戲大父奇之每語人曰昌吾家者必
此子也嘗教公曰生人之業儒爲上農次之商賈非
所事也公受教惟謹大父卒居喪盡哀稍長讀書植
行事父母以孝聞待宗族有恩意治家男耕女織不

獻徵錄

卷之三

主

享浮靡遂致家日以裕性喜周貧恤困人有急赴之
惟恐不及有所貸不較其償子弟有事漁獵者禁止
之不欲以口腹傷物命其樂義好善類如此故鄉人
稱爲長者焉元配甄氏同邑右族淑慧孝敬諸女戒
凡事舅姑奉祭祀待賓客莫不各臻於道人稱爲賢
婦焉生女二 皇太后乃夫人第二女也夫人一夕
夢月光屬懷有娠其年蠶大登公與夫人曰此天賜
也不可私乃均惠鄉族旣而卜之得女貴之祥甫十
月 皇太后誕生異香滿室公心私喜比長容德不
盛宣德甲寅 誠孝昭皇后聞之遣使禮聘教習

中書涉獵廬度熟閑正統甲子 侯廟議婚進
貴嬪 上生遂冊爲貴妃天順改元 英廟光復寶
祚召見公于便殿擢拜錦衣賜賞金幣遣中貴送至
家自是恩數日益優渥焉甄夫人卒繼室高氏亦有
賢行生子二長卽壽次或公構疾卧床 上命醫來
視遣內臣問安否巷道相屬且給藥餌之需公度不
可起召語諸子曰吾荷 國厚恩無以報汝等當竭
忠寸分毋驕奢淫縱以重吾不德言訖而逝計聞
上傷悼之賻贈有加仍命內臣出襄事合葬甄夫人
墓公生洪武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卒天順七年正
獻徵錄 卷之三 壬午
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天順八年春 今上卽位
尊 聖母爲皇太后陞壽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
贈公及祖考如其官祖妣妣暨甄高二氏皆贈封夫
人尋命內官監爲壽治第于京師復撤新柳林故居
成化改元加壽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或拜錦衣衛千
戶三年冬進壽慶雲伯 賜階推誠宣忠翊運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石子孫世襲給誥券追
封公慶雲侯祖及考如之甄高二氏並進侯夫人祖
妣妣亦如之或陞指揮僉事恩禮繁縟滄洽存沒於
乎盛矣是固 皇上體念 慈極深恩推其本

及其所自出用致始終眷厚如此要亦公之祖父蓄
德深厚肇開慶源及公之身又能好義樂善以擴前
人道德至於克積溥博不可遏已故乃篤生 聖母
迓承天休光輝發越垂于子孫演及無窮夫豈偶然
之故哉

獻徵錄

卷之三

壬午

明故太傅瑞安侯贈太師諡榮靖王公墓誌銘

賈宏

太傅瑞安侯王公以嘉靖甲申五月二十六日卒于京師之賜第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公太師諡榮靖命禮部論祭工部治葬皆如制又以布粟賻之公諱源字宗本別號觀瀾其先世居密雲曾祖諱福洪武初歸附以軍功授密雲中衛百戶福長子壽以父戰歿襲陞義勇某衛千戶而其弟諱鳳因占籍應天之上元公祖也鳳子五人其次二諱鎮是爲公父娶段氏生女上僂憲祖爲孝貞純皇后以恩澤

獻徵錄

卷之三

王

累陞中軍都督而段封夫人公爲純皇后長弟性淳厚自少以禮自持成化甲午都督公既沒遂授錦衣衛都指揮使壬寅陞中軍都督府同知甲辰封瑞安伯號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歲祿千石弘治戊申孝宗敬皇帝以恭上聖母尊號爲皇太后推恩舅氏益祿百石越五年壬子進封爲侯更號奉天翊運推誠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益祿三百石錫誥券子孫世襲追封其父阜國公母阜國大夫人曾祖祖之贈皆如公之爵邑曾祖妣高氏祖妣某氏皆侯夫人癸亥加太保乙丑武宗發

帝以恭上聖祖母尊號爲太皇太后恩加太保益祿三百石正德戊寅以太皇太后薨又益祿三十石蓋自荷爵命寵錫駢蕃昆季子姓重圭疊組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而公以恬淡處之服膳與馬不爲侈靡田宅自賜予之外未嘗妄有所干常以恭慎率其家人戒飭僕御無得與細民爭利其賢聲藹然著于縉紳之間而其居家又甚孝友恨阜國早棄榮養事太夫人務盡其歡與其弟崇善伯清安仁伯濬手足之情甚篤太夫人之未老也一錢尺帛必其手出室無私藏視羣從類於已子鄉黨姻友不敢以貴富加

獻徵錄

卷之三

王

之雅好書史喜吟咏風晨月夕往往延賢士大夫賦詩飲酒爲樂益戚里之好德而文者也故其卒也知者莫不惜焉公生於天順戊寅五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七配柳氏安遠侯浦女繼孫氏錦衣千戶瑀女皆封侯夫人子男三長卽橋嗣侯者也好學親賢可繼公美娶馬氏駙馬都尉誠女繼張氏錦衣指揮岳女次欄次相俱錦衣百戶女二長適定西侯蔣堅次尚幼孫男二曰炳曰燁嗚呼自古外戚之家席椒房之寵欲饜氣盛鮮有不驕奢淫佚以干撓國憲而止爲后德之累者所謂其居使之然也惟我純皇

以樛木之仁衍螽斯之慶其有功於廟社蓋與周之
姬妣同而不私外家志存檢抑又遠過於漢之明德
唐之文德故禮讓之化行于戚屬不戒以孚如公爲
貴介弟乃能持盈守謙深自降抑無一毫憑藉之態
歷事 四帝有譽重而無訾毀論者益以樊宏陰識
擬之於是益足以彰 純皇后之德之盛銘以著之
豈不宜哉

獻徵錄

卷之三

三七

安仁伯王公墓誌銘

楊廷和

公姓王氏諱溶字禹勲 太皇太后之季弟也正德
二年十月中 皇上念公二兄皆有封爵而公獨無
特詔封安仁伯於是其母阜國太夫人尚在春秋八
十有六日隨二兄奉觴爲壽公卿以下交賀之每朝
下則兄弟三人錦袍玉帶鳴騶載道鴈行而歸羣從
子弟又皆有仕籍於朝戚里之榮近世所未有也無
何公以暴疾卒訃聞 太皇太后愴悼不已亟遣中
貴人往吊并賜白金彩幣等物 皇上亦遣使以白
金百兩彩幣四表裏寶銀二萬緡卽賜其家命禮部
諭祭者十六工部治喪仍給米五十石布五十疋爲
贈公之先南京上元縣人高祖諱玉贈都督同知曾
祖諱福祖諱鳳俱贈瑞安侯父諱鎮追封國公謚康
穆母段氏封阜國太夫人伯兄源太傅瑞安侯仲兄
清太保崇善伯公以成化壬寅授錦衣衛百戶弘治
庚戌陞千戶壬子遷指揮使乙卯晉都督同知明年
轉右 今上卽位之元年轉左又明年乃受封伯爵
公性明達年十一失怙二兄教之讀書史講修身治
家之道旣長孝謹循理與人交退讓不挾瑕則從賢
士大夫飲酒賦詩爲樂時時約束舍人輩遵奉

或有假聲勢以張皇於外者必痛懲之不恕戚里中
以爲賢夫人薛氏永順伯之妹生丈夫子四人長桓
公卒後一月自錦衣正千戶襲封安仁伯次棹官桓
之初次楷次模俱百戶孫男一人尚幼但所生也公
之卒以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天順甲
申十一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三

二十九

推誠宣力翊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壽寧
侯贈太保追封昌國公諡莊肅張公墓誌銘

丘濬

弘治壬子秋八月十一日壽寧侯張公卒于位 皇
上聞訃震悼不已輟視朝一日 命中貴治喪事有
司營葬具屢遣官諭祭特 勅加贈太保追封昌國
公諡莊肅乃以是歲 月日窆于宛平縣香山鄉翠
微山之原其兆域益奉 詔新卜者也先期治喪事
司禮監太監李公榮御用監太監秦公德以故事墓
必有碑有誌聞于 朝公之冢子鶴齡以學士李君

獻徵錄

卷之三

三十

東陽所述事狀 銘公之墓按狀公諱轡字來瞻
其先河南人也後徙山西之徐溝又徙河間興濟故
今爲畿內人曾祖諱希信隱德弗耀祖諱迪夔州府
知事考諱綬鄉稱善人俱贈壽寧侯公生而穎秀天
資開敏兒時應對賓客有成人風甫成童卽知嚮學
伯父縉以儒起家教諭交城公偕其從兄岐親受其
家教前後爲邑庠生岐登進士第累官至都御史公
思齊其兄益加奮勵期以世科相繼然而累試輒負
屈稱成化壬寅不得已始循例于太學然其決科之
志弗得弗已也歲丁未 今上皇帝在東宮 憲宗

皇太后下詔中外選婚時 聖后生十七年矣遂應選
皇太子妃特授公鴻臚寺卿明年 上登極冊
立 中宮超拜公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庚戌封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壽寧伯歲祿
千石贈三代辛亥 皇太子生明年詔建 儲進封
壽寧侯號加翊運二字階加特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祿加二百石仍贈其三代賜誥券子孫世襲公出自
儒家一旦承先世積慶之餘篤生 聖后母儀天下
誕育 儲君綿 宗社萬年之祚有功於 國家甚
大是以榮恩侈賜重璫疊降金衣玉食良田甲第錫
獻徵錄 卷之三 三
予駢蕃天下之人得於見聞者莫不讚歎稱羨以為
當然公畧不改其儒素使者及門稽首拜嘉什藏惟
謹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珍慈吾家起儒畯一旦托
肺腑荷 恩非常非但當為 國家惜財亦不可不
為子孫惜福也寧藏於無用不敢用以匪彝况吾世
業詩書豈可侈然溺於富貴而忘吾世守哉士大夫
聞其言咸服其有遠識方幸公列爵武胄中資其清
慎儉約以漸染乎勲戚之家使之有所矜式不幸不
及下壽居然不起嗚呼惜哉公配金氏封壽寧侯夫
人子二人長鶴齡贈 嘉善大長公主女王氏次延

齡尚幼張轡興濟人 孝康皇后父也成化中 皇
后為東宮妃授轡鴻臚寺卿弘治三年陞督府同知
是年冬封壽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立 東宮
轡得進侯加祿二百石是秋卒贈太保昌國公謚莊
肅轡本儒家從兄岐舉進士為按察司副使以戚恩
召入臺為僉都御史言官交劾岐岐亦有吏才轡子
鶴齡是年嗣侯十六年秋太監李榮傳旨加太保增
歲祿正德中進太傅嘉靖二年三月加太師又加祿
三百石是秋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鶴齡弟延齡弘
治八年以都督同知封建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十
獻徵錄 卷之三 三
六年進侯加太保祿六百石嘉靖初加太傅祿一百
石嘉靖八年盡革外戚封不得世嗣二張亦在革中
未幾小張坐法并大張逮獄幾滅族矣自古外戚貴
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漢如衛青以奴產子數
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年子孫遂無噍類然竊漢
龜鼎者竟外戚也我朝 孝慈馬后有賢德兵亂外
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時祀 仁孝徐后中
山王長女本功臣家無封爵其餘官止都督至稱舅
氏有封爵外戚封不俟繼世寔始於泰陵泰陵時二
張其橫時時入禁中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奉窺

文鼎持大爪箠之幾死泰陵亦不罪文鼎

時二張奪民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凌官府

獄囚莫敢詰金玉積如山不厭市津壟斷往往皆二

張人揚州府同知業元嘗辱張僕人元至京羣僕入

吏部撲元尚書馬文昇護元得免言官時論劾朝廷

亦不問近世外戚莫橫於二張至正德時稍稍輯歛

乃嘉靖以來益戢戢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公然

亦不敢視邵蔣務謙退自保尚書胡世寧上言宜保

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陛下始顧二

張內倚昭聖外多瑕釁嗜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

獻徵錄

卷之三

三

短朝廷頗疑二張奸徒劉東山遂奏二張有逆謀朝

廷遂決意考問薄昭故事有旨會法司多官議衆亦

恐傷太后意又其事無踪跡且皆先朝事奏從未

減上不喜延齡坐斬鶴齡與南京錦衣指揮閑住

延齡又有詞刑書聶賢等稍爲開釋上怒停刑書

俸一年司官下詔獄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力爲推鞠

反坐東山等重罪下法司唐龍王相屠僑等言東山

情罪深重竟荷校死鶴齡子宗說延齡子宗儉調南

京盡沒賜產延齡繫御史獄嘉靖二十五年死於西

市

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一中夏公墓誌銘

新貴

正德十年乙亥夏四月三十日慶陽伯夏公卒于家

訃聞皇上震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事皆如制中

宮遣中官致香幣楮鏹奠于賜第慈聖康壽太皇太

后皆有奠賻公卿大夫以下咸往弔其子錦衣衛指

揮使助等將以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都城南魏村

社之原先期以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劉君

龍狀衰經過予請銘按狀公姓夏氏諱儒字宗魯別

號一中其先應天府上元縣人永樂間北徙順天府

獻徵錄

卷之三

三

大興縣因家焉曾祖彥廣祖榮宗考瑄皆贈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曾祖妣姚氏祖妣廖

氏妣郭氏俱贈夫人夏氏故名族望于南都累世隱

弗耀業嘗中落至公父贈慶陽伯力勤崇儉再興有

家俗習侈糜屏絕不問獨好義于嫗親族舊有無共

之族子嘗競產亦遜與之不較聞殍死及無告者買

棺掩骼爲之惟恐後然不以要譽沽名鄉稱厚德長

者必首推焉公資稟淳厚既與人殊又濡染家訓動

以勤儉忠厚爲尚且涉獵書史所與游多一時聞人

名士非其人不交天性尤孝事父母能以色養父寢

疾幾三年躬侍湯藥旦暮不離左右夜則焚香籲天
冀以身代一日忽有異香至其拜所疾亦少間人率
以爲孝感所致天鑒厥祥篤生聖女聖上卽作之初
慎選淑媛以母天下乃授冊寶立爲皇太后於是夏
之宗一旦赫然光大矣公物授中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無何進封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
食祿一千石賜之誥券長子助錦衣衛指揮使次子
臣錦衣衛指揮同知並授金紫其餘嫺戚拜官有差
又賜甲第一區腴田若干頃及蟒衣玉帶諸物皆異
數云公感激激遣遇益敦謙慎事事務循謹薄以自奉

獻徵錄

卷之三

三五

服食不改其素朝請暇未嘗輕出戶庭子弟戒護告
誠惟謹凡厲民踰節之事一切不爲京師京外若不
知其爲外戚家者縉紳卒然遇之不問亦不知其爲
慶陽狀稱公持德秉禮履盛滿而能仰體德意不驕
不縱於我皇上聖治有光焉其信然哉公晚得末疾
踰二年至是卒距生成化丁亥正月十二日壽四十
有九配葉氏亦名族女懿行純至與公嫺德封夫人
子男三人長卽助次卽臣次勲尚幼女三人其二適
魏國公孫份鵬舉壽寧侯子錦衣衛都指揮使張宗
說孫女二人子嘗與公同朝數接談見其體幹魁梧

言動簡重意當登上帝宇且福而不意止此心痛
之然姻聯帝室爲國元舅身名俱榮子孫並顯正
終天之所以爲厚者亦多矣又吳憾哉

獻徵錄

卷之三

三五

贈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昌化伯邵公神道碑

嚴嵩

聖入子弘化中興國心篤孝蓋嘗仰體皇考獻皇帝
追本之意以遵奉皇太后者無所不至又推
六皇太后所自出凡寢廟典禮循先朝待外戚故事
而行者無所不至故昌化伯邵公暨夫人楊氏寔
維太皇太后之考妣也先是公與夫人俱早逝權厝
於錢塘北山之青芝塢乃嘉靖乙亥公之孫錦衣指
揮臣六疏以聞詔守臣擇地于西湖南屏山之麓
而改葬焉臣工曹往董其役又賜諭祭一十四壇

獻徵錄

卷之三

三七

給供祀田八頃建祠墓下賜額曰發祥表以石坊中
爲勅命碑亭繚以石垣湖山抱揖寔據佳勝而臣萬
承命撰文樹諸神道謹按邵公諱林字懋清一字宗
茂其先洛陽人也曾祖某徙揚之興化縣祖壽再徙
杭城父義母彭氏公少而岐嶷長而魁梧側儻有大
志好善救義楊夫人式克相之嘗夢鳳鳥翔于其庭
而太皇太后生天順庚辰被選入內庭事憲宗純皇
帝誕有獻皇及岐惠王雍靖王進封貴妃於是贈公
爲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楊爲淑人今上臨御上
皇太后尊號曰壽安皇太后已而加尊孝惠康獻肅

仁壽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進贈公爲奉天靖運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昌化伯楊皆加贈
夫人自公高祖王父而下咸賜贈封而官其子姓諸
從湛恩鴻龐單被一門於戲盛矣昔有周詩人詠歌
文王之德之所以成實由於聖母之德行純備有以
致之也我皇考之德上媲文王太皇太后之懿增光
京室植本緒源鍾靈發耀繼摯壬而有作非公與夫
人協德之慶哉邵喜昌化人寓杭州父林孝惠太
后父也太后初入宮爲貴妃生獻皇帝及岐雍
二王喜歷陞錦衣指揮使嘉靖初尊貴妃爲皇太

獻徵錄

卷之三

三八

后封喜昌化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卒謚榮和子
惠嗣伯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肅皇帝下吏部議
又令郭勛張璠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勛議世寧言
皇上必欲邵氏嗣封蓋推皇考獻皇帝之所自出
于孝惠皇太后又推皇太后之所自出于其父
母邵林楊氏而欲榮富其子孫也不幸林子孫皆經
今爭襲者乃係旁枝非林子孫其不當嗣明矣臣恐
賜彼一代之爵而或亂彼百代之宗誤我皇上明
倫之智達孝之仁可不慎乎臣觀江南蘓松諸郡浙
江諸省未有見侯伯世嗣者喜昌伯未逾年遂卒傳

其子惠僅再世而遂絕輔陞指揮弟弼即天玘三子長次二人皆以疾廢其不幸門祚之薄如此蓋亦地氣使然故臣愚以爲與之嗣伯則宜考覈倫序若濫及旁枝誤及異姓彼弟曰弟彼姪曰姪 太后兄弟不得以之爲子父母不得以之爲孫他人富貴而本親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生者不得安其養死者不得歆其祀况門祚薄而福蔭隆恐非邵氏之利莫若停其封爵量與恩澤廕卑流遠乃久長之福七年春 上特令杰嗣伯八年革外戚封停嗣 封爵考

獻徵錄

卷之三

三十九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安平侯謚榮靖方公墓誌銘
嚴嵩

嘉靖丙午二月四日安平侯方公以疾卒計間上爲悼惜遣中官及祠部郎中一員訖共喪命工部營葬事賜諭祭凡十有八壇旣又賜謚榮靖方公在朝廷爲椒房之親恩禮優重宜也公諱銳字廷器世爲應天江寧縣人祖諱臯占籍錦衣衛因家京師考諱永妣陳氏公體貌豐厚爲人敦重質實其始浮湛里中有相者言當大貴公曰吾得爲太平間民足矣皇帝嗣位九年詔禮部遴選宮嬪於是今皇后以公長女獻徵錄 卷之三 四十一
入選初冊立爲德嬪公以恩授錦衣衛鎮撫尋陞正千戶后旣正位中宮公陞都指揮使扈從車駕南狩道拜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旣封安平伯復進封安平侯實食祿一千七百三十石追贈曾祖祖考皆如其爵妣皆夫人公起徒步至通侯寵異冠一時在恒情鮮不汰侈溢公獨持以謙撝居常自韜戢上嘗賜之第公取足居息不欲大爲營造服用自常賜外未嘗過求非分由是廷中推賢元配夫人孫氏先卒繼夫人侯氏嗣子一人曰承裕公生于成化丁未十一月十五日得年六十卜以是年三月二十七日甲申葬

公子朝陽關之車營

史記卷之三

卷之三

四

明威將軍神策衛指揮僉事致仕黃公琮墓誌銘

公諱琮字進賢世居徽之休寧其先多隱德至考彥斌甫妻徐氏女生丈夫子七人家始殷里之識者簪黃氏必大貴旣而仁宗昭皇帝臨御冊公女弟爲貴妃特遣二中貴人驛召彥斌甫至京授神策衛指揮僉事賜第一區資予恩數至渥七人者公最長實侍北行上召見喜其重厚亦授錦衣衛百戶未幾彥斌甫捐館嗣爲神策衛指揮僉事公雅不以貴戚自盈年六十卽以官授諸孫惟日端居自適而已

獻徵錄 卷之三 四十一

成化初今上皇帝復冊公長孫女爲秀懷王妃公之女適王氏者有甥曰增亦選尚嘉善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公夫婦尚無恙惟時以手加額曰吾家藉先世之靈迭被寵光飛香椒睨恨無德以將之聞者嘉歎成化癸巳九月十二日忽一疾不起享壽八十距生洪武甲戌二月七日上聞訃遣使者賜蓋特恩云公配桂氏南京錦衣衛百戶福之女以慈賢重戚里封恭人公平生孝友事二親存養終慕如一日諸弟處江南歲時遺問不絕貴妃從葬景陵每時祀北望揮涕不已與人交不蓄中對賓客恂恂執

謙如弟子雖貴富而服食儉素惟好善樂施予不厭
子孫滿前佳辰令節奉觴稱壽恒諄諄以盛腴爲戒
敏政常與鄉人造公公歛之竟日其貌溫醇其言簡
而不誇有類乎古之仁人長者竊意其享福有自也
公沒後一孫女復選爲 徽王妃孫男鏞亦選尚
嘉祥公主爲駙馬都尉貴戚之盛蓋未有也

獻徵錄

卷之三

四十五

固安伯陳公行狀

朱廣

萬曆壬午十一月十四日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
太后父固安伯陳公卒先是公配張夫人卒得法賻
葬朝陽關矣至是以 上命啓夫人之窆而合窆焉
其子嘉言將徵銘鉅公而以某爲鄉人具述公平生
屬爲狀某辭不敏則曰業聞之 皇太后有成命矣
不敢辭公諱景行字希哲松鶴其號系出江西建昌
縣高祖政者以軍功爲百戶世襲徙浙之青田爲浙
人後調河南安吉衛已又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政生
綱綱生銑三世皆以 太后貴贈固安伯銑娶某氏
獻徵錄 卷之三 四十五
實生公公雖出介冑家然性嗜學不廢鉛槧業弱冠
爲諸生高等學使至每擊節奇之顧累試不第嘉靖
辛亥應歲薦鬱不得志將遂謁選天官矣謀之張夫
人夫人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質孫也雅讀書知
相法謂公曰夫器宏者恥任以圭撮足逸者難局以
尋常以君而止此安事相也盍少需焉公領之不果
遂戊午 太后選入 裕邸冊爲妃授公錦衣衛正
千戶丙寅 先皇帝踐祚 太后正位中官晉公爵
固安伯食祿千石封張夫人夫人 今上嗣位恭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戚里歲益祿二百石賜肩輿填

又以 皇子發祥益祿三百廕諸子官爵有差一
貴盛無比人謂夫人曩所言神啓之矣然公性朴茂
愿恪雖珥貂曳玉赫赫貴顯乎乃廩乎若畏冲乎若
無所執每遣祀宗廟山陵及持節冊封妃嬪諸大典
禮必齋戒而後將事欽欽如也上方非時之鮮衣
帶玉 金上尊歲時所錫予者不一公拜賜輒兢兢
至不能承每衣一衣則戒諸子曰若輩不覩吾曩日
青袍平嘗一食則曰吾藜藿之味猶在口毋相忘也
閒居必引古人寵辱相踵事以爲炯戒嘗曰吾讀漢
史至絳灌等爲諸寶擇師傅賓客卒之長君少君並
獻徵錄 卷之三 聖
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此可謂有大造于寶
氏若輩其慎交遊毋憑托天地而昵匪人則長有今
日矣其持盈守謙類如此公年七十而神色甚王卒
之前旬日猶在朝趨跽亡恙也一日忽病作乃語諸
子爲我謝 太后吾幸托肺腑微 國厚恩始願不
及此今不幸先狗馬爲太后憂惟 太后強食自護
若輩仍更日詣宮門起居 太后守法循禮毋辱
國恩吾瞑矣訃聞 太后哭之慟 上爲徹樂賜東
園秘器諸鏤寶幣帛等物無算詔宗伯論祭十六壇
司空繕葬仍賜謚贈官給護勅祠額門名已又出二

千金令其家自爲葬費而兩宮聖母中宮妃嬪暨
王宮主所賜篋篋載道皆異數云公生正德癸酉七
月十六日卒年七十張夫人先公十年卒子四人昌
言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娶儒官王佩女繼娶保定侯
梁繼璠女嘉言錦衣衛指揮使娶儒官張鏞女善言
錦衣衛千戶娶壽官宋蘭女名言錦衣衛千戶娶德
平伯李銘女 孝懿皇后女弟也女長適錦衣衛武
舉官馬應鵬次卽 皇太后孫十一人承恩錦衣衛
勳衛娶本衛指揮僉事郭尚文女承爵京衛武學肄
業勳官娶寧晉伯劉斌女承德錦衣衛千戶娶武舉
獻徵錄 卷之三 聖
官高岐女承宗承廕承嗣承詔承光承裕承順承壽
俱幼孫女五一適駙馬都尉謝詔孫國子生文衡一
適太 少保兵部尚書張瓚孫武舉生一麟餘未字
曾孫四正誼正謨正譔正諫曾孫女三公之爲諸生
也思吐奇厝畫有四海之心何壯也迨其爵五等彌
自抑畏恂恂不失故步若無意于世味者斯其處貧
賤富貴類聞道矣老子云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公豈嘗遵其術耶蓋竊聞 皇太后幽閑貞靜以天
下養而不與方日誦黃老貽海寓清寧之福有自哉
有自哉謹次第口語爲狀俟立言君子采焉

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謚莊簡李公行狀

王家屏

公諱偉字世奇別號毅齋其先出山西平陽府翼城縣代有顯者永樂初曾大父政從文皇帝靖難軍占籍順天府之漕縣遂爲漕人大父岡父玉俱以公貴贈武清侯母某氏贈夫人公生有異質童時與羣兒嬉里中偶羽衣道士過其前驚眙語人曰此男骨相奇偉異日當大貴位極人臣宜善視之大父聞其語獨喜撫愛異于諸孫常摩其頂曰聞先人言吾上世累德幾數百年後當大發登在茲乎遂命其名曰獻徵錄

卷之三

聖

偉從羽衣之言也公家故饒比長受室家漸落人或訝羽衣言大謬嘉靖丙午春公夜夢空中雲五色承輦旌幢鼓吹導之下直達寢所驚寤倉皇攬衣起猶隱隱若車騎紛綸狀鄰舍多與聞者不解何祥其冬十一月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降里中異香彌旬不散司候言后星見燕分直帝城東南其地女家多喜自負莫能當之者庚戌秋虜闖近郊畿輔戒嚴公始攜家人入京居數歲聖母儷莊皇帝裕邸癸亥誕今上公乃悟羽衣言與嚮所夢悉徵客有賀公者公輒遜謝此宗社之慶也豈臣下所敢徵福

隆慶改元莊皇帝推恩戚里授公錦衣衛都指揮

僉事壬申冊立今上爲東宮加公中軍都督府都

督同知是年上嗣登大寶尊兩宮聖母爲皇太

后晉公爵武清伯追贈三代歲食祿千石賜乘肩輿

尋以昭陵工完及朝宗橋成益祿百五十石戊寅大

昏禮成推尊上兩宮聖母徽號恩又益祿百石壬

午皇子生晉公爵武清侯仍給三代誥命官兩子皆

都督公蒙受恩眷寵榮無與比而小心畏慎終始如

一凡聖駕躬祀南北郊若詣山陵及幸學耕籍必

命公居守公晝夜部署宿衛士巡警不少懈數奉遣

獻徵錄

卷之三

聖

命告祭太廟及恭請高皇帝神主配園丘必齋居

熏沐而後將事一登降陟趨咸質諸禮與士大夫處

無崇卑務折節爲恭敬然未嘗相干以私以是縉紳

益雅重之多與之游先後蒙被恩澤所賜第宅莊田

金幣寶鏤之類種種羨溢而自奉甚約凡狗馬聲伎

珍綺玩好之具泊然一無所嗜朔望一食蔬素每晨

起衣冠拜天畢卽望闕遙叩歲時伏臘輒建醮諸寺

觀爲聖母今上祝釐以爲常暇日訓勅諸子悵

旆以驕奢爲戒歲入租廩下輒指示諸子此顆粒皆

山國恩宜共惜無溢費又揭聖母所賜謙謹

持盈寶翰于庭語諸子曰懿訓昭然爾輩所宜恪
 不可使後日謂外宗恣橫自吾門始以上虧聖母
 之德覆車在前深可鑒也諸子奉教命循循一軌于
 禮度下至僕御亦皆歛迹市里無敢縱者又性慈祥
 諱言人過人有善稱譽若不容口問人疾若惻然憐
 之甚于己身嘗手調七劑濟人貧不能葬者給之棺
 槨歲不下數百他所施舍賑卹多不可紀忽遽疾以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三日卒距生正德庚午正月十
 八日享年七十有四訃聞聖母與上震悼無已
 為輟朝一日賻贈加等賜諭祭二十壇勅有司治葬
 獻徵錄 卷之三 早九

贈太傅安國公謚莊簡尤為異數云配王氏封夫人
 子男三長文全文貴並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文全
 婦田氏繼吳氏文貴婦俞氏並封一品夫人次進御
 馬監太監次女適平江伯陳公王謨子錦衣衛正千
 戶胤徵孫男四誠銘誠鉞誠鎮誠錫孫女八長適左
 都督朱公希孝孫錦衣衛指揮同知應梅餘幼文全
 等卜以今年月日奉公柩葬於阜城關八里庄賜地
 墨哀過某列公行事鳴咽請狀某與同里習知公謹
 厚謙挹無戚里富貴態其所稱述皆不
 語為狀備鉅公采擇

卷三 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目錄

駙馬都尉

李貞

梅殷

黃琛

郭鎮

李讓

趙輝

石璟

周景

樊凱

林岳

崔元

獻徵錄

目錄卷之四

全校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

駙馬都尉

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李貞

貞世居泗州盱眙縣後徙臨淮之東鄉性孝友敦篤謙謹尚皇姊長公主元季中原鼎沸貞見里人有廣其田宅厚自封殖者輒嘆曰此何時也乃欲爲富家翁耶遂捐家貲椎牛豕具酒食會鄉里約守望相助居無何亂兵入境時淮東猶爲元守貞挈家避地淮東久之聞上在滁陽乃携其幼子文忠西奔出入亂兵中草食露宿幾不能存活日夜籲天冀保完父

獻徵錄

卷之四

一

子逾一月始達滁陽見上時甲午冬十有二月也上見之大喜衣食供其之甚厚貞父子自慶幸曰吾與汝脫離禍亂得至於此可謂再生矣况又得所依恩幸之厚其何以報文忠時年十六沉毅有勇智上甚愛之曰吾甥猶吾子也教養之備至命從征討歲戊戌天兵下嚴衢婺處諸郡命文忠開闢於嚴州以經略郡縣之未附者貞自金陵往就養乙巳張士誠遣其部將由烏石山犯嚴州及諸暨經兩月不解嚴人大怒貞心自不安乃權掌軍務令文忠引兵擊敗之六日而還人賴以安丙午上大發兵平兩浙

命文忠以所部兵水陸並進取杭州貞復權掌軍兵出桐廬俘其守關之卒送居嚴州俘卒至嚴見城中勁兵悉出陰有叛志貞覺之因饗其衆至醉悉擒之送於京師上甚喜文忠兵所向無弗下者杭州平留文忠鎮守貞復來就養又明年爲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封貞爲恩親侯初貞將避兵淮東而皇姊薨權厝里中及是上念之不已追封爲孝親公主勅有司具喪禮還葬於先隴貞時在杭上思見貞形於夢寐時遣中使問起居三年上欲朝夕見貞賜第於內城西偏召貞就第加特進榮祿大夫駙

獻徵錄

卷之四

二

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追封孝親公主爲曹國長公主貞年近七十旣就第勅免朝常贊拜不名上幸其第錫宴皇太子諸王亦常往存問貞跼蹐不自安但以手拊心曰恩義深重言莫能報是時北方旣平餘衆遁走沙漠五年上命將出師殄之授文忠征虜左副將軍以行師出嶺北遇五月捷音未至上頗以爲憂召貞入便殿諭意貞進曰天生聖人承中華之運陛下洪福齊天海內盡歸職方彼元氏區區餘孽假息沙漠不足憂也捷音行且至矣願勿勞聖慮未幾文忠果奏凱而還車駕復幸貞第錫宴權

甚貞以表謝并辭祿勿表口臣伏蒙 聖恩以孝親公主之親寵賜府第自揆何能叨榮至此臣生長田疇弗勤稼穡惟知食力何望顯融初年持蒙 仁祖皇帝不以臣之庸愚俾居子壻之列久在侍下撫教之恩思之無窮報之罔極繼而中原兵起室家無存獨携幼子避難他方寄跡於豺狼之區奔走於荆棘之地命危朝露豈意生全欽惟 陛下興師仗義應天順人握乾符而興帝業奮神武而拯黔黎四海歸心羣雄率服臣之父子幸遇 聖明脫塗泥於祗席濟垂絕而更生收養掖庭待以肺腑臣之幼子文忠獻徵錄 卷之四 三

蒙然童穉承再造之恩扶樹教育俾能成立指授神筭鎮守邊陲未効纖毫以裨聖治是猶螢燭之光依於日月蚊蚋之響附於雷霆以致武功之成亦預分封之例祿食一品位列上公下至愚駭小孫景隆亦叨職於侍衛衣冠焜耀於三世恩澤滂沛於一門揆今食祿之家未有過於臣者緬思往時之艱苦豈意今日之榮華尺寸絲毫莫非 帝力陛下憐臣之老賜以免朝憫臣之愚待以殊禮屢蒙車駕之幸臨時沐皇儲之眷顧寵錫每頒於天府爵祿復厚於子孫恩意之隆言辭莫罄方今朝廷清明法度具舉官不

虛設祿無倖食臣每存知足之戒恒切盈滿之懼臣之休祿在所當辭伏望 聖聰俯察微忱准臣所請庶幾情愜之獲伸稍逭素餐之深愧臣自憐衰晚補報無由伏願 陛下壽同天地宗社尊安裕綿福祚之長永樂太平之治益貞以國家爲念子雖在側有晨昏之奉不以爲喜或奉命征伐四方久勞於外亦不以爲憂其篤於忠君至此是年春三月文忠扈從秦王晉王之國至六月還僅五日貞得疾忽不能言上聞大驚卽幸其第聞疾上執貞手問曰還識朕否貞仰笑以對 上洒泣嗚咽不能止有頃 上還獻徵錄 卷之四 四

宮中使相繼問遺至是薨年七十有六 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奠追封隴西王諡恭獻十有二月庚申葬於盱眙縣靈跡鄉斗光山之原從長宮主兆發引之日車駕復往望哭於西城樓長公主性至孝未下嫁時事父母善承旨意甚鍾愛旣嫁助貞治家尤極勤儉事姑舅恭順好修善行平居鮮食葷肉夜則禮北斗日以爲常前貞二十八年薨臨薨之時神識不亂端坐而逝貞繼配陳氏封淑德夫人貞篤於孝敬太夫人性嚴貞微忤其意輒加叱責貞嘗侍食值太夫人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食如初恭敬

愈至有第四人父既沒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候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愧服及貴顯姻族有流寓外方者必請於上而收之嘗言人之生世貧賤富貴當不改所守一旦富貴而忘貧賤君子不爲也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幣必緝之雖一帶幣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於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於此雖日日美食盛饌何患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素不喜

獻徵錄

卷之四

五

駙馬都尉梅公傳 鄭曉
梅公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公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起公克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公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畱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公尚擁重兵淮上上遣公主招公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公得書慟哭問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公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

獻徵錄

卷之四

六

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公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公讐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公死笮橋下曦又誣公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柰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公榮定初公主謂上果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知府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

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
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
阻婚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
不得已故今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
公主 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
禁苑 吾學編

國初李曹公掌國子梅都尉攝山東學政皆一時文
武才

獻徵錄

卷之四

七

驃騎將軍駙馬都尉中都留守司正留守武昌

黃公傳

國史實錄

琛舊名寶武昌人歲壬寅以帳前叅隨舍人擢兵馬
副指揮上愛其謹厚命尚皇兄蒙城王女甲辰爲聚
寶門店官乙巳授管軍千戶尋改龍江衛守禦千戶
累從王師征討及鎮守畿甸多著勞績洪武元年封
皇姪女爲慶陽公主詔曰惟天惟祖宗佑我國家開
茲洪業王室之親皆同榮顯况在宗女允爲懿戚用
稽古典宜有褒封皇姪女長自家庭已歸良壻茲者
朕登大寶頒以恩光宜守婦道之常益加恭慎母以

獻徵錄

卷之四

八

天派自高驕其夫家當脩閭閻以來今名可封慶陽
公主授寶駙馬都尉詔曰郊畿鎮守旣爲能臣甥館
擇賢且爲懿戚此國家之所倚重者也前龍江衛守
禦千戶黃寶氣鍾偉節才練武韜從軍拓地於金華
鼓勇收功於江右其勲勞可謂著矣嘗守儀真克冠
千夫之表旋從右相更聞屢捷之勲及鎮龍江嚴司
虎旅按茲堅壘靖我遺疆念其尚主於王家是用陞
官於駙馬竈以銀章之貴頒諸綸綍之新益懋殊功
副於嘉命可授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旣而兼明州
衛指揮使未幾改淮安衛指揮使三年改名琛四年

授誥曰昔者帝王皆以分封天下爲心朕遵古典其於設官雖親必選勲能而任之世其名爵以榮之所以示公道也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黃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下已定宜共享承平命爾仍居前職令其子孫世襲指揮使爾尚益加慎恭勉其心力明紀律而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永保祿位延及後人可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後禮部奏稽古公主之制皇姪女宜改封郡主夫正稱所得授官琛當上駙馬都尉誥命上念皇姪女惟此一人不忍遽加降奪命仍稱公主歲祿徵錄卷之四九給祿米五百石琛亦稱駙馬止食本官之俸十四年擢中都正畱守授驃騎將軍至是卒年四十九歲計開上悼惜之賜葬鳳陽白塔之源子鉉以恩擢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駙馬都尉郭公廣誌

方孝孺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勲戚子弟資貌繁脩儀正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遷尚永嘉公主賜金王帶鞍馬金繡衣祿徵錄卷之四十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於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卽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於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葬皆遣官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口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於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於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於位今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

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
敢壞傷

獻徵錄

卷之四

十一

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

李讓舒城人父申畱江南指揮同知讓燕邸儀賓靖
難兵起率府兵執謝貴等取大寧戰白溝河有功掌
北平布政司事佐昭皇居守防禦有功建文君聞
之大怒欲誘致讓且宥申讓不肯顧其家力戰破平
安兵九門建文君遂殺申沒其產并殺諸男并族居
人沒其幼子婦女異姓姻屬盡謫戍邊讓聞之慟哭
誓死戰益力永樂元年進駙馬都尉封富陽侯食祿
千石掌北京刑部事卒贈景國公諡恭敏子茂芳嗣
侯坐事奪券子與天順元年詔與伯爵卒子欽成化
十五年嗣

獻徵錄

卷之四

十一

駙馬都尉趙輝

駙馬都尉趙輝直隸江都縣人以蔭授府軍前衛千戶直皇城內門 太宗皇帝偶見之奇其貌選尚寶慶長公主歷事 六朝眷遇隆厚宣德間降勅有練達老成之褒正統間命掌南京左府事尋委奉祭孝陵景泰初欲詣 闕報効以役隳虜以紓痛憤朝廷嘉其忠勤成化十四年三月卒輟視朝一日葬祭如例輝人物修偉麓知文學好賢禮士然窮奢極欲而克享高壽或謂其有得於養生之術云

駙馬都尉石璟

璟直隸昌黎縣人府軍前衛千戶林之子尚順德長公主正統十四年督官軍隨駕北征天順五年曹欽謀逆璟率衆赴敵擒達賊脫脫 上聞特加獎勞成化十四年命往南京奉祀至是卒計聞輟朝一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駙馬都尉周德章傳

崔鉞

景字德章美姿貌廉靖詳雅天順辛巳選尚重慶公主叔兄冕又舉鄉試第一人周氏鼎貴聞於河北重慶主憲皇同母女兄寵愛亡與比賜金珠玉帛山積而景持儒行篤好文史能爲詩日從翰林名公請業受益奉賓客器用磁漆脯修取諸市中三子侍側獻觴布席竟日不敢休贈遺諸兄暨從子不虛歲後掌宗人府事弘治乙卯卒年五十子忠錦衣指揮使孝都指揮使賢指揮同知庠千戶

獻徵錄

卷之四

五

駙馬都尉樊大振傳

崔鉞

樊凱字大振安陽大韓村人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驚令學凱長身玉立美須髯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凱與周景同鄉主行又同凱慕景爲人襲其行事景領心與友凱亦能爲詩成化丙午命統禁兵日介冒升殿侍衛正德初劉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不屈嘗曰凱幸託主爲朝廷肺腑戚縱自輕柰辱主何所統卒王某者瑾鄉人也有心疾凱數掠治某知瑾惡凱正值瑾出東華門將升肩輿某稱冤狀列凱受禁卒金且多私役者遂罷凱侍衛凱善論事有康濟心今附其一二河間諸郡民貧役苦又繁生子越兩人卽闕之是時貴倖者在諸郡子弟列土封伯廝養富埒卿相民益冀倖每歲終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入部中譁自尚書以下反避凱凱曰此已無家故志意蘊憤誠得發遣使事藩王嚴禁後勿得闕不二年此患息也論團營軍曰軍太半私役矣不卽受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逮操弱寸敗矢取其臨時食頃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於都城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營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將往

獻徵錄

卷之四

六

統之斯強幹而制枝矣子琦瑤俱錦衣指揮同知琮
百戶安陽人又有李讓李堅宣德中皆尚主子孫
亡居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也

駙馬都尉栢岡林公墓志銘 毛澄

正德戊寅九月二十二日駙馬都尉林公卒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米百石布百疋寶鏹萬緡命
工部治葬遣官祭者十有三諸親王皆祭如制蓋優
典云公林姓諱岳字邦鎮別號栢岡其先浙江寧海
人洪武初徙實京師隸水軍左衛曾祖普貴祖某父
芳應天府學生以公貴授兵馬副指揮贈承事郎母
汪氏封太孺人公生而秀穎方數歲輒知向學稍長
通尚書大義習爲舉子文明暢可讀鄉先生以遠器
目之年十七選尚憲廟德清大長公主授駙馬都
尉賜誥命及玉帶蟒衣蓋自始被選廷謁八觀兩
官賜資已優厚皆異數也弘治壬戌天子有事於
南郊命公分守長安右門迨今上命乘肩輿出
入時節若帝后忌辰數遣祀山陵正德丁丑孟
春享太廟禮益嚴公實承詔攝行將事祗慎公
立朝浸久國家任使當益重眷顧方隆夫何不能待
其得年纔三十有八而已惜哉公爲人溫雅不欲以
富貴驕人與士大夫處敬恭不怠暇日閉戶焚香讀
書不輕出事親孝承事公沒哀毀骨立蓋卧病久而
後能起太孺人少有不豫晝夜躬視湯藥及已

值太孺人亦有疾懼其聞而傷也戒勿以告家人不得已告之比臨視哀感憤亂絕而復蘇戒其子鹿曰吾母若母若等當務孝養勵志讀書勉自成立毋徒恃寵祿爲與錦衣相好甚凡宴集游衍必借視季父茂猶父供奉殷勤每先其意念從兄應天府學生山遠在南都使逆至京邸相見甚懽留數月不忍別至待諸族黨率從厚云公二子長鹿次鴈

獻徵錄

卷之四

十九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駙馬都尉掌宗人府事京山侯左柱國謚榮恭崔公

神道碑

嚴嵩

嘉靖乙酉夏六月某日京山侯崔公卒於位訃聞皇上嘆悼輟視朝一日錫之贈謚論祭一十六壇命工卽給棺槨營葬事公在弘治間尚永康太長公主孝宗皇帝之女弟也先是戊申十月主薨賜葬於都城南下馬社柩子口之原至是啟壙而合葬焉公諱元字懋仁太原代州人也會祖諱璟隱德弗仕祖諱震山東泰安州判官考諱儒太學生三世俱以公貴贈

獻徵錄

卷之四

二十

京山侯加贈太傅兼太子太傅妣俱夫人公少從泰安公宦邸受毛詩尚書泰安公薨有異徵曰是當大吾門子果被選尚主拜駙馬都尉公笑姿儀博覽羣籍喜詩賦慨諸貴皆自謂莫及公卿大臣折行輩與之交賢聲翕然聞於時敏慧有謀朝廷每有大遣命必屬之正德已卯江西逆濠圖爲不軌武皇命公偕都御史顏頤壽齋劾往諭行至浙聞濠已反乃旋武皇晏駕公承昭聖皇太后懿旨齋金符詣興邸奉迎今上皇帝入嗣大統上一見知公可屬太事凡有謀議輒諮詢之嘉靖改元以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京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賜誥券奉命護孝惠皇太后梓宮葬茂陵又奉命之
安陸奉迎獻皇帝神主來京命掌宗人府事上冊皇
天泰號命公克捧冊表受使禮成加太子太傅上南
幸承天命公偕勲輔五臣扈蹕騎從途遇親王朝兄
命行殿侍班上渡河侍舟中賜詩命和車駕還京遂
命護獻皇后梓宮南附顯陵事竣慰勞有加自是召
直內苑時承顧問公明習典制凡有敷對罔不克當
上意又時時撰進文字悉見採用命乘馬禁中泛舟
太液命代拜先聖先師於永明後殿命護孝烈皇后
梓宮葬永陵皇太子加冠命充掌冠使上念公等侍
直勤勞加公太保并加太傅并加特進光祿大夫又
歲加食米一百石他如白金綺幣玉帶麟蟒之服上
尊珍饌異恩蕃資不可勝紀生成化戊戌十二月一
日暨卒享年七十有二公母弟三人凡登進士歷官
山東叅政克魁鄉薦次光皆早卒公撫其孤咸底成
立代之親族待以舉火者猶多云長子鳳徵娶尚書
劉公舜卿之女長女適安昌伯錢惟圻封夫人皆主
出俱早卒次子驥徵側室周出公卒後上特恩擢爲
錦衣指揮僉事次女適平江伯陳公長子王謨

卷之四

三

自古尚婚室者亦繁矣若乃偕老齊壽具膺福履
遵恩運簡託心齊茲其猶鮮儷者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終

獻徵錄

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目錄

公一世封公續封世侯

魏國公徐達 徐輝祖

定國公徐增壽 徐景昌

黔國公沐英 沐春

沐晟 沐斌

沐琮 沐崑

成國公朱能 朱勇

朱儀 朱輔

朱希忠

獻徵錄卷之五目錄

英國公張玉 張輔

鄂國公常遇春 常茂附 曹國公李文忠 李景隆附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湯胤勳附

全校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

公一世封公續封世侯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

大將軍魏國公贈中山王諡武寧徐公達神

道碑 御製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
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
旅王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
超羣英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又幾一
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

獻徵錄卷之五

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

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
江況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腋
之患不服率兵西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
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辰春
二月敗元舟師於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
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
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
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
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

賊勢少窘益兵可不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士十三萬
師徒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
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
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
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
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餘
扼彼援兵尚未驚疑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
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
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還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
將呂珍賁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
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
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
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
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羣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
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
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未幾還
遣王西征兼程水陸並進徼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
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時
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
下不旬日城復生擒三千餘皆戰死其年惟揚元義

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時張
誠發兵攻長興王畱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令
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
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
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內變王復討
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爲前部張兵敗北
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王
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
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
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震由王身先癸卯
歲畱王守京朕西征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
於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
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
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
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太
平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谿率服還軍京師洪武
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卽大位二月命王爲征虜大將
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太子
少傅 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
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

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拒關而守論歸大梁比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比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獻徵錄 卷之五 四 長山節 疵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名罷北鎮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諡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命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公之美人

寶鼎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平日月既朕恐歲月磨滅靡遑結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冀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樹當神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英俊兮忠良幽翰秘略兮神機默溫溫兮兼剛秉旌鏘而征征兮旣出幡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霧兮臨疾旌旄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于燦爛兮精銳舍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飭刁斗聲頻兮今密山川妖魅兮奚藏彎弧力勁兮射機槍幾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當摧撫順兮我武獻徵錄 卷之五 五 惟揚 魏國公徐公達 黃金 徐達濠州陽縣永豐鄉人元至正癸巳天下大亂我太祖集義旅達來麾下年二十二初授鎮撫周旋二年上視其動靜語默悉超羣英於是位諸將上凡有徵征皆以代行乙未以身脫上於危難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命爲將東取溧水溧陽禽陳也先於太平丙申二月破蠻子海牙舟師三月從征入建康命爲大將浮江東下取京口一日克其城授鎮江翼元帥府統軍大元帥未幾轉江南等處行

密院同僉將數萬人攻圍毗陵張士誠遣其弟九六盛兵來援迎擊破之禽九六既而阨於牛塘與常遇春夾擊敵衆禽其將張德復圍毗陵敵食少戰不力丁酉三月遂克之陞僉院繼克寧國宣城亦附八月取馬駝沙戍戊戌十月克宜興十一月上親征婺州命守建康已亥四月池州捷聞陞奉國上將軍同知密院六月上自浙還遣西征皖城旣旋自無爲登陸至浮山砦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管因克潛山庚子五月陳友諒寇池州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禽三千餘張士誠兵寇宜興城陷率師復之獲其衆三千餘皆戰歿辛丑三月拜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八月從上征江州陳友諒棄城走武昌乃屯兵漢陽之夏口以遏之回守江州尋召歸次中途令復守江州比至陳兵已入達遣兵與戰陳兵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任寅下豫章命征武昌豫章內變旋師討平之癸卯三月張士誠北寇壽春從上往援爲前部張兵敗北轉攻廬州將下屬友諒大率兵寇豫章遂罷圍歸整舟師從上討之七月師次彭蠡友諒諒逆戰達身先諸將敗敵一巨艘歿者千五百人命達守建康自是諸將效勇竟殲友諒由達作其氣甲

辰三月陞左相國二月武昌平遂取廬州江陵夷陵衡州等處乙巳十月取淮東泰州丙午三月克高郵四月克淮陰安豐八月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湖州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十一月師抵姑蘇營于葑門分遣別將軍于婁胥間諸門又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礮風著人皆先城中震恐明年丁未二月遣人自軍中請事上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虜揚奮興炎漢伏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肇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肖迨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時姑蘇城堅難猝破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貞邇卒獲茂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

來因獲其彼此所遺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
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九月縛士誠送建康得兵二
十五萬論功召見於戟門封信國公賜賚優厚降衆
論十月命爲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中原 上諭
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
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
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宜專主中
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十一月克沂州降
王宣取益都充東郡縣相繼欵附十二月下濟南所
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洪武元年正月

獻徵錄

卷之五

入

上卽帝位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
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誥曰命將出師立興
土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能臣伏斧鉞而成顯
功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孚在朝廷
誕宜綸綍某剛安英傑遠量雄深嚴嚴山嶽之重矯
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
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拔幟
擢威行四壤而推恩撫民按堵牙旗指顧淮海澄
清雷電鏗轟湘湖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
總水陸之兵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

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

奏蘇湖之捷俘其臣主而歸允謂元勲宜膺上爵尊
崇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
戲太公韜略當弘一統之規鄧愈功名特列諸侯之
上用頒寵數尚克欽承二月克樂安二月引兵上黃
河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父老壺漿以迎四月下洛
陽長驅嶠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命馮勝拔之五月
車駕幸汴梁詣行在謁見七月渡河取衛輝彰德廣
平趙州出臨清上德州取長蘆至直沽獲其海舟作
浮橋以濟師又令副將常遇春都督張興祖各率舟

獻徵錄

卷之五

九

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
捍禦海口望風奔走克河西務通州元主及其后妃
太子北走八月庚午進取元都至齊化門命將填濠
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
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
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
宣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
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
妃主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
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也

既而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等皆自西山來降復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等乃遣使赴京獻捷上大嘉賞是月承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禦北平九月命將略保定中山河間真定懷慶俱下十一月達發北平取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十二月將圖太原謂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

獻徵錄

卷之五

十一

制進退失利必成禽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達遣精銳夜襲其營擴廓聞變倉卒不知所出急踰帳後乘驛馬遁去遂克太原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復遣薛顯傅友德擊賀宗哲等軍於石州而崞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二年取鹿臺河中關中進克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四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產

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京平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克隴州秦州至鞏昌降其平章梁子中總帥汪雲真保乃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李思齊果不戰出降獻銀印等物張良臣聞而懼亦以慶陽降達征平涼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諸將咸以師會達命顧時陳德傅友德俞通源率精騎抄其出入之路以絕其聲援復令馮宗異湯和等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開門恣入馬馳騁城下達麾兵擊敗之久之良臣志不得逞戰復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

獻徵錄

卷之五

十一

糧餉乏絕平章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十二月上大賞定中原諸將以達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三年復總兵正沙漢大破王保保軍于定西遣將取興元復西平上眷征哨極于西北始還是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叅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賜諡命鐵券其文曰朕聞自古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制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

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人名將是也當時雖出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恩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

獻徵錄

卷之五

十三

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帛一百疋四年賜地若干頃佃戶若干戶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復賜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五年北征還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生養休息海內無虞十七年召還至冬疾作上遣使馳召名醫視之及禱于神祇弗瘳明年二月二十七日薨年五十四上惻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

大熱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歎歎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旣備其功又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庇昭明乎日月復命配享太廟

獻徵錄

卷之五

十三

塑像祭于功臣廟位皆第一其上三世皆封王爵王夫人子男四人皆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勲肅增壽左都督膺緒僉中軍都督事女四人長仁孝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孫茂先周府儀賓景昌定國公欽襲魏國公開國功臣錄封公後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屯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

上嘗從容謂徐元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邸邸正寢達懼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無忘兩功胡惟庸爲左丞相檢而貪以達元勳貴重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聞者徧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

李氏熊藏書

魏國公徐輝祖傳

王世貞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父曰中山武寧王

獻徵錄

卷之五

十四

達首佐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勛德爲諸功臣冠配饗廟廷始娶張夫人以不宜室卒上爲特繼謝夫人首舉公公生而白皙秀眉豐下及長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中山王數填北平留公宿衛御家家衆肅然上故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於背有間上命公奉手詔道迎勞俄而王薨又三年而爲洪武己巳始命公襲爵魏國公賜諡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皇太孫允炆嫌名改今諱明年賜公與諸公

名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絃十疋符還鳳陽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練山東河南卒詔公仍于太倉支歲所受祿五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與其部衆隸燕王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

上密詔王調實而命公以詔往公之姊王妃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合筴併其黨與悉捕送闕下戮之

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夥不爲甄別高下無以懲勸上命公帥禮部翰林院臣詣監

獻徵錄

卷之五

十五

試其文統分別送吏部銓用公勛臣也上知公有文故特寄之人以爲榮高皇帝崩皇太孫卽位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腑領朝班曹公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文皇帝爲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略擁強兵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畱次子高陽王待命於邸欲藉公爲耳目公謝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王卽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于上上召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爲名諸侯徹兵往攻之相繼敗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嘗往時曹公有公卿間聲

蘇後錄

卷之五

十六

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一意扞圉時曹公與
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
公為內應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
門公猶與常開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
為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于是錮之私第尋逮
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為仁
孝皇后竟為不敢為公請久之 上追思后不已
且念中山主功大召公子欽予故公封還其舊所削
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而 今上皇帝詔悉錄為建
文君成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外史氏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兄弟也毋論
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即革命之際小一移志
為曹公所為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肺疇能易之公
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
為令子矣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
山王今 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
揆哉雖然亦可以觀天道焉

定國公徐增壽

增壽中山武寧王第三子母謝氏生而眉宇秀朗少
嘗侍父入見 太祖高皇帝奇其機警賜名增壽長

而勇敢善騎射選為勳衛帶刀侍從謹實寡過陞
軍都督府左都督嘗奉命從 上征胡寇乃兒不花
與有勞績雖生長貴盛而所居一室左右圖書公退
延賢士其中講論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壘壘不倦
上之舉義增壽最效勤誠有發其事於朝遂囚之
上入金川門建文君將自焚命梓至殺之右順門廡
下 上追悼之首褒贈為武陽侯賜諡忠愍勅有司
治喪具祔葬其父中山武寧王墓次尋贈欽承父業
推誠守正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加封定國公
命其子景昌襲爵

蘇後錄

卷之五

十七

定國公徐景昌

楊士奇

中山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次增壽當 太宗
皇帝靖難之際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
侯進定國公諡忠愍公其嫡嗣也時年十五召見賜
名景昌遂命襲爵定國公授欽承祖業推誠奉義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
襲命吏部慎簡名儒道之學問公天資英敏已疑巖
貝智識從師講授日謹其師豐城丁秀恒重厚雅則
公惟其教之率未嘗或違而寒暑朝夕所以事師禮
咸備踰年始起朝參 上察其進退恭謹喜遂欲任

以事永樂四年命掌左軍都督府雖細務必親而智
日廣明汴河溢命公代祀河患以寧十三年車駕幸
北京以公事入見顧問再三進對稱旨賜御廐馬三
疋鈔六萬緡十七年修鳳陽皇陵宮殿命公董之益
竭祗勤撫綏獎勵人競勸功十八年侍 仁宗皇帝
入朝洪熙元年命掌行在後軍都督府是年丁母太
夫人沐氏憂宣德初起復高煦構逆 宣宗皇帝下
詔親征公等守北京師還 齊良厚後車駕三出
巡邊公皆扈從祀嶽瀆及冊封宗室皆秉虔將命先
是 仁宗皇帝篤念外家孜孜勉公兄弟子姪於學
獻錄 卷之五 十八
公祗體德意克力進修朝退閉門手不釋卷遂多識
古人言之善與凡治亂興衰之由閒暇吟咏自遣
家居事親孝爲人簡靜寡所交處惟名儒賢士過之
必起趨近相與傾寫極歡未嘗苟附權貴享年五十
計開 上命賜祭賜賻物有司治葬葬宛平縣京西
鄉黃家臺之原配張氏封定國夫人子男二長顯忠
次顯義

黔國公沐英傳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父諱超母顧氏英八歲而孤屬
元末大亂母携之逃難又故時 太祖高皇帝龍飛
濠梁英往依之惻然撫之爲子則以國姓年十八爲
帳前都尉甲辰遷廣武衛指揮使尋加昭勇大將軍
改廣信衛勤於軍政高城利兵以俟攻取士卒有蹂
踐民田禾者必加重譴百姓安之洪武元年二月從
天軍下崇安剪陳友定拔溪寨破漳泉等州遂定閩
中三月命復姓仍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
衛三年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本府同
知進階榮祿大夫署掌府事時開創之初四方文移
甚劇英剖決如流九年巡勞關陝以西疾苦事多所
便宜十年副衛國公鄧愈征西戎直抵崑崙山值霖
雨浹旬餽運弗繼英與士卒同甘苦病者醫治之士
皆感悅効成大戰闢地數千里遂進封西平侯賜號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
祿二千五百石授以鐵券俾子孫世襲十一年拜征
西將軍將京師及河南陝西山西兵復征西蕃降其
衆二萬俘馬牛羊二十餘萬得納降七站之地擒其
酋長曰三副使曰癭臙子者獻于京威震西土十三

年春元孽脫火赤國公愛足知院爲邊患英將陝西兵略亦集乃西路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自率帳前驍勇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兵攻之俘其全部以歸十四年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北征英副之將一軍由嵩高全寧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宜等上以元遺孽梁王栢匪剌瓦爾密恃雲南險遠戕虐使臣以英副潁國公傅友德率師三十萬征之遂繇辰沅遵陸路出羅鬼攻普定晉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單節擊可渡河皆下之梁王遣其司徒達里麻駐兵曲靖拒守英謀於友德曰雲南兵屯曲靖必意我軍深入疲勞且以程計之謂未能猝到彼必懈惰我若兼程以進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此批亢擣虛之術也曲靖一破餘可傳檄而定友德然之遂乘大霧進至白石江阻水而止霧斂則已薄其營矣江闊僅一里許其淺處可涉也衆咸欲與戰英視其陣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於速戰然亟濟則所傷必多宜多方以諗之乃整衆鳴鼓若將濟者彼悉擁精銳拒於水上英別遣一軍泝流暗渡循山而出其陣後吹銅角以張聲勢仍于山林岩谷間樹旗幟爲疑達里麻驚懼

卷之五

卷之五

二十

急撤陣後軍以禦之水上軍覺之心動而陣亂英是拔刀麾兵以濟士有猛而善泅者數百人皆蒙盾而渡以長刀仰斫岸上軍却我軍得登者八百其勇彼軍退數里結陣而待我軍畢濟既就列旌旗烜耀鏡仗鮮明彼軍奪氣友德麾兵進戰火砲交發鼓譟之聲震動天地接戰數合猶未分勝負英察其氣已衰縱鐵騎直擣其中堅連斬數百人出入其陣彼衆披靡遂敗之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不可勝計橫尸十餘里梁王聞敗走允瀾池島中英乃駐兵金馬山父老焚香迎拜入城禁士卒毋擄掠收梁王金寶并官府符籍雲南平果如所計遂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于畢節十五年春正月分遣將士略建昌潯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等處獨大理酋段世據南詔皮羅閣故城不服英命常茂從間道繞點蒼山後攀崖緣木而上據其巔樹旂幟以亂之英乃斬關而入遂拔其城擒世調勝兵取鶴慶原照江下金齒收三營砦破石門關軍威大振由是摩娑和泥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大定泰分烏撒烏蒙東川叵部建昌會川羅鬼普定晉安水西畢節隸四川自是雲南列爲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

卷之五

卷之五

二十一

司一百八籍其戶七萬四千六百餘分設軍衛犬牙
相制以守其地夏四月回軍與友德會于瀕池之上
時烏撒東川建昌皆有變志友德曰蠻夷叵測若不
乘我兵力以定之終于叛亂英深然之遂相與合兵
皆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所獲牛馬羊數萬
餘立烏撒畢節二衛以鎮之師回秋九月雲南諸部
復率衆攻城都督馮誠固守設樓櫓強弓于埤賊近
輒射之稍急則出勁兵以擊之英聞變兼程還曲靖
遣健步懷羽檄走報城中約爲內應爲賊所得健步
曰總兵官領大軍至矣賊散走安寧羅次卻甸富民
晉寧大棋江州等處據險自保英分兵勦除之斬首
六萬級生禽四千人雲南復平畱英鎮守十七年廣
南特磨通作耗英親入其地按兵不進諭以天道禍
福遂降之二十年春浪穹通寇扇羣蠻爲亂鶴慶劍
川相應英調大理衛指揮鄭祥乘其未集掩而殲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百夷屯摩沙勒犯邊調都指揮賓
正領兵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復悉衆號三十
萬戰象百餘寇定邊以報摩沙勒之役親率兵二萬
抵賊營與之對壘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象二
千迎戰鋒始交獲一象殺賊百餘人而還於是年氣

益壯咸曰賊易殺也英乃名諸將校謂之曰年邊
圍已久若不卽破賊設定邊失守則賊勢益張彼徒
恃其衆以恐懾我軍今方少以騎士挑之已獲一象
又何足畏乎吾知所以破之之術矣可多置火銃神
箭於前作三行參差而陣伺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
齊發象若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使
銃聲不絕象必驚而却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
矣明旦分軍爲三隊都督馮誠領之賓正領其左都
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主上平日恩養將
士正欲效膚寸之力於戰陣之間爾今日之事有功
者賞退衄者戮全隊三令而五申之將士鼓勇爭進
則悉衆出營盜驅戰象結陳以待英駐馬於高岡以
觀左隊小却英望之怒遽遣使馳取左隊將之頭左
隊遙見使者橫刀飛馬而來復擁士卒人呼突入其
陣無不一當百大戰破之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象
中矢死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殺其酋餘黨盡殲百
夷酋長思倫發聞之遣人奉方物犀象來降願輸貢
賦英爲之請於朝許之遂定其地秋八月東川蠻
據烏路山結砦而叛其地重關疊嶂縣峭壁上下
三十餘里人跡阻絕調賓正帥雲南兵會京軍稍用

討而降之冬十月廣西阿赤部酋長者滿矣情結越
州土酋阿資叛英自將直擣阿赤部者滿矣情皆服
誅俘男女五千餘口牛馬如之阿資降二十二年春
二月阿資復叛再調竄正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
九人冬十月入覲 上宴勞賜黃金二百兩銀五千
兩鈔二萬五千貫文采百純別賜鈔五萬貫使建第
于鄉居十日而還英初如京雲南之民無老幼惟恐
其不來也咸戚然東向望者累月及聞還各相率遠
近數百里之外二十三年秋九月臨安教化三部不
供租賦調本衛指揮王執討平之冬十月晉安酋密
獻徽錄 卷之五 二十四
卽作亂調貴州都指揮張泰討之俘獲二千餘衆獲
馬牛數千得糧四萬斛二十四年春正月順寧蒲蠻
猛吾馬忒爭襲傷及官軍調都指揮俞輔往問其罪
夏四月阿資又叛英集諸將佐議曰雲南地方數千
里伏 天朝威武金齒百夷車里平緬摩夢和泥及
諸種羅羅蠻獠悉以降伏惟阿資恃險累叛若不復
其巢穴雖曰彈丸黑志終爲梗化於是簡士卒親入
至補衝賊衆迎敵英麾兵擊之殺獲殆盡阿資僅以
身免遣其子請降秋七月英以八百媳婦率命遣
使招之其酋長刀木板懼遣招剛闌都奉方物貢十

朝而歸附焉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得未疾卒年四
十七計聞 上哭之慟輟朝遣官致祭其詞有曰使
我無西南之憂者英之功也命長子春迎喪官軍護
至京師 上遣中使祭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配享
廟庭 賜葬江寧縣觀音山之原英爲人寡言笑沈
毅有智量好賢程士撫御卒伍尤有恩意所至未嘗
濫殺旣鎮雲南乃築城垣設衛禦簡官僚修惠政剔
奸蠹撫酋豪興學校飾館傳嚴祠祭治水利屯田
謹斥埃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辨方物以定其貢稅
視民數以均其力役疎節目以寧便其人嘗從容詢
獻徽錄 卷之五 二十五
一儒生曰吾亦欲觀書何者爲要對曰儒者之學必
自小學四書始以至五經諸史莫不欲遍通今公爲
國重臣春秋鼎盛但當究輔弼之大義以安天下爲
已任豈欲效書生博學強記之習哉惟大學衍義一
書乃宋儒西山真先生所撰其格致誠正脩齊治平
之道與夫天人相感治亂之所由皆具此書公必欲
觀書請觀此書則大人之事備矣遂欣然令左右售
而得之退朝之暇卽延繙紳講解切磋商間之以通鑑
綱目不三二年學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其在雲
南于鈴閣之素壁間命善書者大書周子太極圖說

張子東西二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又擇民間之俊秀及土官之子弟皆令入學肄業使知禮義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後也間於朔望釋菜畢延師生坐於堂設廣席坐諸生於庭烹羔羊以食之土官子弟於冬夏製時衣以衣之嘗得大極圖善本并白鹿洞規善之刻石置文廟平居無所嗜惟有馬癖嘗語人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一僧爾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馳逐於兩陣之間順吾驅策與吾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

獻徵錄

卷之五

二十六

寧王夫人子男五春晟昂杲昕

西平惠襄公沐春行狀

唐愚士

公諱春字景泰世爲鳳陽定遠人考黔寧昭靖王幼失怙恃當元末大亂甫八歲會太祖高皇帝龍飛濠梁見而憐之命孝慈皇后育以爲子迨長總兵四征咸著勲烈命復故姓頒賜鐵券號開國輔

誠宜力武至隆慶祿大夫勲柱國官大都督府同知爵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及薨乃追封而賜諡焉公則王之冢嗣也生未朞造母夫人喪物手外祖氏長歸就學洪武己未始十有七歲即侍王考征西蕃洮州擒元三副使明年從征亦集乃擒國公脫大赤等歸又明年從征雲南歷功先士卒十六年還京師遂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煽諸邦作亂公與征馬獨冒矢石奮勇先登殲之明年師還初天兵旣平雲南留王鎮守機務之密者非他人所能道凡有遺輒命公一歲之內馳驛再三所報悉稱

獻徵錄

卷之五

二十七

百十八年秋授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畀實授後軍轄幅員之北視他府爲劇公割決如流事無壅滯是年冬繫天下重罪於烈山公錄而詢之奏釋數百人十九年解州民告變擗海等備逆上命公馳驛往至則巡城厲士衆而捕之推校得實白其誣枉上悉恩宥又全活數百人二十年春從征虜大將軍宋國公帥師三十萬北出沙漠剿元之餘孽未庭者次金山降其署丞相開元王納哈出俾朝京師公爲護送

見其威嚴甚敬憚之二十五年六月

王薨於雲南公往奔喪十月奉柩還葬哀毀盡禮
有詔起公襲爵繼任詰曰襲命爾父副征雲南而爾
其地能布恩德蠻夷率服朕無西南之憂者十有一
年今命爾襲父之爵當思爾父相逢之幸忠誠爲國
夢寐存心則鬼神有鑒福祿永昌矣及命雲南各衛
軍馬悉聽節制一切事務應奏者必經由然後來聞
陛辭奏曰臣父鎮滇畜馬駒以勞戰士藏寵錫以資
遠夷請以其羸歸數有司上弗之許仍厚其賜以
遣至鎮則宜上德意發彌令修戎撫民柔遠懷邇
無改于父之道又謂食爲兵天也政實第一事較多

錄微錄

卷之五

二十八

寡之入嚴賞罰之例積功乃倍餉饋以足二十六年
春緬國酋南速刺來朝貢于京和泥祿谷爲邊患遣
元江刀平控禦之羅雄法來嘯聚命都督何福討降
之東川酋弗靖奏復攝賽爲知府境遂寧謐秋維摩
阿的等一十砦構王弄山撒哈諸酋拒命調都督瞿
能平其地俘一千一十九斬六百五十四級獲馬五
十二牛半四千有奇皆給戰士遂營服不敢携二十
七年春越僑賈哈刺連西蕃蠻邊出沒北勝浪渠州
公潛遣百戶蘭宗賢輕騎而往集民兵伏其要覆之
擒斬二百四十三請立濶滄衛以填其地緬復獻方

物秋施甸清阿董等衆犯永昌境公命指揮使胡淵
乘間出奇襲殺賊三百三十二獲馬七十二衆遂披
靡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爲民
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
議伐者得肆猖獗公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
擒其黨者宗乃謀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
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已匿今調止酋悉從征
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入
授首必矣乃分駐陳寧逼之二十八年正月六日兵
至赤窩果獲阿資屍諸市及誅同惡沙陀普也等二

錄微錄

卷之五

三十九

百四十一人越州平阿資素爲桀黠至是捷聞上
嘉獎之衆亦嘆服冬緬南酋儂真佑阻兵負固公調
都指揮王俊征之盡殲其衆凡俘斬二千一百七十
馬牛四百八十八殺二萬一千六百四十石廣南通
明年順寧酋猛丘結外夷雲龍酋段老納遁逃皆蓋
異志公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往討猛丘懼而斃差
伏誅改立猛朋段海食其地寧遠州右爲七十城門
塞交趾恃險遠肆強橫公命何福率兵一戰蠻臺江
擒殺男婦二千四百五十盡獲其乘象軍實酋刀升
聞始懼乞降奏復其官麓川宣慰思倫發先馳于

其下多怨三十年春刀于孟弄兵謀逐其主以自立
 思倫發窮奔告援公與之入朝面受宸筭以歸三
 十二年二月永寧卜八如加復通賈哈刺寇邊調何
 福擒之戮其脇從二十三俘獲男婦三百餘餘黨悉
 潰三月公以思倫發之告駐師怒江諭刀于孟釋兵
 不聽四月乃戒何福瞿能率勁卒八千嘶枚倍道直
 擣刀名孟砦渠魁乘象突出追射殺之遂奮兵縱擊
 大破其衆四萬餘斬三千六百餘級獲象四十馬一
 百五十回擊景罕空蓬二砦皆下之時黨衆七萬裨
 將請屠以逞公曰殺降不武乃止誅其尤餘盡釋之
 捷聞大廷以征虜前將軍印授公命總四川貴州雲
 南各道兵欲盡平其地時公得疾已三四寒暑嘗竭
 誠殫思氣血愈耗及聞太祖昇遐哀痛甚疾革然未
 嘗告憊有問者則曰邇稍間也將以秋復征而遂不
 起矣九月十二日甲申夜半長星自東墜西其聲如
 雷衆咸見聞公隨薨享年三十有六計聞賜祭葬
 諡惠襄公在鎮七載增闢田以畝計三十萬五千九
 百八十四益糧餉以石計四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
 復民戶五千七百五口五萬二千四百二十四又嘗
 鑿鐵池河三十六里灌宜良潤田數萬畝民受其利

初王之薨父老爲立廟請諸朝報可將鳩工
 至曰元咸陽王功德崇懋廟廢不治當先之乃新
 祠宇議者謂公不私其親夷人嗜異端有得胡神肖
 像於舊井者訛言沸騰有神異傾城駭觀至萬人公
 立命焚之通衢識者知公不惑於怪譎唐有武臣曰
 平晟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爵封西
 平圖像凌煙其子凉公愬亦克以偏師破蔡復唐土
 宇君子以其父善教其子善繼稱之方之今黔寧王
 父子之功德勞烈未知其孰優而孰劣必有能辨之
 者

黔國公贈定遠王諡忠敬沐晟神道碑

楊士奇

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黔國沐公薨於雲南之楚雄
 計開上悼念輟視朝加隆卹典追封定遠王諡忠
 敬其子護喪歸南京葬江寧縣長寧北鄉觀音山先
 塋之次沐氏鳳陽定遠人王之高祖考曾祖考祖考
 以昭靖貴皆追封黔寧王高祖妣曾祖妣祖妣妣
 皆追封黔寧王夫人昭靖四子伯諱春襲封西平侯
 歿諡惠襄仲即王叔昂右軍都督府同知季昕駙馬
 都尉王諱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闊厚端慈凝重聰悟

過人而博學遠識恭慎寡言喜愠不形於色 高皇帝重之既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抵勤陞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惠襄繼昭靖鎮雲南薨王嗣封西平侯仍奉命鎮雲南王承父兄之後秉誠殫慮益弘遠圖威服德懷恪勵夙夜先是麓川不靖諸蠻遂宣慰使而分據其地王遠至奏發兵平之殺奏以其地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于厓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制之夷遂帖息 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遣將先率兵討之躬獻徽錄

卷之五

三十一

率兵繼之後及蒙自縣蠻聞王來遂遁進擒其酋誅之事聞賜璽書白金勞王四年安南叛命征夷將軍率兵及湖廣等都司兵討罪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司兵分道進 王率兵由蒙自徑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先遣偏裨集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遁遂築堡駐兵造舟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陣師遂遣將引兵泝流攻賊之富良江自旦鏖戰抵暮賊引却翼旦諸將咸欲奮擊王曰受命弔伐所欲得兇渠數人而已縱殺非 皇上好生之心乃止遂遣浮梁渡師時

征夷將軍大兵至乃合攻寧之多邦城柵繼掃其東西二都及盤灘田牧槽江公侶等寇悉破之寇首黎季犁父子狼狽棄其衆獨孥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於海王合征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禽俘無遺械送京師凡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十二萬五千九百獲象馬牛畜軍資器仗無筭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朝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二千石賜誥券玉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褒嘉又口賜宴于便殿還鎮雲南是冬安南餘寇携二命獻徽錄

卷之五

三十一

王佩征夷將軍印總兵討之王師歷境寇遁入乂安海島追至占城之境禽寇首陳季擴阮師鄧容等送京師誅之師還仍鎮雲南十七年富州蠻酋積連賦不入 朝廷命王發雲南貴州兵討之蠻據險以抗王遣兵斷其後諸將請急攻王曰威服不若德服遂使人諭以禍福蠻即遣子詣京師謝罪悉償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勲德老成詔兼太傅召至恩禮加厚遂命佩征南將軍印還鎮 宣宗皇帝初嗣位遣使齎金幣勞之 皇上嗣位恩禮視宣德之初明年改元正統賜金幣加厚是年冬四川會川

澤蠻合底泊等爲亂奏遣第都督昂討平之二年冬
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復奏遣昂平之三年麓川思任
發擾邊侵掠騰衝南甸遣人諭之不下奏躬率兵討
之兵至潞江王勉諸將曰出兵尚謀不專恃勇且逼
寇月非用武之時今官軍已集如賊能畏威悔過搃
誠謝罪請命赦之斯亦可也遂復遣人諭之不下乃
命弟昂及都督方政等率兵前進王尤戒其慎重時
王整兵在後政等夜渡江破賊柵賊衆奔北官軍乘
勢追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衆三十餘政奮勇
獨進賊伏兵四發政力戰死之時春已半王慮瘴癘
瘴癘錄 卷之五 三十四

非官軍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旨命王還鎮王至
楚雄疾遂薨方疾革時顧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國
家固極之恩吾不能報矣吾弟勉之吾一家子子孫
孫世堅忠誠保臣節無忝君親又顧昂曰斯役也雖
偏將失利固吾總帥之過此賊不可不貸汝勉之勉
之言訖而逝歸櫬所過道路城郭無貴賤大小迂拜
哀慟蓋王在鎮久惠愛之被於下者深也配程氏追
封定遠王夫人子男一儼襲封黔國公

襲封黔國公謚榮康沐公斌神道碑

吳節

公諱斌字文輝初名儼字可觀世爲鳳陽定遠人
考黔寧昭靖王諱英伯子西平惠襄侯春考定遠思
敬王諱晟叔考定遠武襄伯諱昂歷世以勲聞紹聖
兵符鎮守滇南公爲人謙恭純篤寬厚慈祥日讀論
孟子史兵家略略諸書手不釋卷待人未嘗一毫驕
矜形於言貌忠敬王鎮滇四十餘年公侍祖妣太夫
人耿氏妣夫人程氏居金陵調適溫清曲盡孝道暨
奉祭祀接賓客睦內治外咸合其宜人無間言正統
戊午麓賊叛逆上命忠敬舉兵伐之明年己未班
師遘疾薨於楚道公聞訃痛哭幾絕旬旬赴滇奉喪
瘞瘞錄 卷之五 三十五

歸葬庚申春三月入覲詔襲公爵居京師侍從凡五
年方忠敬之薨也朝廷以西南夷獠素服沐氏恩
信命公叔父武襄總兵往鎮乙丑武襄薨遂命公掛
征南將軍印總兵繼撫其地陞辭賜今名且勅之
曰爾出勲開夙諳禮教宜撫恤軍民宣布恩信懷服
遠人務使盜息民安近悅遠服斯稱重託馳驛至滇
適緬甸執麓賊思任發欲送京師復後其子思儼發
窺覲邀截公於是會同鎮守太監蕭保泰贊侍郎楊
寧叅將冉保毛福壽提軍沿途接取公議宜先都指
揮李昇進兵孟璉以促之緬甸宣慰卜刺浪懼

首并妻孥來獻 上悅遣主事何瞻賜寶鈔彩段以勞其功丁卯思機發復據孟養爲患勅公同鎮守監丞郝寧都督方英叅贊侍郎侯璉統軍往騰衝包砌城垣以撫以捕時春氣瘴發班師還鎮戊辰 上慮賊子負固不廷延蔓無辜欲草薶而禽獮之命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平蠻將軍官聚總諸道兵討之勅公往金齒騰衝南甸千崖等處操練土軍督運糧餉遙振軍威九月公同侍郎焦宏自騰衝一路列諸營壁魚貫而進直抵貫屯金沙江轉輸接濟大軍時王師深入孟養思機發潛遁公嚴督軍士固守橋梁未獻徵錄 卷之五 三十六

祇事我國家清勤公正茂著才猷朕嘉念爾勞特賜銀幣其益效忠勤以副委任公承命奉職唯謹尋以疾薨年五十有四

黔國公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諡武僖 沐琮墓誌銘 倪岳

弘治丙辰九月七日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太子太傅黔國沐公以疾卒于鎮是夜有大星自東北墜于西光芒亘天人皆見之 非偶然也公無子既卒合鎮文武軍耆之屬相向而哭者皆失聲已乃晉相告曰雲南非沐氏不能守遂合辭請以故右叅將就徵錄 卷之五 三十七

錦衣衛都指揮誠之子崑爲公後鎮巡重臣具以公計及合羣情以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賜諡武僖命禮部諭祭者十六東宮諸王皆賜以祭綸驛歸其喪工部營墳以葬復以雲南重鎮遂從所請命崑就鎮嗣封黔國公爵充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繼守其地嗣公既受命始獲進 奉公之喪歸葬南京江寧之祖塋公諱琮字廷芳始沐氏別號益菴又號東山居士其先鳳陽定遠人曾大父英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追封黔寧王諡昭靖大父晟顯忠輔

邇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傅追封
定遠王謚忠敬父斌總兵官黔國公謚榮康母梅氏
贈黔國大夫人公生之日百鳥翔集人以爲異未猝
失怙從兄璘號繼軒有文武才由都指揮陞右都督
充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繼鎮雲南撫公友愛篤至
四五歲時嘗抱置膝上教以詩書八歲就學不數月
卽能了涉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大義善屬對應答如
響未幾璘卒 朝廷以公尚幼復命璘弟璘嗣兄職
爲都督同知繼鎮雲南仍授公冠帶食祿之半以俟
公日與縉紳士夫遊揖讓進退有老成風嗜學不怠

獻徵錄 卷之五

三九

詞翰兼美人咸器之成化乙酉入朝嗣黔國爵 憲
廟寵眷有加丙戌春奉勅河南主行鄭靖王喪禮有
白金文綺之賜丁亥三月命還鎮雲南如祖宗故事
勅旨諄切錫賚優渥仍俾兄贊協同贊理公沈毅有
爲不妄言笑勤於爲政公退不入私室冠帶終日寒
暑無間精究簿書事無壅滯凡白事者雖僕隸走卒
亦引見於庭上下之情無間壅遏每遇修貢或拜進
表文必焚香遣使不遑寧處 聖壽歲節行禮敬肅
如在 上前朔望謁孔子廟退坐明倫堂使諸生執
經進講誘掖獎勵無所不至作興學校完飭禮器給

學田展解額設宴禮以興起後進惠養鰥寡驅除
暴物害既去人隱畢宜嘗奉勅督理軍儲留意屯田
修治水利慎簡羣僚分任其事不數年間田無惰農
庾有餘積矣或雨暘愆期有禱輒應民謳歌之農暇
修邊壘飭驛傳因時訓練振揚威武道路險要之處
增建哨堡置兵守之是以盜賊消弭疆圉晏然每邊
夷執贄來見一無所受賞以酒肉幣帛諭以 朝廷
恩威而遣之威德遠被諸夷敬服甲午安南國王遣
陪臣何瑄至邊以假道爲名窺覷虛實公逆知其情
拒不許詐不得驛則侵老撾以啓釁公具以聞請

獻徵錄 卷之五

三九

勅切責復命各夷酋長整棚軍馬慎固封守以防不
虞交人知我有備不敢肆侮遣使詣 關謝罪云戊
戌尋甸府土官知府安晟卒弟倘謀殺其子瑄欲爭
襲兄職公遣官兵擒倘以聞明正典刑廣西府土官
知府昂貴殘暴虐民抗拒官司其千百夫長龍判龍
各逞夷情動輒警殺委官審勘擒捕及昂貴灰遺子
不許承襲二府皆奏請革去土官銓流官以治之開
設學校教之禮義百姓安焉其馬隆麗江劍川順寧
羅雄等處蠻夷率皆量遣官軍以次掃定旣而臨
安府石屏州昌明里強賊番撒聚衆搶虜附近村寨

勢漸猖獗命三司都指揮吳瑤等調漢土官軍及民兵往征之格殺番撒斬賊首級百餘殘孽潰散民免干擾已亥鐵箐赤石崖等處羅羅寇習嘯聚山林流劫大理等府公奏調楚雄等府衛漢土馬步官軍民兵命三司都指揮周佐等按以成算督率分守指揮馬鉉等分道進兵攻散其衆斬獲寇習俘男婦百餘賊平復請添設大羅衛兵川州以爲保障從之 朝廷嘉其功賜勅獎諭尋遣使賜以盃甲壬寅奉 勅偕都御史程公琮往撫孟密所過州縣秋毫無擾時有以平孟密方略獻者公斥之曰自征麓川以來軍

獻錄

卷之五

四十

民凋弊極矣我寧被不善控禦之名不忍復事窮兵黷武之禍聞者建之癸卯橋甸賊首師五聚衆爲亂張旗幟稱總管剽剽鄉村焚毀廨宇支解軍民敵殺官軍安寧鎮南廣通祿豐易門十數州縣咸被其害乃與鎮巡重臣合議命三司都指揮趙晟等調漢土官軍民兵分道進攻斬首千餘級俘男女數百人生禽師伍暨其妻孥境內始安具錄將校首功以聞朝廷特賜勅歷敘公在鎮功績加授太子太傅以嘉獎之乙巳南甯蒲賊莽丘負固距險擄擾永昌等地方行旅不通民多殺傷復命晟等率兵以往

之曰山路險阻難於攻圍宜以計取至則果如公令生擒莽丘及同惡渠魁以歸宥其脅從一境悉平弘治改元戊申 今上卽位之初念公久鎮外藩特遣使賜以白金文綺已酉賞平橋甸功將校陞秩有差復遣使賜公白金文綺公生勳冒頓級過人端勤有守苞苴不敢及門精究武經諸家兵法及陰符奇門諸書知用兵之要每命將出師算無遺策所向有功平居孳孳嗜學手不釋卷至於陰陽卜筮星命之術靡不究心善草書自成一家歌詩樂府富麗可觀性孝友自痛早孤事母竭盡子職及卒哀毀喪葬以禮

獻錄

卷之五

四十一

待族黨咸有恩意御下寬而有制不事嚴刻雅量汪洋喜怒不形勢位已極戒滿思危兢兢業業未嘗有過衆方以遠大期之而遽止於斯惜哉其生爲景泰庚午閏正月十有三日春秋四十有七而已配王氏成山侯某女繼王氏金吾左衛指揮同知某女皆封黔國夫人

黔國公諡莊襄沐公崑墓誌銘 蔣 冕

自黔寧昭靖王以西平侯奉 高皇帝命統兵下雲南留鎮其地繼以王之伯子惠襄侯仲子定遠忠敬王及忠敬之子榮康公未幾而忠敬叔弟定邊伯武

之孫右都督東樓居士繼之既而東樓之弟都督同知與榮康之子武僖又繼之以至於公首洪武癸酉訖正德乙卯公卒之年傳五世歷八人閱百四十年世爲忠貞敷宣德意綏輯民夷前後如一日忠敬在鎮餘四十年佐以武襄雖國封啓于忠敬而益固封守安內攘外則武襄之功尤不可泯者武襄諱昂公之高太父也曾太父諱錦衣衛副千戶贈右都督大父諱瓚卽都督同知父諱誠錦衣衛都指揮使充右叅將嗣守金齒母徐氏生母李氏俱封夫人以成化壬寅某月日生公生甫九閱月而叅將沒大母賈

獻徵錄

卷之五

四十一

夫人育之弘治庚戌賈夫人沒公雖童孺已哀毀如老成人明年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以年纔十齡如例優給初武僖無子以公爲後丙辰武僖卒廷議謂公於武僖爲從孫止宜嗣昭靖初封侯爵事下雲南守臣覆議咸謂百餘年來雲南人習知黔國之稱一旦改公爲侯而稱西平恐人心驚疑或致生變孝廟念其議命公不必赴闕就彼嗣公爵勅佩征南將軍印領守雲南時弘治丁巳之十月巳卯也踰旬仍特詔諭公親賢取善修德進學以不墜前烈公既拜稽首受命旦夕惴惴思所以仰副聖訓以光世美者

無大小必謀之寮案訪之耆舊務俾允合人情不違法制而後行之令嚴而不苛法簡而能信自食采外毫髮不取于人所部文武吏士蠻夷酋衆無不服其廉靜政務既修乃簡閱士卒繕治城守汲汲以攘寇安民爲事庚申統兵勦龜山竹子箐及梁王山等處蠻賊寇平而人不擾辛酉孟養侵孟境土機三司撫諭之復其村寨十三處壬戌偕巡撫都御史應城陳公會貴州守臣合兵討普安賊婦米魯及蠻賊福佑等首惡就戮餘黨悉平正德丁卯師宗州賊張受辛未安南長官司上舍那代相繼扇亂流劫隣近郡邑

獻徵錄

卷之五

四十二

公次第勦平先後事聞降勅褒諭者三加歲祿至百石者再賜白金文綺者五丙子加太子太傅丁丑以母夫人李氏柩將附葬南京祖塋懇乞護送疏至三上朝廷以公未可離任不允而優詔褒答特深委重焉巳卯六月十八日以疾卒于正寢得年三十有八訃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命有司給棺斂賻米五十石布以匹計者如米之數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賜諡莊襄公諱崑字元中姓沐氏別號玉岡自幼端慤凝重寡言笑喜愠不形於色說者謂其有忠敬風槩而學問之力尤有過人者天性明敏

成國公贈東平王謚武烈朱公能神道碑

楊士奇

東平武烈王姓朱氏諱能字士弘世家鳳陽之懷遠父亮從太祖皇帝征伐有功累陞武毅將軍燕山中護衛副千戶謹持行善撫士有譽於時母某氏生王有令質自少喜讀書事父母至孝洪武甲戌襲父職事文皇帝於藩邸小心慎恭未嘗少懈而撫恤下人一如其父甚爲上所信任旦夕侍不去側奉天靖難之師初興帷帳密議惟河間忠武王與王預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構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

獻徵錄

卷之五

四十五

下首擒之遂奪城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人以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鄧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深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漾擒執其總師都督楊松潘忠等使迫其脅衆於漠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馳奔至滹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嚮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上赴援高道

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拒命撫慰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上至鄭村埧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景隆兵列營九門者連敗之城中也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上親拒之王爲前鋒午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上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砦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鐔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上悉獻徵錄

卷之五

四六

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鬪志然上得之卽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遂略彰德及定州勦西水寨已而敗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肥河敗平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爲敵所乘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玉力勸上行日用兵未必常勝

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匹漢高屢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當以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璧敵盛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屍蔽原野降者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上渡江入京師內難平諸王臣民推戴上承大統論靖難功王居首賜號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獻徵錄

卷之五

四七

都督封成國公食祿三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封三代考皆成國公妣皆成國夫人永樂二年命兼太子太傅四年安南黎季犛弑其國主毒虐下人拒遏詔使數諭弗悛遂發兵討罪命王總兵佩征夷大將軍印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及神機橫海驍騎遊擊鷹揚五將軍兵八十萬討之臨行上親送之龍江師至廣西上顧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其不能乎然能足辦斯事朕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諭旬計聞上震悼輒視朝五日一時同王從舉者永康侯徐忠等十數人皆入奉慰上罷泣

曰方艱難時，心相濟能其首也。且其素存心行事皆應遠到，曷遽止此言已？蓋懷楚左右皆流，泣莫敢仰，視蓋王至龍州，嬰疾，薨十月初二日也。春秋三十有七。上親為文祭之，宸衷悲愴，溢於言表。讀者皆為泣下。賻卹厚，追封東平郡王，賜諡武烈，并加贈其三代皆王爵。仁宗皇帝臨御時，詔王配享太宗廟，廷賜祭之，文尤極褒重。蓋當時元功之首也。

成國公贈平陰王諡武愍朱公勇神道碑

李賢

王姓朱諱勇，字惟貞，世家鳳陽之懷遠，衛累業多著。

獻徵錄

卷之五

四十八

今德祖諱亮，當元末天下土崩，乃從太祖高皇帝屢立戰功，歷陞燕山中護衛千戶。考諱能才略過人，克承前業。當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初，以心膂之寄，獨克奮力所向，必捷功居第一。授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傅，成國公，永樂四年，安南為亂，命掛大將軍印，率師往征之，未至，歿於軍。追封東平王，諡武烈，賜以誥券，逾年，王襲公爵。聞王自幼岐嶷，不與凡伍，出就外傳，無統殺豪奢之習，惟澹泊自處，與韋布之士同讀書，不事尋章摘句，必求其要領，於忠孝之大義，利之微辨，之弗引弗請。

主師席者為之擊節，驗其所履，殆無違焉。爵既在躬，恭勤益倍，無一毫驕態見於言面，而敦厚簡靜之譽篤甚。文廟大異之日，加眷注，巡狩北京，扈蹕往來，歷寧藩府，留守南京，蓋老成可託，故委以心腹也。王握兵權，號令不繁，訓練有法，不怒而威。時仁廟監國，尤見禮重。十八年，命王隨侍北京。二十二年，從駕往征北虜，有勞績及仁廟繼承大統，眷顧益隆。左右股肱，不二三人，而賞賚優渥，王獨加焉。未幾，宣廟嗣位，以王勳舊，思典煩繁，白金文綺之賜，極厚。宣德初，宗室有謀為不軌者，京師震動，王密勸上親率六師以征之，遂用其計，兵出近郊，忽雷雨大作，王知吉兆，遂自於上曰：「天意有在不戰而克，遂計日兼行，師至圍其城，彼方大驚不意。」上親征而兵至之速也。即日出降，罪人既得，乃班師還京，而運贊之功，在王為多。於是白金幣幣人口之賚，特兼之焉。二年，隨上北征沙漠，有功，加太子太保，特命總管大營兵糧，王益殫心極慮，務精訓練，兵威大震。上深倚重，嘗御製中陽歌，揮宸翰，賜之。五年，土以南北兩京及沿海陝西諸軍操備，漕運遠近相乖，請以南軍漕運，北軍操備，沿海陝西諸軍還營操守。上從之。

獻徵錄

卷之五

四十九

人以爲便自是每歲巡邊謁陵必命王綜理其務屢有金綺之賚六年冬至以京軍分調八同一帶防守者多進言恐非居重御輕之意上以爲然乃命兵部選精兵六十萬以益之七年上慮勲臣子孫過於優逸後不堪事于是屬王督練之而武藝遂精時萬全諸軍勞民供餉工進屯種之計以息轉運又言減放宣府調操者及留宣府諸軍備邊者悉准行之九年扈從巡邊慨然欲選將士抵其巢穴以勦絕之會胡虜自相讐殺阿魯台部落離散多相率衆順遂還十年正月今上皇帝嗣位之初王宿衛禁闔防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

範嚴密介冑不除久之益重委託金綺幣楮之賜尤侈王愈感激竭誠輔導兼知經筵事每偕儒臣進講以成聖學王以爲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復奏選銳兵四萬以備邊用正統改元之秋上勅王曰勲臣子孫襲爵者操習之暇令讀書史講明理義以成其才爾其體朕至懷王於是親爲講解書史大義至於忠孝之道尤懇懇焉後各有成立之效四年加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九年邊報有警王統兵出喜峰口敗虜寇於富峪川追及熱水川俘獲人口馬駝牛羊還以功進太保復賜璽纁并介冑十四年虜寇犯邊

王復領兵隨駕往討之還至土木不意胡兵來襲進逼宣府上卽命王提兵四萬以禦之至雞鳴山會虜前鋒少却王促兵援之殺傷甚重已而虜衆悉至王遂力戰以死是年八月十三日也距生洪武辛未七月二十二日壽五十有九天順改元皇上復登大寶重念往者死事之臣賜王誥命追封平陰王諡武愍王配王氏都督官同之女閭範素閑克其家封成國夫人子男二儀襲公爵信任指揮使女五

成國公贈太師諡莊簡朱儀神道碑

公姓朱氏諱儀字爰恒世爲鳳陽懷遠人祖諱亮元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一

末時從太祖高皇帝起義兵累功授燕山中護衛正千戶祖諱能嗣職從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以元功封國公加授太傅追封東平王諡武烈配享太廟妣封東平王夫人曾祖祖考皆封王妣皆王夫人考諱勇嗣成國公所歷事累朝皆總大兵掌中國中軍都督府事以功授太保正統末從英宗睿皇帝北征次土木追封平陰王諡武愍妣沐氏繼妣王氏皆封夫人公王出也生而器宇凝重具文武材景泰壬申嗣成國公景皇帝當祀太廟偶不豫夜宣旨遣公攝事舍卒無違禮丙子命治周世子喪財省事

集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見公曰平陰有後矣 孝
恭章皇后之合葬景陵讓皇后之改冊皆命公行禮
有游幸或召以從壬午命持節封蜀王勞錫無所受
嘗較射內苑連中的 上喜甚賜寶鏐一篋蓋自是
始有意大用之癸酉南京守備官缺勅公往兼掌中
軍都督府事賜白金三十兩金織蟒衣一襲甲申
憲宗純皇帝嗣位申命以行時南畿飢命公賑救公
議令獄囚贖米及都城商稅錢鈔皆市米諸藩給僧
牒亦准是法所活甚衆時游食頗盛公議京伍未實
宜使此輩應募爲兵得若干人監徒彭劍強賊李相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二
爲江路患將校跡至九江獲馬儀真守備官缺薦都
指揮勝勝果以廉明官至總漕都督戊子早奉勅會
獄獄囚多所矜釋又議都郡歲輸軍儲許臨船預放
三月省耗數船直得十餘萬石貯於倉倣古常平法
行之會有詔諸守臣待驗皆進繳公言南京根本地
事有緩急非符驗不能速達又遣官勾稽營籍公言
舊制軍數不宜泄事皆寢城門守兵盡肆營伍止賢
老羸數人公謂宜養銳示威始定番代法議久不決
後四年公復力爭又言營卒多病死請官置醫藥官
從之 今上皇帝之正儲位也廷臣方表請公率南

六臣上表適至降詔優答且賜綵幣海賊劉
分據要害賊勢窮歸罪械其首惡三十三人送京師
脇從者皆釋弗治海道以寧乙巳星變求直言公所
陳多切時弊屢上疏辭任詔以公廉靜老成不許加
太子太傅視事如故 憲宗既升遐公哀慟極至燕
不舉樂者三年 今上御極賜綵幣一襲白金二十
五兩公復辭任亦不許有言武臣多不畏法請嚴降
黜之令公言皆是祖父功所積且律有法豈宜槩黜
遂報罷辛亥 皇太子生公首請正儲位受賜如前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三
孝陵明樓壞公請修葺之又言欽山十廟亦當修二
後成有旨嘉勞刻石紀功大勝龍江二關及浦子口
教場爲水所迫亟請內圖以免衝嚙遲羅夷人入貢
還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覺或言宜寘不治
公以爲事關國體遂舉正管押通事官追給夷價各
遣歸每歲錄囚公當執筆必從容訊問務求其情尤
嚴祀事凡代事南壇太廟者各四社稷山川孝陵及
大江之神各三以常典祭者多不可紀皆夙戒發未
時少怠內外文武臣所與議事者前後四十人公處
之責與恭協一久而彌篤當弘治丙辰三月六日

于止寢公始得疾卽上疏辭 上優詔勉留遣醫視
疾命甫下而訃至矣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誥贈
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莊簡公疎髯豐頰面
如頰玉簡重寡言平生忠孝出于天性痛欲死難誓
欲雪恥沙漠旣官于南不得遂志每燕坐憤恨灑淚
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祿乎賜第中道石寢圯或請
修之曰此石先王所履吾不忍易也事母夫人極能
順志孝養居喪毀瘠去墓百餘里徒跣以行弔者雖
微亦拜謝于門庶弟佶廕羽林前衛指揮使父沒財
產聽其自取及佶卒撫其子輅亦厚都督僉事郭鉉
之母公女兄也嘗迎養于南餽送至殷勤焉遇姻黨
皆恩義好拯人急嘗早朝道得遺楮追其子還之使
歸至德州見鬻子女數輩盡收買之復遣其歸不取
其直家人梁敏者廣東人娶婦生于矣其父見之徘徊不忍去公憐而遣之福英者鳳陽人爲盜所賣窮
而歸公廉知其父止一子亦遣之有鬻子于倉官者
官滿子戀母不肯行公贖歸之今襲爵千戶有父母
道歿丹人棄其女於江涯公命有司收養後嫁百戶
于隆爲命婦公好讀經史攻大小楷法閒吟咏聲伎
狗馬一無所好臨財不妄取而贈施皆從厚故雖爵

麻徵錄

卷之五

五十四

上公處祿恒不給禮賢下士至忌勢分汲引人物寸
長片善必加甄錄武學官士躬自課試官將領登科
第者相望尤識治體蒞政之初喜事者或有異議公
謂留務至重不宜作聰明擅威福安有更改守之不
變久則民安而信之不疑矣守備三十餘年上下輯
服軍民安堵外警不作古所謂無智名無勇功深長
爲國之謀明哲保身之義兼盡而無遺矣顧事涉綱
紀則力爭之爭之不得則嘆惋累日恒曰事體易壞
復之則難知者以爲名言配胡氏少傅忠安公之女
封成國夫人賢而有則子長輔公教以忠義病革執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五

其手以指畫將士二字示之今輔嗣公爵恭謹有父
之風

成國公贈太傅謚恭僖朱輔神道碑

徐階

公諱輔字廷瓚東平武烈王之曾孫平原武愍王之
孫守備南京成國莊簡公之子武烈以靖難元勲配
享 成祖廟庭而武愍死土木之變忠孝聞天下至
公思益光大先世之烈遭世承平無以自見賜第有
古槐一時時挾書冊就其陰卧且讀焉因自號枕槐
又數從姊丈李文正公學爲詩長短篇什流傳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六

陞而被服淡素言動恂恂如諸生諸繙神相與稱曰
 儒者正德丙子秋虜寇白羊廷議遣將往禦公毅然
 請行既奉詔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會虜退而止
 丁丑守備南京已卯逆濠犯安慶遠近震恐公與司
 馬白巖喬公畫策戰守以身任其安危賊覘知遁去
 遂以敗縛人于是知公古馮異祭遵之流亞也辛巳
 召還京嘉靖癸未予幸舉進士公實主宴恩榮釋褐
 之日予從兩同年修故事謁公私第公豫為具以俟
 屬有風霾詔百司修省狀元姚君請公撤酒與樂公
 曰上未必知也姚君曰人臣之義固當不欺公柰
 何以致後進耶曰吾姑試君君言誠是雖然吾願君
 他日無忘于茲言也遂進疏食見其二子麟鳳再拜
 以別今三十餘年予每念此不異前日事而公則已
 久不可作二子亦次第嗣爵卒矣予蒙恩入直無異
 間與公孫今太傅公追論疇昔為之惻然太傅兄弟
 因屬予銘公神道之碑予不得辭太傅公名希忠以
 忠謹修雅為上所眷倚其弟希孝為右都督管錦
 衣衛事恭慎而甚文皆公次子嗣公鳳出

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諡恭靖朱希忠神道碑

張居正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七

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勲勞于國者乃
 得追封焉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三人東平從
 皇帝靖難用夾擊力戰封平陰侯土木之難今定襄
 又以忠勞受知三聖得賜封如其祖夫朱氏之先
 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寢隆寢昌也初
 世宗肅皇帝南幸承天道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
 卒不知駕所在獨王與陸都督炳翊上以出世宗
 常言諸從我於難者功當與開靖等項余侍今上
 於便殿會有司奏王卹典引令甲非軍功不王上
 獨傾余言希忠昔事皇祖有扈蹕功皇祖遇之
 甚厚朕今推皇祖意王之不為踰制遂定封為定
 襄王諡恭靖孝哉冲聖乃能追念先德不忌逾其
 所親信故臣也定襄王者諱希忠字貞卿其先鳳陽
 懷遠人七世祖亮從高皇帝起義以功授燕山中
 護衛正千戶六世祖肇封成國追封東平武烈王能
 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太師莊簡公儀祖十傳
 恭僖公惟父太傅榮康公鳳母成國夫人陳氏王生
 而警敏絕人稍長通尚書周易兼涉韜鈴有文武志
 略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年甫二十一初拜表謝恩
 世宗望見王丰度秀整獨偉稅之自是遂被恩

承天府奉命告祭 顯陵戊戌上 皇天泰號充捧
策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將有事 顯陵
召王與蘇輔諸臣於慈寧宮幕次及文華殿南坡議
南幸并冊立 東宮事日見親信已亥正月 世宗
御啓祥宮召諸大臣見 皇太子特命王扶掖 皇
太子以行因指示 皇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二
月使持節冊封 穆宗爲裕王 聖駕南巡佩都護
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事至衛輝以身衛 上出於
火渡河侍御舟賜詩命和王操筆立成 上謂輔臣
曰勲裔中如此人才絕少稱善者久之是歲秋充神
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及五軍營王堅明約束
撫循將士軍整以和壬寅夏掌右軍都督府事督營
如故秋加太保丙午加特進榮祿大夫太傅庚戌加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九月虜寇塞直薄近郊王部署
諸將卒晝夜捍禦虜知有備遁去解嚴加兼太子太
師癸丑改掌後府事壬戌加太師王力辭不獲乃拜
命 穆宗踐祚奉勅監修 世宗實錄知經筵事
上眷倚方隆而王以疾不起時萬曆癸酉九月三十
日也王歷事三朝中間代祀園丘三十有九方澤二
十有九他中祀尤衆穆宗及 今上加冠俱王持節

掌冠進士恩榮宴者十九先後蒙被恩澤賜泛舟大
波賜肩輿賜秘書賜禁中乘馬廐子錦衣者三歲加
祿至七百石諸衣帶金幣器物人口之資不可勝紀
其卒也 上震悼爲之輟朝賻祭營作皆視舊制有
加至特賜追封王爵尤爲異數云王器宇凝重至性
夙成始弱冠卽受知 世宗恩寵舉無與比然以是
益斤斤勤恪每奉命攝祀必端肅熏沐致其精潔臨
祭登降周旋咸中準度 世宗在位久以威嚴馭下
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被譴斥唯王以忠慎自結於
上 世宗嘗稱之曰恪恭敬慎曰忠謹勤誠又曰卿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九
可謂爲臣允忠以故獨被隆眷三十年無絲髮不當
上意指者逮事 穆宗及 今上以累朝勲碩百辟
具瞻而小心翼翼始終一節進止殿陛皆有常度不
失尺寸事父榮康公冠帶侍養立終日不歇仄母陳
太夫人病亟王方直西內不敢言歸憂形於色 世
宗見而異之以問輔臣具以實對乃諭令歸視母病
無何陳夫人卒王哀毀骨立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
衛事太保公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從怡怡如也撫
庶弟希慎無殊同胞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
破飲酒至數十斗雖大醉終不失一語練於

故而口訥訥若無所知每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端或稱引川言咸中肯綮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卽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卽終不言其周慎如此余嘗以爲王兄弟孝謹如石慶石建而才略過之其重厚可屬大事如金日磾而文雅風儀日磾遠不及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生平篤厚謹飭未嘗自表異希稱譽而士大夫咸稱傾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歿之日弔容皆爲掩涕嗟乎非其中心誠信乎於人烏能得此乎

獻徵錄

卷之五

六十一

英國公忠武張

張玉

字世美

祥符人也

以元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以元

禮遇甚厚玉感奮思效洪武二十一年從征小漁海

子哈喇哈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征粉紅

帖木兒至延安延州進安慶衛指揮僉事二十四年

北虜侵軼邊境玉逐之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

衛明年轉都指揮同知三十一年文皇舉靖難之

師首用玉策敗北平九門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出

上問玉何之對曰薊州要地不先平將爲後患薊

平餘不足圖師至薊諭之不下玉環城而攻薊守馬

獻徵錄

卷之五

六十一

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玉知其才

釋之還詣北平是夜玉趨遵化簡勇敢士四鼓登陴

闕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兵拒戰執其

將斬之餘不殲一人將吏悉隨玉上謁而永平密雲

皆望風輸欵謀報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

定玉自請往視還言軍無紀律不足慮也若逕趨彼

雖衆新集我軍乘其未備一鼓可破也上曰然明

日遂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俘其左副將軍李堅右

副將軍竇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上謂

玉曰此行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是時江

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城甚急而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下北平上與玉謀先援永平既至高望風棄輜重而去玉從上追之俘獲甚衆玉因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遂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撫輯城中頃刻而定乃趨北平而景隆兵已圍城數日玉請先擊然後入援於是徑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內外夾攻景隆不支遁去復攻廣昌蔚州大同諸城皆下無何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復至玉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待後三

獻徵錄

卷之五

六十一

日景隆果至玉擊之斬敵無算景隆退保濟南玉乘勝追躡圍其城既而解圍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而東昌兵已列上以數騎繞其陣後忽被圍衝擊而出玉不知上所在突入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玉亦被創而沒時年五十有八上聞哭之慟旣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耳吾迄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乃潛然淚下諸將皆感泣上既踐祚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昭皇嗣位加河間王改諡忠武配享文廟子三人長輔自有傳次輓天順初以勳戴功封文安侯卒子斌嗣坐祝詛國除輓與兄輓同日封太平侯卒子理嗣成化初以官功國除

英國公贈定興王張輔傳

朱睦㮮

張輔字文弼河間忠武王冢子器宇雄壯頗有威勢冠從文皇靖難以功封信安伯未幾進爵城侯永樂三年交趾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合矯稱陳氏絕嗣在

獻徵錄

卷之五

六十二

其甥請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之未幾求襲王爵又許之踰年陳氏孫天平始從老撾潛至京奏懇季犛聞之懼上表請迎天平還以國四年春遣使者送天平歸至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其使者又僭稱尊號改國曰大虞紀年曰元聖時占城亦告季犛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上震怒乃議興兵討罪羣臣咸贊遂遣大臣告於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名山大川秋七月辛卯制諭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會同左副將軍鎮滇南西平侯

代六
弟中

代六
弟中

冰威無計之命兵部尚書劉備員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允指部公事朱貴等爲神機海軍橫海馬揚驍騎營參將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等率師弔伐罪惟元兇首從必釋尚體朕心毋究武母親降母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子女有一於此雖勞弗勛且底於罰能等受命以行九月壬申師次龍州大將軍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戊子大將軍範輔代總其衆以進遣使馳奏乙未輔率師發憑祥度城望關望祭境內山川告獻徵錄

卷之五

六古

以黎賊秋君害民內侵上海之罪今都督同知韓觀於關下駐營督廣西軍進糧修迫出游兵偵邏遣鷹揚將軍呂毅等前哨至隘留關賊三萬餘人依山結砦掘濠塹守禦堅固等督軍進攻以盾翼蔽而上斬捕九十餘人賊散走大軍逐度關留兵守之輔以上意傳安南數黎氏父子之罪二十其略曰李隆雨弑其主以據國罪一也賊殺陳氏子孫殆盡罪二也不奉正朔僭改國名妄稱尊號罪三也視國人如鷃注刑暴斂獨罔依罪四也世本黎民背祖更姓罪五也既篡主竊位乃詐稱權署其事以罔

廷罪六也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命使送之乃敢拒過罪七也誘殺主孫罪八也襲寧遠州七寨罪九也殺土官刁猛因虜其女盡徵其金罪十也威逼邊吏致其駭走罪十一也侵思明祿州西平永平之地罪十二也許稱選地劫殺命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古巴的刺新遣親喪舉兵攻奪其地罪十四也攻板達郎白黑等州掠其人民罪十五也勒取占城象百餘及沙離牙之地罪十六也占城爲中國蕃臣乃擅造金印寬服逼使其從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知尊事中國凡兩加兵罪十八也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獻徵錄

卷之五

本五

國以兵劫於毘陵港口罪十九也入貢不遣陪臣乃以罪人充使罪二十也交人讀檄莫不慟憤黎氏僭逆延頸以待王師庚子輔入雞翎關至芹站諜知片站兩旁有伏輔令呂毅等索之賊遁去是日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抵富良江北嘉林縣哨探大軍由芹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聞左副將軍西平侯晟軍至白鶴遂遣驍騎將軍朱榮往會晟亦遣都指揮俞讓來初大軍入境輔以上命戒部下秋毫無犯所至感悅至是三帶州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降言賊恃僞東西都及宜江洮江施

江富良江以爲固乃自三江府施江南岬傘圓山通富良江南岬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岸循海潮江希江脉牢江至盤灘困枚山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人二百餘萬守之驅老幼婦女以助聲勢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舟艦列於椿內諸江口又設捍木以防攻擊僞東都守備亦嚴陳列象陣于城柵內賊衆水陸號七百萬守險以老我師輔遂自新福縣移營于三帶州個招市江口造舟候進丁未

上聞能薨卽命輔充總兵官且諭之曰昔我 皇考

獻徵錄

卷之五

太末

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殄滅逆寇以建萬世之功輔受命惟謹十一月辛卯驃騎將軍朱榮敗賊於嘉林江北先是輔等于上流濟師遣榮率馬步軍於下流十八里與賊對列且作舟筏欲濟之勢賊疑果分兵渡江劫我舟筏榮奮擊大破之丙申輔率大軍與西平侯晟合賊所立柵皆近江唯多邦城下沙灘平闊可止師然新築土城高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外坎地又置竹刺於坎內外其城

上聞其嚴備賊兵往來如蟻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先登者受上賞軍士皆踴躍欲往是日輔等軍于沙灘議分兵輔攻城之西南晟攻城之東南部列已定別遣將士距欲襲之處里許設攻具出夜明火伴軍士執之約登城卽然吹銅角爲號夜四鼓輔遣都督俞事黃中等銜枚昇攻其迺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以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然吹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衆倉皇矢石不及發皆躍下城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將於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令游擊將軍朱廣等以

獻徵錄

卷之五

六十七

精獅象馬分翊而前象皆股栗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我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追至傘圓山賊自相蹂躪及被殺而死者不可勝計獲象十二器械無算癸卯輔令豐城侯彬雲陽伯旭率師攻賊僞西都賊聞多邦城陷焚西都宮室倉庫逃入海壇之賊黨有以兵由生厥江潭合江犯我軍者輔遣都督黃中等敗之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諸軍門降五年正月丙辰輔調清遠伯王友晟調都指揮柳琮等合兵賊自注江濟師襲壽江繼之又攻回枚山萬劫江晉賴山斬賊首三

萬七千三百九十餘級獲偽團副丁部曲殺之賊將
胡杜復聚舟于盤灘江輔因南榮州土人隊正陳封
來降即使擊之杜敗走閩海口盡得其舟仍使封招
撫諒江東潮等處人民俾皆安業于是郡邑聞風相
繼而降上書諭季犛罪逆者口以百計已已輔得諜
報賊舟往來於富良江距交州下流二十里又言季
犛及其子澄屯於黃江遂率兵次木九江晟及豐城
侯彬率步騎戰艦由富良江進次魯江季犛以舟五
百餘艘犯我軍輔等水陸夾擊賊舟膠淺遂破之殲
偽將阮仁子阮磊阮劣獲舟百艘又擒其黨黃世綱

獻徵錄

卷之五

六十九

形文傑馮宗實莫鐵范鞋阮利等百餘人斬賊萬級
溺死者甚衆三月辛巳輔遣都指揮柳升守鹹子關
毋何升報賊入富良江舟聯亘十餘里以勁卒數萬
由陸來戰我軍既至賊又用海舟橫截江中載木立
欄以拒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升等繼以舟師
擊之賊人收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偽副衛將軍
胡射等及將卒數萬人江水爲赤輔乘勝長驅至黃
江抵閩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乘夜遁去翌日
爲吏部尚書范元覽大理卿阮飛卿千牛衛將陳日
昭華領軍將黎威等詣降五月甲子輔追賊至典

史海門淫鵠淺久晴水涸賊棄舟走及我軍至大雨
水漲數尺衆既度大喜以爲似有神助輔率步騎至
茶龍舟師亦至爲四輔大戶阮謹來降言季犛走又
安遂遣升率舟師前進輔又晨循舉厥江進至日南
州奇羅海口升破賊得舟二百餘艘輔等復引兵出
奇羅海口以爲奔逸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與賊
遇賊困敗黨與皆散走柴胡等遂禽季犛及其子澄
於海口山中乙丑獲偽大虞國王蒼蒼爲太子芮及
偽梁國王澈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凡黎氏親屬俘
獲無遺南土遂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

獻徵錄

卷之五

六十九

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艦器械無算遣升齋露布
獻俘闕下詔下季犛等于獄而赦其子澄芮初輔受
命時上令求陳氏之後立之至是戡定輔徧訪國中
踰月諸郡邑官吏耆老等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言
陳氏子孫向被季犛殲夷已盡無可承繼者安南本
中國故地其後淪棄外夷化爲異類今幸掃除兇孽
再觀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庶一洗夷俗永沾
聖化輔即疏聞上俞其請乃立交趾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
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地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

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
禦所軍隸廣西民隸交趾以相制馭又設水馬驛一
十九自南寧府至龍州水道差遠增置驛舟并置通
運所以便朝貢皆輔條列 上悉從之六月以平安
南復古郡縣大詔天下復勅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宗
戚為季犛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為建祠樹碑葺墳墓
禁樵採仍給戶三十守之六年春輔班師秋七月策
功行賞進封輔英國公展黔國公友清遠侯升安遠
伯餘皆陞賞有差賜輔誥券玉帶金綺子孫世襲加
祿三千石 上賜宴親製平安南歌以示褒異是年
冬季犛餘孽簡定作亂僭號大越改元興慶 上命
黔國公展往討久之無功廷議非輔不可七年二月
復命輔充總兵官清遠侯友為副總兵會展勦之五
月癸巳輔率兵抵仙游縣聞簡定等自相謀害阮帥
等各懷疑重推簡定為偽上皇立陳季擴為偽皇紀
元重光竊據江河出沒為患輔乃就叱覽山取材造
舟招諭諒江北江等府避寇人民使皆復業六月戊
辰帥次慈廉縣賊率眾據喝門江粉社樹柵以拒輔
攻破之進至威州孔目冊偽金吾將軍黃巨劍等聞
之遁去諸州縣脇從者皆降竄伏山箐者皆擒獲入

月辛丑輔遣都指揮同知徐政戍盤灘賊黨鄧景異
等來攻政率兵出禦飛鎗洞貫其脇政猶督眾而戰
賊敗去政腹潰而死已未景異等復據南策州盧渡
江太平橋諸處輔出師向賊子關偽金吾將軍阮世
美以眾二萬守之對峙立營柵列舟六百餘艘於江
中又樹椿東南岬以為扞禦時西北風急輔率雲陽
伯旭都督朱廣都指揮俞讓方政等以划船戰船齊
進火器迅烈矢發如雨禽偽監門衛將軍潘佺等二
百餘人斬首無算九月庚午輔軍追捕至太平海口
遙見賊舟三百餘艘泊海州南岸亟督都指揮方政
季龍等往檣之賊分舟迎敵我軍鼓譟而進聯艦夾
戰賊大敗溺死者甚眾擒偽海寧衛大將軍范必栗
景異遁走十月辛丑季擴妄稱安南前王孫遣偽官
段自始致書軍門求封爵輔曰陳氏子孫嘗徧求國
中無有存者茲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殺段自始麾
兵前進遣都督朱榮蔡福以步騎先行輔率舟師繼
之初賊于各處江海口多樹椿以土石實之舟楫不
通至是輔由黃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
接海皆決其壅塞而行十餘日至清化水陸之師畢
會而簡定已逃入演州季擴往又安阮帥胡具及景

異等皆散走於是輔留清化取支黨盡殲之已而簡
定至巨勒冊欲從地冊趨天關鎮聚眾拒敵成率兵
從磊江南趨巨勒冊都督朱榮都指揮羅文等以升
師從磊江趨牛鼻關輔率都督朱廣都指揮陳懷等
以步騎從磊江趨地冊比至天關鎮簡定已從東黃
冊趨多杯冊我軍追至美良縣簡定方寓民家見軍
至即棄馬及印帶等物走入山輔率兵四圍搜之十
一月戊寅獲簡定并偽將相陳希葛阮汝厲阮宴等
檻送京師伏誅是時賊黨阮師檜偽稱王與偽金吾
上將軍杜原措等據東潮州安老縣及宜陽社有眾

康後錄

卷之五

七十一

三萬時出黃江麻牢江大全等處海口劫掠八年正
月輔以兵圍宜陽社師檜率眾拒不支斬賊首四千
五百餘級擒偽監門衛將軍范支羽林衛將軍陳原
卿鎮撫使阮人桂等二千餘人盡殲之斂其尸爲京
觀焉二月召輔還以兵屬展及雲陽伯旭勦滅餘孽
未幾李擴聞輔還復與景異等嘯聚作亂九年春
上復命輔督師征之秋七月丙子師次常月江賊聞
輔至樹椿江中四十餘丈江口兩岸皆置柵延亘二
三里許江內列舟三百餘艘設伏於山右景異及鄧
容阮師胡具等以眾來逆輔調都督同知朱廣

揮張勝俞廣領划船拔椿以進躬率都指揮方政等
以步隊勦其伏兵至江岸李擴等敗走禽偽金吾將
軍鄧宗穆寧衛將軍黎德舜武衛將軍阮忠威衛將
軍阮軒等及其黨斬俘殆盡獲賊舟百二十餘艘十
一月癸亥輔率舟師追捕李擴於緣海間石室福安
諸州縣賊黨偽龍虎將軍大都督黎慈范懷等遁交
趾城爲患斷銳江浮橋阻截生厭江交州後衛道路
不通遂往征之慈懷等合五千人拒戰敗之慈中流
矢死殺偽羽衛將軍大都督阮陀於陣禽偽衛將軍
楊汝梅防禦使馮翕泉賊首千五百人以徇餘賊散

康後錄

卷之五

七十一

八林莽中而見陳杜個口鄧明阮思斌等相繼就獲
十年八月癸丑輔駐舟師安設海口遙見賊舟四百
餘艘出大支入神投庵遂率都指揮方政等往擊賊
舟更出哄掠海分爲三路其輔督眾衝其中堅左
右軍奮勇夾攻賊不能敵即解纜走我軍追勦相與
角逐殊死戰自卯至巳賊大敗擒偽羽衛大將軍陳
宗龍廣衛將軍鄧汝恩擊日金吾武衛威衛寧衛等將
軍阮安撫阮思遠等使阮林等七十五人及其
黨及四選等四十人被重創皆斬以徇汝戲等三

十五人檻送京師伏誅十月戊寅輔軍至土黃縣惡江搜捕偽少保潘季祐等賊衆聞之皆走匿季祐亦竄可雷山遣子僚請降遂給榜招之季祐父子與偽官吳嘏等十七人詣降輔承制授季祐交趾按察司副使管又安府事招撫軍民已而偽將軍知府觀察安撫招討等使陳敏阮上勤陳全島陳全敏陳立阮夷阮掩阮掉等悉降十一年冬輔展合兵至順州賊黨阮帥等屯愛子江設伏輔等列陣以進賊亦據險分三隊拒戰各列象於前輔策馬先薄左隊引弓射象象遽退走蹂賊陣陣亂指揮楊鴻等奮擊賊遂敗

獻徵錄

卷之五

七十四

都督同知朱廣等當賊右隊輔調指揮薛聚接戰賊益潰散斬偽少尉阮山擒偽將軍潘徑阮徐阮原熊黃原可及偽校尉阮度等五十六人并賊衆八百七十人追至愛子江得阮帥所遺偽入內檢校太傅并又安新平順化三鎮驛騎大將軍印賊黨既奔不復能聚鄧鎔弟偽鄉亭侯鄧鐵偽金吾衛將軍潘勤偽知州制巨微等相繼出降偽大將何栗潘溪亦遣子求款十二年正月壬辰輔率兵至政和縣叱黃莊賊帥胡同降聞景異鎔領偽龍虎大將軍黎蟾等七百餘人逃遁見蒲冊輔卽追至羅蒙江其地皆懸崖

僻徑荆棘可上遂舍騎而徒將士皆步從比至昆蒲冊景異等已遁又至叱蒲掠冊賊及其土人皆遁不知所之遂大索夜行二十餘里聞更聲輔率都指揮方政等銜枚而往黎明至叱蒲幹冊江北賊據南岫立寨我軍渡江圍而攻之賊不能拒飛矢連中景異傷其脇遂禽鎔復遁政率軍追捕并其弟銳擒之盡獲賊徒黎蟾及景異等偽印景異創甚不能行遂剛之所其首傳送京師阮帥逃遁蠻輔遣都督朱廣率兵捕之廣往來逼人關諸山箐中悉獲鎔季擴家屬阮帥等逃依南靈州土官阮茶彙輔復遣指揮薛聚

獻徵錄

卷之五

七十五

冊師奄至遂獲帥斬茶彙以徇聞季擴勢窮走老勛遣都指揮師祐率兵索之老勛懼請獲季擴以獻及輔遣檄往取不得仍令祐進克老勛三關至金陵箇賊黨散走棄季擴與其妻妾於及蒙冊南陔之地我軍悉生繫以歸季擴弟季楷稱偽相國驩國王先助亂于靖安州知季擴就縛乘舟走入海鎮夷衛指揮李鑑逐至多漁海口并其姊偽公主等悉擒檻送季擴及阮帥等至京師誅之三月庚子輔與晟議請建升華思義四州承制授降人阮堯楊夢松范公議阮險爲知州胡交張原注武征范昉爲同知仍

書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六月庚戌輔以四海與老邁占城還蠻接境土官廣遠夷民繁夥宜有控制請於各府置衛所籍土軍以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仍給印信從之九月戊申輔以交趾叛寇悉平委都指揮朱輝廖春率官軍五千留交趾備禦遂班師明年二月還賜輔白金三十斤寶鏡二萬錠文綺五十襲四月 上以交人新附命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其地是時逆寇陳月湖糾合清化磊江蠻作亂自稱月湖王及輔至交趾賊聞遁走追至赤土縣執月湖及其黨郭元慶等戮之自是交人皆帖

獻徵錄

卷之五

然服矣輔乃言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浦淪佛洵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宜置水馬驛傳以便往來於是命防城等處設九水驛龍門等處設二馬驛寧越等處設七遞運所佛洵設巡檢同改交趾嘉林縣為嘉林馬驛交州府瀘江欽州天涯俱為水馬驛廣西橫州州門水驛隸南寧府皆如輔所請云十四年冬 上念輔久勞于外召還二十二年夏從 上北征七月庚寅至榆木川 上不豫明日大漸召輔受遺命凡軍務悉屬輔統之是年八月 昭皇即位進輔太師掌

督府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倣漢制釋衰易吉大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不可 仁孝皇后崩 文皇衰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經帶矧 上於皇考乃速即吉乎尚書蹇義兼取二說以聞詰旦 上素冠麻衣經帶祝朝惟輔與二三學士如 上所服朝退召士奇及蹇夏等論曰昨震請易服云皆與卿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及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洪熙元年五月命輔監修 文皇實錄八月復命監修 昭皇實錄書成俱有金綺之賜宣德初高

獻徵錄

卷之五

煦欲圖不軌遣素親信人枚青入約舊功臣為應青至輔所輔即繫其人以獻 上鞠之悉得其情頃之山東亦來告高煦反 上遂親督六師伐之命輔曰其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覬覦然實怯懦無能為也願假臣二萬卒當為 陛下擒之上曰任卿一人足以破賊但朕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攝服之及漢平大班褒賚三年冬十二月刑部奏決重囚命輔同都督尚書九卿都御史審覆諭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也已而輔奏枉者五十六人 上令法

司更勘舊之四年二月 上用都御史顧佐言益加
優禮乃諭輔曰卿以親以賢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
忠存社稷功著國家逮朕繼承大統勤誠輔弼元勲
厚德歸然於今方當注倚之時矧居燮理之任不煩
以政乃理攸宜可輟中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
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共保邦家卿其
專精神明道德益弘啓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三月
戊申加輔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甲寅免其朝參
但朔望入侍九月壬子賜宴 上親製詩贈之有輔
躬寅亮之句歲時寵賜甚蕃不可勝紀正統間屢知
獻徵錄 卷之五 七九

經筵從容進退凜乎儒者氣象又命監修 章皇實
錄成仍賜金幣鞍馬十四年秋扈從北伐歿於土木
之難年七十有二追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嗣懋堯
子欽嗣欽堯子崙嗣論曰予觀定興四履夷境殲厥
渠魁復我中華數百年之故地易榛莽爲田疇變左
衽爲冠冕而又建立郡縣分畫疆圉一統之盛古莫
與比定興之功大矣哉往見大學士丘公濬著平交
錄其敘功次訛舛且略予因備識於篇以竣史氏者
采焉

鄂國公常遇春神道碑

宋 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堯於軍
中二十三日計聞 皇帝痛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
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卹運推誠宣德靖
遠功臣開府同儀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
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
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于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
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
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
獻徵錄 卷之五 七九

榮祿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於庭
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
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
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
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
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
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
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視
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察聚所爲終不
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

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 上曰爾
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
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埃
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
元兵陣於磯上而磯千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
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卽捨
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
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
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
獻徵錄 卷之五 八十一

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
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
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
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
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新軍叛
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
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
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
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駝沙冬十月取池
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

冬十有二月 上親攻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
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
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
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
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敗池州以羸弱守
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
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
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
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秋七
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

獻徵錄

卷之五

八十一

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
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
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欽震動冬
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僉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
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于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
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已而俘獲士馬無
算遂回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
昌士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
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
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

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敵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迴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于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

獻徵錄

卷之五

八十一

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于大全

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

獻徵錄

卷之五

八十一

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逃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

通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岷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復

獻徵錄

卷之五

八十四

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諡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先以宥勞臣衆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李氏續藏書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

金州續集

論遇春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享高帝廟廷與柯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鷺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推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

獻徵錄

卷之五

八十五

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者弱冠而封其婦父復爲宋國公馮勝以是益貴驕不練事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封十七年而隸宋國公勝比北征納哈出茂念諸微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已獨不得偏裨任邑邑不樂多不奉宋國公約束而宋國公兒子畜之數加責誚茂故慢辭以應宋國公茂而會納哈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讓酒與衣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復斫之傷而部卒頗有驚潰者宋國公得修志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詔卽軍械繫至京而茂亦列上

宋國公貪淫不法事 上乃收宋國公大將軍印而

削茂爵安置廣西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

國公茂至流所而龍州守其土夷也慕茂家世以愛

女事之而與他土夷爭爲所發茂聞之伏毒死或云

龍州守隱之他所實不死 上爲窮索茂且發大兵

繼之而卒不得茂踪跡或云定死矣乃小解而昇嗣

公之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得罪安

置雲南之臨安以憂死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

治中錄六王後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子紹襲紹

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玄靖中繼絕

蘇徵錄 卷之五 八十六

世封懷遠侯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

胤緒嗣 昇州續編開平世家

曹國公岐陽武靖王李文忠神道碑

董倫

洪武十有七年春三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

軍國事李公薨於第 皇上輟視朝三日親製文遣

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地於鍾山之陰越

三年秋有司奏王神道碑石已具而未有刻辭明日

詔臣倫爲文撰次王之勲德以寵其子孫於無窮臣

倫再拜稽首而退謹按王諱文忠字思本姓李氏世

爲泗州盱眙人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

蘇徵錄 卷之五 八十七

十有二歲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恭靖携王走軍中

幾不能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

甚卽自養有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近臣曰

是亦可矣當於馬上習之歲丁酉乃以舍人領軍兼

池州僞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奮擊敗之戊戌春

正月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二月敗元判院

阿魯灰於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

輜重甚衆王恐士卒恃此富驕莫有圖志因激怒使

其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

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次淳安夜襲破僞洪元

營降其衆千餘三月會寧河王鄧愈越國公胡大
兵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
揮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時嚴州新破城壁未備而偽
吳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王與戰大敗其
衆復取所斬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
遜冬十有二月帥師攻諸暨克之王寅春三月擢浙
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癸卯春二月苗獠蔣英構亂
金華賊殺越國胡公王間亂率兵馳赴賊委城遁去
夏四月守將謝再興據諸暨以叛上命築新城於
諸暨之西以拒之秋九月再興誘士誠寇東陽王自
嚴將銳師破之冬十月陞右丞乙巳春正月士誠遣
僞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
卽合將士未至新城十里許有地曰龍潭立營王
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詣王曰衆寡莫敵姑宜避之
以俟大軍之至王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
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千之苻堅庸
非衆乎吾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
爲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
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
後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王破衆一

引兵至會稽乘虛而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
逆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披靡因督衆乘之
遂大潰亂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
動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百餘人委
棄鎧仗獨巨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丙午八月召還
京師陞受宸筭總水陸之師下江浙冬十月師進克
嘉興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王
令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員外
郎奔詣軍門請降王曰師來臨城而員外遠來得無
以計緩我師乎爰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
其誠引入卧內歡笑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
遣歸允明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
上今日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卽磔
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
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閩中旣平餘
燼復合詔王討平之二年春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
王常遇春征進迤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
川次大寧元將也連戰一鼓敗之追至深河斬

其宗王慶生遂進次大興王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鼎住進克上都秋七月開平王薨於軍中八月詔王領其衆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聞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爲營王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是夜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

不動委二營以待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兵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朝廷論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

元史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一

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復征迤北王總兵東道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廬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王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甚衆王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

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而後
生嘗師金華苑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
家一循理度惟謹及出爲詩詞皆偉壯可觀至音樂
華靡泊如也嗚呼王起貴戚際風雲之會東征西討
挺立殊功名滿天下生有大國之封侯有王爵之賜
壽雖不及而耿耿者固將與國相永久非可與身同
泯也

二子景隆增枝景隆生而長身偉姿踈眉目顧盼
如既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多習
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 上亦目屬之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一

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害地所使多
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 上崩皇太孫立
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進
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
得幸 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
炳文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皆敗於是齊泰黃子
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
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送之江汧
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
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懷快不肖焉

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
者皆唯唯不能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
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
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
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
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
書燕王請罷兵辭騎蹇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
遂戰于白溝河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
俘者幾三十餘萬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不
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爲輕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二

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
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陞見黃子澄慚憤極執
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
二載師屢覆燕兵悉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
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諱和王笑
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
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
門迎之 王卽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
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增歲祿一千石其
太子太師如故賞埒洪成二公改修 高廟實錄爲

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革景隆猶以班自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益甚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剗我而今以降虜而据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蓄養凶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以何文臣羣臣復言詞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閹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四

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藏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至其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管府漕事卒子言恭嗣好文學有岐陽王風委寄大約如庭竹

續稿岐陽世家

衛國公贈寧河王謚武順鄧愈神道碑

朱夢炎

洪武十年冬十有一月初九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鄧愈自河州名還至壽春以疾薨計聞上哭之哀為輟朝三日詔追封寧河王謚武順其月十九日柩車至三山門車駕臨奠且親視其葬地而舊塋在鳳臺鄉者挾隘弗稱上乃徧覽傍近岡阜擇於城南西山之原寬平爽塏勅有司營建墓兆仍命還王母夫人及弟嘽之喪同葬焉凡喪事所需皆官給之恩至沃也上猶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五

念其功不已名臣夢炎等於廷諭之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勛勞至甚歷鎮八州有功無過爾其撰文刻之石以昭不朽臣謹按公牘所載賜名愈泗州虹縣人三世弗仕以王貴曾祖父大父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臨淮伯曾祖母孟氏追封臨淮伯夫人祖父大公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南陽侯祖母戚氏追封南陽侯夫人父諱順興贈特進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右柱國追封衛國公母張氏追封衛國公夫人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壬辰天下雲擾王父衛國公起兵于

鄉遂成臨濠與元兵戰歿之王兄友隆代領其衆
幾友隆病卒衆推王領軍事年方十六王出戰必挺
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歲乙未上駐師滁陽王自
盱眙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其年夏六月從渡大
江克采石取太平繼而元將蠻子海牙以舟師扼采
石陳也先合兵數萬逼城下上親督兵禦之調王
與魏國公以奇兵出其後大破之生擒也先丙申三
月定金陵拔深水破鎮江王皆與有功陞元帥出守
廣德冬十有一月長鎗謝元帥率衆來寇王出城奮
擊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一千餘人丁酉三月轉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六
行樞密院判移戎宣州七月領兵取休寧績溪乘勝
克徽州元將敗走十月浙江苗揚元帥率衆十餘萬
來攻城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王激
厲將士明立賞罰與越國公胡大海等分門并出奮
兵力戰大敗其衆生擒部將胡辛等一百五十八人
賊衆奔潰婺源元江同僉領兵來降戊戌正月擊破
錢木兒不花元帥寨斬首五百餘級追至婺源東門
擒殺錢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餘人遂克婺源三月
取嚴州四月攻淳安縣賊帥金子珍敗走獲馬一百
餘疋降其頭目軍士三十餘人還同僉樞密院事五

月浙江黃陽復率衆屯徽州烏龍嶺拒却之九月轉
僉書行樞密院事己亥正月領兵略浙江臨安大敗
張寇於閑林寨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右丞余椿
擊走僞漢部將平問知取僞州遂以其城來附有旨
命王往鎮之饒城彭蠡湖而僞漢主陳友諒尚據江
州數遣州師來攻城王斂兵東門外與余椿于光等
連營以拒之屢殲其衆賊兵遂退辛丑正月除江南
之境內弄兵者尚懷疑阻王推誠結納撫以恩信於
是左丞吳宏等皆請降八月領兵襲浮梁僞叅政侯
獻徵錄 卷之五 九十七
邦佐棄城遁八月取樂平擊敗蕭總管五千餘衆擒
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境悉定進取江西十月駐
兵於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
無獻城之志王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
騎遁翌日遣人以分省印來獻王號令嚴肅秋毫無
犯江右之民室家相慶爭持牛酒迎勞王悉却而不
受是時上親討僞漢主陳友諒於江州友諒敗走
遂下江西命王以步兵來會車駕至南昌有旨授王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留鎮之時壬寅正月四日也癸
卯夏四月陳友諒悉國內之兵圍江西江水暴漲寇

丹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協謀固守屢挫其鋒賊勢大沮相持者凡三月會上親率援兵至湖口友諒懼而退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死甲辰三月新淦土豪鄧青叛以卒二萬人據永豐王調兵破之擒首賊劉理問劉若丞五十二人八月從開平王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諸山寨合兵圍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款乙巳正月進江西右丞相加湖廣行省平章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之民懷其惠軍忘其勞遐邇悅服吳元年十月擢拜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略中原而以王爲征戍將軍取江淮未附州郡三月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馬一百五十疋七月剋隨州右丞王誠降九月進取洪山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入擒殺甚衆冬十有一月率兵討蜀河莽張獲之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命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招諭河州土番諸酋元賸何瑣南普花兒只汪來等皆納印請降于是河州以西朵甘烏思藏等郡來歸者甚衆冬十有一月定功行賞特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以鐵券五年命王

經略南將軍討瀘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年吐番廣都州城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有旨命王爲征西將軍往討之十月王與副將分所將兵爲三併力深入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十餘萬上嘉其功遣使召還未至薨王以元後至元丁丑三月十五日生享年四十一有一嘉靖中繼絕世續封爲定遠侯給誥券世襲封爵考

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湯和神道碑

方孝孺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呈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半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艾夷僭盜蕩滌兇姦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勲著於王

獻徵錄

卷之五

一百

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 高皇帝有錢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 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

不

獻徵錄

卷之五

一百一

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伏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 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 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

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
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
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疋賊勢爲
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於
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
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相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
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
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趙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
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
馬歸於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 帝命諸將伐士誠

獻徵錄

卷之五

百三

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
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
月 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
慶澤路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
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
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
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
還京師論功行賞賜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
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
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次其子昇
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
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搗僞都昇
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
窮追和林明年覽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覽其城
是冬追元迪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
無算十年正月元日 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
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勲爲左柱國爵爲公
國爲信倂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
恭良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於鳳陽
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

獻徵錄

卷之五

百三

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爲言 帝喜之賜實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

獻徵錄

卷之五

百四

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 帝聞之大驚卽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漸甚不能興 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親手爲摩拊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計間 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成遣祭於其家棺擲明器

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詔有像於功臣祠配享于太廟祥禱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日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鼎曰變皆早卒曰體隅知一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於軍女五人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生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

獻徵錄

卷之五

百五

遺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

嘉靖中繼絕世績封靈璧侯給誥券世襲

封爵考

湯胤勛傳

程敏政

湯胤勛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 高廟取天下是爲東廠裏武王胤勛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勛騎馬過一日

天尹下學傳籌名諸生胤勛獨後至當筭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筭之胤勛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胤勛請紙筆卽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構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勛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及諸事舉以問胤勛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嘆賞于公亦撫寧曰吾

獻徵錄

卷之五

百六

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勛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勛前語之又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旣出謂中國譯者曰彼髯何爲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勛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胤勛不令治事胤勛亦時時嘆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爲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讀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召其入用

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勛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勛與語胤勛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拊拾胤勛往年任江南受罪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勛詎罵不絕口至詆之爲奴然胤勛寔出息于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爲民僮挾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胤勛仰天笑曰吾子以指臂爲足榮一湯胤勛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恩復其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收黜胤勛得詔曰噫吾疾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僨軍守則爲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戒孤山聚糧糗募壯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卧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勛怒髮上指曰歟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歿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勛爲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

獻徵錄

卷之五

百七

史 100—190

卑顯有不可意者。去不顧或逐罵之至其人而亦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勛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于安上與之藏鋤不勝而怒語侵。勛勛就坐上。梓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勛。勛也稍稍有憾。色。勛勛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闢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勛勛以張巡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勛勛錄卷之五 百八

八。勛勛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崛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發。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能詩者多爲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遜。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史官曰。子少與勛勛游。知其人使不爲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存。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勛勛類太史公所謂遊俠。乃大不然。勛勛行事雖若任俠然。

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勛勛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終

獻徵錄卷之五

百九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目錄

公二 除封 追封 衍聖公

韓國公李善長 別見中書省

宋國公馮勝 穎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洪國公丘福

追贈公

越國公胡大海 泗國公耿再成

郢國公馮國用 梁國公趙德勝

楚國公廖永安 虢國公俞通海

齊國公丁德興 蔡國公張德勝

獻徵錄 卷之六目錄

斬國公康茂才 河間郡公俞廷玉

姑熟郡公陶安 濟陽郡公丁普郎

樂浪公濮真 榮國公姚廣孝

衍聖公

孔克堅 孔希學

孔彥縉 孔弘泰

全校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

公二 除封 追封 衍聖公

宋國公馮勝傳 王世貞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先世繇泗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爲定遠人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略地至鈔山國用舍衆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此吾心也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操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

獲之赦也先與盟挿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掇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勳賜葬江寧贈鄧

獻徵錄

卷之六

吳山館

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等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充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官案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武涉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

獻徵錄

卷之六

吳山館

髦之何也。噲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
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
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
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
也。分兵自秦州南一百八渡。徇略陽。禽元平章蔡琳。
遂入西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
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告。以勝
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
獻徵錄 卷之六 四 曼山館

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
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於京。
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南
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
王官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見不花。勝以征
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
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
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虜大將軍。賴國
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叅將南雄侯趙
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
隆。申國公鄧鎮。井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
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
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
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
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
壓金山。哈刺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
頗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卽遣其左
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且覲。虛實勝已諭金山至
女直。苦屯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
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曰禿

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
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
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乃指天
噴噴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
玉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哈出別酌所携酌爵玉玉
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爵玉玉解衣衣之曰請
衣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
哈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
也時在坐勇而疎勝故欲見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
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

獻徵錄

卷之六

六

曼山館

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砍之傷臂
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
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
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
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
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
次亦迷河獲遺車四萬伍千輛馬數千疋傷痍及老
弱二萬四千餘人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
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
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其殿卻

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
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
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
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如調東昌等處胡騎下
雲南按行永寧戍僉山西平陽諸郡邑兵大同屯牧
還卽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
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
千兩鈔萬錠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
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
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

獻徵錄

卷之六

七

曼山館

左都督贊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
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
見驚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
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
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
不侯不可也今世知六王不知六王之爲韓宋二公
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勝傳

穎國公傅友德傳

袁 衆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徙居穎川碭山元末從李喜之起兵山東轉攻剽入蜀喜之敗歸明王珍玉珍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辛丑上攻江州至小孤友德率衆降上才之使將兵從常遇春攻廬州友諒圍洪都從上親征大戰彭蠡湖友德以樓船犯其前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擊禁江口友諒死復從上親征武昌督兵攻城城東南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奪之矢中面及脇下鏃出腦後不顧

獻徵錄

卷之六

人

曼山錄

武昌平以功擢雄武衛指揮使與徐達攻拔廬州取夷陵衡州襄陽攻安陸身被九創擒其守將任亮取淮東泰州進攻淮安破張軍於馬螺港獲戰船千餘大破竹貞兵於安豐所過焚元軍積聚吳元年守徐州王保保遣驍將李貳來寇伺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泝呂梁捨舟登陸擊之賊將韓乙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乙墜馬賊敗走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闚趨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下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卽起擊有項李貳至友德鳴鼓士皆奮起疾闚賊大敗生擒李貳獻俘京師上勞賞之命以鼓吹送還

第拜江淮行省叅政大將軍徐達等北征中原上諭

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叅政傅友德勇略冠諸軍可領一軍使獨當一面復諭友德曰此行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進攻沂州斬王宣下青州敗元將也速取萊陽洪武元年取東昌棣州樂安攻克汴梁河南洛陽及諸山寨關陝平上命取元都友德引兵渡河取衛輝彰德遂下廣平克臨清德州滄州通州進克元都復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追元殘兵獲馬一千六百疋牛羊

獻徵錄

卷之六

九

曼山錄

八十餘頭車二百五十輛略大通而還紆下保定中山真定略平度州遂克太原初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出鴈門將由居庸以攻北平友德同大將軍等乘虛徑擣太原擴廓至保安州聞之還師來援其鋒甚銳兵交萬騎突出友德帥敢死士五千騎追却之因夜伏兵襲其營擴廓方明燭坐帳中聞變擾亂亟引靴蹠一足踰帳後出乘馬遁去友德追至土門關不及而還獲甲士四萬馬稱是敗元將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及竹貞兵敗脫列伯於宣府同大將軍取陝西下鳳州鞏昌臨洮攻克慶陽陝西悉平大賞諸

將賜友德白金文綺三年復命友德同大將軍等出潼關以靖定西敗王保保兵保保北遁乘勝取蜀方德爲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擒僞夏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兵出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夏將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遣人求救友德率精銳三千攻斗山寨下令十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望見列炬起大驚夜遁去大封功臣封穎川侯是年冬命將分道伐蜀湯和廖永忠等由瞿塘趨重慶拜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由秦隴趨成都上客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獻徵錄 卷之六 十一 曼山館

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嚙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恐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階文守備單弱引兵出陳倉攀緣山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率衆拒戰擊走之克階州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破五里關拔文州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遣人諭降之引兵趨綿州阻漢江不得渡下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以濟師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

月拔江漢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咸解體尋拔漢川初夏人聞王師伐蜀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乃分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出戰城下擊敗之壽等至友德下令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敗衆必洶洶可一戰而擒也乃親督兵迎擊壽壽大敗遂拔其城是時湯和駐兵大溪口未進上引友德冒險克敵功以責之而和亦得木牌於江流遂進師次夔州友德進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代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以弓矢火器攻之象中矢以徵錄 卷之六 十一 曼山館

却走壽兵躡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鬪志乃藉府庫倉廩以降得上馬三萬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師還論功詔曰穎川侯傅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賞白金貳佰伍十兩文綺二十表裏御製帑蜀人以旌之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敗朱剌于於西涼至永昌敗朵兒只巴獲馬羊十餘萬攻甘肅射死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匹六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遠遁

獲平章鄧宇羅帖木兒軍還留鎮北平上疏陳五
事一轉輸宜令河間軍自長蘆運至通州北平軍自
通州運入城永平民陸運至北平道頗遠宜通清河
凉水故道二流民越境爲邊患宜招輯寬其賦役優
免三年則民皆安居矣三古北口等處兵民一夫守
關二夫供輸有名無實宜放還民夫使力田令守軍
千人代守責專則邊事寧矣四關外新附之民甚貧
宜給以衣糧厚恤之則戶口日增矣北平府縣連年
供億大軍宜少紓其力上嘉納之召還從皇太子諸
王講武荆山下九年率兵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設
伏大破之俘獲無算其麾下縛伯顏帖木兒以降上
將平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
治關梁於是金筑普定諸山寨酋長相率來降還京
獻馬五百上選內廐馬十五賜之十四年同大將軍
出塞討元平章乃兒不花等渡北黃河虜騎駭遁友
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九月拜征南將軍藍玉沐
英副之統兵三十萬征雲南上曰雲南僻在遐荒行
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
詢於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列
卒一軍以向烏撒大軍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

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
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
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
此牽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直分兵先取
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
煩兵也師行上出餞龍江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
海洋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
州攻普定普安下之進取曲靖梁王把匝剌瓦遁
遣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以拒我師友德用沐
英計帝道疾趨未至曲靖忽大霧冒霧至白石江項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一 吳山館
之霧霽虜見之大驚我師陽欲渡江而潛遣數千人
從下流以渡出其後遍樹旗幟金鼓忽震達里麻急
徵軍以禦而我師畢濟矣既陣友德麾軍大戰矢石
齊發呼聲動天地縱鐵騎擣之虜大敗生擒達里麻
俘其衆萬計悉縱之使歸本業遂平曲靖友德自將
兵擊烏撒城之分遣副將軍下雲南梁王走死通畢
節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震襲降附
盡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分兵略下鶴慶麗江金齒車
里平緬皆降烏撒蠻復叛討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
馬牛羊數萬復遣兵搜捕蠻黨之未服者殺之雷翠

款附蠻地悉平上數遣使者勅諭勞友德十六年上
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友德等班師且曰遲速之期
宜自審度友德乃因其土俗定賦稅廣屯田興學校
創設諸司大小相維犬牙相制邊境以寧十七年凱
還上深慰勞之進封穎國公十九年再征雲南二十
二年復統番漢軍討曲靖普安等處蠻平之二十三
年征沙漠至迤都山擒乃兒不花復征西路寧夏二
十四年北征追故元遼王方進兵遼下令班師虜信
之少懈趣師深入掩襲虜衆而還哀哀曰明興猛將
雲從數倍雲臺凌烟而六王最著其以驍勇稱者莫
如常開平次則傳穎國耳觀其下蜀掃滇喻食益步
荒遠席卷颶馳譬之良駿超軼絕塵而造父爲御會
迅騰驟一日千里其用兵方略悉稟廟算是豈泛駕
者哉
自藍王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

獻徵錄

卷之六

十四

曼山館

京國公定遠藍王傳

國史實錄

下鳳陽定遠人其女口歸開平王常遇春因春遇春
帳下長身頰面言動異等輩臨陣突圍所向有功遇
春甚獎愛上亦以遇春故特寵任之歲壬寅授充管
軍鎮撫甲辰授武德衛千戶乙巳轉親軍千戶吳元
年陞武德衛指揮僉事尋陞指揮使洪武元年冬陞
大都督府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率兵征西番
擒其酋長瘦子三副使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
萬頭十二年秋班師封永昌侯十四年爲征南右副
將軍同永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帥師取雲南故
元平章達里麻於曲靖而王巴匝剌瓦爾密走死須
他次取大理鶴慶麗江建昌金齒車平緬地方萬里
皆入職方王功名居多十八年冊王女爲蜀王妃二
十年正月爲征虜右副將軍宋國公馮勝北征五月
遇故元丞相納哈出於金山納哈出遣使納降一月
間會軍門置酒飲與王同席因酌酒勸酌王解衣以
木納哈出不肯服王亦不飲酒爭讓久之納哈出覆
酒於不下不語鄭國公常茂察其中變因致酒聽復
其壁擁至勝營共衆驚潰王率輕騎追至亦迷河降
其衆數萬而還八月詔宋國公馮勝行總兵分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五

曼山館

川冬十一月移屯薊州休養拜征虜大將軍二十一年四月進兵踰嶺而北至捕魚兒海直擣虜營虜驚潰獲其次子他保奴及妃諸王太尉平章等四千四百餘并寶金璽銀印車輛軍士家屬六萬九千余口盡驅馬驢駝雜畜捷至上命通政使常茹等賁勅書往勞當擬封王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之怒事遂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鐫過是于券是月朔叛酋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大肆剽掠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率兵擊之斬其營長者滿已青初王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獻徵錄

卷之六
十六
漫山館

陳之反王嘗聞其謀止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歿及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至克捷甚稱上意然王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暴橫畜壯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勞漁獵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王擅逐御史及征北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算夜渡喜峰關關吏以夜不卽內王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王復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玉動止傲悖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脇制其下至征西還奏凱陞爵命爲太

傅王怒懷挾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乃以我爲太傅及時奏事上惡其無禮不從王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留安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船戶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微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爲王部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衛指揮使蔣瓖所奏羣臣訊狀具實皆伏誅

錦衣指揮蔣瓖告王謀反簿錄其家凡有片紙隻字者並逮獄上集羣臣廷議玉強辯展轉攀染不肯獻徵錄

卷之六
十七
漫山館

服吏部尚書詹微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王大呼曰微卽吾黨遂併殺微及詩人王行孫賁是歲九月詔曰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已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皆赦不問微素刻薄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爲虞部郎中王朝用草疏申救善長并欲中縉危法懿文太子亦恨微微與太子錄囚太子欲開釋微輒文附重法太子爲白上先入微言謂太子曰微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上笑曰汝欲遂自爲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詹微殺我建文君爲太孫錄藍獄命先斬微手足戮於市

封爵考

洪國公丘福

丘福鳳陽人以小卒事 成祖藩邸積年勞授護衛
千戶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義奪九門轉戰
真定夾河滄州靈璧先登有功累陞中軍都督建文
四年封洪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泰當是時修
功詔福第一福善高煦數勸 上立高煦為太子上
不許福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輒輕敵深入永樂七
年為征虜大將軍總兵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左
右副總兵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左右叅將並出
塞擊虜 上曰本雅失理逆天道羈信使命爾徂征
獻徵錄 卷之六 十八 漫山館
自開平以北即不見虜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遇
虜設奇奮擊否則審察事機便宜進止又密授方略
臨遣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腦胸河南遇虜遊兵與
戰敗虜遂乘勝渡河又獲虜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顧
飲虜尚書酒問本雅失理今安在虜尚書言本雅失
理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
馳擒此虜時諸軍未集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俟諸
軍畢集遣精騎四偵徐議進擊否且墮虜計福不從
又令虜尚書為鄉導率眾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十日
每戰虜輒佯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邊方言

虜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
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砲以張軍聲勞
困虜使虜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
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柰何不慮此聰亦力阻福皆
不從欲遣火真使虜詐求和解虜謀率精騎劫虜真
猶豫未決福勵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麾士卒
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
虜伏四起奄至圍我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
百人聰戰死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虜中 成
祖聞敗大怒諭東官明春朕且親征雪耻又遣使諭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九 漫山館
順寧王馬哈木丘福敗績或本雅失理得福軍旗幟
衣甲詐劫攻兩慎防此虜以故福後不得嗣 封爵考

越國公胡大海新廟碑

宋 濂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照如日星而不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俵俵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

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毘陵公

獻徵錄

卷之六

三

吳山館

皆列戎行或率旗斬將或操登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有一月

又平處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戊戌丁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塋公像祀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

獻徵錄

卷之六

三

吳山館

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堂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命下復輦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裴劍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

泗國公耿再成

再成字得甫泗州五河縣人從 上渡江多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出鎮滁州揚州遷長興陞樞密判官守處州至是祐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大罵不絕口死胡琛等收其屍槨葬之事聞 上嗟惋不已立廟祀後以衣冠改葬于金陵聚寶山追封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爲官洪武三年進脩享太廟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洪武三年

進脩享太廟

加贈泗國公

諡武莊

鄧國公馮國用

馮國用定遠人性聰敏過目成誦喜閱孫武子寫書夜不釋有意會處輒歎曰吾當以此佐太平取功名也甲午同弟國勝率所部謁 上於妙山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俾居帷幄贊兵政從克滁和引舟翊 上渡江克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犯城下戰獲其全軍也先陽欸附勸 上勿聽後果被擒蠻子海牙與陳兆先犄角獻徵錄 卷之六 五十五 曼山編

窺太平國用從攻采石寨破之俘其人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已從 上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遣令人衛環 上而寢獨留國用一人侍臥榻防護備至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遂拔之還軍從克鎮江大破元師京口遂下丹陽擊寧國以功授萬戶克甘露松山望亭又克泰興宜興授大元帥守禦未幾陞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侍謀議從上征金華克之遂下諸暨攻紹興卒年三十六 上

與之勸築壇雞籠山祭之已肖像功臣而位第八
宣和二年冬大封功臣上贈鄧國公子誠累有戰功
王若軍都督府都督弟國勝以開國功封宋國公

獻徵錄

卷之六

主

史記

追封梁國公趙德勝神碑銘

公初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濠之鍾離人曾大父
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二府君妣王氏父諱仁贈
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為良農家狀貌魁
偉有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猝近歲
壬辰江淮似擾州縣簡拔呈為義兵奇公勇悍選
為羣隊長公年甫二十有八歲帥眾接戰必操登弧
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人望而畏之然棲棲
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德王怵哥
獻徵錄 卷之六 主 史記
隸麾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類兒戲又欲擇豪傑
而依之俟俟未有所歸歲甲午大明皇帝統領大
將南征駐軍滁陽公聞母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
遂棄其妻來從及見上驂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今
名命為帳前鋒已而從上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
破張家寨克全椒後河六丈大樹諸寨尋出師援六
合左股為流矢所中幾至危殆上親臨視焉歲乙
未之春門正月剽雞籠山羣盜與偽將韓溥酣戰直
搗烏江下和州而舍山次第平三月夜襲陳也先營
戊中也先來侵力出關却之夏四月庚申拔板門寨

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 上錄公從戰之功起
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 上渡
大江時元兵屯牛渚劍槩如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
而奪其營諸將乃下太平連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
月辛卯克溧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茂丙申春二
月元將蠻子海牙闕大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
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
動游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在遣中乃以疑兵分
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力接奇兵遽起而乘之
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
子金陵公之績為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魏公取
江公副之破貓獠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
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
相校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偽吳張士
誠水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
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
軍歲丁酉春三月壬午取毗陵時豪傑雄爭而民心
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公復取之夏六月戊
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
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亭

經錫諸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人將攻湖口已而室
與叛秋七月公復取之歲己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
軍中夾左副元帥五月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時
安慶實為荆楚咽喉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公攻
之已而取無為潛山冬十有二月復從大將征杭州
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偽將朱暹來攻宜興公帥
師為援即搗退之夏五月偽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
我太平境直犯龍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
要授以成算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
也既而友諒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
起山左友諒兵大敗擒戮無算遂復太平秋八月下
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橋及馬駝沙歲辛丑春
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夾統兵元帥秋八月 上
親率六師伐偽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道經安慶
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泝小孤山抵九江九江偽漢
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
友諒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公
復分兵攻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富臨江安吉諸州
復回師攻安慶下之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
既遁謀移都武昌公承命攻其沌口壩歲壬寅春正

月從上征南昌兵至彭蠡湖南昌降三月取贛
州已而祝其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葉公率精甲
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在府爲砲所傷
久之乃瘳上壯其爲人超授食江州等處行樞密
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又一月公與
忠武王平之僞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爲八陣
指揮十又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
右州郡雖已附往往觀望狐疑未卽決歲癸卯春三
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公皆先後統兵復之上
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湖控荆引粵非宗藩不
獻徵錄卷之六
足以授綬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督授以節鉞往
蒞其地而公資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友諒帥
強兵十萬攻圍南昌公統步卒數千開城門迎
戰僞將金指揮據戈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
氣大沮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友諒親督
促之勢在必取公資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剪
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中其腰
脅箭深入約六寸公卽拔出之且撫髀而數曰吾自
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者豈命
然人丈夫死卽死耳復何憾所快者不

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垂名於竹帛爾丁巳歲
於私第年三十有九軍中涕泣相弔上聞之悼惜
不已遣使齎祭冬有十一月獻護柩車至南京
以百子養于牛首山安德鄉下塋之原上念其功
復命贈以布帛菽粟有差歲甲辰春三月遂令獻代
領其衆秋九月下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勅有司建
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亥上卽皇帝位
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皆命配享仁
祖淳皇帝廟廷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
獻徵錄卷之六

楚國公廖永安傳

廖永安字彥敬，巢縣人。父旺子五人，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忠。旺，上渡江，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指揮僉事。永寧早卒。永堅仕陳，友諒為叅政，來歸。亦卒。永安少倜儻，以氣自豪。元季江淮兵起，與弟永忠聚兵保鄉里。甲午屯湖中，為水寨，以捍寇患。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頗為所窘。乙未春間，太祖駐和州，乃謀納款乞援。太祖大悅，以歲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援之。永安與弟永忠等迎，上登舟出湖口中。永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以阻諸兵。上歸和

獻徵錄

卷之六

三

廖山館

州集商舟多載猛士，至黃墩與中丞戰於裕溪。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遂率兵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中丞水寨，獲關舡一十五艘。由是從容待上。還於和州，攻破鱗魚洲。六月乙卯朔，永安引舟從渡江。時西北風順，舳舻齊發。永安舉帆前行，向牛渚，頃刻及岸，守者大駭，出兵來拒。上麾甲者以進，敵不及支，即走。諸軍奮擊，采石兵潰，遂拔之。乘勝徑克太平、采石、蕪湖等處。蠻子海牙僅以身遁。三月，統兵攻擒陳兆先，復攻集慶，克之。得平民五十餘萬，改集慶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

軍大元帥府以永安為昭武大將軍，統軍元帥。上欲取鎮江，命永安戒兵無殺掠。十七日丙申，克鎮江。平太沙下沙，祝家等寨。四月，取金壇。五月，攻常州。六月，取宜州。七月，張士誠兵寇瓜埠，永安擊敗之。十一月，徐達等圍常州。永安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丁酉三月，常州平。以功陞同僉點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宿衛帳下。十月壬申，同中翼大元帥常遇春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合攻之，遂克。戊戌正月，與俞通海等攻江陰。石牌海寇奪馬，馱沙井，取宜興。無錫等處生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事。六月甲午，士誠兵寇常熟。永安與戰，大敗之。七月庚子，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八月，總兵征蘇州。宜興復叛，十月十二日與徐達、邵榮復宜興。既拔其城，復率舟師擊士誠衆於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後徐達援常州，士誠弟來戰，達遣王玉擊敗擒士誠。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張氏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求和好。士德母痛之，議歸永安以易。上不從。士德死，竟不獲歸。甲辰十月，上念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中書

獻徵錄

卷之六

三

廖山館

省平章事封楚國公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有
諸丙午七月丁未卒於姑蘇年四十七計聞上哭
之慟親爲文命配祭功臣廟洪武元年十二月命築
壇於雞籠山祭之二年正月丁未祭太廟以永安
配享下禮部議定謚號曰武閔

字望復吳縣人父廷玉贈太袒開國和陽
侯二父子俱諸將率舟師天歸上大悅謂幕官
李長曰吾率步騎駐和陽通江東今士馬之糧即
飲渡江之舟揖通海父子以舟師全附良應我機是
年五月親率兵至巢湖諸將迎上登舟謀出東口
因大水舟至桐城聞未入江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
塞馬鵬河口諸兵受阻屯黃壤將號雙刀趙者陰蓄
異志通海父子與李普勝及將軍廖永安桑世傑朱
德勝等高趙頗傾心密露趙機上脫身歸和陽集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五 曼山館

商人舟載猛士援至黃墩督其兵攻蠻子海牙敵舡
高大通海與永安德勝操舟如神勇不可犯直趨和
陽攻中丞水寨賊衆潰散繼攻鱗魚洲水寨及新沙
并大獲而還授萬戶六月從上渡江明日克采石
取太平有功遂攻取邊湖水陽八月攻行廊山涇縣
克小范圩寨溧陽九月克銀渚東壩及同城民湖寨
復取三汊口敗蠻子海牙十二月於瀘渡擒河口擒
獲賊帥時蠻子海牙悉驅戰艦結寨采石元帥也先
子陳兆先合淮兵數十萬屯營方山相爲犄角窺伺
太平丙寅正月通海攻采石寨二月從上攻之蠻

子海牙適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臺城歷沙港
焦門克阿魯灰者林苗軍水寨十七日拔鎮江十八
日撫定藤料村沙竺家等寨置秦淮翼元帥府以通
海爲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三月常州平
陞行樞密院判官尋克江陰川宜興四月克宣城寧
國復與樞密判趙誠等乘勢趨水陽下之五月克大浦
口降張士誠守帥王貴鈞洋經東洞延山元兵暴至
通海不爲動賊不敢逼戊戌正月討江陰奪馬駝沙
四月攻雙刀趙復取通州十月克太湖宜興等處時
雙刀趙據樞密陽已亥四月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書樞
密院事庚子陳友諒犯龍江通海擊走之縱火焚其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六

曼山館

舟賊衆大潰陞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遂克銅
陵揚同安又搗九江蘄州黃州等郡壬寅四月取武
昌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劉福通於安豐通海擊敗其
衆回攻廬州七月丙戌上大發兵帥通海等討友
諒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通海等進兵薄戰擊敗前
軍己丑復與友諒戰自辰至酉殺死者無算乘風縱
火焚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明日通海等
復以六舟深入鏖戰旋繞敵舡勢如游龍呼聲動天
地敵兵大敗通海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

之力也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潮嘴水陸結營
舟不敢出糧且盡計窮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會
通海等軍追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精及顙而死甲辰
二月攻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省平章事四月
廬州平命通海守禦廬州綏定以恩復業者衆丙午
四月從取濠州九月征浙西克湖州十一月太倉崑
山崇明嘉定松江降吳元年三月圍姑蘇徐相國檄
通海共討賊賊敗提兵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以四月
九日歸自軍中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曰平章知
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涕而出明日薨年三
十八駕復臨哭之慟葬金陵城南聚寶山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七

曼山館

齊國公丁德興

丁德興定遠人生有異徵驍勇善射甲午歸附上
得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戶是年取洪山寨敵兵
勁悍且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僞
帥克滁州乙未克和州敗青山寇兵從渡江拔采石
乘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率兵數萬突犯城下上
方策應之德興分兵從取溧水溧陽邊湖皆先登時
蠻子海牙集樓船結砦采石陳也先既敗其子兆先
復合淮兵屯方山伺太平德興從克采石砦獲船數
艘破方山營擒兆先攻金陵取鎮江陞管軍總管下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八 晏山館

金壇廣德宣州領精兵圍常州平陞左翼元帥宣州
復叛率兵佐元帥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取徽
州石埭池州樅陽攻江州移兵擊安慶進攻湖州皆
捷復克甘露援江陰攻江西旁近州縣從攻雙刀趙
克宜興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議以其城西
逼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乃與德興分兵絕太湖
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功授鳳翔衛指揮使攻廬
州陳友諒犯龍江德興守石灰山遇戰力擊敗之是
年從上征友諒搗安慶克九江從上往援安
寧奮擊呂珍敗走左君弼引兵至復擊走之會友諒

攻圍南昌從上親征迨於康郎山死戰賊友諒遂
取鄱陽十月從征陳理於武昌回攻廬州克之進征
中興湖南衡州多不戰而附攻克通州高郵淮安征
浙西寧常熟舊館敗士誠兵十一月下湖州降李伯
昇克吳江圍蘇州將下卒於軍年四十贈都指揮使
洪武元年二年肖像功臣廟追贈濟國公德興沉勇
威厚仁而有信行師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而不伐
上以是重之嘗與諸將論征伐難處曰必得黑丁乃
可其見重如此子三人忠授龍江衛指揮使世襲浩
昶恩賜守塋浩子廣廣子富世食田祿於江寧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九

晏山館

蔡國公張德勝傳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至正壬辰江淮兵起德勝與廖永安俞通海等所部泊據巢湖結水寨以觀時變會左君弼據廬州與黃墩將趙普勝聲勢相倚乙未聞太祖駐師和陽乃誦通款上大悅親帥兵至巢湖諸將迎上登舟入江中丞蠻子海牙集船塞湖口以阻諸兵趙普勝陰畜異志德勝等密露趙機上歸和陽集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攻蠻子海牙敵船高大不利進退德勝等以小船與戰操縱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直抵和陽營於新河是月二十獻徵錄

卷之六

四十一 曼山館

八日破鐵長官水寨新生沙寨獲人馬還授萬戶六月朔羽上渡江時風順水湧頃刻達牛渚守者駭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義兵元帥陳也先與其將水陸分道寇城德勝同湯和擊其水軍會徐達鄧愈擊其步軍遂擒也先擢太平興國翼管軍總管分兵擊深水克之是年冬蠻子海牙采石兆先復屯營方山率衆十萬犄角相望以伺太平丙申二月武采石砦德勝同永安以舟師進破之蠻子海牙僅以數舟遁去三月辛巳上率德勝等取集慶路大破方山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庚寅克集慶得兵

萬丙申克鎮江陞泰淮翼元帥四月克金壇八月克常州國之丁酉三月常州平以功陞樞密院判官四月從克宣州五月丁太湖招降張士誠僞帥王貴等遂攻宜興八月攻馬駝沙戍正月同廖永安俞通海擊江陰石牌海寇敗之降馬駝沙陞僉樞密院事四月趙普勝以其主徐壽輝及其平章陳友諒之命自樅楊寇池州德勝帥兵往援至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陷矣德勝抱憤銳圖克復十月從徐達下宜興已亥三月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德勝統精兵與戰於柵江口破走之四月復同俞通海擊普勝大敗其衆遂復池州九月引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砦擊走普勝將胡總管敗之於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叅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軍資無算遂克潛山庚子五月陳友諒以重兵襲太平遂直犯龍江上大怒命諸將據險以禦以德勝總水陸大軍擊之旣而陳氏兵大至陣旣交殺傷相當德勝乃從中大呼麾諸將士奮擊友諒敗走斬獲不可勝計上遣德勝與徐達馮勝等追友諒至采石與大戰德勝死於陣追封蔡國公洪武三年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封爵如故六年三月端忠毅侑享 太廟
子宣中軍都督府僉事坐累降附策衛指揮同知宣
子鞏孫昂曼孫男玄孫准源世襲廬州衛指揮同
知

獻徵錄

卷之六

新國公武義康茂才神道碑銘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遐邇通梯
山航海悉贊獻琛 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
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壯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
康公薨于陝州 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
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 詔翰林學
士臣朱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
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
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
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
獻徵錄 卷之六 四十三 受山館
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
大都督府事杜國追封新國公母蕭氏追封新國夫
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
捍蔽為務授以長官俄遷為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梅
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
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
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 上
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於和州 上慮公扼采石
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弘得士
卒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

武王遇春遣游兵虛撓之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塞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

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

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

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

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

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

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駝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

獻徵錄卷之六 四 曼山館

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疋黃金一

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

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

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

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

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

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

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

勢友諒果如所言暨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

士卒一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

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

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與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

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

諒之勞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

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還

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

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

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

子理銜壁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

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

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

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

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

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

敗其衆獲士卒三千公功爲尤多四月搗淮安之馬

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艘艘無算淮安平七月

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卽

遣銳卒死迎闕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

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

姑孰郡公陶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人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安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猷徵錄卷之六

史記

事官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儒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主上採本至論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安隱過音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山東安出江西爲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獻徵錄卷之六

史記

濟陽郡公丁普郎

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守小孤辛丑八月王師征友諒次小孤普郎迎降用爲將從征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七月己丑與友諒戰死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贈濟陽郡公

獻徵錄

卷之六

五十一

樂浪公濮真

濮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渡江取姑孰定建康拔維揚下毘陵克宣歙池婺諸州平江西九江南昌吉安撫州湖廣武昌淮東泰州收平江閩浙征進中原河洛關陝皆有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詰之曰汝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真曰我主上神文聖武撫有華夷一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主上怒其欺肆不忍加征伐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主上故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爲福王愛其驍勇獻徵錄

卷之六

五十一

漫山館

徐曰吾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勵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乃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卽剖心以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人入朝謝罪併歸真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帥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卽撫楸中封西涼侯除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

上柱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高宗得傳嚴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鈔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闢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闕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皇考太

獻徵錄

卷之六

五

曼山

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間戡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受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

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

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謹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卽敘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京摩踵接填廓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磐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輻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

獻徵錄

卷之六

五

曼山

并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於竹帛哉眷惟耆艾功深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資善大夫太子少師贈榮國公謚恭靖姚廣孝傳

王 鑒

姚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菴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兼通兵

家言尤深於機事廣孝從之執弟子禮於是盡得其學然深自退藏人無知者其友王行獨深知之曰他日必當有所遇固不得以人廢言也洪武中以高僧薦選侍文皇於燕邸深見親信與密謀永樂中以靖難功進官太子少師復姓賜今名擬於元之劉秉忠卒贈榮國公諡恭靖配享廟廷初靖難之功廣孝第一事定未嘗自言文皇屢欲官之輒辭一日召見今人潛以冠服被體亟命宣謝不得已受命終不蓄髮娶妻所居多在僧寺然文皇眷禮彌篤每稱少師而不名及病篤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

獻徵錄

卷之六

五十四

吳山館

強之終無言文皇念其功特官其養子姚繼爲尚寶少卿廣孝博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

故元國子祭酒孔克堅

克堅字璟夫孔子五十五世孫少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其父沒襲封衍聖官階嘉議大夫元統間上疏請修廟像順帝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且命其族人監察御史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十緡勒碑以紀其績至正六年中書省臣以衍聖公爵高階卑不稱奏陞之制受中奉大夫易銅印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識帖木兒薦其明習禮樂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爵是年冬順帝親郊克堅攝太常使人稱其達禮御史大夫

獻徵錄

卷之六

五十五

吳山館

雪雪言其才可大用拜中臺治書侍御史辭歸明年拜山東肅政廉訪使復辭會山東兵亂率家人北行次藁城適丞相賀太平奏起克堅爲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秘書卿克堅至燕都時劇盜毛貴犯畿甸甚逼廷議欲遷關中克堅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烏可棄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必可平也如其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克堅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順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克堅以世亂不樂

居位謝病歸闕里後再起爲集賢大學士復拜山東
廉訪使卒不起大兵取山東克堅入見時上遣使
以書起之會克堅至待以賓禮賜廩祿不煩以職事
郊社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是以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
疾薦詔給驛還家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行次下邳
新安驛卒於舟中壽五十五希學奉喪歸葬於孔林
克堅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一以
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雅順帝常以福人稱之娶張
氏濟寧路總管張子仁女元封魯郡太夫人子九人
長卽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顏希尹皆

元國子生其季曰希贊

衍聖公孔希學

希學字士行先聖五十六代孫也父克堅元襲封衍
聖公至正十五年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乃以希
學襲封年始二十一山東盜起克堅時已罷政家居
懼汙于亂率其家北走燕都希學從行次藁城丞相
賀太平間之奏以克堅爲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秘書
監卿召入燕都久之亂益甚父子皆不樂居位謝病
歸吳元年冬大兵取中原都督張興祖兵至東平諸
郡皆降希學乃與其從兄曲阜縣尹希章謁興祖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希學謁見於軍門達
遣人送希學赴闕是年冬十一月詔襲封如故繼從
入覲屢加賜予每正旦上受四方朝賀特命希學
班亞丞相先聖廟庭自兵後日就圯壞希學力修葺
之復祭田侵於豪民者五十餘頃禮器禮服樂舞儀
式以次備舉至是疾卒年五十七詔禮部遣官致祭

衍聖公孔彥縉

彥縉字朝紳先聖五十九代孫也十歲襲父鑑爵
太宗皇帝命教於太學久之遣歸仁宗賜第於東
華門正統間幸太學有襲衣冠帶之賜明年來朝又

有銀印玉帶織金麒麟之賜至是卒年五十五帝

遣禮部主事周驤往致祭并令有司治喪葬孫弘緒

嗣爵

衍聖公孔弘泰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弘泰字以和爲宣聖六十一代孫自國初衍聖
公希學傳三世至彥縉公祖也考承慶未封而卒贈
衍聖公二子長弘緒字以敬襲爵十有六年公襲代
襲越三十有四年而卒公生七月喪父六歲喪祖賴
母王太夫人鞠成之成化庚寅始襲封憲宗皇帝
賜第京師命齒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遣人問焉公

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可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內壇皆出親定壬辰辭歸上若曰卿其進學循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丙辰給誥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犀軸公言舊典以玉軸爲異乃改授之丁酉詔加廟祭禮樂公率族人奉表入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散業他姓者過半至是皆贖歸之以贍羣族已亥祖廟爲雨水所壞公請命有司修葺完麗如故每歲萬壽聖節奉表獻馬賀于廷辛丑居母憂賜葬祭皆如例丁未入臨憲宗大喪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上視學命分獻充國公賜獻徵錄卷之六

坐彝倫堂退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禮部及襲衣冠帶躬耕籍田亦預宴焉已未公來朝聞祖廟災亟歸齋哭如居喪引咎自責居鬱鬱不樂庚申力疾而朝辛酉上疏乞休致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所請弗許時復有修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勩甚殷凡再越歲弗克躬親事病革執兄子聞韶手若有所屬者蓋公之封也廷議以爲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按宋故事俟公之後仍歸其兄之子公母遺命亦以是公及見聞韶之成其乞休時嘗具名以請故至是猶惓惓云訃聞上特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

給梓榔工部官屬治葬事以某月日窆焉公美風儀善論議每評騭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俾有職務將無不可爲者而靜處優逸無繇自見然承奉宗祀修治林墓綜制家政其在孔氏有勞績焉若孝友無間之心剛毅不屈之氣榮名今聞偉然著于人人其在天下亦不可泯也嘗卽魯泮池遺址築東莊別墅因以自號有東莊稿藏于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二十七日卒于癸亥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娶護衛千戶永之女封公夫人子聞詩三氏學生

衍聖公孔聞韶墓誌銘

獻徵錄卷之六

先聖孔子修明帝王之道以詔後世繇漢以來世主既崇祀之又爵其裔孫一人使主祀事以崇成奉聖文宣代歿其稱至宋始封衍聖公然猶兼領他職或止署爲郎其秩視上公品高位重專宅闕里以恭奉廟祀惟我朝之制爲然其所以崇寵之者視前代爲至弘治末衍聖公弘緒以疾告於是成菴公以世嫡承襲其爵公諱聞韶字知德宣聖第六十二代孫也年弱冠召至闕下美風儀孝宗皇帝面賜玉帶麒麟服人咸榮之時少傳西涯李公名重海內登公于門歸以其子一時傾動朝著有

元視學召公爲分奠官命坐龔倫堂聽講賜宴禮部賜衣帶寶鑑丁卯入賀賜御製迴文詩庚午復入賀屬疾命醫診視頒賜上尊珍饌夫人以歸寧卒於京邸詔遣官諭祭驛歸其喪賻給甚厚 皇上兩視學皆驛召公觀禮而常賜外加賜金織麒麟緋服一襲及冠帶各一以示優異公每值 萬壽聖節奉表入賀比歲患疾艱於拜起然尤力勉以來甲辰復來 上溫旨慰之免其朝賀踰年疾甚卒於家丙午二月十一日也計聞詔賜祭葬如例公生成化壬寅八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李卽西涯公之

獻徵錄

卷之六

六

女繼配衛宣城伯璋之女封皆夫人男子二人長曰貞幹今襲封衍聖公次曰貞寧公性質敦重不苟言笑識達世故施于有政厥績爲多孔氏祭田蠲租尼山沐泗二書院各設學錄一員典教事鄒縣故有子

卷之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目錄

侯一世封侯

武定侯郭英

郭良

泰寧侯陳珪

武安侯鄭亨

鎮遠侯顧成

顧興祖

顧溥

顧仕隆

顧寰

顧承光

永康侯徐忠

隆平侯張信

豐城侯李彬

李熙

寧陽侯陳懋

西寧侯宋晟

獻徵錄

卷之七目錄

十

宋誠

安遠侯柳溥

陽武侯薛祿

恭順侯吳瑾

定西侯蔣貴

撫寧侯朱謙

朱永

懷寧侯孫鏗

同校

刊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

侯一世封侯

武定侯郭公英神道碑銘

楊榮

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應天順人芟刈羣雄
戡定海內一時智勇材力之臣感會風雲效其忠勤
輔成帝業開千萬載太平之運奇勲偉績鏗鉤振
耀勒銘鼎彝垂光竹帛與國家相為無窮猗歟盛
哉予嘗叨職國史竊觀開國勲臣其間能身跡壽考
世為貴戚子孫享有顯爵久而益盛者不數人豈非
其存心之仁與積累之厚有間耶若管國威襄公蓋

獻徵錄

卷之十

足徵焉公姓郭氏諱英臨淮人生有異徵沉毅多智
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太祖起
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取徐泗滁和采石太
平建康鎮常寧國諸郡屢立戰功上嘗以郭四呼
之上親征偽漢陳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
公時金瘡未瘳力疾鏖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
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
臣何力焉上益重之時友諒子理復立於武昌進
軍攻之其將陳僉同者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牀遽呼公曰郭四為吾殺賊公持鎗躍馬

奮臂一呼賊膽手殞堅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

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授驍騎衛管馬軍千戶從
征襄陽克淮安鳳陽安豐陞宣武將軍驍騎左衛指
揮僉事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徐公北定中原下
齊魯克汴梁平河南取元都破潼關彰德廣平所至
有功初大將軍遣公取通州公距城三十里為營深
溝高壘為持久計衆請速攻之公曰吾師遠來敵以
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
公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
八國公帥敢死士萬餘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公佯

獻徵錄

卷之七

敗彼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
級擒元宗室孛羅梁王遂克通州元君乃北遁克永
平真定定州生擒守將湯同僉復從平章公取太
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公憑高望之謂常公曰彼
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常公深然其計
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公率
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常公
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保保軍大潰自相屠戮乃
棄城遁下興州大同至沙淨州生擒偽將竹平魯達
河取鹿臺西安鳳翔鞏昌渠敗賊將賀宗哲於龍山

庚戌陞本衛指揮副使從征迤西克定西討順夏罕惱兒撫安忽辰平章沙淨州復叛討平之克登州斬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陞昭勇將軍河南都指揮使賜金龍衣一襲辛亥陞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 皇寧妃公之女弟也 上遣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器廐馬二十二匹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丙辰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去爲立生祠北平初定羣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凡九十餘人 上遣使勞以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逾四年召還京進大都督府僉事吏定官制改前軍都督府僉事灰山賊反承命討平之賜馬七匹辛酉從穎川侯傅公征雲南既至命公及都督陳桓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入公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公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

今諸軍砍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賊始覺遂大潰生擒烏撒拜阿客諸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曲靖六梁州關索嶺及僞右元帥山寨皆克之至江川犄子寨寨依山公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賊空寨迎戰復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炮連發烈焰漲天賊乃亂悉破滅之進攻大理金齒降其僞官段平章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破富民縣山寨攻靖寧州蠻七寨一日夜破之攻牢壠山寨取仁德府破哨店山寨圍姚安敗賊將李自久平蒙化州鄧川州破三營復光寨過金沙江攻北勝府生擒賊

獻徵錄

卷之七

四

將高生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諸路平論公功進爵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賜誥券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乙丑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丁卯同大將軍宋國公馮公討北虜納哈出降之師旋虜將追襲之公與戰創傷左脇箭復中右脇公佯呼虜傷吾甲我衆益奮連戰數十合虜遂却已而進征虜右副將軍仍鎮遼東戊辰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邏騎偵虜營不遠公乃令諸軍少憩飲馬銜枚卷甲倍

遁而馳直抵虜營虜王覺乃率十餘騎潰圍出其將
蠻子太尉來拒我師公手刃之獲兩營所積金寶珍
玩圖書降其衆五萬餘人生擒虜將咬咬司徒乃曩
家太尉英古達兒古不達刺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
萬五千匹牛羊輜重無算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
錠綵幣四十匹已巳 以天下無事且憫諸將老
欲保全之厚加賜賚遣歸其鄉公亦就遣庚午獨召
還京 上賜坐與語歡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蓋
上春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辛未以虜酋阿札失
里寇邊命公討之獲其人口孳畜逐北至寒鴉山而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還丁丑川陝寇發勢張甚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
者授征西將軍印討之至沔之後河生擒賊首高福
興及黨四千餘人公覲其同謀者請誅之脅從者乞
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 上可之永樂元
年癸未二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計聞
太宗文皇帝爲之震悼輟朝二日遣官致祭賻卹有
加贈管國公謚威襄賜葬京師聚寶山之原公孝友
仁慈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
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皆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夫人
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於地毀瘠日甚

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國
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恤也公感焉而
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
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之甘苦同之其攻克
州郡必禁虜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
敢私嘗出征軍法夜必令親軍直荷戈環帳立一
夕風雪大作公悉罷遣歸營其愛部軍士多類此家
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
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
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 上嘗
獻徵錄 卷之七 六
御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公趨避之 上曰卿第坐
朕自理事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時公卿多置田
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
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歎良久公大小百餘戰金瘡遍體每陰雨
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卽日就道未始以老疾辭其事
上竭忠蓋如此子觀前史稱郭汾陽功蓋天下而主
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七子
八婿諸孫數十人俱膺顯仕唐世榮之若公勲業之
隆子孫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讓皆由公秉心一本

於仁故積累之厚愈遠愈隆焉嗚呼偉哉

武定侯郭良

右軍都督府府事武定侯郭良字存忠其先臨淮人高祖英封武定侯再傳至珍當侯而爲其從弟珍所奪後珍子昌復侯良其子也幼而孤木襲及長珍子力與爭遂罷侯而授良錦衣衛指揮僉事弘治壬戌良母以請始復得侯正德二年六月卒輟朝賜祭葬如例良世勲威貫中落獨好聚書爲詩樂與文儒交其爲指揮嘗中武舉推理衛事既侯掌中軍都督府事領京營牧馬虜犯大同充左叅將簡兵俟命獻徵錄

卷之七

七

不果行而罷因上言簡邊六策蓋武弁中之傑然者正德二年良卒子勛嗣爲團營總兵加保傅嘉靖八年作威福自恣楊一清惡之會御史論劾議上奪團營總兵保傅以張孚敬薦九年復保傅總兵提督郊廟工二十六年勛奏乞進英子太廟侑享禮官言官及戶部侍郎唐胄皆言英不當侑享胄言尤明悉勛請益力英竟得侑享十八年扈駕巡承天進封翊國公勛慙直好指摘人夏言惡之二十年都給事中高時劾勛不法下詔獄移刑部獄諸大臣會鞠論當死畱中勛死於獄久之勛子守乾得旨准

泰寧侯陳珪

珪揚之泰州人少隸行伍以善射充驍騎右衛騎兵總旗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徐達等平定中原授龍虎衛百戶調燕山中護衛嘗從上征北虜爲前鋒以功陞武德將軍本衛千戶又從平內難數有功後侍世子居守嚴督守備夙夜不懈累陞中軍都督僉事封泰寧侯及營建北京置繕工命珪總其事珪經畫有條理甚見獎重年八十有五卒上輟視朝三日賜祭追封靖國公諡忠襄

獻徵錄

卷之七

八

武安侯鄭亨傳

鄭亨合肥人父用開國功陞副千戶大興衛公嗣以
勇健持榜招胡幹難河陞指揮僉事密雲從靖難首
擒馬宣克薊州南破雄漠攻真定先登援永平敗遼
東兵充先鋒襲大寧夜率眾破鄭村壩上兵乘勝西
破紫荆關掠廣昌直抵大同旋軍大戰白溝河陷陣
大捷逐北至雄又南出攻濟南再攻滄州絕餉道南
驅至東昌戰敗西收散卒軍涿州連戰夾河藁城並
捷巡徼至河上還屯完遂破東平汶上長驅至齊眉
山先鋒力戰戰靈壁大捷遂克泗州渡淮至江上入
獻徵錄 卷之七 九 雙山鎮
金川門陞陞都督僉事封武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
世壽永樂元年留守北京北鎮宣府繕諸屯堡八年
總右哨從上出塞敗本雅失理十三年領中軍從出
塞二十二年領左哨又從出塞還守大同獻陵卽位
充征西前將軍再領守大同防禦有方畧大同無虜
患是時遂將稱公及薛公祿宣德元年召還掌北京
行後府事未幾又出鎮大同轉餉宣府九年卒公嚴
肅謹厚善撫士廉潔耻培克人不敢干撓卒贈諡國
公謚忠毅妻張自經殉贈淑人十年子能嗣坐法立
功邊塞正統六年復爵卒子宏十二年嗣卒子英成

化十三年嗣卒子綱正德十二年嗣

鎮遠侯贈夏國公謚武毅顧成神道碑

楊士奇

永樂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鎮遠侯顧公薨於貴州計聞上震悼遣官賜祭追封夏國公謚武毅贈如制命有司治喪葬遂命其嫡孫興祖襲封興祖奉柩歸葬于揚州之原顧氏之先居湘潭公之曾大考百四妣氏大考千二妣朱氏始家江都考萬一妣周氏公諱成字景韶天性仁厚自少能矜恤鰥寡負直氣遇以橫逆加人者必摧辱使畏服乃已其大考嘗詫於衆曰是孫必興吾門公道貌魁偉少知書通獻教錄卷之七十一
大義而膂力絕人善武事尤精騎射命中元未嘗遊燕都有強寇十數劫其舟同載者皆驚愕公獨奮出關寇皆披靡走既歸張士誠起泰州僭王號公知其無能爲乙未歲我太祖高皇帝渡大江明年公來歸附至鎮江號勇士十一人轉關入城莫敢嬰其鋒者既敵益衆而後絕悉爲城中人所繫十人者皆被殺公奮躍起繫絕蹴持刃者什之脫走歸語衆曰鎮江城中皆庸夫可聚也遂導衆攻其城克之授百戶從攻常州宣州皆克之簡克旅正還從克江陰從寧河王克通州陞千戶攻雙刀趙於樅陽攻安慶江州

池州興國諸寨皆下之庚子敗陳友諒兵於龍江公得其戰艦及馬特賜白金友諒退仍據安慶江州公隨大將軍悉復之并得其八陣營諸寨從克南昌援兵豐敗元兵進攻廬州從克武昌荊州衡州從開平王下襄陽還取泰州留守興化從中山王破舊館克湖州蘇州洪武元年陞堅城衛指揮僉事二年領軍克信陽唐光四年從臨江侯取西蜀道遇敵公手殺敵伯餘人生擒二十餘人進攻羅江生擒其僞元帥及其下二十餘人悉送軍門斬以徇入漢州僞官戴丞相向知院者盛兵迎戰公揮衆奮進戴向皆狼狽還走追北至城郭圍其城竟降之蜀平調成都後衛總帥以公守之六年率兵赴重慶擒妖賊王玄保及爲萬戶李邦祖等八年調貴州衛明年薨傍等山寨蠻寇叛公率兵討之斬首百餘級俘獲人馬尤衆夷攝服叩首請歲納租賦公從之其僻遠山峒有負固未下者次第平之于時群夷叛服不常公連歲出兵平之前後俘戮不可勝數十四年從穎川侯征雲南率步騎兵爲前鋒首克普定畱公守之且爲後繼公部將士樹柵以守明年公出兵克西堡足行諸蠻合數萬攻圍普定諸將皆欲出戰公持不可曰賊衆

我寡一出卽爲賊所窺必俟其攀柵乃出賊及柵公披甲上馬出北門率戰士奮進手殺賊騎之迎戰者十數人賊衆引却諸將遂乘勝出東門西門戰敗賊衆時南門之圍未解公取所生擒者十人斬之而縱其一人歸曰吾以夜二鼓來殺爾矣及期賊聞官軍舉銅角銃鉞皆惶懼奔走圍悉解獲賊甲兵無算時有中使在普定見公勇略絕群還奏特遣賜龍衣金帶陞世襲指揮使凡普定所隸諸蠻公悉平之十七年平阿黑螭螂等十餘寨及降尾灑蠻酋馬乃之衆西堡蠻攜貳復平之廿一年總戎檄公討平乖西扒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三 漫山館

古里谷勞金網等寨遂擒關索嶺首賊葛達及叛寇阿束皆誅之士官阿宗叛焚劫驛舍乘虛將攻公勢張甚時官軍精銳悉駐東川公率餘衆及士兵深入賊地據關口屢敗之賊既近衆以暑瘴非士卒便欲退師公不聽未幾賊黨殺阿宗降遂奏革普定府而黜其守之懷二心者建兵衛以屬其民析其地爲州三長官司六而公統理焉自是公悉意撫綏大布恩信諸夷嚮服二十五年夏入朝賜文幣二十副鈔三千貫白金四百兩日錫宴會同館陞鎮國將軍貴州都指揮使司同知公至貴州首征康佐叛蠻破阿老

諸寨峒二十七年平都勻豐寧西梁瓦材等寇斬首萬四千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而撫其良善二十九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是歲命公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寇生擒賊首敬德斬之餘寇悉降三十年五開蠻反公率兵至剖天峒悉破之進勦天柱天堂春花金酒井滿頭大小坪等生苗及螃蟹米毫灣溪萬潮等寇皆破之三十二年普定西堡及貢州光金谷勞里金石番美唐諸夷復叛公次第親行誅其叛首而撫其餘衆既歸明年高廟上賓及明年太宗文皇帝

獻徵錄 卷之七 十四 漫山館

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定靖難之師執公以獻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繫與之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京令輔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成南將其中莫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機用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分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

者多用公謀也洪武三十年九月論公功賜號奉天
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
府右都督封鎮遠侯食祿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鈔
三千貫白金一百兩綵幣三十四副遂賜誥券是冬
命公鎮守貴州蓋以公威信素行於彼云永樂元年
春至貴蠻夷聞公至歡趨出拜叛者皆歸境內靖寧
公上書論大計謂國家宜早建儲以正名分北邊官
軍有功者爵賞既定宜制以禮法降勅褒答賜鈔五
千貫綵幣八十副申賜鈔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如
前三年賜誥追封三代考皆鎮遠侯妣皆侯夫人永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五

曼山館

寧土官官府爲其弟謀殺致其下亂公執其弟送京
師罪之而從土俗奏以宣府妻襲職其衆遂靖六年
車駕將巡狩北京豫召公副儲君監國既至上慰勞
再四且諭所以召公之意公言皇太子仁厚恭勤明
達足任付託且左右文武之臣其智識深長皆非愚
臣所及蠻夷雖今帖服小有兢爭卽恃兵爲亂愚臣
非敢決意去畱惟陛下命之上付知公意嗟嘆累日
賜鈔四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三十有六副命還貴
州陛辭退辭文華殿

辦事君父恤兵民素行

有誠惟於小人當眞度外萬事有天理不足計蓋是

時懷奪嫡志者不樂公在京師公獨知故先幾引去
也時土官奏欲爲公建生祠從之公之赴召也播州
貴州蠻作亂公歸遣子勇率兵勦之悉平時思州臺
羅等蠻亦亂公遣人諭其酋普亮即服於是公病事
聞遣醫馳視竟不起春秋八十有五公自少壯履行
陣挺身戰鬪奮勇無前雖身被十數創不稍引却必
致俘馘見功效深於籌略料敵制變百不爽一於謀
國事明大體不瑣屑細故竭誠奉公至老死不倦諸
葛公所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公蓋有焉

鎮遠侯顧興祖

獻徵錄

卷之七

十六

曼山館

興祖永樂中嗣父爵未幾奉勅領湖廣貴州諸軍征
剿廣西諸峒蠻賊宣德初召還正統間總五軍左哨
兵尋總操神機營以神機軍士爲五軍外圍遇敵至
則當先摧敵慮恐敵出不意或值風雨陰霾鎗銃火
器倉卒難用無他兵器可以拒抗諸每隊前後添設
刀牌上從之十四年從征虜自土木走還降都督同
知守備紫荆關景泰初命爲征遠伯天順初復侯爵
命往南京協同守備至是卒計聞遣官祭葬

鎮遠侯謚襄恪顧溥神道碑

李東陽

皆在弘治庚申孝宗方注意邊務京營將臣皆悚栗

九 上御平臺宣內閣臣造膝咨問面賜簡擇尤
以團營之選因出廷薦姓名指鎮遠侯顧溥曰何如
皆應曰聖諭甚當再問臣東陽對曰溥在胡廣誠佳
又新有貴州功無以易此上乃視手勅草親灑宸翰
付兵部驛召至京師一時輿論稱爲得人越五年而
侯卒嗚呼惜哉侯字宗泰先世自長沙湘潭徙揚之
江都高祖諱成從太祖定天下累功擢後軍都督府
右都督及從太宗靖內難授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鎮遠侯仍前都督事贈夏國
公謚武毅曾祖諱統普定衛指揮使不及嗣贈鎮遠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七

長山館

侯祖諱興祖嗣侯爵鎮貴州掌右軍都督府事領南
京畱務伯父諱翰早卒其子嗣卒無子考諱圮亦早
卒侯以成化癸巳嗣爵時年方十有三憲宗特命朔
望朝謁尋以例與公侯伯幼少者入國學肄業因涉
獵經史尤精韜畧習楷法間持節冊肅唐二王久之
用薦掌五軍右校弘治戊申孝宗親耕籍田充三公
行五推禮又以登極事往告岷王已酉始有湖廣之
命佩平蠻將軍印以行政令簡肅官屬才俊薦拔幾
百人黜不職者稱是諸衛歲給柴薪及軍從錢悉拒
弗納桑植安撫司土官殘虐苗人夥之奪其印以迎

侯督兵捕得首惡或諷令盡殲其黨侯曰苗爲貧
所激非叛也具首從法上活五百餘人貴州苗僞都
順王號滇蜀道梗侯受命統諸路兵十萬討之先正
紀律戒部曲侵掠比至境覘知逆順雜處檄不從亂
者毋得驚擾由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有邏者報云
路險寇衆不利速攻諸將頗惑侯厲聲曰今王師大
集勢且百倍何疑之有卽授方略分爲五路自帥精
兵由間道刻期並進賊駭愕奔潰生擒僞王妻子及
諸僞官斬首百千萬級招還流徙五千餘戶修復爛
土長官司奏劾都勻府二州一縣境內悉平上降勅

獻徵錄

卷之七

十八

長山館

獎勵詔班師還鎮論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二百石
特賜誥命加贈三代考妣及其配嘗乞解兵柄疏三
上及被召又辭優詔弗許去鎮之日文臣武士下及
兵民皆悉戀不忍釋及督團營兼三千營掌前軍都
督府事益持重守法與中貴臣閱視諸營內外官簡
選軍士及督工修繕禁門城垣社稷壇事皆集以母
喪乞假歸葬上命其弟錦衣衛千戶淵代之行自出
鎮至是被賜白金文綺寶鍊佩刀蟒衣珍饌諸物不
可勝計癸亥有疽發于背上命御醫診視遣中官備
物臨問六月十四日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

論祭者十有五給賻米百石布百疋令有司具棺槨治葬事賜謚襄恪給驛歸其喪歲未盡三日葬楊城南茂麓灣夏國公墓次侯生天順辛巳三月十七日年止四十有三侯純雅簡言笑厚倫重義居官蒞下寬嚴相濟處家儉朴都重位囊無餘貲英國張公懋爲出布帛以供歛事此張公所親語者因相與歎美以爲不可及譽聞方隆而勲業未究獨非命哉在湖廣嘗愛牡丹花日令軍人負水灌之有一僧人偶問此水汲自何處路遠近幾何溥知其渢已也即謝之曰微僧言何以知過其勇于從善如此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九

曼山館

鎮遠侯榮靖公顧仕隆 鎮遠侯榮僖公顧襄

謝廷諒

榮靖公姓顧諱仕隆字仲勲別號葵齋江都人其先湘潭人自六世祖武毅公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武毅公諱成狀貌雄偉驍勇過人有膽畧而又喜習武事自文其身以駭俗見者以爲非常人侍 高皇帝宿衛出入馴謹從平蜀破黔中蠻克普定已而征雲南公爲殿晉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開六洞一百三十七寨悉平斬獲功多進都督僉事已而 文皇帝遣至北平侍 仁宗居守有功遂以右都督進奉天

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又出鎮黔號令嚴肅震懾諸蠻搗臺羅寨斬叛酋普亮滅其家孽葦窠伏之徒莫不嚮風慕義沒而蠻中各有祠贈夏國公有八男子弗嗣孫興祖嗣竟以從征失律遂失侯 英宗復辟而始復也出鎮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石子翰宜嗣慕延陵高節讓其弟玘玘未及嗣亦卒復以翰之子淳嗣侯卒而無子以淳之從弟溥嗣之溥固夏國公諸元孫而玘之子也謚襄恪自襄恪之嗣侯而侯家世世不乏令人矣襄恪公初遊太學韜精翰墨久嘗

獻徵錄

卷之七

二十

曼山館

總兵團營掛平蠻將軍印鎮武昌擒貴州苗之僭稱王者滇蜀往來道始通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祿二百石然爲人潔白自守家無餘財英國公張懋爲給布帛供歛事顧氏之子孫賢者多厲布衣之節有孫然矣襄恪生榮靖榮靖生而不好弄也穎而馴沉嘿異凡兒襄恪爲擇明師之嚴憚有法度者程其起居授以章句大義無不了了廼更善爲詩歌訪昭明太子纂輯文選處而想見江都相之下帷發憤也念以爲謀利計功自嗜慾始彼三年不窺園事者豈獨其功課勵哉蓋亦有操尚存焉

息衙門晏如也卽以 老廟甲子襲侯爵而華悅無所感大抵其樸愿之天性然哉退朝家居蕭然如寒士上知其廉特命兼支米銖千石中 凡冊封遂荆慶三藩饋遺無所受薦牘滿公車典司神機營戎務會 武宗登極賜資勲臣視學祀先師 命坐聽講賜宴饗舉朝以爲榮俄兼管紅盔將軍復領圍宿禁兵帶劔侍衛奉 勅管理官軍牧放馬匹一時勲臣中材猷幹畧無出公右者朝廷方倚公爲重會漕政久壞督漕總兵難其人咸推穀公公素有慧業多心計凡錢穀之出入庸直之支給綜核精審便宜斟酌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曼山館

而盈縮焉歲得羨餘金以萬計漕政一新公在淮十餘年疏凡二十餘上皆鑒鑒可行其大者謂士卒之冒寒暑勞瘁餉道晝夜不能休 仁宗下詔哀憫有附載什物者勿禁都御史馬文升復申明之而刻核吏抗苛索不近人情臣以爲寬一分以振羈人之困之可也私聽則禁耳又數爲士卒請目糧士卒之歿而旅觀無所歸奏請恩卹軍士無不感泣者公復有疏開會通河司空王公軌申請之至今稱便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 國初僅有神武中衛小倉

耳因漕運後期斃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月遷延權勢家車輛日伺而乘上之急牙儉趁起吏胥破冒猶其小者邊關塞堡間道可通倘有爲之嚮導者而輕騎疾馳旋日至或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不一空乎且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爲元時轉運通渠也當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番鍾爲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爲浮言所沮正德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運糧至農務興秋雨降泥濘不得前與人索厚直費且不貲節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曼山館

浮費以紓民困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于此者嘉靖庚戌虜果薄近郊關通州廩粟賴此舉也而全人咸追服公之淵迴大畧云逆賊劉七權惡少劫掠江淮間焚運舫公上疏自劾有 詔勅公相機勦捕公募驍勇扼其吭賊窘入海困狼山無一得脫者宸濠反 大駕親征御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至清江浦巡幸至所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鬻一毛獻一金一帛佞臣彬指麾南都及齊梁淮揚廬鳳之迎送文武官如蟻不時傳旨號召徵索無厭旗牌官許縛馳縣長吏如隸卒有邵倅

懼而縊焉成國公長跪媚彬求活公獨抗首稍不爲
屈彬怒數窘之會 上至淮安舁侍衛徒步入城幸
公第彬方矯詔索民間鷹犬珍寶古器懼公發其奸
亦未敢問公也比江西之捷聞論功陞賞公與馬湖
南固龍潛地也延袤數千里五谿三苗素難馭宗室
中多行不義而遠爲甚公嘗使遠楚人高其義 世
廟素習公名登極初卽用公鎮守楚已而淮之軍民
耆舊謀從闕下借公一年不獲遂勒石立碑頌公清
謂公在淮十年如一日餽廩外一無所取也 上聞
而賜勅褒諭併賜白金絲段未幾召還提督三千營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蜀山館

恭穆獻皇帝宸翰 御製敬一箴洪範序文獻通考
諸書先是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疑詔出大學
士楊公廷和手乃上疏陳邊事言哈蜜失國番夷內
侵由彭總督賂番求和邀功啓釁總督諱澤於是爲
大司馬矣邦奇奏復舊職爲其所抑心懷怨望文飾
奸言詬辱大臣波及費石二執政激 上怒愈深逮
繫楊公諸子婿省臣楊公言抗疏忤旨公覆議申抹
謂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器歸于陛下持危
定傾功亦不細矣邦奇小人假邊情肆邪說惑聖聰
傷國體此之謂利口亂政宜放諸四夷者也夫察上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蜀山館

識沉通室嗜欲寡言笑資貞幹事廉隅其嗣侯也高
肅皇帝七年姿儀端潤超眇淹華每朝會土頌列侯
中獨視偉公明年授五軍營坐營又二年將諸陞楨
郎直宿衛小心忠謹止進有常德甚見親信給事中
魏良弼者持論不阿當世首薦公十二年僉左督府
事坐鼓勇營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賜
金綺以行先是三法司獄囚五年一審情真矜疑奏
請發遣自正統初遣巨璫金英遂著爲令內豎驕恣
張蓋擁騶從入寺堂而高拱南嚮坐自以爲王人位
諸侯之上御史大夫西向坐侍御史至貴倨也從郎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吳山館

曹引囚廷審大所不堪肅皇帝在王邸中知民間
苦內豎桀驁罷鎮守十六年特以武定侯暨夏李二
大學士理冤獄罷內豎不與已而武定侯題稱南京
及各省南北直隸一體會審引乞所奏勅公欽卹
大獄公奉詔獄訊所釋大辟十九人稱明允十七
年南都春漲衝閣詔公祭江神修陵寢考陵工
完賜公及永康侯等金幣有差俄掛印充總兵官提
督漕運鎮守淮陽淮陽之追慕榮靖者故老扶杖郊
迎公相對唏歔泣下取榮靖公所撰漕規數帙置几
案蕭規曹隨屑暉世德有大小馮君之號焉先是運

傳

舸迴避梓宮不得前梓宮發而河流溢遠巡而北凍
裂層冰阻阨者幾二千九百餘艘河泮時始得還則
後期不復能領運矣且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宛運亦
不能如期會發徵公奏請暫將前船免一年轉輸計
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卽以各災傷地
方量准折色同本色以時入太倉一以省凍阻之
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兌運無虧軍民兩便上嘉納
之公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交兌時擅繁官軍詣
簿對額繁旬月曾不得脫身而供王事愁苦無所訴
今後一切詞訟俱俟役竣會漕司問理無得遲自拘

獻徵錄

卷之七

六

吳山館

繁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役於治粟內史其他寺
署候交軌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繁以後期叅
究非人情也米入倉之期不失可幸無罪矣一有司
審編旗甲須覈戶丁報漕司如有逋逃侵盜者選編
者一體連坐安所逃罪一輕齎銀抵都方給予有起
剝無辦者將米價賤鬻比入太倉而厚不足此輩冥
頑無知宜聽把總酌量疏實以報一各倉交糧宜用
利鐵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或多增斛面以致
虧耗一每版交席六千止用三千不用者朽今但將
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則

有漕司刁軍擅起隔別衙門挾告何也罔上行私冠
復倒置漸不可長奏入 詔悉如議行之議行而謗
興矣失職有誅侵官有罰漕事肅清權行州域而競
逐於京師仇厲於官署馳騁於洲渚者飛語中公言
官不察厚誣公波及張總督總督竟罷斥而直指御
史按驗公無罪罪在言官言官遂以計典逐而公復
僉書右軍都督府事俄 命神機營坐營淮陽入德
公深願復借公一年 天子許之有獻策取安南者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歿子宏瀾當襲職族人莫正中
欺其孤幼陰欲謀奪而官屬范子儀等助之賴官目
蘇徽錄 卷之七 王本 曼仙館

三百四十四牛馬器械甚衆捷聞 賜金綺并及金
事茅坤以下有差是役也或有議召募四方兵集粵
大創之者公獨守營平計務在持重奏停大征相機
備禦百姓安堵而寇亦殄矣當是時鄭端簡總督兩
淮移書聶貞襄云顧平漢孝友廉靖端毅宏達漕務
非此人不可公遂去粵入淮淮陽之人喜可知已公
凡四鎮淮始終如一日方間居對端簡言先榮靖之
蒞淮也值濁亂之朝不願見奄人願得優游股肱罷
乃其時遊幸騷動妖賊竊發至旁皇也至以孤之不
肖而天幸際聖明無一事海不揚波夜無桴櫓與公
蘇徽錄 卷之七 王本 曼仙館

近畿陽言京兵雜征戌陰匿占嚮遣如故肘腋之間
廁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驚歎而傑其屍正其罪代
之者愈益甚至命公總督京營戎政人人舉頌歎
聲載道謂公爲名將家子且所在廉平澤南洽而威
北宅矣語具元美氏兵制考中時 天子居西壽宮
修祕祝祠天帝五帝太乙諸神作大光明殿及玄熙
玄都諸殿玉熙及新宮而會奉天三殿及朝門裁又
戒虜築長城起永定七門修盧溝橋諸大詠作公時
督諸軍具舂鍤助諸匠工 天子益憐其勞進宮保
下 詔褒予數被金綺之賜時輟大官珍醴藥物賜

獻徵錄

卷之七

二十九

漫山館

之親寵於諸侯爲冠有省臣游甲者議京營諸衛兵
雖各營無可信覈請以大小衛分配一衛專隸一營
部覆議從之矣公力陳以爲不可謂五軍營每營妙
選三十餘爲備神樞神機兩營亦選其強壯者聽調
倘序衛順管而分配之無論改隊伍不便秋防在邇
兵與將不習強與弱混殺何以禦敵乎 上可其奏
而成部臣勿輕覆諸建白亂舊章者公復條武備者
八別班軍者五皆切中時宜 天子以爲能或謂春
防急矣被敵摧鋒須戰將 肅皇帝拊髀咨嗟有頗
收之思焉數密諭輔臣較覈熊罷士文武大臣中有

能備千城衛社稷者乎對曰亡有帷幄運籌有鄭曉
而曉老矣顧寰雖非戰將練京兵善操縱京兵素驕
矯操未畢而遁叅將縛其人矢貫其耳一軍皆譁衆
撫諭乃定蓋豪之得士卒心已久王甲論豪不過爲
陳劉地劉固好談論人夸張躁率陳之貪暴誰能堪
之此二人者必不可用也於是特命都御史李燧協
理戎政佐公卒未有易公而代其任者夫以 肅皇
帝之威斷不測臣下凜然球過惟恐不瞻乃君相間
相與謀度注意公如此其篤也此非其忠誠惻恤憂
國奉公如渴饑烏能結主知而怡泰乎迨 肅皇帝

獻徵錄

卷之七

三十

漫山館

主山陵 穆宗 今上相繼御極凡舉大事必先遣
其在營府有事于郊廟必充上公徃禮成必加賚陵
寢壇墍耕籍大閱亦如之間復遣行督漕旋復召謂
老成人典刑不宜辭殿陛也公竟以老屢疏乞休
天子重違公意益褒予加少保奉朝請蓋異數也其
後二年乃卒年七十有九計開上震悼輟朝一日賜
祭十六壇贈太保謚榮僖 勅所司營治兆域一如
榮靖云榮靖公寬弘簡質造次被服一於禮雖燕居
非衣冠不見榮僖公端靖廉明溫柔孝友寡翫好而
多幹畧以勲名終自襄恪至公世篤忠貞弼諧 六

聖無失德無間言皆有功烈知名當世庶幾哉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之林矣榮靖公所著有漕運總錄二卷藏于家其他奏議數十卷榮僖奏議在漕河者十兩廣者再京營者十六俱明瞻淹該文臣中自以爲不如也榮僖沒而請謚時適與英國同或謂英國班首官聯宜子謚禮卿執不予曰英國鎮遠同時物故而鎮遠侯一生苦節乃與索賂三千者同謚耶旌瘡之謂何執政以爲然英國竟不得謚獨謚公朝臣益知公之嫺節好修矣 論曰余宦遊兩都未嘗肯遊權貴間子雲筆札猶然羞之况以唇舌饜五侯鯖

卷之七

三十一 漫山稿

乎臨淮西寧賓客輻奏若將免焉彼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而中心誠信於士大夫者可多得哉卽衍衍緣飾儒雅終被輕媚之名迺鎮遠侯之門德蒙聲何其敦樸也雪坡公讓爵于其弟雖弗嗣第之子葉恪再傳榮靖又再傳榮僖而皆以其身衛社稷高流時譽欽然稱之鄭端簡至追恨彭楊林徐四公叙名臣不及武勳也端簡於榮靖稍論次其槩矣榮僖本竟榮僖雖與端簡相厚善蓋棺在端簡後胤絕輝淪名體寂蔑識者悼之所建氏始博採羣書考歷朝秘錄授余傳榮靖因及榮僖昔孟堅氏叙家傳而先

伯旂康樂侯述祖德而先太傅所建亦然乃所建尊人貞白先生琅琅大節足紀也具李本寧傳中余弗論論所建之所錄表揚其先德者如此云

鎮遠侯顧承光墓志銘

葉向高

鎮遠侯顧公有子大禮嘗師事余于成均迪訓惟謹余以世祿由禮重之顧公既沒大禮當嗣侯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都東門外十八里之新阡泣請于余先生若憐不孝孤敢以先人志若銘請余不能辭按狀公諱承光字思謙別號仰葵公世祖成自楚湘潭占籍江都歷事 高皇帝 文皇帝有大功勞封

卷之七

三十一 漫山稿

鎮遠侯贈夏國公謚武毅語具國史中武毅生贈侯統統生侯興祖興祖三傳至侯溥溥生太傅榮靖公仕隆榮靖生少保榮僖公家及贈侯宇宇娶宜興徐氏爲太傅文靖公曾孫女生公公少卽爲榮僖所器嘗鎮兩粵挾公與俱多用其籌策迨榮僖且老未有後意屬公欲留之而贈侯以守夏國墳墓居江都榮僖沒不得已裝如京師哭榮僖甚哀竟棄事無遺力復欲有所推讓度不可乃嗣侯則五析遺產以四畀諸季父昆弟躬取一馬人皆難之侯六月 特旨簡公典殿前大漢將軍 賜蟒衣侍 經筵劔履上殿

後改命前軍都督府事典 禁直官軍禁軍卒虛名
冒糧驕其公嚴而飭之稍稍奉約束周爐巡微肅然
改觀累奉 命祈雨 北郊祀 歷代帝王兩祀
獻 裕二陵一祀 長陵一祀 茂陵 賜白金文
綺及他珍物有差而當祀 獻 裕二陵歸以冒霜
雪得疾請告謝政踰歲 予假歸江都視先隴且用
侍衛勞給傳行又踰歲還朝復請休沐時上及冬也
自是杜門養病不關時政惟國家慶恤大禮必力疾
冠帶肅拜不以謝事故廢更七閏歲告終爲戊戌七
月十九日距生嘉靖丁亥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
獻徵錄 卷之七 三十三 吳山館
有二公雖嗣侯十七年而在朝之日不能半小心恭
恪始終不替性孝友居父母喪三年不內寢撫弟姪
及宗族皆曲盡恩意折節下士所交多海內名流尤
好藏書至萬餘卷弱冠游郡庠卒業國雍凡七試有
司不利益尚未已晚年猶語人曰吾馮藉國恩冠蟬
佩玉雍容貴顯矣然使得一挂名鄉薦書乃公豈以
此易彼哉蓋其趨向如此病中每遇賓祭必罄折盡
禮味爽必櫛沐趣家人起治事臨沒復病瘍嗣侯延
醫治之輒謝去安命達生所得于學問多矣元配卞
夫人江都卞某女繼胡夫人武進胡某女男一卽大

禮貳室余氏出孫男二鴻道鳴遠孫女二十夫人并
余氏初葬江都大禮將迎附公穴史氏曰世病世胃
謂統祔習耳顧公起諸生乍貴津津故業不欲以微
侯輕一第此寧有汰心者哉余在成均嘗語嗣侯忠
孝大義母以七尺軀空糜奉養嗣侯唯唯以今徵公
如此微余言公庭訓弘遠矣 銘曰綿綿河山來自
荆楚江都始基爲國牙距卓彼武毅天挺雄姿草昧
是力奕世勲施七葉榮傳厥胤弗續公自江都來續
其玉簪笄趨踰有美公行禁旅弗肅乃抗戎章國有
大祀惟公竭蹶霜露園陵駿奔對越 帝用嘉只錫
獻徵錄 卷之七 三十四 吳山館
賁駢蕃公拜稽首母忘渥恩二豎湫侵道遙以惠
繼弗嬰考終無慢周原鬱紆芥如防如惟公之
鬼樂胥

永康侯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徐忠神道銘

楊士奇

公諱忠字仲達姓徐氏世家廬州今合肥父諱用元
季守宣城我太祖皇帝兵至宣率眾歸附令仍其
職遂從征討以功實授管軍百戶從守南昌進武畧
將軍河南衛副千戶洪武壬戌自陳老疾命公代之
丁卯從征北虜至哈刺哈之地還城大寧無幾調大
寧備禦戊辰從征金山之虜之爲邊患者屢戰敗之
獲其馬牛輜重賜白金鈔幣庚午運兵饒數十萬斛
赴溫口遂從征乃兒不花大敗虜衆俘獲其人口萬
獻敵錄卷之七
餘總兵遣公護送入關公悉心撫卹俘者如歸陞濟
陽衛世襲指揮僉事乙亥城懷安萬全丙子率兵從
征北虜至驢駒河而還丁丑往填開平已卯太宗
皇帝舉靖難之師公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真定
取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塢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
皆奇功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
破西水寨克東門東平汶上大戰靈壁遂從渡淮及
江至京公臨戰奮勇百夫莫當出入敵陣率在衆先
白溝之戰收揮刃斷公兩指末殊公自斷指擲地裂
衣帛裹創仍奮進戰其取士卒撫卹誠至人人歸心

而號令嚴明所遇無擾上行師恒飭諸將毋妄殺

曰吾奉天弔民厲民違天何望有濟公承命顯顯惟

執兵迎拒者不容而誘諭招徠綏撫降附多效力焉

其以功進官自指揮同知歷都指揮僉事授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

左都督永康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

封曾祖六二祖七九及考皆永康侯曾祖妣陶祖妣

王妣張皆永康侯夫人永樂已丑暨癸巳車駕巡

狩北京仁宗皇帝監國上以公敦厚老成畱之

南京兵政一以任公公小心寅畏清靜簡易上下咸

獻敵錄卷之七
宜之一日風興盥櫛衣冠坐都督府得風疾遽卒癸

已八月二十四日也上在北京聞計震悼輟視朝

一日遣官賜祭給賻命有司治喪葬追封蔡國公謚

忠烈并加封其三代考皆蔡國公妣皆蔡國夫人配

亦蔡國夫人仁宗皇帝在東宮遣祭賚賜甚厚公

沉毅質恪有孝行旦暮出入必先詣家廟事繼母敬

愛兼至小有訓責必跪受雖貴不變所得上賜必

謹視之約已守法未嘗有過接人恭謙和氣滿容語

簡而誠洞見底裏春秋五十有二而卒卒之歲十二

月二十七日葬江寧縣安德鄉長岡之原

隆平侯張信傳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
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
卽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名調北平都司受密
勅令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
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間焉能無憂母曰汝
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
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爲禍
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
已甚至此三造燕邸 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
獻徵錄 卷之七 王七 雙山館
元 文皇召入拜 文皇床下時 文皇稱風病不
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諭臣
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
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
京師卽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則
信遂從 文皇下旨召信立召統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
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
陞都督僉事建文四年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世伯 文皇時時呼信爲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
工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

師洪熙元年與世侯恭天兩倖子備自立功爲指揮
僉事先卒錡子厚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
襄僖子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
侯卒無子弟祿與禕爭嗣下法司理正德三年祿嗣
侯卒子瑋優給十二年嗣侯卒無嗣姪嗣嗣侯卒子
炳嗣侯

獻徵錄

卷之七

豐城侯李彬傳

倪謙

茂國剛毅公諱彬字質文姓李氏鳳陽定遠人曾祖
福祖榮昭世篤德誼爲鄉善士父信有材略勇銳絕
人從太祖皇帝起淮甸平定天下積功至明威將
軍濟州衛指揮僉事洪武己巳以老謝事公代之時
年二十九磊落有大志辛未率所部兵從穎國公征
北虜歷衆頗鴉山追襲虜酋阿剌失里至洮兒河身
先士卒多所擒獲復歷黑嶺寒山磨礪海子及黑松
林熊皮山追襲虜酋兀剌罕禽獲有加太宗皇帝
居潛聞其號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降眷注明年遣巡
獻徵錄 卷之七 三十九 曼山錄
視宣府沿邊諸城起信爲遼東都司都指揮使癸酉
遣相度立府城基明年率兵築之并築德勝口城乙
亥又築全保安城明年征哨泥河營黑松林至哈
刺還駐兵慶昌己卯靖難兵舉公爲前鋒首率兵攻
克蔚州遷化追指揮同知繼攻克雄縣漢州進都指
揮僉事已而戰與定拔永平丁大寧刻塹上取廣昌
明年鑿口溝攻濟南累樹奇勳進都指揮同知其冬
破洛州明年討敵單橋擊衆藁城追奪順德略地定
州勳思慮通五軍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上亟
遣醫治賜藥物俾還北平公不自餒願力疾隨軍

自効 上嘉其忠勇諭之曰卿其暫假戎事之勞歸

輔世子居守壬午 上渡江正位宸極命護中官至
京念其勞績居多癸未永樂改元定功行賞封奉天
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右軍
都督府事豐城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承襲錫以
誥券追封其三代自曾祖至父皆豐城侯曾祖母湛
祖母王母張妻周皆封侯夫人由是倚任益至甲申
夏鎮守江西秋召還明年送趙王赴北京還往捕皂
君山寇丙戌南征交趾 命充左叅將有白金文綺
之賜率師入境水陸夾攻直搗賊巢禽獲魁黨俘獻
獻徵錄 卷之七 四十 曼山錄
於朝悉平其地戊子凱還加祿米五百石尋命勦平
東海倭寇明年總督操江尋往長河禽賊李法良械
京庚寅勦捕福建海寇頻年爲國墾蓄除害耘鋤海
內不避險艱未嘗少息 上深嘉獎錫予稠疊一時
將臣無與爲匹壬辰佩征虜前將軍印 命充總兵
官鎮守甘肅有白金文綺寶鏐之賜至鎮振揚威武
邊塵清肅甲午召還扈蹕北征胡虜明年鎮守陝西
丙申召還扈蹕還京尋佩征夷將軍印 命充總兵
官鎮守交趾在鎮七年遠人畏威懷德莫不帖伏境
宇寧謐壬寅年六十二卒於位交人市爲之罷相向

號哭如喪所親計聞 上震悼爲輟一日視朝厚加
賻贈勅有司歸其喪遣官諭祭賜葬宛平縣西安里
之原追封茂國公諡剛毅加封三代祖考皆如公爵
訖皆公夫人子賢嗣封賢卒孫勇嗣太史曰天開一
代之祥必於興王之地篤生豪傑龍騰雲霧出佐景
運共成王業若漢祖開基蕭曹陵勃皆由豐沛以從
光武中興鄧賈吳岑皆自南陽而附策功錫爵爲時
虎臣非無意也我 聖祖提三尺起淮甸一時從龍
而興者大抵皆濠梁之傑也積功累勲率階小隸化
爲公族尚何異於古乎今觀茂國之父奮跡濠梁既
獻徵錄 卷之七 四十一

以補家乘之缺云

獻徵錄

卷之七

四十一

豐城侯李熙墓志銘

王叔果

李公諱熙字仲光號緝菴其先鳳陽府定遠人也祖彬塢高皇帝啓運累功爲都督僉事永樂中以征討功進榮祿大夫柱國豐城侯食祿一千石賜鐵券世襲暨錄平安南功加祿五百石遂家於京師彬生賢賢生勇勇生璽璽無子庶兄旻襲祖爵旻無子而遂及於公公則旻之姪也嘉靖甲午奉命統耀武營操練官軍隨以廷臣會推掌中軍都督府及提督神機營壬寅欽命充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乙巳楚世子弒逆休連數百人公惻然慮其冤獻徵錄

卷之七

四三 豐山館

諒於直指伊公相與平反釋其無辜幾二百人沅州麻陽洞苗作亂遠邇釋騷公調兵征勦歷三載底寧諸凡經緒出自已裁不少假麾下而悉中機宜敵愾奏功勲庸顯於遐服公處之則以謙焉庚戌奉召命回京室前軍都督府事公廉府中宿弊嚴爲禁革人不取干以私辛亥奉勅提督京城九門官軍壬子總督京營戎政時軍伍疲耗往者率因循行事公一以精明振刷而綱紀之諸材官咸凜凜奉法大司馬良卿趙公永豐譚公並嘉其賢以爲勲臣可倚重者而公忽以疾告終乃嘉靖癸丑二月二十七日也

距生弘治甲子十一月一日得年五十

獻徵錄

卷之七

四十四

寧陽侯贈濬國公謚武靖陳懋神道碑

李賢

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祿位於悠久者鮮矣惟太保寧陽侯陳公歷事五朝出藩入衛凡六十餘年而以令終嗚呼盛哉公諱懋字舜卿鳳陽壽州人高祖萬曾祖福祖壹俱追封涇國公妣皆涇國夫人父亨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以功陞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二年從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復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母韓氏涇國夫獻徵錄卷之七 聖山館

人襄敏公三子長恭嗣爲都督同知次忠府軍前衛指揮使季卽公也器宇宏遠識見超卓尤負膽氣工騎射年弱冠卽從父領兵爲前行凡垠上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濟南之戰與父同功又禦敵於單橋藁城西寨東平州鎮小河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賚予甚厚六年受詔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賜寶劄白粲牛羊以爲戒嚴之費公至鎮號令一新凡出入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歡心乃以七年遷

將大敗虜於境外由是殘孽遠遁邊塵爲之一清捷聞加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復賜誥券及貂蟬冠服錦綺寶劄八年春上親征北虜公將左掖兵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上復親征公仍將左軍俘馘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有報虜酋馬哈木死者公未之信曰是欲懈我邊備也卽申飭諸將固守已而虜將果來見有備而退二十年春上復北征公率所部兵以從還京賜玉帶金綺龍衣且聞公有女賢淑禮聘入官冊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獻徵錄卷之七 聖山館

賚予駢蕃當世無與爲比二十一年詔公統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出勦叛虜公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盡收其酋長也先王十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上北征師還以公爲殿至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仁宗皇帝登極以公助戚有勞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爲助衛宣宗皇帝臨御待公尤厚樂安州之平公領京管兵衛上有功還金帛人口之賜二年復鎮寧夏三年春奏徙靈州城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二兔以進上賜璽書獎諭兼有玉帶龍衣馬圖之

寶六年還京十年 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
統改元今上皇帝嗣位念公勛戚之舊召還奉朝請
十三年冬福建民鄧茂七作亂僞稱閩王勢甚猖獗
上曰此賊非老將不能平特 命公率師往討之
至浙江有欲分兵先守海口者公曰如此是絕其生
路則爲死寇矣不從明春師次寧建有欲屠沙尤二
縣者公曰如此則益堅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
業能斬賊首者官員與王師同於是降者日衆公曰
賊勢已孤無能爲也乃五路進兵一鼓而收之凱還
賞勞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尋兼領宗人府事景
獻徵錄 卷之七 四十七 景山館
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 皇帝復位恩遇益隆
固辭官師許之六年春忽得疾踰秋不能起上言臣
老死不足惜惟陛下以生民爲念任賢用能以圖太
平之治則國家幸甚 上覽之惻然曰看卿所奏足
見忠誠宜加調治以副朕懷久之醫藥弗效遂薨時
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也距生洪武己未二月九日
享年八十有五計開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濬
國公諡曰武靖遣官諭祭加賻及營葬事東宮及諸
王亦各致祭公偉觀修髯語音洪亮留懷磊落敬禮
文士雖位極人臣未嘗妄自尊大而南征北伐口不

言功當爲中興名將稱首配嚴氏封寧陽侯夫人早
卒子男六人長卽昭次曰福寧俱早卒次曰景山
衛次曰潤次曰英次曰昂

景山館

卷之七

四十七

西寧侯宋晟神道碑銘

楊士奇

永樂五年七月某日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
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終於肅州計聞
天子悼歎遣官賜祭勅有司給傳還其喪明年夏至
京師葬聚寶門外其考之塋之次公諱晟洪武中所
賜名其字景賜宋世家鳳陽之定遠元季我太祖
皇帝龍興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
克濠州又從戰敗賈魯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
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
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
獻徵錄 卷之七 平水
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濠陽進攻南臺國興戰
沒 命公襲兄職丙申從攻陳也先水寨克之遂從
克南臺公父陞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公克宣州還
改廣德公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公從邵愈克徽
州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己亥襲天寧翼元帥庚子
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襲衣文綺 命充
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寧遂留守禦新定
官制官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戶四年陞懷遠將
軍建寧都指揮使都指揮同知冬 召還陞江西都
指揮使九年調大同授龍虎將軍十一年調陝西所

至治兵撫民不嚴而肅十二年掌涼州衛十三年逐
北虜至白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年父病詔公還侍
又二年父沒既襄事復填涼州虜時數爲邊患公率
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兇渠也速兒監等及
其衆無算餘悉生繫送京師又招降虜僞國公吳把
都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
請京師簡其壯者傳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
便驛召公還京獎諭再四賜資甚厚復填涼州十九
年召還陞驍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鈔文
綺以其官贈其三代仍填涼州廿三年夏遣中使就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
賜文金及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充總兵
官徂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
誅其僞王子別列快等二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
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成給將士
二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東西番叛寇誅禽七千
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二十
七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虜寇遼東命充副總兵率
兵討之遇戰腦溫江獲虜衆千餘馬倍之明年廣西
輯懷諸寨連結爲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之誅禽七
千餘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督林八衍兵往平五

龍里十三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賊萬全諸衛歸三
年出嶼甘肅 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師陞後軍
都督府左都督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仍
鎮甘肅三年虜日益聚近邊公遣人諭以 朝廷德
意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
萬六千來歸邊境底密事聞賜勅獎諭命都督徐膺
紉尚書趙玘持節卽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輔運宣
忠效力武臣柱國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祿一千
一百石加賜田若干頃又二年以疾終享年若干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二

西寧侯宋誠墓志銘

倪謙

國家以神武戡定區夏允賴熊虎之士佐成鴻業於
是錫爵酬勲傳傳罔極然出自閭閻者侍崇高而昧
學識備員尸祿者爲多求其席父祖遺勲荷國家重
寄輒能懋騰聲績者予於西寧侯宋公益僅見也公
諱誠世家鳳陽之定遠曾祖諱晟膂力有威重當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初隨父兄來歸從下江南定中
原東征西伐勲名日盛拜僉右軍都督府事出鎮甘
肅 太宗文皇帝臨御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尋授
平羌將軍充總兵官遣廷臣卽軍中進封西寧侯世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二
父諱琥駙馬都尉尚安成公主襲侯爵仍授平羌將
軍總兵甘肅祖諱瑛駙馬都尉尚咸寧公主亦襲侯
爵北虜犯順冠 駕將兵往平之沒於戰陣追封鄆
國公謚忠順父諱傑襲侯爵典宿衛禁兵克篤勤慎
母蕭氏中都留守蕭某女貞靜有淑德公幼聰悟好
讀書性孝友軀幹魁頽雋爽及冠美鬚髯善騎射有
勇略景泰初侍父居京師壬申往視別墅於涼州寇
入境掠牛馬長驅而北矣公時率家僮出獵遇之連
發三矢殪二賊賊駭散驅其所掠而還邊人驚歎曰
真將種也甲戌還京痛祖死節承父命還南京祖塋

具衣冠以葬乙亥春侯疾作馳書召公夏五月公乘
程至京泣拜候床下候曰吾恐死待汝今及見吾目
瞑矣越七日而卒公哭踊幾絕殯殮如儀官爲賜祭
管葬公扶柩歸葬祖塋罔不周慎秋九月襄事詣
闕謝恩詔令嗣爵每侍朝 上顧其狀貌甚奇之謂
可屬大事不數月命署右軍都督府事收如素習尋
賜璽書命出鎮甘肅授平元將軍印充總兵官公至
鳳夜惴惴圖紹先烈訓戎兵捐士卒謹邊防明斥
埃革姦弊公賞罰秩然武備修飭封疆完實一日閱
武教場忽中風疾亟昇歸而氣已絕矣時天順丁丑
秋徵錄 卷之七 五十五
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三十有一計聞 上悼惜爲
之輟朝配田氏旗手衛指揮田忠女克管公喪戊寅
扶柩至京擇地都城北某庄之原以葬請命於朝
上遣有司諭祭管冢壙卜以今年月日葬焉嗚呼公
本貂圭世胄宜爲驕侈所溺乃能折節務學養成其
材是以甫嗣侯封遽登樞府總戎西陲月未一朞卽
收安輯之效使天假以年則外服羌胡內固邊境屹
然爲國保障當與古名將埒矣大厦方建梁木中摧
不亦可慨歎也夫

安遠侯謚武肅柳溥墓誌銘 錢溥

天順五年三月十三日總兵官安遠侯柳公薨於位
上聞之震悼輟視朝一日謚武肅公姓柳諱溥字
廣達其先安慶懷寧縣人曾祖諱貴祖諱崇皆贈安
遠侯父諱升洪武末以千戶從太宗靖難歷陞都督
僉事永樂五年俘獲交趾賊孽李聲父子封安遠伯
七年從征迤北進安遠侯宣德初戰沒於交趾贈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傅進封融國公謚襄敏母倪氏封融國夫人七年公
薨其爵正統三年秋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帥湖
廣等都司官軍守廣西是冬征大藤峽殺賊楊容拾
等五月討柳州等處六年復入大藤峽破石門等寨
十年征思恩賊獲常萬王等斬之寇遂平十四年還
進太子太師總神機營兼掌右軍都督府事復命守
廣西天順改元 上念公之久勞闕外召進太傅仍
掌營府事冬十二月虜寇涼州街平虜將軍印率兵
進討俘獲人馬無算寇卽遁去邊境以寧二年師還
以疾解機務養於家四年十月疾稍愈詔起總神機
軍務公夙夜惕厲立春疾復作 上命醫調治弗起
中外聞之無貴無賤咸咨嗟悼惜至垂涕於路曰失

此良將也嗚呼公何以得此於人哉公器宇恢廓廉
 慎慈惠得士卒心其初去廣西也營卒困於剝蝕違
 背者衆已而亡者歸怨者喜彼夷獠復叛及公而又
 帖然故餘二十年驅馳往復間而致隆於内外之望
 者以此其言動恂恂然詳雅雍穆絕類儒者每被顧
 問奏對稱旨朔望請禱神旗歲時陪祭 郊廟皆兢
 業自持而誠敬可嘉遇人常謙退如不能至臨大事
 決大議則毅然敢言景泰間事多更置衆方唯唯公
 獨不然如議也先稱可汗事獨上疏言也先篡逆凡
 民罔不愍天討不加而反從其偽可乎衆尤媿服性
 耿傲錄 卷之七 五五

不喜侈靡不蓄媵妾暇日端坐一室列經史圖籍於
 左右手不停披遇有益於戎務切於治道者必反覆
 展玩志欲得於已而見之於行宜出正論於朝端樹
 勲勞於邊徼一時靖難元勲之家求稱良將於世如
 公者幾人哉嗚呼融國其有後矣配朱氏封侯夫人
 先二十四年卒子男五承慶勲衛應襲承宗承宣承
 宏承寬

陽武侯追封鄴國公謚忠武薛祿神道碑銘

楊士奇

宣德五年五月太保陽武侯薛公奉命城隆慶永寧
 赤城獨石竣事將歸以疾聞 上遣中官以御醫往
 視且賜勅諭勞至京猶力疾入見 上慰諭再三既
 歸第日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起七月廿三
 日也計聞 上震悼親爲文祭之追封鄴國公賜謚
 忠武詔有司治喪葬 喪葬之儀皆優等蓋特恩云
 公諱祿姓薛氏世家山東膠州之新興社曾祖考諱
 安妣劉祖考諱大妣金考諱遇林妣張公兄弟六人
 祿徵錄 卷之七 五五

而公第六自少傑特有大志未冠籍戎伍 上官皆
 奇之從北征金山及哈刺哈之地又從征遼都山乃
 兄不花等處自是累出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 太
 宗皇帝舉兵靖內難公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遵
 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漢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百
 戰真定公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燕
 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大
 寧富峪會州克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公還先遇其
 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塢敵大敗陞
 指揮同知從克廣府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

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
克滄州大戰東昌公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
戰敗之獲馬三十餘疋敵悉來追公復奮戰大敗
之獲馬二百餘疋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師
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公率
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公追至夾河
斬賊無算獲馬五百餘疋明日戰單家橋公馬蹶爲
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
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公生擒敵
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河東平汶上皆下之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七 陽山館

繼戰肥河大店小河汴隄靈壁率勇先諸軍遂渡淮
江從 車駕入京師 太宗皇帝爲臣民推戴既正
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以其官秩贈三代永樂六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
車駕北征至玄溟河以功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
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事以其官秩加贈三代時四
方選至幼軍數萬悉命隸公操習十二年從 車駕
北征十五年初建北京官殿命公董營繕十八年成
加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
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諡恭

二十一年從 車駕北征還奉命討捕湖州叛寇二
十二年復從 車駕北征是年八月 仁宗皇帝嗣
大位加公太子太保子孫世襲侯爵奉命巡北邊
虜寇雲州公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事聞賜勅
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卽軍中勞之既還賜白金鈔
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年領鎮朔大將軍印率師
巡北邊宣德元年庶人高煦反 車駕親征命公爲
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旣得留公撫綏城中軍民
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從 車駕巡邊出會州解后
虜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其餘衆遂鎮朔

獻徵錄 卷之七 五十八 陽山館

州永平冬還賜銀幣加厚四年率師護兵餉開平者
五年春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邊至奇黃嶺遇虜拒
戰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陞太保賜鈔幣居三月
董築城之役益從公之言以便戍守公平居無事未
嘗忘危計邊務言之盡爲將勇智兼備當先事籌畫
益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爲將勇智兼備當先事籌畫
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嚮成功未嘗敗北間一二
臨陣中矢石暴創赴闕有進無退其率師所過紀律
嚴明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人人歸心若董繕作規
置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罕及恭一代之典

必有一代之臣公祗事三聖涉歷多用志篤鞠躬
盡瘁以效臣職故能建功國家流光簡冊致身貴富
垂慶後昆其非古名將之流而今之不可多見者歟

獻徵錄

卷之七

平九

吳山館

恭順侯贈涼國公謚忠壯吳瑾神道碑

李賢

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爲不軌潛俟七月二日早朝
入內爲亂恭順侯吳公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卽與其
弟廣義伯琮與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門告變
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勦
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以捐軀矣嗚呼先機告變
公之忠也殺賊喪元公之勇也然則逆賊之敗豈非
公之功乎皇上聞公之歿哀悼殊深輟視朝一日
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凡秘器諭祭賻儀之類悉從厚
獻徵錄 卷之七 吳山館
典復命有司爲營塚塋以安葬之蓋痛念勛戚之臣
爲社稷而死故報功之典倍徙尋常也旣而琮詣予
泣且告曰先兄不幸歿於鋒鏑茲欲立石墓前以白
於世非先生之文不可辭弗獲按通政司叅議趙君
昂之狀公諱瑾字廷璋其先西涼人祖諱永誠永樂
中累以戰功封恭順伯父諱克忠嗣伯爵洪熙初以
戚里恩進封恭順侯正統甲子以征虜功加太子太
保已巳秋禦寇北邊力戰而死追封邠國公謚壯勇
侯楊氏封邠國夫人父克勤官至左軍都督府左
都督亦同兄歿於陣追封遵化伯謚僖敏公生而英

銳襟度爽閭親賢好善未嘗以門第驕人以故縉紳士大夫樂與之游相與議論古今講說道義而公頗能識其旨趣尤開武藝精騎射方其父叔禦虜之際公亦在陣中發矢射虜洎父叔矢盡而亡公始就執其裔長念公忠義之後釋之乃還京遂嗣父爵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公以勛戚隨侍應對稱旨自是日備顧問賚予甚厚尋命理左軍都督府事公亦感激夙夜効勤一旦遭變委身則其允蹈忠義視乃父乃叔爲無愧矣公生於永樂癸巳十二月一日享年四十九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漫山錄

定西侯贈涇國公謚武勇蔣貴神道碑

錢溥

蔣周公之胤以國氏漢末有諱子文者淮南人仕爲秣陵尉逐盜至鍾山下而亡大著靈異隆於祀典子孫散處於淮代有聞人而公其裔也然未有如公之顯者公諱貴字大富揚之江都人父從龍當元之季以義勇附 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隸燕山中護衛侍親王之國卽 太宗也公生有大志恒念父功屈人下甫官卽代役三十一年舉義克雄縣攻大寧戰鄭村垠取廣昌蔚州白溝河戰勝圍濟南回取滄州戰夾河藥城克西水寨敗敵將平安軍於肥河戰靈壁收泗州遂渡江入京師功成論次自千夫長陞至昌國衛指揮同知後征交趾四征沙漠敗阿魯台子九龍口洪熙元年復至大松嶺擒殺賊衆陞都指揮僉事調掌彭城衛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夷叛以公充右叅將率軍捕之首募鄉道從東路險絕處攀緣而進賊驚曰兵從天上來邪一日戰十數合以全勝聞賜勅有奪橋斬關如古良將之譽明年陞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諸關番夷復叛仍充叅將討之尋陞左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公謂夷性變詐非長驅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漫山錄

漢賊患未可弭乃大閱士連破黑虎等四十餘寨
首千五百級生擒稱是投崖雋死者無算夷寇
賜勅獎諭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鎮
守其地凡事有利害悉奏罷行之就威州千戶所建
州治興儒學使知所教列屯而耕易水桐以後遠近
堡壘相望使知所守廩庾以足人心大安正統改元
召還陞右都督時西戎僞王阿台等寇甘涼邊將屢
失利命公佩平虜將軍印率京營五千騎征勦凡陝
西及甘肅涼州等處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
兒海千哨還時虜酋把禿羅率眾犯莊浪公命將
崇之生縛字羅等百人又諜報阿台屯伏河西遂躡
踪倍道至亂山奮勇衝入且追且殺至石城泉斬首
二百餘盡獲其馬駝衣械虜有逃奴來言阿台府在
公議卽仕副將李安沮之公拔劒厲聲曰汝任邊寄
肉食且數年坐視其縱橫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撓我
師敢復諫者死乃策馬前馳見賊遂整陣而前生擒
男婦數十人送營謀復知其不遠令軍士疾走至兀
魯猝見虜牧馬遂約衛馬羣以鞭擊箭囊聲驚之馬
盡佚虜既失馬皆輓弓步戰不決卽令眾躍馬揮刀
奔入以旗牌手督之遂大捷內擒一胡譯審自石城

泉敗衄止餘八百精勇者公得其情乃分爲三路
列五百騎爲左右翼縱百騎登高峻疑之既而賊
擊戰逾九十里阿台亦窘死西土遂寧捷聞遣中官
齎綵段白金宴勞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給世襲誥券
追封其曾祖三公祖八公父從龍皆定西伯曾祖妣
楊祖妣杜妣程皆伯夫人晉鎮甘涼四年召還以雲
南麓川宣慰思任發累寇邊六年命公充總兵官佩
平蠻將軍印賜蟒袍銀盔甲以行公與總督兵部尚
書王驥至雲南衆謂瘴發不宜進公謂尚書曰賊毒
言民甚可坐視邪遂遣兵勦之賊勢稍却師集金齒
分三路進而公與尚書從中路令上江兵夾攻會南
風大作縱火四面矢石俱下如雨公乃擐甲鼓勇而
前賊大潰斬首十萬餘級江流盡赤移屯騰衝賊據
木籠山爲連環七寨又驅象爲陣合數十萬人於馬
鞍山公悉破之勢如拉朽直搗巢穴蕩無遺氛賊父
子僅以身遁凱還詔戶部侍郎王質持羊酒迎犒臨
清至則上親慰勞遣中官賜金幣羊酒於家擇日
御奉天門設教坊樂部勞平夷功陞定西侯三代考
妣復封如其爵賊父子既遁間被擊於緬甸八年命

公與尚書下緬取賊仍寵賜以行時緬人數報送至
而潛以金樓船載賊離五十里而不至尚書謂公曰
此給我也過江則絕我歸路且瘴厲將發不乘此而
剪之可乎於是誘緬人聽賞公則往焚其舟大戰一
晝夜其賊首已先去賊子思機發之注孟牙者亦遁
去盡俘其妻孥象馬以還破其賊寨二百餘處焚夷
遂平九年還上復親宴勞加祿二百石賜白金百
兩絳段十表裏楮幣一萬貫金酒器二副鞍馬一疋
以寵異之公之子雄見賊去亟率漢達官軍三十人
追殺不及而賊已阨其後衆寡不敵自勿沉於江特
獻徵錄 卷之七 李五

年二十四其十人亦從之死 上嘉其忠勇贈懷遠
將軍彭城衛指揮使十二年瓦剌遣使來朝諜者知
脫脫不花及也先候使回即分兵入寇 上命公總
兵禦之公至境嚴耀威武賊引去召還嘉勞甚至十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忽感風疾薨於家距其生洪武
庚申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計聞 上震悼罷
朝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前後十四壇及賜齋糧
孝布明器等物進封涇國公謚武勇命工部營建域
於榆河鄉泥井里先塋之次而以其年七月六日葬
焉既葬越月而瓦剌復寇遂有土木之變使公

遽至是哉其冬以公之孫琬襲爵掌左軍都督府事
成化初佩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節制甘涼諸軍既
而守備南京管中軍都督府事忠毅簡亮克繩祖武
而雅好文學達古今事變爲時所倚重

獻徵錄

卷之七

李六

撫寧侯朱謙傳

朱謙夏邑人父真靖難功授世留守指揮僉事謙嗣官累征迤北功陞萬全都指揮使充右叅將分守宣府功陞都督充鎮朔將軍總兵宣府裕陵北狩過宣府率其子永出謁頓首哭獻犒軍勞虜金帛累出兵截虜有功景泰元年虜入石峯口又入龍門關不能禦禦輒敗都督江福援謙又敗詔詰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律封撫寧伯卒永嗣伯與世券天順初永陳父宣府謁上事贈侯因稍進用永永慎重不洩法令嚴整四年虜入宣府永出禦虜退班師六年總法令嚴整四年虜入宣府永出禦虜退班師六年總獻徵錄 卷之十 七

三千管八年兼總神機營時定襄伯郭登出鎮甘肅永薦留登與同事復圍營充總兵兼領三千管成化二年充靖虜將軍征荊襄有功進流侯乞謚謙武襄水幾虜酋加思蘭入大同塞充平胡將軍禦虜虜退去與世伯尋充平虜將軍出榆林禦虜有功即軍中進封侯立號總制陝西三邊與世券七年虜入屯柳樹柳永出奇邀戰有功十二年召還加太子太保十四年建州夷結朵顏入遼東塞明年永出塞破其營加太子太傅進封保國公十六年出延綏禦虜十七年大同禦虜亦思馬因戰海東山有功賜券世公

十九年虜大入塞充鎮朔將軍總制宣大二路二十三年孝宗卽位召還加太師掌後府總國管如故九年卒追封宣平王謚武襄子暉言與祖謙謚同改武毅是歲暉請嗣公下廷議上時令暉嗣公一世暉言充京營總兵與英國公懋新寧伯祐同事卒子嗣請嗣公下廷議嗣侯卒子岳嗣卒無子以從弟岡嗣侯

獻徵錄 卷之七

撫寧侯進保國公朱永傳

王世貞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明以
成卒隸北平至子真而從 文皇帝起義積功至中
都留守司指揮僉事父謙調邊戍與虜接角闔戰者
三十餘年自守備至恭將副總兵遂爲鎮朔將軍總
兵於宣府其官自部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
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伯
歲祿千石予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
宣府功名略相埒然謙勇略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
婦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謚武襄永偉軀貌舉止顧

徵錄

卷之七

七

府有威容虜之挾 上皇而過宣府也謙出謁驛脫
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之 上皇數
日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請 上皇自南城
復觀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於門者耶
永謝不敢卽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不爲
浮飾往往稱旨 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亨而
內疑厭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分領大營禁
兵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廐馬寶刀
王筆 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 上崩以屬
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

治格陵方中總神機管兼領三千營兵馬掌右軍都
督府事詔脩景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以
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
久填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
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 天子
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古范
甯父子風荆湘大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永以靖
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
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尚書
圭破其衆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酋薄九百餘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古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百餘
曹藉其符印貲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
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北虜既
如恩蘭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之虜
退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字并階勲追封及三代
虜阿羅寇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王越擊
之擒斬首虜數多鹵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 勅卽
軍中予世侯留填三邊它虜復屯柳榆莊諸處出沒
爲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
論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

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當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八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一百二十人於格太踰濫詔乃弗予尋入侍經筵再錄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昉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遼東巡撫陳鉞報建州虜結三衛入寇爲邊患請討之王越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恭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斬首獻徵錄 卷之七 王 曼山館

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子猷劾追封及三代猷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焉於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擒虜酋數人斬首百二十獲馳馬牛羊數二千甲仗三之賜世公爵再予誥券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八佩大將印入統六軍盡護徽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慆銳喜功名既挾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闔而優者阿丑嘗於上曲宴獻徵錄 卷之七 王 曼山館

自是邊徼稀警急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爲太師懋領經筵監脩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於勲臣肺腑無二朝有大禮歲時迭爲班首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謙謚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子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與援詔特予襲一輩暉長身美髯器宇凝重言笑以其類父永也面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略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卒又二年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微抵罪暉遂爲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達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盡護諸將人以爲榮兵出塞檣虜舍大雪虜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達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獎勵班師遣中官責人齋羊酒迎勞於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虜首三級故勅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爲誣罔請罪之上難苗達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年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 孝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景山館

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廟明年復出拒虜於宣府大同復有新獲班師中貴人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卽阼充 皇后納徵正使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他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麒不得嗣公仍爲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填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平田州僂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黨衆叛以不時宣勅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填湖廣召還卒

弁州外史曰永爲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法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景山館

然未嘗有揭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爲國虎臣者垂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誅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微侯世世勿絕是遵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視靖難其巨小尚不可同年而語以視宣平何霄壤也士大夫不能觀久遠往往駭新建寧遠而忽宣平輩良可唾矣

懷寧侯孫鏜傳

孫鏜字勝州人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元都城先登有功景泰元年薦都指揮李奇楊洪劾六循私下御史獄武清侯石亨刑部右侍郎江淵等勇敢得釋已而爲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時分爭乞罷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精兵出塞襲虜勅鏜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獻徵錄卷之七
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意草奏呼長安左門閤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緝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理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勑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致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出趨東安門發火攻上又勑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勑鏜昂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軌迎賊至東市大戮

力入陣歃欽兩臂傷賊弁力戰輒斃殺輒鏜急討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重即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改元盡革奪門鏜亦在革中上曰鏜有勞於國老且無恙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涖川公諡武敏子輔乞嗣上曰鏜伯以奪門功封然滅賊功大輔可嗣侯卒子應爵嗣侯卒子瑛嗣侯卒子弟瑄嗣卒子秉元嗣卒子世忠嗣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日錄

侯二除封 追封

吉安侯陸仲亨 長興侯耿炳文

鞏昌侯郭子興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營陽侯楊瑄

永嘉侯朱亮祖 豫章侯胡美

東平侯韓政 汝南侯梅思祖

安陸侯吳復 景川侯曹震

東勝侯汪興祖 太平侯張軌

獻徵錄卷之八日錄

追贈侯 東海侯陳文

永義侯桑世傑 高陽郡侯韓成

東丘郡侯花雲

高陽郡侯許瑗

全校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日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

侯二除封 追封

吉安侯陸仲亨

陸仲亨濠人少負武畧壬辰從征滁和姑熟平建康
攻京口下常宜江陰婺越三衢常熟高郵皆有功從
上親征取南昌下合肥拔安豐殲友諒宣力先登加
帥職又從大將軍取贛州以驍騎衛指揮使改贛州
衛鎮戍節制南安雄韶諸府調兵克梅州會昌湘鄉
悉剋諸山寨自將取英德清遠晉江下廣州遂爲美
東衛指揮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移鎮襄陽洪武三
年封吉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明年出守雁門
十三年胡惟庸事誅誤惟庸誅法官請併罪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喪父母兄弟避亂持
一升麥蒺藜草間朕見之呼來從朕長育成就累功封
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其勿問十四年
鎮成都烏蠻再叛仲亨佐傳將軍討之有功二十三
年坐法論死子賢尚五皇女汝寧公主授駙馬都尉
或曰仲亨與唐勝宗先坐擅調發無功論罪禁繫久
之得赦後坐黨死 上曰朕初先知仲亨反每見其
居貴位無雍和之色時默默有憂容異態今竟爲家

奴所發

獻徵錄

卷之八

二

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滎人父君用取滁和積的爲管軍總管克采石取金陵丙申與士誠戰賈勇先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者皆置元帥府長興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辛酉李伯昇追斬五十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被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鎮守陝西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十四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鐵鈔造第鳳陽葺先塋贈獻徵錄

卷之八

三

君用爲侯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平之三十年克征西將軍勦平蜀盜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靖難兵起炳文爲征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鋒至雄縣文皇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戰衆潰皆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竇忠顧成指揮劉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

是敗建文君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至
亡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
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丹鞋上曰炳文先朝
老臣亦爲此其速改洪熙初盡以長興侯田舍賜畱
守郭鑑云子璩駙馬都尉獻後軍都督僉事瑄散騎
舍人擢尚寶卿皆獲罪死

獻徵錄

卷之八

四

鞏昌侯贈陝國公謚宣武郭子興神道碑

劉三吾

臣聞天與聖代大有爲之君必篤生瓌瑋英勇之將
與之會遇以成其大業雖人也實天也當九季王政
不綱在所裂裳爲旗荷挺爲兵草野自雄罔所適主
時則今上皇帝龍興鳳陽天人合應有若中山開平
兩公傑出其間是固功無與儔矣其知所趨向先後
疏附厥有成蹟若鞏昌侯臣郭子興者亦豈偶然哉
子興世鳳陽人拳勇有膂力善騎射自癸巳歲起兵
首隸元師郭某麾下卽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

獻徵錄

卷之八

五

年得和州亦既從龍濟江若采石若太平若溧陽溧
水所向崩角義勇之聲日以暴矣丙申三月隨大軍
進拔臺城先登授管軍總管繼陞統軍元帥攻圍常
州身犯矢石晝夜不解衣甲爲生蟻蝨九閱月城始
下破嘗復源載調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安慶衛州
勢劇破竹壬寅分兵之江西南昌得其全城癸卯八
月進克都陽彭蠡之戰海艘駢進戒嚴所部人百其
勇陳友諒計賊中流矢死人知天命有歸矣甲辰春
侍上親征湖廣武昌洒血馳戰多所斬獲因屢功擢
鷹揚衛指揮使蒞在上心俾從中山王拔蘆州拔安

豐率先陷陣大敗姑蘇張士誠爲之奪氣其平襄
下衡州定澧州辰州轉而縣高郵踰淮安拔浙西
湖州坐困姑蘇往往累瘡力戰中山王以公之勇功
聞陞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僉都督吳二年正月收
洪武元年今上卽位有事關陝命領其軍進討中原
盜守潼關三年一迹不敢南移戊申召招募適殘嚴
戰曲西戎羗夷兩境帖然進封章昌侯方倚之永
鎮西陲而溘先朝露薨於家矣上爲之震悼輟朝三
日賻贈有加追封陝國公諡宣武以洪武十七年冬
十有二月日葬聚寶山之原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十四景儀振宗官僧弟英封武定侯女弟入宮進位
寧妃興有弟德成事 上爲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幾
避禍以酒自放 上一日召授某府都督懇辭不受
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
顯故畀爾職何辭爲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
慢耽酒嗜卧不識事情緩急倘位高祿重必任職司
事苟不理 上殺我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
意自適足了一生願卒賜 上大喜曰善人舉能若
此吾刑可措矣立書勅賜黃封百墨金絲稱是寵待
益厚德成嘗待宴後苑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諠

上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非過酒耶德成仰首曰臣
猶厭其多欲盡剃始快意 上默然既醒大懼誤觸
忌諱遂盡剃髮披僧衣狂呼唱佛不已 上笑謂寧
妃口前謂汝兄戲言乃實爲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
其兄弟征鎮四方逾年不得歸輒笑其以虛名受辛
苦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
狂蕩不檢以壽終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江陰侯贈江國公謚襄烈吳良神道碑

吳伯宗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江陰侯吳公
薨於青州十二月訃聞皇上爲之憫悼輟朝三日詔
所司定贈謚加爵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
追封江國公謚曰襄烈遣使者迎柩以歸洪武十五
年二月丙子賜葬鍾山之陰上念其功不已命詞臣
撰文勒諸豐碑以垂不朽伯宗職居翰林屬當執筆
謹敘而銘之公諱良姓吳氏鳳陽定遠人初名國興
獻徵錄 卷之八

後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剛直與弟禎俱以勇力稱
元末羣雄並起海內鼎沸皇上以聰明神武仗大義
奮起布衣公兄弟委身相從服勤左右上深器焉甲
午秋從上取滁州乙未春從克河陽常爲先驅戰皆
有功六月從渡大江與元兵戰於采石拔其營乘勝
克姑孰尋下溧水溧陽丙申從定建康戰功爲多又
從今大將軍太傅魏國公徐公達克鎮江下常州屢
著功勲歷升軍職丁酉下江陰命公以指揮使領兵
鎮守時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
衆兵食富強實江南一勁敵而江陰正當東南要衝

喉襟之地士誠又多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公行
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爲邊將鎮守封疆
約束士卒母外交母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
保境安民而已公奉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堠利器械
嚴部伍士卒無敢逃亡無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公
之威不敢侵犯數年上親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僞漢
陳友諒大軍屢出而無東顧之憂皆以公之扞蔽也
丁未大軍克姑蘇士誠面縛上以姑蘇承士誠割據
之餘力戰乃服必得剛毅有智畧者鎮其地遂以命
公公至奉宣皇上盛德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民輯

獻徵錄 卷之八

睦咸得莫安洪武三年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以公有
守江陰之功封爵爲江陰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以
鐵券子孫世襲恩至渥也廣西右江諸州僻處炎徼
去中國遠數千里前國號爲要荒乍臣乍叛唐宋以
來鷄犬而已元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狃
於仇殺數侵盜邊境五年春命公將兵討之公率兵
入跋履崇山踐歷險阻剪荆棘衝冒瘴霧勤勞特
甚數月盡平其地俘獲不可勝計自是溪洞夷獠畏
威懷德革心向化輸相賦奉法今同內地焉先是止
稽古制建親王爲盤石藩屏齊王受封青州命公營

建王府官殿社稷公經營區畫部署軍卒並手脩作
功成而民不知勞公留青州二載得疾而薨享年五
十有八公自起身行伍至為將帥受封爵始終一致
有功無過故其薨也上深惜之恩禮有加焉

蘇徵錄 卷之八

靖海侯謚襄毅吳禎神道碑 劉崧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禎奉詔
出定遼是秋以疾聞上遣醫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與
疾還京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
以其月二十有六日薨訃聞上為之震悼輟朝二日
詔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追封海國公謚襄毅仍賜
窆鍾山之陰俾官給其事葬之日車駕臨奠加贈賻
焉又明年庚申上追念其勞爰勅儒臣禮部侍郎臣
崧撰文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朽臣崧奉詔不敢辭
乃考公牘紀載第而書之謹按公初名國寶後賜名
蘇徵錄 卷之八
禎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濠之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
有膽畧及天下大亂從上起兵里中即能知天命有
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心委事焉自歲甲午
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向無敵由帳
前都先鋒為總管陞建興翼院判轉分院元帥尋為
天興右翼副元帥與良同守江陰每寇至輒擊走之
首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其裒將朱定甲辰授英武
衛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沙上親督戰追至巫子門
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公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
秋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由港口取湖

州公勒奇兵出舊館扼之戰大捷事平遂畱戍焉吳
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胥門二
門士誠就執公奉令撫循秋毫無擾進僉大都督府
事時方谷珍據明州未下上以公爲征南副將軍從
御史大夫信國公湯和往平之公引舟乘潮夜入曹
娥江通道夷垠出其不意直抵車廐會降者言方氏
已潛挈家入海公領兵追於盤嶼與合戰自申至夜
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珍降
有旨由海洋進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
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時僞平章陳友定據延平作亂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一
明年洪武元年戊申進破延平擒友定閩海平公歸
次冒國會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公調兵立勦
之三年庚戌朝廷定功行賞進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
定邊公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
人用藉虞公調度有方兵食克羨折衝風濤如履四
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公復領沿海各衛兵
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若干俘上京上益嘉
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軍務至是歸自遼東而疾作
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二十一日葬以薨之

閏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一

廖永忠傳

廖永忠，楚國公永安弟也。少豪邁，有大志，智勇過人。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安，永忠爲副，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兆先，破蠻子海牙，乘勝定建康，克鎮江。上討江陰海寇，皆有功。永安陷敵，授永忠樞密院副都統，永安兵攻普勝柵，江營追殺賊衆，復樞密院。諒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據險，張德勝總兵進擊永忠，大呼殺入，諸兵從之，友諒敗。復太平，陞同知樞密院事。上率舟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上以陸兵疑

敵微錄

卷之八

十四

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破安慶，追至小孤山，次湖口，未至江州五里，友諒知之，窮蹙，挈妻子棄城走武昌，遂入江州。從征南昌，南昌降，祝宗、康泰據南昌，叛復從徐將軍討復其城，援安豐，敗士誠兵。是時友諒圍南昌，上討友諒，永忠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大敗敵兵。友諒移舟迎湖口，永忠邀其歸路，友諒中流矢擒其太子善兒，次子理奔武昌，復稱帝。上還，論功賜永忠田。上復征理，至武昌，永忠等分兵柵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上還

建康留永忠等守營柵勿與戰

上復征武昌

督攻城降理。陞湖廣行省左丞，攻廬州，左丞呂公著復援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從徐將軍常將軍取淮東，克海安、高郵、淮安，從拔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湯將軍既下溫台，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島，永忠爲副帥，率師自海道會湯將軍討降國珍，得兵械舟楫萬計，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畧定閩中，執友定充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率舟師由海道取兩廣。永忠自福州遣人諭何真，真以廣循惠降師，至廣州，龍潭元將盧左丞降，破偽叅政邵宗愚山寨，獲宗愚

敵微錄

卷之八

十五

等斬廣州市捕誅諸叛土豪，諸郡相繼降。檄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遂取廣西。至梧州，降元達魯花赤拜住，廣西平。章者林時元，晉領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募兵，欲迎戰亮祖，勒兵追普頰，戰死，翔赴水死。潯貴等州郡皆降，師次貴州，遣亮祖會陽璟收未下州郡，兩廣悉平。明年還京。上命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入見，命太子送還。第一年撫定泉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世券，是年湯將軍充征西將軍，永忠爲副，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明昇。四年，和克歸州，駐

師大溪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鐵鎖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糧換帶水筒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分兩道夜五鼓攻水陸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踰山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楊旗鼓噪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斬其將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

獻徵錄 卷之八 十六

永忠入夔明日湯將軍兵始至永忠乃與湯將軍分道並進湯將軍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會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昇遣使詣永忠軍請降永忠俟湯將軍至受降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向大亨戴壽等家令待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京師蜀平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子權娶湯將軍女為散騎舍人九年從馮勝練兵西安十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十三年嗣侯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十五年領兵守畢節移守瀘州十六年召還十七年卒從子昇淮安衛指揮僉事

同知蘇州衛事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七

南安侯俞通源傳

俞通源字百川少從父兄立功通海卒即軍中領其兵攻蘇州擒士誠嗣通海官從大將軍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督副將馮宗異等會兵太原取陝西克慶陽率師自臨洮疾趨至涇州合兵圍張良臣竟援絕糧盡窘戰死西征王保保獲畜產萬計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公出塞征甘肅有功八年徙江南豪十四萬田鳳陽命通源撫輯開水利墾田攻雲南征廣南諸蠻俘戰萬數二十獻徵錄

卷之八

二十

二年詔還鄉未行卒卒後逾年坐黨事以死不究仍賜葬聚寶山號國公之墓傍弟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功陞督府僉事征哈刺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班師轉餉二十萬石江西又征都勻龍場諸蠻峒克辰沅寶慶俘獲多上又念通淵父兄功封越巂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率師討建昌叛賊築城越巂二十六年坐累罷侯以家人還鄉建文元年召通淵爲豹韜衛指揮使戰皎白溝河子翊先卒次靖是年嗣官明年卒次端又明年優給錦衣未幾卒遂無後通源子祖病痿不能嗣孫

宗曾孫信信宣德十年乞嗣信子璫璫子仲仲弘治五年皆乞嗣不許墓在號國公旁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九

管陽侯楊璟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沈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來歸授管軍萬戶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發諸暨功陞樞密判官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廣行省璟爲叅政移鎮江陵討斬叛寇進攻湖南洞蠻駐師三江口招討功陞平章政事克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黃英衍岑伯顏還京爲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鄧南陽畱鎮未幾招撫明昇昇不從璟還復書與昇曰昔據蜀者最盛若如昭烈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

獻徵錄

卷之八

二十

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發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主上有罪封侯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幡然覺悟自求多福豈不謂賢智哉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富貴當此時老母弱子將安歸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湖廣慈利土酋覃屋諸

亂璟討之賊遁溪洞還兵洪武三年封管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伐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封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蜀既平上以璟無功不賞沅辰蠻亂爲副將軍討平之師還佐大將軍鎮北平召還又赴北平練兵兼領遼東訓練士卒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子通十七年與靖寧侯葉昇捕象廣西之左江二十年領韃靼官軍往戍雲南多道亡降普定衛指揮使次達亦官散騎舍人云

獻徵錄

卷之八

三十

永嘉侯朱亮祖傳

朱亮祖六安人元義兵元帥乙未上克寧國擒
祖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與我
戰敗我兵七千餘人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毘陵遂遣
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破創而還
上自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上上曰爾將何如
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上壯其言鞭而釋之置
置麾下自是從軍四征所向克捷以功陞元帥至院
判從征友諒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
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

卷之八

七

亮祖以兵擊之焚其營落數十攻桐廬圍餘抗降偽
平章潘元明陞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副李將軍守杭
吳元年丁未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國珍拒戰敗
夜走甯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温州
國珍子明善戰敗挈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安
至黃巖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洪武元年二月

以浙閩既平乃命亮祖爲征南副將軍與廖征南
取廣東進取廣西師還太子率百官迎勞能
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壯券四年

三月上以諸將伐蜀久無功復命亮祖爲征虜右
副將軍率兵往助之肅兵至蜀傳友德已攻克階文
永忠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
還師與何文輝同鎮北平移鎮廣東番禺知縣道同
上言亮祖不法數十事上念功臣不下吏罷職令
居江寧之安德鄉十三年以病卒上爲志墳以侯
禮葬之

卷之八

七

七

豫章侯胡美傳

廖道南撰

豫章侯胡美勛名廷瑞避御字改今名漢沔人

正間仕陳友諒爲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

率師征友諒直搗九江兵威震疊美遣宣使鄭仁傑

詣九江納款上賜書慰諭上至南昌美迎謁

上撫勞之俾仍故官命美同相國徐達等率馬步舟

師水陸並進克海安泰

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城執士誠遂取無

錫州以歸論功召見於戟門賜彩段表裏加榮祿大

夫降勅褒諭十月命爲征南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

袁顗滁和無爲等衛軍田江西取福建上喻美曰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

得人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忠實無過故命汝總

兵取福建取江西左丞何文輝副之湖廣叅政戴德

隨征從汝調發二人皆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

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

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

便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全賴於汝十一

月帥師渡杉關畧光澤縣下之十二月師至邵武元

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至

降其守將曹俊疇指揮沈友仁守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卽帝位功臣進秩詔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

兼同知詹事院事是月壬午率師至建寧環其四門

攻之壬辰克建寧守將達里麻子納款總管程也先

不化亦率衆請降美乃整軍入城申嚴號令秋毫無

所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

餘人馬二百七十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

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二月克興

化遣建陽降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

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繼降附時王

師已取福州延平諸路福建悉平統兵守禦五月

上幸汴梁召還扈從凡行在機務悉預區處兵行無

擾二年十二月大賞征南及守禦功賜白金二百五

十兩文幣十七表裏三年七月往河南等處招集故

元王保保所部亡散士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聽

爲民二年以後者收入兵五年十一月封功臣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世襲賜誥命鐵券十三年正月改封

爲臨川侯董建潭王府於長沙貳十六年卒

東平侯韓政

韓政隼人元季爲義兵長 上定江左來歸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爲僞吳守 上命善長書招濟不報 上曰濠吾鄉濟爲僞吳守是吾有國無家可乎命政率指揮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攻濟濟出降畱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攻不下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餘丈壞城遂破安豐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昌君弼走汴竹貞來援又破貞克安豐至穎獲糧艘歸淮東西悉平從平浙右北伐中原分兵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寧獻徵錄 卷之八 七

濟南東平改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大將軍取元都檄政會東昌鎮撫臨清元都定又令政分兵守廣平蠡尖寨者在林慮西北二十里元右丞相庸等據寨剽剽旁近給軍食徐將軍收諸山寨蠡尖寨恃險絕未下政進攻庸降圍征陝西還兵守禦河北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移鎮山東未幾復征河北招撫流移出居庸搗應昌取和林深入土剌進至阿魯渾河大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清十一年卒贈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汝南侯梅思祖傳

朱睦㮮

梅思祖者夏邑人也初爲張士誠中書省左丞守淮安歲丙午大將軍徐達旣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封府庫甲兵率衆來歸 上嘉之授大都督府副使是年八月從達伐吳取浙西十月攻昇山水寨克之降僞吳將呂珍得兵數萬十一月下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被執師還特降褒諭擢浙江行中書省右丞階資善大夫十月從征中原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獻徵錄 卷之八 七

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同知某等詣降以思祖統和陽備兵守之復得龍二部將楊義卿船八十餘艘未幾檄赴北平取未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晉冀悉平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涼鞏昌四郡八月於邠州獲故元叅政毛貴等三十人送大將軍斬之十二月中原平賜思祖白金十斤文幣十五襲三年四月擊走王保保軍於定西還自秦州破畧陽入汴州取興元是年論功封汝南侯四年伐蜀五年征甘肅還命巡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四年九月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思祖爲征南副

將軍尚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之未幾諸洞夷悉平
十五年復同傅友德克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使司
以恩祖署都指揮使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
之乃命恩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恩祖善撫輯民夷
之十月丁丑恩祖薨賜葬鍾山之陰子義武德衛
指揮陞遠東都指揮使從子殷自有傳論曰馬援
有言匪獨君擇臣臣亦擇君當元季四海鼎沸豪傑
並起汝南乃能鑒機審勢率眾來歸非凡夫淺人所
可窺測也卒從諸將建封侯之業安反側之夷芳番
竹南慶延支庶智矣哉智矣哉

卷之八

天

安陸侯吳復傳

吳復字伯起合肥人甲午率眾歸濠領前驅從克泗
濠采石太平歷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元
定定平章守常州吳兵奄至死戰躍馬持矛追奔數
里援宜興戰高橋仍守常州從征陳理圍廬州先登
下漢沔授鎮武衛指揮同知守沔陽克汝州黃口陞
安陸指揮使調征陝西土蕃克河州從穎州侯平蜀
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從西平侯征土
蕃洪武十二年封安陸侯世指揮使從穎州侯鎮雲
南克普定克總兵官勦殺蠻寇北取廣西轉餉盤江
獻徵錄卷之八
卒追封黔國公諡威毅與子孫世侯券食祿二千五
百石復衝冒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至臨陣奮發
無堅不潰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殮慟哭已沐
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十八年子傑以指揮嗣
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八年有罪與吳
高皆從楊文征龍州建功自贖建文中率師援真定
戰白溝河失律謫南寧衛指揮使永樂元年子璟乞
嗣正統間再乞皆不許弘治六年璟孫鐸援詔乞
嗣亦不許

景川侯曹震

曹震漢人立功開國時洪武十二年以征西功封景川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十三年與營陽永城二侯屯田北平從傅將軍征雲南取臨安諸路十八年請還南朵耳上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慎宜鎮靜還蜀四川傳道召還鄉未及行又命覈征士四川代藍玉還京上便宜五事報可二十四年往四川鑿石開河爲灘百九十三爲橋五十四永寧至大理建昌至西番皆爲驛舖詢議任勞雨雪不避坐藍黨死

東勝侯汪興祖傳

汪興祖巢人初爲張德勝養子德勝戰歿于宣勿興祖嗣職從張姓征太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揭水寨抵江州克其城進拔蘄州從取南昌士諒聞之戰興祖豐興祖從上援敗其衆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等六舟深入搏戰又邀擊禁江口友諒敗走擢湖廣行省叅政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督府從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孔子五十六世孫衍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主簿孟思諒謁軍門興祖禮之充東州縣皆降兼領右率府事克汴梁還濟寧取元都徇永平下山西收大同時宣已長嗣父職興祖乃復姓克武朔爲晉王府傅兼山西行督府僉事洪武四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問亦弗與詰券今自效圖實封從傅將軍克階又蜀平章丁世真據險距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先詔都督興祖沒王事授原封侯爵世券食祿千五百石興祖子勿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居後疾卒

太平侯贈裕國公謚勇襄張軌墳誌

南陽李賢撰

公諱軌姓張氏河南開封之祥符人父榮國公玉是爲河間忠武王母王氏河間王夫人長兄太師英國公輔是爲定興忠烈王文安伯輓其仲兄也永樂中
公以勛戚侍太宗皇帝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嗣位恩賚有加特陞指揮同知宣德改元漢庶人作亂宣宗皇帝親率六師討平之公扈從有功賞予甚厚仍給世襲誥命正統甲子今 上以北虜未靖命成國公朱勇往征之公爲前行首敗虜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於北城復追至瓊帽山虜悉衆來戰公奮擊之虜驚而潰斬馘甚衆凱還以功陞指揮使又用薦陞都指揮僉事典禁兵未幾復署僉前軍都督府事尋卽真時麓川賊子思幾發復爲亂 上命將往討以公副之旣至分道並進一鼓就擒師還至荊州復命公移師貴州以討叛苗會景泰改元遣使詔還以麓川功陞右都督總京營兵天順元年 上居南宮公奉上聖皇太后勅符與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暨兄輓等協力擁戴迎 上復位論功行賞進封公奉天誦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食

祿二千石賜以誥券寵賚之厚莫與爲比仍官子璽爲錦衣衛指揮同知是年冬公上疏曰臣犬馬之年六十有五筋力日衰乞解兵柄以全逸節上方倚公不允二年春公得疾 上卽命御醫往療屢遣中貴人視公疾與頻繁已而疾愈劇公復 上疏曰臣年命乖蹇藥不奏功旦夕待盡惟聖明爲宗社生民計選賢任能以圖至治臣卽瞑目地下矣他一無所請上覽之惻然復命公勉進藥餌副眷念命下而公已卒是年三月十六日也距生洪武癸酉九月二十九日享壽六十有六計聞 上深哀悼素服罷朝飲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公謚勇襄

永義侯桑世傑

桑世傑無爲人元亂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欵趙普勝蓄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上超入和陽諸軍大集卽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藥瑞公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上念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公贈永義侯侑享太廟國初忠節廬有公及廖楚公俞號公蔡梁公四人洪武六年詔定功臣謚號禮部言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景丹奉義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謚上從之子敬以父故陞督府僉事立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羣雄鼎沸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師來歸由是披堅執銳數著勤勞旣而歿於戰陣已贈侯爵朕不能忘遂陞爾中軍都督府僉事俾蒙先業從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兇豈不彰美前人之績朕嘉爾忠特封爲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食

府一千七百石子孫世嗣二十四年練兵邊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繕浚城隍經畧屯田明年閱民籍軍平陽已而屢出山陝北平練兵老卒

獻徵錄

卷之八

三

東海侯陳文

陳文合肥人早喪父奉母至孝勤於稼穡家遂殷富
元季挈家從上屢立戰功累官至都督僉事洪武
十七年十月壬申以疾卒年六十追贈東海侯謚孝
勇本朝惟廟號稱孝羣臣謚孝惟文一人

東丘郡侯花雲墓碑

宋 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牽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忿激罵賊不少變至灰聲猶壯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

陳徵錄

卷之八

三七

今二十年無文銘於神道竊恐忠烈不自於後世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儔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劒謁上於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州甲午從上

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駙沙剌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昔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偕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相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年三十有九夫人邵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產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潘家廟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欄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篸舟渡江遇偵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人葦洲採蓮實哺兒七

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與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并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徑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卽燁也燁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巳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雲雷遘屯區宇分篇生其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蒼若雲誰其鼎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踪踪羣盜猶靡靡大刀長戟屬素韃右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霆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潰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鱗鱗蔽江躍鉤援捷牛享士士氣仰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嚙齧怒髮上指目吐煙因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不死而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關請

爲厲鬼扼賊凡賊當殛死洗厥元天子下詔褒忠勲
東丘立侯育九原保育寵便播不墜宗祀天所
敦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萬
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諉弗信請考太史文

後錄

卷之八

四

高陽郡侯韓成

韓成虹縣人有勇略壬辰從太祖舉義率先戎陣
攻徐克泗破諸山寨甲午克滁州投鎮撫守禦乙未
渡江拔采石太平攻蕪湖丙申克金陵鎮江等處陞
爲守金壇從攻常州賊援兵解牛塘圍遂取揚州
從下婺州復池陽戰龍江擣江州下南昌皆有功陞
爲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侍帷幄從援安豐攻廬
州僞漢陳友諒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成從
上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酣
戰破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上方設奇成進曰臣
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遂賜成龍袍
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殺水中賊遂退友諒敗死
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共爭忠臣烈士以
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死敵朕念
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禮贈高陽郡侯建
忠臣廟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祭之

後錄

卷之八

四

高陽郡侯許瑗

許瑗饒之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人未有知之者歲戊戌上駐兵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於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材有奇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攬收英雄難以成功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也授博士留帷幄中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爲知府瑗至厲士卒修城池撫黎獻散錄

卷之八

四三

唐子爲漢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官吳瑗等以兵三千拒戰友諒攻城三日不下引兵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瑗被執罵不屈死之上嘉其忠追贈高陽郡侯



卷之八 高陽郡侯許瑗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目錄

伯一 世封伯

誠意伯劉基

興安伯徐祿

襄城伯李隆

應城伯孫

平江伯陳瑄

陳銳

廣寧伯劉榮

武進伯朱榮

靖遠伯王驥

南和伯方瑛

南寧伯毛勝

宣城伯衛穎

彰武伯楊信

豐潤伯曹義

懷柔伯施聚

東寧伯焦禮

獻徵錄 卷之九目錄

伏羌伯毛忠

新建伯王守仁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

伯一 世封伯

誠意伯劉公基行狀

黃伯生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間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不報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兄公謂人曰此

獻徵錄

卷之九

一 曼山作

魏徵之流而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朔日卽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察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家古根脚欲害公以復營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

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

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

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

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

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

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

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

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器公才器以爲諸葛孔

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

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哈喇謀策慶元等城賊不敢

獻徵錄

卷之九

一 曼山作

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更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管公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

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木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枯倉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獻徵錄卷之九 吳山 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枯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誰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善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業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

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止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獻徵錄卷之九 四 吳山 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運板江州 上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校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諸所指地果有青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諸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賜所坐胡床 上意

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枯舍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富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

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各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舉下彭蠡湖勝未決公密言于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化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時或至公所解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畱所欲刑之人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畱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樊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驗陂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重定法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果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果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嚴子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果先受誅及司天臺翼嚴因為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審問于上或上使為之者翼嚴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嚴新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果通謀狀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駕鈍尤不可爾上怒

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祗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

卷之九

七

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請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未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獍將傾轅而破犂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

卷之九

七

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
 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
 館其書彙并已前奏請諸彙公皆焚之莫得其詳也
 初公言于 上既枯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
 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
 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
 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運詣 上前而不先白
 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
 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
 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
 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
 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
 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
 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
 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
 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
 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
 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
 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于洪武乙卯四月十
 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
 日葬公于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
 甌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彙
 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
 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
 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孫男三人薦虎豹公未薨
 前數日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
 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
 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
 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置
 意公平生剛毅慨慷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
 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于義所
 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
 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遠避

居官居家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

變則累日不樂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

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

于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

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

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

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

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

華末公景廉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

其志俱以功名顯于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

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

相相知最深今公去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薦請

公爲事因暢言所聞大畧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

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

給終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

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片庵集

洋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秉官薄
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柏蒼劉公伯溫

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夫澤首以伯溫對衆潯然

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

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沔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

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

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

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震歛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

良夜月出鳴柔櫓滌滌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

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廉徵錄 卷之九

十三

興安伯徐祥世家

歸有光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治人初爲陳氏萬戶至王辛丑
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
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
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燕
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推
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拔兵
月樣追敗大軍於漢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
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壩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
指揮僉事破廣昌辛巳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
攻濟南陞指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軍
於夾河大戰榮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
水寨敗援軍癸未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
橋小河壩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
壁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
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
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命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
戰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
即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嬖度劉

獻徵錄

卷之九

十三

曼山館

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爾

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兒自奪九門外攻
居庸追戰漢州真定應接未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
旋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涪州威深大河等處西水
小河靈壁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轉成大勳時咨於衆
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副運宜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杜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承襲乃與
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二死爾免二死子免一
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
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
獻徵錄 卷之九 十四 曼山館
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未
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
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岵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
天城等處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
路奉命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
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
獲賜諸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
京師一日 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
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
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

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與安武襄侯卒于賢嗣為典於
伯賢卒于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
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
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通人法不得為正嫡良竟得
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為人汲水比都督
府求為典安伯嗣乃謝其聘而去良食南京中軍都
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詔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
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于勲嗣乙未勲
卒先是賢以跋足免朝泰華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
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
祿祿錄 卷之九 王 直

襄城伯李公隆墓誌銘

王直

正統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襄城伯李公薨于位年五
十五公諱隆字彥平其先和州人祖旺生有奇材
太祖皇帝龍興之日常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燕山
左衛副千戶父濬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
太宗皇帝靖難功多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又以其爵封三代
祖考妣及配皆夫人公其長子也年十五襲爵雖甚
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才上深器重之永樂庚
寅以來每大師北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
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上益奇之以
為可大用丙申車駕留北京顧南京根本地擇可
任留守者莫如公遂命為甲辰仁宗皇帝即位重
北邊守備暫輟公南京命總兵鎮山海凡東北邊關
皆節制蓋隱若一長城虜為之震懼未幾復還公南
京洪熙乙巳宣宗皇帝即位眷念公甚厚而倚賴
益隆有白金文綺之賜公祗敬將事夙夜盡心蓋未
嘗有間今上在東宮時知公忠勤宣德乙卯嗣
大位又賜公白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申上
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更番來京以備征調者雖

有大臣總之而才智明決如公者不可不在其位乃
命豐城侯代公還為之副公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
聖知遇以為股肱心膂褒嘉寵待之意具見所賜勅
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
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
盡其公威行恩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貴賤愚
良寬鄙細粗不同皆敬愛公如父母名還之日莫不
願附而不可得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
而送者相屬於路公得人如此是豈以偽為哉公之
在朝雖總理軍政然謙已下賢務循大體不苟為異
獻徵錄 卷之九 十七 變曲作
同嘗有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公必慎擇以進使必當
其用有司黥民丁隸府軍皆公與兵部再閱不中者
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非素習然方壯顧教練何
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為精兵由是鮮有罰
者丙寅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寶刀一公曰軍事
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力然公威令素
著及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 上
閱武述 公等各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
作進退皆中度 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絲二有副
公受賜惕然不自寧蓋思所以修其職 朝廷或有

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辯之公在其中侃侃正
言輒然當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為非獨將帥才
也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怠祿賜
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
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
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
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其力勉之

故應城伯追封翼城侯孫公巖神道碑銘

楊榮

公諱巖字某世宗鳳陽之於皇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重四三世皆務本力穡周貧卹患鄉以善人長者稱母周氏有懿德公生元至正己卯十一月十有一日幼時有術者異其狀謂其親曰是兒不凡宜善視之既長性豪爽膂力絕人輕財好義為族里愛重元季兵興仗劍歸太祖高皇帝于淮甸在軍中以驍勇聞乙未從渡江克采石定金陵收兩浙自是南取江廣北定中原咸與有功擢金吾左衛百戶調守鳳陽已而陞武德將軍燕山中護衛正千戶洪武庚申

陞徽錄

卷之九

上

晏山館

從太宗皇帝之國于燕公誠直不欺甚見親信藩國之事多委任焉乙亥公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卯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殷樓堞公率眾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運船三百餘艘資糧無筭以功陞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仍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論功陞都指揮

事壬午春南帥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眾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眾大潰自是畏公無敢復來攻者是歲夏六月太宗入正大位以通城屏蔽冀方使六師南進而無北顧之憂者皆公之功於是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應城伯歲食祿千石給誥券子孫世繼自曾祖考而下勲號階爵皆如公封曾祖妣而下悉如夫人未幾戊戌六月二十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計聞太宗悼念

獻徵錄

卷之九

上

晨山館

不已命有司給棺斂治墳塋累遣官致祭贈翼城侯謚威武歲十月葬通州東馬家村之原配劉氏封夫人先公卒子男六曰亨曰忠曰旺曰喜曰泰曰榮亨由都指揮僉事襲公爵

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瑄神道碑銘

楊士奇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部督陳公瑄具舟迎濟內難平上正大統錄功賜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誥券陳氏家合肥公字彥純自少穎敏不凡好善惡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遙望孤鴈雜鵝羣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數之有鵝翔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

獻徵錄

卷之九

三十一

陳山館

朝廷命總兵者作蜀府宮城遣將伐材於山所行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經瘴地士多歿總戎察公可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號令取善道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士不病所得材皆適用總戎者嘉之又命董繕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毛鎮南威建勞績代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公伏闕奏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衛卒數輩養誑狙詐挾制上下爲衆患公次第悉去之善類以安從征越巂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

獻徵錄

卷之九

三十一

陳山館

從總帥復征鹽井平三山寨及小伯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隊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公公下馬率衆且射且斫賊疲稍却公亦傷足裹創進戰自已至酉賊敗走公全所統而還復從征餘寇賈哈刺時寇衆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三道公軍後進由番西涉打中河得間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寇境寇憑險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力戰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簡銳卒出哨令望見前軍旌旗卽舉砲俾知已敗寇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窮出降械送賈哈京師撫輯其餘衆公及麾下加被陞賚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遼夷兼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隄防躬督工作爲堅久計於恤無告出貨置義田二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葬者皆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遂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儲不克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井井紉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

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凡漕途
奸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
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
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
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疾者甚衆奉 命率舟
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坍沒隄岸起揚之海門
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 命以四十萬卒修
之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
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爲
表識衆便之稱寶山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旣建

蘇徵錄

卷之九

三

長山館

北京罷海漕濟寧臨清河通南北往來仍屬公董
餉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爲之
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
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
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二壩潮港
之壩壑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
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
湖隄內壩渠亘四十里以通州南北造梁以便陸
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牐四十有七以時啓
閉皆指通行李遠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四十區

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備轉輸
慮漕舟昧河深淺自淮底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
入所舍置卒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
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
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
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
皆宜擇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推
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
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
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別選今

蘇徵錄

卷之九

三

長山館

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害不勝致其
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清理老疾
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豁伍
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
兵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
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日教習如有
沃壤令兼務耕守今漕運惟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
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腫淺凍之阻往復踰
年雜費數倍正糧上通公租下妨農務乞自今令運
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

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財力耗
 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動可憫其所管頭
 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今後漕運軍士不
 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可於漕河所
 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緣河
 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過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
 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歎命有司咸卽施
 行賜勅獎諭有老成忠愛之誠之褒加之重賚賜誥
 追封其三代皆平江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宣宗
 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弊之
 餘徵錄 卷之九 圭 豐山館
 爲民厲者悉革之豪猾姦宄皆斂避境內以寧時已
 嬰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滯事疾間入 朝深被嘉勞
 賜宴養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勅勞問時
 子儀在侍衛令扶醫馳驛往侍竟薨宣德癸丑十月
 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計聞 上悼歎輟視朝一
 日追封平江侯謚恭襄賜祭命工部營葬公爲人闇
 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譚論壘壘倫輩推服公
 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
 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至以濟人爲心多
 所建置人用德之不怠家有樂善堂恒舉鄒孟氏仁

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配某氏封夫人子
 男五佐襲平江伯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爲勲衛
 好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侃

平江伯陳銳傳

陳 鏞

陳銳字志堅別號雲谷莊敬公豫之子也母夫人譚氏娠十有三月而生膚體碩大方在孩幼言動簡重及長動問學善詩文天順甲申襲爵明年成化乙酉奉使江西歸尋奉命三千營坐司管操繼管紅盔將軍直宿帶刀侍衛及坐團營奮武營管操者遇日隆庚寅簡命挂征蠻將軍印總制兩廣軍務賜金蟒綵段四表裏白金五十兩宴東閣門至廣處置有方軍民受惠夷虜咸服壬辰勅移鎮淮陽挂漕運印克總兵官節制湖廣江西等都司直隸各衛所官軍漕事廉徵錄 卷之九 五十五 陳鏞傳

詩畫簡便多可爲後來法嘗條陳便宜二十餘事皆見允納己亥夏日本國使臣進貢還於濟寧沛縣等處購買男女數十攜歸過淮公察知之乃命通事諭其使臣曰爾外夷鬻我人歸國法所禁當償爾值以人還我使臣始不從憐以利害遂不敢匿乃爲給舟遣還其父母復請出榜禁約又於淮河霸改石閘修造移風清江福興四閘包砌塘岸疏通泉源辛丑仍於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可十里各置一閘以節蓄水利壬寅淮郡疫癘大行死者相枕公乃召富人募得銀數千兩貯之存司命醫分投診視給藥每

口日給米一升以資糜粥如是者兩月餘全活戶計總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後建疏百有餘章乙巳改管南京中府事丁未夏奉勅修理 皇陵弘治戊申奉詔總神機營軍馬掌左軍都督府事已酉轉總五軍營訓練調習皆有條法號令嚴明恩威兼濟官軍畏服是年禮部災奉命督造癸丑河決張秋甲寅六月奉勅往治之加太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米二百石及白金綵段之賜丙辰命公冢子熊爲勲衛侍衛殿廷是年三月皇太子加冠持命持節行三加廉徵錄 卷之九 五十六 陳鏞傳

禮燕勞及賜金幣倍于常七月復有王帶蟒衣之賜丁巳夏公以病懇辭兵柄 上慰而留之者再乃親事戊午春三月皇太子出閣公侍讀經筵加太傅兼太子太傅七月領誥有器資宏偉才識優長早習詩禮博通韜畧之語庚申四月北虜犯大同宣府勢甚猖獗 上簡命公挂靖虜將軍印克總兵官出師勦殺七月奉命還京公平生慷慨正大有經濟才以忠義許國以古名將自期及解印家居杜門却帶者數年辛酉年卒歸葬金陵

太子太保平江伯贈少保謚武靖萬壽公

志銘

余繼登

萬壽公卒之明年其子徽徵暨長孫啓嗣以太原守徐君維楫所爲狀來請銘狀解陳氏之先系出有虞自胡公封陳以國爲姓陳公子入齊遂雄山東六朝時有入金陵者復爲金陵人後從金陵還濡須塢又卜葬神龍鄉大蜀山之陽故又爲合肥人始祖瑄以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卒贈平江侯謚恭襄五傳至太保兼太子太傅贈太傅謚武襄公圭卽公父也娶張夫人而生公公生而英邁不羣自武襄鎮粵卽隨侍行間習兵事及地里險易聲望蔚起嘉靖乙卯襲祖爵丙辰食書後軍都督府事戊午管禁兵侍直庚申充總兵官鎮守兩廣時逆賊張璉僞稱號所至攻城屠邑殺掠甚慘三省繹騷公會提督張都御史臬調發漢達兵及諸士月十餘萬約江西南贛福建三巡撫兵爲犄角躬擐甲胄親抵賊巢前後擒斬連等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名級獲賊屬一千九百奪回被擄男婦八百八十招降一萬五千餘人得僞飛龍傳國之寶一器械馬牛甚衆露布歲凡十二上肅皇帝嘉之賜白金文

蘇徵錄

卷之九

三十九

吳山館

蘇徵錄

卷之九

三十九

吳山館

倚晉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百戶公用兵務在明曉令嚴法紀使人不敢犯有土兵強市人物者卽以徇土酋凜凜至斬其兵以謝過乃已賊既平議者謂近賊之民陽順陰逆不除之無以善後公力持不可議乃寢所全活凡數萬人時倭勢張甚諸將遇者往往不戰而潰公先所擒斬倭至七百七十餘名類倭畏之比兵行度嶺倭有前據嶺者衆謂此殘寇也勝之不武不勝且損威公曰吾提大兵盪巨寇顧避小醜不擊耶麾其兵進距嶺一舍止令諸軍蓐食接戰倭偵知宵遁去隆慶庚午僉左軍都督府事旋提督神機營時營制新定公請置協理立備兵所爲區畫甚悉未幾復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萬曆甲戌掌前軍都督府事方公之鎮粵討賊也深入山箐爲瘴癘所中遂患痺疾每舉發至廢朝謁因請假調理又十年以疾終於正寢是戊戌八月二十七日也距生嘉靖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七計間天子爲輟朝治喪葬予祭十五壇贈少保謚武靖蓋備典也公性孝每公退必先詣張太夫人問起居始就私室凡賜予及歲祿租入悉以歸太夫人室無私藏待諸弟妹親族恩義篤至侯公舉火有至數

百八元配崔夫人駙馬都尉京山族
大醫虎吏目張女十四人

獻教錄
卷之九
五

廣寧伯追封廣寧侯諡忠武劉公榮神道碑銘

楊榮

昔我宗文皇帝舉義靖難一時英傑智勇之臣
果運奮興竭忠宣力共成大功者故廣寧伯劉公其
一焉公在行伍中姿貌豐偉智識過人上察知之
優有委任以功授密雲衛百戶未半歲復以功四遷
至指揮僉事庚辰春從克蔚州攻大同大戰白溝河
陞指揮同知是冬與驍將朱榮等統選兵哨滑口籌
策協機功最諸將辛巳春加授都指揮僉事是後
益知公材勇可專任用特命領兵討散恭海沱河
之奔浮橋館陶曹州之擒敗成卒平才之交戰永平
之解圍與夫懷家莊之俘獲遼東鐵騎前後所獲功
居一再遷都督府都督僉事優賜白金文綺未幾改元
征至靜邊鎮公先入賊陣敗阿魯台軍陞左都督甲
午復扈從至和林公平前鋒追奔虜酋馬哈木王沙
藏為之肅清是固太宗謨烈之盛而亦公効力所
致也尋勅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
總兵西北之望海棚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

吉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壩
 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
 登岸徑奔壩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
 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
 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
 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
 璽書褒諭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
 所當為此皆奉行 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
 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為奉天朝
 簡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
 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
 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
 害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
 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外者至是寇害
 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於今受封之
 明年是為永樂庚子四月辛酉歲于鎮享年六十有

魏志

魏志

武進伯朱公榮神道碑銘

羅亨信

洪熙元年乙巳秋七月三十日征虜前將軍總兵官
 武進伯朱公以疾卒于遼東之鎮所計聞追贈公奉
 天靖難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侯諡忠
 靖公諱榮字仲華姓朱氏世為充之沂州大家元季
 擾攘田廬蕩盡承平奉二親來歸艱難營養不失其
 歡公賦性剛毅體貌豐偉少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
 絕人初同父僑寓表伯葉氏家葉間戲曰男子非士
 則農商以自立胡為托迹于人而不思所以振厲公
 曰人亦發奮有時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為都督乎
 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特之
 士以備任使郡以公應詔而起擢為府軍衛驃騎舍
 人實洪武九年丙辰也武藝日修常備宿衛尋授卒
 長領騎五十人時滇南諸夷初附跳梁未輯歲辛酉
 命大將西平侯帥師往平之公從征大理金齒百夷
 建昌烏撒烏蒙諸郡壬戌復征積有勞効授世襲百
 戶戊辰征金山一迷河哈喇哈之地明年己巳陞大
 寧前衛左所副千戶創建城池撫綏士卒己卯秋會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內難十月駕臨大寧公審知
 天命已有所歸遂率所部詣軍門謁見大被賞賚即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附、衛指揮僉事扈蹕回至鄭村壩遇敵大戰、
九門進都指揮僉事繼取廣昌庚辰攻蔚州大同
自溝濟南皆勝陞都指揮同知又克滄州東平已
夾河藥城兩大戰皆捷進都指揮使壬午克東平汶
上肥河敵皆披靡既而收復戰公率精騎大險大
破之復攻小河靈壁泗州渡淮克盱眙下揚州招撫
鎮江敷宜德意人皆拔堵夏六月渡江入京上登
寶位大赦改元論功行賞授公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叅貳元僚奉新政化未幾四年又趾黎季麥肆為
不靜毒痛生靈上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帥師往討
其罪公翼贊元戎大建勲績六年渠寇既俘超陞右
都督明年餘孽負固鼎亂公復征遂平西東兩都列
其地為郡邑置守令撫循其民設三司以鎮焉師還
受賞八年春北鄰殘虜屢掠我邊人為弗寧上親
率六師以勦之公隨征至玄冥河追逐虜酋本雅失
理至紅山口靜虜鎮胡寇大集逆戰公鼓勇取勝寇
亡命奔遁還左都督十二年復征於和林蒼厓峽衝
入賊陣大破雅刺之衆師還是年冬命往大同鎮守
有探軍馬守禦邊疆狄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十五
十六年命鎮遼東嚴斥候謹烽火東徼晏然

二十年復征北虜公由東路兩與寇遇奮勇破敵俘
獲人馬牛羊而還二十一年七月進封奉天翊衛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伯食祿一千二百
石子孫世世承襲頒賜誥命鐵券褒封三代春遇月
隆慶掌府事政通人和中外交譽之二十二年復征
北虜回還仍鎮遼東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嗣位
簡任老成分蒞邊鎮謂公惇實有古將才是年春遣
使持征虜前將軍印綬授公克總兵官鎮禦其地思
惟付畀之重整戎伍撫士卒期罄丹衷以毋負委任
詎意夏六月忽疽發背馳奏京師遣醫往治弗効竟
卒凡將校士卒莫不悲泣如喪所親距所生已亥六
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七

奉天胡衛推誠守正文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兵部尚書李公

李賢

李賢

本朝之制文臣無武職惟自武功者不在令自
漢武以來益百年乎武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
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
公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宜寧高祖而
上多顧仕曾祖守道祖思來仕元為高陽令有惠政
父成通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
警敏年十三入昆洋為諸生即有遠大志未幾父母
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末樂
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
困奉兌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
冗委公署之並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
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 仁廟素知公才 名
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 賜誥以褒之 宣廟卽
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
真定定州畿內要衝 泰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
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
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今 皇上

卽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
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數日邊防如此宜乎寇至
朔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
退縮者為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之
一軍為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
亦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虜酋把禿字羅入
寇莊浪公卽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
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閱甘涼軍冗曰兵
貴精強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者久之
虜聞公還復入寇 上復勅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
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
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分
兵為殿遂擒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
上遣人齎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
雲南麓州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
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 賜以明
鎧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候州卽
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
是歲冬分道並進會于上江以來攻之因風縱火
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什兒逃歸平其巢寨提

勦獎勞 名公北還時饋賊章郎羅造孽於維摩州
公遣指揮萬成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
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
官儂郎舉沈政警殺十餘年公宣諭朝廷恩威兩
警頓釋至京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
宴士林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 賜誥券追封
三代曾祖考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竄
入緬甸謀復叛 上召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
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
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
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
覲兵萬餘駐於蠻江計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
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公密令貴率兵匝
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提聞
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
近邊 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
甘肅 寨堡烽墩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
士方 竣還京麓川遣尊恩機發思卜發復據孟
養以叛 展春 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之至

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爲梁麾兵悉渡
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
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宮
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
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偽稱剏平王苗蟲富檻送京
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
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
改元 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名公慰諭良久賚以白
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
漸有次第而公固辭不可強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
辭徵錄 卷之九 皇山館
請令朝朔望復 賜誥加滿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其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
以疾薨于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
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致
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
見人材沈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
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
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臞風儀俊整
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懽然當大事屹若砥柱之在中
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人皆惶懼公

人以死為歸何至是邪且對故人
關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下
士聞訃哀憤輟視朝一日祭葬
典禮迺封靖遠侯諡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
妻張氏系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玉塔俱早卒側室劉
氏生二曰瑞嗣公爵以行爲勛衛卜以是年七月
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

卷之九

南和伯進封侯諡忠襄方公瑛神道碑

公諱瑛字某姓方氏世居潞之全椒曾祖
驍將也官至留守衛太平門百戶祖信繼功
濟陽衛千戶父政中從文皇帝征遼東
左軍都督府都督國初洪熙宣德間屢領軍印總
兵鎮守交趾開平大司正統初進右都督征麓川領
兵深入援絕而死追封威遠伯諡忠毅母陳氏
氏俱封夫人公以廢授金吾右衛指揮使論父死事
功陞都指揮同知麓川賊首思任發自忠毅沒後益
肆猖獗辛酉春上命定西伯蔣貴率師討之
故將子嘗從其父領支兵殺賊有膽氣且熟其鄉道
伴與貴同事公以此賊實所不共戴天者自誓必勦
滅以復父仇歸抵其境提其先登一鼓而破之遂平
其地進都指揮使人皆嘆羨以爲方氏有子矣壬戌
復從靖遠伯王驥征貢章沙壩河嶺諸蠻克之進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丁卯春朝廷以公男略兼人命
充參將將兵鎮守雲南時賊子思機發復據孟養以
叛公自將精兵擊走之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已巳夏
師宗州羅羅賊首黑救番來等爲逆公悉捕擒之還

京進都督同知賞賚有加景泰初貴州東苗作亂
平越興隆諸衛復命公將兵與兵部侍郎侯璉往解
之遂生繁渠魁斬首無算進克右副總兵廷議以苗
賊叛服不常必得名將以鎮之遂進公右都督總兵
鎮守貴州明年征香爐山諸寨悉平之復進左都督
癸酉冬合四川兵剿滅草塘叛寇斬首七千餘級甲
戌春大臣有言公之將畧堪掌禁兵者乃召公還俾
分總五軍管且論其後平賊之功進封奉天朔衛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和伯食祿一千石子
孫世襲給賜詔券追封三代皆為伯為夫人明年
獻徵錄 卷之九 四三 夏山伯
粵總神機營未幾銅鼓伍開諸苗復叛僉謂非公不
能靖乃命公諷平蠻將軍印總兵討之公臣賊境獎
勵諸軍指授方畧克平四百餘寨誅擒八千餘衆餘
賊屏迹遂圍鎮湖廣貴州威德並行苗蠻聞風納款
者甚衆天順改元進封南和侯明年東苗酋長于把
拓僭稱偽號據險為患分兵進剿直擣其巢穴破六
百餘寨斬首一萬餘級俘獲八千餘人械送于把猪
至京斬之又明年出剿都勻等處克平二百餘寨擒
斬三千餘人惡黨殆盡餘皆竄伏內地悉平議者謂
自前平苗之功未有盛於公者朝廷方將論功行賞

而公一疾逝矣計聞 上深哀悼輟視朝一日諡曰
忠襄公年四十有五配劉氏封伯夫人于男二長曰
毅次曰某公天資英邁才識通敏凡言兵法雖皆精
曉而行陣制敵不廝故常運用之妙復出人意是以
所向克捷嘗疏練兵法及圖諸陣勢以獻 上深嘉
賞之其待裨將以誠撫士卒以恩接士大夫謙恭而
有禮是以上下無不得其懽心者回觀古之良將何
多讓哉

獻徵錄

卷之九

夏山伯

南寧伯贈南寧侯謚莊毅毛公勝神道碑

李賢

將臣子孫能繼前人之烈而益振之以大其功至於都顯爵受重賞者必其才畧之過人乃克能之若南寧伯毛公其一焉公諱勝字用欽其先幽薊人曾祖教化在元有功封畿寧王伯父蠻子官至太尉祖父伯卜花中書右丞相父安泰國朝授昭勇將軍指揮使皆用公貴追封南寧伯妣皆伯夫人公天資剛毅風神俊偉有膽氣善騎射於凡兵書悉通大義宣德辛亥以父廕陞都指揮使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入其境賊酋力招漢伏兵于路公將遊兵覘之射其象馬應手而仆遂敗其衆督船濟江直抵其巢穴走其賊首思任發破寨而還以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明年奉勅克右叅將復征麓川公益思自效勇氣當百平其寨柵而繫其黨與前後無算還進都督同知已巳秋大同有警公適以幹當遇寇于道生致數人以歸尋復委公巡視邊城屢敗賊衆朝廷嘉其功進左都督往紫荆關倒馬諸關追殺虜寇累有金帛之賚是歲冬奉勅克左副總兵往征湖廣貴州苗賊凡下百餘山寨賊皆敗散景泰初重安江苗寇復叛總

戎者有難色公慨然當之卽日以兵壓其境既與諸寨苗賊皆望風警服生擒偽王韋同烈記哥等械送京師斬之西南夷之患遂息壬申夏朝廷委公鎮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奉天朝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以誥券追封三代公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撫夷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嚮無梗化者明年春將兵詣金沙江械賊子思機發送京師又明年冬餘寇刀放並復叛勢甚猖獗公率精兵突至騰衝賊不暇爲謀遂生繫刀放革餘衆悉竄伏事聞獎勞有加恭倚賴方敏而公已遘疾不起矣實天順庚辰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八

卷之九

中

史

宣城伯贈宣城侯謚莊勇衛公頴墓誌銘

昔在英宗收攬天下材武之士自公侯伯逮于行陳兼收博采罔有遺者正統之末遠邇雲集宣城衛公賈自山東勤王茂樹勲績歷事累朝進封伯爵南北效用以老謝事壽考令終同視曩時諸傑挺然若後凋之松柏而今亦已矣茲不重可惜哉公諱穎字源正世爲松江華亭人祖諱炳當元季以鄉兵歸高皇帝從征伐長行隊考諱青代役授薊州衛百戶從文皇帝靖難累官山東都指揮僉事平妖賊百餘輩上謂其有古名將風英宗卽位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有子十一人公行居次母周夫人獨異公曰是當興吾家公兄願已嗣爲濟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公代之蓋正統戊午也已未上京師太保成國朱公裔其貌選領山東漕兵又改領京營番上兵甲子朱公又試其騎射謀畧薦之朝擢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已巳之變應詔入衛尚書于公謙以公名薦實授僉事進都指揮同知武清侯石亨又薦之擢後軍都督府署印都督僉事領右哨兵時廷臣有異議者公從守議請募死士調諸藩兵以壯根本是冬虜酋也先入寇公帥兵邀擊于黃花鎮白羊口又分寸西道

卷之九

忠

宣城伯

門連戰累日又承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賞僉事虜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史俞士悅稽兵籍收散卒造器械景泰壬申帥兵出駐宣府癸酉召還復督諸營兵天順丁丑英宗復辟進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日給酒饌賜寶刀白紵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冬錄迎鑾功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賜諡券追封三代戊寅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戊寅抵河西虜大至議者謂不宜輕動公奮曰不奪賊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連十二戰破走之會廷臣議封爵有所釐正上以公方膺邊寄特仍其舊辛巳公破諸番于涼州都督毛忠在虜圍公冒矢石往救全師而返甲申西寧番把沙作亂公帥衆深入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人馬牛羊二萬有奇器械甚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醫藥皆舊所未有者西人至今德之憲宗卽祚召公還成化乙酉命掌左府事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加歲祿百石賜世襲伯爵佩征虜將軍印鎮遼東女直毛憐犯塞公擣除設伏追還其所掠若干上降勅獎諭已丑公以疾請召還京第壬辰命視後府事尋命守備鳳陽丁

卷之九

忠

宣城伯

西訓掌南京後府事兼督水戰連上
疏請老辛丑復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為弘治成
守正月二十八日卒于寢壽八十八贈宣城侯謚
忠肅公廣鎮豐顯聲效如洪鍾言論英發意氣直遂
臨流實有謀折節下物曲遵矩度老益更事歟不世
用雖達官貴人不復迎按坐轡富貴以終天年然深
居燕坐聞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若有焉伏波之志
者其性然也

獻徵錄

卷之九

聖九 漫山亭

彭武伯楊信傳

彭武伯楊信字文實自平侯洪之從子洪肇虜於興
州一虜出陣前耀武信趨馬生擒之每戰必先士卒
初授鎮撫陞副千戶巡指揮僉事正統己巳陞都指
揮僉事守柴溝堡是歲虜大舉犯京師信率兵入
陞都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來陞都督僉事歷左
右叅將協守宣府甲戌克總兵天順初陞都督同知
總兵鎮守延綏辛巳移鎮守大同己酉進伯爵復征
延綏虜既遁召還總督三千營虜復據河套為患佩
平虜將軍印總制諸路兵虜平復守大同成化十三
年十二月卒計開賜葬如例贈彭武侯謚威毅子
瑾嗣信驍勇善騎射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人樂
效用所向成功亦可謂一時名將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豐潤伯曹公義墓誌銘

劉定之

國家開基創業之初能奮其智勇以際雲龍風虎之會取功伐官祿吾聞之矣至於太平既久武節罕用然而爲世胄者尚能因時之任使以赴機會樹績勲增光祖禰垂休胤嗣自非其材武賈異等倫疇克余哉若豐潤伯曹公吾所僅見者也公諱義字敬方先世居揚州儀真曾祖花一祖男燕山左衛副千戶父勝指揮僉事皆以公貴贈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豐潤伯曾祖母黃氏祖母王氏皆贈伯夫人母謝氏封伯太夫人公弱冠襲父職扈蹕征虜至獻徵錄卷之九 五十一 豐山集
會州時 太宗方欲肅清沙漠將士非遴選不得從宣德初擢都指揮僉事江西梅花洞賊施州衛刺巷洞蠻憑險竊發公往捕撫咸底靖謐擢中府都督僉事 今上登極克遼東副總兵擊虜于寧遠至白雲山取其輜重璽書賜征虜前將軍印爲正總兵與成國公朱勇會兵兩漢口襲虜公功尤多陞都督同知虜犯義州戡之于羊腸河陞右都督正統己巳與虜戰遼河摧其前鋒旋師至廣平山東川洲虜復踵至迎騎擊破之陞左都督景泰初追虜至梨皮峪鷹洲東與參將胡原分左右翼夾擊幾殲焉巡視遼成至

側擊虜穿塞垣深入與副將焦禮等設伏以待薄暮虜至奮擊大破之最其前後大小戰無慮數十所俘斬虜衆七百五十餘人雜畜三千餘頭匹奪還所掠中國人畜幾至八千他器械輜重無算於是虜畏公威名不復敢盜東北邊矣屢賜白金絲幣 上復天位之初進公爵豐潤伯勲號奉天朔衛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三百石推恩三代子孫世襲賜鐵券未幾以公年益高不欲使居極邊召還入見慰勞甚至 賜羊酒居京師奉朝請久之以疾卒時天順庚辰正月二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一

錄徵錄

卷之九

五十一

豐山集

懷柔伯施聚傳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陞金吾右衛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歿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以都指揮征兀兒哈功最陞督府僉事恭將遼東進總兵都督英宗北狩聚慟哭即日引兵西裨將爭進牛酒聚曰王上安在忍受此數日抵京師天順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邊久與世券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有法增繕障塞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子榮嗣伯卒子鑑嗣伯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伯獻徵錄 卷之九 吳山館

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伯卒無子弟瓚嗣伯卒子燾乞嗣伯吏部以聚無他奇功幸封伯而孫鑑復犯法蒙恩宥相傳數世在典為濫請上裁定詔予燾嗣伯卒子嵩嗣伯卒子光祖嗣伯

東寧伯贈東寧侯謚襄敏焦公禮神道碑

李賢

公諱禮字尚節山後人曾祖克赤祖苦馬父棚思台俱以公貴贈東寧伯曾祖妣伯顏亮祖妣苦翠妣伯氏俱贈伯夫人公天資雄偉饒智畧善騎射累功至通州衛伯指揮僉事永樂初屢從太宗皇帝北征戰功居多宣德初以遼東密通諸夷命公往守適與虜遇公當陣生致賊酋忽失剌餘皆潰散陞指揮使辛卯遼將以公才堪御衆薦陞都指揮僉事壬辰以征哨功進都指揮同知威名大振正統辛酉用都督曹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吳山館

義薦陞都指揮使壬戌海西虜寇遼公率兵禦之獲士馬甚衆癸亥朝廷嘉公之能遣勅命守寧遠乙丑以公多邊功進左軍都督府事仍守寧遠丁卯公率兵襲敗虜于境外以奇功陞都督同知復有白金綵幣之賚已己復襲敗虜如丁卯獲馬牛軍器無算勅陞右都督克左副總兵白金綵幣之賚甚厚景泰甲戌公復率兵對虜生致渠魁一人獲牛馬九衆進左都督天順改元英宗皇帝念公久于邊遣勅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諸券明年召至京師紀勞

之陞辭降勅諭獎賜蟒龍衣并甲冑諸物公至鎮遠
上知遇益竭力邊事未幾以疾卒天順癸未正月
十四日也距生洪武壬戌五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二

獻徵錄

卷之九

九

卷之九

伏羌伯贈伏羌侯謚武勇毛公忠傳

邵廷璜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武
威祖諱刺國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殲
于王事考諱賢以雄勇選克總里末樂癸巳收捕沙
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北征授昭信
校尉永昌衛百戶並贈右軍都督僉事祖妣都氏妣
皆氏並贈夫人公少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
領兵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擒番王也先士于并部
衆馬駝以歸永樂甲辰復從北狩至半壁山荷養與
獻徵錄 卷之九 五本 長山館

回衛甘州操備宣德庚戌九月征曲先叛寇散即思
追至恰思擒斬鎖南朵兒只等陞武毅將軍永昌副
千戶癸丑八月征亦不剌山擒偽少師答卜至伯忽
偽知院乞察歹陞武節將軍正千戶甲寅七月修禦
永昌考來口征哨哈喇脫歡山遇敵擒達賊首完者
帖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卯八月策
應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阿台賊兵於三岔河擒偽
千戶土昇十一月黑山擒賜朵兒別合陞指揮同知
賞資有加正統丁巳陞并州右衛操備戊午二月達
賊朵兒只伯擁衆寇邊公從平虜大總兵蔣公征剿

追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奇功陞
毅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碗文綺之賜
詰追封祖考如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州繕修城堡
邊民賴之甲子四月巡迤北天蒼毛日等處乙丑正
月朝廷念公勲績賜勅獎諭加陞都指揮同知仍舊
操備丙寅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赤斤沙州罕東
遇達賊被掠朝廷以公素為遠夷信服命出罕東追
撫公至大集渠魁諭以恩威虜即羅拜悔罪盡還其
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哥信弟邦領占潛通瓦剌將
謀內寇其弟鎖南奔已密受為封初王逸去因令公
麻徵錄
卷之九
五十七
長山
規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領真并徵兵虜散三
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喃哥等千二百人
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百餘口事聞陞都指
揮使且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勅征進罕東
等處至失利哈真界夜集虜營生縛偽初王鎖南奔
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處土達七十餘人陞
右軍都督府僉事尋被誥命追贈祖考如其官乙巳
七月哨接參將劉震軍馬至半截墩遇敵奪獲被虜
人畜甚衆劾克右參將鎮守甘肅景泰庚午二月領
兵繕修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賴之公一日公

於赴京奏事蒙持授佉百戶令齎勅回諭父子務在
同心協力盡忠報國時英廟出狩虜廷公前所獲
奸僧加失領真因得不死遂投虜也先以師事之適
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為通好計至則奸僧加失領
真欲圖復仇中公以奇禍因設問告李實實遂以其
言歸報公將獲罪而其之内外守臣及其邊人俱為
公訟朝廷亦知其偽置之不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
往協守公居閩七年天順改元英廟復辟即日召
公於閩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慰
勞有加時公以勤勞膺疾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
獻徵錄
卷之九
五十八
長山
及日遣御醫診視公疾愈入謝上思甘京為西北
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同總兵西寧侯
未誠缺守迫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玉音下詢防邊
之策公應對咸稱旨上嘉歎良久從容論之曰卿
為國老成舊在西番民情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
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調
發必得其用毋致乖違有負委任之重諭畢上親
授公以至帶明日陞辭復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蟒龍
袍尋召至文華殿面諭丁寧賜重寶一錠蓋上在
虜廷時極悉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故恩遇之

隆如此九月領丘官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賊酋
應涼州哨至板井寇聞公威名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監繡春刀以壯軍容仍降
勅獎諭是年倭病卒公今次另徵秦隴原授百戶有
旨毛忠在邊効勞還着男毛做做百戶公受恩感激
愈深每征伐罄竭心營務圖成功五月末昌黃成兒
西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
三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軍器不可勝紀
乙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護送都指
揮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
使回又護送之公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署無梗
阻辛巳正月虜酋字來擁衆寇莊浪公與總兵宣城
侯衛鎮分兵追擊之擒斬賊衆奪獲戰馬軍器人畜
賊勢少却隨領騎士二千於涼州十二里鋪墩安塘
衆方集賊騎數萬突至公嚴督將士併力拒敵自
黎明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
馬者不計其算賊衆稍却虜酋復立陣前大言以惑
我軍重圍愈固公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皆皆
發振其且俱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永昌
公屢截殺或夜劫營壘以旄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

并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癸未冬總
衛公與公計曰把沙吧哇等族皆咂馬吉思冬沙思
我思哥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住莊浪涼州永昌阻
截搶劫殺害官軍不舉兵剿除深爲地方患遂合奏
刻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
拒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攻
咎咂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移兵攻之盡滅黨
與各族良善番官酋長公與總兵撫之安堵如故捷
奏進公爵爲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
子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萬餘據石城砲
架山流賊鄰近震驚關陝其山七峰陡峻前此官軍
追剿每失至是公奉勅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
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軍
舉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
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敵
後哨至賊已大敗礮石滾木至以車輪礮石俱盡公
與孫鑑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開山上悉獲皆賊
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賊遂乘
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鑑曰勢急矣我受
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鑑亦顧衆曰我

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
相持自已至酉陣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
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
斷其指裂其額口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死之是月
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
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
既覺驚愕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即起焚香祝曰
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為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
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計聞上
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
與葬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塋域明器錫
以鐵券贈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侯忠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公體貌
雄偉器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即溺愛之性仁孝事
母至孝公盡色養母嘗患寒事繼母都尤孝謹能
事姑士大夫習古法於敵制勝雖古不能過
手孫亦如之嘗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
汝等奉誦之母忽待士卒務察其饑寒勞苦惟恐有
人不得所故士卒樂為之用嘗征甜水湖陣中一

為松箭而仆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達軍新
和幼丁無倚悉派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半
之其半貯候長成為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湯藥
公至自省問如已子其愛護軍士皆類此軍旅所至
市不易肆農不輟耕晏然不知有兵故喪還之日關
中餽運道途行旅之人雖非甘涼部屬而平日威信
所感動者莫不揮淚相弔至有迎觀而奠望門而哭
者公公卿以及偏裨將士弔奠賻祭相屬於路越數
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無不嘉其忠義之節
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葬甘
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夢以成化戊
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真氏封夫人子男
四長佺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曇事釋氏次俊甘州
右衛百戶又次倣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銳今襲
伏羌伯銳繼繼銳銳銳銳銳甘州左衛百戶孫女
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曰忠義以表厥宅
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於甘州擇地建祠賜額曰武
勇以春秋祭之公名著華夷功施社稷侯封廟食金
書鐵券輝映當時流傳百世蓋原有生氣貫乎由間
天丈夫也銳襲爵弘治元年命冊于甘州印克

兵官鎮守湖廣尋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患
施功高不居詩書禮樂念念不置蓋有古卻殺之風
得非乃祖積功懋德及庭訓之所致歟

卷之九

卷之九

本三

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傳

王世貞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
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
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媼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
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媼以語
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
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泄之耶王父
悟因爲更今名卽能言而讀書復卽過目誦十一歲
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
令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
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
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弟子語其壽
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
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
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
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
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
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執文益大進
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
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

既葬而其子山威寧伯所佩劍為謝則宛然若覩先
 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為策得八
 事上之其言皆警劉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
 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脂
 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
 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
 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
 確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為古文辭
 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稱耗我神我且為之役耶
 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
 獻徵錄 卷之九 本五 果山館

者眾譁且以為仙而守仁遂游南屏虎跑諸利與諸
 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
 御史陸爾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為諸省冠
 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
 人劉瑾等導上為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
 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
 言為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
 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學載道即 陛
 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
 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

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
 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久而復
 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
 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
 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為室
 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
 與前 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
 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
 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總其凡罔固空虛他若立
 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斂至今守
 獻徵錄 卷之九 本五 果山館

之為甲令云入觀還南京刑部主事觀事成留為吏
 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
 增城湛原朋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為文選
 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器
 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
 從游者日眾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為
 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為迂僻不堪時
 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
 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寇憑險阻為亂郡邑苦
 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

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與儔之類又多爲之耳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賜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貴汝諫道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貴之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漫山館

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單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懈即分兵爲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力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唐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二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調巡撫權輕不足以控

名公

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不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

名公

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奉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益得展材用立兵符申約事且爲文撫諸賊詞旨悱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運兵破橫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漫山館

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酋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酋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涓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鬚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曾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等欲歸歿而盧珂等特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計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六

卷之九

贊等且諭使來見六贊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仲必先
在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賊勇九十二人
殺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
衣習禮供張儲峙甚設大贊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
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贊等魚貫入即慘
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
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洲頭石門覆其巢三
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
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
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
獻徽錄 卷之九

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
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
御史于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
瓊精心任之母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
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
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為致良知
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其始頗推稱湖謂
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
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
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呶呶矣時寧王宸

濬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撫兵上游使腹心
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中詭而守仁
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
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
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
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遠劫府
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
濬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
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
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

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
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
而憂宸濠之兵速出自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
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
備餉云惟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未以遑兵四萬
由駐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
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揚旦以
兵入萬自廣西發泰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趣
南昌所經由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李
士實劉養正云得審示具為國主意第執使早出

足一離省人濟矣而故繁宸濠之謀示將斬而
照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
傍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
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
守仁給之畱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
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圖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
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
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
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樞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官人多
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
城申約束相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
守仁畱二日即發兵蹙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
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
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
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
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
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那珣以所
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
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六江之城守者以自
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

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
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
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
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灰
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
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巨十
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提問寢不下前是守
仁上宸濠偽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
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
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
獻數錄 卷之九
英雄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
輪臺之悔而晚節與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
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輟改絃罷黜姦諛以回
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
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
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
公總督軍務奉京選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
通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
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
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稱稱提

督贊書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
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未頌其賢未悅守仁乃
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
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
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
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未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
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
衙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
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
諧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
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
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
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
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胡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
人以爲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
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
學者有以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
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爽其不勝而皆之者言絕配
不可開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常上

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細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
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
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聰霍韜等皆有所
推轂然江西輔臣故衙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
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
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
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謨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
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
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
獻徵錄卷之九
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
盧蘇等亦素憎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
抵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便宜悉散其衆而
僅留楚兵數十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
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
守仁爲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
已因改田州爲田寧教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
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
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寨
盤桓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

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導挾求順保靖二宣慰土
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酋其男女牛
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
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詔賜金幣遣行
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提上則上以手詔
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
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薦薦
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尋長吏部聰入內閣
積不相下尋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
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
獻徵錄 卷之九 七五

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
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此歸
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上
意不悅守仁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
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他
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使得襲錦
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
成賜葬與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勲聖學正億得嗣
爵正億卒子承勲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
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

又建不世勲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
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鳥合籠
豪僞待宵人蹈險出危似儻權滿種種變幻孔子有
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
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
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
宗旨云

新建伯王文成公傳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
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
獻徵錄 卷之九 七六

胡端敏公孫忠烈公同舉浙江鄉試公十二年進士
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
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
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益進四年閏
九月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
事又明年調驗封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
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九年陞
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
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口求通民情願聞已
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翽盜四出

劫刺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名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卽與公兵符兼巡撫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公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都騷然三四年矣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溪左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桐岡十一月又攻桐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長山館

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洲頭賊尤悍照擬官僚號是冬峯徭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二洲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爲治境安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公壯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風俗爲之不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及公道勸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必告公宸濠反狀公指心顧天皆

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及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譚四出授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謬托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不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已大集使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

獻徵錄

卷之九

七

長山館

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斬黃趨京師宸濠遂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及顧巢穴公迎戰樞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斬黃公旣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橫功忌公詭言巧譖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機

則算內賊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內閣益不說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公不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譏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儒陞布政使德儒死于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則籍紀

泉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入憲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且用爾眾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未順保靖上兵目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搗其巢與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遇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殲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又封爵本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隆慶改元兩京言官交章薦公宜世爵下吏部移江浙撫按諸臣覈功狀如言官言復下廷議皆曰守仁不顧九族為國家平大難功高賞格公論為悅宜世爵如肅皇帝初旨詔曰可遂以公子正德嗣伯未幾南京臺臣又以公宜世廕錦衣復下吏部會多官議上詔世襲如故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眾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譏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虚心

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若後生輕據浮語欲當短長本自不知公於公事輕何有也萬曆五年正信卒子承勲嗣伯封爵者

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

夷人缺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先生至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小茨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歿爲文瘞之而自爲石郭以待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卽死生一念亦爲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啓大解

陳徵錄

卷之九

八

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爲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證之六經四子無不昭谷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近經臆說與學者賞發益致肯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櫛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安宜慰來遺餽郊之因申朝廷威信今中折減驛之議又諷之出平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艱難中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在覆實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究錄而葺書院居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功

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

弟卽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生者惟此知故卽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多駭疑者過常德辰州見冀元亨講信劉觀時成能卓立教之靜坐後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有進步顧須刊落聲華切已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觀台州黃宗賢紳來問學自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

陳徵錄

卷之九

全

吳山

患無功後契良知肯始納贊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娶其胤子是年先生陞南北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鑒同寮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肅贊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京太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惟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曰益天洞然喻年

至餘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大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童受業先生往懲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一啓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敦學者爲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高明光大而不知墮于狼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未可少有得卽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詭詭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爲之悚息汗顏而彼且畧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往不同何如曰道無方體卽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卽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

事變卽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學者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原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亦止是寂天真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論本體原無出入

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靜動靜無端何鄉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謂靜可見體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失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下知無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

尚謙曰學等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驚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

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
愚矣哉

先生在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贊
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
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
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
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良
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
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
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
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尤景玩弄不切實
用功負此知耳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
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
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
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謂孟
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自無意
必罔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
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
處事事物物純乎理而無人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
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

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事物物
求至善是離而二矣

先生憂居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
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聖學者
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稱衆郡守
南元善大告爲先生辛未所錄士也守紹時聞良知
旨嘗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
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
審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
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初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
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
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
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進賢舒國用芬來
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在此
心能致中和國用疑敬畏累灑落曰灑落生于天理
常存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灑落也
答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靜問
學章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
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
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昭合焉端

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行嘗謂居有不可
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
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
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有心盡
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爲性者可冲于天盡
魚性者可泳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懽
然曰命之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
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疇知晝哉
惜情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
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
歟徵錄 卷之九 八十七 曼山館

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
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
有虛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
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
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物作障礙也語
張元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卽吾盡性至命
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謂之佛二氏之用
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見二成分別耳先
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
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卽

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
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顏之
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
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
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
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
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于列誠
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
如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輒拈擊周程卽孔孟亦弁髦
之何哉甲申海寧董蘿石澣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
歟徵錄 卷之九 八十八 曼山館

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贊受學先生以師友之
間遇之爲者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爲學
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
致富厚賓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
舉者如治家不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
終爲寡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
多中式而錢梗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士官司理
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
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卽以聽訟言如因其應計無
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知其

因有藉援而曲徇或以冗劇而息或以浸諧而消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答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就樓饘不答所問

獻徵錄

卷之九

九

曼山館

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先生曰可謂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卽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闕而詎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啍啍講學也弟子曰詎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爲學又焉詎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默無不鍛鍊人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問先生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見聞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之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

獻徵錄

卷之九

九

曼山館

白簡易無懂懂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
致良知則行止生歿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知
非爲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
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
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妒嫉者謗或
謂學駁宋儒泥古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
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
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
是真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微講
擇交先生報書喻爲金陶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聶又
獻徵錄 卷之九 九十二 吳山

蔚豹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
固自在蓋明已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
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己非所人
之信已知已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圖聞計
始爲位哭稱門生云
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
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
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刺語者時同錢
洪甫質之於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

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三句乃徹上徹下語初
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
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
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
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
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
心如駁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顧少有所見
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
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
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
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與天周流六虛變動不居
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
也初第上安邊入策世艷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
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
省曰善歸已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
規門弟至相牴牾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
臆口說吾罪也在問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
名根消煞未盡規矣平贛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
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

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
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及已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

先生家左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之一日先
生皆董從吾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視其風
景佳勝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
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行里許
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已之難如此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念忿嗜欲正到沸騰時便
肅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

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
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
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
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
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着

先生養病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朝夕璋上
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一學於世味泊如也嘗躡
走嶺南訪白沙味先生其友工司訓以詩贈之

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
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
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
信宿不厭歿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
縣楊紹芳立石焉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先生
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
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勲臣貂蟬朝服乘
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已生亟下馬執笏立
道左韓公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

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
居先生默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微云張廷撰
陽和言見紹興志以上見耿泰簡集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目錄

伯二 除封

忠勤伯汪廣洋 別見中書省

東莞伯何真

忠誠伯茹瑺

永寧伯譚廣

昌平伯楊洪 楊俊附

武靖伯石亨

定遠伯石彪

定襄伯郭登

武功伯徐有貞

興濟伯楊善

文安伯張輓

昭武伯曹欽

武強伯楊能

昌寧伯趙勝

威寧伯王越

獻徵錄 卷之十目錄

興寧伯李震

威寧伯仇鉞 仇俊附

恭誠伯陶仲文

追贈

縉雲伯胡濙

清源伯冀傑

懷遠伯山雲

當塗縣子王愷

丹陽縣男孫炎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

伯二 除封

湖廣左布政使封東莞伯何真傳

黃佐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義初元至正中仕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鎮海驛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若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為猫孰知其虎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使號于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一擊應之曰日竟下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趨歸之行省上其功居一年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授惠食暴肆敗民不堪命眾慕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還常戮何真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尋遷惠

陽路回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部宗
陷廣州守將何澤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
州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省叅知政事進
西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焉迪以從
征功擢宣慰使祖發藻贈廣東道宣慰使約元帥父
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皆追
封廬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廬江郡夫人未幾
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
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扶康訪副使廣
寧等叛圍廣真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
獻徵錄 卷之十 二 曼山館
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帥惠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
克之宗愚退禿誘右丞鐵里迷失以歸明年制授真
榮祿大夫自左丞遷右丞真保有廣南或陳符瑞勸
爲尉佗計者即逮而戮之以示無二心洪武元年二
月壬寅朔 高皇帝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
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即先遣人以書諭真略曰元
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
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
謂極矣今 天子受 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旣已
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獨

在遐荒未沾 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討
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畱意
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壬辰師至潮州真遣部事劉
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已亥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
馬錢糧遣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
高皇帝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爭天下瓜
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除殘去暴
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
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
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實
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于羣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
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興歎爾真連數郡之衆乃
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實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
廷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
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
東莞真率官屬出見永忠慰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
誅邵宗愚等除孽悉平詔至真乘傳入朝貢獻方物
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侍
膳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援例當進繳真叩頭乞
賜藏于家爲後世子孫榮 上可之授真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
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
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
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
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
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
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
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
夫能不賈禍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
厥微錄
卷之十
四
夏山

江西地近廣東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
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
德以輔我國家眞蒞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靈
斷人莫敢犯而一主于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
文無虛時三年召還遷山東行省叅政四年命還廣
東收集舊將士還京復任山東九年致仕朝朔望十
三年眞請以其子貴叅侍東宮卽除貴北城兵馬指
揮十四年命眞及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開拓道路
置立驛傳集糧草以俟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
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眞及貴往廣東收集土

豪一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
指揮僉事眞從子潤弼敬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
授管軍百戶十七年復命眞往廣東收集未至軍校
十八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九年朝京師調湖廣左布
政使二十年復賜致仕八月封東莞伯食祿一千五
百石賜以鐵券復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六
子宏爲尚寶司丞二十一年三月己卯眞薨年六十
七比葬又遣官蒞焉眞爲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
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
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後果如其言既貴顯先墓嘗
有紫氣人或指爲符瑞輒斥絕之及事高皇帝夙
夜畏威惟謹高皇帝推心委任弗疑故能以功名
終嘗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其祖復與弟迪
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祠又以惠州城
西之私第爲義祠斥私田百餘頃爲義田世俾宗子
主祀事立塾以淑其子弟置庫以周卹窮乏嫁娶喪
葬一如范文正公故事在朝名公多樂從之遊如宋
濂方孝孺輩皆其交契若乃論其保障南服識時知
命又南越以來所未有也子八人知名榮貴宏榮宇
輝先眞長子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襲

封東莞伯後以藍黨坐罪褫爵次貴字奉先有學行
爲士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忠誠伯茹

封爵考

茹瑞衡山人洪武初年十六貢入太學擢奉勅郎

左通政歷通政使副都御史試兵部尚書二十六

加太子少保爲眞上嘗稱瑞蔡瑄楊靖秦遼復其

家事建文嘗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相能

刑部尚書暴昭發瑞贓罪未入吏部出領河南布政

司事未幾召還復尚書兵部曩武官龔替霖兵部五

府不得預至是令瑞會掌中前後府事駙馬都尉謝

達耿璿尹清署左府事孝陵指揮黃鉉右府都督僉

事陳春并請旨選授靖難兵至江上遣瑞及李景隆

獻徵錄

卷之十

七

夏川

都督王佐見成祖請割地講和瑞等見成祖伏

地頓首惶恐流汗浹背稱萬死不敢仰視成祖勞

瑞等又頓首不能發一言成祖曰公等有言卽言

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建文君願割地講和成祖

笑曰公等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

親吾今救死不暇何以地爲況皇考封建諸子各有

分地但縛奸臣來吾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瑞等唯

唯頓首退成祖入京召問瑞瑞頓首勸建文四

年詔言景隆瑞佐及陳瑄忠孝太祖扶持社稷默

相事機其功甚重封瑞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

仍兵部尚書特見信用密預咨議慎厚不洩永樂七年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谷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都察院遂劾瑞達 祖訓谷王又嘗賜金川門有功 成祖重違王意不得已下瑞錦衣獄頌繫竟卒獄中子鑑泰府儀賓銓鑪及家口二十七人皆沒官謫戍廣西河池 仁宗釋還 宣宗與所沒田廬瑞狀貌魁奇雍容凝重謙和有容不妄言笑事必依於寬厚事 太祖十餘年小心無過 太祖嘗稱瑞賢人君子

獻徵錄

卷之十

八

吳山館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鎮朔將軍永寧伯譚
行狀 王 偉

公諱廣字仲宏姓譚氏丹徒人也父諱添四當 太祖高皇帝起義濠梁居戎籍從大夫湯克金壇常州攻取江陰又克蘇明等州遂留禦明州收捕蕭秀山以終時公年十四補父籍繼被選入補驍騎衛後調府軍爲伍長帶刀宿衛誥授昭信校尉燕山中護衛百戶從征乃兒不花轉燕山左護衛又征驢駒河黑松林朵顏山等處已而從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

上知公驍勇有謀命率百騎伺敵涿州公生捕得

獻徵錄

卷之十

九

中朝人陳榮等三十人輒械以聞 上益親信隨戰敗齊尚書兵又戰白溝真定夾河功陞指揮使又戰敗都督韓觀兵陞大寧都指揮再從征胡至九龍口先鋒破賊陞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元年以泉州知府蔡錫爲山東副使參理公軍機文書六年捕虜獲胡馬中律封永寧流伯食祿一千二百石錫以諾劾九年 上憫公老不欲重勞以事命武定侯郭公往代其任驛召公還未幾而告薨公爲人長身玉立膂力絕人平生百有餘戰戰必勝然未嘗妄殺愛人下士恒恐不及士卒勤勩不啻在己寒爲之衣饑爲之食

故公之去也人慕之其薨也人哭之咸盡哀公初所
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
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慎毋
犯譚家馬迨今猶以爲號所得祿賜一不以私嘗出
爲學舍浮屠老子之宮之用嗚呼若公者雖古之名
將何以加茲公薨之明年子亨爲指揮使屢乞嗣伯
吏部言非世券不許

廉徵錄

卷之十

昌平伯進侯追封穎國公諡武襄楊公洪碑
陳循

余嘗讀史記至田氏齊威王言其臣有檀子者使守
南城楚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竊意古有
未然者及觀昌平侯爲將守北邊始信其事蓋雖
國家威恩被于萬方而苟非可以德化者亦必得人
爲之藩屏而後有所賴以濟也若昌平侯楊公其可
謂之得人者歟公諱洪字宗道楊氏其先太原人系
出霍山王子宋太師中書令諱業與宋贈太師播州
端通譜業生莫州刺史延朗延朗生廣州刺史充廣
充廣生德州刺史貴遷充廣嘗因持節廣西憫播州
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
也貴遷生從義郎光震生武節大夫文廣文廣生子
長曰惟聰生武經郎選選十三子有諱輶者仕宋爲
六合令因家六合後遂爲六合人公曾大父諱順不
仕大父諱政國初從常國公起義積勞至漢中衛
百戶父瑁襲職三世並以公貴累贈特進榮祿大夫
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曾大母張母施俱累贈夫人公
兄弟三人公其長仲淋季忠公生十七年父戰死靈
璧公事施夫人甚孝敬撫二幼弟甚友永樂初公襲

父勳當遠戍開平人皆爲公憚之公歎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跬步之內遂談笑而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公語大悅置之幕下資論軍事深見器重八年公率所部隨 駕北征至飲馬河虜率衆迎敵公首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 上喜曰將才也特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公遇虜寇戰於泥河斬馘甚衆并獲其馬二十三匹明年哨簞箕河遇虜寇轉戰東涼亭生擒賊首一人獲其馬五匹賊敗走洪熙紀元之春從陽武侯薛祿征大松林公首擊敗虜衆獲其人馬陞正千戶又明年爲宣德二年復從陽武

獻徵錄

卷之十

十三

侯征虜至紅山俘獲三人公與清平伯吳買驢前行戰於朶兒班你兒元之地公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牛羊等畜甚多生擒賊首鎮撫是令帖木兒等人口二十有一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時開平衛治已徙入獨石公從都督方政追敗之獲賊馬器械明年虜復寇大石門公列營與相嚮祥示不動別選輕騎繞出其後虜退無所遁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公曰殺降非武遂收其平章脫脫等入馬器械又明年朝廷用邊將都督方政之計於西猫兒峪置馬營以遏賊衝命公爲守公躬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墾立烽

堠踰月而成旣而號于衆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生以之慎毋懷貳遂與士卒甘苦同受憂喜相關其或嫁娶有不能爲力者助之疾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荒也八年夏虜寇孤榆樹公追殺敗至於紅山斬獲其首級凡四十有一駝馬牛羊無算明年復追襲鈔邊斬獲虜首級人口而還事聞陞公指揮僉事十年以開邊計驛召公至京陞指揮使特 賜金織文綺襲衣寶刀盔甲弓矢楮幣遣還尋遣給事中等官齎 璽書符驗就鎮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廐馬四千二百巡備北邊至開平簞箕河還遇虜寇于閔安瓦房嵯公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賊衆斬獲首級凡十有六并其器械駝馬牛羊生擒賊首脫脫白暖台還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八月被召至京受賞命副都督李謙總督懷來等處守備是月復受 命與都督方政計軍務于大同明年虜使啓行公受 命領所部軍馬與方都督合勢出哨黃河東勝虜使爲恐是年秋兀良哈寇李家莊公追敗于興州之三叉口賊棄所掠并其馬甲器械無數公生擒其首朶蠻帖木兒復召至京受賞而還是年冬聞虜寇延公伏兵回

獻徵錄

卷之十

十三

回墓截其歸路別選輕騎從間道襲擊大破之
首級器械羊馬等審生擒其黨乞里麻等三年春元
良哈寇邊公與戰伯顏山并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
并斬獲首級駝馬牛羊器械生擒賊首指揮也陵台
等四人阿台答刺花等五人遷都指揮同知遣官齎
賜金帛已而命公充右叅將鎮守宣府等處進都指
揮使復遣官齎賜金帛四年秋公受詔追殺叛虜阿
木狼等由白塔河倍道兼進至三义口及之斬獲其
下可列歹等首級并其器械馬畜進後軍都府都督
僉事七年秋受制諭充左叅將專守獨石永寧等
處八年春哨苦乞兒河戰敗虜寇於北只嶺斬獲首
級并馬生擒賊首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元良哈
寇迤西公受命追襲敗于應昌之別兒克賊盡棄
其所掠人馬器械遁走復追至朵顏穩都兒以克列
蘇賊得險欲拒戰公躬督兵進攻斬獲首級併者赤
王部屬生擒其首打刺孩等蒙賜爾書褒諭進左
都督十三年秋受命挂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
守宣府等處膺重賞行八月至鎮將士皆喜得良主
帥歡聲動地明年冬公領兵襲擊虜寇之盜寧夏馬
者至越河過雪深數尺公曰此正破蔡時也遣兵四

出追之虜不及備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眾大舉入
寇車駕親征至沙嶺公入朝見命公前行即又
命守陽和開山二口公進至栲栳山生擒賊虜則不
丁等三人并獲被掠人馬以獻駕還命公爲殿尋
命還守宣府賊以精兵來攻公出連戰敗之賊不敢
近土木之潰賊爲傷書遣其下伯顏帖木兒麻亮等
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今上令諭陞公爲
昌平伯未幾虜犯畿甸公受召命入衛既馳至受
厚賞即日命充總兵官率軍馬六萬往追遁賊公至
金坡鎮抄羊山擊敗其衆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
甚多既還賜賚有加令總三千營兵進昌平侯兼掌
左軍都督府事連有金織文綺玉帶冠帽之賜景泰
二年三月賜誥券及勳階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
襲其爵五月上慮虜情反覆宜有大將在邊乃命
公挂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人往鎮宣府
虜聞公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爲名挈衆縱牧
旁近山谷窺覷而後動者公知其爲懷貳遣將士追
敗之於玉石溝斬獲首級器械自是虜非朝貢至者
絕迹不敗近邊蒙賜勅獎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
府軍聲爲之大振關北之人固皆以爲虜不足爲其

患關南之人亦莫不爲奠枕而安曰有楊公鎮宜府矣不特此也方虜寇入畿甸之時軍民耄倪無不剴洵一聞朝廷召楊公至帖然爲之不懼至有擁塞道路求識其面不得輒怏怏終日者其聲價之得於人也如此於乎士審如此可不謂之大丈夫乎公再至鎮兩月得疾詔遣御醫臨視繼又命亟還京治之北還遣中貴人慰勞甚至公自知不可起卽命其子俊傑奉表進大意以爲國恩未報臣職未盡願朝廷以宗社爲心夷虜爲慮崇文修武以安懷之於萬萬年臣卽死瞑目矣餘無所及表奏

蘇徵錄 卷之十

十六

楊山館

上嘉納之翼日遂薨是年九月十三日也後四日卽公之生辰其年爲洪武十四年迄今春秋七十有一計聞上輟視朝一日命賜賻祭甚厚有司爲營喪葬朝之公卿侯哀痛揮泣以薨之年冬十月六日葬於都城西山之原配初娶潘氏贈夫人繼吳氏周氏皆先卒繼魏氏封夫人子男二長曰俊周出前軍都督府右都督次曰傑魏出將嗣公爵女四長適唐海次適都指揮申義其二尚幼別室張氏李氏出也別室有從公薨曰葛氏者詔贈淑人孫男一珍女三俱幼公之戍開平也施夫人及二弟林忠尚留漢中

公皆乞令同居開平俾得盡其友愛或乞歸守先塋其後猶子四人曰能官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曰信都督僉事曰仁錦衣衛指揮僉事曰知開平衛指揮使皆公訓育之所啓也公在邊時軍士恒苦乏孽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爲積歲患公爲選軍中馬牝牡之良縱牧於野使自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廐朝廷聞之下其法於各邊公私便之又嘗陶致磚石包甃綠邊城堡以固守備公有時出在邊虜或潛山谷間窺見旗幟知爲公也輒相戒不可出甚至急引而匿去者公自守邊以至將

蘇徵錄 卷之十

十七

楊山館

兵京師所陳爲國爲民兵戎禦衛之事甚多多見聽納蓋公爲人孝友忠信果敢剛毅在邊四十餘年恒以國事爲心始有卒五百以至千領三千之衆自統一方士馬以至於總天下之兵不以所將者寡而屈于人下不以所帥者衆而旁若無人敵強不以自怯心熟計而後戰戰勝不以自驕必量敵而後安有功不專諸已有惠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樂爲之用至於修飭邊防經畫歲計訓練士馬振起荒頽與夫建立廟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卒死亡尤爲德政之大方公之葬也其子俊傑具其平

生請書刻石立於神道以垂無窮公於余有同朝之雅又以列侯偕侍經筵余不能辭故爲書而銘之

昌平伯贈穎國公楊公洪傳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祖政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機變倣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鵠疏洪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卽械至京姑貸汝二人時洪頗爲衆忌上又每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守邊尤督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獻徵錄卷之十 十八 漫山節

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之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道宣府北狩去洪閉城門連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効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進侯洪爲將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也生之難奮不顧身一時諸將功爲最景泰二年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有官旌者十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是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

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既就脫脫不詳其衆東自女直元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肅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需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老成謀略者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中令服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微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二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擅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間以羣疑夫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者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言人人殊必保

獻徵錄

卷之十

十九

漫山節

謙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德矣
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
卽如後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
由間道乘虛四散擄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全國家
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
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
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鳴張失勢則
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奸凶
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

獻徵錄

卷之十

二十

曼山館

經略獨石諸城堡叅贊叅政葉盛言俊往守獨石所
謂敗軍之將乞遣深羅俊遂令俊護瓦刺使人出塞
俊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責斬曰
我嘗殺陶都指揮上不問諸裨校力解得釋比還
廷臣劾俊論死會傑卒每請釋俊葬傑得降督府僉
事遂得嗣父侯後坐法罪死宥革爵子珍嗣天順元
年石亨坐俊及驍勇都指揮范信等附于公斬西市
調珍戍廣西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指揮使

武靖伯石亨 定遠伯石彪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壯
倬犇亦過臍亨嘗與彪賞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
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
巖無子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
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
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
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
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
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

獻徵錄

卷之十

二十一

曼山館

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
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
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
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歡呼踴躍聲震
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却而南亨令彪率
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
衆乘之蹂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
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謀者給虜亨
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
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

百人虜始知亨在器亂相踐亨率眾乘之大掛虜所掠羊馬財物盡棄解我兵虜得遁去亨既敗虜成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虜見邊人呼石亨命諭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諸子姪澗溪濬仁並陞千戶鎮撫澗戰歿彪為參將虜畏之稱石王千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為團營總兵千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之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亨與都督

獄徵錄

卷之十

王

張軌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蔣冕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為飛語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又曰上令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庚辰遂為吉祥矯稱得皇太后懿旨曰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所屬頃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上皇是月壬午四更亨與

帆吉祥等呼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侍衛都督范廣樂戰

死閣下亨遂言于少保有反謀不欲立皇上請遂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王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戊邊歸田廢景泰皇帝為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為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名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寘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

獄徵錄

卷之十

王

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下賢有貞拜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得釋賢留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請成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賢竟不悅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亨左

召慈寧宮伺隙數言亨短上漸疑亨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

內中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
亨者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庭令
左順門開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
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巡撫 上不許會
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 上歎息曰奸箇子諫
亨益不自安又知衆不容已薦處士吳與弼 上又
諭賢左右干預奈何賢請 上獨斷 上嘗與賢論
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又曰邸王不諱天
命人心咸屬陛下何必奪門且內府豈可奪奪字尤
非順不可示後世賴天靈佑助事幸成脫邸王左右

蘇錄

卷之十

二十

吳山館

先知亨輩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 上愕然賢又
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
臣愚謂邸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
如此勞攘推功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
由是益薄亨亨生一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
兒見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
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
不喻輒對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
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
亨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

疑問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
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 上遂
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要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
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
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
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
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
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
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衛都指揮使溟得成彬
州少子潛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彬累功陞指揮潛
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入歷肥
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
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
當爲尚書亨曰卽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既
敗弘亦罷爲大理通判亨粗豪爽直軒豁無機巧嘗
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
貞畱賢賢大恨亨亨懼 上重軋賢賢日見 上親信

蘇錄

卷之十

二十五

吳山館

享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章極於難

封爵放

代後錄

卷之十

主本

史

定襄伯贈定襄侯諡忠武郭公登傳

袁 襄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為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鼐張益曰駕遠宜從紫荊關彘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荊矣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晝閉獻徵錄卷之十

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為裹瘡傳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切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

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勳曰驚材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略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畱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

獻徵錄

卷之十

二十一

吳山館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換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三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十四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機地龍飛天網等法擊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獻徵錄

卷之十

二十一

吳山館

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
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為
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袁袞曰郭定襄以敗卒
守孤城氣吞強虜竟立封侯之業觀其閉門不出與
賊存亡募兵入援敵王所愾有國士之風矣其所論
建雖文士不如也豈獨武臣哉

徵錄

卷之十

三

史

武功伯徐公有貞傳

王世貞

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生而
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即能為
古文辭以其業贊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
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
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
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上其屬意焉居二
載特為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
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
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
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
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
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止封事千餘言皆關
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所司議行久之
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上北伐且啓
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
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
兵邸王時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與安等問計有貞
為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便
與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新倡南還者刑

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討以固守之說進得
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
填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
易 爾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
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
業有貞乃建牙募兵人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羣盜有
貞厚其餽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
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
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
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諸急欲大顯用邑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曼山館
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
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言
之 上不答國子祭酒闕循以爲言 上曰是徐程
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戎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
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
名無何河南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饑道沮
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
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
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
輕航究河源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漢范還鳩

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製閘以
節宣之渠起全堤張佚之百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
之潭踰范墜漢又上數百里經漣湖以接河汴用平
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
九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
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濬曹渠至
數百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
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
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僧居
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
有貞流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
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
溶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
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 景
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駁駁用矣不能稍
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 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
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
老矣無能爲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
復指天象曰豈其復爽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大

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問
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
石印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
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
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 上上曰
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
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
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
獻徵錄 卷之十 上 長山 張軌等埒時 上既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
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矜 上於
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衡之且為 上微言
其貪橫狀 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紀亨吉祥
侵占民田不法 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
與瑄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
等遂具草悉紀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
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於 上謂鵬乃已僇兇豎永
懣乎結諸御史為永報讐 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
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亨即

賈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
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
有貞賢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叅
政李賢謫福建右叅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成而九
疇綺等從輕比謫矣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請畱之
有貞既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
祥於是復訴之 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考
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詰詞續禹神功語謂為所
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有為黔首發
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
獻徵錄 卷之十 上 長山 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歸而石亨益死獄
家籍有貞以赦還里而又三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
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
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甚於有貞其冤有貞
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
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附
武功徐公自金齒赦歸復冀 召用夜觀乾象以將
星在吳地惟已可當之毋早起使鐵鞭數十回以當
運甓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鞭太息曰孺子能將

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醉酒則遶屋馳走連聲呼曰不知我杜堇者公門下士也一晚觴之酒中忽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祝叅政顯自山西致仕歸吳行且憂盜劫有力士李金鎗者武絕倫名壓一境因挾以自衛到吳武功造祝所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首肯曰佳然步鎗法耳能為騎鎗乎李如命公哂之曰汝疎矣李跪請教不答明日往見公呼家人以香棒來棒乃純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曰非所習也

獻徵錄

卷之十

吳山館

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懼汗伏不敢起公

勸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復請表墓者公謂之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可傳世者蓋往求焉其推重如此一日與武功間坐人傳奚元啓中狀元公云彼安能到此吳原博乃來科狀元也至辛卯冬文定北上武功為具餞之備述牽門始末且恚嘆曰石亨輩致死于王乃嫁罪老夫耶今世有良史徐元玉豈終受謫乎寬深

有望于文定明年文定果及第入史館然竟無由為公伸辨也余聞故老云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亨偕張軼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冤哉初猶有知其誣者及少保子寬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謫言天下信之矣

獻徵錄

卷之十

三十七

吳山館

興濟伯楊善

王世貞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
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
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而文皇帝起
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帝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
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
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
洪鍾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
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貴治居第
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
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
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
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
十五矣足胠不爲僇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
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
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
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而朝

所遣使漠北者王復生等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
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太土頗倨而其辭
愆然虜始懷太土請我賂不甚譬欲奉之還而朝
意更緩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
不爲善然計亦不爭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
貸之中貴人悉爲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鉅之類
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說善
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
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土幸故里一不
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冷者南征之士悉歸而二
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
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高
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
立夜度營幕若猿狖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
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
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
喜坐定善乃前賚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
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
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
何則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

政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就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礮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十一 吳山稿

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脯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土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掌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

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誥奏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勳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十二 吳山稿

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軫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聞於 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檢校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

諫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蓋死後云云
文爲崇而李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 中
職爲民

卷之十

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諡忠僖張公輓墓誌銘

李賢

今世勳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蓋永樂初靖難之臣
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興兩王也天順初翊戴之
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兩公也嗚呼張氏父
子兄弟四人咸建非常之功此所以享福祿榮名于
當世與國咸休也與文安之終其子斌前期來請葬
銘按狀公諱輓字文端河南開封祥符人父諱玉贈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
國公追封河間王諡忠武母王氏元判樞密院事統
獻徵錄 卷之十 甲子 吳山編
中之女追封河間王夫人生三子長諱輔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輔理佐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
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諡忠烈仲即公天順初自太
子太保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進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文安伯追封文安侯
諡忠僖季諱輓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諡勇襄公自幼聰穎
動止不凡六七歲時即能習禮儀讀書史悉通其大
義稍長益力于學不尚統毅之習河間王早已死國
公不及逮事母夫人尤篤愉色婉容可方古之達

者敬禮其兄若嚴師焉於弟尤盡友愛之道親賢取友樂善不倦由是上下皆得其歡心母夫人特鍾愛之本樂中以勳臣子入見 文廟奇之特授金吾前衛指揮使歷 長陵神策兩衛公益淑慎自將大獲時譽正統初 今上念公父兄之功且姻聯戚里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日侍 經筵十四年以勞勩陞僉後軍都督府事領禁兵宿衛益以公勳戚故託以心膂之寄也尋加太子太保又進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公益慈懋小心夙夜在公務竭忠盡所部將士咸畏愛公而不敢犯天順改元 上復位公首以嫺獻之功封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 賜以誥券仍典宿衛兼都督府事三年以老疾乞謝事 上念公宿德特許優閒調攝且命醫專視養予有加時致存問五年冬 上思公欲一見特遣中貴人齎寶鑑三千緡及白紵羊酒等物往賜公且道意遂力疾強起入見 上甚歡顧問良久命公仍典宿衛寵眷彌隆六年春忽疽發于背自謂不可復起乃上疏言臣本庸謬遭遇 聖明安享高爵方圖報稱奈何大數止此惟 皇上以宗社生民爲念任賢治理用臻康泰臣瞑目於泉下矣他無所請 上惻然以手詔

諭公曰覽卿所言忠愛可嘉今卿疾勢雖篤尚加調護以副朕意即日遣中貴人齎白金百兩往賜之命至而公薨矣實二月三十日也距生洪武庚午二月一日壽七十有三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賜諡及贈儀悉從厚典遣禮官諭祭工部治葬事公之死生可無憾矣公風姿清偉辭氣雍容接人謙恭絕類儒者暇則閉戶觀書爲盆池聚石雜植花卉以自適賢士大夫至則倒屣出迎講說道義疊疊忘倦 嗜酒而待客務盡款洽尤好吟詠於凡古詩無不熟覽亦敬禮方外之士內典丹書悉得其旨繁獻徵錄 卷之十 四十五 曼山館

昭武伯曹欽

曹欽者太監吉祥從子也吉祥不知其始所以世負
奪門功與國政欽以故封昭武伯暨兄弟子姪皆冒
武官吉祥不通文墨恐事歸同體監稍附內閣有貞
賢寵絡行已意至薦為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
內閣或相左不能盡如吉祥意遂積不平會御史楊
璋劾吉祥亨罪狀上善瑄等言吉祥在旁初甚慙
懼已見上寬不問即請罪瑄等上未許亨謂吉
祥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
吉祥初亦惡亨不相下每訐其短至是遂相結合訴
上內閣專權與言官應和上不得已下有員等獄
又逐岳正積威市恩漸有異志吉祥嘗率番將往雲
南福建殺賊冒功因收為牙爪奪門時竄姓名陞大
官為將校亨敗盡革諸冒功者吉祥又曲庇諸番將
上積聞吉祥內橫稍裁抑疎吉祥益憤逆謀益決會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鐸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
鐸從兄都督鐸弟都督鐸早朝殺昂等奪其兵入
內為亂推其黨鄭為謀主吉祥誘禁兵為內援故所
結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各以番兵從是夜
備一鼓恭順伯吳璉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兵

史山館

告變上令壘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四

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殺錦衣指揮達果擊
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東朝即鐸帥數騎西
殺左都御史寇深斷傷屠宦侯劉安欽縱火焚東西
皇城門適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
討賊鐘先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欽退
屯東安門鐘以眾接戰自辰至午敗鎔斬之欽中流
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
馳突我師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鎔斬先潰者徇師督
戰益急追斬欽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
獻徵錄 卷之十 四兵 史山館

四兵

四兵

史山館

武強伯揚公能傳

陳 鎬

揚能字文敬系出太原之霍山王至宋有官六合者
因家焉少隨伯父穎國武襄公洪處兵間詣習孫吳
法正統甲子春從穎國戰伐有功陞開平衛所鎮撫
時姪開平指揮使宗幼疾不任事穎國奏易其官從
之戊辰冬戰賊灣河三岔口敗之已巳春擢都指揮
僉事冬從穎國還朝賜賚有加時虜入近地詔令追
勦遇賊紫金倒馬二關連敗之擒獲野刺廝等景泰
初元擢都指揮同知尋拜遊擊將軍禦邊宣府夏戰
賊八里溝及荊子村敗之秋還朝擢都指揮使冬仍
充遊擊將軍統神機京兵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
叅將鎮宣府夏進都督同知尋充左副總兵甲戌春
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改元以迎復功擢左都督總
兵宣府夏大同有警奮然請自行戰賊磨見山及石
灰站敗之擒獲撞骨兒等秋進爵武強伯食祿一千
石乃上疏欲乘虜弊舉兵殄之不許賜勅獎其忠勇
戊寅春賜以誥券加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勳柱國秋朵顏胡款塞吉虜且入寇能給
以礮火諭使夜斫其營果大敗之俘獻所獲于朝
以冠大同復請進討虜聞能至悉驚遁秋戰賊于河

口敗之擒獲努沙等尋從征賊于茶衝追至保
昌州賊勢窮蹙悉棄輜重去其策應大同賊聞
其至夜遁去庚申閏十一月賊卒于軍能沈毅善謀
臨戰決勝北虜皆以爲之至于軍法嚴明律
身廉潔體悉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初
穎國佩鎮川大將軍印鎮宣府能繼其職事信佩征
西將軍印鎮大同東西犄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爲
本朝最著之臣云

武強伯

卷之十

四九

昌寧伯贈昌寧侯諡壯敏趙公勝墓誌

尹直

公諱勝字克功姓趙氏系出漢充國之裔世居河朔至伯父亦考再興國初始徙家永平之遷安遂占籍焉太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興赤以謀略從征有功授永平衛百戶沒于戰陣無嗣再興襲陞千戶永樂庚寅北征大破虜酋本牙失里殺敗阿魯台餘衆陞指揮僉事洪熙改元復以征虜功陞指揮使尋卒公雙秩甫髫齔賴母王夫人矢節育教底于成立恒念父遺言我生爲壯士而志弗就爾長須努力報國亢宗獻徵錄卷之十
公負奇男子也由是剋志勵行事母極孝敬始終無違禮正統己巳虜寇犯京畿公率兵出西直門扼其衝突躬履戰陣斬馘無算虜遂奔遯景泰庚子擢僉都關名以發聞英廟復辟錄公舊勞加僉前軍都督府事佩刀侍衛天順戊寅遷管三千營操辛巳秋曹孽叛逆公擒獲居多遷都督同知時虜寇深入陝西固原公參將率師剿敗之今上嗣統命兼鼓勇營典操推恩給進榮祿大夫褒榮三代成化乙酉重建承天門公董軍應役既訖工適山西邊徼有警命公佩平胡將軍印統軍往援次馬關賊虜已遁乃還明年

秋公往延綏虜酋聞風渡河趨大同納款入貢師旋即命典操耀武營戊子夏建州毛憐海西諸夷弗靖廷議請以公總鎮之乃佩征虜前將軍印杖節以征至則申嚴號令簡閱軍士調度有方屢奏克獲賜勅獎諭辛卯春召回總典五軍營壬辰春調二千營是夏至甲午秋兩奉制勅佩印總師北征虜輒遠却丙申總督軍士濬築京城垣塹兼葺西直門城樓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戊戌加太子太保癸卯秋勅封昌寧伯歲食祿千鍾丙午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丁未春皇貴妃萬氏薨奉勅董工造墳于天壽山之西南朝夕督視觸冒寒暑避疾輿歸遂不治是歲七月朔也

威寧伯王公越傳

王世貞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擢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眄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錄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觀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獻徵錄卷之十

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縮諸道章奏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以某薦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寨川俘四十餘人

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微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字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獻徵錄卷之十

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刺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遂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十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是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諭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

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
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已出為故尚書白圭所
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
余子俊為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
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
詞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
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
都御史陳鉞貽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定侯朱
永總兵東討而自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
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豔之乃謀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四 吳山館
於直以虜首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
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州永
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拔其功恨之乃為直謀令
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
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
騎二萬餘分道來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
首虜四百二十七級內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
千計焚薙甲仗萬餘提開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
歲祿千二百石子誥參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

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
揚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牙欲仍列大
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
直而陳鉞得與兵部尚書 上嘗曲晏而內伶為戲
者以貴人裝兩季各持金鉞恣睢前問為何人曰汪
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
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
母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一千
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
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
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
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
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以直在事欲
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
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
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粘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
所忌惡遂復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
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
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
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火家渠延綏總兵

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二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糾直入罪因併紀越詔削越官爵追譴竊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時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七 吳山

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滿侶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者皆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為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龍單顛倒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閭閻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晏之奏使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妓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銅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喜曰寒矣手金

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命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末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虜帳也將至而風興起塵翳日眾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濟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滿為吏部德越而中貴人廣吏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陛見上慰喻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犒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提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不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七 吳山

興寧伯李公震傳

李震者南陽人左府都督僉事謙之子也正統五年初襲指揮使九年征兀良哈以功擢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征雲南麓川事平陞都指揮同知景泰間以叅將平沅州麻陽天柱江東靖州邛水橫坡平州諸處逆寇斬俘記隆陳添仔及偽稱苗王韋同烈等一萬四千餘人累遷都督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鎮守武岡州是年擒偽稱太宗妖賊李天保五年復平西延連山道州諸寇斬馘八千六百有奇成化元年擢右都督同都御史項忠撫捕荆襄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荆襄地連河南山陝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愈誅夷之後禁革山場無人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歲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內小王洪有衆五百屯於鈞州龍潭溝李勣十有衆六百屯于竹山官渡已令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散亡及諸前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入山俘獲脅附之黨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軍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長山館

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側可安矣奏入上悅加震左都督十二年以平清水江逆寇功封興寧伯食祿一千石明年汪直用事信任錦衣衛千戶吳綬其兄叅將經與震有隙乃奏震嘗私遺項忠造室侵地下錦衣獄拷掠備至震遂誣服革爵徙居南京二十年召還復其爵仍命閑住震鬱鬱不樂竟以病終

論曰 明興自開國靖難而後獲封邑者歷歷可數也撫寧謙及子永乘時策勳世享弗土何其盛也謂之遭際非邪若震結髮從征身經大小數百戰斬捕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長山館

點虛前後三萬五千餘級其功不在謙永之下以猶權閹羅織細事竟以憂死豈非命哉悲夫

咸寧伯進封侯諡武襄仇鉞墓誌

楊廷和

公諱鉞姓仇氏字廷咸揚州江都人也高祖成洪武初從征有功授揚州衛百戶與倭賊戰沒遼海中官其子智廣武備指揮僉事尋調寧夏前衛與虜戰沒公曾祖也祖廉都指揮僉事寧夏副總兵後亦以戰死考諱理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東路自公而上三代皆以公貴贈咸寧侯妣皆侯夫人弘治辛酉公嗣世職虜寇寧夏戰于石溝公當先鋒身自斬虜一人陞指揮使乙丑虜大入寇公復爲前鋒戰于紅寺斬敵徽錄卷之十

首六級陞都指揮僉事正德丁卯遼菴楊公總制三邊薦公爲遊擊將軍庚午夏真鑄及寧夏都指揮周昂何錦丁廣殺守臣作亂將舉兵北向時公駐兵城外玉泉營同事者多欲遁去謂公曰賊旣爲亂必堅城守往且不利莫若連結諸鎮徐圖之上策也公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以計取也遲以日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至則稱疾家居悉以所將兵分配昂錦廣三營以示不疑公私念城中精兵多未可舉事令偵騎一二輩詭言從某路來有某路兵旦暮且至城下文訊杳報真鑄果懼

問公計公曰宜遣驍將領兵駐橫城堡塞其來道禦也錦與廣隨將三千騎往精甲猛士空城而出公乃聚妻孥局室而殿薪成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當闔室爲燼勿血賊刃少頃真鑄使昂來問疾公喜曰二兒並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口呼茗而舉械卽座上斬之持其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頃刻迷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圍真鑄府時真鑄甲士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誅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能釋兵來歸一切不

獻徵錄

卷之十

六十一

問悉解散去真鑄遂就擒城外諸守臣公先已密諭之至是聞之亦縛錦廣等人亂遂定初朝廷聞變議遣將予卽抗議以公爲副總兵又明日聞公去玉泉入城逆瑾集府部臺諫議彼已陷賊矣奈何用之勅當追還予曰不可也仇遊擊不命而自入豈背福而索禍其或謂從中燬之易也使彼聞上大用之志將益堅反計何益祇棄良將益敵人耳彼若信有異志何責此勅邪抑真鑄果用之而又聞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未決日果捷至然公効力時實未聞命也先帝龍嘉之卽起拜署都督僉事

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有白金綵幣之賜論功封咸寧伯延于世世錫勳階曰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賜諸券尋命提督三千營時河北賊趙鋌等流劫河南聚眾數萬盜竊名宇署置官僚所過州縣殘燒略盡命公提督軍務佩平賊將軍印往征之本兵議令公入倒馬關予曰不然賊渡河而南仇咸寧新成大功威著遠近當入潼關無何叅將馮禎戰歿于河南賊勢大熾欲長驅向關中間公先聲至云備十萬馬甕坐十萬人糧餉乃奔而北諸將因以成功公先聲振之也山東賊劉七等爲官軍所敗走湖廣公襲破之於六安追至江南賊舟爲風雨所碎賊棲狼山公分兵斷其歸路衆溺死賊遂平特降璽書遣行人卽軍前勞之晉封咸寧侯增歲祿百石勳號加奉天翊衛仍提督三千營官其孫一人寧夏前衛百戶癸酉虜寇宣府大同命公佩平蠻將軍印率京營兵禦之會虜退班師先是公還自江南駐保定卽以目眚辭前後凡十三疏先帝好武令新貴諸將入侍禁中公辭不獲則勉強一入復力辭退就第同事有欲淪胥以引者公杜門不出飲食不辨羹醢伎者卒亦不能害也久之又

獻徵錄

卷七

六十六

夏山館

居於外別業伏臘時一還第自奉如在邊城特郊關切惡少指而相語曰此仇遊擊莊也幸無犯一日入城有乘其虛升垣挺刃者數十人時公惟一子與一二部曲侍從室中徐引弓射一人顛再控羽鳴弦注鏃未脫賊四出逃去曰是果不可犯也今年辛巳天子入繼大統錄用勳舊言官交薦詔起公提督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忽以痰疾卒時五月十日也得年五十有七訃聞上悼惜之命工部給棺具治諸葬事禮部論祭者十有三賻齋糧以石布以疋計者各五十諡武襄皆異數也公忠義根於天性

獻徵錄

卷之十

六十三

夏山館

仇鸞本末 咸寧侯

趙時春

仇鉞鎮原平里人先以備卒給事寧夏總兵府使
壁適總兵意遂命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
寧夏遊擊將軍正德己巳劉瑾擅權遣使者大理周
少卿督察撫鎮與陝西侯叅議鈎覈寧夏隱沒田糧
急指揮丁昂何廣等率眾反攻殺周少卿都御史安
惟學總兵官等繫侯叅議奉安化王寘鐫為主以討
瑾為名鎮守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促靈州設守備
集大兵叅將楊盡收黃河船濟師歸靈州寧夏反
者無船不可東鉞自度妻子昌及孫長生皆在寧夏
慮律錄 卷之十 李四 曼仙館

昌病風不足惜長生六歲桀黠可念長生鸞小字也
恐為反者所屠遂自大壩帥師歸反者解甲垂戮以
入覲真鐫即稱病風丁昂等視疾就問計鉞曰舉事
貴速今不亟舉而東何也昂曰兵懼出而曹雄決河
灌城喪其室家也鉞即謬曰舉大事成人封侯妻媼
妃寧憂無室家哉昂曰然則各屠妻子耳軍有詞者
頗泄其語又洵洵傳曹雄灌城皆就鉞謀昂廣視鉞
疾無狀頗疑之謂其下曰明日當省鉞鉞不出當入
殺之其下以告鉞鉞度眾心動命其僕束甲以執茶
急為令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昂廣喜庭中語反事

恭出獻酬其僕搏斬昂廣首以號令城中兵皆反正

擒真鐫破侯叅議繫聽其視事時 上命太監張永
都御史楊一清帥師討反者遂以提問因劾瑾激變
罪既成獄曹雄坐瑾黨誅功獨鉞封咸寧伯總兵滅
流賊晉封世襲咸寧侯鉞慎事人江彬用事諸將黨
比多及禍鉞卒于位以茂之疾也命鸞副侯兵部尚
書彭澤為製名字之曰伯翔齊曰枳齋延譽公卿間
居崇文門內蘇州巷儉如京官第丙戌時春登第入
史館讀書歷刑部兵部主事凡鄉醪會多與鸞聯席
又就其居謁昌昌必款洽遂談及鎮原平泉事平泉
慮律錄 卷之十 李五 曼仙館

里近平涼茂以語鸞以爵承總旗揚州籍也惡余泄
平泉語而余不悟後總兵兩廣寧夏又為副將軍從
巡承天以忿爭免余又為宮寮罷歸鸞復召為河西
總兵遂不相聞鸞與曾銑搆獄 上方欲誅夏言遂
連坐銑鸞得釋翼復用上疏復訟銑及都御史楊博
御史張雨而謂余主謀余殊未信然眾皆笑其妄庚
戌歲鸞復為大同總兵官大同自梁震後遺陝兵通
事頗多鸞遂收用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也與太原伶
侯榮咸見變虜逼大同鸞恒懼二嬖勸之厚賂勞折
矢誓不交戰語具錦衣都督陸公柄劾章虜既大

同遂東犯古北口直寇安定德勝門同事者知其謀遂促鸞東入衛鸞亦度虜志滿將退故迂道東至通州所部通事披髮胡服掠京南固安臚胸河以助虜勢揚言兵部尚書丁汝璈婿為遼陽軍將其兵肆掠也故汝璈懼極刑都御史王儀督鄉兵禦虜斬獲通事首鸞劾儀妄殺御史助之罷儀官遂進鸞平虜大將軍承制斬副總兵文官三品以下懦不戰者人皆震畏鸞率諸將徐隨虜出境竟不一戰猶論功加俸秩太保賜範金圖書得密論事趨勢者爭附之始與輔臣相軋矣既連搆獄困於財即大受賄賂始於東華門北強市前周皇親大弟麥太監福莊園徧奏用覆軍諸將益張大虜勢謀逼南遷又陝西人多知鸞通虜恐發覺欲矯上命蓋覆之且以虜勢要君引進近畿史道趙錦等斥遠時春翁萬達及兵部尚書王邦瑞然時春業已召至遂授兵部主事贊營務鸞益忌之搆罷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鸞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余曰此亡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為平虜大將軍而効牙儉問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為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

獻徵錄

卷之十

本六

漫山錄

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為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毋憂貪侈流行耳懦將不足任恐誤國事遂作責言以諭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郎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鸞指劾下詔獄逮貶鸞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灘阿卜孩知鸞意欲弱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為名盡踐毀宣大邊牆邊將畏鸞不敢禁自茲宣大無藩籬矣蕭芹結黨謀翻大同左衛城語俺灘曰吾叱城城即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縣諸圍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虜騎薄城則遊擊兵已陳城外山蕭芹叱城城上縛囚呼某芹大駭俺灘計沮乃呼諸酋以疲老馬及肉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十萬疋厭厭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塲鸞惡其兵盛軋已毀諸上欲加誅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疑鸞時春自介韃率甲士鼓

獻徵錄

卷之十

本七

漫山錄

行至密雲鸞亦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餘日始
命上怪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
鸞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鸞不知兵唯
誇虜強盛志在脅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載路
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獻斬中軍將其歸亦如之
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
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
訛言臣率家丁刦殺民兵命筆趙時春營爲時春所
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
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賂俺難執蕭芹總
督遼薊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通事歸于京
師鸞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鸞進位太傅壬
子春虜復犯宣大鸞徵陝西兵會戰其家丁先入巢
敗賴時陳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擊之獲二千餘級鸞
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原宥衆論益疑鸞通虜之謀
益漏鸞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
虜上皆明之而是役也夫馬芻糗械復半八月
之役大同守備沙湖不堪命自刎死鸞與家丁爭納
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益不振是歲正月七
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鸞諷通民毋舍以兵時春

蘇錄

卷之十

本

長山

蘇錄

卷之十

六

長山

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趙錦教糸將許璽夜縱火
春夜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錦又諷糸將劉繼
安報虜十三萬犯喜峯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
古北口時春納其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
敢輕棄八月鸞疽發背時考察相近匿金求薦者甚
衆猶力疾奏請而徧詆輔臣諸大臣然匿金者率持
去十四日死上川少保徐公階謀先收制書將印
時義等各散去都督陸炳擒獲各伏辜詳具法司卷
中臣時春贊曰臣伏睹壬子九月 詔書數逆鸞勾
引虜患不容一人幾蹈亡宋覆轍 聖謨洋洋通于
四海我士咸奮敵愾之志偉矣故擬其隱事遺文著
于篇

恭誠伯陶仲文

陶仲文湖廣黃岡人初以吏目爲遼東海州庫大使
嘉靖十七年九年滿陞正九品守選會 上求方士
有薦仲文者得召入見一歲累遷至神霄保國宣敎
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敎振法通真忠孝秉
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官觀住持知道錄事食正二
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若故食正一
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知道錄事如
故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五楊吏宰三王皆未有
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云尋又
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 曼山館
改神霄府關範保國弘烈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
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
支大學士俸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四月召吏部尚
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
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爲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
二百石八月內降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
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効職若鞠獄非卿職
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
獄謝似非宜且准辭于世恩冒濫尚寶承隆慶改元
遵 世廟遺詔誅諸方士會仲文已卒下世恩獄論

死

徵錄

卷之十

七十

曼山館

縉雲伯胡公深神道碑

宋 濂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 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犖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員外府君早歲宦遊京師公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三 吳山館

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侍大父公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趨後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團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爲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季江淮倣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

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爲盜江浙行中書少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成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爲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仗卽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成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晉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歸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恃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爲與賊守卽取作葦粉耶將軍未忍卽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惟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爲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徹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旣而宣慰以行省改經兵征鄱陽復還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爲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敦先生與門子弟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

而歸執害先在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郛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爲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東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遊兵入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而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獻徵錄卷之十 七十四 夏山

公召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由何權中書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爲變發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上遣公復處州北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卽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公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驚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議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爲所齧蝕幾盡公卽上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戎士所據混殺而處公度閑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

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
守將謝再興叛共犯東陽平章李文忠擊走之
引兵爲援建議以爲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
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
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溝不畢備 上聞諸暨
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歎賞不
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
下城堅不可攻收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
賜之吉田之蘆茨地接閩徽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
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深入禽
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六 長山館

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
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
還兵擊之破其塞柵有大恩帥銳卒亟圍我營公
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阮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
具道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寶
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
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卽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
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
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
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七 長山館

共渠魁少壯者皆籍爲兵二十年通誅之盜一旦就
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
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
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
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
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
邊事未輯願還守外 上時已卽王位乃擢王府叅
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 上喻之曰俟閩浙盡平
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

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以倚公者至
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
區承 詔鎮處城 皇靈覆冒幸已寧謐誓將挈全
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大馬之徽表也奈何功業未
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

清源伯冀傑

冀傑東安人起卒伍靖難時陞督府僉事出塞征虜有功洪熙時守開平著恩信宣德初進都督恭謹有大節高煦反列侯諸將或付兩端輒言漢王機變不測用兵如神傑獨罵諸言勿妄言取族滅高煦誇詐無膽略況順逆曲直分明又臨以天威當不日就擒卒贈清源伯諡忠壯妾王氏自殉贈淑人

卷之十

七十八 易山

懷遠伯山雲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雲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徭獍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額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沈毅不洩用兵如神廉莊自持淡然儒素馭諸士官專屬威嚴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九 易山

則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渝雲笑曰人言士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公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雲果手禮牢曰教戎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雲曰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初韓觀守廣西雲與觀遠諸生來迎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推出斬之雲以英國公殺黃泰將幾致大禍不敢輒殺人人亦不敢犯

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
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
塗縣子王公愷墓誌

宋 濂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
舊勳例頒卹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
中王公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 上詔有司議
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
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

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沈酣

獻徵錄

卷之十

八十

曼山館

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于用爲府史疏獄訟人服
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卽召公至幕府
上方爲元師命爲掾以叅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
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杌杌不安公慰撫之始
定 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
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于彌綸日以薦賢爲先
元戎宿將 器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徇獠兵數
萬自杭來臨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公馳入其軍諭
以禍福偕其渠師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
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大海戍之 上命公與

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
情而奠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
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賦軍
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
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
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
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
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
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
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
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閒平
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郡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
捷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
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
聞也王歎美之開化馬宜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爲
變江山楊明恃砦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
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
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脩惠濟局居藥以注
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于兵公爲浚泮池築杏
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

獻徵錄

卷之十

八十

曼山館

公亦爲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成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于說辭二人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任其軍度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師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驛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

獻徵錄

卷之十

八十二

曼山館

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爲正里長寡者爲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四里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竊民公逮至于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爲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于法胡公曰治軍旅以略畷縣禦諸暨爲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

李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信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畏敗盟而去先是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州軍衆等相挺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于難當難作時猫師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王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

獻徵錄

卷之十

八十三

曼山館

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樞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麗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旣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公于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於賓客談笑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三人長文有學行今爲侍儀使階承直郎次

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濂為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才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于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乎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詈賊而死為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

獻徵錄

卷之十

全四

名山錄

孫伯融炎傳 丹陽男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炯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詳怪撼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眾中常目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狀徵錄 卷之十 全五 吳山錄

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 上甚悅之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 上心 上愈嘉重以為可用 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獠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

下論之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

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

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

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

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

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

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

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為

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眾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

以禦無事罷歸為農間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

獻徵錄卷之十

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寒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

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

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

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

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

劉基章益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

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

不起似一實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

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

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還還說見置酒

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

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

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主

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

卒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為若川賀李知非其

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燭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

炎拔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

天豈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

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

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

獻徵錄卷之十

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第

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

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所擒不屈死炎

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

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敏編次傳于世方某

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

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

負氣聽其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

于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中書省

左丞相李善長

右丞相汪廣洋

右丞相胡惟庸

附張昺

右丞相徐達

左丞相楊憲

李思齊

目錄

引除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一

中書省

中書省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公善長傳

王世貞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藏持文墨而
以策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劇盜起汝穎間淮南
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高帝為濠帥子
興大叛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被
書生服道謁上問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
下大計合遂收以為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羣
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
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關通顧往往市權而行怨
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收皮之不存毛又
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
之矣尋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為上謀策諸
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為上
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渴羨者委曲
為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稱聞于輿時子興中流
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
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

興亦不復強也尋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
 元衆猶盛王子充堅樞密糾住等分營相侵軼上
 破之時出復維隴山寨畱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
 保而已 上悉俘取其寨歸而元諜知和陽守兵少
 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大悅曰誰謂而
 屢屢握算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
 衆而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戢之而
 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請
 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
 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獻敘錄 卷之十一 上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 榜諭士卒有虜略者
 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
 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
 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祥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
 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
 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
 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
 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
 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 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
 必畱守轉調兵餉無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

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
 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
 更誘之 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
 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
 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
 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
 長以參政寔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
 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
 堵尋奉 上爲吳王趙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
 尚右故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

麻徵錄 卷之十一 上

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
 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推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
 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
 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 上
 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 上不聽善長乃
 力請 上卽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
 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曠何以慰
 海內心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
 左纛卒以昇我若棄疑我安能復効之令後人笑也
 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土

議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台見戟門封宣國公資
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 上從容謂善長吾
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
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而舉
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庶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
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
諸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
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
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
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之 上御新宮
祿錄 卷之十一 四 吳山
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
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躬上冊寶於
太廟尊立妃馬氏爲 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
皆克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
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
法且令吾子尊師傳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
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官官
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
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

大書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官儀
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
功臣爵賞賜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
楊憲而行之命監祭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
方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
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
年大封賞謂善長雖解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
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
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
祿錄 卷之十一 五 吳山
辭謂東征西討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
器仗未嘗缺乏剽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謠昔漢
有蕭何比之於兩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
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略然
意思不能專平叅議李欽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
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
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
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
富極意稍溢而勑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
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家百五十守

伏士二十家與魏公等喻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
濠官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半醴茗漿賜
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豈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
徒江南富民十有四萬其地公爲我經略毋使失
所自是畱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
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
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
備光寵赫奕時人謚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
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
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
獻錄 卷之十一 七
不朝宜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
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
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
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
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
武十三年御史中丞徐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
子佑相表裏爲戚福其定遠故里弟水中忽生石角
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也

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
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后
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
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
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
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
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
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
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
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賢計畫
獻錄 卷之十一 七
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
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
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
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
歸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 天壽節善長率羣臣請
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
已質平滇南又預議文臣贈封陰叙例復請老而祺
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
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毫不
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

人役和得。上占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憂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摘存義之子佑伸置獄。其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趙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城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名詣奉天門與詔開創。罪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太師老矣。吾欲曲獻徵筆。卷之十一 八 吳山館

省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殺。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嗣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雷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三月。爲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臣弟一先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籍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剖其

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猶子耳。陛下則親子女也。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塗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卽善長功胡能比蕭鄼侯哉？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思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者。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

三

戊

月

狀

及

不

陰

授

狀

華

卷之

十

—

五

學

一

中書省右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傳

國史實錄

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
乙未歲上渡江首名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畱
幕下為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提控江南行省提控
丁酉除照磨兼知諸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擢都
諫官辛丑遷山南行省都事升郎中甲辰立中書省
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
下賴州命廣洋叅軍事賴州平命遠守之尋升江西
叅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
賦徵錄卷之十一 十一 曼山館
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為江西
叅政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
十二月召入中書叅政明年復出陝西叅政三年丞
相李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名廣洋為右丞時楊
憲以山西叅政先被召入為左丞廣洋至憲惡其位
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
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嫌欲逐去之喉侍御史劉
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上初未知之
因以勅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海
南上覺憲奸乃召廣洋還憲坐罪是歲冬十一月進

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
拜廣洋為右丞相以叅政胡惟庸為左丞廣洋位居
惟庸上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左遷廣東行省
叅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上遇
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然頗湛酒色荒於政
事以故多積過入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
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
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
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上以其蔽遏遠人
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
賦徵錄卷之十一 十三 曼山館
余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
廣洋廣洋對曰無足事上頗問基方病丞相胡惟
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
為國坐視廢典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
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
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及居臺省又未嘗
獻謀畫以匡國家臣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
使有所偵視還而禁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息况
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
治江西文正為惡既不匡正及朕諮詢又曲為之諱

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溺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勅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大書尤工爲歌詩爲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無所可否由是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

蘇徵錄

卷之十一

廿四

劉川備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陽曲楊憲傳

國史實錄

楊憲字希武賜名畢太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丙申歲上克金陵憲進謁上與語悅之令居幕府憲美姿容通經史有才辯嘗使蘇州張士誠還稱旨除博士諮議擢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征調日發文書填委憲裁次明敏人服其能然爲人深刻意思有不足於心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爲浙東行省郎中復往諭方國珍於四明還升按察使遷中書省參議又出爲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爲司農卿未幾徵錄

卷之十一

十五

吳山翁

幾參政中書省尋陞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召爲中書省右丞至是遷左丞憲在上左右既久熟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人莫敢與抗上未卽位時嘗頌上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卽位以來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不聽憲與張昶同在中書以昶才出已右欲構害之時東南尚未定元都號令猶行於西方昶嘗閒暇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昶謀叛且出昶手書證之昶坐誅憲自是益無所憚專恣日甚下視僚輩

以爲莫已及又喜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下意爲司農卿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敘以資國因增其賦畝加爲二畝倍徵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上初不知也其自山西入欲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史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欲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違附已者卽不次超擢否者去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續修陳桎人謁見押字示之桎卽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後數日卽奏桎翰林待制其專恣不法多類此旣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獻敘錄

卷之十一
六
見山館

初惟庸

弁州別集

惟庸甫隸定遠人惟庸爲人雄爽有大略而陰刻險鷲衆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爲太常少卿累遷中書叅政上旣誅楊憲悔之羣臣亡常意者惟庸晨朝舉止便辟卽上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上遂大愛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小人驟得志大內貨賂聞報睚眦諸微侯失職亡命多依依惟庸左右而誠意伯劉基以師臣時接上議天下事臺臺言惟庸劣績必破輟債卒宜早賜罷上猶豫未果獻敘錄

卷之十一
七
見山館

數詰問所由惟屈懼乃計曰主上魚肉勳舊臣何
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求死寂寂上究故
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而日本來貢使私見惟
庸乃爲約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
府中力掩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
就日本有成約惟庸因僞爲第中甘露降請上幸
臨上許之會中貴人雲奇走告變上乃登城樓
望其弟藏兵甚衆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殲於市
夷三族而盡誅其僚屬黨與者凡萬五千人誣罔株
蔓甚衆令圖惟庸死時狀戒天下因罷丞相官矣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八

吳山館

中書省叅政張昶

昶事元爲戶部尚書使吳王士誠爲徵卒執見高
帝解縛與語大悅因引贊軍府昶爲人敏決而故熟
元朝典時臺省起草制亡所裁定上所以倚昶甚
厚日三接雖濠泗從義故勲賢亡敢望之而昶亦盡
爲上模畫多當進中書叅政賞罰嚴最獨取上
旨行之相國善長取克位而已然昶北來悵悵思故
主又詢知母妻尚亡恙愧之欲爲元故弱明詐使人
稱上功德宜及時宴會多殺戮臣下明天子尊
上斥不視曰是趙高耶欲二世我失人心耳昶技窮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九

吳山館

乃又以元書奏元帝請反擴廓兵襲金陵其僚屬發
之上下昶獄按驗猶憐之欲生昶而昶書手牘語
具伏亡異且詆上上乃大恚曰奴真反矣磔於市
昶死後上遇解輒稱念昶也

李思齊羅山人至正壬辰汝穎兵亂江淮諸郡皆殘破元兵致討卒無成功思齊奮義起兵品中子弟多從之破賊事聞遂以思齊知汝寧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數萬人丁酉二月破宋將崔德李武於同華等州陞四川左丞壬寅正月攻張良弼於武功不利明年夏宇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思齊與擴廓帖木兒合兵攻貞降之乙巳六月加平章政事郊國公丙午春與擴廓帖木兒有隙擴廓遣兵西擊張良弼思齊與良弼連兵拒之時元遣禮部侍郎滿尚賓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洪武元年聞王師取河南即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等守關都督馮宗異進兵攻之思齊棄關走鳳翔方其在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

見山館

其間然皆非勅諭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我今中原全爲我有同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彼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僅中原相從之衆以胡虓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發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木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賈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者與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及二年三月馮宗異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十餘萬與琦等俱奔臨洮四月大將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圍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四通蕃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關其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

見山館

諸將然之達遂遣馮宗異將天策羽林驍騎雄武金吾豹韜等衛將士征臨洮思齊窮威遂舉臨洮降至京人見上以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視元將侃強北奔者為優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右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時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等尚為邊患三年正月命思齊率兵同大將取道潼關出西安以擣之四月大破擴廓軍於定西俘獲不可勝計保保等絕塞遁去又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元平章蔡霖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還軍西安是年征哨極於西北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

吳山館

痊以致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之所難御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歿不勝痛悼今遣某官以牲醴致祭卿其享之復令其子世昌為指揮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

吳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二目錄

內閣一

吳沅

劉仲質

朱善

黃淮

楊榮

金幼孜

楊溥

張瑛

獻徵錄

吳伯宗

全思誠

解縉

胡廣

楊士奇

胡儼

權謹

陳山

吳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二

內閣一

東閣大學士吳公沅傳

黃佐

吳沅字濬仲金華蘭谿人父師道元禮部郎中博涉羣書其爲文多尊信朱呂何王金訢之學沅嘗學有文克世其家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釐昧而不更足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犯天威固止沅沅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高

獻徵錄

卷之十二

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春遇之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沅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

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爲子

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壞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

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沅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

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

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

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

乎沅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曰安生

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存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具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為編修十三年六月乙亥復以為待制甲申復降編修沉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啓事 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三月復坐奏對失旨降涇源縣學教諭未行詔為翰林典籍十一月戊午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己丑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 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管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

宋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為書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六月 上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有小人有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為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管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

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
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
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
禮尤爲確言初沉家食時已草創是編及官成均乃
與諸生訂正以傳焉十九年七月丁丑以老疾乞致
仕許之遂卒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
喜懼人以此多之

秋徵錄

卷之十二

四

史記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傳

黃佐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
遭亂隱居教子伯宗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
曰此真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
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廷對高皇帝親製
策問略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
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敷
奏之義其道何由伯宗條對稱旨擢進士第一人
時初置承取士得伯宗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
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口曆胡惟庸
獄徵錄卷之十二
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每銜之八
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
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滋久爲國大蠹
辭甚剴切上得其奏卽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
南得用象方物以歸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
伯宗爲翰林典簿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
就詞語俊潔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
四年以爲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爲國子司
業掌監事又固辭不拜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

諭至淮安 召還以爲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
學士十六年冬弟仲寔爲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伯
宗爲所累復降爲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
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爲人溫厚詳雅博學能
文然不苟妍阿故屢獲譴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
均玉堂集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六

長山信

華蓋殿大學士劉公仲質傳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薦
仲質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旨授翰林編修歷官
至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祀孔子增修學校
上諭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於天地
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於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
每歲春秋仲月通祀之是年十一月設諸殿閣學士
職如宋制遂命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 上親製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長山信
文後繼爲監察御史卒

文華殿大學士兼左春坊左中允上海全公思

誠傳

廖道南

全思誠字希賢松江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勅致仕其辭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息故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以撫子孫享其奉養時又有全詮湖廣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山東登州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薦詮等明經通達治體遣使徵獻徵集
卷之十
八
吳山館
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終日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早朝日宴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廖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全誠賜勅恂詮被寵麗眉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贊曰采采紫芝英英白雲葆光凝和脫垢離氛既樂且康眉壽黃耇國之耆耄號稱大老康侯晝接天子葵之邀矣高風爲世

所師

徵集

卷之十

九

吳山館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善

楊廉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
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
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曰是孫他日必
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
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爲已任所著有
詩經解順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
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
所致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
守強侯憲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十
豐山館
成效大府以名聞於朝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
師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
對失旨謫教遼東公略無愠色且日賦詩寫懷有遼
海集未至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
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
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
年九月遽危疾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
闕上訴蒙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
曰感荷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

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
家之日計之得九十日墓志

學士解公縉傳

解學士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四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年雖少巍然有碩大之望每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上幸大庖西諭公曰爾試思爲朕直舉施政所宜公卽上封事萬言皆切政攷大體因言老佛諸經不宜觀說苑多戰國縱橫之術韻府猥瑣無可采願命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備覽觀刪禮經作樂書以惠萬世又獻太平十策上覽之喜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公年少得上意乞改蘇徵錄卷之十二上意乞改

公御史使遠上李善長死公上疏極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而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闕爲言願戒來者故敢昧死以聞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爲詹徽所嫉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公公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上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公曰而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奔喪有劾其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

文初召入爲翰林待詔靖難後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詔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進侍讀學士上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公始時儲位未定召公密議公言立嫡以長且曰好聖孫其事遂定冊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拜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之國得其地不足郡縣又謂不宜過寵漢府致有異志上怒出公廣西叅議李至剛奏公怨望致交趾八年上北征公入奏事未得見上見東蘇徵錄卷之十二上見東

官而歸漢王乘隙譖之遂徵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年四十七公爲相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吝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公密贊居多同官有失在御前率引爲已過文皇嘗與公論羣臣御書蹇義而下十人命各疏於下公以實對後驗之十不失一焉仁宗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中書舍人

畜德錄云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文簡黃公淮墓誌銘

陳敬宗

公諱淮字崇豫別號介庵溫之永嘉人父性字思恭
妣王氏元季方國珍據溫思恭懼玷偽官遁跡不出
退號靜菴公自幼卽有經世之志年十四克邑弟子
員有司命賦詩語皆出奇驚人於凡經史性理之學
儔輩罕及中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勤慎周密
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
首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卽命入翰林凡侍朝
特命解公縉與公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上慮

賦徵錄

卷之十二

十四

夏山館

萬機叢睦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
命居內閣專掌制勅又選胡公廣楊公士奇楊公榮
金公幼孜胡公儼與之同事是年秋陞公編修繼陞
侍讀永樂改元之明年甲申會試天下士上命解
公與公爲主考得曾榮等四百七十二人上以得
才之多爲色喜上欲立東宮密問公公曰立嫡以
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三月冊立皇太子命公
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寵眷日隆丁亥陞
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啓沃良多復勅

兼輔導皇太孫戊子上巡狩命公及尚書兼詹

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之曰朕聞汝四人

居守猶唐太宗創制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其識

朕意已丑春車駕啓行明年上親征胡虜適長沙妖

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剿捕

而漢王設疑沮之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

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其不備旣而法良

就擒一如公言公以疾在告皇太子命內臣問安

復遣院判蔣用文診視賜以手書是年秋駕還京

皇太子遣公迎至滁州謁見上喜與語良久壬

辰誥封公父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母妻皆封宜

人癸巳駕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奪嫡

十五

夏山館

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
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
躬而已名曰省愆集又卽人情變態寓之於言名曰
自書錄甲辰仁宗皇帝嗣位遷公通政使兼武英
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辭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守制
不許特命乘傳奔喪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階榮祿大夫復辭不允命三俸兼支
力辭尚書俸許之賜勅褒嘉上手增誥文二語曰

勿譔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忌蓋切於求
助也曾祖祖贈皆如其官妣贈皆夫人父封如其官
母封太夫人妻夫人是夏上不豫時皇太子往南
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旣而宮車宴駕羣情洶洶公
少傅二楊公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
皇太子還京卽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庶
人反上率師親征以公多病畱佐鄭襄二王監國
公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命太醫院使
徐叔謨療之病少瘥卽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
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陞辭加賜萬貫於時公父壽
祿徵集

狀徵錄

卷之十一

十六

曼山館

八十有九年餘六旬恪供子職彌謹弗懈父沒遣禮
官賜祭命有司以一品禮葬既襄事公拜恩闕下
上寵畱累月賜遊西苑命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十
一人陪焉仍召公之子采從行公乘肩輿登萬歲山
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上大悅比辭宴餞於
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
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
上寵眷宴賜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崩今太上皇嗣位公入朝進香寵賚優厚畱月
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

通者公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
大獄遂息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
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
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上卽罷之虜酋阿
魯台旣納款欲收女真土番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
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
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僞爲一則愈難
爲矣豈可墮其奸謀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
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
法王初至京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公公曰朝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廿七 晏前館
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絕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
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上甚嘉之至
於命讞疑獄無冤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識見尤
爲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上前目列有不直者公
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人有目公爲太認真者
亦不少製也及歸田日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
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七

（愛尚館）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廣神道碑銘

楊士奇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以寵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

卷之十一

十八

長山館

據理討而以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於奉青制勅親草卽有所見必共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裁幾務退未嘗出口雖於親厚亦然事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屬逮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爲諸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十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鑒別公明奉勅修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於利不苟取與於匪人不苟止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上深知之不聽遽黜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庵因以爲號公十數歲喪

卷之十一

十九

長山館

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
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執恭讓
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
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學博
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通而性命
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請為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
沛然雲行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
之繩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
者接踵戶外雖無厭倦然非其不苟予其卒以永
樂戊戌五月八月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康
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三十一

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祖鼎亨祖彌高父
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
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公娶夏初
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即種次穆次穗
女四長嫁陳年次嫁解頤亮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
所著文章有見菴集扈從集若干卷銘曰經國所資
文武並施緝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大宗統御九有
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卜有九禩秉恭執勤
司 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
帝仁萬幾燕閒清閒前席公所入占惟 帝時惺公

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官輔德平
直之行 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
人聳具瞻公視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
有奸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哀
寵章駢蕃賁終猶始始終之公曠代其幾金螺在左
文則在右壁壁有光上貫牛斗墓道之碣為尋有多
最行不辭來者是儀

少師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榮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奉勅歸展先墓既畢事啓行病作

衆曰召侯少間公曰君命不敢稍也挾醫以行至

臨安武林驛遂不起是年七月二日也守臣治棺殮

既馳奏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賜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泣祭遣中官

使護喪還葬其鄉公初名子榮鄉試第一會試第三

獻徵錄卷之十一

廷對第二甲進士出身入翰林爲編修太宗皇帝

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

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

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上御右順門

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示之言吉

安鄉民嘯聚者已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卽遣行人

許子談齋勸撫諭子謨行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

如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

其降勅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

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多事七人者且

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成稱

旨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

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三品金織

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

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

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奏

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祭視守備還奏稱旨

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

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

及公金公奉命扈從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脫脫不

花等率部落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上悅遂

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爲寧遠侯八年春奏

車駕北征本雅失理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命公

先齋勸還報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

年春奏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既還皇太子命公侍

諸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修

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公爲總裁冬甘肅

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

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剿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天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煩王師遂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瓦剌時皇長孫侍行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析理義開其聰明尚寶司官關命公兼之既還勅翰林修性理五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高廟寶錄賜宴資胡公歿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賦徵錄上卷之十二
廷臣仰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眾共舉公實欲踈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甬中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全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人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饑不給坐繫呂震言其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怒

公悉委曲為之辨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蹕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千來歸命公往議受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問之命公與金公計其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虜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勅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為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勅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上從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悉付以天獻徵錄上卷之十二
下事吾惟優游莫年二公對曰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陛下付託上悅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殮一切之禮悉出二公眾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塞公等議喪禮並即位禮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學士兩職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太學士山陵事殷太監五繼極言公盡心喪事上嘉歎即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勅褒諭三俸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無幾上命範白金為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

傳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修 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 仁廟上賓時 皇太子監國南京遣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 宣宗皇帝嗣位修 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四人勸 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馬騏驎駿交趾黎利聚眾抗王師總師孱弱不支輒與利和且爲利奏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 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有方焉是年八月 車駕巡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主本 曼山簡

益賜賚特厚修 宣廟實錄皆爲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既還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於 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九爲人開疏果毅遇事常爲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及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豫中內篤孝友睦嫻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踈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聞其歿也咸有嗟咨悼惜之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訓子編北征記藏於家太宗嘗問榮兵與食何由以足榮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食足而兵精矣 傳其文施於國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餽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 顧問與計算皆能適事宜嘉謀忠畫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 傳

楊文貞公傳

王直

太宗皇帝卽位擢楊公士奇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疑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儼及公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咸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縉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獻徵錄

卷之十二

五

吳山館

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亨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獻徵錄

卷之十二

五

吳山館

討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討曰臣與義事東官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與戰大怒械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官力掙解遂命削其兩護衛處樂安州口北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駕北征尋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皇帝卽遣皇

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 駕城中空虛浮議籍籍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卽進納 上卽取付 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退徧請羣臣明旦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比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三十一 曼山館

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日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曰呂震昨奏當易朕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慰民力太僕苑馬寺歲課

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貴貴賢殘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 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之 上曰偶忘之吾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 命公據此草勅止之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准密與朕言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三十一 曼山館

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客之 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言以 聖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公書勅

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母以謙為戒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減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 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官車宴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獻徵錄 卷之十二 王 吳山館 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 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汝不草勅則吾當以閒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告之 上不憚而止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矣然言者猶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聖書諭之幸甚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 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既久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昌表乞立為陳氏後辭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誦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獻徵錄 卷之十三 王 吳山館 於天下 上召公與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為美談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願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

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請令部院同考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極

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三

吳山館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上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爲政皆因時損益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特具一事當時不問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方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明監在前可無疑也聖諭保官則恩出於下竊謂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愚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謠語專欲壞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聖明裁擇詔如公言公論事必當大體常持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罷譴毀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

獻徵錄

卷之十二

三五

吳山館

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僑仲世西昌東里儒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舅奪母志遂從適羅公子理公時舉進士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

先祠恒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
泣語之故因慟甚日益感發七歲私作神主於別室
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扇綸秘無知者既
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公旦伺先生入謁與母宜
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俯皆感泣時已冒羅
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日造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
義之美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陝西母
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饋粥或不克井
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且暮入治
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間巷童兒嬉狎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六 蜀山館
海萊陳先生宜人世父也先生之父嘗從之學及是
見先生能嗣父志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攜以行時不
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人喜曰兒可
望承先業矣旁舍有為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
而念其貧數遣其家人請詣母宜人欲與俱去母宜
人歎曰貧者士之常豈可使兒役志於是以辱祖父
哉十二三習舉子業沒有聞十五鄉人請為子弟師
踰年後游者益眾其友之嫻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
往告先生者先生視其儀莊重間能讀四書否曰能
即輟從游之半界教之使納其束修母宜人聞之喜

日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為貪吏矣聞人情一
明一義亟請益弱冠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
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為人廉介然
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
文引搜其裝得偽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
不伏曰我山谷人邂逅售得之不能識真偽耳實不
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辦真偽而視
其裝亦有真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以為鈔
易得之先生曰偽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即欲寘人重
法乎吾郡嘗有以偽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七 蜀山館
輕也邵竟焚其偽鈔止坐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
先生其事業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
謁謝先生極聲目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
去之後游湖湘間止江夏家久縉紳先生皆禮重之
而漢陽府學江夏縣皆彊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
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既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未
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
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為精博未
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
純讀先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

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改翰林編修數月陞侍講永樂二年選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嘗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入或得賜資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爲善耳人或問先生平昔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也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掖士類有片善必獻數錄

卷之十一
吳山館

延譽之未嘗揚已抑人士有得一職來見者必勉以守身愛民有議法刻薄必嫉之遇事是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賤窶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緡之畜事其從兄仲基甫盡恭愛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爲學務義雖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特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留浹旬日爲灑掃戶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

其家無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舍僦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祇杜也終其家盡瘡不去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好也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爲言亦欣然納之平生樂簡靜閑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婦家先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先生初喪母宜人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葬此後當貴請以贈也先生曰夫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

獻數錄

卷之十一
吳山館

幽明一理擇人之室而居之其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况又舉以畀人哉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篤潘楊之好先君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視先妣爲內弟賞幼失怙恃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召而語之使之學賞後舉進士在京師數年無日不往見先生兄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獨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爲多先生於賞數惓惓也嘗指子稷語賞曰古之人易子而教之其意以稷屬賞也賞應曰諾今拜廣西按察僉事之命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

而稷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平昔大槩爲小傳授稷如稷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既書以授稷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孫云

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

蘇徵錄 卷之十二 皇山館

廣東布政使奇朝京師職領南土簞諸物或得其餽日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東皆有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遽命燬其目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泰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明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其

蘇東新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子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于觀文貞爲此良有本末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見胡于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

風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 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 上聰明一龍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見灼

蘇徵錄 卷之十二 皇山館

李文達賢人仕初公以不識爲歙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日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兩賢之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傳 實錄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江西
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簡求
文學之臣改翰林院檢討又簡真內閣治密務數月
陞侍講 仁宗皇帝在東官數以春秋進講令旨稱
善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
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 太宗皇帝巡狩北京及
親征北虜皆預扈從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及五
經性理大全書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實錄成賜金
織襲衣鈔幣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扈
從北征道中兵疲 上以問羣臣皆莫敢對幼孜獨
請還師雖忤旨不悔 仁宗皇帝嗣位進戶部尚書
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
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
文曰繩愆糾繆諭以政務或有闕失密疏以聞用此
識之幼孜與焉是年冬命持節冊封梁王及趙王妃
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俱支是時以法司論
死罪多冤抑命與大學士三人同審錄幼孜其一也
上卽位之初以內艱去及修 兩朝實錄起復爲
總裁已酉命持節往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所

還詢兵民休戚還奏 上嘉納之實錄成賜金織衣

文綺白金鞍馬宣德六年十二月得疾 上遣太醫
院判日往視療竟不起 上聞嗟悼甚至遣禮部尚
書胡濙賜祭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勅有司給驛
舟歸其喪其治葬事幼孜爲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容
論事必正泛愛無所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
其爲人不伐善不爲名其在朝廷論思獻納預有裨
益者遇難降而自處益諫名其燕休之室曰退菴臨
終家人屬其恩澤於子正色曰此君子所恥言訖終
清明一語不亂耳年六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上 吳山館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
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
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
茲巖險雖有錢騎千羣安能飛渡耶次鳴鑾戍曰此
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
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凌霄峯 上召幼孜等
至帳前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謂
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
河水藹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

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靡芴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日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閣樂海日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為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

二十二年扈從北征至開平上召至帷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上卽命草詔回鑾以上並長征錄

獻徵錄

卷之十二

聖訓

長山館

直內閣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公儼傳

黃佐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郎汝器自求賢士相師友熊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儼亟稱其有所養以古文法授之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洪武丁卯舉於鄉第二人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縣學教諭時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躬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若不廢父老皆稱重之俄以內艱去丙子獻徵錄卷之十二聖訓長山館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為令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已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為政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其政行往往卓異不羣識者知其必將大用壬午軍旅方殷廣求材以集事御

史府左副都御史練安薦於朝稱儼學足以達夫
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必拔而用之乃知臣言
不妄於是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文皇帝已渡
江矣翰林闕人吏部以儼名上上曰儼既曉天文
宜令欽天監驗之且送翰林供事已而欽天監言儼
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侍讀解縉復薦之遂授翰林
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與縉及胡廣楊士奇金幼孜
黃淮楊榮共事儼在七人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
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甲申陞左春坊
左諭德兼官如故侍仁廟於東宮在講筵凡古今
獻徵錄卷之十二 聖大 曼山館
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詔奪
情道過南京入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
其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
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同朝公卿大夫咸推敬之
文皇帝每加禮重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
戍邊儼爲言其情有可矜者得免上幸太學御講
倫堂賜坐講經從容敷暢上俯聽甚說賜賚優厚
雖掌國學然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高皇帝實錄
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去館閣
儼既善書所進歌頌詩文詞翰並美上益簡注庚

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復直
內閣輔導皇太孫監國縝密謹勅上下無間言洪
熙春以疾乞致仕賜璽書褒美加授太子賓客致
仕復其子孫賜寶楮爲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
還間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藩禮
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與之言未嘗及私自處
甚澹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章丹廟請春秋致
祭修白鹿書院且達於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
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人羣倫中有
不合卽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既歸田里雖
獻徵錄卷之十二 聖大 曼山館
聲聞不至於朝廷而在朝論舊德耆俊者必歸焉
館閣舊遊歲時存問不絕輒相與倡和達官顯人與
東南好文之士徵言者足相躡於門正統癸亥八月
己酉卒年八十三計間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其爲文以理
爲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願菴文集行於世

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

太師謚文定楊公溥傳 彭 韶

公諱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第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一日東宮觀漢史歎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

漢庭

漢庭一時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爲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漢庶

人潛謀奪嫡離間官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

食數絕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公勵志讀書不

輟

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楊公

山館

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窶患難介於中

仁宗登極釋公擢翰林學士陞太常寺卿兼學士

入內閣典機務洪熙改元上於思善門開弘文閣

選儒臣居之以備顧問俾公掌閣事宣宗嗣位選

公內閣宣德四年母喪去位復起不與機務九年秩

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廟立又命入內閣與

士奇榮號三楊倚任尤重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

成進少保以年及累乞致仕不允十一年卒年七十

五謚文定公爲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

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

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

子孫初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

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

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人

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

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讓人兩高之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

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

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

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楊公

山館

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

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爲竟不致一書逮後

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遇程襄毅信公一

見而奇之與論人品確有定見曰遠到器也薦爲吏

科給事中卒爲名臣

維風編

又內
蘭不
與機
務與
同初

文華殿大學士河間權公謹傳 王 挺

權謹字仲常其先河間人父執中徙家彭城謹始爲
州人天性孝友十歲遭父喪卽哀毀盡禮不啻如成
人母李氏訓之問學謹刻厲成母志兄度初舉賢良
授山西壽陽丞坐事謫戍謹罄資給其行妹早寡謹
撫其遺孤俾成立永樂丙戌以沛人主事呂寧薦爲
樂安令廉明仁恕爲山東諸郡邑最秩滿轉光祿署
丞母病躬湯藥弗効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
十終比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烏鳴泉湧免
馴之異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 曼山館
以其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
弗稱 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
者他非卿責也時恭祀文皇謹獨哭之哀 上嘉賜
牛羊脯醢果餌隨侍 皇太子監國留京得輔導體
宣德元年以疾乞歸進秩通政司右叅議賜白金文
綺聽致仕仍勅禮官旌其門謹旣歸崇道敦德終始
不渝正統中卒子倫字民衷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
修明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篤
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旣卒葬廬
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

以聞旌表其門權氏世德抑何其繩繩濟美也謹以
孝表儀朝著倫宇籍其禮教舉之間閭其播徽烈而
揚休聲一也彼德色諄語忍心背本者視此獨無赧
赧哉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邢臺張

公瑛墓碑

楊溥

正統元年秋九月戊戌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張公以疾卒於位享年六十有二計聞朝廷遣官論祭詔有司營葬如制公諱瑛字子玉世居順德之邢臺祖和興父敬德祖妣王氏妣馮氏俱以公貴封贈如秩公自幼及長豐偉凝峻初補弟子貢於鄉校克勤同學同輩咸推讓之甫弱冠卽以明經領丙子鄉薦授陝西寧州學訓導調武衛學訓武臣子弟再調淮安之宿遷縣學所至嚴教條責實效生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徒多成材者秩滿擢吏科給事中稽考銓選封駁章奏克舉其職 宣宗皇帝爲皇太孫時 太宗皇帝選文儒侍從講學公實與焉 仁宗皇帝登大寶宣宗正位東官詔陞左春坊左中允又陞左諭德改沈馬 宣宗卽位首錄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改元之二月陞本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閣典制誥明年陞尚書兼職如故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爲總裁官旣而命蒞南京禮部蓋以根本之地非重臣不可也凡再奏績當赴京 上皆賜璽書以止其行其見委任若此後以父喪歸於家

宣宗旣遣官治葬祭乃起復公視事而公不起矣惜哉公於經史善講解其侍 宣宗每於帝王傳授心法與夫修齊治平切要之旨漢唐以下人君行事可爲勸懲者必反覆敷陳之以是日見親厚先後賜資攸多當起復入見時 宣宗特出御製詩詞并繒錢一千錠賜之公退而語人曰古人云稽古之力予亦云然公性寬厚喜愠不見待人接物一以真率爲本推讓賢能不與家協和平居嬉嬉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 宣宗 人以此稱道之而亦嘉其遭際之盛云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半溪陳

公山傳

雷禮

陳山字汝靜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樂初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八年丁憂十年起復到部擬陞廣東右布政使特畱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宣皇講讀二十二年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陟行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閣詔領大學士日侍文華殿充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足上親調藥酒賜之時高煦反形已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四

史記

具上親征命山畱守師旋山迎謁請問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牆虞也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士奇楊溥執不可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朔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跡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邸幾爲所誤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濶也遂命改山輟機務專授內監書九年疏陳致仕卒於途年七十有詩稿奏議

藏於家山於諸司多所干謁爲人得數十金輒晨叩私第旬且拜然易之亡盡讐者

獻徵錄

卷之五

五十五

史記

五十六

史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三目錄

內閣二

陳循

曹鼐

張益

馬愉

苗衷

高穀

彭時

商輅

江淵

王一寧

蕭磁

王文

徐有貞

別見

許彬

薛瑄

李賢

獻徵錄

卷之十三目錄

呂原

岳正

陳文

劉定之

萬安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三

內閣二

前大學士陳循

前大學士陳循天順五年十二月釋遼東鐵嶺衛軍

陳循爲民循自軍中遣人上疏自陳臣恭事 列聖

歷二十五年官至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正統十

四年八月因贊立東宮陞臣尚書仍兼學士老年遭

逢邸王因臣原在內閣辦事能曉制書體式仍舊任

用其實可否事情自有親信後進之人臣論事不能

迎合每見疎外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因邸王不出

獻徵錄

卷之十三

臨朝卽與高穀等議請復立 東宮令禮部集百官

其題本以進內批不允臣言必須連進數本至允乃

已十七日日本已具未及進而各官已奉迎 聖駕登

寶位矣臣等當時雖知邸王有疾然實不知其不可

起惟石亨一人於十二日夜宣至齊宮榻前受命代

祀親見病勢難起是以十四日會議時亨佯言上有

病休去煩瀆陰與所親厚者密議迎復可得大功賞

臣今思亨等但欲濟一己私情不顧全國家大體况

卿器大臣皆 皇上親受固有之業誰得干預六軍

臣等 皇上素所撫養之人誰不歸戴當天與人

歸之時使亨果肯以邸王病重言之羣臣各具朝服進表備法駕大樂恭詣南宮迎請 皇上下副羣情臨朝以安萬姓非但使宮禁內外不至驚駭且顯天與人歸之盛美爲天下萬世之偉觀而亨等陰謀詭計不及乎此卒之自取禍敗宜矣臣服事 累朝曾効微勞實爲亨等所擠排今幸亨等結爲表裏者相繼滅亡朝廷清肅可伸冤枉伏乞 皇上矜憫放回原籍爲民使得老死鄉邑疏入 上曰循歷事朝廷年久曾効勤勞而爲石亨等挾私誣害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其放回原籍爲民循字德遵江

獻徵錄

卷之十三

西泰和縣人永樂乙未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賜第萬寶坊 駕幸北京命循取秘閣書詣行在遂留侍焉三殿災詔求直言循言數事皆見嘉納 仁廟時進侍講宣德初命與楊溥同直南宮日承顧問又賜第玉河橋西五年陞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作詩以獻 宣廟意其求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意事遂解僉事陳祚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語類譏誚宣廟怒命藉其家既而問循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忌諱然其心則無他也比逮祚至竟緩其法駕每巡幸循必扈從正統初兼經筵官七年陞翰林院學

士九年命入文淵閣典機務十年陞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四方多事循居中用事言見採納尋陞戶部尚書兼職如故景泰元年同知經筵事二年陞少保仍兼前二職三年兼太子太傅嘗率同官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以獻未幾陞兼文淵閣大學士纂修寰宇通志循爲總裁書成進兼華蓋殿大學士 上復位石亨與徐有貞嗾言者劾循謫戌邊至是亨等收循上疏自辯凡數千言 上察其枉賜歸田里抵家一年卒循動止雍容辭氣溫雅爲文援筆立就意氣層疊然槩以矩度則未盡合爲鄉評

獻徵錄

卷之十三

會試考官各一廷試讀卷官者四纂修 三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循皆與焉尤熟於朝廷典故宣德正統間天下仰望其風采景泰來國家多事循首當國不能大有所建明且乏廉介之譽至以爭鄉人墳地欲誦御史周鑑王豪及其子不得鄉試與王文合攻試官希求恩澤尤爲士論所薄循同邑蕭鑑亦以內閣臣與循同被劾罷爲民後循卒鑑字孟勤宣德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授編修纂宣廟實錄書成蒙宴資尋命授內使書歷九載進侍讀兼經筵國子監祭酒景泰二年命兼翰林院學士

人文淵閣參預機務尋陞戶部右侍郎明年陞太子少師他職如故纂修寰宇通志鑑爲總裁官書成陞戶部尚書仍兼太子少師學士二職鑑學問該博爲文章有法言動溫雅肯循矩度然性猜忌於事多退避云

大學士陳公循傳 附王文

余州別集

陳循字德遵太和人永樂中進士第一拜翰林修撰循才思敏發爲文不停手千言而習熟時事剛果能斷累遷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密務進戶部侍郎再進尚書時英廟北征陷於虜虜猝至城下而循獻徵錄

卷之十三

四

輔 邨王居守衆志皇惑循乃與兵部尚書于謙合謀練將士分布諸門循從中贊決破賞格一號令又星馳檄楊洪郭登勁騎入援賊退衆歸功循亞於謙云而循器稍稍滿忌遠才枝喜諂佞 邨王旣卽位而英宗歸自虜居南城 王無意返正循亦唯唯已耳 王有子不得立太子太子 英宗嗣也 王召見循等宴宮中賜黃金滿篋歸而手詔下羣臣議所廢立循順焉加少保太子太傅循子某與少保王父子倫應鄉試不第怒上書言第一者徐經故江陰貢人子千金賂學士劉儼論德黃諫遂得冠多士而

臣子各通達明經學置弗取詔覆試經等咸當而大學士高穀面救之乃貰儼原罪而循文再疏攻之益醜特許增二子解額於是給事御史文疏言少保循文備天子股肱私其子欲撓亂國法請斥逐以戒輔職亡狀 上心善之然竟亡以罪循文也未幾 英

宗自南城還杖循百戍邊斬王文於市循有文武才

嘗識拔韓雍卒爲時名將而刻躁多私主人惡之王

文初名強字千之東鹿人也貌端重有威而善辯論

又刻覈於吏事爲御史 上器重之更名曰文出授

按察副使遷陝西叅政入拜副都御史再遷右都御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五

史少師楊士奇子殺人繫獄文言雖非士奇使之然平日訓教有狀何至此寢不行又劾罷吏部尚書郭璉一時威稜肅然朝廷上下見文咸縮舌而文益驕橫自若矣左都御史鎰故巡撫關中薦文才以是歛起而深怪鎰位已上數衆中辱之鎰不較竟以計逐罷鎰迺止大理少卿薛瑄有令譽執法時友文所論囚會校尉岳氏妻安美弟嘗調岳不遂而校尉病卒乃誣岳與他校尉通共殺夫文鹵莽成獄過大理廉得實因劾文詔奪文俸不伏謬言瑄得岳氏金故宛轉出其死行御史體以問御史畏緣文旨答遂磔岳

氏市曹而論瑄死久之得末減當殍岳氏時京師士民切齒文自若也而又附太監王振見必長跪鼠伏奔走甚懼以是莫敢折之英宗北狩太監興安輩利新君意殊不在返文望風旨唯唯而朝有一劄子具請使迎復衆議上文曰此匿名文書何爲者儲宮建加太子太保尋入內閣加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同列消推讓陳循高穀以下茂如也嘗與循各疏攻考官劉儼黃諫文論猶醜肆後天子追錄于謙功復官爵而文子倫改名宗彝既貴上疏白文比於謙詔追洗子謚

獻教錄

卷之三

木

漫山館

或曰今閣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顧其人稱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祠崇伯爲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尹爲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爲師保高宗稱爲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爲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爲太保代周公爲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爲太師領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

大學士曹文襄公鼐傳

曹鼐字晉人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改任太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鼐處之裕如公暇卽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

獻教錄

卷之三

七

第二人楊文定公一見奇之明年廷試宣廟策以義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上親擢第一賜宴於禮部永爲定例授翰林院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正統改元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鼐以學行預選三年修宣廟實錄成轉侍講甲子進學士乙丑陟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鼐學瞻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自東陽沒後議大事多決于鼐而才智出人深沐眷注國朝定制毋止封一人正統十二年鼐陳情乞將前母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爲後例蓋特恩也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鄒瑩等及鼐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本月癸卯駕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庚

贈
官
之
所
無
才
所
無
之
所
無
才
所
無
之
所
無

戊次雙寨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
益驕恣強懷挾令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
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
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棄
輿于草莽誰執其咎繼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主
上繫宗社文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天
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
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僞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
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及諸臣五十
二員皆死之景帝聞之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
獻徵錄卷之十
大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事恩
後官歷編脩脩撰尚寶卿英廟復辟加贈太傅改謚
文忠又官其孫爲錦衣百戶

直文淵閣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學士張文僖公
益傳
澹園集

公名益字上謙先世家姑蘇國初徙間右實京師遂
爲江寧人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順英廟震怒親率
六師征之時內閣重臣扈蹕者二人皆夙德重望
上所簡命者其一公也師次土木敗績公死之寔得
年五十有五而已既而朝廷錄死事之臣特贈公
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僖遣官卽其家以祭公
儀觀豐碩讀書過目輒成誦甫成童爲文辭咄咄過
人登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中書舍人
獻徵錄卷之十
宣德初以三楊薦預修文廟仁廟實錄成賜白
金彩幣進大理左評事正統初預修宣廟實錄成
賜金幣如前進修撰以博學強記見稱九載進侍讀
學士侍講讀尋召入開叅機務日見委任特賜繡衣
金帶並建第鎮淮橋南以寵之是歲八月會虜警中
人王振力主親征公與學士曹鼐從時西寧侯宋瑛
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定襄伯郭登爲大同守將因
罵將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公與鼐當由
紫荆關以還公入奏既行管入紫荆才四十餘里忽
折而東蓋竟從居庸也十三日駕至土木地無水

又當虜衝明日欲發虜過不敢動兵士饑渴束手十五日虜使持書至以求和爲言召驛車初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遂移營迴旋之間待列已亂軍先奔逆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相蹈藉死虎賁近侍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擁擁以去而公與兼俱沒陣中矣公馬於孝友七歲喪父賴母倪守節教育之倪性嚴甚公承順無違供養極備撫弟晉有恩義庭無間言性儉朴雖貴顯不異儒生三楊甚重之倪公謙始入翰林三楊語之曰汝鄉先生士謙文行爲一時望朝夕相獻徵錄

卷之七

切劘可也文定公撰著必屬公許之有所譏彈應時改定其推服如此公以詞翰名一時求者全集得片紙隻字皆藏去以爲榮宋楊公億爲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喧譁而不妨構思頃刻數千言門人傳錄幾於脫腕當時以爲文豪公才甚敏捷而亦好圖碁求者致迫輒令侍書持軸舉筆一揮詞翰雙美人亦以文豪稱之初與夏太常仲昭同年友善並游於陳嗣初王孟端問意以作文寫竹相高二日館閣試石渠閣賦公稿先就夏見之不復落筆公見仲昭竹石妙絕亦絕不復爲竟各以所長名世云公孫琮

官至右都御史

贈學士禮部尚書馬公愉神道碑銘

宣宗皇帝卽位初屢詔中外博訪文學才能之士用圖治理明年值龍飛第一科上曰自古制科以得人爲盛願得忠孝士足矣及試畢開卷首選得臨朐馬愉制科北人占首選者自公始上甚悅授翰林脩撰且勉進學以期後用今上將御春官宣宗

皇帝欲選賢才備臣屬拔翰林官及進士共三十一人比永樂初二十八宿例績學秘閣恩禮有加公其首也被召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公所作稱旨賜以寶楮益勉進學今上嗣位之明年改元正

統詔開經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擇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楊公溥等五人日侍講讀公與焉歲時屢賜三品服帶二年以秩滿陞侍讀三年以宣廟實錄成恩陞侍講學士五年預開機務於文淵閣十年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十二年九月六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三初得疾上日賜藥遣醫視療既卒深加悼惜特循師保例賜賻萬緡及棺槨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武大臣贈官者率加其正職公始并兼職加之蓋出特恩復遣禮部尚書胡濙論祭命有司歸喪營葬於鄉葬畢其子入謝詔爲

國子生公遭際聖明恩禮隆厚存歿光榮何其如是之盛也蓋公端厚凝重謹畏勤恪其侍經筵惟以帝王仁義之道爲陳進退從容有古君子風其在秘閣凡所論事務存寬厚不尚瑣細得大臣體初少師楊公士奇展墓還言及所歷郡縣預備倉皆廢弛甚至垣址弗存者民何所濟或曰茲廢已久比比皆然其何能理公徐曰政之興廢在人此養民之要豈可少緩耶少師公卽議以聞遣廷臣徧歷郡邑修弊舉廢民爭出粟實廩所在充足蒙其濟者不可勝計郡縣疑獄被繫歲久不決有誣誤致死者公累以爲言曰

古云死者不可復生感傷和氣率由於此遂議以上詔遣中外法司練達刑名者詳審之直其冤多所全活史寇風竊擾邊朝廷命率兵往勦之會其別部四十餘徒來有請執之朝議僉同上遣左右問於館閣時獨公與予合辭對曰朝廷以賞善罰惡爲治苟賞罰至公則人心信服若因惡以執其善豈爲治之道左右辯問再三公終不易辭上從之賞其使遣回部屬感悅皆相率來謝凡言不輕先發俟人盡其所長審其可否惟義是從故於事多所裨益率類此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少保諡

文康苗公衷傳

雷禮

苗衷字秉彝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學術醇正舉應天鄉試永樂己丑會試中式時車駕巡狩北京詔中式舉人陳燧等八十四人寄監讀書越辛卯車駕還京廷試擢衷第二名宴於會同館授翰林院編修屢典文衡宣德五年預修實錄成陞侍講正統元年內閣楊士奇薦衷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與高穀馬愉曹鼐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壬戌命主考會試得姚夔與劉儼呂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

狀敘錄

卷之十三

十四

諸公俱爲時名卿十年陞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十四年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兩京多災衷與首相陳循等上疏自劾景皇悉留之未幾衷乞致仕景帝賜之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院長官異有倚毗曾未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鑑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後卒于家壽八十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康廢子鏐爲御史

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致仕

高公穀神道碑銘

李賢

公諱穀字世用姓高氏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有仕宋者從高宗南渡徙維揚今爲高郵興化人曾祖諱明祖諱椿父諱焯俱以公貴累贈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曾祖妣劉氏祖妣王氏妣黃氏俱累贈一品夫人高自上世以儒業相傳至椿當元末避兵姑蘇恐廢先業有子四人皆令從事詩書洪武初復歸維揚始占籍于興化四子業皆有成其季公之父也尤長於詩有書數千卷不樂仕進隱居

狀敘錄

卷之十三

十五

教授而鄉之後進多從之遊公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卽能奮力于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元受勅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侍講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甲寅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春上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脩

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
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制誥
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己丑秋聖駕北征命公留守
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景泰初虜情巨測邊
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少卿以
行公嘉榮忠奮解所束金幣與之景泰初駕自北
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衆疑未定有千戶龔遂榮投
書於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
尚知此禮况儒臣乎朝廷以遂榮言非分得譴比
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
義之辛未朝廷以公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壬申兼太子太傅公懇辭不允尋賜階
榮祿大夫甲戌南京災朝廷念祖宗陵寢所在
以公重臣特命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發
廩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執
政欲害之諷御史劾之而文致其罪公獨持正議卒
從輕典士論韙之乙亥星變疊見公上疏謂臣濫居
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
寰宇通志書成進兼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府
鄉試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爲考官有二執政

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於法乞
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之
卽強起預考畢毅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
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公
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銜之公屢求退避朝廷重
公忠直不允天順改元皇上復位首召公慰諭而
留之其餘誅斥殆盡公卽上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
填委公以衰老懇乞骸骨上以公舊人方隆倚任
然憫其老且重違公意特允所請賜白金楮幣織金
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復賜勅諭有曰日與親戚
獻徵錄卷之十一
故舊徜徉丘園展契闊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
風高致足以勵廉而革貪夙德雅望足以敷化而導
俗則卿亦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爲榮越四年庚辰忽
疾作以正月十日終於正寢距生洪武辛未三月十
日享年七十公簡重清介與人無泛交義之所在勇
於必爲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韙
隨乎篤實之君子矣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美姿儀性謹朴以庶吉士授中
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歸或訝其
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蓋達諸當軸大臣禁寫佛

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脩及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上任公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仕至太子太傅始終以清節著成化間提學妻侍御至興化觀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爲高先生也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十八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彭公時神道碑銘

商輅

成化乙未三月日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公卒訃聞上悼惜不已輟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謚文憲賻鈔萬貫命有司給棺槨營葬事吏部官諭祭官其子願以尚寶司丞俾護喪歸終制願奉從叔侍讀學士彥實所具狀以公神道碑銘來請予自己巳秋與公同事內閣至是二十七年相知爲最深銘其可辭按公姓彭氏諱時字純道先世居鄱陽宋哲宗時曰忠泰以判官知安福縣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十九

因家焉曾祖古清祖務成父毓義俱累贈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母王氏繼母余氏俱累贈夫人公自幼凝重嗜學穎悟過人甫長從諸父受春秋習舉子業肆力羣書淹貫經義爲文有奇氣識者異之正統辛酉舉江右鄉試至戊辰會試名第三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己巳秋英廟北巡時方多事奉命入內閣預知機務陞侍讀賜金帶及五品服尋以繼母喪懇乞終制壬申起復遷左春坊大學士丙子修寰宇通志成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天順丁丑正月有邀南城迎駕者公辭之曰吾豈敢貪天之功後食

功者皆得罪 上特召復入內閣進兼翰林學士與李文達同事公輔翊居多李心服之天順末錦衣衛指揮門達恃寵忌李軋已因中傷之李幾得罪公爲力辨始解河南有衛官強橫或以謀反誣之公言其非得未減冬寒病咳 上遣太監牛玉視疾且欲爲營房第而 宮車晏駕矣 今上嗣統進吏部侍郎兼學士乙酉冬進兵部尚書兼學士如故丙戌秋乞歸省馳驛以往 賜道里費 命中貴護送抵家未踰月 手勅促赴朝丁亥二月至京六月以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條陳六事皆切時政八月 賜敕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二十

金麒麟衣總裁 英廟實錄進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 賜宴及衣服鞍馬戊子陳莊靖公卒公欲避首僚疏辭弗允自是益務建白有事輒與同官謀議獻替惟謹六月 慈懿太后崩疏請合葬附廟援引明切情詞懇至復叩閣力言請從禮至九月 上見上疏言輔導無狀乞罷職不許又上疏痛加修省之實外廷入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伏望正名均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陝西上達滿四反命都御史項忠往討之衆議洵欲再命將出師公執不可未幾捷至 上喜賜所俘人口各一

是冬改吏部尚書 賜玉帶已丑冬無雪上疏言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掊剋不堪而獻珠寶者高估價值以規取府庫之財乞盡革以惠生民辛卯二月以疾乞致仕弗許十一月 冊立東宮命公充副使尋復見上疏條陳七事 上嘉納之壬辰復上疏極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允公自己丑以後數在告 上必命醫視疾遣內臣致餽乙未正月滿尚書九載陞少保病日轉甚遂卒公平生無疾言遽色至於論辨事理確然有定性不喜華靡於物尤愛惜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朋友交久而益敬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二十一

人有善稱道之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嘗一典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讀書深探性理爲文縝密純雅書端楷精勁類其爲人有集若干卷正學階梯韻書正誤等編藏于家配李氏累封夫人先卒子男三頴頤顯公病革從弟郎中彥克泊彥實往問候公曰死生常理無足怪但冒居大位 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終養老父爲歎耳無一語及家事於乎與予心相知而交相愛非一日正期同輔 聖明勉臻來效而公遽往矣予寧無戚然於中乎此予所爲哭之而至於失聲也敘次其事

而系以銘曰鳳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
人名魁甲第望隆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謨謀啓
沃迪知忱恂歷事三朝執心忠純功在國家澤
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

太監劉永誠以軍功諱封伯時引成憲沮之或言宋
童貫尚封王伯何足惜時折之曰童貫封王在徽宗
末年此何等時耶遂不果封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三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
毅商公輅墓誌銘

尹直

成化丙戌冬詔起前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
公於淳安山中至則復職仍叅密務公辭不允乃感
激就任累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丁酉以疾懇休上察其誠從之陞少保兼職如故
賜璽書金幣襲衣寶鏐給驛以歸抵家上載始卒丙
午七月十八日也泝生永樂甲午二月廿五日壽七
十有三計聞深見悼惜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諡文
毅遣官論祭者四命有司營葬如制嗚呼始終榮哀
至矣公諱輅字弘載號素菴姓商氏始祖諱瑗宋嘉
祐間自西夏都知兵馬使來歸賜地于邑芝山子孫
因家焉三世俱以蔭補官至祖敬中考仲宣咸因公
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胡
妣解俱夫人公自幼穎敏卓越宣德乙卯發解浙闈
正統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脩撰尋命進學
東閣務期大用繼選經筵展書遂命進講已巳陞侍
讀擢入內閣時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
遷者公力沮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
遣官撫輯旬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

購虜酋僞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
 勝與書果自相疑遞去明年景泰紀元之秋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以馬匹既而錦衣
 盧指揮妄言南內事窮治不已公言此不足信獄遂
 不竟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
 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公
 爭不可踰盧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不測公
 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公即
 與陳公循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公援筆
 增二語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五

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
 先帝復辟首召慰諭且問收元公對當同循等具請
 裁定又明日權奸嗾言官楷撫再劾坐免朝廷尋知
 非辜欲復用不果公家居怡然養母訓子杜門不出
 及復起首疏八事舉切時弊戊子以地震乞罷論以
 方託調燮豈宜去是夏詔議 慈懿皇太后葬禮公
 同彭文憲公力言附陵附廟理不可易至率廷臣伏
 闕泣請卒從之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公力求退
 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責言者唐太宗用
 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譴調公言臣嘗勸優客

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
 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公至榻前勉慰再三
 尋陞尚書仍兼學士蕃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
 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執不從未幾捷
 至 上喜賜公等俘奴各一已丑冬 景皇帝不豫
 弊辛卯冬 景皇帝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事重
 省科裁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脩
 續資治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
 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建玉皇
 閣公論毀之又請建儲尋因黑青見極陳時弊丁酉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五

兼殿學士時內臣汪直創西廠刺事權傾中外公與
 同寅指斥激切即為革罷公亦決於去遂得辭公配
 盧氏封夫人先卒勅葬邑西山之原子男二長良臣
 弟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先公兩月卒次良輔以公廢
 授禮部主事良輔將以卒之明年月日奉公柩啓盧
 夫人之封而葬焉前是以太常卿兼學士王惟臣所
 述事狀屬銘直公門生素承愛重方聞訃悲慨不勝
 銘何敢辭惟公丰儀山立襟度淵澄詞氣溫裕平居
 愷然不憚接人恭遜早登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為
 已任以賢為首務問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不

賈賈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間夷然不校
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切建明良多一時儉士
構傾舉無能爲卒之身退名完德美著于當時風聲
聳于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旦
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賚賞金幣冠服鞍馬書籍
飲食之類頻腆而自處泊然嘗一主考會試王爲廷
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渾厚雅瞻
詩上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尚公輅

實錄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縣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
始登進士第鄉試會試殿試俱第一初授翰林院脩
撰丁卯歲英廟命選講讀以下十人進學東閣輅
與焉已巳之變英廟北狩景皇帝卽位召入內
閣參預機密陞侍讀是時北虜方熾而閩浙盜又起
奏牘填委輅悉心參佐勞效爲多景泰庚午陞學士
英廟至自虜庭景皇帝遣輅至居庸關奉迎還
壬申陞兵部右侍郎兼學士并左春坊大學士賜以
居第丁丑英廟復辟石亨等喉言官劾之坐除名
成化丙戌召起復原任仍參預機密首言八事皆切

中時收中子慈懿皇太后崩輅率羣臣上疏定附
葬之議從之是歲陞兵部尚書仍兼職如故癸巳內
官監皇莊者害民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
爲上嘉納之改戶部仍兼舊職修續資治通鑑綱
目成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進太子少保改吏部
時倖臣有欲于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內臣執事如
郊祀儀祭之者輅力言止之宮門災工部請差內外
官徵材湖廣等處輅言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
警戒從之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汪直開西
廠行事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輅
偕同列上疏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爲言遂革西
廠由是見憾於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暉有罪不
就逮赴京避罪爲直所發語連輅輅遂乞致仕詔進
少保賜璽書給驛以歸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卒年七
十三訃聞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諭祭
命有司營葬域輅體貌脩偉風神雅秀文章典實不
事華藻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卽入
內閣預機務儕輩多有異議而輅處之自如尤與錢
溥不相能溥至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
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

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子良臣中
進士爲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謙皆以蔭得官良
輔刑部主事汝謙尚寶司丞
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
猶窮治不已輒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
情由此盧忠得罪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二十八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工部尚書直內閣王全江
公淵傳 雷禮

江淵字世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天資英明才學
充裕中宣德庚戌科進士時東宮已建上欲選進
士之尤者使積學以備官僚之選勅禮部尚書胡濙
選年少美質者三十人入試上在齋宮親授題曰
用人何以得其方命大學士楊溥掄次得三山薩琦
與淵等八人與列詔賜襲衣冠帶有司給燈油房屋
皇祿命太和王直率之讀中秘書正統元年授翰林
院編修十年乙丑同考試尋陞侍讀十二年選入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二十九
東閣進學十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土木之變徐有貞
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左掖門問之徐曰
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會
虜至京城西北關外都督孫鏜營于城西命淵參其
軍及虜退尋改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典
機務景泰元年大理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懇乞致
仕淵上疏留之以慰人望二年命主考會試得吳滙
等二百人如余子俊馬文升秦紘楊守陳柯潛王傑
林鷄高明輩俱爲時名卿本年尋命巡視淮徐諸郡
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儲倉俱在城外

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爲北河之會鳳陽爲中都之會宜置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之要地北平爲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三年與易儲事加太子少師仍兼前職七年丙子春千少保病在告上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淵在內閣每爲同事所抑常垂涎代于諸閣老窺其意乘此謂之曰兵部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欣然不辭乃屬商輅具擬內批陳循王文入商所指畫掌中作江工石兵四字輅悟明日旨出調工部石璞於兵部淵補工部大失望明年英廟復位與陳循輩俱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三十

謫戍鐵嶺後石亨敗復其官淵清勤備善文詞但入閣未有建明每沮抑於同事者黃竑易儲之奏人謂出淵筆史館多以爲然惟丘濬獨曰聞當時竑殺其兄爲此覲免罪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紙易辨其奏驗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所著有觀光錦夢王全生休休子等集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直內閣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王君一寧神道碑銘

陳循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詔禮部左侍郎王君一寧兼翰林院學士預事于文淵閣明年四月會選東宮官屬復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食少師侍郎俸方君之入也余竊自慶得所助孰計至未半歲竟以得疾而卒嗚呼其爲可慟寧不尤在茲乎既卒其子奉事行來請書將歸刻神道之碑余不能辭按王之先淵之鄰人五代時有諱師厚者始徙台之仙居世有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三十一

科第仕宦爲昭慶奉國節度判官曰光祖者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珂祖諱文鎰皆有隱德父諱俊用以舉鄉貢累官國子監丞文鎰俊用皆以君恩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竇氏及祖母皆贈淑人君生岐嶷敏過於常兒隨父居京年十三已能詩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早過銀河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京闡鄉試名在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在第八舉李騏榜進士奉命蒞事湖湘又明年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宣廟求文士甚切吏部以君應蒙召見試表正萬

邦詒及詩賦等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於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於家主事歲滿得以其官品封贈及父母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 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會祿親五品同考正統四年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 命考正統九年順天府及十二年應天府鄉試取士皆稱得人明年九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剿苗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君措置有方食用不乏遇淫雨公私大困君親祈禱雨為立止兵民立石頌之至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辰州府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為作興之於是士風大振景泰二年被 召還京理部事是歲冬遷左侍郎蒙 賜詣進通議大夫封贈祖父母父母及妻云景泰二年七月十一日卒年三十有六君得疾時 詔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 賜米物比疾革復如之既卒復 賜賻楮萬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為營葬域君為人闇敏而疏達為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絕可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為人所稱惜乎其年不永而見於用不既悲夫

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尚約蕭公鑑傳 雷禮

蕭鑑字孟勤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於家初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績學以備官僚既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文華殿取二十人鑑為首通前二十八年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脩三年預脩 宣廟實錄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鑑代陞國子監祭酒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三十二

景泰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如陽城故事 景皇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官二年 景帝幸學命坐講鑑講書經臯陶篇天聰明一章稱 旨尋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鑑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況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 上已立己子為皇子鑑因天變上疏指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修天下郡志通鑑綱目續編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明年 景皇不豫太監興安詔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意不在

此際衍輩知之侍郎李賢因會議問鑑鑑曰既退不可再於是人疑內閣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英廟復位削鑑爲民退居八年築別墅于南阜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有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十三

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諱身殿大學士
閣大學士贈太保諡毅愍王公文傳

黃溥

先生初諱強字千之宣德間御筆改名文姓王氏先爲鳳陽府霍丘人先大父壁仕元爲杭州路總管洪武初左選保定府清苑簿占籍東鹿焉先生初穎悟過人遊邑庠甫弱冠領鄉薦登永樂辛丑曾鶴齡榜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激濁揚清綽有能聲時都御史顧佐掌院事少許可先生與王翱于謙同時爲御史咸爲顧所器重三人中嚴毅剛介先生獨過之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十五

時彰德妖人張普祥逆謀惑衆地方騷動宣廟憂之命顧公澤風力御史往治其事顧舉先生遂命與中貴劉永成偕行劉強悍最鍾寵遇先生一以正氣臨之言動無少忽劉亦深服比至羣盜悉平先是普祥於士民之家曾受一飯一茶者悉附簿書以識姓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坐以通謀人心恟恟先生曰此賊未反時以募緣與之飲食豈知後日爲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一不究人心始安回朝悉以上聞大爲朝廷嘉獎用是受知宣廟越明年關中缺按察使擢先生將往丁外艱朝廷奪

情命蒞任章數十不允正統己未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關內期年召回本院視事又明年轉大理卿壬
戌夏大旱朝廷命中貴興安審錄兩法司重囚無慮
百餘起先生於招議情節悉能背誦於可矜可疑者
率以一二語斷之無不中節興安驚服且嘆曰法官
之長如是者其實未見受知 英廟擢都察院掌院
事右都御史時吏部尚書連璉招權納賂盤據要津
莫敢誰何疏其貪婪劾罷之風紀大振時朝廷重陝
右重地每以掌印都御史越歲代鎮守正統己巳先
生在陝右虜酋也先犯順朝廷以璽書命移陝之關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三十一

恤之全活不下數十萬越明年朝廷以內閣審勿重
地改兼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疏言舉
賢賑民數事稱 上意五年南畿復饑仍命往貸至
則訪民疾苦蠲民徭役大開倉廩賑恤所活又不下
數十萬餘還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天順丁丑值
英廟復辟時權奸石亨等以先生在都察院時曾劾
之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卒四方冤之年六十有五
久之 英宗亦悟成化己丑先生次子宗彝以狀上
陳 憲宗洞知先生之冤復官論祭錄其一孫入成
均弘治戊午宗彝復以先生贈諡上請特進太保諡
毅愍先生為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熟知國家典故雖
貴極人臣自奉無異布衣時配趙氏封一品夫人無
婢妾每廷議百官會集莫敢先發先生以一二語裁
決衆自帖服屢鎮大藩兩總憲正振舉綱維無敢干
以私者景泰初與陳鑑同事一揖之外未嘗交談諸
御史仰其風采若神明及入閣毅然自任盡心奉國
知無不爲事有可否多所匡正朝廷眷重錫以白金
印章其文曰忠誠匪懈云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

尚書東魯許公彬傳

雷禮

許彬字道中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人初以文學名登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檢討宣德中秋滿陞修撰正統十四年曹鼐舉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陞太常寺卿景泰元年

英廟北還議遣近臣迎駕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酉也先爲土臺設座于上率衆酋拜奉辭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遺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太上命書罪已

錄微錄

卷之十三

三十八

詔勅論文武羣臣仍遣彬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英廟景泰末年景皇有病都督張觀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鴻臚卿楊善主復辟以南城之謀扣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盡圖之徐元玉軌等說其言就徐議徐覽步乾象遂成取日之功英廟復辟遣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彬旣入相不修邊幅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彬失脚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俛首側項噤然而笑僉鄙斥之天順元年會試又囑考官私取其子許起一時浮議詩評競起會英廟用岳正入相

乃謂正曰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矣未幾石亨憾岳正忤已并及于彬調南京禮部侍郎陞南京陝西叅政五年石亨敗乃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爲人坦率少拘檢放蕩者多歸焉及典機務一意閉門謝客盡反所爲平昔舊游心惡之率多騰謗云

錄微錄

卷之十三

三十九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直內閣

薛公瑄神道碑銘

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

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

習一歸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

之則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

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氏曾

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

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

獻徵錄

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

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榮陽教諭公

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旣而

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

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

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

貞改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

大以爲憂公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

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

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

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

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

起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

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

璉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

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

少卿公作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

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

獻徵錄

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

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

誣妻魘魘夫死公爲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

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

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

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三公居家六年閉門

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

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

府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旣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外復
性為

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
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
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
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諸刑部尚書
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
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
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
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
場火 朝廷欲置典空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
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狀徵錄

卷之七

四

檀而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
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
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
三配寧氏贈淑人生子四人溥淳治濬邑庠生孫男
四人祺登天順甲申進士嗚呼公之學踐履爲實之
學也居恒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
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於諸義一
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喻者其
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
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
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
讀書錄二十卷河汾集藏于家

狀徵錄

卷之七

四

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繼
請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
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
羅整菴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
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
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
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
爲此言而已 困知錄

弘治元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傳道錄

獻徵錄

卷之十一

聖中

大學士李文達公傳

朱睦㮮

上止
本上
二策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也生有異質讀書日數行下宣德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使山西時河東薛瑄以御史有告賢往造叩質所疑瑄益稱賢其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正統元年授吏部主事歷陞郎中十四年秋虜寇大同上親伐之吏部侍郎常扈從以疾告賢代行師潰于土木睿皇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賢瀕死而還景皇卽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凡數千言上嘉納亡何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入奏謂賢前所陳皆忠實宜留中以時省覽上復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二年擢兵部右侍郎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及還改戶部五年復改吏部睿皇復辟召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景皇崩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賢對曰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况二女皆幼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憮然久之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遣還舊府是年大同巡撫年富被逮上召年富何如賢曰奉公革弊上曰此必石彪惡之

正命官往勘果無實得免歸山東人儀雖出內
二萬而不足 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曰
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
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
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
民賴全活者甚衆是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
迎上復辟爲已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
賢及有貞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
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及亨率兵西征御史楊
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命吏
部議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此必賢及有貞所
使相與懇于 上賢等皆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
作損壞公署亨等懼言于 上釋之賢謫福建右叅
政將行而吏部尚書王翱適召對語有間 上曰李
賢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翱因頓首言賢淳謹可
大用 上領之留爲吏部左侍郎踰月奉天門災詔
復尚書學士賢上疏懇辭不允二年江西處士吳與
弼以王宇石亨輩薦禮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賢當
授何官賢對曰與弼老儒以輔青官爲宜遂授左春
坊左諭德與弼固辭不拜賢復請遣行人送歸二年

上思建庶人久幽掖庭欲赦之左右以爲不可
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
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
鳳陽出入自便先是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
如期來集賢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
一度爲著令而吉祥好預國政四方奏事者必先造
其門 上覺密謂賢曰奈何對曰自古人主權不可
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
人亦自少矣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願未幾亨
敗家居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已廉其詐會巡撫都御史王宇又劾彪恣肆無
忌 上怒並逮亨置于法因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
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
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
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 陛
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
十一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竦然大悟
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悉褫職
是冬 賜甲第一區賢懇辭不允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寵賚五年虜寇涼州莊浪賢陳防戎
五事 上納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吉祥從子
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詔
戒諭欽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因西師行乘機入
內爲亂朝臣有憾者輒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
賢謂曰某等迫于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
賢從容曰爾旣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旣脫下難 上急召賢入因
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
之務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惟權奸欲塞之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四人
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
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以賢忠勤
加太子少保是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賢力諫不可
遂止六年九月 慈壽皇太后崩孟冬享太廟適
大喪禮未終 上問賢對曰宜俟釋服後舉之庶人
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卿言幾忤于禮七年春 上
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
代行可乎賢曰亦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
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

遂卒事而還二月晦夜聞空中有聲明日賢詣疏曰
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不便於民者宜悉停罷則災變可
彌 上覽旣卽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
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聞賢遂疏十事一
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
災糧稅五弛芻粟徵誅六罷償損失馬疋七飭邊臣
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
十禁外官因事科斂 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
卽詔天下賢又請罷織造清詔獄止各邊守臣進貢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中九
停內外官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見賢
力爭皆爲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
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邪
閏七月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開尊號靜慈仙師
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諡而左右不可乃召問賢賢贊
之且曰以臣之愚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
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矣 上卽命舉
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于 上專理詔獄兼
緝事道路洵相視以目賢乘間言於上達銜之會
信揮袁彬爲其誣下獄 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賢

咻其人使誣賢為草奏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上
 令廷鞠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疏
 力辭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宮以遺詔示賢十七日上
 崩後五日純皇嗣位有欲專致尊于生母者賢上
 議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
 幾順天理器人心不然則兩宮同尊為宜制曰可於
 是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皇太后禮成
 加少保未幾門達坐欺罔故殺諸罪被劾謫戍嶺表
 其黨以為出賢意乃為匿名書欲中之賢不自安懇
 辭徵錄卷之十三
 乞退休上不允尋命知經筵及總脩睿皇實錄
 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賢聞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
 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奈何復
 為此上即寢其旨內直將軍慤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陛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
 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奏慤賢入言
 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食利者惟
 幸有事宜早治之上曰然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
 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由
 是慤者始息賢復言少保于謙有定傾保大之功為

有負事誣陷詔復謙爵釋其家屬遣行人馬馳祭其
 墓二年春賢罹外艱特命起復賢屢辭不許遣中使
 輔行襄事即促上道五月賢至京師入見上慰勞
 有加學士彭華以私謁賢不遂乃嗾修撰羅倫論賢
 不終制上怒謫倫泉州府司馬提舉賢復上疏乞
 歸詔曰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故違君命
 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又命中官至賢
 第道上意甚至乃供職居未幾感疾決旬不愈
 上遣使臨問賜尚食及命醫日多診視報疾狀是年
 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年五十有九上震悼輟
 朝一日賜鈔一萬緡為贈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諡文達所著有古樸集三十卷續集二十卷
 行於世
 論曰睿皇之復辟也旁求俊髦布列三事李公以
 特達見知爰立作輔言行計從始終恩禮雖馬周之
 遇太宗不啻過也當是時吉祥亨康以明獻之功矣
 悉食虐親視神器賴文達調停匡救其間卒戡大亂
 至臻太平其功烈偉矣晚節以起復蒙眷毀余嘗竊
 議文達亦有不能去者受先帝顧命當主少國疑
 之機四上章請不許於戲義之所在將安所之論者

弗度時宜聞者又復附和使公之志遂不獲暴白惜哉

哉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五十二

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贈禮部左侍郎

諡文懿呂公原神道碑銘 李賢

公諱原字逢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爲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俱爲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于景州公尚未成重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公潸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輟清苦之志愈堅郡守黃懋廉知之乃延爲子弟師尋俾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得入秘閣讀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五倫書丁卯朝廷思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遺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上仍兼中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已亥與修宸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寶璽白金文綺之賚天

順收元 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叅議仍兼侍講奉
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 召入 內閣知制誥尋
轉翰林學士庚辰春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
志凡金帶玉杯校照都察院舊之齊歲無虛月公夙
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老病在牀公躬調湯藥
憂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
啓父觀歸而令葬之 詔有司督葬命公襄事卽還
朝公懇乞終制不允抵家未及窆忽以風疾不起在
是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
得年四十有五訃聞 上悼嘆不已時贈禮部右侍
郎諡文懿命工部爲營葬事遣官論祭於其家仍令
其子憲爲國子生皆異數也公天性孝友事母得其
懽心撫育兄子皆底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
有以賙之遇人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賞賚
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儉爲人沈毅
有醞籍悃悃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無競處已待人平
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諛言媚人也
人取悅三爲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
到善於警發故四方之士及門者衆其學造詣益深
作爲文章議論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 公詩有典

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公
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大也及入 內閣
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爲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
受其賜者矣士望方殷與必久於其位用極康濟之
功而天不假年可勝痛哉公之先世多顯於宋其故
居有稱爲呂家府者高祖茂卿仕元爲提舉曾祖仲
雄祖伯誠俱隱德不仕考嗣芳永樂中領鄉薦爲山
西萬泉教諭累贈翰林侍講學士兼春坊中允母顧
氏累封太宜人兄本亦領鄉薦爲景州訓導配徐氏
累封宜人子男二長卽憲次曰憲所著有介軒集若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千卷藏於家

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岳公正傳 李東陽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涿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身長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 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 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獻徵錄 卷之十三 李老母何取其草藥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脩天順丁丑 英宗復辟改脩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 召見文華殿上遽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闕至 左順門石亨張軹自外入愕然曰何至此

公不敢對時亨軹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軹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軹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軹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軹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 宣 召賜資終繹于道公感 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腑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獻徵錄 卷之十三 惑之至妻以女以觀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難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泰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

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輔將不
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誦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
戰伐且稱斬首無筭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
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
驚伏公間爲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
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
戰二人怨之益深會 承天門災 上下詔自責實
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
爲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郭以母老

欽徵錄

卷之十三

五九

留閱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
至是族遷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
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爲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
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
氣爲祈哀解入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
謂公曰梏有封印奈何公教之曰可燒鑿令熱以酒
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脫梏刺其中
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
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
石鎮甘肅相傳有 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

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何好只是
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
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
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
史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
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
經筵講官纂脩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
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
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
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

欽徵錄

卷之十三

五九

爲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計築西
湖隄溉田數千頃京庫輸納多爲解戶所侵公畫一
會筭省其半費士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
悉不與皆切齒憾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橫莫
可遏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
致仕時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那
遜之二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注忌
者因肆爲媒孽皆得罪去文憲敦勸公請代之公曰
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忽喪幼子
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一日

堅村葬墓公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
什員許其爲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
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
畫蒲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
未及就惟類博稿十卷行于世深衣纂誤一卷藏于
家

興化郡守蒙泉岳公祠記

黃仲昭

君子之心坦易明白故其臨政也不任智巧不施鉤
距不求人之過不逆人之欺不爲利疚不爲勢回而
几可以裨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爲之惟恐或後儒
祿徵錄 卷之十三 六十一

者之用心類如此然世之知之者恒鮮豈惟不能知
之疑謗之來且不能免必久之公論定而後向之疑
且謗者渙然釋矣以子產之賢仲尼之聖其得政之
初猶且謗之及久而乎然後頌聲作焉此儒者之道
所以難行而後世之君子者多不遇也故興化郡守
蒙泉岳公蚤以興學雄文魁正統戊辰會試甲榜廷
試擢進士及第第三人拜翰林編脩進脩撰 英廟
復辟之初召入內閣預典機密重務侃侃持正論不
少阿徇以觸忤權奸謫戍邊既而權奸敗遂召還未
及用而官車晏駕矣 憲廟繼統遂復其官尋出守

茲郡下車之初見郡事之當脩舉者甚衆而帑藏
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
不礙理法者多方經理之財用既裕乃徙建布政分
司重新莆陽驛撤江口橋舊址之傾圯者增甃以石
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激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
而建石橋於其上以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
便也其有裨於官政甚博郡之白堊舊有渠通木閘
陂之水以溉田後因堤壞水盡洩於海公乃別決渠
引水而爲橋以通道路民以爲利因號其橋曰岳公
橋郡城預備倉久乏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
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阜於民生甚殷郡有涵江書
院歲久圯廢公爲擇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之且增其
祭田訪求宣聖裔孫之轉徙他處者還居之復修境
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並鑄文廟祭器其有益於
風化甚大迹公之蒞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或乃
以是疑公謗議蠶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
使其蘊蓄不盡施而儒者之效不得以盡白可慨也
然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瀕於貧困莆人始知公之
操履果無所詐及公歿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
衆莆人始感公之惠思欲起之於九原而不可得於

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滅也始公去郡郡人議以公之重建涵江書院治蹟尤偉因相與塑公像祠於院之旁室殊隘陋弗稱今太守王侯嘗以齋事宿公署夢公在園索中呼謂侯曰幸出我既覺莫曉所謂弘治甲寅之秋侯以事至書院謁公像因感前夢遂謀爲公別構祠宇廉得淫祠曰玉虛觀者近接書院之東乃謀諸鄉之父老大夫上葺而完之遷公像其中祀以特性而告以文是日來陪祀者數百人咸稱快焉茲復議取廢寺之田若干畝牒所在稅課局及祇守祠之役者歲收其獻徵錄
卷之十三
本主

入請於府量給以備春秋之祭又忍久而或墜命仲昭記其顛末仲昭竊觀公之爲人磊落豪邁爲文詞才氣逸發雄偉不常民投牒訴訟一經其口是非立決處事寬平簡易不設城府求之當世亦可爲豪傑士矣而預政于朝旣不得久於位典郡于外又不能諧於俗竟齋志以至於沒則其精爽不散而平昔胸中之耿耿者必有不能釋然也意者王侯夢寐之感其亦公之精神相爲流通而欲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藉侯以一白於世歟是則王侯茲舉匪直以慰郡民之思且使有志於君子之道者知公論終不可掩而

有所恃以力於行也公諱正字季方號蒙泉順天
涿縣人王侯名弼字存敬浙之天台人成化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權今官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事云

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淵閣大學士贈少傅諡莊靖陳公文傳

劉定之

公名文字安簡姓陳氏宣德乙卯以詩經中江右解試第一人明年正統丙辰周旋榜第二人英宗皇

帝龍飛初科也授官編修纂五倫書及其他撰述諸

公多善之已未滿初考封父母妻公奉恩命歸省癸

亥以丁外艱歸葬服闋還朝有詔選翰林十臣進學

待用命故少保芳洲陳公德遵等鼎其成公在選列

問學日益久之召侍經筵與前所選十臣中淳安商

獻徵錄

公弘載同講讀於古義多所開發上嘉納之已巳

九載任滿陞侍講景泰庚午偕故祭酒長洲劉文恭

公鉉主考京闈劉公慎重公濟以明敏得士多恆衆

望高文義公穀言用于朝可大臣正佐之位用于外

非藩臬正位不可奏下天官王文端公行儉爲家宰

知公有素以高公薦爲宜因以公爲雲南右布政使

其左布政使則故賈恭靖公銓也與公同心施政興

革利弊雲南土產銀賤物貴以銀貿物視內地用三

倍因是隸役于官者免役納銀亦三倍之納者不以

爲刻公曰雖若是不玷仕者廉操乎著令損之

復損隸額雲南民稱道公之德至今不衰貴藩

雲南比歲用兵民輸兵餉以爲苦而商賈熟游雲南

與貴諸其道塗不以險阨介意公俾商代民餉兵民

倍以銀償兩皆便之境內稅課司歲課七十餘萬用

給官吏俸大率乾沒逋負當給俸者累歲不能得公

痛懲之自是課有常入俸無積欠修宸宇通志海內

以圖籍未上惟雲南彪分甲列條緒粲然該館儒臣

曰陳方伯舊史官先我綜理思過半矣他如革驛傳

妄費審獄囚屈抑均問里徭賦恢貢院規制完庠序

廢缺補闕填類弛爲勞效往往足紀巡撫僉都御史

獻徵錄

鄭公願言于朝賜誥以公所居官贈封先代無幾天

順改元上問公知備外藩陞廣東左布政使公以

丁繼母憂未赴任驛召赴闕拜詹事時今上在潛

日親典墳翰林學士預政內閣典制誥甲申英宗登

以孔曾思孟聖賢之言虞夏殷周帝王之道晨數書

繹月溫旬復暑近伏寒至臘乃罷癸未春陞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學士預政內閣典制誥甲申英宗登

遐今上嗣統遷吏部左侍郎兼舊職所與共事南

陽李公原德安成彭公純道謨謀毗益眷注益隆進

同知經筵事成化元年乙酉從耕籍田尋陞禮部尚

書傳舊職丙戌廷試讀卷荆襄廣海俱遣將戡寇公
壽盡得宜 上彌嘉之前後封二妃公持節爲正使
且誤冊文封沂徽二親王公爲副使總裁 英宗實
錄成加公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仍舊兩
奉命釋奠孔子又奉命譔丙戌進士題名記木踰月
天官以公滿任績聞公臥疾不能朝 上遣中貴勞
賜太醫視療不起會公存即所蒙上賜若珍果異饌
上尊飢牽牙扇絲條等不可數計其可計者楮幣三
萬二千貫文綺織金雜練表裏六十匹白金三斤兩
犀帶一麒麟衣二鞍馬一歟日購楮幣萬貫工部具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六
棺禮部尚書姚公大章命祭其初喪後又遣官祭于
京寓里第者七祭于墓所墓期者一贈榮祿大夫少
傅謚莊靖可謂恩禮有始終者矣公卒以四月二十
八日距其生永樂乙酉八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四
所著有斐齋稿公歿後其子屬子傳公予謂公爲大
臣國史自當有傳然近代大夫士又有家傳者備載
諸家乘以示後昆也雖司馬君實范景仁亦約相爲
立傳矧子與公若有宿契所居同鄉郡公應解時予
名縱榜中春闈中公子互易其處及同鼎甲公亞焉
十三馬自是同僚十有四年而別復相與侍 今上

于經幄公先入閣予繼之公以其處處予也各遷
之日公解所佩牙牌以佩予以是援景仁君實例傳
公以付其子

陳文

弁州別記

文字安簡廬陵人也正統丙辰及第爲翰林編脩文
豐肌頤而哲巖然也不學又性險而下躁 上初御
經筵文以展書侍 上目屬之九載遷侍講少保殺
薦文宜藩臬任擢雲南布政使久之不調 上一日
謂內閣臣曰向侍朕長編修在耶爲何官曰布政趣
召還用之乃以爲詹事遂進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李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七
賢位文上被殊寵文心害之因多結內豎訶伺上好
而時與賢抗爭曰吾非若所薦也大璫王倫者善學
士錢溥會 憲宗初卽位倫或從溥計事文又忌溥
而故惡兵部侍郎韓雍因賢草詔起奪其筆曰無庸
代者至矣問爲何則具言倫將逐賢文以溥及雍代
賢怒遂謫雍浙江叅政溥順德令自是公卿人側目
文而文出朝卽置酒爲曲宴款昵中鮮所不請屬積
苞苴以萬計又嘗迎李賢意山修撰羅倫累遷太子
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其卒也人爲詩弔之
極醜詆云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

尚書諡文安劉公定之神道碑 彭時

公諱定之字主靜姓劉氏江西永新人父諱髦學行
萬實以易魁江西鄉闈授徒家塾學者稱爲石潭先
生公其長子也自幼穎敏絕人日記數千言先生博
授以經史羣書而禁其作文然涵積既久文思溢發
不可遏輒私爲之一日先生見其所作驚曰此子有
八面受敵之才取一第不難也宣德癸丑年二十有
五部使者聞其名舉充邑庠生乙卯領鄉薦中正統
丙辰會試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三名文字入錄者人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六十九

喜誦之自此名聞天下是年授行在翰林編修秩滿
陞侍講景泰壬申陞司經局洗馬丙子進右春坊右
庶子丁丑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叅議俱仍兼侍講
是冬改翰林學士甲申 今上嗣位進太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經筵官成化丙戌冬入內閣
叅預機務丁亥陞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戊子陞
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未幾得疾坐一章乞致仕
上諭留之命太醫視療遣中使賜資竟以成化己丑
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計開 上悼惜賜賻鈔
萬緡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安遣禮部尚書鄒

幹致祭命工部造墳兵部給舟還其喪皆異數也公
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
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
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勵雖勇者有弗及爲編修
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構
難又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
羣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
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辯文氣壯偉非他人杜撰者
比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處事必從公論而
潔已勤事親昔有加一日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六十九
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揮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
首以進其敏速如此兼職經筵多啓沃益修大明一
統志暨 英廟實錄俱爲副總裁帝論筆削咸愜士
論主考兩京鄉闈其 旨試各一讀廷試卷二衆服其
能自入仕凡三受誥勅贈祖元傑父髦俱工部右侍
郎兼翰林學士祖妣歐陽氏妣楊氏俱淑人生母劉
氏封太淑人先後蒙賜銀幣寶楮品不一每拜受
輒局促不安曰何以爲報比病中受賜卽獻諸家廟
召子弟謂曰吾受恩厚矣懼不能報臨終精神不亂
惟以養母不終爲言聞者悲之蓋公素篤於孝母太

淑人愛敬兼盡推愛親以友諸弟克訓教之以有成
立若湖廣參議寅之鄉貢士安之訓導宜之是也立
朝三十餘年以文學擅名天下作文賦詩援筆立就
雄渾變化自成一家機軸至於狀物寫意能言人所
不言隱然有蘇氏父子筆力四方求者踵至應酬不
倦故其文章散布天下為多所著有易經圖釋十二
卷宋論二卷策略十卷呆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
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藏於家

欽徵錄

卷之七

七十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
安傳

實錄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正統十二年進士選為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陞左春坊司直郎兼編修尋陞右春
坊右中允改尚寶司丞俱兼編修轉侍講陞學士詹
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陞禮部左侍郎成化五年命
兼學士入內閣參機務陞本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
戶部兼文淵閣大學士 孝廟出閣改吏部兼謹身
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歷少傅兼太
子太傅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進少師二十三年

欽徵錄

卷之七

七十

致仕弘治二年三月卒計聞輟朝一日贈太師加特
進左柱國謚文康賜祭葬如例安狀貌魁岸儀觀甚
偉自未第時人皆知為偉器及官翰林受知 憲廟
在內閣者幾二十年恩禮隆厚而又當海內熙洽之
餘其遭際盛矣顧為人外寬內深惡人異已若禮部
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司業張業皆以無罪罷
斥蓋安與學士彭華謀居多而吏部尚書尹旻之得
禍則尤華所媒孽而安陰主之也是時指揮萬進為
昭德內妃兄弟有寵安以同姓結通為族已通王
氏母來白博興王謂其母曰嘗記家貧時以妹與人

爲婦今何在也母曰第記爲四川萬編修者也遂歷訪之則知編修固安早年官也於是妹呼姊小字曰翠兒姊亦呼妹小字曰翠蓮悲喜交集而與通真爲姻姪矣乃復爲通爲久固計而江西人李孜省鄧常恩時以左道獲寵因使華通孜省常恩爲助而安益陰厚之以是安勢益盤據凡才賢勝已者持正不趨附者皆妬嫉之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焦芳輩皆相繼斥逐者甚多也而旻之事特爲尤著云先是雲南曩罕弄據寶井以叛木邦木邦時告急上下方擬討之以地遠不卽決至是曩罕弄乃遣使以重賂啗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安求自立時大學士劉珝劉吉皆謂不可安利其略力主以安撫司授之由是邊患迫于今不息末年往往益斥逐名士以箝人口時雖側目然未敢有攻之者會孝廟卽位有詔不許言官風聞糾劾衆遂譁然謂詔草乃安所爲以自爲已地者適御史湯鼐詣內閣安語以故曰此裏面意也鼐因奏言之大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今安過則歸君無大臣體姦邪不可用不報而庶吉士鄒智又劾之智亦蜀人安雅所愛者由是御史文貴姜洪等列安十罪極論之至有面似千層鐵甲心如九曲黃河之語卽日中官至內

閣摘去牙牌勒令致仕中外稱快蓋安之輔政惟纖貨好內以利其身家爲事而於人才治體一不樂意又慮人以其是議已遂益結勢力威以制之故得致仕人猶以爲幸而子孫皆衰替甚矣

萬安

弁州別記

萬安字循吉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狹長者也而內深刺骨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同爲編修者李泰太監永昌養子也少於安十二歲安更兄事之得其懽心泰每遷必扶安使居上累官俱至太子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安益愧奉泰或與

獻徵錄

卷之七

七

通內人藉還往亡間會閣臣闕中意且用李泰泰曰萬安可少長於臣又賢因遂進安吏部左侍郎預機務泰先安謂不失異讓名而已且旦夕得也忽暴病死安旣用亡它長動人主而日借勢囑諸省曹取貨賄恐人主知厭之則陰與左右相結納恣其剽少保商輅約共攻大瑞汪直疏上矣密使人布腹心直輅遂去安累官華蓋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昭德萬妃寵冠後宮安貢緣謂大豎曰妃之入安族姑也而又有連安妻妃方恥門閥不與定定識之

性躁卞頗與相抗忤而吏部尚書尹旻威寧伯王越
北人麗之安以計悉芟除其黨逐之歸安有子輩帶
子弘璧先後舉進士僅弱冠未學而安默肯授主試
及其姻戚門人亡不關節第者輩仕不二十年官兵
部侍郎弘璧亦入翰林時有倪進賢者販入子祖習
書滑稽亡賴會安病陰痿不能御內而進賢售其術
驗為經管入試第之改庶吉士授御史安尋上其術
憲宗秘之會 上崩而太監懷恩於儿側得疏
小篋皆御內語甚詳未署臣安進因持至閣曰此宰
相致君術今為示之安愧汗跪亡數竟喑不得答而
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七十四
給事御史累章糾安罪惡百數恩下其牘內閣安猶
絮泣辨求少留恩摘其牙牌曰出矣索與與人非時
至乃借它馬歸舍上章乞骸骨 上初卽位體貌之
也猶給驛賜金幣安歸已七十餘猶夕於道望三台
星冀復用也一載死子及孫俱卒死遂絕財寶積若
山諸妾媵挾以奔進士新都楊春鉤娶其幸者所得
殆盈萬而翰林臣買安京師里舍除地得萊甌中實
金二千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四目錄

內閣三

劉珥

劉吉

彭華

尹直

徐溥

劉健

丘濬

李東陽

謝遷

焦芳

王鏊

劉宇

曹元

獻徵錄

卷之十四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四

內閣三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和劉公珩神道碑銘

徐溥

成化乙巳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壽光劉公上章乞致仕 憲宗皇帝以公爲舊學之臣重違其志乃 賜璽書令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歲給僕夫 恩禮甚厚也公既歸六年爲弘治庚戌三月六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五 詔贈太保諡文獻徵錄 卷之十四 曼山館

和仍命有司祭葬如制子銳承其父門生輩少卿尚矩狀來求予文樹石墓道予相與久義有不可辭者公諱珩字叔溫自號古直姓劉氏其先下邳人也元有爲總管稱八公者避亂徙青州壽光之洋河里故今爲壽光人曾祖讓祖良佐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父曷封如之曾祖妣彭氏祖妣郝氏妣李氏並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穎敏絕倫幼從故禮部侍郎寧陽許公學爲文多奇氣人皆稱之年十九中山東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不偶卒業太學興今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及前禮部侍郎襄陵邢

公同舍學業刻苦志操卓然大爲祭酒李先生所器重正統戊辰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陞右春坊右中允 命侍書青宮講讀

憲宗皇帝登極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讀修 英廟皇帝實錄成進本寺卿仍兼侍讀已而再兼侍讀學士

命修玉牒俄丁李夫人憂服除還任尋改吏部左侍郎明年特 詔以本職兼學士入文淵閣典機務

遂拜戶部尚書仍兼學士未幾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太子太保兼謹

身殿大學士尚書如故蓋又三年得致仕之請矣公

獻徵錄 卷之十四 曼山館

美姿容善談論而天性剛直遇人無矯飾出語洞見肺腑典機務者十年一惟公道自持或事在所可否辯論必當其事上忠誠懇切多所啟沃諫猷入告外人莫能知有所論列亦不存稿予嘗親聞公諫正數事如景泰間議迎鑾成化初議孝莊太后喪禮末年定儲位斥權倖尤爲人所傳播平生事親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 賜物必先緘奉得書卽跪而讀之李夫人之沒廬于墓側三載哀敬爲至鄉人化之號其里曰仁孝至處昆弟宗族咸有

恩意與朋友交難和而正率以道義相規爲詩文清
新流麗自成一家書法飄逸尤長於行草得晉人筆
意其在講筵者甚久音吐抑揚義理條暢尤爲上
所眷注故雖羣小譏謔竟獲保全云公初娶張氏繼
馬氏贈封並一品夫人子男六鈞禮部司務鉉鉉卒
鉉鄉貢進士銳中書舍人錦銓尚幼葬于洋河先塋

三
曼山館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穆劉公吉神
碑
徐溥

惟博野劉氏其先不可考在元季有諱克讓者生紹
先居鄉里人稱長者紹先生潔國初舉人材不就混
跡戎伍中書 太宗靖難時干戈擾攘保全民命陰
有德于人甚多潔生輔個儻好義少游南京娶齊氏
是生公諱吉字祐之號約菴幼卽沉厚有大志動履
異常爲大父所愛曰異日大吾門間者必此子也稍
長讀書從江右劉御史克章學穎敏勤勵甚見稱許
蘇徵錄 卷之十四 四 曼山館
正統丁卯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選入翰林爲
庶吉士尋授編修景泰庚午充經筵官預修君鑑再
修寰宇通志成陞修撰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命祀
漢文帝唐太宗諸陵已卯預修 大明一統志庚辰
鄭世子及涇陽王以事召至命侍講讀朝廷知公可
用時 憲宗爲皇太子因命侍講讀於壽宮癸未丁
內艱未幾修 英宗實錄起復至以公舊官僚進侍
講成化丁亥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仍充經筵日侍講
讀已丑擢禮部右侍郎壬辰轉左侍郎明年夏旱遣
祀東嶽等神有時雨之應乙未始詔本官兼學士入

文淵閣叅預機務丁酉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明年
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丁外艱去位
上特起復公三上章乞終制不允因降勅遣官召
還視事 上以今上在青宮命儒臣修文華大訓以
資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
故尋階光祿大夫勅柱國甲辰轉戶部尚書兼謹身
殿大學士丙午進少保兼太子太傅丁未 憲宗登
遐 今上卽位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
學士如故知經筵事及 憲宗實錄成以總裁之勞
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冬秩一品降勅獎勵勳
猷徵錄 卷之十四 五 曼山館
加特進兼大學士俸賜資甚厚公至是以老數上章
求退 上察其懇切允之益加賜資今有司月給米
五石歲撥僕夫八人仍降勅護公還鄉踰年疾暴作
竟不起實癸丑十一月癸未也享年六十有七公容
貌魁偉舉止凝重望而知其爲鉅人平生處事精密
詳審尤善記憶能歷道往事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
鄉試一會試二廷試讀卷三號能甄別人才或朝廷
大禮輒持節爲使數有建白嘗改元之歲所以有禪
於新政者尤多皆謂公有相才蓋入仕四十五年居
內閣者十八年富貴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父

如其官尤近世所罕見也計至 上輟朝一日遣官
諭祭及塋葬誥贈太師諡文穆
實錄云吉性沉毅喜怒不形於色遇事能斷在內閣
最久 上始卽位尤委任之恩遇最盛凡改紀政事
進退人才言率見聽隱然有內相之重然所與厚善
者多讒諂面諛之人致不能自聞其過廷臣有不說
者或使言官劾去之故議者謂其乏休休有容之量
而其後 聖眷亦漸衰云

徵錄

卷之十四

六

曼山館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諡文思彭公華墓誌銘

李東陽

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今僅三十餘人其二人
出安福彭氏少保贈太師文憲先生以狀元自正統
末歷天順成化凡再入前後二十年其族又思公
以省元在成化末始入纔閱歲得告歸又十年而卒
願其歸也 朝廷賜勅給驛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
給輿隸六人其卒也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 賜
諡賜祭及葬卹典皆備其亦可謂盛哉公諱華字彥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 曼山館

實生負異質年十六有操故券爲爭田證者衆疑未
決公從旁遽曰券果出庚辰歲則常書未華年號今
書洪武三十三年必贗本也坐客奇之景泰庚午舉
江西鄉貢甲戌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文憲實奉
詔蒞教事丙子與修寰宇通志成授編修 順丁丑
奉使 靖江王府修 大明一統志辛巳丁內外艱
甲申 憲廟卽阼入侍 經筵成化乙酉考南畿鄉
試丁亥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功遷侍讀戊子
充講官考京闈鄉試己丑進口講壬辰充殿試受卷
官禮部之宴入憲方讀卷仲兄彥充爲儀制郎中季

弟禮舉進士皆與焉未幾擢侍讀學士攝詹事府
賜金帶乙未充讀卷官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遷學士戊戌考禮部會試 今上進講儲官公首講
大學尋掌院事月閣薦超擢詹事辛丑復讀卷仍兼
學士癸卯 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講 儲官加從二
品祿甲辰復考會試有貴家子在選硃墨卷不合公
黜之乙巳擢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始入閣預機務
制諸司多其手出丙午驛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
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公上疏辭祿不許又三
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辭亦不許賜麒麟服丁未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八 曼山館

再辭益懇乃得 俞旨俾歸就醫樂瀕行又 賜金
綺襲衣與疾出都城遇 太皇太后微號恩賜誥命
加贈祖同升及考按察司僉事貫如其官祖妣妣皆
爲夫人壽六十有五

實錄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華字彥實江
西安福縣人景泰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
修與修大明一統志 英廟實錄成陞侍讀充講官
進日講陞侍讀學士署詹事府事修續資治通鑑綱目

目成陞學士 孝廟出閣侍講讀掌院事陞詹事
既而兼學士文華大訓成加從二品俸二十二年陞
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甫半年遂得
疾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與歸其鄉至弘治九年十
月卒年六十五計聞贈太子少傅賜祭葬諡文思華
自少資性警敏鄉人奇之入官翰林才名頗著平居
寡言笑及論辯古書疑義事當成敗多奇中爲文章
嚴整峭厲如其性然爲人險譎用數深機莫測人與
之異或上之者必爲傾排先是大學士李賢好接引
後學而華與編修張元禎皆在所與華嘗以多支廩
獻徵錄

治中元禎遇編修何瑄於侍郎瑄宅自掩日當時
羅狀元論李文達實彭君與我熟之冀救正李公也
人於是益信元禎與華之險譎矣又吏部尚書王翱
之去位則華以計言於陳文蕭彥莊之初吏部尚書
李秉布政丘陵等亦華授之意後因陵奏與彥莊廷
鞫其辭甚辯彥莊不能對怨華因吐實人始知之又
萬安之排侍郎邢讓祭酒陳鑑吏部尚書尹旻之禍
構連無罪皆自華是時華鄉人李孜省鄧常恩方
獲寵華盡爲計所希恩報怨取奴旦暮華又引萬安
交李鄧爲助安且親於萬內妃弟華爲萬氏謀而寓
狀徵錄

深意一時朝士不附者多爲所傾如大學劉珝之去
及王恕馬文升秦紘劉宣羅璟輩之相繼斥逐皆華
與安同謀也宣璟本華同鄉行以其不類已遂疾之
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風癰十二年而卒人以爲
陰險無良之報乃如此初華之得參機務也實出與
援故天下至今猶誦八百憲臺陞李裕三千館閣薦
彭華大爲耻笑云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論文和尹公直傳

程楷

公名直字正言氏尹江西泰和人父奂重母蕭氏以
宣德丁未望午生公方娠時夢巨螭入室中又生居
室上紫氣蒸然人驚以為火生三年奂重遭誣上京
師蕭撫教之七年就外傳於母宗聰敏卓異應口為
對語嘗馳馬折肱宗伯蕭仰善見之戲謂曰折肱緣
墮馬印應聲曰舉步便登龍宗伯大奇之成童已丁
酉書詩經古今史大義鄉塾師辭不敢待以弟子禮
遂師為舉子業者治書經既冠試於邑舉首選景泰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曼山館
癸酉江西鄉薦明年甲戌舉禮部第二廷對賜進士
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被命纂修寰宇通志丙子五
月書成除翰林院編修賞白金文綺繼修四書直解
丁丑正月 英宗復辟時奪門功多冒錄者或為公
計公曰奪門非美事冒名非忠臣如滿議何言者慚
憾二月命祭南海之神戊寅九月纂修大明一統志
已卯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庚辰會試為同考官得
人為多所得經元王夔竟為廷對第一是歲以母喪
歸癸未復翰林編修甲申 憲宗嗣大寶始開經筵
以公為講官兼命纂修 英宗實錄時同事者書景

事欲不書帝止稱既號至指漢昌邑更始為比
公力辯之曰實錄中有初為大臣竟為軍民者方其
在官必書某官某既罷去乃改稱甚如漢角以謀逆
降庶人其未反時必書王書叔至黜削乃書庶人且
昌邑未踐祚景泰則祀郊廟主華夷七年更始無所
受景泰則受命母后而當時內外疑危非景泰則北
京非國家有雖謬為易儲之事然能不惑盧忠徐振
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是功固可予也總裁官以
公議請於 上尋被旨景泰為皇帝時事皆從實書
因卒稱帝厥後景泰復謚謂由公此論啟之也丙戌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曼山館
同考會試首舉羅倫次張海程敏政廷對羅倫進十
及第一敏政第二益稱得人秋檢閱實錄及景泰
建儲事多偽言誣執政公執奏疏辯正之且謂信史
豈可俾會中傷人若是邪遂從寘正丁亥秋八月實
錄成進侍讀十月校正貞觀政要供御覽戊子簡教
中官秋主考應天鄉試已丑署翰林篆請續修宋元
通鑑綱目未允三月陪祀四陵時以秀王主祭而陪
祀官循舊分陪公言於禮官曰往時命官主祭諸陵
各有主祭官分陪固宜茲殿下通行四陵陪祀者尚
可分邪禮官愕然遂從公議辛卯執政擬陞南京國

子祭酒力辭不拜。月主考順天鄉試十月請立皇子爲皇太子壬辰四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九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機務十月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嗣初拜命廷謝愆儀上怒甚欲外遷之公言大臣當取大節不可以威儀小故爲進退上意遂釋吏部考核上以尹旻選用多非其人驟陞者皆黜退兼以舊制考政務少怠者下陞輪邊振公言曰上銳意圖治欲有司得人故有此舉然怠者黜之可也豈可遂盡謂其私而槩出邪從之丁未正月郊分獻夜增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三

曼山館

明日甫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皇太子擬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公執言庶母無服而主婚在上與皇太后婚期竟不易上又以貴妃斂宜服黃公言貴妃素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上因欲以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贈以后之道荷妾爲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邪卒以貴妃葬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尚書周洪謨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公詰還國遭殺何如洪謨曰於彼殺之我無預矣公曰中國爲四夷主乃棄之邪宜選大臣至彼詢議擇從所宜庶

不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鏞往韓王內史李穀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殺等出懷中奏辭許王迺所司請勘王公以殺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上命罪一詐傳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拾王小過當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二月主考會試上建永昌寺雖言者紛然銳意不肯輟公言天旱災赫人多暍死工役不休民心恣怨致旱之由也况雨屬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乞罷之上卽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四

曼山館

日出青輟其工繼以旱久議下寬恤令公言赦不宜數要在自省今佛子法王費供給宮中齋醮太繁而官人亦頗過衆宜加裁省以回天意由是法王佛子飲饌宮中齋醮皆省削而放宮人若干逾三日雨上出牙骨摺扇繪魏徵像併書御製良臣頌以賜六月皇子冠爲宣祝使尋賜王帶徵府承奉祐誣訐王過上欲下詔切責王公謂李祐等蔑視勅書不爲王用及王言其非乃指王過劫之此大罪也何責之有上從之八月上丁遣代祭孔子廟十五日上不豫既率衆問安且附奏曰聖躬必靜心調攝

爲美願 皇太子視事御文華門臨百官二十二日

上崩諸內侍謂詔當加稱太后公意此歸權官備之端也遽曰遺旨舊未嘗有此因以英廟遺詔草示之乃得已既而擬以九月六日太子卽皇帝位時皆傳言太子憾萬妃將禍其家而少保劉吉則連累馬氏者吉懷疑思挾奸力言須緩期公慮巨測力牛襪安如所擬曰劉謂衰經未除何可卽位公毅然曰古人樞前卽位事固有於守禮者因連章勸進竟以六日奉今皇御大寶請去諸傳奉冗官追給舊進寶石得濫賞者斥佛子法王輟永昌寺戒光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五

吳山館

祿羨費天下翕然仰更新之政矣皇親萬喜得罪廷議請從中鞫問公謂若是則事體重大萬氏得罪深恐傷先帝之心因擬輕宥衆論服其得大體因連章求去優詔不允十月九日冊皇后爲奉詔使再上章乞休不允衆議皇妣誕育聖躬禮宜拊葬祭公曰以制祭則太皇太后皇太后謁廟不免有嫌宜祭奉先殿別室竣他日追冊遂擬擢太子少傅武英殿學士而公求去不已遂得致仕馳驛還公入內閣事先帝歷十餘月改易舊政爲多事今上三月更張新美爲多而公毅然有歸志矣公在家庭孝

友天至居朝廷剛毅自信天資闡爽書經目輒成誦底老不怠爲文章下筆立就議論曲折出入古今成一家言時上以公經筵進講稱旨眷公特厚及密旨令內閣選堪任學士者以進公既與名且有禮部侍郎之擬上不欲公出翰林遂止命爲講學是年冬上憶公請續修通鑑綱目進讀左右曰尹某嘗言此書亦有誤處上驗其實乃命校正差訛盡削集覽發明考異正誤諸說上經覽稱善遂命以校本刻之梓癸巳三月經筵講洪範未引宋仁宗與王洙問答語及太祖與劉三吾論洪範事諷上親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六

吳山館

儒臣訪治道上感悟乙未應制重陽禾黍登場詩稱旨賜寶錄三千十一月陞禮部侍郎十二月議景帝諡先是公在史館嘗正景泰降號之事至是上悟公言乃有是命公承詔草諡議曲盡其義丙申二月南京地震公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冗員經治南畿清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內費輟禁濫賞罷止官醮却遏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柴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白類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役軍功執掌抗疏詞極剴切多扼中貴同列頗以爲難公曰自我執

筆請任其愆竟不肯寬易一言 上亦嘉納之宣府左衛檄送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人則軍令也曰此邊衛賴以屯守者共可空什伍以充梵剎乎尚書鄒幹稱量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其議 上從公禁止之且先是僧道錄司嘗因近習乞恩普度至是 上以公議示部却之及僧道錄堅以爲請下禮部公參論究治如法士論翁然稱快諸寺號番僧都綱禪師等歿其徒必請襲職舊多從之公創議舊有印勅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詢禮部度僧之數且舉額數爲言尚書語不倫公進曰舊額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七 曼山編

府不過四十州縣遞殺其十前給度不啻數十倍豈可復度耶度僧事亦寢十月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公謂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得不死十二月以父喪去已亥釋吉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當官南京者自視散地多不檢冗弊夢叢公刪滌之燁然改觀庚子九月審死囚有長兒者案且殺人死公訊之則長兒年十四歲時賈人子孔暹相戲毆繼而暹以他故縊死暹兄誣長兒因焚其屍既有疑且長兒年 四朱有殺人

意情可矜有孫鑾者案稱以柳棍毆人越二十三日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今越限且三日到可坐俱得免八月考績北上陛見上顧左右曰尹直好官當留在此欲擠公者遠曰南京亦須得好人遂不果留壬寅秋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爲基民乎然終當改正也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秋朝廷憂旱命大臣同給事中審刑部獄囚時給事中多尚嚴刻大臣憚其論劾每問其論說多曲從之事多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八 曼山編

得駁勘公毅然謂朝廷以早矜刑今務行勘再問是重滯獄矣何以體朝廷美意乎由是多從公讞冬上表賀聖誕歸謁闕里孔廟丙午春偕王司馬恕諸公爲壽俊會公首倡詠諸公繼和公既又爲之序二月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 皇上時享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於 皇上帝王不嚴於天地顧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居恒接後學苟有一善一能可采錄輒委曲嘉揚之真不啻若自其口出故一時名士多出其門以此

尹直

弁州別記

尹直字正言太和人舉進士入翰林累官侍讀學士直長身雄辯而熟於典章嘗出入故相李賢門賢愛之引與計時事而直因借威燄脅取人財賄根帶蟠固中外側目賢卒復附太學士彭時取中肯進六階為禮部右侍郎時尹旻方柄銓心薄之恆謂人他何可居禮部也母喪歸服闋改南京吏部凡八年不復調而方士李孜省直鄉人也得幸上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入內閣再進太子少保直既得志修風忿因與孜省謀起大獄傾尹旻逐之及其子諸鄉邑門獻徵錄

卷之十四

九 晏山

生故吏才卓犖嚮進者孝宗立下孜省獄戍之而直亦坐致仕去又數載太子出閣上承華聖德箴頌因舉先朝黃淮例冀復得賜對上責以亡耻却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有瑣綴錄萬安故直黨也力詆之欲自解一時大臣如尹旻項忠賢有聲望如吳與弼陳獻章咸指摘其私亡少愆人謂直不得志其是非謬鑿如此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文靖徐公溥行狀 吳儼

公諱溥字時用姓徐氏別號謙齋常之宜興人世有隱德曾祖福當元季兵亂於所居溪上為長筏夜以濟避亂者人多德之祖鑑瓊州太守能不鄙夷其民有惠政民為立祠以祀父漁隱先生孝義尤著鄉人稱為厚德長者公為兒時已卓然成人羣兒在側不敢為褻語嬉戲少長從里師游嘗取經典法言為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為玩具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 晏山

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為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以詫公公曰歌曲能顯親揚名乎若某所願則異於是景泰庚午中應天鄉試會試下第益肆力於學至忘寢食寒暑遂成病疾漁隱先生憂之與同臥起公猶暗誦舊習不輟甲戌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以舊疾作謁告歸天順丁丑英廟復辟選東官僚屬公兼司經司校書甲申憲宗登極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充經筵講官預修英廟實錄丁亥清武職贈黃辛卯丁外艱特遣官賜祭服闋陞詹事府少詹

引兼侍講學士乙未典禮部會試丁酉丁內艱賜白金帑幣及祭葬服闋陞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辛丑再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甲辰上以山峽旱荒遣祀中鎮西海河瀆諸神公奉事惟謹所至雨輒應丙午改吏部甄別人物賢否以佐銓政一時人咸服其公明憲廟末年東宮舊臣多爲卿相公雖蒙眷而爲當道所忌獨未大拜今上卽位始與洛陽劉公同日入內閣陞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論翕然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憲廟實錄成公以總裁官陞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獻錄卷之十四
二十
曼山館

綺襲衣旒馬甲寅陞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丁巳公以年滿七十乞致仕上固留公仍令風雨太寒暑免朝戊午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未幾以目疾求去上以公累朝舊德方隆倚任屢詔慰留遣醫診視中使賜羊酒米菓諸物最後辭益懇切乃賜敕給驛又賜襲衣白金寶鈔仍遣官護送以歸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發興祿八人官其一孫爲中書舍人又一年薨于正寢實弘治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也壽七十二計開上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文靖遣行人

諭祭者九命有司管葬事公德性凝重度量宏遠自少負公輔之望在內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爲先其所謀議必欲慎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度皆我祖宗神謨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今上初卽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儉邪登用老成一時善政傾動天下耳目雖出宸衷獨斷而公贊相弼成之功居多時有大臣罷廢家居者黃緣謀復起公力持其議不得行占城奏安南侵小乞命官往問罪公亟疏止之至于薦拔人才常獻錄卷之十四
二十
曼山館

若不及一善一能無所遺棄或有過誤曲爲掩護惟恐不爲完人嘗曰天之生才甚難以微瑕而遽棄之吾不忍也其進退黜陟惟視輿論爲權度不以親疎遠近貳其心以故終始完節人無間言公前後三舉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公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公則與公同陞內閣矣其在經筵每遇古先治亂興衰之事敷陳明達而又進止從容悉中矩度以故上多嘉納焉公居家孝友事親能養志聞漁隱先生有疾日夜涕泣以不得躬親湯藥爲恨及卒哀毀過禮廬墓者三年其喪何夫人亦如之有白鳩白

鴈之瑞人以爲孝感所致公自奉薄甚非祭祀賓客未嘗殺一牲至周卹施予則不少靳惜故舊貧乏不振者經紀不啻已事尤好表章先賢邑人吳尚書友雲洪武初死事雲南事久湮沒公致書守臣請賜贈謚祀享又哀集諸名公詩爲忠節錄以傳于世初入官卽分俸以贍族人及在內閣乃買腴田千畝爲義莊又立條約爲永久計 上嘉其義特命蠲其徭役公學問純正爲文詞必根理道耻雕琢所著有謙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夫卿相之能否必徵於世而後見公周慎謙抑對賓客子弟言未嘗及禁密事故凡所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

以論議於 上前者皆不得聞然卽其世考之則君德清明賢士滿朝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公之勲業豈終不可得而見哉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靖劉公健墓誌銘 賈詠

嘉靖丙戌冬十一月六日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晦菴劉公壽九十有四考終於家河南撫臣以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祭葬如制贈太師謚文靖皆極異數其孫中書舍人成學以禮部左侍郎劉君舜卿所次狀請銘詠辱鄉後進受公知可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健字希賢姓劉氏別號晦菴其先太康人曾大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

父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大父諱榮配曹氏父亮以永樂庚子舉人授華州學訓導終三原教諭配張氏次白氏以公貴恩及三代俱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妣俱一品夫人先是總管公卒值元季兵起翟夫人携子榮趨洛陽避居因家焉榮生亮初任華州司訓時張夫人夢天使捧紫衣玉帶入中堂驚視公乃生實白夫人出也骨相甚奇教諭公大異之幼不好弄脫羣兒嬉戲獨端坐默然天資穎絕嗜學尤篤爲文務思至理以發聖賢之蘊不事詞藻景泰癸酉舉

於鄉嘗與洛中名士閻禹錫論學問改容禮之謂鄉人曰伊洛淵源續有人矣又與白良輔論不合而罷比曉白扣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予遠甚由是益知名天順庚辰舉進士會選庶吉士得十五人公居首時宰執以得人爲國家慶及授編修以憂去未幾召修英廟實錄成陞修撰有薦公以憲職董學政者公取易筮之得咸之九五爻辭曰咸其脢無悔徐曰此周公教我也當終身佩之不果行因號脢菴成化丙午陞春坊諭德歷庶子遷少詹事命祀西嶽賜金帶襲衣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簡入內閣叅預機務有胡馬夷奴之賜弘治改元孝廟臨御勅知經筵事尋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公手甲寅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有玉帶麟袍之賜與西涯李公本齊謝公同心輔政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納而人不及知終十八年海內晏然稱治會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蔭孫成恩爲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再賜蟒衣玉帶滿九載加特進兼支三俸乙丑加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再贈三代悉如其

帝孝宗大漸召至寢殿御榻前與李謝同受頤令握手諄諄至獻欬不能語正德改元力贊新政百廢肅然期於正始以承弘治之盛而逆瑾方恣橫擅權沮批公遂引年乞休累疏得請上遣中使賜寶鏤襲衣於第許乘傳歸降璽書褒諭有完名全節世以爲難之語有司仍給月廩歲輿公旣去位杜門謝客瑾卿之不置乃以他事罪公落職一時正人皆罹禍聞者悚息逮瑾誅再復公官盡還其所廢及罹禍者官肆我皇上維新庶政首問遺老加公廩月八石輿隸歲十名及壽躋九十復勅守臣以束帛餼羊上獻教錄卷之十四

早慰之再廢孫成學爲中書舍人越四歲乙酉公不豫數夕前有星隕於洛赤氣亘天不散者連日遠近驚愕已而報公逝人皆以爲不愆之驗云距生宣德八年二月八日也配王氏贈一品夫人子二長來以子貴贈中書舍人次東舉進士累官兵部車駕員外郎俱蚤卒繼張氏生子一杰孫男二成恩成學俱中書舍人恩蚤卒曾孫男二望之得之成學等將以丁亥十月二十六日改印山平樂鄉之原啓王陳二夫人匱合而葬焉公立朝幾四十年其典文衡鄉試二會試四廷試讀卷六俱號得士有脢菴集若干卷藏

於家

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瑑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束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願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瑑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瑑得釋今言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至煖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至煖

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壯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

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但今

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駙馬者販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思治勵精如獻徵錄卷之十四此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因大懼竊從隙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殺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哀談

大學士丘公濬傳

黃佐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物爲
臨高醫學訓科宣德甲寅郡中大饑白骨遍野業有
第一水橋地捨爲義塚躬求全骸瘞之纍纍凡百餘
清明灑以杯酒糲飯其所行自少至老多類此父傳
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
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爲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
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爲國器稍長博觀羣籍每借諸
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
筆爲文數千百言立就復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二十九 曼山第
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
耆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爲先儒未
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
兩試禮部名在乙榜卒業太學祭酒蕭鑑深器重之
爲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辛未告歸所與厚者咸
贈以詩編修岳正知其後必大成作序以送之甲戌
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閱論策卽意其爲濬
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或以貌不揚已之乃寘第二
甲第一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者十八人濬爲首被
命修寰宇通志時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劉

定之謂濬曰主靜生廬陵文獻之郊又承石潭家
宜其博洽爲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
而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
慨然不自足益求人間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
羣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書成授翰林編修濬既
多識有獲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
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
不與天順七年西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
文達公賢一見之卽代上之 英宗嘉嘆卽所司舉
行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十 曼山第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
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
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
進侍講學士經筵嘗進講吐音洪暢 憲宗竦聽甚
悅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
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
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
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是年祭酒員缺僉謂非濬
不可乃陞祭酒時同官劉健與濬相謔然健自此不

說又有崇尚內典自謂心學者共誹且笑之學士對
吉亦北人寡學喜濬陞曰南獠止可爲教官耳十六
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真德秀大學衍
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
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而其大要則
尤在於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
之要曰審幾微自爲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
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值 孝宗嗣位
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
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
康徵錄 卷之十四 皇山館
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會修 憲廟實錄充副
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三疏求致仕
不允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復三疏固辭
不允乃奏請擇衍義補中要務行之 上見納乃就
務以寬大啟 上心忘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
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大槩論
上收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
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
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適

著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
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字在三垣三台尤爲重地
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爲危急矧禽鳥動物
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字者三地震者五
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年之間變不虛生
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
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
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邪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
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 上命諸司議行
康徵錄 卷之十四 皇山館
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
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
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
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
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
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雖經一
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其言也醫官有療疾
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家宰王恕奏許其短科道言

疑出濬意。上察其誣待濬益厚。下加少保。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薨于官。計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嬖阿。取悅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初經生文士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獻徵錄卷之十四。主事。曼山論。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公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彙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自筮仕至位極人臣凡四十餘年。而自處無異韋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逾齊民在都城市屋於蘇州巷南規模卑陋。聊庇風雨。始終未嘗少拓。人到於今呼爲丘閣老巷。所得俸餘卽充官費。絕無贏餘。及卒南歸行裝自。欽賜白金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

武宗素知其名。孫營。蔭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繼其官。賜額祀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宋學士蘇軾以風示天下。何喬新稱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李靖崔與之及濬四人。尹直替曲江。其師東坡其匹世以爲知言云。雙親歲抄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許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陳主事晟未繡。喧公問喪。面斥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令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噴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責。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評議公公實不知

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嘗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
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
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鏊謝
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澄
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
憾之

治世餘聞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
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計奏三原王公令人毀傳事可
見其槩矣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
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五 漫山館
爲然

守溪長語丘濬閣老瓊州人於子史無所不聞而尤
熟於 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
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其論秦檜
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
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
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
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卷性剛褊不苟取亦
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 孝宗卽位進大學
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 止因之得入內閣與

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
惜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嫉之也以是尤爲衆
所貶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五

漫山館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入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東陽墓誌銘 楊一清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陵人國朝洪武初以戎籍隸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左衛曾祖文祥祖允興父淳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曾祖妣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繼母麻氏再封一品太夫人生正統丁卯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至一二尺中外稱為神童 景皇帝召見親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獻徵錄 卷之十四 景皇帝召見親召見賜賚如初送順天府學肄業天順丁丑授舉業於華容黎文僖之門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癸未中會試甲申殿試得二甲第一入翰林為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 英廟實錄丁亥實錄成陞從六品儀正展予省墓湖南甲午滿九載遷侍講乙未經筵侍班癸卯再滿九載遷侍講學士甲辰選侍 東宮講讀父卒解官守制賜祭一壇五品父例無祭實自公始 孝宗嗣位弘治戊申召修 憲廟實錄以喪辭已酉服闋乃起供職以從龍恩遷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學士辛亥實錄成遷太常少卿兼職如

嘉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 上嘉納甲寅內閣薦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勅乙卯與木齋謝公並命入閣中外相賀以為得人公感知遇力持國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 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為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 詔科道官劾近倖二人召公等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獻徵錄 卷之十四 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 上嘉納甲寅內閣薦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勅乙卯與木齋謝公並命入閣中外相賀以為得人公感知遇力持國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 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為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 詔科道官劾近倖二人召公等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蓋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武岡知州劉遜為藩府所奏訐被逮至京科道奏乞寬貸 上怒俱下詔獄公等言遜誠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事竟得釋戊午 皇太子出閣進學加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英國公輩所辭疏面與商確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筆撰稿 上御書下兵部行之辛酉病眩三上疏辭不允壬戌賜玉帶癸亥賜蟒衣一襲大明會典成凡議例表奏皆出公手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甲子 孝肅太皇太后喪 上以制事重

屢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

因事納忠每稱意旨闕里孔廟重建成勅遣公往行

祭告禮還朝以途中所見民物困弊狀具疏言之因

乞罷是年冬復以病屢辭乙丑春又辭俱不允五月

上不豫召內閣三人入造乾清宮直叩御榻聖諭

諄復以 今上皇帝爲託公等頓首奉慰出翼日官

車晏駕公號慟幾絕 今上嗣位凡詔冊議謚大制

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以上 兩官尊號恩賜

諡徵錄 卷之十四 孝廟實錄

爲總裁官正德丙寅春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

上親耕藉田預九推列三月幸大學釋奠先師公分

獻充國復聖公八月冊 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

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爲已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

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再至三不輟又以詔書不

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自劾失職乞解任

時逆瑾已柄用於是劉謝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

公據案涕泣連疏懇乞同罷 上素重公兩官亦言

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故留之公以

病不長於行乃詔免朝日赴閣與新命焦王二公同

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遽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臥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

起閏正月 上偶違和力疾出尚寶卿崔璿御史姚

祥張或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璿方欲

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

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

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 先帝所命不

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銜之會進焦王二公少傅而

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

諡徵錄 卷之十四 孝廟實錄

河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 上

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

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爲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

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乃盡得釋時瑾立苛法公

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微卒四出真偽莫辨遠近

驚悚爭以厚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

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日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成

公言爲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預知自古

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於是得從

未減有微卒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

風旨槩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卽如新例亦不當連
乃令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
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也
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公則改容起敬然他人
瑾前論事唯喏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瑾不能
平每切齒焉卒不能害也庚午夏四月寧夏慶府寧
鐸與都指揮何錦等叛逆朝廷出師征討公請詔至
下稍革近時苛政勅旨日十數降巡筆擬奏動中
機宜王師出而捷報至八月寧夏獻俘瑾罪惡暴者
伏誅乃贊新政凡瑾所變更者令所司查革悉遵成
獻徵錄 卷之十四 曼山館
法天下忻忻想望太平 上錄公功加特進左柱國
廢一子爲尚寶司丞力辭不允是年冬復與同官上
疏以儲嗣未建爲言辛未又屢疏乞休屬羣盜蔓延
兵事方殷不敢決去一品九載考績降勅獎諭令兼
支大學士俸仍賜晏禮部再給一品誥命加厚資公
辭不許以修省辭宴許之壬申羣盜寢平公臥家凡
七上疏辭俱荷慰留累遣吏部諭意鴻臚官敦迫乃
復出無何賊首爲王師所殲捷至論功內閣臣各有
賜賚及廢子姪一人爲錦衣千戶公等三疏辭特
授文階又辭乃命公兼支尚書俸公仍辭大學士俸

十二月公復臥家再辭 上察其誠勉從所請賜
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月支米八石歲給輿隸十人
仍廢其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
宅東有隙地構軒爲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問恭局
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七月公卿太夫士奉觴獻壽
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臥不能興至七月二十日
終於正寢聞者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
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鑑一萬貫致米布
爲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諡文正國朝文
諡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輒
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卽負文學重名然恒持謙冲未
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既積而當道殊不意嫌每沮抑
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比柄用遭遇 孝宗不
時召對啟沃之功爲多更化以來值權奸用事隨事
應變所以解紆調劑潛消默奪天下陰受其賜者公
不自言而人亦或鮮知之是時微公衣冠之禍不知
何所極也公位既顯恒以盛滿爲憂顧受知 兩朝
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有疾必命太醫院官診視遣
內官齎厚資禮意隆重無與爲比至於謝政歲時賜
鮮及頒上尊珍饌皆與任事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

宴皆先是所未有者事父孝謹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養繼母麻太夫人如母事季父如父同母弟東川東山子卒無子哭之痛東溟麻太夫人所出亦沒遺二男公撫之如子所著有懷麓堂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真行草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劃近習復古之功爲大樂汲引人才有善輒稱揚不已所薦士不使人知同考官主考禮部會試者各二主順天應天鄉試者各一廷試讀卷者八門生半四方凡經指授多有時名初娶劉氏累贈一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

東山

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子兆先岳夫人出廕國子生少有盛名其卒也舉朝惜之孝廟遣近臣慰問賜賻次兆同朱夫人出今以東溟子爲後卽兆蕃恭謹有文能世其家擇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葬於京城西直門外畏吾村蓋公祖塋也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傳

實錄

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始與經筵然不以爲意也嘗大旱應詔陳言剖析

盡于語切治道者數條附以時政得失爲獻孝廟甚嘉納之旣入閣不時召對遇事多所規益末年受顧命縷縷數百言東陽感激涕泣正德初羣小壞政遂與同官劉健謝遷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言甚剴切因自劾求退健遷皆罷而東陽獨留命下據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於是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以解紆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卽決去非之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

東山

過矣所著懷麓堂前後續稿百餘卷凡朝廷詔冊諭議諸大制作多出其手詩篇碑板傳播四裔雖字書小枝亦精絕逼古人罕及之

維風編云李文正公幼負雋才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自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謁觀事至

京統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東沙芝園集公致政後遂巷楊閣老載酒看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卷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

晏山館

平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能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卽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提身者已彼時權璫狂狎公卿鮮不受其贅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母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叢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

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正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

晏山館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正謝公遷神道碑

費宏

孝宗敬皇帝臨御十有八年敬天法祖任賢使能中
國又安四夷賓服共繼體守成之美上煥聖祖駕
軼帝王一時輔臣則有若太師晦菴劉文靖公西涯
李文正公太傅本齋謝文正公至與孝廟為終始
明良相值於斯為盛孝廟上賓預受顧命逮事
武宗功成身退率歸於正若夫里居二十餘年再蒙
召用遐壽令終子孫振振克紹世美若木齋公者又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中七 費宏

二公所不逮也嗚呼休哉公且卒謂其子中書舍人
正太常少卿兼侍讀丕曰神道之碑必屬費君蓋館
閣舊人惟費君尚在其知子之詳亦莫費君若也二
君遵公治命遣其曾孫敏行持公門人倪君本端所
為狀造予廬而請焉予素辱公愛誼不忍辭按狀謝
氏之先出河南陽夏太傅文靖公安顯於東晉遂寓
會稽後徙台之臨海少傅丞相惠正公深甫又顯于
南宋其行長二處士者則自臨海徙餘姚之始祖也
五傳而至見賢兄賢生原廣原廣生瑩號直菴仕終
福建布政司都事坐生恩號簡菴則公之高曾祖考

也自原廣而下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傅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嚴氏祖妣余氏妣鄒
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正統己巳十二月二十八日甫
遷新居而公生直菴公因以為公名後字之曰子喬
直菴在閩治道多開釋無辜人謂其必有後及公生
而聰慧異常年數歲屬對即有奇句且志趣不凡皆
以遠大期之且曰他日名位視晉太傅宋少傅蓋不
多讓况當天下全盛之時其勳烈之隆殆將過之也
成化甲午鄉試為第一人乙未會試為第三人廷試
為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奉詔入館進學勤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中八 費宏
而且謙為諸元老所重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
請公為文以賀峻拒之眾遂知公正直不可妄干矣
辛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二皆公所取士也咸服
其精鑑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
考禮部孝宗皇帝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公乙
巳充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極推恩官僚陞左春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
勅為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內侍郭鏞者請選妃
嬪以備六宮公言上方諒陰豈宜有此俟陵畢徐議
之未晚也命禮部議如公言上方勤學公務積誠以

開聖聰每先期輒焚香誦如侍天顏及嘗講
場詳明甚稱上意庚戌以省親請上嘉其孝聽給驛
往且賜金帛爲道里費辛亥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冬十月母鄭宜人
卒癸丑簡菴公又卒計開皆蒙特恩賜葬祭蓋上念
公春官舊臣且在講筵眷注甚切思有以柄用之矣
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時猶未終喪八月服闋
赴京疏辭不允且陞詹事兼秩如舊蓋皇太子將出
閣讀書欲重儲端之任故以輔臣領之也丙辰命主
會試所取多知名士是歲累有鶴袍犀帶之賜丁巳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九 陞山館
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
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因上疏
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爲 皇太子勸 上嘉納之
清寧宮災上疏請修人事以應天變詞甚剴切且引
咎避位不允已未賜一品服太監李廣死欲例加恩
典公力陳其不可辛酉虜犯大同上爲之肝食公疏
安邊機宜以進 上卽行之本兵預慮軍興或乏欲
加南方折銀每石已之二公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
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盡節用以
紓之乎虜騎尋遁國用不乏其事遂寢時視朝稍宴

章奏或有不報者兼以工役頗繁公累言之皆
見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賜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岡蠻寇平賜俘奴一
人甲子以災異再乞避位不允 孝肅太后崩禮官
預擬與 孝莊太后並祔太廟公請命集衆議以正
典禮尋別立奉慈殿以祀之時承平既久政漸寬弛
而近習怙侈尤甚有齊玄者奉使武當由欲裁激濁
揚清便宜行事等語于勅中遼東守將張天祥妄殺
冒賞近倖欲曲庇之公皆執不可至觸聖怒不卹也
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蒞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 陞山館
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其虛名
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對命通行禁約
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有犯者必懲不貸皆
從公之請也公知 上圖治甚切委任甚隆思盡革
諸弊以肅政化若軍將之曠缺戶口之衰耗以及屯
田鹽法馬政等事將漸次修舉而官車晏駕矣憂世
者有遺恨焉時乙丑五月也 上大漸召至御榻執
公等手諭之曰朕在位十八載惟卿等數人皆與朕
相知朕今弗與繼其善輔嗣君聰明仁孝可勸之進
學無忘朕今日之命也公等悲慟而退 武廟登極

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纂修 孝廟實錄
允總裁官初開經筵賜冠帶衣履益追念先帝遺命
付託之重待公等甚厚但近習蠹政漸不可長戶部
尚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於內
實諸犯于法會事預泄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于位
矣十月一再引疾乞休遂允之賜勅給驛戶廩五石
歲肆八名仍賜金幣襲衣公等既去吏部尚書焦芳
入閣而太監劉瑾擅行於內芳急於倖進憾公嘗舉
王文恪吳文定二公而不及已瑾又以公等先嘗裁
抑其黨及今廷論之故尤切齒焉二人乃深相結納
欲甘心于公因遣偵卒四出伺察公事竟無所得會
鄉人有以賢良應薦者瑾謂違詔格以爲公咎與劉
公俱褫秩又矯旨令公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
修不除名且欲追奪公誥勅會瑾敗而止公之去位
也參諫交奏留皆逮繫詔獄備遭慘毒至死不悔亦
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矣公既歸瑾意叵測
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
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棋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
憂患者歲嘗大饌出粟以賙貧乏族黨鄉閭賴之祠
壘成每旦必具衣冠率子孫焚香恭謁忌辰必茹素

祭物豐潔其儀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庚午謹誅
詔復職致仕乙巳 今上登極臺諫疏薦公遣行人
齋勅存問復官廩與隸如舊而增其數焉武選若起
爲叅議編修復任翰林公遣正入謝溫旨褒荅蔭爲
中書舍人時徐夫人卒正乞終制仍賜祭葬如例癸
未復令有司特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齋勅
起公于家且命鎮巡藩臬敦請上道十月抵京勅進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初宏以衰病將乞休曾具
疏舉公自代宏去而遂菴楊公又以公薦意若虛元
佐以遜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遂菴之能讓
及公至京而遂菴以官視公爲尊不肯處公之下乃
竟違初志輿論頗少遂菴然公盛德不與之較也公
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爲本及入朝自
度衰年且難徇時力求生還遂不果 上然上之待
公則甚隆嘗以天寒免朝參以除夕賜御製諸詩郊
祀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太醫視藥餌遣中官賜
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諭視事而公竟以疾辭 上
察公誠懇特從所請諸凡恩澤視前加厚焉中書正
奉旨護送以歸少卿丕亦欲請行公曰汝方侍日講
豈可卹其私宜盡心職業勿以爲念也公歸適生

女孫五世相見人以為難已丑九月病頗亟寓書二
子以不及見為恨會中書以疾請告少卿亦待母還
相見甚歡疾遂愈又明年辛卯二月十八日乃考終
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
贈太僕諡文正遣官諭祭者九遣工部主事羅餘慶
治葬以是歲冬十二月十有八日墓在香山之麓與
徐夫人合夫人出同邑許塘巨族處士諱旻之女賢
淑可範累受一品之封子男六長即中書舍人老成
博雅無忝世休方以翰墨供奉內閣次即少卿以進
士及第八翰林累今官德望文學推重於時可以繼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三 香山館
公之相業為公仲弟子五公後次豆中書舍人次巨
左軍都督府經歷為公季弟方伯石厓後次至次聖
皆國子生孫男十八長用梯贈尚寶司司丞次用稅
用楷用楨用梅用栻廕國子生用楫用櫟用櫟用櫟
用楨用稅用梯用樞用模用杜用構曾孫男一即敏
行尚寶司司丞玄孫男二公器宇豐厚風神秀朗見
者知其為奇俊元臣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謂清
白之操百練愈情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如聖諭也
其學以明義理為先為文正大溫厚不事雕琢可以
垂之不朽在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

平公長於為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
激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治者端在是也宏在翰林
侍公最久凡此皆身親見之倏忽數十載矣赫赫如
前日事感今思昔惟以永歎衰病侵尋舊殖荒落莫
能開公之粹美姑叙述大都俾刻于石而繫以銘銘
曰天惟純祐命我 皇明至於 孝宗實撫盈成任
賢圖治日惟勵精孰其輔之二三名卿公起南服魁
於大廷羽翊青宮久屬聖情遂膺簡擢作我股肱惟
時篤業竭其忠誠裁抑倖濫百度惟貞十有八年顧
命是承爰輔嗣 皇明晶璽乘成功弗居高舉冥冥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四 香山館
宦豎廣經奇禍是嬰天久乃定既因而亨今 皇紹
統大化一更乃遣勅使存問於庭恩數稠疊數被枚
寧安車載迎為時保衡公弗時拘力辭寵榮令德眉
壽全節完名亦有哲嗣克紹芳馨如呂如范競爽同
升杏山之原歸然佳城 帝有卹恩貴於泉扃崇碑
我義顯刻茲銘惟德不匱惟賢可徵後千百祀以俟
雲仍
墓志云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每多索賄賂民
不勝其害謝文正乘間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
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

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 上悅即
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朱希周志

謝文正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祔
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
建方石書院嗣宗黨治喪併患難之不贍者共處宗
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顧彝傳

謝方石憫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遑忘
諱收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
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象
已而得亦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五

豐山館

皆公所訂正表章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
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墓志

謝文正初入翰林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
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我何可以謾言
悅之竟不與作傳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
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憂每與戶部議
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
公鑑經理其事公擬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

其願附籍者終令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
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未幾果叛 朱希周志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六

豐山館

前大學士焦芳傳

國史實錄

前大學士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侍講學士降湖廣桂
陽州同知陞山西霍州知州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
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以憂去服闋復除本司右通
政再以憂去服闋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陞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尚書尋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如故芳雖居翰
林素寡學性復凶險惟事阿附以圖進取始比尹旻
父子尹敗坐謫其爲吏部尚書時值正德初元逆瑾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七 曼山館

等號入黨方以盤樂導上內閣九卿率百僚伏闕固
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得先爲之地由是大學士劉
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等相繼得罪以去八黨勢
益張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瑾之變易成
憲濁亂海內欲以淫刑密網杜塞言路威虐軍民皆
芳導之芳爲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尤惡江
西人一時先正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所書
多矯誣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良輩使筆之挾瑾
威以鉗衆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窺定一字其子黃中
尤狂誕恣睢會試初中式芳必欲處以魁選廷試策

稿出郎中劉武臣傳付黃中既弗獲如願芳以爲諸
執事官抑之其後瑾以擴充政事爲名改編修顧清
等二十餘人爲部屬亦出芳意累科錄策止一甲三
人芳請并黃中與三甲第一人胡纘宗策俱錄之遂
授黃中翰林院檢討纘宗及劉宇之子仁等六七八
俱傳奉爲庶吉士黃中尋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超
躡資序皆前此所未有也芳旣狼戾黃中又以惡濟
之故毒螫滋甚時土官岑濬所沒入家口當給賜大
臣芳聞濬妾有殊色求瑾得之嬖甚與妻反目至持
環刀欲殺之後病臥黃中遂與亂父子應潰穢不可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八 曼山館

聞芳爲吏部時郎中張綵與瑾同鄉有才幹芳力薦
之不數年代爲尚書欲以媚瑾且籍爲姦利綵德之
言輒聽久而漸厭苦之時爲異同由是有隙旣旣亦
瑾鄉人險薄士也初爲芳腹心旣而見其勢衰轉附
綵盡發芳陰事互構於瑾瑾大怒芳懼乃乞致仕去
瑾伏誅科道交劾芳父子黨逆請正法皆褫職爲民
一時公議猶憤惋以爲失刑後大盜趙鐸流劫河南
入泌陽黃中先輸輦其積以通鐸遍掘芳所居地得
金帛無算芳僅以身免又盡發先塚燬其遺骸無餘
憾猶未釋取芳衣冠被庭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其

惡構聲曰爾當萬死命劒士腐之白刃交下靡遺乃已且曰使吾得手誅此賊以謝天下死不恨矣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云以正德十二年卒

焦芳傳

兗州別記

焦芳字孟陽泌陽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少保李賢其鄉人也芳出入門下脅肩巧笑取賢好中之而又陰遣其妻入侍歲時伏謁均於子姓賢乃題爲侍講九年當遷學士矣時相善詹事彭華而意薄芳也遲之曰芳亦學士乎芳恚揚聲謂華與時相好而尼我不遷不遷將刺刃長安道中華懼不得已獻徵錄 卷之十四 曼山館

謀於相遷芳侍講學士久之坐善侍讀尹龍龍敗株累出貳柱楊州擢按察副使視四川學改湖廣召爲南京通政坐母喪歸起復太常少卿兼學士尋權吏部右侍郎猶對客恨淹滯以劉健抑之也嫚罵健云改左侍郎芳於衆亡所不嫚侮雖馬文升老臣時時凌之出其上正德初進尚書戶部臣韓文言天下經度不足詔羣臣議議唯勸上節儉耳小璫從門傍聽芳微得之計語且達上上殊不在節儉乃大聲曰天子有四海富豈得不令一舒手且財非坐費乏直奸人亡賴坐匿稅比比耳重檢索自足矣於是上聞大

喜嚮芳而劉瑾等日益盜侮上狗馬游戲尚書文倡六部臣極議欲誅瑾等而內閣臣從中下持其議而芳陰使使報瑾曰蚤疏皆文主之芳無與也瑾心德芳因謀盡逐內閣臣而令芳入進太子太保再進少傅太子太傅踰年遂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芳寡學閱章疏不大了了而日伺瑾所願授輒奉行四方賂瑾者首具三之一賂芳以轉及瑾亡不如願欲去增解額斥翰林外補日夜汲汲修睚眦不少遺也子黃中僅行文舉戊辰進士廷試芳必欲當第一人同列固爭乃止置二甲首猶憤恚不平卽授翰林檢討踰月遷侍讀會瑾召試黃中牡丹詩拙甚大哈笑曰焦先生喚耶此可得第一人而後又詎知芳他罪狀恚甚嘗就殿廬而叱數之芳皇恐跪謝久之併其子黃中致仕先廣西士官岑濬誅沒入家口當分賜諸大臣或謂芳濬妾殊色也芳因謬欺瑾得之嬖愛甚至與妻閨持刃欲殺妻而會方病黃中因侍通妾妾內慕黃中丰度且淫毒也泣且嚙臂盟自是每及夜媚芳醉以酒輒趨就黃中淫聲達於外後瑾誅言官請亟誅芳然有奧援不果僅削其散官而芳使黃中大齋持金寶分饋權貴人上章求湔洗吏部及御史

院請逮治之乃遁去芳家居治里第如王者財貨山積大盜起山東河南度泌陽縱火焚其居掘塚墓積骸燒之清以死盜馬牛骨曰使亡擇焉發窖藏得金帛繡蟒玉帶珍玩值千萬計芳老且慈委頓死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六上

受山館

太傅王文恪公蔡傳

王守仁

公諱蔡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晚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自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

寇公上壽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
日隆時方災異內閣謝公引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開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
洵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
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
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
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
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
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
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
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
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
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
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
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
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
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崇楊公於瑾謂其
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乃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
乃可以功爲罪瑾議於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
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注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六十五

曼山館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六十五

曼山館

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
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
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餘阿議彌不協
而瑾驕倖日甚毒流縉紳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璉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
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璉
使同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
疏三上許之賜璉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
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旣歸吳屏謝紛囂儵然山
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
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
起乎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
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
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
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
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
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日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
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正
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
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
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
愚也天地間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
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
江湖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
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
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
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文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大五 曼山
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
祭葬有加禮四子延詰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
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
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
童子至於耆耄自 廟朝下逮間巷至於偏隅或師
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
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
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

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
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
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
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
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
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
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大五

曼山

光祿大夫桂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鈞州劉公宇傳

實錄

實錄

劉宇字至大河南鈞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縣陞御史瑞州知府副使按察使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右都御史總宣大軍務時瑾專政宇尅邊儲首以萬金賂之遂論修邊功賜金帛蔭子爲錦衣衛百戶丁卯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宇恃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輒輒朴之尋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轉吏部尚書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瑾鄉人張綵爲文選郎中事皆由綵出宇充位而已

獻徵錄

卷之十

本七

吳山館

瑾欲用綵爲吏部尚書乃加宇大學士入文淵閣僅三日聽以省墓歸越二年卒于家宇麤厲無才猷徒以軀幹魁梧致顯位其爲總制時奢靡無度奏帶僕從十數日責有司肆盛筵供億之賂劉瑾入掌臺事請勅箝制御史小過輒撻瑾以爲賢擢兵部尚書舉用將領職賄賂籍追轉吏部索賂於縉紳不逮債帥之餽乃悔曰兵部自若何必吏部也未幾張綵爲侍郎凡所舉錯綵與瑾謀協而行宇尸位而已瑾重信綵亟欲援之尚書將罷宇以宇夙厚乃俾入閣宇疏辭止之省墓許乘傳還宇將踐內閣任請於瑾置酒

閣中瑾親詣稱賀明日宇猶入閣瑾聞之曰此地豈容復入哉宇乃不敢入而行踰歲得請休致議者謂其流毒善良不及焦芳儼然黃扉不及曹元云

劉宇

弁州別記

劉宇字至大鈞州人順而長身起家進士拜上海令高第入爲監察御史再謫繇郡守累遷按察使以副都御史總督宣大諸軍宇貪墨取貲軍中亡黨而頗以巧覆之嘗粟馬數十疋賂權要劉大夏因上召對及宇事上使中人行伺宇宇已得狀迎致中人還厚賂以詭辭報乃止正德初進右都御史劉瑾初拔政頗通賄望不過數百金而宇首率萬金贊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若是而他賄者不復視千金下矣論邊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帛蔭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瑾時逆摧折臺諫宇緣意御史有小過輒答朴之還兵部尚書再加太子太傅諸邊帥饋遺壘次卽逮宇前後得不下數十萬金子仁應會試瑾以寸帑書名入卽上第而內批授翰林院庶吉士踰月遷編修再轉宇吏部尚書已瑾愛其鄉人綵拔爲文選郎宇取充位而已中外亡稟畏居抱悒不樂曰吏部虛名大悞人那能及兵部時久之瑾欲去

獻徵錄

卷之十四

本八

吳山館

川綵代字而難字厚乃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之任曰
瑾為具閣中飲字甚歡字大喜過望三日亦延瑾瑾
曰爾真欲相耶此豈可再入乃省墓乞歸釣川將發
未果而會瑾伏誅詔削字散官致仕編修仁顯為民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

史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士健齋曹公元傳 國史實錄

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工部主
事陞員外郎郎中浙江左叅政弘治十八年擢山東
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正德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隨改陝西三年召為兵部右侍郎進
左侍郎陞尚書四年加太子少保賜蟒衣玉帶五年
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供事內閣元與
劉瑾有葭莩之舊故位屢進資緣入閣士論耻之是
年八月己亥瑾誅元上疏言願宥不職之罪開更生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十 史

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詞極哀鳴詔准致仕
越三日辛丑科道具劾復黜為民十六年卒於京第
年七十三元歷任中外無他才能徒以違親黨驟進
本兵又冒入內閣居之不疑對人惟日飲亡何諧謔
道市井鄙語而已老無子息而盛治第於京師其親
知多竊笑之每從瑾所飽飫而出意氣得甚瑾敗所
藏違禁服用每乘夜竊焚之未幾貪倖遂市其居於
貴家將死自作墓銘曰我即死誰肯銘我評者謂其
猶愈於焦芳之怙終稔惡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四終

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目錄

內閣四

楊廷和

劉忠

梁儲

費宏

靳貴

楊一清

蔣冕

毛紀

袁宗皋

石瑤

賈詠

席書

翟璽

獻徵錄

卷之十五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五

內閣四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忠楊公廷

和行狀

孫志仁述

楊氏之先世為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

再避紅巾亂乃入蜀為新都人諱世賢者實新都楊

氏始祖世賢生壽山壽山生玟貢士仕為永寧吏目

玟生春號留耕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

春生公諱廷和字介夫別號石齋生以天順己卯九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

書數卷習舉子業辛卯年十二舉於鄉壬辰會試下

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公明善奇其才許妻焉成化

戊戌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時黃公督學雲南公請

假往迎黃夫人鎮守太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

遣公力卻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

修憲宗實錄丘文莊公為副總裁公以纂修兼校

正官有大關係及大章奏名臣傳丘悉以屬公草成

丘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

充經筵講官乙卯皇太子山閣御史郭紉奏選正

人端國本首薦公與姑蘇王公鑒等七八公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所錄多名士刊文至今程之已未四月丁祖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歸辛酉夏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戌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公左春坊大學士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李文正公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待講啟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旨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開經筵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政孝皇重之錫予多踰常禮一日上御講罷卽以御前饌頒錫宸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纂通鑑綱目節要公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公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孝宗賓天武宗登極七月以從龍恩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公爲講官有白金綵幣帶履之賜十月脩孝宗實錄公爲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誥勅時劉謝二公去位姦璫劉瑾用事公侍講筵倦倦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讒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南京

吏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邏者伺公將中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勅取公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承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與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八景泰天順間故事也時逆瑾擅權每撻人細故輒成大獄公隨事救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紕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於生變土官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於是止令鎮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已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功不自已出乃矯詔撫總裁及纂修官公華俸二級十月孝宗實錄成復俸如故有幣金乘馬之賜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公謂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鑄驅去卽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寧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鑄

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鑄樹黨耶亟請於上行
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寘鑄矣公曰鉞
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
不幡然思奮亦使寘鑄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
果擒寘鑄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
身殿大學士庵子恒爲中書舍人勅諭褒美辛未
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
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公曰馬文士也豈堪
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債事叅將桑玉領大軍追
劉七於村中窘甚將自經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
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朝下中錫
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旣而趙風子邢老
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
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於公
曰內地腹心邊圉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
以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
斬半豹房義千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
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於豹房事發下永
獄杖殺之義千黨訴於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
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

十四日 上降手勅曰直隸山東河南盜賊平定內
閣運籌定議致有成功仍庵子姪一人爲錦衣世襲
千戶公疏辭不允三辭上令吏兵二部會看以聞
得旨改庵六品文職公又辭不允至三辭上鑒
其誠切許之十月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癸酉四川流賊鄒本恕廖麻子作亂彭公澤
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畧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
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
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
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
江胡小二等作亂彭歎曰石齋眞聖人也甲戌正月
十六日 乾清宮災公請上素衣御左角門下
詔罪已令諸司直言時政上納其言公卽疏言
皇上嗣登大寶十年於茲邇來災異迭見水旱頻仍
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霜雨電
之非時地震天鳴之相繼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今乃
復有此變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賜策免
尤望念 皇天付託之重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
戴之切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親九廟之祭崇兩
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聞言路通下情還

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纖
造以節民財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
天意可回 上深悔悟而義子輩諛言蠱惑意乃懈
是月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張設公語
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入之所恐
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復護衛公極諫止謂伊祖以
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還豈可又從其請費公亦
極言之時寧夏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
中出焉乙亥正月二十二日留耕少保公卒於家訃
聞 旨言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受山 第
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 聖明必能以禮處臣
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
候吏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
禮得 旨卿春官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
重特導先朝故事爲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
以副倚毗至意八日 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
諭 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人事多有倚賴先
少保喪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
公再疏陳情得 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內
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爲念再勿

固辭公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
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
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 旨卿屢乞
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卽來供
職卿弟廷儀也著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
中祝鑾諭祭工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輔臣眷注之
隆未有過之者公既歸 上每臨 對左右言何如
楊先生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齋奉 璽書宣諭
并 勅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
啟行兩月而 詔旨卽下到家三月而 勅使又臨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受山 第
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縹緲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
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
措風化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或少
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爲口實當
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 上
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
來卿宜體朕至意卽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
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
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
遠難馳於道路衰毀之狀亦有覩於班行徒戾禮經

無補風化 上鑒其真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待卿服闋還著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丁丑六月六日服闋 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紳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 璽書公懼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 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勲戚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 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鏤羊酒十月二十一日入閣疏謝且請 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蔣公至居庸請 駕有 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公首倡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 君尊如天敢有責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 上復遣所幸通使張龍來云 朝廷說楊閣老不肯作旗帳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之恩典過他大

臣十倍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戊寅正月七日 駕回候迎皆不用帳 上素重公亦不謂忤也公知道不合遂謝病乞休得 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復任以來尤切倚注不允辭二月一日會 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即復臥病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飡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 上批答曰多事之際正宜盡心匡輔又不允三疏辭益切 上曰耆德去留繫時輕重卿旣爲朕倚注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十八日內閣題 太皇太后銘旌公不與賜公白金寶鏤彩幣公疏辭未幾復疏言臣之在告且及半年以高爵厚祿待衰病之士隆恩殊禮寵尸曠之官是徒取具員而不責實效也不允再疏亦如之五月 上遣太醫院使盧志施鑑更番診視又遣鴻臚寺卿張昱至臥榻前致 命催召公疏辭謝 上留之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宗仁來驗病勢公疏辭謝者三皆不允 上降手勅曰朕親統六師勦除寇虜內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綵幣廕子爲錦衣世襲正千戶公屢疏辭皆不允已卯正月七日 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 皇

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
奏捷今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朱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
之誅即以奏納還中使旋出德勝門迎駕大閱張
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本內所稱威武大
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銳
曰朝廷在教場立待旨而後入公執不可銳去復
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云前大將軍號止
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借錢寧
來泣而言曰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令寧來請即
擬票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寧回
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上令回閣擬旨公與蔣公
具疏執奏如前止擬獎勵馮清不及威武大將軍一
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上又欲南巡杖
言者舒芬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侍曰
爲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
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
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
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聖駕欲南去遠
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儻有姦謀潛

匿圖角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傳
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
宸濠逆謀已成入無敢言者公語及此聞者悚然明
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
順門公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
親奏豹房公曰我知有乾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
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銳汗顏而退五月
十日御史蕭准上言宸濠謀爲不軌衆相視無敢言
公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
矣然反形尚未露先年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
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溥楊士奇以
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即謝罪獻還護
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樞勅遣太監賴
義侍鄭顯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
倉倉勿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爲南昌左衛
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
語藉藉少監盧明日不日有六國索鼎錯事公曰鼎
錯爲國家計瑾敗削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
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御史燧許
副使達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尚書瓊使人要於路

曰復命時當示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
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庇之復奏云寧府
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公曰來奏云賊破
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
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
情意在陽阻官軍陰助宸濠也公與廷辨盡發其姦
而瓊甚怨公百計誣陷然公守正卒不能中也七月
加特進疏辭不允有清德正學體國忠誠之褒時
上欲親征羣小慙患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
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
公曰此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此賊
得罪天地祖宗且無政以懷其軍民者若出黃
榜諭以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卽旬日變從
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居守
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駕出征居
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親征旨徑下不能止也
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載御寶行公曰戰危事也
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鄂老人掘
廢印尚且惑衆況國器乎卽有除拜號令亦凱旋
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蔣公護

蹕又明日有中入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兵空
勅公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竟不進
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朝廷親
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
近聞逆濠僞檄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
令耶假作尊者謂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
何人降爲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戮然後興兵問
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覆奏少
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
以阻撓軍機促勅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
勅敬等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
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吝見也公曰公等不必死
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
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
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卽
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
我於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奉天承運皇帝
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爲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
乃去八月十九日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
制誥有旨責公引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

駕初進者明日乘輿行矣庚辰十一月 上還自南
征召通州召公至行在令擬 旨先誅宸濠然後入
宮公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
而後誅之此 先朝故事也令於通州行之臣不敢
奉 命 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
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
京後恐我亦不得主張矣時 上疾已篤且無主嗣
又深疑左右侍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 旨進焉辛
巳三月四日魏彬張銳傳 旨言 郊祀大禮未舉
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冀萬
一公知 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史山館

變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
聞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禍反是公等先受
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
日早少監陳嚴倉皇來報 駕崩矣公卽語嚴曰急
啟 太后取輿長子來繼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
至閣中授公一紙乃 太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
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好的你每與張銳叶司禮
監來看我我有些好歹奏 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
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公讀罷舉

京畢曰羣臣止哭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啟
皇太后降懿旨 太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
武大臣各一人奉迎 興長子來卽皇帝位於是遣
大學士梁公儲司禮太監章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
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
公意不欲遣章谷倉卒防變故不之更初聞變公先
命閉閣門時惟好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
市賈皆不得入王瓊問閣門閉大沮議定奉所擬
懿旨及 大行皇帝書入啟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
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謁謝
且賀曰昔呂端鎮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
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間權姦拱
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
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 旨散豹
房官軍今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
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
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營官軍各回原
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革革店官校并軍門辦
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給密及土營番諸處貢夷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史山館

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
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
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
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大手
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
禁捕盜賊皆出公獨斷而以先帝末命行之或曰
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
時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
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泰意若不怡邀兵部王憲至
閣欲有所言公問則徒倚不對而私相諍語公曰危
獻徵錄卷之十五
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
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
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為彬地且
以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
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誰泰曰
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脅公
也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為自取滅
族禍耶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公曰
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為也許公必欲與平虜
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

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公曰君何
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
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
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近年反者
內有真儲宸濠外有劉七藍五駁老人皆隨起隨滅
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即顧時問蓋
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公協力共
濟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
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節
督無能為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為彬遊說以探公意
而公對之語有操縱江間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
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為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
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
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為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
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蔣公曰連日介介
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
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
齡被劾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墜則大閤俱在公命
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為全美魏
尚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

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
公雖與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令非本意也今外
紛若不早請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禍嗣君
以憂未免為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公
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管轄改團營為
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
然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為辨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
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猶不念祖宗墳墓
與兄弟耶 嗣君途中萬一聞變驚張公請保任
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嚴對之曰且收得在 嗣君

欽徵錄

卷之十五

十九

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
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即擬
旨奏 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下公曰權璫對
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 官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
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
矣蔣公曰天祥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
者父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
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 西官廳文書
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跪
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

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譁聲雷動為之誣曰
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為穩也頃之李琮亦自
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
自斷其子怨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
東西北安三門東甲果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
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
未可知也是舉也公之成算而贊其決者蔣公也彬
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公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公笑
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 嗣君
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為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啟行

欽徵錄

卷之十五

十九

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 嗣君至行殿 召公及
府部大臣宜論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
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廿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
公承虛展總已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於
卽位詔除之公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
蔣公先歸閣中整理文書 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
校豹房僧僧寫亦虎仙數事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
草蔣至公家論家童取去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
進稿請 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辰文書官來
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

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 朝廷不從今 嗣君至便
有此乃知前日負 大行多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
日拜賀 新天子明日即跪奉天門前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 詔書雖死亦甘心也
蔣毛二公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
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
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
官來相見語之曰亟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或言
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自古人君即位雖草
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天子 吳山 諭
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
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明年為嘉靖元年
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
歡慶曰真 天子也二十四日 上召公及蔣毛二
公見於文華殿公曰 陛下順天應人為天下臣民
之主初至行官雨澤隨降一登 寶位天日開明可
徵 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 天法 祖修德愛民
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先生每
說的是 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臣
武臣亂政公擬 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

十餘人公擬 旨俱令致仕 上不可下內閣改
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下獄文
臣亦有朋姦亂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公曰文
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則衙
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盡貳 朝廷移居豹房新寺
南北巡幸離間官闈以致國本中絕也中使口王瓊
先在兵部頭戴爪刺身著帖裏親至豹房與 朝廷
飲酒非疊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擬瓊
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
瓊危迫甚摺撫誣奏冀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天子 吳山 諭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為救解時久旱瓊既下
獄雨隨降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二十八
日 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
佐傳諭 上意欲公發王瓊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
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校也蓋瓊朋姦黨
逆罪惡昭彰至如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人豹房
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擬皆朝臣所共知者
公故云然二十九日 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為
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 賜茶而
退自成化以來 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

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受知 孝皇上賓太監
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謫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
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
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
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
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
公深憂之 上卽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
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
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
集爲之謠口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上
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 上
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時
上在諒間居文華殿公疏言 陛下嗣登大寶一月
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
寫字爲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
多暇敢請日講 祖訓一二條臣等躬候便殿直說
大義以爲 聖學萬一之助 上嘉而行之先是錢
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 上卽位兩
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
餌時有爲之彌縫者鞠之不得其狀公曰錢寧改易

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
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
劾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爲公曰
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於是擬 旨正其
罪焉張銳張忠子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
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
旨充軍而已公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
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是大有爲之
君也既而法司議上 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票請呈
亦從 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爲不誅此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上
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 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
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自古帝王制刑
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赦而誅大明律首以十
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
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
執奏者未已 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
及宮闈下逮左右可平願 賜獨斷還回此三人監
候處決 上令籍沒其財元年壬午三月二十五日
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首先定策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

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 上批答曰卿累朝元老德望隆重當國勢危疑之際首定大策翊戴朕躬計擒逆彬潛消禍變中外奠安功在社稷朕嗣統以來贊襄新政釐革宿弊罔顧利害備竭忠誠朕心嘉悅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恩命副朕倚毗至意公再疏言有無妄之福必致無妄之禍臣因攀附得效涓埃豈敢過有希望以速無妄之禍哉伏望聖慈特賜矜允雖不敢自謂勞謙之有終亦庶幾知足之不辱 上復批答云卿在先朝隨事匡救備竭忠悃中外共知朕繼大統實卿定策迎立既安宗社又能除奸弭亂寧一衆志功勲顯著前此所擬封爵之加出自朕心宜勉承恩命三疏四疏 上批答數百言益切五疏公辭且言不得請必求去 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着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卿廉讓之節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 上批答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三人能同心協謀蚤定大策其時江彬稔惡負重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又能即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變朕雍容入朝中外宴然考之前史漢文帝宣

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邑戶我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勲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賜宴進階錄廕畧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不必過爲高潔以傷朕懷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攀援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 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往日欺君悞國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脫禍之門朋奸附黨各執教錄 卷之十五 吳山館 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蓋廟堂之上幾事不密姦雄之後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不首罹薶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況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楊廷和以別樣恩典以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廕子錦衣衛外再廕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公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 上溫旨極褒美留之令鴻臚來諭意公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

責一事未善輒憂於色食爲之減嘗密啟陳論有大
不得已乃疏言之如請崇聖孝隆聖治請折毀保安
諸寺請毀石經祠宇請慎命令以保新政請慎始修
德以隆治化其目有敬 天戒法 祖訓隆孝道保
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
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省供應 上
皆溫旨答之而必見於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
堯舜喜起之風科道論列亦稱公骨鯁如古社稷臣
公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官
府隔絕特假章疏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孽我孰
獻微錄 卷之十五 二十六 曼山館

聯以副眷懷所辭不允數日尚書彭澤等中刻一
鵬毛王御史陳講劉廷鑑少卿楊一渙郎中唐曾先
後奏道等挾私害君子 上覽之喜曰此朝官救
先生本也下道獄公復爲救解 上又日遣中使使
公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先是大禮議起公首執議
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 御批者四執奏三十
餘次司禮太監奉 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
執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十
陳應楯李雲容賁緣進用疊惑公疏論唐虞三代之
興梁武徽宗之亡請行拿問明正其罪工部郎中葉
獻微錄 卷之十五 二十七 曼山館

公上疏乞休不許再疏 上乃允之寫勅馳驛行月
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廕子一人爲錦衣
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上章留公曰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在廷和則得矣若人惟求舊 陛
下未加之意乎御史徐相等言伏讀綸音仰窺聖意
既云政理相關連章具辭則知爲謀議不合而去矣
又曰前次有旨論功錫與世廕則知其靖難王室不
爲無勞矣 聖明未嘗不知廷和也何遽准致仕而
不勉留之乎給事中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勅爲
陛下社稷謀也何不鑒其忠而反厭其執拘耶南京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二十八
給事中顧濬輩相繼言 先帝賓天禍在旦夕廷和
與諸老臣協力排難翕息之間擒逆彬剪羣黨功不
可誣御史范永鑾歷疏公翊運扶危洗天浴日功在
社稷嗣是臺諫章奏或特薦公或連蔣毛喬汪諸
老者不能悉足覘公道之在人心也公歸絕口不及
時事口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瑞虹司馬兄弟
俱和爲樂泊如也戊子 朝廷下勅諭云楊廷和謬
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公聞之怡然
已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公夢天門開二
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二十一日顏色溫粹若平時

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涼如深秋長
子慎以罪戾雲南聞訃告於巡撫歐陽公子重會黔
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臬奏請假回蜀襄事
嗚呼痛哉公少有大志而兆亦非常嘗夢天門開見
綽楔題曰際昌辰在童叟時勲業已定矣天資孝友
器宇宏深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而不
爲章句文辭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
意甚篤 國朝自洪武迄今輔臣之建自部署之職
掌將帥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刑獄水利學校賑
濟荒政言其事若人又詳其年若月至於 所未經
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此非盡得之書中
也竊延儒語時罔不究心意欲設施之耳正德中劉
瑾亂政錢寧江彬繼之又值竄鑄宸濠兩宗室之變
公自守介然不爲所汙瑾賣官鬻獄天下府庫財半
入其門既欲盡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一日來閣中
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公曰圖籍
國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
憮然明日乃移之千步廊焉或有怨於彭文思者遂
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殺交趾貢夷乃嗾瑾
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不得爲

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草廬事元欲榜其罪於朝
瑾主其言來閣中議之公曰吳王皆往事盜賊處處
有之今偶因一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
怒曰出榜朝堂前代亦有故事公曰非盛德事可為
主上累耶事乃止其從容服強禦有如此者錢寧
氣焰薰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公門又令張
龍董誥必注公曰朝廷在外豈我輩事飲時耶竟
不往公丁憂歸寧愧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
豸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校緝得之曰此龍形也
將感眾校尉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旨徑
獻徵錄

宋之十五
下公曰自古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
終若本朝則絕無也誰敢為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
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眾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
有
功受封非其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即命中書
取類博稿來手揭示之永乃止自成化以來寫亦虎
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為邊害數十年彭公澤
嘗遣之諭土魯番乃私計以厚賞彭欲罪之虎仙乃
賂王瓊塊土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遂誣奏彭公而
虎仙得脫自是得近侍彭房父子俱授錦衣指揮使
公慮虎仙外知邊方慮其內覬朝廷事情脫罪而

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為邊患不止如宋元時事
乃擬就改元詔中擒之不假兵革而邊患消矣正
德末年鑿與四出公居守在内而天下晏然至受
武宗遺命定策之功尤偉議者謂周室重熙成湯
代猶陳虎賁以備應門執干戈而衛翼室書之願命
以示後世韓琦之立英宗皇已在官繼立自有成
序史臣尚謂呼吸之際雷有風未有如今日虛大
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室抽戈思逞者近在簾牆
擁兵助逆者匝環禁角以今較昔豈止呼吸風雷而
已而公從容處之畧無助勦歎積卒於紙上擒首惡
於掌中則公功又倍韓琦矣正德中言官劾權倖得
公言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廷杖者存亡皆
厚卹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刑部
主事宿進建言忤旨刑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
旨詰問公皆力救之所以獎直臣勵士氣者至矣止
裁革冗食官軍雜校甚怨之闢其私構之左右不得
相與咀呪於神或卜公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必
復矣公明知其怨而為國家任之不辭裁抑恩倖尤
力然屢辭爵廕正已以率之人固無得咎公者居家
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孫

嚴諸科第相望公不為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
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
以濟物為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溉
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
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
老夫不知即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
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
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為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
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愧於道者乎公嘉
言善行不能殫述在位天下仰之去位天下惜之既
歿天下紀之故太師李文正公曰文章我不敢辭經
濟大業須歸石齋太師梁文康公曰天下大事非石
齋莫能濟公憂歸虛位以待服闋則請於上遣行
人促就道焉少傅蔣公稱其忠誠而剛正知有國家
而不知有身少師費公稱其肯定大策備慮防微慮
無遺算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少保石公
稱其竭股肱之力安社稷以成維新之治冢宰喬公
稱其身任天下之重竭盡心力卒成中興王業見素
林公稱其受遺定策之功狄梁公為唐司馬公為宋
不足過司馬幸菴彭公稱其志身具家

列聖教養簡任之恩孔孟程朱講明授受之學罔計
利害死生者惟石齋一人而已席文襄公與公議禮
不合其章奏亦曰楊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
磨又曰楊廷和有大功他日麒麟畫形凡此皆正人
君子之論公議之不容泯者也平生建白有題奏錄
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公上
三世祖考皆贈封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初娶黃
氏贈一品夫人繼喻氏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以子
恒貴封孺人第五人廷平舉人廷議兵部左侍郎廷
宣舉人平宣皆先卒廷曆以公移廕為國子生大臣
之廕第自公始也廷中學官弟子子四人慎辛未狀
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雲南惇癸未進士兵部職
方主事恒承廕錄為中書舍人陞大理寺副忱舉人
女二長適翰林修撰余承勛次適舉人劉大昌孫男
十人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同仁庠生其仁廕國子生
寧仁斯仁俱庠生有仁進士與仁指揮同知右仁力
仁資仁孫女五人曾孫男十人省吾養吾俱庠生除
尚幼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庶人禮葬公於
縣城西留耕公封塋墓側丁卯 穆宗卽位科道交
章奏公大節不虧應得卹典下禮部議云楊廷和性

作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危疑之日而訂謨默
定克收旋轉之功 先皇於繼統之初而 朝政
一新懋贊中興之烈厚終正始勲庸卓著於 兩朝
直節高風舉望尚流於四海 上允其議贈官太保
諡文忠 命中書舍人戢汝止治葬遣四川布政司
左叅政楊成 諭祭凡九壇塋一孫為尚寶司丞一
孫入胄學隆慶己巳正月二十七日乃改公墓與黃
夫人合葬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廷和

狀教錄

墓祠碑

趙貞吉

惟 皇天篤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為 社稷隸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
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
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
能安敢授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
沒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
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文忠歷一孫為尚寶司丞一
孫入監遣官祭葬 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
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

明建大
為贈
後正
已作

行書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
祖入蜀居新都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
以奇穎來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
馬余肅敏風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 皇帝
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年三十
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鳳毛然
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
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
政府囂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
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

狀教錄

卷之十五

三

晏山

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
壬申冬今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 朝議奪常疏亟
上議得寢惟 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限制日促
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
為矣 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
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一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
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
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
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殫邊無鳴鏑衝寒驚

唐

折安平且泰侯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
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毫之類則不測可
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
始以一刺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按虎之機此蕭張
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持述出關成
逐羊之勢此周勃牧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
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勝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
功已乎然後清官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三六

吳山館

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
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
去而時事日異矣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
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
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
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
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
率度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志名之完
名俟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
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

決於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

加秩負者不以奪稱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
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
之決於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
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
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
功勞靖忠而傳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八臣
之道宜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
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三七

吳山館

政績邊防扼塞軍伍錢穀叢瑣遠邇心計耳濡知
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
以東厥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
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
稿中取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
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
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
已濱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
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 新詔裁軍人數十
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

護以衛士益岌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
 也有默相也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
 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于是虛閣中
 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公
 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
 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殯
 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
 傳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宅
 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
 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八道之
 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
 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
 生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
 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
 成而賊至完生命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
 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
 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子慎正德辛未
 科及第第一倬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悅舉
 人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

以議禮請戊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特悅
 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
 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揚
 以娶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
 成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

太保文肅劉公忠神道碑

許謨

本朝大臣負峻拔之節操著光州之像度蘇邪振汙而令聞特重一時者若野亭劉公有焉公河南陳留人諱忠字司直號野亭曾祖謙祖亭隱德弗仕父達由舉人官國子博士三世俱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宋氏祖妣高氏田氏妣梁氏俱贈一品夫人博士公任平定州訓導時夢芝生左膝上即以景泰壬申八月十五日生公於學舍州人爲夢芝卷紀之公少聰穎過人明朱氏詩弱冠舉於鄉登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弘治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修獻徵錄

卷之十五

四

修

憲宗實錄成陞侍講 孝宗朝充經筵講官兼侍皇太子講讀辛酉主南京鄉試九年俸滿陞侍讀學士 武宗嗣位以東宮講讀勞陞學士時近習導上盤遊漸壞政紀公卽疏陳崇聖德戒遊逸敷事語極剴切又因 經筵勸 上格遵祖憲戒狎近小日親朝政或勸公少諱公曰盡吾職耳因是 上不悅近貴亦惴惴不自安遂欲用公南京以遠之時先襲毅公爲吏部尚書遂推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未幾陞尚書近習方幸公去襲毅之意正欲公早柄政耳公任禮部卽奏減江南曆紙價銀歲數千兩以蘇民

困尋改南京吏部尚書毅然以董正百司自任留都官屬素便安閒動稱吏隱公乃以勤惰驗其理事以清濁律其檢身考 陞止書不少假借一時官屬惕然敘最率守規箴當 八年考察黜留允當雖有席勢援無一倖免者查 江南假吏千餘人瑾竊政竊權遺術者至留都有覘達官皆延款厚餽公不與見上召公至京有向用意瑾見公氣岸知不可招致改公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瑾誅始被推以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賜玉帶蟒衣充 國史總裁知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四

經筵事辛未 命主考天下會試衆稱公明中官永初用事公卿趨附公守正不往見永使其黨廖鵬來謁待如僕御有覘拒之臨政動以遵成憲遏賁緣爲要每持正論不少顧忌同事者漸弗堪而近貴亦欲公速去公見時事齟齬憤懣日切屢疏乞休 上不允乃以省墓請假 詔許乘傳歸歸復上疏辭始得旨致仕給祿米月五石役夫歲八名廕一子 書舍人居家杜門謝過城南葺野舍後鑿池以俸金賜餘財治具與親朋遊燕或周貧助急曰此皆 上賜與鄉人共之辛巳 今上登極遣官有問公謝疏

附陳時政要務 上嘉納再廢一子中書舍人仍
勅有司時加有問嘉靖癸未七月二十五日以疾卒
於正寢距所生享年七十有二守臣以聞 上悼念
不已遣官諭祭庀葬事加贈太保謚文肅配王氏累
封一品夫人與公媲德生一子朋玉早卒貳室黃氏
生子男一元嗣中書舍人陞 周王左長史孫男八
人有恩中書舍人公性賦剛介志識宏遠公私理欲
界限別白極嚴而好惡取舍毫釐不苟惡奔競趨附
輩若將免已冰蘖之操始終一節嫉惡雖過嚴而與
善未嘗不厚處世雖寡合而義交惟恐不廣事二親
孝廉徵錄 卷之十五 四十二 吳山館
生隆孝養致盡哀誠處家嚴而有法應門止一二童
稚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鑄而行在南都數年不通書
上都秉政時拒貴近餽遺一日有盒擔數具伺門公
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盤具品物委於街巷或
謂太過余則曰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閑廷
試卷於東閣一達宦非讀卷者入公怒置侍胥不輟
其人山方已或亦謂太過余則曰請囑公行時亦不
可無此事也公之風裁方正嚴毅若使得行其志士
風世道當何如也未三月去位惜矣嚴霜隕而貞草
茂橫流急而砥柱安公之見重於斯道豈小補哉公

典麗得體文章蔚邕滂沛並駕歐蘇與講善
疏編帖幾百卷門人特錄其範世者梓行之
叢說云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
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
株繼又於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
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
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
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
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于名筆為誄文詩輓有一於
是吾子汝子矣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
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為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
所職則啟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
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貶也公孤窮階而居之若
不能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
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口大媿口
集士夫清議井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
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
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
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不
敢有恤典文誄之誦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乎

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子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
爲地下之魂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
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
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
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
祖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
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嘆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
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誦再三不覺清風襲人
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進閣是
丁卯九月正晦庵與木齋去國之日也是時瑾之惡
逆方熾不聞野亭有所論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權尚
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卽以病老乞休章凡七
八上上以春宮講讀恩溫旨勉留甫一年餘至己
巳春而瑾敗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
亭年方六十非戀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
快於去耳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卽聖人所稱綽綽
有餘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
於古人一等矣

鄒東郭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
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主亟趨以別公握手

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
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
卑禮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麤鄙不知者且以爲
簡傲東郭云卽公骯髒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
魏莊渠與聞靜中書云技昔官南都司直劉公寔爲
吏部端居簡出倦倦於鑒別人才爾時世道方傾危
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敢爲非隱然
爲一時之重吾兄清德重望與劉公同素善行齊人
物雖然校不惟欲兄爲衡鑑更欲兄爲大匠公於人
才衰微須大振作之汲引之挽回世道庶幾在此

贈太傅諡文康梁公儲傳

霍 韜

公立朝四十牟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 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 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帝制祖皇帝制 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獻帝制 卷之十五 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知皆引疾執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新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放聚奸人世多畜士馬毋聽任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

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正德已卯 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 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勅大學士蔣冕亦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 帝曰何不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臣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 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 武皇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勅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 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巳卯宸濠反 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諫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 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 蹕執與守如皆守執與圖 上之危艱乃議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 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

蘇浙判陳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是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 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帝配 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 裁定 武皇
帝乃不郊又崇南幸儲冕手奏 行在門外請尋南
幸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
未奉 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冕
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
內交士大夫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餽籍惟厚齋
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
察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四八 吳山作
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
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
餽未嘗却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
匠人何云公歸間日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
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雲尋不能
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乃王御史濬請與刑公
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
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也 止御極言
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
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勿論宸濠衛兵

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
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
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之他公
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
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梁文康公傳 黃佐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生有異質自幼穎異不凡薦於
孝友父祖順奇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禮闈第
一人廷對第四人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
經局校書侍 孝廟東宮講讀多所啟沃丁未充會
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實錄成進司經局
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 武宗東宮講讀
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禮成
亟返饋遺無所顧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還以考滿
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
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
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
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管誥勅纂修 孝宗實錄命
為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弄權惡其不附已指摘
會典訛謬降本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

瑾猶憾儲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繼傳 旨改南京
吏部實阮其進也瑾敗庚午召阮官義文淵閣大學
士參預機密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儲力辯其
誣權奸併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得罪非社稷之
福也苟得白違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題之壬申
冬四方盜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
大學士辭恩廕至再三乃受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
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時大學士楊廷和守制不出儲力薦起既至遜廷和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五十 授山惟
居已上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 孝貞皇太后梓宮
於茂陵損益禮儀可為後法 武宗欲幸官府廷和
暨同官蔣冕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紀哭諫於左順
門不能止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
西親藩有請良田為牧地內批如其請適儲獨當制
草報書曰此 高皇帝所以防孽孽全宗室者王欲
之朕何愛焉王其益謹侯度罔俾孽牙其間則朕亦
何濫恩之有書進輒報罷近侍江彬用事欲請立所
厚江西遠藩為儲府部大臣會議於內閣儲正色
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

伏鑽矣眾皆竦然其議遂寢已卯以一品滿九載進
階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仍賜謙
禮部給誥命江西兵變 上親征儲偕大學士楊廷
和力請遣將不聽 上遂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乃
稱病在告 上欲以幸臣朱泰為威武副將軍儲方
讎客命使臨門召儲草勅既見 上不肯奉命 上
按劍強之至再惟免冠叩頭哭泣 上擲劍於地不
懌而罷儲出仍讎客盡歡客問之一無所言俄廷和
告痊儲與大學士蔣冕扈從將行欲取行璽廷和不
可儲即止與冕中途七請迴鑒不聽 上欲於南都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五十 授山惟
舊壇大祀天地連疏謂南北配位不同典章不可紊
且天子主鬯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弗果郊駐蹕南
都日久有遊吳適楚之念畿內郡縣供億繁難儲自
執章奏跪泣行宮西階中使傳諭者再 堅不起自
未自酉得 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裏河丁大數十萬
侯於次饑饉疫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遺之民得
蘇恩不及於亂在途三疏自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
羣公受遺 詔定策迎 今上入繼大統與尚書
毛澄等往還于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既而
屢疏乞骸情懇切 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命有司

月給米六石歲撥與皂八名遣官護送乘傳還鄉恭
異數也降勅褒之有曰張九齡之忠盡而不究其用
崔與之之風靡而不久於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美既
歸上疏稱謝與親舊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
不事家產以遺子孫初號厚齋鄉人咸以厚翁稱之
晚更號鬱洲 上念定策扈迎之功未錄廢子世襲
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尚
寶司丞儲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聖政 溫旨慰
問勉其盡言儲敦重慎默平生和氣謙德雅量大度
不矜功不伐善堅忍不言人過失輕財周急不可殫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李三 晏山
述人無賢愚被容接者輒治具款飲莫不感悅立朝
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若不出口且不為矯亢故
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蕭冕方在庶僚則延
譽官府力拔為輔御史西安張璵論列詆毀人不能
堪而儲引慝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大用璵終身感之
卒年七十有七時楊一清在內閣親奉 聖諭命撰
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上聞嗟悼輟視朝一日諭祭
九壇贈太師謚文康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宏 實錄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嘉
靖十四年十月卒詔贈太保謚文憲祭葬遣官護其
喪歸宏江西鉛山人成化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弘治中改左贊善事 毅皇帝於東宮已陞右諭德
兼侍講正德初以舊學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充日講
官歷禮部左右侍郎至尚書皆直講如故尋入內閣
與李東陽楊廷和等輔政時四方羣盜充斥以次削
平詔錄輔臣功官其子仍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李三 晏山
英殿大學士寧濂請復護衛侍錢寧為內援賂遺狼
籍宏策其必叛執勿與寧深憾以計傾之宏去位
上即位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修翊戴功加伯爵廢
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宏懇疏辭免時水旱相仍宏
條陳救荒十事 上加納又蠲逋稅減太僕馬十五
以輕齋之羨給漕卒議安大同叛卒皆宏謀也 武
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嘗製詠及四景
詩屬宏和 上自序其端名曰詠春同德錄題其銜
為內閣掌叅機政輔導首臣其見任如此丙戌 獻
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食正一品俸賜御製

詩一章十亥以疾求去疏再上賜馳驛歸及大學士張孚敬去位上思用舊臣手勅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上親勞之賜銀鬮書一文曰舊職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無何遂卒上為輟朝卹典之厚諸大臣莫得比焉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憲費公宏行狀

江汝璧

公姓費氏宏名子充字也癸卯年甫冠領鄉薦甲辰

卷之十五

五四

費山傳

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丘文莊公為祭酒補菴費公為司業皆甚重公公益肆力於學居常茹澹服敝節縮經費為購書資蓋自六籍子史莫不旁通而鉤擷其芳雋為一家言用是月季試每據首列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公之上春官也世父公瑄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還公訊之曰伯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後菴笑曰此爾運到之兆也蓋吾嘗夢汝入監顏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

于是果然人咸異之是歲五月恭上太皇太后徽號推恩羣臣父母一時並荷恩數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丘文莊公少宰楊文懿公為副總裁甚推重公加委任焉庚戌同考禮部試少師徐文靖公宗伯汪公為主考程文多屬稿焉而得人尤盛丙辰廷試充執事官是年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已未春間余安人喪守制南歸明年父又卒癸亥服闋將起復會有旨召修通鑑纂要給驛北上乙丑九載考績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五月武廟嗣服擇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以覃恩得推贈父如其官母進為恭人丙寅預修孝廟實錄且為經筵日講官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已巳進左侍郎又以特旨得贈祖父如其官階通議大夫祖妣妣俱贈淑人時逆瑾竊柄凌轅公卿莫敢吐氣公獨骭髀不為意會瑾敗得無他瑾既敗諸所變更者公悉心釐止以遵成法惟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稍增於舊瑾意也議者欲即裁損如舊公謂求賢國家盛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俟後復舊上可之時限公之公且恕云九月以逆藩寘鐫平錄諸公卿贊畫功受白金文綺之賜十月陞禮部尚書十二月恭上

卷之十五

五五

費山傳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徽號賜白金文
又以覃恩得加贈祖考如其官階資政大夫祖妣
皆夫人辛未正月賜麒麟衣一襲二月會試天下士
公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
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公議以各省鄉試用度
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
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
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
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公於食糧二名之
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
獻徵錄 卷之十五 辛未 吳山館

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二事俱者為令
吏部以大臣卒贈官屬驗封司而於廕子及祭葬事
皆欲併司之奏累上公執不可竟如舊魯府鄒平王
當襲爵為庶兄奪且數年矣既而來奏辯公據倫序
謂宜改正事下廷臣議皆如公言上從之十二月內
閣員缺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公疏辭不
允乃與文正李公石齋楊公厚齋梁公同心共事實
一時之盛焉四川江西河南山東羣盜延蔓命將出
師指授方畧內閣諸公之功居多壬申冬羣盜寢
上論功各賜厚資又廕子一八為錦衣千戶公等三

疏辭特收授六品文階又三疏辭乃加公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甲戌正月賜蟒衣一襲二月進戶部
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緝而復叛遣兵李
鎮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鉞以疽死本兵議遣劉璘
代鉞璘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璘同薦者
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
執不可竟用璘寧因銜公既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欲
假此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親謁公公拒之寧
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路寧鉅萬金冀為內援
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
獻徵錄 卷之十五 辛未 吳山館

內侍問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
衛以為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
木兵某遇公於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
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勉
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
沮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乃遣偵卒日
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執
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
引咎力請休退遂有旨令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
家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於兵

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嘗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寧寧乃已比抵家杜門謝客足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顏曰至樂日課諸子讀其書中宸濠雖憾公然以公人望思得見公乃使所親諷公公屹不爲動濠憾愈深丙子會舉從有與鄉人爲仇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入助以費令拮據瑣屑事入奏且厚誣公欲以聳動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祇如例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菴彭公方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之且欲加罪焉濠知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洩忿於公室獻檄錄卷之十五 五十八 東山館廬積聚焚掠殆盡又侵毀其先墓慘不可言公恐與羣從避處縣城濠復嗾羣兇攻城掠公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知法不容遁而勢且不可解遂用猖獗時贈禮部尚書孫忠節公方巡撫江西乃疏上請兵擒捕下兵部看詳得如請戊寅春孫公乃令藩臬聞帥率兵臨之得渠首二人并其黨數十人公乃有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於茲土者皆畏濠莫敢造公矣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達遂擅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圃公過進賢爲今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向北無暇顧

遂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爲動且謀與弟家起兵勤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往公皆爲之贊畫方畧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公功聞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案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旣而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祝君續齊君之鑒易君瓚御史章君綸甯君欽皆連薦公事下吏部題覆時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而上入狀徵錄卷之十五 五十九 長山館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勅起公而宋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公具疏辭溫旨褒答有卿輔導先帝累效忠謀遭讒去官輿論推重新政之初特茲召用等語尋復遣行人趙璵再捧勅速公徂公勵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上慰勞再賜以酒餼勅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公疏辭新秩不允越月賜蟒衣三襲玉帶一束又以贊畫平逆濠功加厚資前所得請命之煨於火者皆賜重給且有溫旨褒答焉壬午春上親太學謁見先師孔子侍行親耕籍田在九推之列三月以恭上四宮徽號恩得贈及三代又以登極翊戴功

加恩內閣諸公皆伯爵公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
累疏具辭得旨改爲正千戶又辭又得旨改廕從七
品文職一人然公終謝不敢受五月以知經筵事又
賜玉帶襲衣癸未四月一品滿三載又荷寶鑑羊酒
之賜是歲淮揚大水山東河南旱且蝗公條上救荒
數十事上嘉納所司施行戶部以各省逋賦甚
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皆如數徵之公言歲遠
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富其
寄養於畿郡列縣者尤爲民累而人不足以供武備
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本 長山節
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
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公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
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腳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
其困皆從之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時大禮未定上心未安而諸公相繼去位公亦有
去志矣第以受國厚恩未忍遽去而凡委曲調護
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七月
獻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命同惠安伯張公偉駙馬
都尉鄔公景和往迎於定興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
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遣將出

帥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
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寔多
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
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
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戒等
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
釋二邊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
時擒獲畧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
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
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本 長山節
爲帥衆議不可公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
命下某果感奮擒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乙
酉郊祀賜大紅蟒衣一襲世廟規制公之規畫爲
多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餘秩如故賜
白金八十兩文綺六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一匹副賜
宴禮部時弟家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宴進
左贊善懋中進修撰賜衣及宴如之金帛有差蓋一
家一時之盛云丙戌二月六年考滿有羊酒寶鈔之
賜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和賜
純白玉帶一束大紅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

有聖製皆命公知之六月十二日賜御製七言
詩一章是日大雨上御平臺對命白左順門
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爲榮獻皇帝實錄
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白金文綺裝衣鞍馬
之賜皆如前是月又賜御製律詩一章七月御
製敬一箴成頒賜諸大臣又賜獻皇帝御書大字
四幅是年累以疾辭不允溫旨裝答丁亥二月疾再
傳益力上震憂志決去遂允之令馳驛以還時
公子德賢已薨選士載送入翰林爲庶吉士因疏乞
歸侍養疾上并允之且令痊日照舊作養恩至渥
也既而懋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曰吾受國厚恩
莫能報稱未究之志其在汝哉瀕行勉以忠孝自勵
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皇嗣爲願癸巳八月皇
嗣生公聞之喜躍不自勝馳疏入賀荷溫旨褒答
鄉嘗大旱里人禱雨無驗公虔誠具禱輒得雨如澍
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獻芝
捧勅促公行時方海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
先具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忘於進取者
哉願君命召不後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遜謙之虛名忘事君之

大義哉遂於六月朔日冒暑以行至中途具疏謝恩
溫旨褒答有卿可兼程早來朕宁俟卿見等語七月
二十日至京未及陛見翼日即荷御劄咨訪政事遣
中使勞問賜以上尊珍饌恩數逾前時第案方爲南
祭酒適北員缺上欲用家諭吏部推舉成命已下
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家即北調恐涉於引用
親黨之嫌公深然之即上辭疏上亮公之誠案不
調既逾時竟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八月二日既陛見
入閣供職午復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
舊輔元臣又白金五十兩大紅織金麒麟紗衣一襲
獻後錄卷之十五 本主 晏山稿
且諭之若曰別卿久矣喜得見卿卿猶康健凡百宜
盡心輔導以稱朕懷公稽首謝自是日承顧問御書
稠疊且數命代祀先師孔子帝祖帝稷及時享捧主
廟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詣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輦顧問天顏和粹溫旨綢繆拳拳於大臣之進退
朝政之得失皆天下大計也抵暮始出且有酒飯之
賜公感激知遇矢竭報稱又得少保序菴李公協心
匡弼引用皆俊光復化幾一時忻忻想望泰平第以
累月積勞脾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十月十
九日以陪祀歸一夕奄逝序菴公及少保桂洲夏公

聞之奔哭盡哀如失手足諸大夫士莫不悲愴倍常
計聞 上用震悼命禮部議卹典云公生於成化戊
午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娶濮氏贈翰林編
修太平濮公集之女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累贈一
品夫人繼娶孫氏南京吏部尚書德興清簡公之女
累封一品夫人側室李氏男二長即懋賢由南京文
選主事改北職方濮出次懋良李氏出公性孝友少
以宦游未得侍二親養爲歎及得告侍養累年不忍
別五峯公強之行乃遂謀迎養京邸五峯公以身爲
家督未果行無何余夫人且卒公南奔逾年而五峯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李即 吳山館
公又卒公以祿不逮養自是生辰忌口輒倍悲痛如
初良然與弟完處怡然可風完幼學于公及登正
德癸酉鄉薦公躍然喜曰吾二親亦含笑於地下矣
既而春試累不第公每憂之且慮其年及乃勸之就
一官今授判順天而公亦尋以召至聚處累月甚懽
及公卒完悲哀幾絕人以爲二難凡同考禮闈者二
主應天鄉試者一廷試讀卷者四門生半海內一經
指授率有時名尤精識鑒凡所稱許可遠到者後輒
如公言弘治間公再入朝序巷方在翰林公一見奇
之曰子公輔器也他日且當與某共政及今果然人

戚服之公雅尚儉約自入仕來食無兼味衣自命服
外統綺絮御然於施仁舉義事則豁然爲之不少靳
先代諸墓舊以族人分掌而遍主之間有貧莫克舉
者公慨然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贍族
之貧者遂著爲家規世殖農然歲歉卽減租或有通
負卽焚其券不復問幼出補巷公之門公之子及諸
孫皆貧不能立每過其家厚卹之嘗至濟寧見有旅
櫬在舟遭覆溺者厚資之以俾其歸卽公之細若此
則公之陰澤天下者又可想見其大也少喜讀文脫
乃謝却惟齋居養靜以觀元化所著第有惜漫錄若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六十五 吳山館
千卷藏於家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傅文僖新公貴墓志銘 王鏊

正德庚辰八月七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靳公卒未葬 武宗南巡還帥過江幸其第臨

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 今上入繼大統計聞爲輟

朝一日諭祭者九贈太傅諡文僖遣進士朱純治葬

事其子懋仁卜以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葬公於

其邑長山之原某於公爲寮友又姻家也知公爲深

故爲之銘公諱貴字充道靳之先世家廬州元季避

亂徙鎮江之丹陽曾祖諱某祖諱榮不仕考諱瑜溫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太子太保 吳山

州府經歷有遺愛在溫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姜祖妣

吳妣范皆贈一品夫人始溫州年踰五十無子范夫

人憂之陰爲置媵於側室溫州見之驚曰是何爲者

吾老矣何可復索人亟遣歸其家俄而范夫人就館

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公於溫州之官舍少

長穎悟捷出時廣東副憲丁玉夫號深理學公從之

游又從今致仕少傅楊公游其學益邃以博弘治己

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

二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 皇太子將出閣

請學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書多不

預戶部尚書以公以公名上遂兼司經局校書本數

口也官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公問左右曰非靳先

生耶固已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加獎異有文綺

玳帶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翰

林院侍講公每侍講進敷奏雍容儀範 武宗

登極公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充日講

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驛歸治葬服闋還職尋掌翰

林院事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公密書

京官殿殿以進公不從衛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太子太保 吳山

遷爲光祿卿已乃復舊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

管誥勅掌詹事府事仍九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甲

戌遂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內閣屬時多事居常

色憂不滿容與少傅楊公等同心輔政時 上講武

禁中視朝稀晚相與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

宮闈之禁以備不虞儲嗣未定海內寒心中外無敢

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

係海內人心埃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言者

丁丑 上以郊祀畢將遂田南海子公時以病即上

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饑饉荐臻四方多故
鑒輿意可輕動遂乞告 詔遣御醫視疾中使有

問又上疏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公公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此力疾以往事
竣復三上疏乞去 上以公忠勤體國方切倚毗屢

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之賜勅給驛以歸右司月

冷米與皂且廕子懋仁為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

憂世之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解顏人莫測其所以越

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

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

獻徵錄 卷之十五 本八 慶山

為多西夏賊子賜賀功碑一尋又賜麒麟斗牛服王

帶罪人家屬蠲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金指幣公

豐夷溫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無所避

為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靡教人必先經

學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虞廷相傳心

法也嘗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執紼後

罷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

毀而動遵儀禮自杜括至祥禪皆有儀注以為後式

晚以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

置祭田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幣

其好古力行如此夫人某氏故雲南左布政使某之
女繼夫人夏氏金氏子男一即懋仁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六十九 慶山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陽公一

清行狀

糾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遂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
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
淙先生入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
還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六日生公於化
州天順庚辰父致仕攜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於巴
陵公甫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覽不忘文義一經
指授卽能成章時岳州同知胡公昇大奇之薦於湖
廣徵錄

卷之十五

七十

吳山館

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 憲廟命內
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
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辰登進士癸巳
以父艱解官訪姊氏於升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貧
窶不任遠歸乃葬升徒因家焉初授中書舍人職務
清簡橫經授徒從者日益衆以其教魁天下魁兩京
諸省登顯位者百餘人詳見於同門題名集成化乙
巳公年已壯未有子奉母命請於朝歸雲南會宗族
以堂兄績次子紹芳爲家嗣楊氏爲鎮江人自此始
出爲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丁母張夫

人憂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創正學書院拔名

俊秀會業於中親爲督教其大規先德行而後文藝

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

著聞者甚多具見於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入

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太常卿用薦陞左副都御史督

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浚求利弊條陳機宜累十餘

疏詔皆擬行茶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仰給詳具

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

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改爲巡

撫兼經畧邊務勅下公卽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七十二

吳山館

事効罷總兵武安侯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
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太監支應歲省數千兩
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
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人寧夏乘勝直
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
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
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
見原還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
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果聽乘城連發
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擊衆北走

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眾謂與郭子儀
騎見虜相類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
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
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公率官屬沿邊巡視處
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
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章州以遏
外侵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自是無寇歲省億萬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
牆刻期奏績時劉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
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羅織公被逮得致仕慶
獻教錄 卷之十五 十三 長山修
藩真鐸叛起公復爲總制真鐸既就擒仍留公爲總
制瑾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旣平頗悔之乃矯
詔改公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逆
發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先受算
於公以遂成之耳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具見於西
征日錄中徵爲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
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
宜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戰守撫馭賞罰機
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畿要朝廷
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扇

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羣臣
監谷大用陸閏欲累功加陞第經詔從進封伯爵公
疏謂三等之爵必開疆拓土削平僭亂始得之今以
赤子弄兵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遽加封
爵非美事也不報御史孟洋劾大學士梁儲等貴御
史張樸竹太監梁裕劉天和王廷相忤太監廖堂御
史成文劾都御史張翼僉事趙應名許成文並逮繫
獄公皆爲奏釋給事中王昂撫拾遺法數事竇明以
言事激切侵中貴上 震怒公各爲連章力救乾清
宮災公自劾罷黜會詔求直言公上疏謂祖宗之時
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四時廟
享必親蒞祀事今但聞遣官行禮朝退深居禁中夜
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氏本異端番
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爲禦戎掣兵
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邊伍以輪操視禁旅爲無用皆
於成法有干疏入 上遣官慰留乙亥閏四月詔兼
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固辭不允 上時多徵
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省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
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奈何疏入 上大驚遣官釋
論公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曰

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官府異體官帑空虛
浮費冗食不能華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
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
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六異
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
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政已職往論
思參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高遠難免扞
格有所論說既多不行亦所擬議或從中改九卿執
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
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輔導虛名無幹旋實效去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上中 長山館
年內閣缺人誤蒙超格簡用然言無所采力無所施
徒使違心度時靦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早賜罷歸
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 上乃勅允累
數百言極盡褒嘉之美月米人夫逾於常例初公論
列多中近倖錢寧銜之遂與優人臧賢密造不根之
言嗾罷黜生員朱大用具奏矯詔下吏部上遂不問
而公得謝政歸矣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飲賡歌兩
晝夜左右有導上幸江浙者公從容婉諫不果行
世宗卽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
遣官賚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起授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卽御史
卽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陞兄復公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制
詩一章賜公 獻皇帝實錄成加兼太子太師身
殿大學士提督三邊王憲報捷謂公前年經畫有素
勅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除一子錦衣衛
百戶世襲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每降
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
疏極陳其罪狀有浮於錢寧江彬者 上怒欲重罰
二臣又念議禮之功華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上中 長山館
過十五日早 上召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於午門
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
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餞於祖道惟路人
有掄擲之者又一日 上問公口璵可留乎公曰朝
命方下諭示初宣未可遽變且璵妻久亡每欲歸葬
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
矣於是璵深憾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
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卽私謀於霍韜韜懼有齒寒之
勢遂上疏毀公於朝宸聰尚未爲惑次日降旨追還
璵於道公求退愈切 上屢降溫旨慰留至九月初

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口且將與魏暴自裏
曲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已復上疏誣公上始
有投杆之疑矣魏回京見公慨然自負曰若吾在閣
輒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命
馳驛去又遣中使賚賜白金五十兩蟒衣四表裏公
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於南郭門外者有祖於五里
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一時之
盛近未之有也若夫羹羹貝錦營營蒼蠅豈暇與辯
哉初張永起廢入直適三宮皆進徽號制應製寶
上以內帑金不精命永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
出令門下人朱繼宗買備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進
蒙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上欲更製圭以內
帑玉不中度又命永別買三塊以進永暴卒其弟容
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室繼宗欲作爲已有遂有怨言
仇者聞之嗾令繼宗誣奏謂永嘗令買金玉賂公應
用永家人亦陳奏辨白皇上省覺下刑部問理刑部
請實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者陷公之心少阻過大
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先生去去公
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是書實肇於楊一清
又嘗序諸後乃可獨遺乎金再補刻及遣宿賚賞金

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
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於外
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前所少金乃永
侵尅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外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
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
後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
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
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舉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
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爽甚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
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加泄瀉越數日
卒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嘗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
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
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
實也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矣是
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
見公與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
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
公歿矣於戲公身雖歿而英靈洋洋在天地間將復
爲神而陰祐下民是故嶽降生甫說卒騎箕古今一
道也又奚足訝哉

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文襄楊公

墓表

李元陽

正德初閣人劉瑾有寵於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又逮詔獄首相長沙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死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七

史山

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聞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計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

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

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餞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為呂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七

史山

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上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權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於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為秀才及中進士為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如丹徒靳賁同在內閣大原喬宇為家宰皆

禮終身不衰公薨喬復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柝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詣闕面授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畧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收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八

吳山館

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僥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

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管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管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初臣經理臣閻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早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條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八

吳山館

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管直抵寧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

臣重慶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劫可
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
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之唐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
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
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
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
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
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
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公三 曼山館

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
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
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
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
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初兼
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
巡茶御史兼馬政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
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
羅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銘大鏃解
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公三 曼山館

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
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
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
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
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
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於無策醜虜聞知
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
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
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
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

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
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時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
一策賊果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
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
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陝西軍務五年五月召
入內閣公首薦起餘姚謝銍口費二公至京遂請老
公亦請老不允加少師改華蓋殿 上憐公老令朝
朔望公從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虜 上亦
喜公言武定侯助手握重兵至驕橫公諷御史趙鑑
劾助奪助後府及國營莫不稱快時張桂報復私怨

爲時論所短八年秋公計去之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上疏列公二十四罪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名請永誌又輒與容指揮世錦衣上知公不問永嘉諷言官劾削籍明年公卒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公生而隱官無嗣學博才雄應變濟務幹旋事勢調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邊事熟諳軍旅總制歲久得士卒懽虜聞公至相謂曰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無偽傳公召虜人來果見非偽又相率遁去其威信之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也羽檄旁午頃刻應上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公函

曼山館

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拈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略無錯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好汲引人一時才俊無問識不識皆使之通達人或嘗已顧薦揚之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謫官公疏救在內閣時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公疏救陝西雲南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公又一疏救其存心行已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密制兇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維風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殿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公函

曼山館

余嘗尚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以較優劣觀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奢矣均爲齊魯已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弁州別記云一清故善朱寧其用三大都出寧力而上疏極論國事甚激中類若攻宰者寧甚詈一清於朝不自得乃乞罷許之因家鎮江而武皇南征過其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以贈凡十二首一清大獻其金寶所從巨璫去貴戚飲今

廖正諸篤老勅加益廩餼官一子而臺諫臣爭言一
清才不宜令終老先是上爲世子日獻王從容
言曰吾楚有三傑若知平問爲誰曰故大司馬大夏
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以識之矣而會虜寇西北
邊使者卽家起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乘傳
往提督秦中諸軍賜金幣及勅比于趙充國馬援郭
子儀云過洛謁劉健不出曰此子汚我而會大禮議
起一清林居時則已攝摩張桂等當勝陰主之半歲
果由是召入復相加少師尋以史成加太子太師謹
身殿大學士時上召少師第一清少保珤詠至平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全
臺面見各贈以詩極褒許而宏等咸屬和成卷中外
榮之雨雪詔特免朝參費免加特進左柱國華蓋
殿大學士一清薦故大學士遷召至京因請居其下
不許而中外人猶謂一清欲上之其請僞耳又薦故
所善太監張永才請以爲元帥永鈞校宿弊新軍法
因與武定侯助忤亦因以恨一清一清狡多變惡
同列張桂龍謀去之不果而二人極怨望一清又助
腹也亡何詹事霍韜極疏攻其惡上大怒罷一清
還鎮江會張永卒一清多受其黃金爲作墓銘事發
詔削職有司督其金還官一清遂憤憤死後得雪

太保謚文襄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全

內閣大學士蔣公傳

舟州別記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也十四舉省解第一又十載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久之遷左諭德修會典訖上以母喪歸服滿授翰林侍講學士遷少詹事擢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冕清謹有識度自其未拜日人雅已望之及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陳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臣子所過諸侯王僞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睿皇帝棄羣臣陷虜非爲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久之加太子太傅從上幸南都還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上崩與少師楊廷和同心靖難迎今上於興國詔褒賞封伯爵見固辭久之乃聽侍郎吳廷舉其鄉人也彊直好義詭因面責數冕不能匡正冕帝冕大怒嬖冕廷舉且上疏自明詔遷廷舉分司南京人絲不能見焉會以議禮不合廷和先乞歸冕繼罷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毛公紀祠

道碑

嚴嵩

東海之上岱岳之墟融結郁勃含靈毓粹乃生元臣以佐大君惟東萊毛公諱聲臺閣定策中興祿位崇名壽鴻顯其在孝廟擢穎詞垣簡侍東觀羽翼啟導蔚然公之扶在武廟歷踐省署荐履台衡正色直言匡扶鼎祖今上皇帝神聖明睿褒隆勲德宸章備具綸獎大賚焯於始終二十四年乙巳六月六日以疾薨於里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震悼恩卹獻徵錄卷之十五 公九 夏山館 隆備乃有仲子太僕卿渠纍然在疚遣使託嵩銘諸墓道公姓毛氏諱紀字維之世爲東萊掖人曾祖伯全祖福英隱居弗仕父敏舉鄉薦教授杭郡學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俱贈品夫人公幼則侍父於杭篤志力學弱冠舉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第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授檢討同考丙辰會試陞修撰充經筵講官選侍東宮講讀賜五品服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省再同考乙丑會試武廟卽位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講賜金帶丁父艱服闋值逆瑾竊政刑

其坊街 孝廟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充日講官
陞學士擢戶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丁母艱服闋改
吏部左侍郎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賜玉帶時遣
使西域齎番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
宗朝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
人不爲邊患而已齎供媚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未
建疏乞早定大計以學士司誥勅仍掌府事賜麒麟
服蟒衣絳環腰帶等物於是勅兼東閣大學士入閣
供事隨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賜蟒衣斗牛服
錢寧等數導 上巡幸會逆濠之亂倡親征議 上
嚴徵錄 卷之十五 漫山堂
御文華殿宣內閣九卿科道官於左順門傳旨促令
撰親征詔公等力言不可免冠伏地泣諸司皆泣
上諭各官退復降手勅欲出師自稱威武之號公奏
言人君爲天下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三載考滿加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公泣
疏請還未幾卒以征濠議南幸公等奉勅居守邊
備至懇請回鑾章數上 武皇宴駕公等密奏
於 昭聖皇太后泣血奉迎 今天子入承大統
時逆彬統京營邊軍及錦衣官校威焰特盛禍幾
測復密請 懿旨先擒彬黨令邊軍官校各散

始安 皇上入登大寶開經筵勅同知經筵事纂
修 武宗實錄命充總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 上
念定策功勅封公等伯爵疏辭改廢錦衣一職世襲
又改廢文職五品 上引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
及我 成祖封尚書茹瑺故事俾勉承恩命皆力辭
免六載考滿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召公
等至平臺議廟號稱謂衆久不決公以疾面陳乞退
上知其志決疏入乃允致仕命有司給月米夫役
陞辭賜白金綵幣寶鈔公既歸臺諫累疏奏請起用
山東撫按官奏公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
嚴徵錄 卷之十五 漫山堂
夫米等數甲辰太僕君以公年高乞假歸省居無何
而公訃至矣距生天順癸未七月十有七日享年八
十有三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

太保諡榮襄袁公宗臯神道碑 溫仁和

正德辛巳九月初七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南郡袁公卒訃聞 上驚遣中使諭祭命行人潘泗

昇輓南還工部郎中李綸營兆域諭祭凡七特加祭

二壇贈太子太保諡榮襄可謂始終榮遇顯有令德

者矣公諱宗臯字仲德世家石首其先有仕元守吉

安路曰方者公始祖也高祖諱志達舉元至正庚寅

鄉薦曾祖諱壽先祖諱思明封河南道監察御史考

諱愷廣東左布政使祖妣沙氏封孺人妣汪氏封淑

獻徽錄 卷之十五 夫人公少雋異有大志

人俱加贈夫人配黃氏封太夫人公少雋異有大志

稍長治尚書爲諸生文名崛起成化癸卯與弟宗夢

同舉於鄉弘治庚戌登錢福榜進士辛亥 恭穆興

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選充長史公勵精奉公夙

夜匪懈 獻皇慶得賢相身倚重焉事無大小悉裁

決嘗降溫旨云袁長史厚內方外正學篤行盛德長

者也公見信任鞠躬盡瘁釐弊戢奸布德興利衛從

有強取民財者公廉之不少貸也 是府中憚公嚴肅

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舉手加額德公者載道蒙民

萬世傑等緣王庄疆界結訟數案不能直致鳩聚張

職不選撫按莫敢誰何推公剛正明決足以懷服俾

征按焉公卑騎詣之舉正其界翕然受命癸丑陞正

四品小級丁巳 獻皇奏公歷任既久輔導以正宜

加陞擢用勵忠勤 孝皇帝嘉悅授正三品進階通

議大夫正德乙亥 獻皇復表公清謹有年政事練

達 武皇帝賜旨勞之進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

辛巳今 上入繼公扈從至良鄉 上覽禮部具儀

謂公 遺詔以吾嗣 皇帝位非爲皇子公曰 主

上聰明仁孝實天啟之也蹕次京城行殿輔臣楊廷

和因請 上由東安門入公曰今 上繼序卽 帝

獻徽錄 卷之十五 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闕大明中門入

登大寶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建白悉爲 國

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先 武皇帝時內豎乘逆瑾餘烈縱恣不戢

公首請裁抑止給役禁闥不得預政事典兵柄繇是

閣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初十日遷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賜蟒衣三玉帶二稱爲元老而不名公

素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

門者八月初二日 上簡儒臣備日講公預知經筵

敷陳墳典明鬯剴切 上注聽爲之改容因欽賜公

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吏時中酒書寢偶夢
扶床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
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
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中人也
紳聞之皆嘆定數之不可移如此累荷錄寶錄
賜不可悉紀九月朔公遘疾上命御醫診視中
官臨問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婢不從公遺命各放
官家寢疾七日公竟不起輿論惜焉公生泰四年正
月十四日距其歿享年六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大學士石象隱公瑋傳

石瑋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修大明會
典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秩遷修撰同修
廟寶錄會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尋遷南京國子
祭酒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庚
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事未幾擢禮部尚書兼學士
掌詹事府事皇上入嗣大統會吏部缺尚書廷議
首以瑋名上報可時輔臣有不悅其介特者請
命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修武宗
實錄爲副總裁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
獻徵錄卷之十五
玉帶蟒衣戊子上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
詩一章於瑋稱許尤至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
臣者併中傷瑋臺諫皆白瑋無他力辨之瑋不自白
惟求去疏再上許之僦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而望
益歸重瑋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
上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官
中代行溫清烝嘗之禮其爲翰長武宗始狩宣大
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近親之托外
有事變之虞若鑾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不
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瑋上疏救之

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羣小竊柄之餘竊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願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及遣祀事竣便道歸家以疾請老上優詔褒答遣官促之臺亦疏論瑤不宜許獻徵錄卷之十五 九十七 曼山傳

退 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數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屬謬誤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勲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畿民大恐瑤言於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以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間人或詰其過直或歎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之一變自爲文亦稱是卒贈太保諡文隱

別記云石瑤字邦彥葉城人踰冠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以文學名諸先生多願就交瑤而爲檢討十八年多引疾家居諸日講摩纂可梯是遷者恒異其後進而久之乃滿考擢修撰武廟初稍充經筵官再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拜國子祭酒數轉爲禮部左侍郎入兼翰林院學士授庶吉士業主會試又主武舉試進尚書致吏部中外藉藉賀得八而輔臣中忌瑤者奪之權令兼學士專管制勅及兼太子詹事遣祀東嶽闕里瑤取便歸藁城堅引疾不起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亡慮十餘疏請召瑤上獻徵錄卷之十五 九十七 曼山傳

手詔促之乃還主會試踰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實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玉帶金蟒衣白金綵幣鞍馬再加少保瑤爲相位第三不能有所可否居恒悒悒思歸而會有飛語中傷者因請罷報可瑤僦露車一乘行諸門諸行李在焉自嘉靖中內閣臣廉貧亡踰瑤者卒謫文淵閣兄珩爲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亦才士也其行誼不如瑤遠甚南離志云石瑤字邦彥真定人少讀雅頤悟明周易與兄珩齊名先後舉進士化丁未俱登進士第時稱二鳳瑤被選人翰林爲庶吉士除檢討

剛毅知識不羣館閣稱重之以纂修功陞修撰侍經筵講讀賜金帶四品服正德初士風漸漓於前類多巧宦瑤憤世嫉邪作媒說以諷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已巳遂補南監祭酒教法嚴遂濟之以恕時閣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主之晒賂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畫酉瑤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今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恂恂瑤拘集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獻徵錄

卷之十五

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教法如在南時後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又晉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辰主會試號得人嘉靖初又晉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初瑤以古爲文頗喜莊列在南監時取名士梅鶚爲季試首文體奇崛爲之一變癸未復主會試所作錄文乃更醇雅人固莫能測也是年五月陞吏部尚書每鈐輒以職名書諸片楮爲丸納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累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瑤嘗以大禮定議爲是而言或時有從違門生有當柄者每謂其懷情不盡已而罷歸卒於家

上特贈少保謚文隱以此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九十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靖賈公詠行狀

李 濂

公諱詠字鳴和姓賈氏別號南塢其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唐宋以來多聞人始祖拜天祐將軍以官行二世祖漢臣仕元爲萬戶居趙之柏鄉漢臣生清甫居鄭之郭店清甫生景山爲陝西行省叅政元季兵亂始徙臨潁之商城依部將西華楊萬戶居焉景山生彬通經史百氏學有隱行邑大夫行欽射禮於學官則賓之彬生瑛號樂菴翁是爲公父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二南

漫山館

以公貴上逮曾大父景山凡三世皆贈如其官自曾祖妣張氏而下皆贈一品夫人母曹氏感異夢生公丰神瑩澈目炯炯射人自孩提時已穎慧異羣兒大父少保公喜曰大吾門者其此子乎稍長英特秀發舉動有度八歲傷齒妨誦讀十二歲始入鄉塾歲餘通小學論語大義成化戊戌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選入邑學爲弟子員江浦石公淮繼至試公居第一丙午許州守無錫邵文莊公寶合試屬邑士公復居第一再試論策於大梁書院閩省之士咸在論諸生勿屬草公援筆立就雲行泉沛石驚歎曰是可以冠

多士矣是科遂舉解元丙辰登進士第改庶吉士益肆力於學閣試往往居優等戊午冬十月授翰林院編修未幾遇恩詔獲封其父母妻如制明年己未春二月以詩充會試同考試官辛酉內書館教書壬戌秋八月給假省親還潁乙丑春二月再充會試同考試官正德九年丙寅充經筵講官有白金寶鈔襲衣之賜明年丁卯夏五月丁母孺人憂已巳冬十月服闋入京適逆瑾竊政以擴充政務爲名黜翰林十三人爲部屬而調公兵部武選司主事庚午春二月遷禮部祠祭司署員外郎是歲秋八月瑾伏誅乃復公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二南

漫山館

等官公再入翰林閱歷幾十年問學益充明年辛未夏五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修撰奉命偕侍郎李公浩都御史王公璟清黃兼修選冊事竣有羊酒之賜癸酉秋八月充應天鄉試主考明年甲戌復充武舉主考是歲冬十一月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丙子冬十月遷南京國子祭酒公申明祖宗舊規嚴立章程監事振舉如修葺廊宇刊補經籍公以撥歷廉以蒞屬凡生徒有疾病者咸給醫藥恩義兼施士心悅服又因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弗得預風憲之選上疏乞北照北監一體選擢以勵庶官已而

溫節授御史楊林權主事前是久未有也戊寅七月轉北監祭酒諸生相率述公功德樹碑於太學門下公赴任便道過家省其父樂菴翁時年九十有九既擬上疏乞終養而樂菴翁卒辛巳春正月既上夏五月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嘉靖改元壬午上恭親獻皇帝尊號春三月被命承天題主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春二月當會試之期公爲知貢舉官甲申秋八月改吏部左侍郎乙酉夏五月簡命公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專管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公疏辭不允會修武廟寶錄元副獻徵錄卷之十五
總裁秋八月滿三載給三品誥命封二代尋奉手勅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復疏辭不允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有鞍馬金幣寶鏐襲衣之賜丙戌春二月充會試主考官殿試充讀卷官夏六月十三日上御平臺召對是日大雨命自東角門歷中左門循廊而入上親灑宸翰賜詩褒諭秋七月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學士如故復有鞍馬金幣寶鏐襲衣之賜值郊祀奉命分獻北海壇明年丁亥復奉命分獻西鎮屢有玉帶麟袍蟒衣飛魚

賜之賜賜日講有五經四書大全通鑑綱目之賜上嘗以先帝御書進德修業聖賢至公大哉先聖允執厥中十六字暨御製敬一箴四景回文詩賜公其在內閣夙夜兢慎與二三元老協心匡輔太監閻宏欲奪牧馬草場時民佃歲久公與熊峯石公疏論民佃百年一旦遽奪俾百姓失業恐生他變上嘉納止之定國公徐光祚先朝欽賜薊州莊田已易常州田矣復乞恩奏討公極論之亦荷嘉納而止其因事納忠從容啟沃有非外庭所能盡知者丁亥八月公年六十有四以病乞休蒙恩賜馳驛歸田里既抵家杜門謝客官長按部入其邑者亦罕接見暇則與耆舊五六人酌酒賦詩爲樂已亥三月駕南巡駐蹕鉅州乃奉迎鑾輿以朝見失儀免散官癸卯壽躋八十河南撫按會疏以聞蒙遣官存問復其散官且有月廩歲夫羊酒之賜公居林下二十年耳目聰明不衰四方求詩與文者踵相接於門公應之不少倦揮毫運思無異少壯時丁未夏偶感脾疾秋八月三十日終於正寢距其生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享年八十有四賈氏世爲臨潁望族科日之盛甲於一邑正德間公諸子中蘭舉丁卯繁舉癸酉嘉靖初

諸孫中曉舉戊子淮舉丁酉詩書開倡之澤寔自公始公天性耿介外若和易而中實剛直在翰林惟局戶讀書奕酒宴遊咸非所好累典考試程式文字多出其手人皆傳誦之所取士最稱得人平生著述醇雅絕達不作艱澁險怪之語有南塢集若干卷傳於世其居鄉也抑畏小心無異立朝時而真率坦夷不自尊大若未嘗居顯官者保族宜家戒勿放逸濟人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蚤起入家廟焚香再拜而後就食時饗忌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旦長至暨萬壽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卽趨公所隨衆拜舞弗令家僮掖之一念敬君之誠終始如一曰云乃若厚宗族爲置義田憫孤嫠無後者爲立義塚先人遺產盡讓諸兄自登第後所得俸祿惟供養父兄不自私其積置田產亦分給族人以廣恩義憂旱蝗則齋沐祈禱憂河溢爲害則建議築堤汲引後學稱人之善不啻已出穆然有前輩長者之風是故捐館之日閭邑之人罷市悼傷無間遠邇此亦足以觀公之大畧也已嗣於芳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董村新阡之原爰述公履歷之槩撰次爲狀以俟大君子之芟擇謹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襄席公墓誌銘

楊一清

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宜勉從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尚資謀議以匡不逮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足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計間上悼惜爲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賜諡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終之義聽者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子中將以四月日扶柩還蜀葬於遂之席家陵其弟翰林修撰春狀公行事率中哭詣予請爲志銘按公諱書姓席氏字文同別號元山系出蜀潼川州之遂寧七世祖友軫軫生福號橫風學博而遠嘗遊元草廬吳先生之門橫岡生汝霖汝霖生思恭思恭生瑄公大父也父祖憲娶於吳寔生公少穎敏強記旣冠爲文有時名補縣學生弘治

已酉舉鄉試庚戌第進士壬子授山東鄒城知縣歲
水溢爲患地曠賊繁民苦輸公察其所疾苦者而釐
革之勸民墾闢荒畝生業漸拓轉徙他郡者多來歸
作新費舍以其餘力課諸生講說科目漸多癸丑歲
饑倡義民輸粟擇人分地爲粥食之多所全活嘗效
古人立保甲法守望相助盜賊莫敢入境戊午召爲
都水主事去之日老稚遮道留之不獲立生祠事之
督清江廠漕舟稅不苛而財用裕所規置條格代理
者遵行之至今考漕運顛末作誌附以已見庚申改
戶部陞員外郎甲子雲南宣晦公疏言致災之由係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五十六 吳山

天下不係一方因論列時政 孝廟嘉納陞河南按
察僉事理屯政時兵部議奏勘復屯田舊額以足兵
食所司承望風旨徵屯稅訟獄蠲與公爲緩其徵民
得奏復溫汜二縣民訟河灘地至殺人積十餘年不
決撫按屬公勘處公諭民曰汝所爭地耳忍戕民命
乎吾爲直之使汝不復爭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
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廢削無算所在騷然
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民稍
安回賊流劫汝鄧間公督軍勦平之賜白金文綺正
德己巳陞貴州提學副使夷方士鮮知學公立教約

廸以正道時王伯安調陽陽驛公每學擇其秀者一
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爲師士始聞古道趨正學
庚午進賀萬壽表歸至河南子自陝西被召爲司徒
遇諸驛舍中詢之曰河南省試黃河策其出于乎曰
然予曰貴州宜無勞子河事關係頗重非子孰克任
之入朝薦公河南參政意以河事屬之而公以外艱
歸矣冬西服闋北上擢浙江按察使風采一新訟牒
填委決斷如流剔姦雪冤吏無所措其手甲戌遷山
東右布政以丁內艱去丁丑服闋補雲南雷益州土
官構怨爲亂道塞撫按受命撫剿議以屬公公遣人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五十七 吳山

論以福禍指授夷方畧刻期平之夷首伏誅事聞被
養白金文綺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
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定審戶則以均徭役築沿
江堤岸以備水患廉得省城號三虎者置之法人心
稱快長沙知府貪酷而巧於附麗顧得旌獎公發其
贓以萬計坐謫成嘉靖改元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
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聞詔下乃止尋陞南京兵部
右侍郎以 獻帝尊號恩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及
母俱淑人署南京戶部京軍以乏糧與怨公規畫得

銀數萬給之稍安貽書執政奏截運儲五十萬以給軍餉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公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聚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餓莩塞途人至相食盜起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盜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夫稍蘇始定議

士豐熙等未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初廷臣議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今上宜考考宗母聖太后稱本生爲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爲疑公及今兵部侍郎張公璫少詹事霍公韜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八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庶合古禮經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上下公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公等言合疏以請大禮始告成焉公謂禮成之後宜圖新政以答人望乃疏列十二事皆指陳實政觸犯忌諱言人所不敢言獻徵錄卷之十五

官不允丙戌二月會試爲知貢舉官廷試充提調官
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
官齋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
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之典將先日
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
起復羅公欽順自代重修大禮全書以公爲總裁公
立朝僅二歲有餘耳所賜賚白金文綺者十一賜宴
禮部者四賜文獻通考敬一箴 獻皇帝宸翰及遣
中官齋酒米蔬肉來問疾者各三賜詩者一又賜三
獻徽錄 卷之十五 晉 曼山館

平自牧至義之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
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辨衆
莫能奪取與一介不苟門庭如水然不以是自負且
以先人跡其行履素孚於人作官所至聲聞籍甚部
使者刻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
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
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辨而達禮
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
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子子復
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
獻徽錄 卷之十五 晉 曼山館

代誥命贈曾祖父祖父父俱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乞休荷溫旨褒答
十有四日望其勿藥將用之內閣典機務而公不可
起矣比屬穢時呼第修撰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
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卽死無媿 上若問遺
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寔於取舍
而已語畢而逝公生天順辛巳四月五日壽六十有
七公孝友天至有弟四人詩與記先卒撫諸孤如已
子次卽修撰次彖舉進士爲給事中賈公誨之於成
公讀書信道學求理性窮探苦索務窺蘊奧居常以

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奪心之明煌煌
禮書匪裁曷彰有命自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
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
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席書

弁州別記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也舉進士稍遷尚書工部郎積
資十餘歲爲按察副使視貴州學遷河南左叅政累
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反王守仁募兵於福建書從
選驍勇二萬人日夜馳赴守仁至則王就執一日矣
書遂遷副都御史撫湖廣未上而會江南北淮揚廬
獻徵錄 卷之十五

許機乃進書兵部侍郎發廩賑濟時 上欲崇其所
生興獻王王太妃進士張璵言合而內迫大學上廷
和等未果書於是推原 上孝思辨統嗣凡數十千
言大要左右璵以示刑部主事萼萼故璵黨也得書
趣繳上之 上大悅令召入對而廷和遂風言者論
書賑濟亡善狀欲從中斥罷書 上不許尋命爲禮
部尚書禮遂成然中外譁然爭欲鬻書肉而書益恃
上縱言亡所忌大同軍拔殺元帥焚銷印而別有
所推樹詔從之給印下禮部矣書不肯曰天子乃不
勝叛軍耶請討之大學上宏頗尼責書而書遂訐宏

奸狀 上爲兩解乃罷又欲遷大學士一清宮使居
宏之上其所持論頗依正而傲狼不練事多類此署
丞何淵小人也欲驟貴屬禮定計亡出請附 興王
於太廟書數執不可乃別立廟時祀而又能閤抗忤
張桂頗以此有稱修大禮書加太子太保賜白金綵
幣鞍馬 獻皇帝實錄爲監修旣成加少保賜如前
加玉帶繡蟒服然書目已青漸不復見物而病甚乞
骸骨 上旦夕倚相之歎訖曰吾不知席君老而困
如是當由貴晚耳所使太医上尊白粲牛具瓜醬相
望道路間又辭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居京
獻徵錄 卷之十五

賜第祿俸如常特不事事及朝參間承顧問祇答
下而卒贈太傅諡文襄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身殿大學士石門翟公鑾行狀 許成名

公諱鑾字仲明號石門世爲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曾祖諱吉勝洪武初以人材徵至闕下不願受官充錦衣衛校尉因家焉祖考諱順有甥戴英宗北狩之功考諱瑄倜儻好義名重鄉評公生岐嶷輔骨岐嶷起廣額河目視瞻有威五六歲動止輒有禮度十三歲卽爲古文雅愛陸宣公奏議及古文真寶過目成誦初治尚書後改治毛詩嘗會講別塾有相士詣公所徧觀諸友至公獨驚曰君相非常人也他日當獻徵錄

卷之十五

大顯貴公考棄養公年十六歲哀號憂念癯然骨立居喪盡禮折節向學草門圭竇環堵蕭然并日而食而義理之趣充然自得博學強識十行俱下日記數千言聞人有秘書奇集必曲訪觀之一覽無遺每讀書率終夜不寢鄰有武人張姓者每五鼓赴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者數載其人嗟嘆謂公曰吾老矣然未始見讀書之苦如先生者公精於舉業凡經傳微言奧旨研精殫思務求深造爲文雄俊摸寫精到沛然有餘名動京邑時葩經文義稱東江顧公曰清逸稱東泉姚公曰雄渾稱公曰似兼有而時出

之弘治戊午領順天府鄉薦乙丑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海國試常居首列丁卯冬授編修戊辰預修孝廟實錄進呈時逆瑾煽禍流毒抗節不爲屈瑾深銜之遂調刑部四川司主事履任後卽與僚友會律講解條例獄必求情眞罪當而後已大司寇劉公稱公曰先生客居於此亦肯留心力學足占他日廟堂材也庚午八月逆瑾誅仍復編修辛未充會試同考官時大學士野亭劉公主試事發經始靈臺題慮無雄文以壓天下端士習特命操筆稿呈劉公捧讀驚喜踴躍不忍釋手謂公曰先生此文令獻徵錄

卷之十五

我加冷矣尋奉命充內書館教書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丁丑春九年考滿陞本院侍讀充殿試彌封官壬午主考應天府鄉試事竣還京復命上卽命充經筵日講官皇上銳情經術每見公長身玉立音聲炳煥進退周旋皆有常度規陳啟沃切中幾宜受知眷注實自此始乙酉七月武宗實錄成陞本院學士命下十日陪蒲汀李公推南京吏部右侍郎上卽點用公本面已票紅尚未發行上見有南京二字驚曰是善講書者豈可去朕左右耶命司禮監官於左順門宣吏部云昨推南京吏部侍

郎本照前式樣另寫一本不必實封次日改用蒲汀
季公矣八月 命主考順天府鄉試錄成文體端雅
一掃時格天下傳誦公復 命畢往謁閣下熊筆石
公謂公曰今年援例應試者甚多恐物議故借重先
生一行陞學士甫百日陪推禮部右侍郎 上卽點
用公照舊日講賜 睿宗皇帝御筆及 御製敬一
箴并五箴註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文獻通
考等書丙戌春朝鮮國陪臣進貢例尚書侍宴以命
公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
推兩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卽蒙 上點用遂菴楊
獻徵錄 卷之十五 青木 畏山館
公具揭帖仍用循資 聖諭云用鑒者於朕爲學有
益公之入相特膺簡用如此十七日早奉手勅陞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遂菴楊公
本齋謝公南塢賈公皆 先朝耆舊與公同居揆席
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閱無少厭倦遂菴稱公曰
吾觀先生悉心章疏 朝廷有托矣頃之 欽命文
書官齋手勅一通銀圖書一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
時遂菴楊公羅峯張公見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
諸公時有密啟公獨無 上嘗詰之公奏曰臣恭逢
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聞非敢怠

忽也 上嘗問羅峯張公某事莫知所本公以
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嘆服曰公博物洽聞如
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公閣中議論不合姑
置弗較徐伺其悟既而據理開陳得失曰 國非
一家私事公其察之至有稟擬將 上改正者張公
每爲之魏屈後公獨揆三月時幾務盤錯公鎮以和
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僚承式 上亦委心用之
嘗擬陞西陲撫臣某人之旨 上特召見文華殿面
議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公凡三接 天顏奏對明
正剴切真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美又 皇上尊奉
獻徵錄 卷之十五 青木 畏山館
聖母章聖皇太后構崇棕殿特隆 孝養既考厥
成大陳法部卽日 命輔臣爲致語詩章以進 上
顧左右曰日晡矣其令速成公受 旨援筆立就致
語二 上覽之嘉悅有綵段帑金之賜是後上元令
節及瑞慶之辰 上悉命公爲詞章每蒙眷獎時有
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鵲頌靈雪
歌甘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可考而知戊子進書
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已丑充殿試讀卷官
辛卯二品三年考滿 上賜以羊酒寶鏤公祖及考
具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祖妣張氏及妣郭

氏元配蔡氏俱贈夫人生母黃氏封太夫人
氏封夫人廕一子入監讀書三月 上南城遊幸
馬召諸輔臣於環壁殿賜燕 上親灑宸翰特命賡
歌及命中使剪賜紅芍藥 勅簪於首復饌寶馬
勅懸於身官璫擁簇徘徊於翠芬寶月之亭與一時
君臣同遊之盛公悉有詩章奏謝序刻立就不加點
綴賜以飛魚服壬辰再充廷試讀卷官西苑無逸殿
成 上命輔臣坐講序卷李公講書之無逸篇公講
幽風七月流火篇公嘗與李公奏對 上前票擬某
人之罪 上欲重置於法公難之反覆諍論并 旨
獻微錄 卷之十五
上震怒公叩謝復披瀝肝膽從容納約 上察公
忠實爲之霽容李公戰慄罔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
吾今知之矣居無何進武英殿大學士癸巳公生母
黃夫人卒 命工部營葬事已亥二月 聖駕大狩
北虜邊微擇可往者 上起公充行邊使暫改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 聖書符驗旗牌及賜
飛魚服銀柳瓢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軍經畧
邊務其總督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府始悉
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扣算日程務使邊人實需
聖恩又欲速畢 王命以紆 皇上北顧之懷公所

至宣諭欲將士知 朝廷思念邊人戍役之苦故遣
我重臣親資重賞以勞之勞所及皆叩頭踴躍呼
萬歲軍士有斬得敵首者公即時厚賞題 奏之
宣府乃北門鎮鎗兵分五路極爲重鎗兵馬錢糧詞
訟甚是繁夥止有一僉事總之事多壅滯具題添設
叅議一人 上可其奏巡至大同有云重臣宜戒嚴
後入者公卽刻進城推心置腹慰勞給賞示以 朝
廷威德雖狂夫悍卒至感激泣下始知曩者邊臣處
置失宜自致紛更耳大同宗室缺祿糧者幾百人公
廉得木府知府不職數事卽劾去之大同北路延袤
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達賊大舉直抵城下駐牧殺掠
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入莫之敢嬰土
地千百餘頃遂至荒蕪公與總督宣大東塘毛公力
築五堡以爲大同藩籬星羅棋布圻堦相望嗣是而
後戎卒乘高哨遠據險設奇實扼其吭賊望見輒引
去雲中賴焉厥功告成陞太子少保仍有綵段白金
之賜由偏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等營入延綏鎮
城本鎮軍素號忠勇公更獎慰之以作其氣自花馬
池登大邊巡至寧夏抵固原事竣將入甘肅總督鎮
巡等官僉曰過此卽河西金城五郡番夷雜處中通

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遇虜之患可命代攝公即誓
衆曰鑒受 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報吾不親履其
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 朝廷體悉至意吾敢
愛此身耶即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甘肅直抵嘉峪
關是關爲華夷之限一關卑隘既無城池又極圯壞
每土魯番犯順直下甘州鎮城殺掠人畜若蹈無人
之境公閱視甚駭口縱欲閉關絕貢亦不可行遂命
肅州兵備具呈事官奏 聞得准修築恢拓堅固城
垣歸然添設兵馬近年虜有犯甘肅者此關扞禦之
功居多工完 聖心嘉悅歷一子中書舍人昔公至
獻徵錄 卷之十五
西河聞土人云昔清每聞頌 詔給賞軍士引領翹
望如在天上今日 朝廷念我邊人遠隔老散賞百
餘年來所未聞兄山凡行賞資公必會撫按等官當
堂唱名目覩給散開或摘取一二封袋親平重輕有
司莫敢欺慢沙漠風寒將士一旦得此豈止挾纜之
溫哉還自嘉峪關歷金城關臨鞏西安過潼關渡黃
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遵化永平出山海至廣寧適值
叛卒甫平人心洶洶公至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解
釋疑懼頒給犒賞士皆加額嵩呼人情始安事竣
人關歷薊州沿邊各善峯口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

等處閱視給賞謂撫按曰此處密邇神京尤爲
重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餉圯壞缺少者急宜修築
捕給以備不虞慎勿虛應故事庶仰副 朝廷責成
之意庚子正月初二日至京朝見畢即奉旨仍復改
陞原職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
閣辦事翌日即 召見禁內 聖心欣慰面諭公曰
卿巡邊勞勩朕即命卿入閣矣公叩首謝曰臣受
皇上隆恩當以死報公巡歷九邊週廻三萬餘里首
尾一年斬獲虜級五百餘顆擬奏修築大同五堡兵
部具題歷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公入閣後益蒙
眷注朔望永明殿上香祭丁及 列聖忌辰多遣公
代攝九月歷正二品俸六年考滿 特恩陞太子太
傅賜以羊酒寶鏤辛丑充殿試讀卷官 太廟災
上命公恭詣 長陵點 成祖神主陝西大捷奏
聞兵部具題加少保安南國平賞銀五十兩制服絲
段四表裏壬寅 上念公輔贊之勞特陞光祿大夫
杜國少傅兼太子太傅進謹身殿大學士冬至視牲
特命公代攝 上嘗面諭公科道官言事不實公
奏曰科道官風聞言事尤望 皇上優容然卒不以
語人 上嘗詢公以邊將可任者公對曰臣歷九邊

驍將固多若廉勇嚴明與士卒同甘苦者周尚文為最臣薦疏中備陳之但尚文軍法過嚴耳上曰卿言甚是為將之道寬嚴亦宜相濟迄今尚文以老將籌邊奇功懋著特膺上賞公之言驗矣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巡邊於九塞關河險易士馬強弱糧餉虛實虜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目中近歲以來邊警頗熾每奏報緊急軍情上遽以付公文書官守候票擬公倉卒批答脗合軍機往年山西殘破張世忠等死節公謂孤軍遏敵血戰以死王事賞非破格何以勵衆擬旨上請先賞銀三十兩具棺埋葬慰獻徵錄卷之十五 貢主 曼山節

獎忠魂續卽查給賞功卹典上嘉納之仍加賞世忠銀二十兩上嘗以東宮睿齡日盛耆舊大臣亦宜相接每朔望後一日特命輔弼勲戚大臣朝見公與焉復命聖心懽慰公自再相以來寵貺不可殫紀玉帶之賜蟒龍斗牛獨角獸繚環提繫金簪暖耳套盃寶扇金帶蔽膝至給賞官奴及金帛絲段御饌珍饈悉人臣所難遇者一朝昇之用彰恩眷甲辰春三月公之子汝倫進士第朝論翕然謂公清謹公忠之報九月終事有上言者謂公身居宰相子不宜登第意有司有附公者公自陳

於上曰臣以翰林名官以詩書訓子仰惟皇上恩威隆重固不敢欺亦不忍欺今日之事臣豈敢深辯惟乞試臣之子而已公竟以是罷乙巳廟工成詔後冠帶卒嘉靖丙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亥時享年七十歲公矜而不爭羣而不隨人雖望之和厚而臨大事決大義必不可奪序菴李公嘗語人曰石門公誠平易可親至於秉道執法凜不可犯吾亦憚之又語公曰公長於謀國而短於謀家可謂公之知己矣公家自祖父素不殺生逮及公奉行惟謹每燕會必易之於市斷切戒諸子無違也諸城縣有祖塋一區本省講泉每欲崇飾屋垣規恢基址公累遣書固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福我鄉人而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厚類此

翟鑾 會州別記

翟鑾字仲鳴諸城人也其先世隸戎藉京師家焉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鑾為人滑稽自抑下多交游公卿間然少稱也而家京師故善中貴人中貴人譽於上會內閣員缺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修明倫大典充總裁久之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鑾拜日

年最少又起疎遠暴先上貴臣張桂等而張桂等從
後入咸以秩位鑒上擢鑒折節恭謹偃卑事屬後
以不欲有稱也然亦頗檢厲於六曹少所托徇居內
閣八載家尚貧而官亦大不進再兼武英殿大學士
嘗與大學士孚敬等從上游西苑賜飛魚服犀帶又
與上相倡和有集母喪歸服除未起門漸可羅雀
恒悒悒不得志謀於時宰相夏言顧鼎臣會主上
南巡恐虜或乘虛擣驚我欲重臣往鎮撫北邊言鼎
臣以薦乃即起家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
都御史充行邊使按覈秦晉燕諸鎮鄉虜者軍實撫
獻徵錄卷之十五
帥而下咸屬焉鑒至邊即大內賄賂以萬計還輜重
載車而鐵其轂者以千兩計已遂充羨成富人猶以
功錄一子錦衣千戶一子中書舍人而鑒復原官俄
進加少保太子太傅夏言罷稍遷謹身殿大學士居
首揆再加少傅其所擬調不甚當上意而上亦僅
以義故不忍廢之其二子應鄉試主試官來謁辭鑒
鑒為恫喝關節咸唯唯即取薦會試亦知之而復昂
其對策取上第大學士嵩負上寵日甚鑒先之乃嗾
給事御史使論劾鑒等上怒責鑒自辨解鑒枝梧
又其語多引西苑直上益怒下詔稱翟氏子雖有

事江汝璧中允秦鳴夏贊善浦應麒咸從坐矣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

內閣五

張孚敬

方獻夫

夏言

嚴嵩

張璧

呂本

袁燁

李春芳

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

桂萼

李時

顧鼎臣

許讚

張治

徐階

嚴訥

郭朴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

內閣五

張文忠公孚敬傳

王世貞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竅卽遊於監司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蓋文忠公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上書太略言上旣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柰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主書爭之曰是一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一篇於

是桂文襄公夢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之矣然 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桂輔臣禮官口凡三下 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事即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之至抗疏辨 上輒伸其指然諛者遂欲 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獻微錄

卷之十六

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遺張寶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間御史即劾助詔下三法司獄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 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謫弗卹也尋賜銀貳二一曰忠貞貞一曰白繩愆糾終得審疏直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

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日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齊賢作邦珍再賜玉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詔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逮公乃寬 得免

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恃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矣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氏隱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

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
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公
初名璵字秉用至是以 上嫌名請 上爲易名字
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 獻皇帝書舍春堂
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
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
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
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
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
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四

曼山館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
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 上指恐憚甚而燕
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
酬乃上變言其沮麗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
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
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及族其家公固以
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及族不可夫延齡財虜
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
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 疏謂 昭聖太后

春秋高卒間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
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
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
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
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
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
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
同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清卻永爲大帥以必
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

曼山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
然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苟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
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
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髮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
焉其專精神加飧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
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
緡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他相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
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益又三年而卒春

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閣計爲哀慟下書褒揚其
至贈太師諡文忠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
戰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 明興無兩
焉凡所制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
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
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
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
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
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公別號
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
山

張孚敬傳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也初名聰字秉用少擢鄉薦
讀書負偉人志而性褊迫與物多忤鄉里賤之凡八
舉始進士第時 上初卽位雅欲尊典獻王及太妃

而迫於楊廷和等議未決孚敬探知之乃上疏言
上故與王子 武宗弟也於法繼 武宗爲統繼興
王爲嗣宜稱 孝宗皇伯考 武宗皇兄典王皇考
尊稱亞二帝不報然上已心動而璵授南京刑部主
事於是刑部郎桂萼復上疏推璵說及上侍郎席書
議 上大悅楊廷和引疾乞休而繼之者益固執不
肯降服璵復作大禮或問奏之 上手促詔孚敬萼
抵京議而中外大臣庶僚洵洵咸欲尸二人矣左右
之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
浹都察院經歷黃綰鹽運使黃宗明既至上乃伸孚
敬萼說拜翰林院學士餘越格超遷有差亡何重進
廟議廟街議遷詹事府詹事學士改兵部左侍郎
璵始上疏時衆咻之至不復能投刺燕見客恚甚旣
得志乃頗導上以誅斥快其忿而會妖民李福達者
改姓名曰張寅投武定侯第爲修煉房中藥術累貲
產千金有二子俱鬻武階會事發山西下司寇御史
臺廷尉逮問反狀當族而上內入武定侯語疑之以
命孚敬萼獻夫則悉取三法司大臣考訊易其辭特
爲出福達而中外株累大學士尚書以下數十百人
斥戍有差以功進祿賜金帶一品襲衣三擢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選理都察院再賜銀記二日忠
良貞一曰竊愆弼違得密啟奏事賜玉帶明倫大典
成加乎敬少保先是中貴人橫出鎮者實翼而噬字
敬請於 上悉裁革之又奪司禮柄歸內閣還戚里
第舍田土於民一時肅然振矣再賜玉帶金蟒衣爲
蔡第山中亡何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時楊一清當首揆漸逼惡之字敬等又多所
交侮一清因計巧中而會給事中陸粲孫文奎論其
事而上亦心厭二人太橫因勅字敬歸劍省待用而
革粲散官致仕榜其狀朝堂字敬至天津復召歸寵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八 吳山館
甚乃請進上二名諱上乃大書今名字填以金賜
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尋雷震午門彗星
見都給事中魏良弼論之聽策免一歲復召還加太
子太師再罷歸復起加少師給四代誥及銀印二命
有司爲造樓於永嘉賜額曰寶輪以藏 上御書及
勅也臥病乃懇乞歸詔馳驛輿廩遣太醫行人護
還鄉後一載復召過嶺有輿折乃還卒年六十五贈
太師諡文忠乎敬當國日兒視其僚好嫚罵所擬調
任喜怒不復反顧其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
跪上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卒也亡羨貲足遺二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
公夢傳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夢以
嘉靖十年八月卒遺表謝恩有曰臣間受命于天壽
天難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中心顧茲永隔之
期益切銜恩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
適俗之韻長乏趨時之方筮仕縣司養疴泉壑幸值
聖作物覩之會復當議禮考文之期且學爲資父
事君故志願奮忠忘死遂以薨薨之見誤辱兼收乃
承鼎鉉之求薦膺重寄實過生平之願極爲布衣之
榮臣用是感激殊恩冀紆末效直行已志屢致人言
伏蒙 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貝錦譴
詆之際無能名德自誓捐軀乃葵藿之忱未伸而蒲
柳之姿先瘁承恩予告幸遂首丘與疾出門益增戀
懼臣強親醫藥靜處鄉園冀緩死於須臾庶瞻顏於
咫尺不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蓋棺有日觀闕無時
敢以將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悃伏願 皇上清心寡
慾致敬存誠頤精保神虛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
述肯於燕閒而賜覽觀則臣死有餘榮歿且不朽矣
上覽而悲曰夢病旣篤猶遺疏効忠朕心實切傷

特用省覽以慰不忘愛君至意遂贈太傅
襄賜祭九壇命工部遣官營葬粵江西安仁縣人正
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赴後以言
者薦補武康嘉靖癸未稍遷南京刑部主事時議太
禮張璁方獻夫霍韜席書等咸執爲人後之說爲非
是一上心欲從之格于庭議粵因抗疏極論疊疊千
餘言上遂召五臣還京竟定大禮由是寵異之陞
翰林學士詹事禮吏部侍郎俄遷尚書加太子太傅
少保己丑遂改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粵精悍狷
隘以學術經濟自任既受上特達之遇遂直躬而
獻微錄

卷之六

吳山館

行無所顧忘然其志遠才疎諸所規畫多迂滯不適
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異議相得驩甚而粵與
璁尤密比末年二人者亦遂相失粵既歿上念議
禮功錄其子與爲尚寶司丞輻爲中書舍人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諡文襄柱

公夢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
事參以他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
智既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

之蒙猜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
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執禮守
正不諂不回三爲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
弗有所悔易此豈章句豎儒佞然以冠纓組綬爲
性命者哉惟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廩
廩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
敷納罄竭忠慮其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
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忱識其遠
且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
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卽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

卷之六

吳山館

家存邦論議論迥事依於古而深探天人之蘊此其
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誦讀公集其言無非天下國
家大計若明倫大禮諸疏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卽如
輿地圖叙論一書其於兵樞民政戎索海防儲儲
要備殫心力真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日與夜寐灑
掃廷內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飭屢
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而施及朔易炎海之隅豈至使
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此其亟耶蓋公已逆睹豫
策於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
公孤遂見媚嫉譁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耒耜版築

間卽以爰立顧勝與否爾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而其材與德又恢恢寔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爲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爲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伯安之學殆於媚忌余竊以謂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其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田川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爲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

徽錄

卷之十六

十一

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青病大閑耶矧加誣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公實兼而有之其必爲名臣賢弼而不爲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爰語長史君請爲掇其大都表諸隧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方公獻夫神道

碑銘

呂本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十年而卒既葬又逾二十年其仲子渠以公陰來判寧波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而先公神道碑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厠館僚辱公與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叔賢別號西樵其先蕭人七世祖宦南海因家焉祖用中號秋亭博學篤行爲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領鄉薦就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日始生公公自幼穎敏舉止端莊如成人秋亭奇之每語之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吾志也六七歲卽勤苦力學不問寒暑弘治甲子弱冠題於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迎養母黃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正德壬申養病乞歸杜門十載聖天子中興以薦起嘉靖癸未春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時大禮議興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萼席文

徽錄

卷之十六

十一

龔公書霍文敏公劄議同協力贊決竟輔成聖孝其
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寵眷日
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
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
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
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
不得已從公改議未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
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春
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每遷秩心不自
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 上特准馳驛歸未
數日又起行人祭穀起於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
師奉勅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公控辭不獲既
而極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公感恩思
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
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厄於多病故以
稱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
上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諫
賜御札銀帛無算益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多見也
公日歸西樵醫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為上為下之意
尤惓惓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於奏詞可知也

上每問公疾痊否口以起公為念無何熒惑入斗後
三夕公逝矣計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
襄加廕一子為尚寶司丞道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
遣中書舍人劉鳳營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
不顧利害大獄之讞以去就爭應詔陳言青災自劾
等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學
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解諸說程子
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

方公獻夫傳

弇州別記

方獻夫字叔賢初名獻科南海人也弱冠舉進士為
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時起自謫所為主事官
階亞於獻夫而講學能文章有時譽一日獻夫與語
稱服忻然即前拜獻夫願受弟子職時人賢獻夫能
師人又賢守仁能見師人未幾引疾歸臥西樵將十
餘年而今皇帝即位獻夫自家上疏垂萬言力勸上
追崇先帝后召抵京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時上喜
其說甚德獻夫等不愛華秩優之而獻夫等自詡謂
可理天下如發蒙耳進少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大典
完進尚書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西樵起
補原職不應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皆笑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康李公時行狀
趙永
公諱時字宗易號序菴世出隴西始祖榮剛明勇略
善騎射洪武初授百夫長永樂間遷居河間之任丘
遂家焉榮生漕中宣德壬子鄉試授四川順慶府教
授漕生榮卽公父也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東萊
州府知府進階右叅政致仕自曾祖而下累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蓋殿大學
士曾祖母魏氏祖母劉氏母邊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獻徵錄 卷之廿六 十七 漫山館

獻徵錄

卷之廿六

十七

漫山館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康李公時行狀
趙永
公諱時字宗易號序菴世出隴西始祖榮剛明勇略
善騎射洪武初授百夫長永樂間遷居河間之任丘
遂家焉榮生漕中宣德壬子鄉試授四川順慶府教
授漕生榮卽公父也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東萊
州府知府進階右叅政致仕自曾祖而下累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蓋殿大學
士曾祖母魏氏祖母劉氏母邊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獻徵錄 卷之廿六 十七 漫山館
幼沉靜簡默甫冠游邑庠弘治乙卯領順天鄉薦登
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甲子授編修乙丑充 孝
廟實錄纂修官戊辰同考會試尋補內府教書官已
巳 孝廟實錄成會以少傅翁嬰疾乞歸歸卽翁卒
壬申服除補經筵講官甲戌再同考會試乙亥陞侍
讀以纂修恩加俸一級丙子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
講丁丑主考武舉已卯主南京鄉試賜麟服公藻鑑
精徹時稱得人辛巳 今上入繼大統首命充日講
官凡進講寓規諫荷白金文綺冠帶靴襪之賜修
武宗實錄充纂修官尋陞侍讀學士甲申陞吏部右

侍郎仍充日講官是年修

恭穆獻皇帝實錄充副

總裁既而太夫人邊氏違養

上念啟沃有年命乘

傳以歸特賜葬祭仍給少傅翁祭誥戊子服闋除戶

部再改禮部已丑陞本部尚書辭弗獲甫履任首以

風化為務京師節日城西諸利假以禮佛邀致男婦

出遊公以為狎昵薄俗奏止之時肇舉耕籍大禮與

五推九推之列賜大紅雲鶴紵絲建設四郊公請下

廷議久之始定因命督視壇墀考定禮樂器數以備

一代之制九月纂修祀儀成命為監修官辛卯二月

上嘉其贊議郊廟諸禮特賜玉帶并銀章一俾自

獻徵錄

卷之十六

陳封事其文曰忠敏安慎蓋以著其素履也久而失

之具疏請罪旋命內局範金賜之七月督工有勞加

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完賜手勅加太子太傅進武

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公於文華殿致辭面謝上

委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諸政用以上聖聖治即命

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無逸殿成上如御茲

殿命坐講周書無逸篇歷陳稼穡之艱難上敘容

聽之十二月朝見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壬辰

公慮前星未耀請祈聖嗣於天壽山嘉其忠於體國

特賜白金用備路費五月改吏部尚書八月彗星

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且奉奉以大

體大獄譴謫諸臣為言婺源汪公鉉初任太宰給事

中魏良弼遽劾之上欲置良弼於法公委曲解紓

遂從末減御史馮恩論在朝諸臣互有毀譽上怒

其挾詐取媚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之律公抗疏極

諫謂言官為耳目近臣果如聖裁則法掩乎恩恐失

衆望得全首領癸巳三月駕幸太學充分獻官次日

召見重華殿賜五彩飛魚紗一端召遊西苑賜詩扇

花果聚禽圖及錦囊諸物公賦詩以彰恩賜五月祀

方澤充分獻官八月代祀先師孔子適皇子誕生召

至文華殿頓首稱賀天顏悅懌玉音疊疊移時始出

甲午冊立中宮充副使降勅褒諭加少保公弼亮有

年蒙賜御製諸作至盈几案請中舍錄以成帙上

親麗宸翰賜之又以在閣謀議諸大禮及軍國重務

累蒙宸翰欲自建一亭尊奉請賜亭額以重其事上

頗其額曰珍謨命工部給之仍命有司督理皇上

敬天法祖儀文周至累朝訓錄已奉安禁內復命重

錄以示尊崇公為總視經理官適一品考最賜勳階

柱國及寶鑑羊酒八月南京太廟災自陳策免溫旨

表答特大同軍士謀逆屢建籌策旋底於平給男婦

史 100—559

二人以醕其勞乙未二月釐建廟制知建造事四月賜麒麟服少師羅峰張公累疏給假上謂此人不可無但欠容量耳公曰世無全材聖諭所云特氣質之偏勿腫容念也六月遼東巡撫都御史呂君經性嚴毅御軍士以威衆銜之因鼓衆侵犯備極窘辱一鎮騷然廷議欲命將勦除公曰斯蓋不逞之徒自造弗靖非叛也殲厥渠魁餘卽喪氣矣旣而果然丙申吏部尚書缺員遴選惟謹會邊務孔棘衆以爲憂公曰醜虜爲患修飭邊務自絕侵犯若冢宰重任治忽繫焉可久虛其位乎三月上修復謁陵舊典賜蟒衣凡獻徵錄 卷之十六 曼山館

途次帳幕筆札之類出自向方朝夕叅乘以備顧問禮成回鑾奉聖母泛舟西湖二三輔臣鼓楫前驅龍旌鳳節照耀洲渚金鼓管籥聲徹霄漢寔上古君臣同樂之意也次日上御文華殿賜御製諸作越數日復詣天壽山修飭諸陵及初造壽宮兩宮各賜銀幣上駐蹕沙河諸輔臣行幕已備且密通御幄益便于召對也是夜面語累朝訓錄時已二鼓慰勞甚至曰卿等侍從頗勞後或久語可立對公頓首辭上體悉眷注之恩類如此午日命勲戚及公輩泛舟西苑曰今日之晏一以賞節一以耐山行之勞亟命促樂相

近既登岸宴無逸殿侍坐榮寵莫加焉先時六月聖詔命宣府總兵官邵永會勦至是巡按御史劾其濫殺無辜及諸不法事刑部擬正典刑公曰叛逆之徒尚恃強自愼若罪及大將愈驕其氣矣得不死上謂太祖文集乃經世大典因命重加編次公分門歸類皎如日星七月皇史宬工完加太子太傅九月進累朝訓錄宴謹身殿荷彩幣羅衣鞍馬之賜加少傅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二月九廟工完加太子太師廢子圻爲正千戶具疏懇辭改尚寶少卿未幾長子光祿少卿坦卒於任乞假管葬優旨勉留仍賜贈金獻徵錄 卷之十六 曼山館

以慰其心是月特降手勅進華蓋殿大學士丁酉二月扈從山陵春祭朝見聖母於行殿再奉聖母泛舟西湖仍命隨侍皇上體天撫世每聞讞獄卽止行刑公嘗奉勅錄囚仰體聖意恒存矜恤六月上欲奉聖母往居舊邸歲時朝謁公曰皇上大孝格天夷夏共仰况聖母時欠康豫正問膳視藥之日卽有不諱遣官奉柩顯陵車駕豈宜輕出益社稷有重於孝也後聖諭往復竟執前議是月一品兩考賜寶鑑羊酒兼支大學士俸廕孫鎮中書舍人上視工山陵從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訟邑宰上欲寘宰

於法公曰此健訟餘流也不懲必縱宜以犯蹕之罪
罪之幸亦不可輕貸上可其奏往歲皇嗣未育嘗祈
禱天壽山至是天潢衍派命往謝時元子誕育已久
未正儲位乃具疏曰元子天下之主器宜早頒顯號
培植國本事蓋有不可緩者上命舉行公素強健
累隨侍山陵奔走過勞飲食不時致傷脾胃膚腠漸
削猶力疾視事九月舉明堂大禮代視牲牷甫復命
遂臥病不能興遣醫調治仍命中使診視頒賜羊酒
蔬米公泣謂中使曰聖恩如天不能圖報萬一行
將永訣柰之何越三月卒於正寢計開上震悼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曼山館

不已輟朝一日贈太傅諡文康

李時

弁州別記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長七尺餘豐體龐厚寡言笑斤
斤如也三十餘始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九
年滿考遷侍讀久之進左春坊左諭德嘉靖初上
開經筵充日講官遷翰林院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進
尚書時上神聖多裁定新禮而時奉行不敢後亦
不敢有所開端至諸貴人或爭執厥是者兩具之使
上自釋而已上久亦知其敦固頗遇之厚親蠶禮
成加太子太保尋進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

張孚敬居首多獨裁取旨而時袖手從旁觀噤不復
發一語進少保其得久遇不替亦孚敬安之故而外
議頗刺評時廉却長安米尋知南郊建造充大禮使
進少傅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入內閣位時
下然時與之不復拉專決也而言又安時時爲相將
十年上禮敬非能如孚敬言然少所責辱終始不替
卒年七十餘贈太師諡文康

獻徵錄

卷之七

三 曼山館

大學士夏公言傳

王世貞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儒聲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 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糾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同考會試疏請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臯等緹逮及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邢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謬譔爲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衆獻徵錄 卷之十 王世貞 夏山館

據青羊山爲亂 朝廷大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爲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考武舉試時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虜憲有難色言卽劾罷之而 上實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貫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行藉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 高皇帝初卽位爲園

丘於南郊以祀天爲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久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恭願用漢唐故事云 上與諸臣乎敬密議之不以爲善也乎敬微泄之言乃上亞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圓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卽位 詔爲據而謂漢唐以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以 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爲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詘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八 上乃召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羣臣而宰莫之應唐事霍韜辯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以爲奸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 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乎敬爲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 上不欲 太宗與 太祖並配天與乎敬議以 太祖配天而 太宗祀太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子敬意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 上指改古禮以請 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 言嘗薦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于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御

史記廷推言與右諭德彭澤上遲徊久之而御史
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爲已地言亦辭上乃勉慰言
俾食四品俸澤以手敬力復超爲太常卿言是士也
恨乎敬不已焉而右彭澤銜之切骨且覘上意雅
不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孚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
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爲兩解而孚
敬與澤亦遂惡言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
爲始祖居中而太宗以下皆東西相向至大裕則
以太祖之四世祖德祖居中而懿熙仁三世
皆合而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祫祭大雩秋報之
獻徵錄卷之十六

禮下羣臣議言以爲祫者諦也謂祫其所自出之帝
也德祖既爲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始祖所
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以太祖配
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爲顯項裔宜祫顯項輔臣子
敬會羣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者失之無遺顯項
者失之遠宜仍祫德祖便言復上書諍之上雖
意未決而心是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上故
已材言至進講愈日屬之既與孚敬異孚敬恨乃
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言

出獄之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
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
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孚敬讐敵謂
言能抗之而言既以開敏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
有御史喻希禮上疏謂祈雪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
仁政因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
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廷論而陛下
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內蘊根本固則益
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
苛責之命言參究母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

有罪可達天休是祖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察
則啟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道第原其本
意似亦無他乞俯優容或加飭治上益怒下旨謂
遭此曹仇君怨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誣罪不可追
因責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圖報主
先已戒其黨護奏上參劾肆怠不恭責其具狀以對
而逮希禮金於詔獄貶謫荒微及言謝罪疏聞亦
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
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
上旣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

官而言爲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 上亦欲錄其
之其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 上嘗賜銀記一曰
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
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督建 皇史宬加兼
太子太傅重書 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
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 御書繡蟒龍
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
爲之釋其先軍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
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却思中言莫能間也而會順
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姦人所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八 曼山錄
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事許言罪 上
怒不聽言 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
龍池爲不敬而韜時已轉爲南京禮部尚書矣乃上
書論言以朦朧爲故少師費宏請謚得文憲且減繁
關情節當死言亦許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巷口
上兩不之辨而鐫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後攻
之 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驕郎中張元孝李遂
坐小忤卽叅謫之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簪花
於帽侑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
閣是時李時爲華蓋殿大學士以年老朴誠居片輒

五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
以屬言言亦稱是言氣益驕漸褻視八座嘗從 上
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行
帳殿而 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合
辭請罪 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
疏爲屬 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留而勉勵之時
獻皇帝已崇篤 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
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皇帝廟號稱宗
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嵩議以功則 太宗親則
獻宗以配帝惟 上裁而不敢任稱宗 上不悅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九 曼山錄
令再議言部左侍郎唐胥爭之力辯之強 上說其
官於是部臣嵩懼而如命 獻宗遂稱 睿宗入
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
人兼支大學士俸俄李時卒言居首尋以祗薦 皇
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
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
也人頗以爲異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蘇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
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今官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
十歲言臘而貴至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臣繼之

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尋上以章
聖皇太后拊弔承天之顯陵躬行謁視言與太師翊
國公郭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
言勛鼎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
而善張孚敬孚敬左右之得幸 上至貴重封上公
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
承天謁陵畢禮部臣高請率羣臣表賀 上問之言
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
指乃固請賀上答 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
第禮樂自 上出賀亦可也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
飲徵錄 卷之十六 三十 吳山館
游魚日 上間有宣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
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 永陵工言進居守勅而遲
上怒責言自小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
恭因悉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懼謝罪
固請 上銀記 璽書手札而 上愈疑其有所毀
損削其勛階少師等官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
言乃檢十年中 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
上怒解會言朝辭已發而遣中貴人止之隨諭吏
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卽入朝具疏謝 上

報覽奏卿已赴閣宜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
不惟副朕簡任亦免衆怨也卿其思之言凝所云衆
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
志孤立爲衆所忌 上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中
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趙顯鼎臣
留守偏徇事 上不聽或以爲言實嗾之也亡何奉
先殿雷震召言與鼎往視震俱緩不時至 上復不
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請罪 上曰朕所以數寬言
非爲言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愴成性蔑不知警何
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
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
橫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
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
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言 上俱不聽而訓
導罷爲民御史坐譴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
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
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
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
何心戀慕 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錫
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

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賜 璽書褒獎
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以北邊謫再賜
璽書褒獎時 九廟灾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
霍輅死而言與郭勛爲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
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懼 慈壽皇太
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焉筆 上遂
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歸治疾 上怒盡削其
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
上之怒之乃上備虜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既忠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吳山館
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
其爲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翟
鑾在井 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
首 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
命而郭勛轉恣橫其於督工治兵指免盜致以數十
萬計 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勛與
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助弗便也內閣檄勛且數日而
勛弗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害勛罷
久 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助皆吾
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 上復曰言疾欲

歸身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 聖誕後始敢請
又問勛何病元曰助實不病言歸即出尋 上首領
久之而給事御史伺 上有留言而惡言意因勛
故不領 勛爲作奸植黨以軌國法奏辯有臣奸何
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 勛等語多不遜 上
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德俸而
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
餘條 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
券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俾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吳山館
外然閑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勛獄指授批根無所
不極 上猶心念勛疑其中言構也久之言一品滿
九年考 上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孁上尊盡復其
階勳官職賜勅褒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
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之下
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而代長
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
之會言坐失 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 上
所幸乘一真人第謀騎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既數
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 上上是時已

上益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
言獨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
翼善冠 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
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
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 上
大怒時 昭聖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 晏
駕郭勛故請改其一官爲皇子太子宮言與 上意
合不許而至是 上卒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
之念輿作工役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三十四 晏山端
一以居皇太子 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特召成國
公等人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
帽其上使 上見之 上果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
出而留嵩慰諭甚至嵩頓首雨泣訴言之見陵陷
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 上遂 手勅都察院
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旣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復千羅
百織不已與太監高忠交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
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
官爲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
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

上諭中外知之 上蓋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有
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
上怒宣言入拜 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 聖誕禮
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 上疏上之八日而
始奉 御批令革職閑住時日有食之既 上諭禮
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
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
去之爲夫刑於是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覈之謫降十餘人徐留者亦
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改謫邊遠蓋以其嘗論郭勛故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三十五 晏山端
也亡何勛病死刑部獄 上以恚因他事奪尚書吳
山職餘鑄俸有差而還勛子孫侯爵益實惜之云言
久貴用事家富厚高薨雕題廣固曲池之眩暎侍便
辟及音聲人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指
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言亦希
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盡酬答言居恒邑邑不樂還
元正 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問而已
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
代言首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最得上意而同事
大臣許讚張壁以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 上微

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陞見盡復其階勳職秩睦
嚴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
重而言愈驕直隳之出其上凡有所擬 旨行意而
已不復顧問嵩亦默然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
而自搗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竊賄
報復誣訛海內咸恨之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
爲快未久言復恣御史陳九德劾劾文選司郎中高
簡下詔獄而都給事中楊上林左給事中徐良傳復
劾之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等擬杖簡於廷戍之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六 曼仙館
而以上林等不早奏罷爲民以尚書唐龍與嵩善亦
罷爲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鰲王學益爲言官所論糾
卽遣緹騎捕逮之非居間不解繼魯至益死獄中吏
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泐忍事言會其部左侍郎
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右侍郎許成名崔桐皆
欲得之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言
之語有連少詹事黃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而奪淵
俸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自是氣奪不復抗
矣給事中馬錫承言意劾戶部尚書王景受賄囑運
司事 上怒下杲獄而都給事中厲汝進遂推劾嚴

嵩子世蕃及大倉尚書王璉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搢
嵩嵩辨疏上 上卽爲杖汝進等幾死而遠謫之璉
斥爲民呆坐戍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其學以鹽法
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疑旨令陳狀皆
違言請死有所進橐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
而謀構言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
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執手延坐欸欸密持黃金置其
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
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其詞草言初
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藁亦不復檢閱多舊所
獻徵錄 卷之六 三七 曼仙館
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
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而河套
之議起始言繇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鼎貴欲
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 高皇帝制文臣非
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
臣不得爲丞相非謂不得爲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
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莢不復托之代言而
猶未慊其志會銑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
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
邊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犯

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築城增戍填其中其爲全陝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爲名美大悅而有蘇夫人者繼妻也有才色言壁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爲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太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僇節帥以下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二十八 曼山備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決請 上裁 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窺 上指乃上疏極稱虜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旣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薦曾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生死唯狗銑殘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忽先臣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強君脅衆令吏禮二部都察院叅着嵩遂具疏力

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辨而 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使緹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叅劾言於是尚書綱等論言事爲任意跡涉強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卽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仇鸞數填甘肅愎而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十言擬 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旣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聞曾銑復套議故銑恨而中之又虜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邊營損卒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爲功時曾淳以胄子在太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煅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實其事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金遂藉而使緹騎捕言言始覩鸞辯謂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諭不兩日何以知 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益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

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
二千里銑性果銳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寃
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
曰噫吾死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
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
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
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
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
司承朝慶皆奪職爲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
有七言雖以驕蹇得 上惡然亦頗能持爭 上嘗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受止節
諭之欲退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答諭云
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
言者挫郭勛與不肯戴道士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
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
其家上書白冤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諡
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
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
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公鼎臣神道
碑 嚴嵩

國家設科取士得人爲盛然登廷魁至宰輔者凡七
人若文康顧公其一也聞諸故老言 孝宗敬皇帝
乙丑試士日於宮中焚香祝天願得真才是年得顧
公爲進士第一公儀狀瓌奇風格峻偉觀者謂爲公
輔器公諱鼎臣字九和蘇之崑山人也授翰林修撰
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春坊諭
德歷十餘歲 今上卽位首被知遇簡侍經筵日講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四十一 受止節
進學士上懋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史公因進講
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悅諭輔臣曰
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 上廼
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注視聽言動四箴及製敬
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刻
五箴以示學者寔公之講心箴啓之也 上又曰洪
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令鼎臣
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爲務學求治
之助復慮詞訓繁多命公撰次節略以進舊例每寒
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輟講詔免公常參

專直請讀 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
數御西室召公等十臣令敷奏經義公撰中庸首章
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之極不可
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命輔
臣及公坐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廷
臣莫不動色悚嘆謂 上寵異儒臣如此自是晉更
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俱掌詹府事兩被旨教庶吉士
於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公始公雖職在
文翰數奉召對預密議簡在聖心既久執政有不樂
獻徵錄 卷之廿六 聖二 曼山館
公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勅公以太子太保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隆被賜宸翰
經籍銀幣玉帶麟蟒飛魚之服多不可悉紀己亥二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將幸
承天勅公居守京師公條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
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緯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
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公翌輔 皇儲持
筆 師肅然以馭下過嚴致有煩言再疏乞休
荷溫 明年感疾久不瘥 上屢遣中官齋
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米諸物疾革陳遺

疏勸 上親賢圖治願養聖躬詞誠懇篤降詔褒答
而公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
制贈太保諡文康遣行人護喪還公僕特有大志留
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
奉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
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卹而公生
長東南見財賦日蠹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晚歲履
政府將大有爲然僅二載卒于位時論惜之云曾祖
諱大本祖諱良考諱恂三世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
品夫人配朱氏累封一品夫人四子長履方舉鄉薦
獻徵錄 卷之廿六 聖二 曼山館
履祥履貞履吉

大學士嚴公嵩傳

王世貞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藩司其婦方嫺而有光形解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齎醵銀兩以贈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鈴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晏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貌羸鶴本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釣禮遂出巨測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四十四

吳山館

漫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稍隘急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辨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粦等論糾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奏辨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師時議重修宋史方至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禮儀而衡書願鼎

巨教習庶吉士皆不服兼職言亦從史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問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於言職得之自是始謬爲共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得強辨於是嵩懼益爲共謹而其子世蕃繇廢叙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所賄納矣時上入諛臣言欲祀獻皇帝以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著明堂或問獻徵錄

卷之十六

四十五

吳山館

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獻皇帝曰睿宗祔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皇天上帝尊號冊寶尊加上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上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上皆勉留之嵩奏辨而中謂人臣於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觀望禍福乃爲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強辨請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遲歸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予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謫已復參其郎中熊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相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懷德與嫡長孫懷煒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爲之請勘乞斥嵩以戒貪墨言乃擬旨下臺勘而他多右經語嵩急歸誠於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既條對平平耳上必爲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復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醺祀青詞額對獨嵩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溢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干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及其子世蕃賄賂助焰實跡下所司嵩疏辨且乞休優詔慰留之嵩意不決復上疏謂占語曰朝廷輕重係大臣臣今動遭詆目爲姦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

如昨歲羣奸構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即退相傷害益煩聖心二宜去上果爲溫諭百餘言答之且謂攻擊不休故也君命須罪以無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官婢搆逆旋復誅嵩請詔告天下人謂宮闈而秘密悉揚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矣尋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異禮勞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計其請托事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旨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闕下藩臬預試事者皆爲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上特加嵩官視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上待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齋子時時首嵩而不及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於給事中王交輩俾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爲民嵩得益發舒上一

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大學上禮
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高預機務然不獲
入直應制嵩事取裁斷不復相聞白墨墨而已讚
至自嘆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尋進嵩兼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傅兼
食大學士俸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
每獨蒙宜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
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
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宜召乞與臣同
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見
言妬也報聞時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
右叅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說有不死術嵩為進可
學所治餌而薦盛端明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
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上怒逮治之
維栢在道久嵩不測上意乃請寬維栢獄上為
霽欣杖而奪其職時諸舊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
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
去則無所不靡俄而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
賜金幣浹時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
用復言時部尚書費家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

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琬高問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
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
好以妻非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
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上以其托指攻訐切
責之然不決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家言既
至盡復原官遂復据嵩上上為加嵩少師以慰安
之言既以銜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
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
事橫行燕中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
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九年考滿
加華蓋殿大學士璽書褒諭仍賜晏禮部言尋用
復河套失上指為嵩及崔元陸炳構伏法嵩遂獨
相上益安之而費家亦自以與齋詞得上幸嵩
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謫之而家亦自恨
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
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
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
拒却虜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上以罪
人王聯訐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繼宗及株連新舊
朝士數十皆欲寘之重典嵩與真人陶仲文頗為救

解得釋 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文學士俸如
舊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
而仍以 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
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
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
行尚寶司事亡何虜大入寇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
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齊詞辭不見而義
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肩出貞吉見而詈斥之
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虜妓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
厲聲言虜在城下何可和但請 皇上御奉天門赦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一 吳山樵
沈東旌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
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賊首予
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 上雖壯
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卽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鑒
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 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
徼以自快兵部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爲人
潔廉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 上怒其不能破
賊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
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伺 上喜而解之卒以
免仇鑒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

復起爲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爲大言聳 上
聽嵩從吏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
二萬金謝嵩嵩亦受之虜退始上疏請發粟賑中虜
者并掩貨幣及他選將練兵碌碌紙上語而已於是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
圖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
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
示威劫衆文詞辯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
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
言足以結納權路而緘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卽不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一 吳山樵
能顯禍於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
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卽如先任給事中王燁
陳壇御史謝瑜董漢臣等於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
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
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溫旨慰留嵩不自
安請遣世蕃歸里不許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
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仇鑒始雖由嵩
入既挾虜得 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應
遂凌嵩出其上嵩志數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

聽而諸部臣言官有抗觸鸞者立碎鸞之桎梏

以爲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

侍郎子一子錦衣衛千戶鸞以是益恨嵩而侮之其

所詆譭嵩上亦爲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

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如嵩乃厚收炳以爲腹心使詞

伺鸞鸞亦爲之備然其所從卒不如能緹騎狡鸞

自是墮炳弇中然炳陽爲推重鸞以爲中山定興之

流亞鸞不疑也既虜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收其

大將軍印鸞暴死炳乃謀於嵩休鸞之義子迺之虜

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二

景山館

父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貪

黷數十事事皆有實上復爲之鐫宗茂二秩補外

以安嵩而給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

梁紹儒亦弗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

論與虜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倖鸞敗繼

盛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

論其十六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爲破的中窾可以必

勝而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二王語以詐傳

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以手札諭留嵩

嵩乞休上報以琴邪黨比謂逆賊勾虜其本在卿

蓋指摘贊直玄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

上玄又與宋徵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卿以此乞

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嵩有義孫鶴

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之下兵

部尚書輩豹皆曲爲之請而郎中周寃獨發之亦坐

奪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

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諂媚之態似於恭順

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

之故不敗露又善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深

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旨所發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三

景山館

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

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

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

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

任其咎錦工於中嵩惡而他語尤剴至上亦使緹

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爲民亡何嵩之義子趙

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強而

用之至通政使乃以百花酒進上嵩以跪而嘗數

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鍾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

阿賴嵩以起至爲吏部數與嵩崖異不甚用其言至

是復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邪媚奔競龍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鎰前爲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紓之故出臣於外不已而喉伯辰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爲內主激上怒悉奪鎰伯辰官俱爲民而文華愈橫矣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腍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以却虜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四
嵩山館

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上諭以盡誠贊玄實爲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誕而上獨然之爲切責兵部覆議上上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今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敵威福所挾持將吏金寶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上

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章劾之上發緹騎逮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上怒亦不釋經迫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爲上解不解則姑爲溫言欸經至死方悟因告嵩父子於市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爲國子祭酒崇薦於上得躡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謦其意嵩更譖於上得罪去而陸炳繇武科爲黥門生乘上之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詞入直幸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五十五
嵩山館

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上以御饌勞之間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爲之悅而文華行珍寶直萬金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試士策問以爲誹謗上爲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爲其鄉人張經報讐上大怒下默詔獄論死事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羣臣九

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鵬代
默而亟稱文華於人上遂進工部尚書躡加太子太
保罷王誥不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於嵩矣文
華又以都督陸炳嘗薦嵩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
思重賄世蕃挾以謁文華始解既而知其謀出自世
蕃遂併恨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爲羣望所屬炳
乃委腹階以自固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復大張詔
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上意以文華昔對
殘寇且平爲不實懼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上悅
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首徐海等因掎擊平之文
華徵錄 卷之十六 海內 曼山館
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御史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
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及 璽書褒論
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際通政呂
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華乃上疏歸
功嵩以爲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
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 旨逐嵩不之救
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爲世蕃
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爲索之富人世家
豪欽巧獵靡所不極而他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
爲諱其所獻鼎彝尊帶之類或發塚剽攻他寶翫多

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 萬壽節
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
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嵩跡矣前是虜人犯邊錦
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 召以鍊疏誣
大臣自爲名廷榜之適編嶺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
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
至居庸關下戟手詈嵩父子或爲草人象而射之事
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鍊順
故嵩客時邊事多損敗方籍嵩父子屏蔽卽響應而
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內五品俸楷乃因
獻徵錄 卷之十六 海內 曼山館
妖人間浩等通勇事發捕鍊竄名其中而張大之兵
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鍊并戍其一子戍死者復
二人遷賞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於是給
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糜費邊餉縱虜出入而以重
賄納路楷相率爲蒙蔽致危困尚書許論昏酣不能
有裨廟議 上以問嵩嵩曲爲順楷掩覆且謂言官
風聞論人不可盡信 上不聽趣捕順楷下錦衣獄
而奪尚書論職時來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
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
臣徐階爲禮部時虜人寇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

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潔廉又時時爲人語時輒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狎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構臣必自脫自封進時來狎試錄上乃下之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行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嚮階以是坐狎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成烟瘴衛所而慰留嵩嵩以是益恨階并及炳矣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爲之寬解順僅坐戍而楷謫外當是時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微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微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耻與諱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熾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爲文武庫吏而尚

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案方祥爲尤著必進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大廟災議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十識遂以工婁就驟遷至少保而倦於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上弗悅也於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母再辭但履任居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勒廷推必進衆莫應嵩怒慢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誇於人獻徵錄卷之十六

上意嫌代已妻報寢嵩念 上獨所信任迫衆情時
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 上意 上亦自知
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洵謂莫
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
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
安幸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母疑嵩母自疑且請
出景王於外以安 裕王疏既上嵩雖恨希顏而巨
測 上旨請下禮部詳 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
發舒 上命御史卽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
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 上意搖或可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嵩山節

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
執政而 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
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 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
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益
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 萬
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
尋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嵩無
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 上謂年已老毫不可無
世蕃侍 詔聽留共養如故嵩故以警敏得 上意
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得其懼心

臣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
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
之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動於機械不自覺也世蕃
尤險悍慄猾每謂天下才唯已與陸炳楊博而三然
與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
故曉暢時務嵩既老 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
其客皆不稱 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
世蕃而心愛之諸曹請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
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
獻徵錄 卷之十六 本十 嵩山節

九卿臺諫至浹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
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
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
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
褐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
朱希忠元勛也雷之酒不潦倒不已性尤強詭於中
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關熟其責賄多寡毫髮不能
匿後 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嵩
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而 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

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 離宮
南城 英宗故稱 太上皇時所居也 上乃以問
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 上大
悅官既成而所以褒擢階至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
敵矣自是 上有顧問不及嵩卽及嵩不過齋祠事
而已嵩故與階却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
羅拜之舉賜屬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爾
不敢當而是時方士監道行以乩得幸 上上故有
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職
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啟示而後焚之則所
獻徵錄 卷之十六
而匿其真跡以僞對應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
治對曰賢不克用不肯不逞耳則問誰爲賢不肯曰
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肯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
知嵩父子貪虐其奉玄及且微誠不肯上真胡以不
用之答曰上真極之則登用之者各故弗極也
而以嵩 既答報袖以承御史郭應龍會嵩等請者
嵩主而諸進士中有贊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傳
聞 上卽召罷者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好
國諸大罪十餘條 上以名補世蕃及舞法行

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心忠慎壽 君愛國
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爲
世蕃求解 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兇兒
賣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成烟
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史
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
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銀衛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
至吏部郎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
元者竟就逮庾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
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詞監道行陰事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下刑部獄侍郎葉鏜鄢懋卿誘使誣狀前僞狀而引
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
司參議 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
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 上乃勸階
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
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虞嵩且復用而久之
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鏜懋卿萬家何遷張雨
唐汝楫王材及其壻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
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
盡賄嵩父子金玉珍翫相繼半入其橐江南公私爲

之一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其殲徐海執直功亦
有足當者 上以其妻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廕
人之爲王也以殘暴妻見紕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
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價
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云金十萬則無之僅得
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 上所賜金
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
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
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
金多爲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
獻數錄 卷之十六 六十四 曼山館
擊刀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舍人子出
外爲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帋輒封以
與嵩嵩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
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恟喝而會前有賀 萬壽表
得 溫育及賞資謂 上且當見憐因懇疏請移世
蕃便地共養 上不許而報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
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
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龍文故世
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 詔卽委潤捕世蕃龍文
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

父律斬 上不憚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卽棄之市而謂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
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
三十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寶玉重器服翫所
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匿不少臺臣
乃益論戍萬宋鄢懋卿迫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
盡宋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
蕃腹心宋貪而懋卿尤恣橫其以都御史出覈鹺所
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
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
蘇徵錄 卷之十六 六十五 曼山館
被厠牀白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錦五綵輿以民婦
十二昇之卽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也嵩死時寄食
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謚文簡許公諱神道碑

嘉靖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前少傅大學士許公卒於家先是乙巳冬公遘疾乞骸骨甚切上慰留亦甚切乃連疏懇辭上不悅曰少傅輕去朕耶其奪秩令歸公行而病增劇既還里復延三載竟用舊患弗起又四載嗣子興起復來京師乃始上疏告訃叙公病歸顛末上嗟悼曰少傅果非負朕者乃悉復公官仍贈少師賜祭葬謚文簡恩禮備厚蓋至是而公不獲已之情皇上眷不忍釋之意益章焉公諱讚字廷美河南靈寶人也先世曰威者仕元爲兵馬元帥四征過靈寶愛其土風家焉八傳至教諭衆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襄毅曰進襄毅娶於張繼娶於高生公性警悟博學弘治乙卯以戴禮魁於鄉明年登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召爲監察御史襄毅位冢宰公例當避臺秩迺改翰林編修時逆瑾擅政怒襄毅不已附証以他事矯詔罷之而並出公爲臨淄知縣丁襄毅憂服闋陞浙江按察僉事陞副使理海道改山西督學政至則先德行而後文藝士習丕變歷陞

獻徵錄

卷之十六

本末

慢山節

獻徵錄

卷之十六

本末

慢山節

四川叅政按察使浙江左右布政使召爲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公上疏曰分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袁英者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怙權璫勢矯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聞屬公訊理權者日偵伺鼓釁爲動竟寘恭重典當是時復有薛侃迎親藩之議詹啟訃銓部之詞張紳之薦劾朝紳劉永昌之誣詆省閣皆事關國紀連及大察甚衆諸司恐懼失措公從容裁決持法甚平務存大體上悉從之而縉紳賴以安改戶部尚書河南軍餉舊先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他鎮者公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今增役創署勞費且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最者公曰預備既有倉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勿從便兵部議興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兩公曰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凡所規措務循舊則數報罷新議曰毋徒徇名貽害也以鹽法久滯疏陳諸弊列通商事宜皆經久可行聞高太夫人病疏乙終養不允令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時吏部缺書廷推數人上皆不許詔特起公俟服闋蒞事

既至乃首疏決壅滯公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
途抑奔競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六載考績加太子
太保已亥冊大禮成功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節
程途以保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辛丑廟災引咎乞
罷詞甚切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從公請而意不
釋吏部復缺尚書廷推數人又不許仍起公蒞事至
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以一品六載
考績加太子太傅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乙巳太廟成加少傅無何疾作乞休遂有賜歸之命
歸出賜金通惠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
獻徵錄 卷之十 吳山館
山川壇歲旦暨 聖節必扶掖北轡稽首祝賀不少
廢疾革則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
涼德受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數履危機卒賴保全
今已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卒距生成化癸
巳七月四日得年七十有六公歷官五十餘年晚荷
隆遇凡大典禮多遣命將事其錫予飛魚之服銀狐
彩帶及白金綺幣不可勝記公兄弟八人兄誥南戶
部尚書弟論兵部侍郎餘並登仕籍配李氏累贈一
品夫人先卒夫人生子二長備早卒次俱承廢歷官
知府未任改禮部員外郎以四品服辦中書舍人事

公德性溫粹意氣凝定坦夷康樂而涇渭不淆直率
徑盡而應變無窮蒞官翼翼小心以不欺不怠為主
在吏部前後凡十年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
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嚴諸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
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好著述老而不倦所著
有松臯集續集讀史詩論五經臆說三曹奏議若干
卷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贈少保諡文簡張公璧神道碑

引除

嘉靖乙巳八月十九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南郡張公卒於位計聞上深軫悼命禮部諭祭工曹營葬遣行人護喪歸其鄉贈少保諡文簡公諱璧字崇象世家南郡石首曾大父必順大父之言少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僉事父維舉鄉薦歷官山西叅政俱累贈如公官曾大母王氏大母呂氏王氏俱累贈夫人公蚤擢省闈屢試南宮不利則益肆力問學晝夜探索僞寓京邸起居服食人所難堪時學士劉五清汪石潭有聲詞垣公皆師友切磋二公嘗謂人曰是當鳴世才也辛未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清官災公上修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今上龍飛首開經筵公與進講器貌端肅儀矩偉然敷陳古訓明切時司寇林見素以事待罪公講君使臣以禮有耆德舊臣當加敬禮之語上爲之改容乙酉被命以官諭出典南畿文衡一時髦俊多在魏戊子大叅公愛郵典加厚命給驛還初公之入翰林也大叅公時直出

西囚入賀萬壽卽謝政歸田公每圖歸省有遣書止之曰勉事職業勿以吾爲念故公雖容館閣歷時華纂御文司綸誥主考禮闈勞績懋焉庚子南京大宗伯員缺詔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以請上特授公公廉謹自持於凡宿弊剪除而振飭之矣卯召還北部通議建太廟羣論紛紛公酌議以對制遂定欽天太醫院院卒多冗員順天鄉試舊多冒籍公奏裁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會內閣缺員公與河南許公一時並用人望翕然頃之公病瘡不能視事上遣御醫膠視中使齎賜粥米牲豚諸物存問疾竟弗已卒於宣武里第享齡七十有一惟公別衡標望某廼舊者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恂與物無競天下稱爲長者而期其大用以弼成休養悼大之治而嗟然以逝士論惜焉自講筵迄於拜相其間白金文綺銀鼎錦袋及經籍之賜多弗可悉紀累荷遣祭分獻代拜陪祀之命而賜見皇太子於臨保室尤爲異典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

諡文毅張公治傳

雷體

少保名治字文川湖廣茶陵人也其先出江右永新自公高祖播徙今茶陵月江里歷公父伯誠並以淳朴稱初公之未娠也母譚淑人夢大鳥雲下朱顛玄吭編羽止其庭忽縮化人胚已而驚寤伯誠曰此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采異特機摠慧動不可制甫七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辭屬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構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犬旨即曉析旁及秋後錄其書之其

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爲文蔚如也及郵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耶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正德丙子舉於鄉遭父喪守制庚辰舉南宮第一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圻榜元出之識公嘗憩而樂之因寓號及計偕北上湖忽曝涸龜裂果符應是年 毅皇帝南狩明年今上即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充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修會兵部主事崔楷奏稱兩京堂上官及翰林臺諫積任非年格舉一人自代公以知

人爲聖哲所難請改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乘田委吏不爲約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爲豐識者知其志存經濟不徒以文章致身也七年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贊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即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其親疏入上嘉其情特畀封弗聽辭秩蓋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繕紳先生以大義勸之廼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獻徵錄

卷之十末

餘風並崇彫琢日入於弊公崇渾樸浮時稱得人明年同考會試又明年重書寶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募臣逆命絕譯貢乞師征討 上下廷議會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略者令宣諭 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公喜盤錯自別乃躍然應詔曰丈夫志在萬里安南如履堂奧耳臣等守一職爲章句儒耶未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宗不遠趨明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

趨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以辨正邪明升黜爲大務及人計吏治貴人嫉忤已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能奪惡人趨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甘詞申欵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矩唐汚人之詩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瓦合于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欲延致之屢薦於太宰不以爲嫌常薦一二謫官太宰擬常調公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時直隸諸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幼罷不下十餘疏獻錄

卷之六

七

七

少能以一肯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天子可之著爲令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二十六年奉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微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姜習爲之少變未幾奉詔教庶吉士每諭以立身大節共爲學期稽古識世務不落塵莖有一二浮靡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明年拜南京吏部

尚書往未及恭上以元輔介溪嚴公屢請增置輔臣詔廷推五六人乃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李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至閏上又命公與南渠公及大宗伯少湖徐公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算公遭際聖明日夜憂勞思納善道以興太平誓不營私不好法不可權貴有徇俗以贊通及以倖徑干者嚴詞峻拒不假色遜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承平日久中外戰士離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集壘未乾公囊已虛公對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

卷之六

七

七

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而釀成疽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倒如水決防而天下乾耗經費無紀輒慨然嘆曰噫哉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年奉命復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益納肺腑無由而所以微庶位者深矣卒之虜犯京師而一鏃莫施始服公非過慮云公自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上疏請告上遣中使偕御醫往視賜肉膳醪米溫諭降問少間公曰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出供直八月以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

是疲於承事疾加劇不可完攝矣乃再疏請告及
虜入犯畿甸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
遏虜涉會德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李公過
問公疾不可為神志猶呶呶語不及一私十四日竟
卒長安西第先是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遊戲飄飄
若出九閻覺而占之曰斯吾始娠之祥也殆將反化
以歸乎已兆之矣訃聞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
少保謚文毅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寔光明於
時雖博極羣書以文學為下科雅不嗜尚間著於文
若詩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詔修續會典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

史山錄

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史胥故牒并
條例蕪積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
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死馬今昔
殊紀漫不可核與禮夜分商確欲以事始為綱後之
舉廢為目昭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以
備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既汰復
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時其也如稽員數辨
歲供考虛實之類教然以身肩之竟多尼格不果會
三邊多警欲改一官自效又不果日取西北事宜諦
究往失而精求鑒思注措之未嘗頃刻怠邊計也立

朝廷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眾莫能
屈然胷中無吟域不善為逆意又不宿怨有犯而不
校之風平生引薦善類如嗜飴然拯厄雪誣雖忤時
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為
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沒惜哉
平生奉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脫
腐遠俗歸古典則其子儀制若元孝博雅不羣克世
家學收輯存稿若干卷梓行於世亦可以鏡其槩云
論曰公之不起也豈非天乎禮初人銓部為公屬吏
見公議論天下大計如江河之不窮而勁節直氣不
少撓阻視時事有戾於成憲者慨然喟嘆至欲裁定
會典權衡百度使狐鼠不得緣以為奸充斯志也豈
在富賢旁間耶遭際聖明錫用自待有密使久于
其位必有以振肅百僚而善類日進泰運可回矣乃
一疾弗起豈剛直難近天固仇之邪世道升降之
朕者可以惕然懼矣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

史山錄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上奏尚矣修補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太傅呂文安公本傳

汪道昆

世祖總攬萬幾倚辦二三執政執政至東甌愈重至上饒愈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次藉先容庶幾巷遇次則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儼然得之雄距高時由前則難爲後由後則難爲前其相依也若輔車其相竭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乃若失得不入於心始終不渝其度則呂文安公一人而已矣公故呂姓出營丘唐御史大夫延之禮部侍郎渭右僕射溫殿中侍御史恭晉中書令琦宋太師端博士荀中丞誨太守由誠評事億皆其本支由

狀徵錄

卷之十六

七十八

漫山館

參公文大夫國工異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其子學士玉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階壬辰舉進士其年選庶吉士覆試得公太上前庶吉士若而人誰可屬大事李文康密以公對業已志之心甲午第相材授國史檢討丁酉校列聖御製文集充經筵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歲久則以右中允攝南京翰林院轉左中允攝左春坊丙午主試京師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義錄呈稱旨簡在帝心戊申遞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己酉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臣未疏公名留十日不下陰屬耳目跡六臣者何如入既下則惟南太宰及大司成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續修大明會典充總裁尋召入直廬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癸丑上修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禁中乘船乘馬與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奉旨攝吏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卿卿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支大學士俸加少傅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成莫不凜凜分

宜考矣。胄子無良，華亭肩隨深中，重發公以赤心結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鑒刀和而後斷，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臣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僵口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骸，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鸞整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臣本上言此比附律也，即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其意，去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糈從征，甚則林馬許掠田禾，許之許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太，上問輔臣云：向臣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上曰：善。悉罷市議，母開端鸞敗許奉，肯再議戎政。癸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爲邪，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

復請遣祭川岳之神水乃就。進省臣建議請築城，則以時詛舉羸第自南關首事，即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皆命王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廩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裁南而衡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上遣公視之，皆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詔選臣問子弟尚長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官久虛命，輔臣代選公首舉李和以進，從之丙辰。上命公主會試丁巳，殿門災先築大朝門，請減材圍徑差小，即舊石殿第追琢之。其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賊方郎唐順之言邊事，上問邊兵入衛起自何時，臣本對曰：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庫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方危，南狩蚤見者以爲不然，自是邊兵果騎遂有大同之譟，鸞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京陵，屬餉兵入關，皆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徹，遂以

為常 清問及之計深遠矣光祿寺歲多冒破命舉
較著者以聞臣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歲歲其
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官掖摶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
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開支之
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
糾察而稽奏之尚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
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幫復
以在直日饗三飯請罷之 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
先是已酉 莊敬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
見坐辛亥禮臣疏請公奉 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
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
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
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壬子春 裕王
冠命大學士本贊冠明年請 二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婚偶則上疑輒
則下貶且先朝同在宮禁有 太后有 中宮有
東宮今 陛下骨肉親惟 二王耳悉出居外獨柰
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
希顏上書謬以建 帝儲為發語 上大怒傳上刑臣
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 二王同居分邸

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密定久矣後以
已酉為鑒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
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輔臣景王當
建社制令之國卒之羽 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
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 上下卹典並從
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襯歸葬公具疏謝以哀毀間
洛河入舟 上下手札問疾賜家子元告扶持加意
惓惓公自通籍以及居喪凡三十稔都文學侍從者
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奉命一同考會試一主鄉
試四讀卷四分獻南郊再獻北郊六祭帝社稷七遣
祭先師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唯恐其不去已端
行卻步後其身而身先李文康故急公不欲出公司
業次當出者億東宮且立脾睨官僚詭云汝立逝將
將母而南南所願也文康問公狀公佯諾之司業業
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測自由
自如 上下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密遣家
監以告嫡之十緡家監嫌之改少詹事秩視大司成
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
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
品為差 上徑命之居二品未得上坐華亭入相後

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葬公上其後上尊奉公
舊體格亦猶分宜司隸權公孤諸柄具在肅府公獨
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御公無所須槩諸
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
守縣故城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
淮安臨清倚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
者以爲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君命而興大役
譁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
胡督府董成迄告成功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公功
德祠事龍山公既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八十四 曼山館
請履畝請均糧既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
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繫爲令 穆考卽位
公請呂姓反本以志不忘屬家子譜大宗躬修新昌
萬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祭田葺別祖
祠收樹王父墓門人遞以省方至爲公築館西郊乃
延東越二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木舌壹稟於躬
行季年構齋居則以期齋自命蓋亦以先民自期耳
寧以百年期哉 今上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耋
命監大夫部使者以禮存問里中歲給夫月給米皆
異數丙戌公喪一品夫人夏寓書不佞道昆爲之立

傳既得卹典遣行人造墳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嘯
公乃大歡家慶無兩六之日忽不豫隣里聞室中樂
聲公正考終春秋八十有四 今上爲之徵朝
賜祭九壇遣行人開壙合葬贈太傅諡文忠陸一孫
中書舍人 國恩厚矣公息子六任中書舍人者四
長元進祠部郎次允又次允進膳部郎叔子充任成
均歷二千石五子覺入太學六子魁授光祿署丞中
文字謝用模文正孫也年十五與計偕中道殤女以
烈殉冢孫胤昌天下士也故嘗北面不佞今守天官
尚書郎凡諸子姓婚姻具在碑志祠部當室復以公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八十五 曼山館
傳屬道昆作者則少師少傅少宰三公述之詳矣道
昆不佞惡能贊一辭往爲郎三家鼎立公獨恢然相
度休休有容並以文事受知惟公相視莫逆卒之遞
及難老三耄作朋要以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公聲
實純粹卽有口者無後言借曰讓名名歸之矣利權
亡論也有幸以阿衡相罔以寵利居成功往公由密
勿而攝端揆則阿衡事有幸不得專美矣

大學士徐公階傳

王世貞

徐階字子升松江之華亭人世世受耕不仕至父黼而補邑掾史治庸無害授宣平縣丞徙寧都有廉能聲階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臂并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任道墮括蒼嶺百餘丈衣絰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試學士董玘識階文於黜而異之真高等明年對策遂爲第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言獻徵錄卷之十六 小本 曼山館

禮得戍逐者邑邑不樂又念其父且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計歸服除補故官階性穎敏讀書爲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豪賢長者交口稱譽階故盡得指紳間聲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時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遵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懍懼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世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

前說且曰高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乎敬遜曰高帝少時作何可據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乎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階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豪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卽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上亦緣乎敬意獻徵錄卷之十六 小本 曼山館

爲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階旣以尊孔子首抗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爲小官卽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獨不然曰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夙繫囚三百更輸銀法母洛猾胥手毀淫祠剗鄉社學焚其所受鄧析書而韻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又畫筭捕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當發鄉父老吏民祖餞傾道勒去思之文於石道擢浙江按察僉事提調學校階益勤於職歲周

行郡邑必徧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既唱諸生
第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卽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
不得已而施擯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
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乃視學政所擇舍一如視浙江
時而加詳密以新建伯故有大功江西爲祠祀之而
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成進士爲名臣者不可
指數吏部擬薦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寺少卿皆不
果最後以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
院侍講以四品服奉居職母何丁母喪歸服除卽家
擢國子祭酒其爲祭酒雖藉諸生淑慝以辭示懲勸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八十八

曼仙館

而大指出於寬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
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鑄車門
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
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覺
惠容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
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階益
有綰紳間聲尚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爲
之竭力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
然歸賢會浹以直諫忤旨去而唐龍周用相繼代其
重階則猶浹而又老多病階數署部事所推轂宋景

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鎮皆天下長者而最後周用卒
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爲老成人非上所急
也階首推淵淵入吏部顧自處前輩且嘗歷諸曹郎
事取立斷其重階不能如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
避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
會典副總裁階之授書庶吉士尤詳款有恩義而其
修會典亦能發凡定例時時出精裁又明年與推內
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禮部之爲政者嚴嵩
費家皆好以法市利與吏胥共之而孫承恩則老倦
不能別可否至階而加振刷部事頗肅時上察階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八十九

曼仙館

勳又所委應制文獨多稱旨召入直無逸殿廬與
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齋詞賜飛魚服及尚方珍
饌上尊無虛日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爲首上不悅
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
報復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蓋當
繼莊敬太子而立者裕王是爲穆宗而景王與同
齒又母妃廬得侍上中外未測上意所嚮階恐
有鈞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
階復請先裕而後景上意稍不懌明年以萬壽推
恩加太子太保虜闖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邊

將之在司收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
可已又請 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 上雖褒
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
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倚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
王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
書叩云不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
對便殿 上謂且奈何嵩猶爲緩語曰饑賊耳不足
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 上曰然
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 上復
問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九十一 吳山館
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
有重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
卿策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
緩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
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邊我得以
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墮歸可十
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視朝 上
不答階與李本從傍史之 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
曰虜鳴張甚中外方洵洵恃 陛下而重得一蹕聲
若大旱之得雷震胡驟也 上始首肯陞出而會廷

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
所以面請者疏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
事者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
階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棟才印召用之
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
而當召對時又頗柱嵩口嵩故與夏言顯讐之死
而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
孝烈拊 大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拊
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后又 睿考入 太廟
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桃主或非 仁宗而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九十二 吳山館
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拊階合諸大臣議
朝堂大約以 女后爲先人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
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
然疏上 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
今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 太廟九室皆
滿若以 今上諭 仁宗固在所當桃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
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
於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拊 孝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桃而 孝烈可速拊 上難於增 二廟

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桃 仁宗柑 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皇恐謝罪 不獲終守前說而前是 上信真人陶仲文言於邯鄲建呂仙祠使皆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附 廟解既 上改議附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以至虜入寇 上意亦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衙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於元且摘其賀表誤廷杖之百而氓之冀以怵止階嚴嵩遂謂階可孽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高徐曰階所乏不在才迺才勝耳是多獻微辭 卷之十六 九上 史山館二心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爲唯益精心齋詞以冀 上憐而寬之而左右亦多爲道地者 上怒漸解時戚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階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暇益惡忌階鸞時利屬國虜朵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俺答者卽得之俺答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母爲虜外固何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戾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

流言漸狎聞階挾縱騎帥炳出犒師所以慰諭有加歸以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 上乃弗果併鸞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聞功上復下階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階一子入監 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始鸞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 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響顧益縱肆要請無已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尚嘍哨不肯吐大將軍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 上歎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爲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自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慘於市家盡籍嵩之始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是嫌之而會詞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候鸞嘗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逐而在冗宜精汰之聚其康以資賞賚又請罷提督侍郎孫楨 上始格於尚不盡贊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遷勳爲柱國

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肥斧上尊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重書褒諭有加上雖以重階而猶隱之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便鍊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改本所關不相溷也階皇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於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於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獻徵錄卷之十六

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懷然懼乃寢然以階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益疑公矣錦宗茂故論嵩者也而是時倭事起上以蹀躞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責尚書惡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

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不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寧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搗階獻徵錄卷之十六

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伏餉必不法守令果則揀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鬪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載於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於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琬斥撫

臣彭黠居大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而獨無辜

輔人頗以為當階又念虜移戍牧宜大與虜雜

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

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

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八

費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

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悅令密傳諭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

史路楷比而殺故言官沈鍊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

脫給事中吳時來劾而勝之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紳

劾嵩不勝下獄幾株及階階既已免每出直輒稱病

謝客不見而益共謹於應制筆札上久而察知階

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尋加兼

太子太師會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

以問嚴嵩嵩乃請上徙南城上不憚更問階階

曰上今居玉熙猶露宿耳臣子何忍安枕請筴之

今者楚蜀甫息有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不可

竭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

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

同閱視時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開京師

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

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為儲

省以相屏蔽報可新官成上即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子一子中

書舍人子璠亦超為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

善嵩對而微謂階之吏旨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

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

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即為擢用論有

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上即為罷歐陽尚

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瀉

嚴詞察以防挾遞上即為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

上意所右左謂治有機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資金

綺紗緝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階固辭乃以

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焉亡何而鄒御史應龍

論嵩父子罪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

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史言去嵩然念

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

為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階及次袁煒欲

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行階等謝

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應龍通政參議得旨矣忽復奉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旦官此邪物階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收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於階階曰弟之任有某在母慮也已而上不欲階久直曰無以杜兒輩茲階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爲茲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爲茲於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上悟輒分宜直廬以賜階中外人情大安於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九十八

曼山稿

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賞是於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特以疆益發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羅粟宜大階謂巡按權重於權粟御史而孰宜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殺者今一切充筐籠宜嚴禁兵興日餉日益增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九十九

曼山稿

是有殊寵既以久結尚書銜欲引弘治尚書
冠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第不知志端
以尚書終未嘗加太子太保也虜後錄牆子
直趣通州報至階草 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為九營
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
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陬以故中外心
稍定而 上方有祠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
急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
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於上亟賞之又
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自河水從通掠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一百

夏山館

香河 上令看詳楊博疏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
兵檄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
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函入畜輜重始
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
任之人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惜念能為縣
官任重馳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
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陞禁不
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 上復問選今虜
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 上以虜
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勤王將士

忽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及
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夢
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博方為臣言欲席藁待罪而
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善後何恩賚可
希始袁煒聞而咎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報諭言博
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自是為博
畫策往往先 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為上言
亡論練事如博即各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
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拔戰士骨瘞以
太冢具十中半為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一百

夏山館

斤石 上憂以聞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
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虜也亡何虜果為文
智所拒却 上悅起予二官吏士人賚一金階又請
城張家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為重以 萬壽進階為
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少卿
而袁煒驟貴為少傅太子太傳建極殿大學士煒故
階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氣凌階上階故柔之時握
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煒以故
益攘臂公卿間亡所憚而其俱為承天大志總裁諸
學士以志稿上煒不以讓階而竄改之殆盡階亦

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語階階第曰任之而已會
以久疾失 上權請急而歸卒於道得中謚曰文榮
而還志稿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
以快燁而微訾階之薄階猶戲謂人吾爲尉則畏守
爲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爲彼笑燁旣歸道死
階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
難之太意以階孤忠且才足專任階乃密疏乞休謂
曩時閣臣居守者以不時請骸骨 人主亦以不時
去留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恩威常出於上此例
也 上曰而亦狗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
君爲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
階踴躍言臣雖庸寧不知 天恩之與 聖知若此
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爲 主權國政
計俾恩威常在 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
所攘耳於是階緣 上旨復請益二輔而 上復難
之令候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 衰轉甚
矣內閣事體繁卽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
一旦夕之間湫先朝露卽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
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
爲可卽可以爲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 上自是與

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
吏部尚書郭朴於憂俟滿代嚴訥郭朴者階所薦也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一百三

星山館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柱殿大學士贈少師諡文榮袁公緯墓誌銘

呂 木

公諱緯字懋中別號元峰其先出自漢太尉安之孫
遇避亂居勾章之南鄉卽今所居三峰也世欽德
耀入國朝公之高祖考諱伯堯者始以人才舉爲
學訓科曾祖考諱完祖考諱璵讀書積學不第考諱
汝舟尤以學行著聞號端居先生皆以公貴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曾祖妣宋氏祖妣童氏妣汪氏皆贈一品夫人正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德茂辰之歲端居公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
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公
生果岐嶷穎異五歲卽能屬對試之者曰書生尋石
子公應聲曰學士跨金龍識者已知爲台輔 矣十
歲舉子業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
貫經史名譽日殷殷起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
會試第一廷試卷呈 上覽已批第一中言邊將事
過直文華讀卷後易置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
居公卒守制還用禮裏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
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唐府冊封副使盡却所

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已酉九載秩滿遷侍講辛亥

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夫人憂乙卯起復八月主

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撰文公在列 上見公所爲

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

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

林院事公上疏願留供文撰 上嘉悅擢爲侍講學

士尋命陪祀帝社稷四月 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

兼原官丁巳八月進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一品

服已未三月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

姪大輪爲國子生庚申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月賜

獻徵錄 卷之十六

飛魚服二載間公之洊歷清華皆出自聖衷辛酉

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月吏書吳公鵬禮書吳公山

皆致仕而公署篆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

同事者爲公危之而持論益堅適上於吏部題缺疏

中進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

入直皆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

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公敬順天

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同少師介谿嚴公存齋徐公內閣辦事十二月望月

食命公率羣臣行救護禮壬戌二月命公主會試六

入簾 上特遣賜鶴衣御饌于貢院公感非常知
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璆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贊禮士
風肅然三月賜大紅紵絲蟒衣廷試充讀卷捧進士
榜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姪大輪授中軍都
督府都事五月少師嚴公被論謝政時朝野洵洵
上獨察公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秉公
竭誠凡事期于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
焉八月遣祭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十二月為慈
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癸亥秋八月賜麒麟服十
二月以祈雪入直六誠實慎確不為過許之褒甲子
歲徵錄 卷之十六 古不 曼山館
二月又遣祭先師孔子纂修永樂大典總裁五月命
省耕亭乘涼八月特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
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公令中
書賜勅行九月改大輪尚寶司丞十月以三載秩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鏤板柱國誥封三代公筮仕
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口簡畀文撰以來恩
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算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
謂千載一時矣乙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疏乞就第
調理 上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賜羊豕米酒蔬
菜諭慰再三惟恐公之不安於家也疾少間即出詣

官殿行香歸而疾亟乃再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
乘傳歸就醫藥令司丞君護行公與疾出都城以不
能赴闕稽首辭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病革呼
司丞君曰吾沐 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
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而卒是日也風
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
有司營葬事加贈少師諡文榮廕一子為中書舍人
身後卹典率用峻等云公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
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
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
歲徵錄 卷之十六 古不 曼山館
如已出先以蔭及兄長子即今司丞君也公平生不
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
絕請謁聞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
舊每分官俸以賙給之若其事主勤慎恭恪鞠躬盡
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問學淵奧辨
析疑義河懸氷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為詩文富麗莊
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娶管
氏累封一品夫人有淑行無出立從姪大輓伯兄仲
子大輅為嗣公卒於嘉靖乙丑年四月某日距生正
德戊辰十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將以某年某月

葬於三峰祖營之左嗚呼語云仁者必有後
公所謂仁者非耶名德祿位固以極矣天乃靳之子
又弗臻耄耄也何哉

獻徵錄

卷之十

一百八

學山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士贈少保謚文靖嚴公訥墓志銘

申時行

萬曆甲申秋八月十有二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常執嚴公卒於里 上聞輟一日視朝
賜諭祭十一飭有司治葬事贈少保謚文靖官一子
中書舍人而公配吳夫人先七年卒及是以卹請詔
予祭葬並如令公諱訥字敏卿別號養齋其先世居
縣高祖咸以仲子珪顯贈奉議大夫刑部員外郎
曾祖昌始徙居常熟爲縣人祖衡父恪號心萱翁個

獻徵錄

卷之十

一百九

儼樹德聞里閭自心萱翁以上三世皆用公貴贈光
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母
朱祖母陸繼顧母呂皆一品夫人公生有奇質數歲
卽善駢語通古文奇字少長益覃精問學文譽翺起
嘉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
錄文譴罷弗試辛丑試遂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
士每校藝輒冠其儔久之授編修丁未同考會試辛
亥秋且滿九載次得主畿試而柄臣有所欲私者公
上其書事欲去之則以親老乞歸省娛侍色養三歲
屏起就職尋遷侍讀時江而新中倭歲復儉有司

益急公患之其疏以請 詔下大司農多所蠲
吳人至今稱焉乙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遷學士掌院
事 上方御西內祠神祝釐欲簡詞臣給筆札供事
乃疏名貯金甌探之得公與興化李文定公公舍卒
應制亡不稱 上指眷遇益篤尋進太常寺少卿兼
職如故已未上會試庚申進禮部右侍郎轉左尋改
吏部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禮部所主多藩國封
繼喪葬之事尚書日奉 詔從祀惟謹不暇綜覈吏
弊乘委公獨率其屬釐正之事取故典不輕爲難易
賄竇塞而百廢具舉亡何吏部尚書闕 上手詔用
公公自以荷 上眷知位冢宰操羣吏黜陟宜矢心
僇力以報而又念嚮者柄臣墨吏相貿市爲奸濁亂
海內非苦身爲天下率吏治不清乃下教諸以公事
謁及攻吾闕者之待漏所毋私第吾不受私謁又飭
其家張具若召客者實亡所召而盡呼蒼頭飲食勞
苦之曰若輩幸守吾操束縛跡毋外澤謹厚吏守邸
舍而戒之曰若幸視吾扁鐫外跡毋內有郡守使人
上謁公以屬吏而鐫守三秩曰吾不愛一守以明吾
志門庭闐然然延接賓客訪人才孜孜無倦一時
卓行異能之士母問鄉舉歲薦皆驟得優擢曰 祖

宗朝兼用三途奈何以資格限天下異時名公卿屈
居田間 上所嘗譴怒而不欲收者乘間爲請次第
推轂起家幾盡於時者賢布列吏治烝烝不問天下
翕然以公爲知人能任職也而公恂恂不自居上則
推首揆徐文貞公而下歸功司屬恒言今銓部特大
有司耳吾在事幸而當徐公公幸不撓我且覆露我
吾是以無獲譴而克遂事且吾所任郎某者寔賢郎
十言十當舉無失人吾是以無溺其職吾則何能之
有郎某者今南司空平湖陸公也于是天下又以公
真鉅人長者勞而不自德惟 上亦益重公 召直
西苑尋加太子太保時文貞公獨相久數請增閣臣
員自助 上手書公及李文定公名謂材足翼汝遂
降特勅並武英殿大學士而 命公仍館部事候代
者至而解蓋殊遇也然公自直西苑晨出理部事夜
則應制撰述目睫不得交又直廬卑隘濕中脾遂病
而又念封公太夫人老矣卽一日不逮湯藥奈何遂
稱病篤請告 上未許文貞公爲言狀乃得 允賜
馳驛歸歸浹歲調治良已亡何 世皇晏駕公望闕
朝夕臨極哀 莊皇帝登極叙公總裁 大誌勞給
誥封三世如公秩公以職臣謝事歸子合而封公太

夫人皆壽康封皆極品晨夕侍膝下吳父老詫歎以爲古今所罕觀也公爲人慈和謙慎嗷嗷常有以自下者既貴春秋高恒與少賤者均禮與人言色柔氣溫雅恐傷之始爲學士至入內閣凡七轉皆上手注官五品卽賜鶴袍其後飛魚繡蟒金綺之賚無算寵任無與比而公益畏益恭受賜拜一命於家如在上前僣僂承之恐不得當也平居食淡衣疏屏絕珍玩之御曰今後世師吾儉至姻族閭里患難貧乏施予無吝色嘗樓於第之東落成宴客酒半公憑闌四顧忽愀然不懌客問故公曰吾初不知是棟獻徵錄 卷之十六 古事 吳山館直東隣此形家所忌亟更之其篤厚如此公于學無所不窺然不爲章句蚤慕王文成公之學讀其文輒起一稽顙辛丑所射策盛推文成忤主司幸他文入賞得不棄而公晚年見世之學者信眉高譚動言致良知則又厭之乃曰文成故於學問思辨孜孜不少置乃今寡學渺聞猥以三言自命何異耳食而以爲飽乎退居垂二十年箋問不至都下客有爲公畫賜環者好語謝却之吳中頗歲淫潦有司坐視弗恤八乃爲書數千言抵當事者願謂所知吾爲桑梓生靈清冷耳非得已也

太師李文定公春芳傳

王錫爵

公諱春芳字子實始祖海一世居勾曲之朱墟村號傳至旺二旺二生富一富一生樂易於公爲曾大父始渡江至安宜已又從安宜徙興化生旭旭生永懷公鏗鏘卽公父也自樂易而下俱隱德弗耀以公貴累贈誥偕一品世敦謹樂誼喜施繼裔積勞耻隨俗俯仰至永懷公乃業儒美丰儀居閒寡言笑於物無忤人謂李氏世德必有興者乃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舉公公生而神穎不類羣兒常有神叟麗眉鶴髮掖之行他人弗見也一日當午忽指天語公雲中鼓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叟所在人益以爲神辛卯與計偕上春官歸詣海陵王良東城林春講性學已復師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無何湛歸歐陽門客日益眾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公徐以片語剴判各適其意歐陽大奇之自以不如也尋教授江淮屬大侵宗人幾不自存公乃出所得修脯佐給之不足則解佩乃得稍稍免艱食客言君在垂罄而好急人之困設有不繼奈何公終不顧其懇惻如此丁未舉進士太常奏對第一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賓興令舉酒屬公雲爛然五色人以此吉徵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

人瑞然公顧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人毋敢時
怙寵凌物以法約整齊宗人宗人壹稟於節抑公既
以射策掄魁柄用不次感遇恩厚矢心報國凡再入
春闈及奉 簡命主試所得士斌斌前後莫敢望會
有 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
侍上左右而情游解嫺漸以成習卽一旦筦事奈何
乃爲瑣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一
時煥然 上方綜核名實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
諸賢意已有所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超遷學士
太常少卿 賜一品緋衣蓋異數也自後恩寵日盛
由吏禮二部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時 夫潢日衍廩祿不繼公以便宜處議爲書上
之有 詔允行賜名宗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
乃蘇未幾 勅叅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加官如故公
既與徐文貞公承分宜之後同心輔政力振頽靡海
內翕然回嚮已後同文貞受顧命事 穆皇帝於亮
闇誅左道錄言官觸負通中外欣欣以爲太平復見
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
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
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駁尋大興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 上方
中典又知公習故諸建白疾於轉圜隨奏隨可如罷
太倉羨金罷織造歲幣牙簞珍異一切無留行而臺
省復以上書應 詔語稍侵中貴人乘間泣愬 上
前 上大怒幾出不測公力爲言此輩朴忠無他腸
願 陛下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於是
勦遼諸帥臣言沿邊鎮垣當虜衝宜戍臺以便防守
好事者數持異議以陰壞其說公正色直言臺成之
利虜不得蹂躪長驅獨奈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
請至今備禦賴之故事邊兵士著勢相一不分後稍
用南人於是有南北軍桀黠不相下猜疑釁忌幾成
大釁公慮變生肘腋乃以屬主將陰折其睚眦齟齬
事乃定其秋虜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公曰羸糧躍
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德請乃悉出前後所
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 陛下不薄汝也乃
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
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搆其窟穴
公以爲開邊啟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
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俺達愛孫也俺達索之急不
得要領願歸亡納款贖市稱臣 朝廷下其議公卿

大臣廷辯不決或者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婚今納款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於得請德我必深為盟益堅虜以貢為名我以貨為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一用兵之費况虜在得請不得不已殄無益之空質敵無窮之費端則從虜為懷柔拒虜為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為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慮其敗乎於是上獻徵錄

卷之十六

百六 吳州編

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進俘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按堵幾二十年公居常醇謹言若不出至國是所在毅然不可奪上尤以此重公從知 經筵修 實錄 大明會典 永樂大典以六載考累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正一品俸廕中書舍人者再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入臣品俸廢中書舍人者再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入臣極矣於是乃嘆曰物禁大盛吾安知所稅駕乎乃疏歸養中使諭旨章凡七上乃得請 勅獎馳驛行人護送有司月給米六石夫八名 陛辭 上目送之良久已又令祠部郎捧 勅存公於家公既歸則角

中第第歲時伏臘羣諸子姓緋衣蟒玉奉觴尊人尊壽已復從里中鴻生鉅儒及諸後進里區謁舍講論道狹間或婆娑里社從三老問年穰置或浮白談劇巢雲終老不復知人間事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耦矣公性至孝又好急窮交少善新城令顧永平令李國博鄭三人相繼物故而顧與李客燕無所歸公為殯而歸之方顧垂絕困甚意恨恨不欲言公知而袖百金往顧見而且瞑曰何以報公王錫爵曰予以史官事太師者五年觀其疑立微睇於智勇爭勝之中唱而後應其卒以功名終始夫水決挾石山靜出雲獻徵錄

卷之十六

百七 吳州編

大人之道則元氣乘之顧豈在聲色間哉比予過故里父老為余言公少時夢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二祖御而引之曰大事付若又一夕夢英宗其相高少保取其扁投公曰而嗣我而嗣我如面命神哉惟申及甫固不虛生嘉隆間宇內太和蒙業至今有以也夫

李春芳字子實揚之興化人也少舉鄉試久不利於公車而其後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嚴訥先成進士為侍讀矣 上以齋醮繁而諸詞臣不備不能供時袁煒已先進與吳山郭朴茅瓚顯矣而猶少

之遂進訥與春芳以同日撰文多稱旨遂同進翰林院學士復與董份同進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賜鶴袍上已覺其太濫乃謂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耳於是尚書皆不敢服而復進訥吏部右侍郎春芳為禮部已俱轉左侍郎訥進禮部尚書春芳改吏部份亦至吏部左侍郎訥改吏部尚書春芳進禮部尚書無何俱加太子太保又同以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郭朴既得召代訥而份春芳為禮部給事御史以份無大臣望面又探知階嚮亟攻之上奪其職訥為人小心恭慎而志卑識亦淺其在吏部稍自勵不肯通獻徵錄

卷之六

古本

漫山稿

上狗階指嚮而下委責於選部郎陸光祖階為上言胡松毛愷高儀之賢而他若劉采吳嶽諸君子相繼登用矣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不敢當僚采有所斷決唯唯而已訥所為齋詞唯恐不稱上意惴惴至成疾久之不愈遂以就醫藥告上許之歸而上所推寄皆益至階嘗當考十五載滿遂巡未敢請上知之所以賜賚如前而丞勅吏禮二部具政績恩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一子尚寶司丞賜璽書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上報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示特眷階力

辭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輔政多年勳

猷著奏績加恩褒典不逾聽其辭上柱國而已

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定曰為帶資又擇綉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階嘗病嗽上遣御醫診賜

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詭手書方以賜慰諭諄

懇如家人父子而階益自斂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

輩例以請名額階既用恭謹得上意即資重甚幸

矣而其為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

寐應制之文皆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

刻期人以謂階階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

獻徵錄

卷之六

古本

漫山稿

不知愧諸少年計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

可有為於天下夫欲為一己名不難誰與上共天

下者上果日益愛階又時時采外議階以是益重

所論建裨益亡間當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

沴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閭以上第詔諭貪

債事一語不當上指立就逮緹騎操銀鐺旁千道

路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上顏

色為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惴惴不自

保計唯有徙彙長安中諭直市六尺軀而已階既日

蹙蹙大廣上意又能夠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往復

有立必露征鎮大臣咸懼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
故階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虛無所
用深文雖其宛曲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少債事
故也階於他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取貪酷吏嚴所
坐獄必竟不少貸其枉三請絕苞苴卽長安公卿邸
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篋出入者大計捧賀察吏皆有
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咤以目創見無有一時稱之
而其性頗好名而不惡諛以是縉紳大夫爭爲名高
以中階好往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爲近情之說
以漸入一時不能覺也階既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
獻徵錄 卷之十六 百十 曼山館

若尚書輩約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鄧中王
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
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嚴訥
旣用請告歸而郭朴高拱入朴河南之安陽人倬貌
黑色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始
進侍讀又六年進左庶子俄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擢
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預撰齋詞仍兼侍讀學士轉左
侍郎去侍讀爲學士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俸滿六
載南京吏部闕尚書 上以其久次憐之特命計往
加太子少保朴上疏辭請得以原官供事 上益憐

之俾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遂改吏部尚書亡何以
父喪歸再起原官尋加太子太保 王世貞首傳

獻徵錄 卷之十六

百十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大傅諡文簡東野郭公朴墓誌

陳于陞

高皇帝祖周官建六卿首太宰長庶尹而紀綱之其
後簡文學侍從之臣入直承明備顧問廼遂秉國成
稱政府兩者並重矣而累朝來兼之者董董數人
稱任職者尤少觀焉銓臣職綜叙流品任專而地要
輔臣職燮和機務任博而地親夫權寵之所在非有
道者不易居也故兼任之實難而獨安陽郭少傅東
野公繇詞臣侍從有年已晉太宰參大政以其身為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墓誌

天下型也若若而年而又知幾退始終諱白郡一
代完名字內想其儀容如清廟大教巋然獨存望之
若喬嶽巨瀛以不用為用而公已矣計聞天子為
震悼輟視朝議祭視令甲加渥議葬遣冬官屬致
水衡金袋董管兆域議贈贈大傅議諡史臣曰於法
一德不憚曰簡宜諡文簡制曰可於是公子焜等
手其嫺清豐尹崔君士榮所為狀來徵銘余惟先君
昔與公同在政府時時為余稱說公外樸而中辨氣
和而節堅所為贊密勿籌畫倚成公實多後余每賜
休沐還道出鄴下必謁見公辱公進而趨教之甚備

余是以知公獨深遂按狀為之志公諱朴字質大
稱東野先生河南安陽人也其先自山西徙歷二世
至高祖恭領鄉薦任漢城令多惠政曾祖銀有德
祖瑤以貢為魚臺簿民尸祝之又請為行長者實生
公以公貴曾祖祖父贈俱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沈祖妣黃妣李
皆一品夫人公生而穎特甫就外傳即開敏見奇文
聲藉甚里中文敏崔公則自警輩時已器異之矣固
安楊公以狀元督學中州鮮所許可至閱公文未嘗
不擊節稱善也十四舉茂才二十一為嘉靖辛卯舉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墓誌

墓誌

於鄉乙未成進士肅皇讀其策亟稱善命鐫一甲
後蓋異數云尋讀書中秘授翰林院編修戊戌值
軍恩封父母如秩冊封鄭藩還授中貴人書乙巳
滿九載歲還侍讀纂修大明會典丙午主考應天
鄉試丁未分校禮闈辛亥遷左春坊左庶子侍讀如
故子子主考順天鄉試癸丑改兼侍講學士視院纂
是年遷禮部右侍郎命供文俱甲寅改吏部右侍郎
仍兼侍講學士丙辰以三品秩滿晉階通議大夫廕
一子入胄監予三代誥命轉左侍郎兼官如故丁巳
加太子賓客予一品服改兼學士已未以六載秩滿

晉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庚申予二品俸是年遷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公疏辭 肅皇素重公忠誠難公去左右命以禮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辛酉命掌部事尋拜吏部尚書俱出特簡壬戌大計手詔公慎評衆職以守令爲先公奉行惟謹癸亥丁外艱 詔賜乘傳歸乙丑冢卿虛席公時未終禫肅皇念公持衡平特 旨召用公公疏懇辭弗獲太夫人以大義趣就道比入都門服已闋矣乃易服拜命尋以二品秩滿加太子太保晉階資政大夫再予三代誥命丙寅 簡置弼臣手勅公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直西內丁卯 肅皇升遐 穆皇嗣服念翼戴功加少保晉階光祿大夫復予三代誥命命總裁 肅皇實錄同知 經筵重錄 永樂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公一日忽念太夫人春秋高廼稱疾疏乞骸骨 穆皇固不許諭留甚溫命醫視疾養子特厚疏累上始得請 賜乘傳歸侍養公蚤歷官禁垣鬱負公輔之望一分校禮闈再典兩都試所錄士必學術經濟有裨實用毋取窳言以故得人爲盛兩典銓部絕請託奔競惟以大公行之其稱進以賢不以譽其斥適以不肯不以毀且度地遠近才細

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止否雖大害勢有人所止不稍假借而大指適在惜人才捐細過母以杜核絕下嘗謂人稱銓曹爲恩怨府夫亦已自爲恩怨耳恩怨出於已實難自人何害故公在事日人莫測其喜愠之端亦卒無能以私喜愠有加於公也迨入內閣受命滋益恭與同事諸臣造膝陳謀叶心圖理未嘗有所勃礌一時相業無訾議焉歸且十年乙亥丁太夫人憂壬午 今上念 先朝耆舊月賜廩歲賜輿舁庚寅公壽八表科臣疏公齒德高請存問如禮 詔俞之遣行人將命加賜月廩與隸癸巳五月十八日 肅皇升遐 穆皇嗣服念翼戴功加少保晉階光祿大夫復予三代誥命命總裁 肅皇實錄同知 經筵重錄 永樂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公一日忽念太夫人春秋高廼稱疾疏乞骸骨 穆皇固不許諭留甚溫命醫視疾養子特厚疏累上始得請 賜乘傳歸侍養公蚤歷官禁垣鬱負公輔之望一分校禮闈再典兩都試所錄士必學術經濟有裨實用毋取窳言以故得人爲盛兩典銓部絕請託奔競惟以大公行之其稱進以賢不以譽其斥適以不肯不以毀且度地遠近才細

省試者斯與粥權之夫異超霄壤公得謝歸角中私第絕跡不至公府然或兩臺藩臬諸大夫而下式廬就訪政事所宜興廢輒妮妮力贊其便里人甚德之余又聞公自守史局卽留心大業日討古今載籍國家憲典而攷證之爲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鉛華嘗作學約訓諸生大意謂灑掃應對可以上達飲食男女莫非天性深厭世儒高遠之談而矯之以實又作四思四畏箴寘座右不具錄家食以來體驗俞切語俞邃作九字圖說以爲天在上君親同焉心在中性命聯焉義在下遇與分輔焉人能不昧其心上通於天斯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存其心養其性立乎命舍道義奚以哉味斯數言真得河洛正印而後學所不能窺其樊者語曰崇構有陞巨川有源然則公之純德懿行其得之性命者深也迺其出而表世處而範俗一以恬澹自勵浮競芬華之習了不入其靈府真所謂達於分義者已公元配李氏封至一品夫人有樛木風子男十二人煥貢士焜舉人燦任子昭舉人燦燦國子生燦燦所燦燦俱庠生孫男二十三人曾孫男二人后昆之盛近世名臣所未有也古稱備福者曰貴曰壽曰多詰嗣之數考天不恒假人而獨

僕公公登朝籍三十餘年林居且三十年以純白養其天和躋于上壽而又以餘慶垂之夾裔振振繩繩若此得全全昌豈偶然哉蓋公方晉秩宗卽受肅皇眷知每日諸大臣見公必曰福人謂器宇凝重故也華以萬曆甲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墓在韓山之陽坐子向午志曰余讀周詩至仲山甫出式百辟入保王躬未嘗不慨然想見其人今觀公之德業豈不昭然顯懿哉其秉銓也不軌其法以內此不挾其重以外市至入而贊政要以恭宰一心休家協力雍容其濟而不尸其功夫握權而不以自擅居寵而不以自矜惟有道者能之公豈非其人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七目錄

內閣六

高拱

陳以勤

趙貞吉

張居正

殷士儋

呂調陽

高儀

馬自強

張四維

余有丁

申時行

王錫爵

許國

王家屏

陳于陞

趙志皋

獻徵錄卷之十七目錄

朱聲

于慎行

李廷機

引除

高拱

陳以勤

張居正

呂調陽

馬自強

余有丁

王錫爵

王家屏

趙志皋

于慎行

李廷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七

內閣六

大學士高拱傳

王世貞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貌奇刻苦學門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稱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穆宗爲裕王開邸受經而拱首與焉拱至進講輒反覆辨哲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亡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水火拱往返其間公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秦鳴雷已先爲學士矣顧僅遷南國子監祭酒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鄉試復主會試所構程式文頗見稱其主會試也所進題以字嫌忤上意幾欲有所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拜禮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同入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春芳以朴銜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決於階春芳等具

員而已 上所顧問亦唯及階階之始爲禮部以三
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 上春秋高意不
欲言繼嗣輒報寢時 裕景二王方并重朝野憂其
端以爲且有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爲蠹矣一旦 景
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奸人者亦得罪去一日 上
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弗任卦數
尙周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
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皇恐對謂此豈可與諸
臣計夫所謂後醜者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
姦惡左右之以有此巨測今何足疑也 上又謂得
獻徵錄 卷之十七 漫山館
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辨而 上猶以 成祖之
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難必吾言不甚
妄階又言 成祖之在位久 仁宗之在位促皆天
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
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居月餘
景王自德安奏書以 上不豫請恭詣玄嶽祈禳以
嘗 上下階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
王亦病復奏書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今王且靜
攝毋輕動俄而王薨於是 裕王乃復安景王所請
全楚土田湖陂可數萬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

諸王無得乘而矯攘者楚人大悅 上以祈雨故欲
建雪壇又欲重建 興都故官殿階以府庫財竭而
郎裏困水力阻而止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
萬金而前是鄆懋卿欲取 上悅增之至百萬金商
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皆竄徙階乃風御史奏復故
額額乃登竄徙悉歸 上故好玄素術多所服餌晚
節益甚階時時推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王胡大順
比而爲妖妄鍊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
天水銀長生之藥 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
乃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
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 上
旨乃能答今不得 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
王胡大順講張洞喝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
妖露論死 上旣以服餌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
極論 上過失及因而風譏階 上恚甚逮置 詔
獄欲殺之且諭階於南都治 別殿棲止以避瑞階
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 聖明在上沽
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
上抵階疏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遂得長繫
上雖不殺瑞然意忽忽不樂病亦益甚論階欲幸

與都階謂且試之也因據上體罷不耐輦路勞
為對而上意遂決諸中消貴人具帝幕機饋之類
六軍且甲矣以問階階乃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
從命者一以為聖躬計一以為國事計往者興都
之幸為已亥距於今二十有七年皇上自度精力
之壯盛孰與往時計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
彼二十七年即今日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千四月前
夫輦行不及官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遒計天祐
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已亥之歲虜警
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遶六卿出督內而九門外而
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填之今之邊境聲息時聞
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
謀儻或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
而已至於有司科斂小民如聖慈所軫念全楚兵
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上指奏
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
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心遂安始春芳訥之共
政也事階謹側行偃僂若屬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
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南為鄉曲而拱以朴蚤貴事
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

從聞之不憚而拱以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為
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
才而好挾重故嘗與拱貌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親
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汝嘉內自危而
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華門日伺
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上
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斂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應
嘉以是為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它事賴上贖不
省階擬旨報聞而拱辭辨疏且上亦兩解而已亦無
所褒美拱意階右之謂應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
人切骨亡何上大漸遂崩常大漸時階念上英
斷類高帝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
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
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上克終之
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為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
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
以詔草上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
而慟者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椎時語人徐公謗
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廢不講者
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中節而

登極詔赦尤詳切人舉以配 先帝登極詔云登極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應嘉亦參與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非故事於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上甫卽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空削籍階度朴爲拱報讐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其語有所侵撻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應嘉論救考察非法獻徵錄 卷之十七 吳山館

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 上初卽位空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應嘉罪調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復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應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 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言賞 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

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餘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訾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 先帝欲爲 先帝收人心使恩自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獻徵錄 卷之十七 吳山館

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卽堅卧引疾拱亦引疾 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於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矣 先帝日所以響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外不能無干請舍人子橫行鄉里間頗有指拱故鉤得之緣飾爲疏將以訐指階而至是迫則授其

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
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文章請留階而極論拱
與齊康罪狀 上為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
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
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應嘉狀於言路移
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禮薄不能如拱
而頗有以階為甚者時 上開經筵階為知經筵事
春芳以勸居正同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
俱充總裁亡何 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
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既以
獻續錄 卷之十七 上 曼山館

階勝世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
能堪論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言官遭際昌時
思欲報答非敢為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
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聖諭暫示
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奈何不擬薄譴階曰即
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
諭詳處何曰今省改即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
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階
擬旨報聞 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
意為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復作報聞乙乎階擬

言謂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為
諸事體者發耳自今空審所言以稱塞朕意同列皆
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 上所以
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
而有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 先帝
神主猶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哉
上於是併罷宴 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諸陵
階與同列言 皇上此舉益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
時霜露之感斗他遊幸比第 天子之孝以保安社
稷為大故 龍輅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於遣
獻續錄 卷之十七 上 曼山館

官今日 而後禾稼淹沒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
師供億何以待之蓋持者再而 上不聽乃盛陳比
虜窺伺巨漕意以聞始報俟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
上竟行謁 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
以意問曰行禮在次日 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
乎階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
遊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
後出遊俄奉 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
同列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于
宗皇帝而革于 世宗臣望陛下以 世宗為法以

兵政廢廢爲慮 上不憚所以督責頗峻而階等之益力乃爲寢前旨俄復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藉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二思也亦報寢 聖誕日修 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加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尋考十八年滿自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獻敘錄 卷之十七 十 曼山館

伯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卿璠爲太常卿賜勅褒諭宴禮部階辭仍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璠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言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璠璠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前論璠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于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羣璠以問階階念疏卽行彼璠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

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母論御史王臣卽 天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調得其人而速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勝祥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璠窘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各南京淨軍階旣以 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 官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假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而李芳故與梁佃俱侍 裕邸爲承奉其在 世廟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讀書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甚惡嚴嵩奸而薄階以不能救正既與梁佃俱驟貴而佃聲老勝祥已卒芳益益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贊芳頗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 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三上皆 優詔不許而亡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爲之請欲破壞鹽制以利予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鬻之事且泄故爲大言從階欲發六十萬襲邊民之

虜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而巳已詔吏部尚書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無因否齊謂博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冀以忤喝止博而階復謂非時不許齊迫則走謁階子璠欲求爲居間璠病不出齊恨甚遂露劾階六事多御史康陳語詔調齊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欲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密旨報李芳階欲不任矣遂許之尋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恩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陞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于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上疏慰留而都御史

蘇徵錄

卷之十七

十一

長山館

之中外皆側目春芳模稜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居正與上左右合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者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不言兼當爲部臣矣故不遣行人齎璽書諭而僅部咨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春芳不能違拱既陞見與貞吉俱免奏事承旨遂參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毛愷即日歸矣胡汝嘉以叅議方憂居一夕自恨歿而最右階而攻拱者歐陽一敬陳贊皆以給事中爲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歸一敬至在道憂歿物情洶洶拱乃使其所知徧獻微錄

卷之十七

十一

長山館

陸繼述所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
孝事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體大獄
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起擢立至公卿其
已歿者悉爲贈官廕子夫大體 先帝所親定所以
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帝尊號已正明論大典頒
示已久而今於議禮得罪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
廟之靈何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
上歲時祭獻何以對鉞二聖至于大獄及建言得罪
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
不肖悉加褒顯無乃以反商政待 皇上歟卽武王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克商反其政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
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况 皇
上乎 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 先帝之臣遺
詔 皇上者也而乃敢于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爲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己之私臆非一日矣室亦有嘯
之者矣而今當時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傷觀
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
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
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教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因此

起則何以爲國也得旨是言罷樞及汝梅不旌復
以遺 詔王金陶世恩等以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
當之子殺父律當劾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獄牘
不勝隱痛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
君有殞于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 先
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于保愛 聖體
尤極詳慎卽用大醫進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
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旣服而受
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
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從容上賓曾無暴遽天下所共聞而今乃擬王金等
前律謂 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
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 先帝爲何如主
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遠近付史館有存復
是其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未當拱得
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寘階次所謂
欺謗 先帝假托詔旨皆歿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
上不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減王金等至戍刑科給
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榮感 先帝事有
指宜坐斬勿赦拱怒遂遷給事中于外拱爲人有才

氣英銳勃發議論蜂起而注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卽左右皆爲之辟易旣漸得志則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毋敢有抗者間遇親知引滿譴浪一坐爲權在詹事日與學士瞿景淳同修大志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爲龍耶吾直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詎而出景淳春芳坐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勤與拱俱爲祿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勤奏時政六條中於吏部微有忤偶與其屬言及曰高公故不諳此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其屬泄之拱拱怒卽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 優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其書褒獎賜金帛夫愿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拱益橫旣覘知 上意有所不悅於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 旨下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嘗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謫之而間及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韓偓爲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吉庸橫當罷貞

吉患力辨謂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奉特 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叅審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 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總之實卽古丞相亦不是過 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 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其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官 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 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敢不以 國家大禁 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 君父之前乎因請還拱內閣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雖欲兩庇之知必不可並立爲言于 上使貞吉歸而拱亦上疏辨其辭頗 遁 上優詔慰諭之然竟貪吏部權不能辭也階之在 先帝朝而燕中有習白逆教者相聚爲奸淫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有言之

階家僅徐實者階以屬六部時楊博爲尚書悉樹而誅之實論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實罪下獄煅煉之俾引階爲誣人反妄殺以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實他事死拱益快快于是召齊康起張齊而會階之鄉八陳懿德者素不悅於階自翰林謫而拱其坐主擢之尚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韓楫程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爲拱恫喝言階以數萬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算階星命以媚拱曰階於法當僇死其數亦盡今歲而階之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現康徵錄卷之十七性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貲可三萬金階不知也客乃爲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貨竭其貲可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而指其爲階所使補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郎中僮奴悉逮而藉之復使給事中張博論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府府秦國熙於家復其官旋擢爲蘇松兵備副使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承以委國熙國熙故任蘇時潔廉有惠愛時階方在政而奴之賈于蘇者積國熙以法外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自計乞

休家居久不能持貧而謁齊康挾之于拱拱悉其事故擢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人事者有賞於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莫是龍皆以微憾爲謗書藉陳懿德以投拱福徵遂卽家補鳳翔且之任首謁階五百金於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賜金不已而奸駟小人至無故而脇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其咻堵其室矣松俗故澆至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於是多改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實授五品者亦得爲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是虜大酋俺答走其孫于塞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逢時爲言於朝朝議嘆惜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殿大學士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過甚間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緣而論春芳乃力請骸骨凡上三疏許之恩數一視階而拱當

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辭 上不許 文幣綉蟒服所以褒論甚至亦陳洪力也時廣寇三
鵬張督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爲獎借得
盡力而遼東數與虜角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
帥李成梁撫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
人亦畏之不敢輕賅納而其弟爲督府都事者依拱
後第而居於是韓楫等乃數携壺榼往爲小宴拱自
閣或吏部歸卽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爾歡吾不
如也因留酌自是以爲恒而益以珍餽果飲食愈暢
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
果欲之耶以一琴板書而識之次日除日上矣以是
其所狎門生及客皆驟富門如市而楫文之韓輩有
所恨於他給事御史至中夜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
陽怒若氣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
之暫止耳故不可係也拱恚且恐質明卽召文選郎
移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
惡拱以爲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語客曰日用不給奈
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賕納且屬集矣初司禮之首
璫關時鴻保以次當進而偶有所不得意于 上拱
亦素畏之乃緣 上意薦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

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洪因而力爲拱
內主然其人不甚識書久之以忤 旨罷出外而孟
冲長尚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 上意拱復
薦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之拱爲祭
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且相相則
當雄重不爲經常貴人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
居正亦委心依拱兩人歡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共
達丙而其後拱不容於階居正爲之謀得善歸其復
出居正亦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且盡僅一殷士
儋亦 裕邸故臣自禮部入累遷至少保武英殿大
學士矣士儋之入亦中人援以不由拱故拱不能無
忌而居正亦厭之士儋惟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賢張
四維自論德躡爲學士又躡爲吏部左侍郎幾欲前
薦之入閣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怨拱與四維會四維
以鹽事見紕御史郅永春雖解而它御史復父之疑
出士儋指于是拱之客亦有爲四維而論士儋者士
儋亦疑出拱指而韓楫復揚語脅士儋欲其自免歸
故事給事中朔望入閣楫士儋對衆而詰楫曰聞科
長欲有憾于我憾則可爾毋爲人使旣別拱語之曰
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爲張吏部道地而抑

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據我坐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有此坐耶揮拳擊之不中中凡有聲拱不能卒答居正從傍解之亦諄而對明日韓楫之疏上士僭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而蔡國熙所具獄戍其長子璠次子琬氓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乃爲旨謂太重令改讞而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責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尋以遼東大捷聞拱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長山館

其事面叱數甚口居正頗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記而居正銜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埜言稍戢斂而司禮孟冲復忤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忌而穆宗不豫尋大漸召拱居正見而憑几執拱手顧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論屬拱等後事事與馮保等商確而行俄而上晏駕時今上在東宮拱乃條列卽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傍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爲諸蹠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曰當語公共立此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千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於兩宮之近侍俾言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卽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聽宣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正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三宮詔皆啓而授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兩吏扶携出以明晨就輿車出宣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長山館

武門道傍人皆擗榆之有言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
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以歸於
是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其官家人不麗一筇杖至年
八十 天子遣行人卽家賜 璽書褒諭賜金幣及
繡蟒服階遣其孫疏謝詔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
祭者九復加四祭以示重官爲治葬贈太師諡文貞
再予一子官尚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
二祭其他俱視階亦贈太師諡文靖而拱之歸也意
忽忽不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乘一驢
楚服馮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亡何有奇哀人輕入
獻教錄 卷之十七 王 吳山館
至乾清宮門達 上出爲誰何者所獲而馮保得之
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
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矣保先使四
緹騎馳詣新鄭頤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卽發卒圍
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鳥獸竄拱欲自經不得乃出
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
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旣念
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尚持不宥從乃復風希孝希
孝行數萬金以賂保用事者且賂 三宮左右當再
獻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闌入宮

門趣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少愈不復振卒其家
以卹典請馮保傳旨爲拱事 先帝欺肆不忠能弗
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 旨
止予半葬而列其過於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
恙日縱聲樂爲懽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育卒
時年七十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
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
後爲江陵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善
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高公
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剗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歿
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
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 上予謚文襄謚法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三

曼山館

因事有功曰襄 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既得請而務
觀乃敢乞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
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成生二二生亮
亮生旺旺生魁緒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於
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掇金吾衛千戶弟操
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棟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
苦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沈雄開爽出人意
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
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
宗爲 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道

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洵洵 王日懷叵測兩府
雜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 王深倚重
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
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緡
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
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
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啓發弘多四字
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
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
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三

曼山館

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 上而徒以虛名鎮百
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
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
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
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
界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
事在閣 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
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
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

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蓋以此激怒世皇爲傾公計會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上六 曼山館

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醢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

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上九 曼山館

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前邪左右對曰病甚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

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何如某也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吳山館

動經歲時不得假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如兵部司屬試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還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

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 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僞可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三十二 吳山館

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 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墮沮又何望於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

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岢嵐縣繁峙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涼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種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遵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獻徵錄卷之十七
三十一 曼山館
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滿堂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釋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

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統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祗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求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懽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一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谷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

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開闢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發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三十五 曼山館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

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鬪而增吾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尚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陰在閭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勸彼聞勸官且至以身旣在勸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遁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母令

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控沐爲
半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
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
有罪 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
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
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虜俺答孫
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
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
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
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
獻敵錄

卷之十七

三十六 曼山館

揮使齊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驕從騎馬街行使
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
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
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
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
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
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
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
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
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

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
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健異常次李自馨者
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
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與歟哉偵是處有兵
是處有糧人有鬪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
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
哀求日懇而中朝疑良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
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
以人求已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
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爲國
獻敵錄

卷之十七

三十七 曼山館

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
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奎虜
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切
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
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
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
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
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 恩
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

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寔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三十八 曼山館

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綢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卽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勢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至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藉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 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

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爲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關門 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且疏請 上愆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宜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官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曼山館

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 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 旨遂公公卽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諸人將借以殺公已而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鞠之日白日晝暝迺大瞻瞻目仰面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

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
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論
外彙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
書答四卷論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
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終年
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
旨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諡文
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冤至今雪矣公
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
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四十一 曼山館

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
殿中書務觀六子杠楨楠桎榆樟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端松谷陳公以勤
墓誌銘 許國

萬曆丙戌六月十九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松谷陳公卒於家公
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于丙戌十七年往矣當公
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強健猶壯也 先帝聽惟舊
學可任肺腑倚藉方殷功見言信朝評士論公不鼎
呂而菁蔡之而同事者與化李公恂恂守和新鄭高
公共事 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舉士內江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四十一 曼山館

趙公爲鄉人四公者又交重公非有纖介取顯納鑒
齟齬也而公健而引疾養而乞休無却而先遯未缺
而遽止蓋公之稱曰夫酒有闌而驪有極使主人意
倦而客留連或酌酒罵坐而後去孰與威儀秩秩一
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
年興化以言去後三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乃敗
一紀之間政府若奕棋然而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
負拙信之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優游
相羊於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松栢鬱然後
凋也公有子曰學士君初以史官扶持公歸已自講

惟奉 上賜歸為壽既晉學士念公不置方圖歸養而公計至 上聞嗟悼輒朝一日贈太保諡文端諡祭十有一壇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蓋君臣相得父子相成上壽完名終始靡間云公諱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其先世自閩中來居南充之水西里紹祖曰彥良更數世有興祖者當元至正間為公八世祖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皆受農平生紀始用儒起家為博士弟子而紀之子衡貢為訓導衡之子信貢為太學生皆室於蒲氏以禮經世其家信四子大道大策大學大猷大道正德丁丑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中王 吳山館進士終慶陽州太猷貢為宿州學正而太策室王氏是為公父母自公父母而上至訓導公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室俱一品夫人而公母王夫人身公時夢有星如月光燭庭階俄有神降授以研席而生公生穎異不好弄伯父器之曰吾陳三世為儒鬱而未鬯其在孺子乎公益發憤與季父相師友銳志經術年十八為郡博士弟子才名籍甚丁酉領鄉書辛丑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討乙巳代制草充會典纂修官丁未分校禮闈尋請急侍父歸已酉居

母喪至子服除是秋充 裕邸講讀官丙辰遷修撰歲年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初 兩邸並建而位號未定羣小窺隙搆動搖百端公憂之密勸穆皇夔夔漢漢規左右戒屬垣多方調護之一日分宜子致公及新鄭屏人語曰稍聞 殿下有感志謂家大人何新鄭故為諛語公正色曰安得此言夫國本固默定久矣乃生而命名從元從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 諸王講讀並用檢討今間一編修獨異他邸以示崇重相意也 殿下每謂尊公社稷臣安得此言分宜乃安侍 裕邸九年 穆皇嘗手書忠貞二大字及啓發弘多四字賜公庚申聞父喪 賜祭賻及綵幣路資癸亥復除仍代制草甲子遷侍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大典亡何遷太常寺卿領國子祭酒事乙丑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左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庶吉士小子國以此得執經門屏間竊步趨公乃無行不與二三子雖不廢課習非其重也 穆宗登極召見 賜賚有加是時天下想望太平而公自以舊臣首上謹始十事定志保位良 天法 祖愛民崇儉脫權用人按下定言比于姚崇要說云丁卯遂 詔公以宗伯直文

開參機務總裁 世廟實錄同知經筵事會大典
成加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尋以大慶加少傅兼太子
太師以辰 今上五齡立位東官出遇輔臣于馳道
勞苦之公仰見 睿姿退而頷手曰宗社萬年慶也
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用事兩家門客乘其隙交
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立無所附意二公去
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 朝廷置輔設參本為協心
體國安事羯隸乃或專懷不受言或引嫌不盡言皆
非也故公在政府若金石相宣填範共和及當大事
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為首鼠兩端又言執政者第虛
獻微錄 卷之十七 四 曼山館

心潔已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繁網維綱煩苛進
忠賢抑躁競慎守 祖宗憲令罷一切紛更恬然而
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名蓋天下而無功名之心心
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素未竟乃其便業在數
語間隆慶初法令畫一海宇校寧公所匡維國
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恭謹帝所裁決而近侍多緣
內降得橫恩於是疏言勵精脩政四事甚切至 上
心寤已有 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 先朝如公
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庚午公以從一品滿
蒙羊酒鈔錠之賜廕一子中書舍人而廷時新鄭

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構其間公燭其微因
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慎擢用酌久任處賦吏廣用人
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 上慰留甚溫
疏四上始得請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賜璽
書嘉獎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廩役 陛辭之
日 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為公祖道者車馬填溢瞻
望咨嗟以學士君與俱即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
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徬徨去國嘆曰南充公真
聖人也公立朝三十年歷館局卿貳以及宣麻一移
直已守義奉公履正上結 明主而下為物情所歸
獻微錄 卷之十七 四 曼山館

國嘗燕見問應事公曰行其初心得失勿問國至今
弘韋斯言抑以是想見公平生公貌古氣清與人交
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濶者議論
慎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彝器至其
本身粗糲之食澹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為大
示操修為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勤小物慎一介
始故居恒不輕取予即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
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飲表葛耳獨行
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
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

流汚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
自標幟者電光蜺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
所爲垂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公爲文初
宗馬遷後頗尚曾子固既參大政不復修詞人業獨
手錄古今名臣批患扶傾解紛應變之蹟口誦心惟
設身其地而懸車以後乃喜佛書時與高僧遊葛巾
羽縷婆娑小園中更不問戶外事至聞端人者傾進
用色動眉端有不當未嘗不嘖蹙也庚辰公七十

上出尚方綺幣寶鑑命學士君持歸賜公且令兩臺
使者存問海內艷之平生少疾歲覲齒耳豪寸許面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四庫全書 吳山館

有嬰孺色偶以暑月瘳下遂不起公雅數夢日星河
漢卿雲鸞鶴幡幢狀人曰公殆從列宿間謫也卒之
前日有大星自西南墜一郡皆驚蓋與母夫人夢徵
合公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六室王
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側室賈氏智氏李氏賈智俱
先卒有弟曰以勛國子生蓋推子蔭予之子二長于
陸卽學士君辛酉戊辰以家學勉其經歸左都御史
王公廷女封孺人贈安人繼婦馮封安人次子明生
十一年夭皆賈出女一適福建左布政使王遵子庠
生楊之智出孫男二長光謨生十三年夭次光謨孫

三屬著有青居山房稿若干卷學士君卜以戊子
年三月十七日葬公於 賜塋棲樂山之麓介大司
馬張公所爲狀屬予小子銘予小子定師事公異知
天心服公沉毅有大節近世大臣去就之際先幾勇
決未有如公者銘何敢辭銘曰 有曜列星淪精少
傳夢而公生墜而公仆天啟我公篤我 明祚衆圓
獨方人趨我駐 潛龍在淵如翼斯附 飛龍在天
如霖斯雨矢其謨謀去其媚妒美和樂諧囑納巷遇
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
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追遠濠濮同趣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四庫全書 吳山館

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羊上尊載沽異數令名考終
全昌後裕羔袖狐裘傾軛載路先幾如公誰與並驚
寫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兔于萬斯年
亦孔之固

少保趙文肅公員吉傳

胡直

趙文肅公諱貞吉，衡之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少與相趙文定公某共先世也。公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誦數卷。人呼天童。又曰：公輔器也。年十五，讀王文成公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徧誦六經，以自求之。同舍生方沾沾程舉子業，非所好也。嘉靖戊子，領鄉書，竣走謁故相楊文忠公。里第文忠延語，稱曰：是將爲社稷器。吾兒慎弗速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飄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剎，不櫛沐解衣者。獻徵錄 卷之十七 四九 曼山館

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是雖治安策，弗能絕也。上竊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因感恩，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陵遲，頗惑術。疏言：數求真儒以贊大業，執政見之不懌。公退與同志友尹公臺、徐公樾、敖公銑等切劘，不與世比。踰歲謁告歸蜀。邑士雲從，乃爲發明大學致知本訓。西蜀士浸知有問學，出咄嗟上者，則昉自公也。二年出與冊封事，再謁歸。三年復出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未幾三謁歸。又三年復出，始與內廷

修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當此時，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其於聖門性道之旨，蓋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由性不明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大意以天命本然者，卽良知也。此萬事之母，百行之主。習識雖蔽，不能滅其明；習氣雖累，不能害其真。是天之所命，不容人僞焉者也。爲性率云者，以之爲則，不失其度，粹也。自一念至百爲，感應自一身至家國天下，皆則於天命，不失其度，則道不可勝用矣。陸道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夫以萬有之習，日馳驚以獻徵錄 卷之十七 四九 曼山館

求勝其欲，則天下之日入於亂，不難矣。於是有聖哲出，皆欲人反已，滿之習以脩道而復性也。爲教諸士聞者，僂然有立志決習以求復恒者。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嘗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圖防禦。語已而八月之望，虜果闢入古北口，內蹂通州，進薄都城。公乃上獻計破虜疏，請急遣官捧詔激勵各軍。營許開損軍令，凡獲一級賞銀百兩。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可否。日中莫有發一談者。徐公將取簿二署名書之，公獨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旣許貢，則虜必

入城要素不已卽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退虜奇畫公曰爲今之計煩爲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它無可爲奇畫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輔臣嚴嵩曰趙某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命下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指然未有督戰事權可統攝諸將以行者也公亦先以是請于嵩嵩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者素銜公冀相齟齬獻徵錄卷之十七 五十一 曼山館

而甘心之故既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於時虜騎充斥公獨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咸宣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次晨入城復命方公之人也仍欲上請事權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惜畫弟爲周尚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逐落職補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史然一時海內識者誦公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費不開國勢

日尊者皆公力也公至荔波久之總督軍門張公岳檄議經略公行遂便歸省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叅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是歲以賀萬壽入都中明年陞南光祿寺卿閏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以提編加賦爲第一義嵩兄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外艱歸矣辛酉服闋得旨改北戶部右侍郎然初非嵩意也抵任上卽屢遣代祭示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職督糧以便練兵嵩遂以屬公意在出公爲異時連坐計且召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專管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皆有職掌卽部中催與出薊州催何分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請告上遂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次相對以查理常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親張給事益劾林不

數日遂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
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
山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
所起曰儒者見之曰儒者見之曰儒佛者見之
曰佛意一之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
諸生復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
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然之則也而後儒乃不指言
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雖
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最痛曰
先皇知我降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掌詹事府事補修實錄副總裁官會有言登極幸
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老成醇德者攝之遂奉 旨以
原官躋掌閤子監祭酒事是歲八月朔 聖駕幸學
賜坐講禹謨之后克艱章 上見公闕發有指音聲
儀端大爲感動垂問知爲先朝新起用臣益喜動色
尋命充日講官釋 酒事賜賚有加先是北虜陷石
州公因與執政數議邊事稍貳乃求補南禮部尚書
旣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等文章吉趙
采才德居啓沃之任可以裕天心贊治本不宜置遠
地適 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有年大往南京

去者仍令日講吏部遂題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階資政大夫
贈祖某父某如其官時文武羣臣建議欲招練南兵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
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况燕薊乃
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船遂移練兵於薊鎮惟棟
南兵三千教烏銃識者謂爲得筭頃奉命教庶吉士
徐顯卿等三十人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 先師
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賜賚無虛
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壬午 晏山館
欲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篤尋 詔以原官兼
文淵閣大學士同諸閣臣入輔大政旣辭不允一日
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第近朝綱邊坊弛廢臣欲捐
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默
而面諭公者凡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未嘗有也翌
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又擬
勅令中貴捧讀閣下咸出特典而公已註門籍不出
矣先是大同邊臣有棄城失機事爲巡按暨科道官

交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酌治不宜全默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注籍上問溫諭遣醫賜羊酒瓜果公感上睦乃復出仍上疏乞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因循回護閣臣俱出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矣上以公忠誠亟慰留之是日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上姑兩解之然一時銳意委任亟欲閣臣同心共理是近代希觀事公益感奮明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十五 曼山館

年庚午遂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略云我朝內外御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歲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歸總督印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

可 太祖分府之意以千餘萬衆而統于一人

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遲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才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劄掛印命將於間外事畢則微劄納印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奏上稱公忠謀且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十五 曼山館

起異同乃至朝更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贊理機務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既辯明且欲付法司究問賊私以糾官邪繼兩上疏乞休上一稱公忠直任事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旬日間授從一品榮祿大夫散官賜蟒衣鸞帶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決乃上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貴

詔凡 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起
擢或者賄官賒于無乃警視 先帝爲無君之事又
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
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
公乃其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
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
炳爲徐婿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
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
擬票是日公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遲公久不至
既至又未忍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十一 長山館

拱與公勢不兩立第厝火未發爾亡何宣大督撫王
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議處置公預語
輔臣李公春芳曰此亦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
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開邊釁然自俺答
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餘萬何年無釁豈在
納降是關廟謨今惟當從閣中請覽與降人官職慰
來者心其制虜機宜當令督撫自善爲措乃同改票
如公言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當此時朝議
紛然虜求封貢邊臣進退維谷獨公與今輔臣張某
力主其議亟令王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

答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者易其孫且當慎交
致防虜結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但謀之附人內
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
張齊者爲拱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賊事抵
戍後齊倚拱辯復力擊王都御史與毛司寇欲因以
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寢不得行
拱懷怒思欲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降出公曰
是將倚法爲報復計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上疏
請止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竟不可止公曰此旣
出朝命吾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十一 長山館

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仇
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
知公不可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
恨公刺骨業已嗾心腹給事中韓楫者枉劾公公疏
懇乞歸休且曰願 上准臣放歸田里令拱復還內
閣毋久專大權樹眾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
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允暫馳
驛去時 上雖倚眷而拱恃故邸舊講交通中外承
譏遂公 天子不得自持特諭惜焉公行後虜果還
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公與議廢一子某中

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舊在門及舊遊高君某等咸請設教聖水寺公示之立誠已而報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水漿不入哀毀成嗽疾乙亥遂杜門鮮復會講第作擬述二通移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銜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勒聚一處以俟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十八 曼山館

來哲是歲十月卽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彖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于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忌于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詳公內外二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嗽疾復作輟編丙子正月疾良愈作詩貽同邑馬君某示所詣亡何子左府都事鼎柱自都歸省公喜其携展先墓宿墓祠覺德遂絕口家務醫來卻藥勿用自是斂

目淵嘿至三月望端坐薨春秋六十有九計聞 上報朝一日論祭褒揚誥贈少保諡曰文肅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悲嗟公孝友天至從指髮與弟頤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千挫不回稍激勇退倬有鳳翔千仞之志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于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亦希古之博大人哉將與天地精神往來邈乎其初荀楊諸子未足窺其奧也海內士業文章者爭高模擬公負特操不襲人後而博辯雄深環瑋變化如出溟海起神龍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十九 曼山館

不可端崖要歸於道所著詩文子鼎柱偕門人某某詮次得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張公居正傳

王世貞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眇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而試其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為膏油費明年舉于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曰為若異時圖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潤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為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然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而時時稱老易以為厭微錄 卷之十七 六十 吳山館

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尋以妻喪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為人頽面秀眉日美鬚鬢幾至腹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為首輔而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具門生自喜客于嵩能得嵩意居正眾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眾少莊憚之而有天幸毋為嵩耳日者嵩頗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遷理坊事遂以選侍 裕邸講讀王顯賢之邸中中

貴人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下事尋遷右諭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代嚴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為輔臣袁煒所削及煒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上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矣 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居正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 世宗實錄總裁經筵開為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獻微錄 卷之十七 六十 吳山館

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進之速雖張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為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狠躁而以不得志於言路稍緇尋引去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代居正意狎視之以為不足與有為而大學士趙貞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材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

諛少年豈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
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
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
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
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詬或前
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決於愛憎
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
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
而行之信而任之 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
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
倣徵錄 卷之十七 本主 變止
後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
微賤庶人之議反重 朝廷賈誼所謂蹶蹙者欲
上攬乾綱張紀綱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
雖疎賤必伸 三曰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
雷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
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卽報不得諉之撫按行撫
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閣 四曰覈名實
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以事不必
考其成至於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
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僣儻伉直

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僂
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
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
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
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 五曰固邦本謂近以蠲
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
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賑用兵供餉百
出而不能支欲 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
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 六曰
飭武備則欲 上修 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
獻徵錄 卷之十七 本主 變止
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
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
而所謂大閱者 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
閱費不貲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然居
正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 上不允居正以善筆
札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救給事中石星御史
詹仰庇停取戶部金三十萬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
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
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居正故
所獨厚者司禮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 旨而

懋者春芳顧而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卽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諭而後可芳請於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調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上意秋錮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推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響者少師獻徵錄卷之十七

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問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而盛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而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以某省叅政補之韓而其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陳洪孟冲柄司禮而抑馮保時尚寶卿劉奮庸疏適時政獻徵錄卷之十七

立神行慮有叵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卽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恚甚至閣面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豈何也居正面發赤不能答乾笑而已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瞰我拱淺謂實然不復置臆而 上崩拱與居正懽然具 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問凡數事皆欲敎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意不善也 上方諒閣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 上心而嗾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卽擬 旨逐之而使獻敘錄 卷之十七 六十七 曼山館

居正旣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望望乎旣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斥而他不職者亦稱是復具 詔草請於 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利缺鑽竄寶隙巧媒譖取鼓煽朋黨公事擠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譭佞便譴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 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澳忍以隨時毋嚮背翁訾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以 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 詔下百僚頗惕然而時 上當尊崇 兩宮故事 天子非適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 皇太后則別徽號于 皇

后以別之馮保欲媚主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
並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后
慈聖徙居乾清宮撫視上主持國事而倚馮保爲
重又與保俱德居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
自淬勵亡所受徇經筵間爲知經筵事修世廟實
錄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子一子
尚寶司丞上疏三辭不許而賜白金百兩文幣四
副繡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聖上策諭
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護史官
獻徵錄卷之十七

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
風無所不披靡乃媿快於志居正謂高皇帝眞得
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
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
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
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
不易逮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
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
以爲快漕河通居正以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
卽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

允運及歲初而畢發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
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饒馬
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
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
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
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
以私軋則稽故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
所司以大小緩急爲期限行之課者抵罪自是一切
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居正者矣尋以
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繡寶鈔羊
酒加等居正有子曰懋修與其孽弟居謙俱試于湖
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蓋主司有庇之者人以爲
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斷斷修怨其主者
人漸識其意而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
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
張瀚推衡自謂官宮保當前敎而又素善居正頗
以驕于公卿間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惡守禮憊不能
飭餽如意故特拔用瀚瀚資望最凡薄其預推也衆
固已怪之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起事居正
矣始內閣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之

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
加恩至保傳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居正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
調陽疑 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
緣居正指益易調陽甚或故抑紂其鄉人及親厚者
以見公調陽惟仰屋歎詫而已 上以師臣待居止
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
于翰林院白蓮雙蒂者三居正以為瑞進之 上不
自居歸德于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無恙 上嘗
出蟒繡金髻裝重綵以手書慰諭賜馬居正故宴無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 吳山館
居第乃大治第於江陵城使緹騎百夫長麗某者假
干陬 顯陵之便而為督治舍宇甫建而馮保言于
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佐
名其樓曰捧日又為儼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美
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白金千兩為貲費於是全
楚之臺使者監司郡守皆有賄已環楚而為臺使者
監司亦如之凡三載而就費直將二十萬自居正帑
者不能十之一矣留都之小閭醉辱一給事中其長
已執而榜笞數日且請 旨繫治矣而它給事中爭
上疏請究聞其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誦之

外而謂其欺幼主不道意以悅馮保也保故以德居
正居正稍稍說其裁抑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銜
命出使而即使緹騎尾而陰誦其短惴惴畢事幸不
見撻罰以是怨居正而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外
騎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
隨下又勅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中雖畏居正然
中多不平而仇勁喜事者出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
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奪其職為庶人
而御史傳應楨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于居正
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訴于 上謂此曹子欲市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 吳山館
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縱私至下錦衣逮杖而戍之
濱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且橐餽亦逮謫外
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為
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俄出按遼東
遼東捷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
臺益惡居正且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其黷橫十餘
事居正怒甚見 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為下御
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為逮臺竟其獄以慰先
生臺至下詔獄 上命內閣焚之百而遠戍之時物
議頗備剝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為解得不杖而奪

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公直宰相度哉居正感之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益以輕處爲未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張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居正等辦事不欲夷之僚佐也于是四維恟恟若屬吏矣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于居正一歲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允充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粗讀書自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頗有幹用才於尚書博爲鄉獻徵錄卷之十七 主二 史山傳後進而尚書王崇古其舅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頗習之最爲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爲翰林院學士復超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崇古時總督宣大俺荅求入貢互市崇古以請于拱而四維交關其間事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殷士儋長吏部加太子太保矣又上裕邸時與拱先後講臣也而拱欲拔四維前士儋而入閣士儋不獲已則以中貴人陳洪援取中旨得大拜以是心怨拱而忌四維四維猶干進不已其父監鹽長蘆累貲數十百萬而崇古鹽在河東相與擅二方利按河東者御

史部永春怒二家之橫上疏論劾崇古四維詔勿論而士儋謂四維有說可傾也四維復疑士儋之使之以是兩相構而給事中韓楫拱客而于四維有鄉曲舊復指撻士儋士儋以是益怨拱與四維而卒不勝竟罷去有爲士儋不平者復援永春疏指劾四維四維意不懌引疾歸告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錄副總裁召同尚書高儀掌詹事府事將出而拱敗復引疾予告四維既饒于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爲之白太后召掌詹事府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功踰于昔雖其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居正雅亦相狎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太子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左柱國支尚書俸顧再辭疏上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功而邇年以來人臣苟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勵此輩上始允其辭爲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

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常有激也意銜之錫爵侃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興周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于是假其柄於四維而詹事申時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上啟姓名則拔嗣修二甲第二人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人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虜款塞久不爲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主四

光以財通綸善御女術頗用于居正居正試之而則益厚綸以示竅繼元乃時時賜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舉畫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權諸樞大臣唯繼光所擇欲爲不利繼光者卽爲之從去之而成梁與二廣之罪亦接踵至居正不能却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霞綺尚方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畜名書畫甚富且死哀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既露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頗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取下而士大夫之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主五

蚶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
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卽殺斬
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畏死爲衰減而亦多倉
卒不審者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
取長繫不能完至庾亥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
屬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爲駭而不便者相率
而爲怨讟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喜
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而且謂山
島多岬嶂能觸舟於是膠州一大僚謂有膠河故道
自海入青穿萊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六 吳山館
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座和而請
從事焉居正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
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高下不能通稍深則舫
立賴迂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
僚之鄉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
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 世
宗朝士大夫之言 祥瑞者居正輒額而醜之其秉政
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蠱媚言及災異則怒而見
辭色於是一切爲家蔽滿九載不上考請罷 溫旨
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繡御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

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
惟司禮首瑞上所憑倚間得之而居正凡三被錫吏
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予一子尚寶司丞璽書
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最後辭太
傅而已 上將行大婚禮敝髮用幘欲加恩居正疏
辭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調陽等賜各有差
慈聖去乾清宮將返慈寧勅諭居正謂我不能視
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 先帝付
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七 吳山館
因賁坐蟒蟒衣各一襲白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
正侈之外光勅朝野尋馮保之賚與托寄約略埒是
而亡何其父封少師文明卒同列以間 上遣司禮
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 三官賻
贈白金共一千五百兩鈔萬貫彩幣三十皆有副白
綵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油薪炭稱是 上加恩
居正雖喻于他相數十倍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
出錯愕無專見而最厚者同年戶部侍郎學幼孜等
倡更辭謂 上冲年不能親萬機不可一日無相公
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惑矣故事

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而翰林諸僚吏衣
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推不能識物情
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餘入揖有報居正者謂
翰林皆衣緋抵闕矣居正悲謂我尚在而不復少顧
忌我卽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人乃陽上書請乞守
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爲非然而
不敢言之朝而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志皋吳中行
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懋學移書李
幼孜責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
而泄之居正居正怒甚上遣吏部尚書張瀚宣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一

旨慰留居正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靡且以汙
濫數爲言官所撻藉居正以安然不敢以居正奪情
爲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北人也倡六部請留居正禮
部馬自強頗持之未上而居正悲則請于上謂瀚
昏耄勅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
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于同事者小遲聞居
正之怒之因蒲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矣
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請勅居正歸除服而後用
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
則稍峻且俯刺議居正他事疏上留中不出馮保益

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悲怒不知所爲將擬加重辟于
是王錫爵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
乃獨身往質居正于喪所辭頗峻居正勃宰且拜且
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
在我且自剄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揖之出則進
士鄒元標者復上章至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數大
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
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上已下旨廷杖
穆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元標
袖疏草入左掖門觀諸臣宛轉血肉中不爲懾疏上

卷之十七

七十一

七十一

而中外壯之得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
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掃人情洶洶久不
曉有奪情事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爲居正實
應之街議巷誑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道謂居正
且反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羣臣論所以留居正而罪
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爲請于上宣之朝
謗稍息于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魏朝
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并爲治祭工部主
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朝而以青衣素服角
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又請辭歲俸上許之

而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白粲十石香油百斤蠟二百枝茶三十斤鹽百斤薪炭稱是計直踰于奉賜矣始居正自矯飭雖不能無任而英敏善斷押閣揮霍庶幾以爲有魏相姚元之風而其客面諛之謂漢唐所未覩見至相率而有伊周之日居正亦雅自負不世出爲劉臺等所撻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威權劫之益無所顧忌居正謂羅倫小賢子何所知其書當投廁中蓋先朝成化前朝臣稍有事寄者亡何不奪情自閑臣李賢奪而羅倫以修撰疏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自知愛非兵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八十一 吳山館

止一居正也 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居正雖甚惡冰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涖尋補按察僉事出矣錫爵意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也今乃微 太后中貴人以要 上卽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卽從吉吾意其賴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誇謂謂人何幸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故事大昏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之欲得之思以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八十一 吳山館

上而卑于馮保卽陳寔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父再疏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卽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明 聖旨敦諭範白金爲印記曰帝資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事則有之未有伴食于三千里外者以調陽四維當拂衣而調陽徇快快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閣臣里居者高拱在未能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右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八十三 史記

輿援或能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待擬薦之自代道入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而居正被召還任名位固相等而階前輩受業師不敢據其上乃請廣內閣員 詔卽令居正推乃疏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中時行而時行已加太子賓客忌不入銜且謂自強資深當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行稍淺當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詔如之其辭同張四維官保一品階當 上自裁定卽不爾亦當別具密啓以請不應于推疏定之靡非欲自張大而輕自強等

體自強伉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是舉稍不易云申時行者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復之時行美姿容秀目疎眉性溫茂有體韻而不促歷能詩文善筆札見者無不親之初以王父憂歸服除補故官與同年王錫爵善錫爵與相切劘不苟取與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選充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預修 世穆兩朝實錄 爲 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翰林院事 移錄 以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次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八十三 史記

詹事府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 世錄成加太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以文事受知居正又蘊藉不爲嘔異居止愈安之且念權寵盛多樹敵欲拔一二後進爲之繼而得時行旣入閣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當行 上及兩宮賜道里費爲白金者合千三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旣 朝辭復請見于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居正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爲居正奏辭

終宮 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所以
論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貴張宏供張郊外以饒百
官皆班于是所經由有司飭厨傳治道路然意居正
奔喪或參用凶禮則飾白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吏之
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羅列
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皇恐
相率易緇絲一新復費不訾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
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
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于袖而戴之已
改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
獻微錄 卷之十七 全明 曼山

于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太夫人
傍有小閣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脫而謂
陳君幸一眴睐之瑞拱立揖閣曰陳瑞安能為公公
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咸獲
見而呼者也太夫人亦為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
部右侍郎復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
葬所以賻遺不可勝計光彩領遠邇時有同年御史
于業者罷久矣而與居正故善來會葬至墓所自詭
工堪輿言密語居正吾相也多母論於此者是且有
天子氣居正懼掩耳禮而趣之去既葬且還則

手備憲臣與分守閩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
正欣然許之改服 上所賜繡蟒以御禮成大出其
金幣勞賜加等時遼東續奏大捷 上復歸功居正
使使馳論俾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
調陽內慚堅卧累疏乞休矣居正疏以母老不能冒
炎暑請俟秋涼而後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
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 上遣錦衣衛
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為日以俟汝敬陞辭錫之白
金彩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縣真
州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
獻微錄 卷之十七 全明 曼山

報矣 上皆有 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巡迂
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嫌檄使持庭參吏部尚
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
驅約束吏卒干販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
錢普創以共奉者前為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
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簋炷香凡須卒
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木陸過百品
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真定守無錫人獨能為吳
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此語聞于是
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迨經襄

王出候折簡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族
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
直入至偏殿且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襄王與
居正始也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相競以異
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為甚雖同事者亦羞稱
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起佐京營大帥矣居
正既過良鄉抵郊外 詔遣司禮中貴人何進宴勞
于真空寺口諭先生以午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
質明見而 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入
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貢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全十 長山作
明入朝 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
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
入閣仍賜白金百兩彩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
上尊御膳因引見 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
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
于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 旨御史在外不得輕
移病非撫臣為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
亦視為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
王篆時佐院要脇其長陳紱使諭應元時呂調陽以
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 旨特斥應元為民中

外知其目咸懣懣而戶部員外郎王川汲遂劾糾以
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
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外而留應元其辭
峻 詔奪用汲官亦為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辨
其事謂臣賦性愚魯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畫注施
一繫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
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權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
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游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
其間相與慫恿攬喉冒險釣奇以覲幸于後日為攫
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為專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全十 長山作
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生
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鏤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
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
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秉權恣
其所欲為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
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今之憂心
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 聖明之前遂以明告
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
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
必欲用臣臣必不能在已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

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
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
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榮惑 上
聽紊亂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
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
分也 優詔褒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然居正
意欲逮治用汲而以四維等輕之遂厲色而待一語
不接握筆縱橫了無顧盼咸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
魏朝奉太夫人所經由澣步皆設席屋張綵幔除州
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導護遠邇奔
趨將抵京 上遣司禮中貴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
隊鳴鼓角列旗幟橫穿 御道而過觀者如堵 上
復遣中貴人賜金纍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纈
蟒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 兩宮之賜尤有加所
以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乃亦廣製吳妝
綺繡奇器寶玩以進 上及 慈寧宮所費頗鉅而
錦衣緹帥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斂
織作矣高拱之逐其自出居正而有王大成獄居正
復與發而旋救之拱既內恨刺骨而畏其權與文深
又不能不外示戚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瘵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八十九

史記

故爲篤狀輿詣居正撫之乃大哭謂往者幾死馮
手雖賴公活而璫意尚未已奈何居正笑曰璫念不
至此且有我在無憂也居正歸而拱意其不卽召使
使賄太后父武清伯謀之武清伯納其賄不得問居
正旣入而知之謂讓良苦拱旣失賄而知其洩憂德
發疾歿居正爲請于 上復其官予之祭葬之半而
殷士儋歸歷城其密戚爲閣中祿與故 裕邸中貴
人善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儋居正復切責此慘怖而
不能食數日死馮保有所私門下筆札人徐爵居正
爲擢用之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蒼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八十九 史記
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
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游七亦入贊得官
勛戚文武大臣至翰林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
游七具衣冠報謁據上坐爲款宵飲歡呼無間居正
固與馮保通關然意忌聞張四維之私結保也訓喝
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益甚僉客入貢久而以兵西
逼回夷使使之烏思藏迎所謂國師鎖南堅者創招
提利以居之鎖南投書上居正乞賞而侑以大士像
卷龜金剛結居正疏聞且辭 上褒稱居正輔理勲
猷宣播遐邇成狄咸賓朕得垂拱受成深用嘉悅勅

受之而別爲答賜時 上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延
而居正以持服不與復爲之御平堂以見慰諭有
賜金幣御膳般蒸上尊執手使視顏色居正稱賀
勸 上慎服食戒色欲 上曰 聖母日與朕偕
止三官俱未宜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而後鳴鐘
見羣臣嘉靖末徐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
日藩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
供歲額相計議爲宗藩條例于封襲婚娶子女名數
祿賜之屬苛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摘其間彼此矛盾
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或議擬不定或一事而或于
錄徵錄 卷之十七 年 漫山館

之田間自是凡四任皆不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
成弘後百餘年來禮部尚書必翰林擢嘉靖之初
上以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遷言路攻之十餘
疏不止而學謨自刑部擢亡敢有出一語者人謂居
正威在 世宗上矣居正始所與姻家刑部尚書王
之誥之誥自用兵事數歷中外不盡由居正顯而又
數與爭論以養母歸其所善者卽同年侍郎李幼孜
嘗爲郡守見辱於儒生居正爲左右之不十載而至
八座居正復與之通姻遷工部尚書幼孜無他長以
講學博士大夫名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
錄徵錄 卷之十七 年 漫山館

廣樹朋黨援引所私而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而
他所爲奪情擅權事未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
交伉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爲
戶部尚書進大珠塊寶天鴛屬以媚居正而得用幼
孜與正茂爭寵而妬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
部其見知愛甚於幼孜數爲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
揚相公之懷諫而已力彌縫之冀爲異日地居正微
伺得而悉之幼孜以疾在告居正授一札曰吾憊矣
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柰何幼孜懼遂以乞歸居正弗
許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爲

人貪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川而簡軍興及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薊遼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其品在下中尤善媚吏部尚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之疑之而篆從傍爲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第無不稱居正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謂爲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則進爲五臣又以有稷契臯陶不爲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亦恬然不以爲駭怪三申允高啓愚之試士遂以舜禹命題非必有他意也而諸當事者紛紛目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二

曼山館

啓愚勸進矣時上漸備六官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日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錙銖畢盡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質之該部云因諸省責畱蠲免之不時追贖人犯財產之已盡奉旨取用之屢下是以人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甚憂其不可繼而請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

入爲出罷節泮費疏上留中上復傳旨工部置條應用居正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面爲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遞官恩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上所上災傷疏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爲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不可緩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三

曼山館

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火則曰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卽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贖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甚矣河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皇上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

齊恭若茲之至于布施一事尤常禁止與其惠獨資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尤大 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卽賞賚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居正又曰夫故事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爲口實非 祖宗故事也 世宗朝用最爲不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 皇上畱神 上首肯之于是有蠲貸而督責奉行者之旨肅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各恃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瀉鹵蠅螺之民錯莫知所獻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五 吳山館

辨析居正聞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簞朴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貧然功與罪實相當時會居正服將除而 上宣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勅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加慰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金壺一把金臺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 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官禮如慈慶而 慈聖皇太后慰

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壺臺盞 助白金彩幣寶甜食十二器酒十觥使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婚勅諭請特 詔元輔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托翊戴朕躬以及大婚弼成治理勲績茂著復加大傳增歲祿百石先錄錦衣千戶嗣修爲指揮僉事於南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而受其餘尋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月爲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 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助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與學士獻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五 吳山館

許國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中式矣居正扈 上謁諸陵歸卽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 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與此念居正乃出而嗣修狀元及第矣敬修亦在前列而甲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而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靳此二子而懋修與嗣修共列史官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俚語書而粘之官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輒得外補王

象與曾省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傳作舟王蔚泰
耀李選朱璉顧爾行爲之牙爪而作舟璉尤恣肆與
鄙無恥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
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行議居正之撫切居
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譴之是成
其名也且或以動 上聽某請爲公任其怨不旬日
出爲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故也又半歲當大察
屬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已
不敢抗而是時抗居正者穆懋孝元標皆已遠戍督
撫大臣故拆挫之使不堪冀以聞于居正取一快而
蘇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七 雙山館

王篆旦夕侍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以是乘間使
其鄉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之法數事於
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 下有司悉爲之證
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傳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
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
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於其戍
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
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
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
居之而大仙之蛻附焉錫爵屬世貞爲之傳語頗言

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
此奇貨可以贊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承南
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冀以動搖 上意事下禮
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正攘臂謂此妖孽
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 慈聖在西宮聞之不
懌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
批根之居正意絀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居正笑謂此
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且已往不足道學謨
然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
報聞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
蘇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七 雙山館

意未慊則風陳外使用故嘗請奪清御史曾士楚按
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擘錫爵士楚
之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
嘆曰吾嚮者猶參彘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
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
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懋
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
居正而懋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
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
之者操江都御史胡價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

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慎詞知其為戀學友也使宗武捕而引戀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為功而居正意不欲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戀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死其人于獄而寢其事王篆恩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戍斥者皆壬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覲疏請錄諸戍斥者姓名于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戍斥人皆非外僚不當觀察而戍者已重于察吏不當榜即榜而異日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識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九 夏山館

人也而昏諄若此知其不久矣 上之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卽以聞慈聖而 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于是 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從順 上漸長而厭之時 上左右孫海客用則 乾清宮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參佐周海則兵仗之領衛者也皆貴幸而不甘保之忌凌 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為小火者發孝陵種菜居正請於上謂海用處之輕復削為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

德秀及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侍習勅令自陳 上裁去留因勸 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 上迫于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 上初嘗慕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九十九 夏山館

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官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 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為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顧問 上皆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為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 先帝顧命夙

夜在公任事任然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

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誠賜白金三百

兩綵幣四十皆有副坐蟬盤蟒各一襲酒六十甌鈔

十萬貫饌饌五卓羊豕鷄雞鴨油麵果果醬燭之

類多以千百計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誠朕言不能

盡官不能酬及禮吏二部議上加土柱國太傅支伯

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

命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

已 明典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一百 吳山館

皆驚怪以為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

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僚案者四維等事

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內而不給

則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

痔而脾弱不能進食使醫治痔以效尋下墜而不能

能暢不獲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

大腸亦遂出日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

以為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 卿大臣翰林

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醮祠廟為居正祈

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謀身

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輿按藩臬亡不融

矣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令賂其家人以達取

一啓齒而已 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

猶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德甚不能

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遼東復以大捷聞居正

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予為指揮僉事者進同知

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時行加

太子太保居正病益軋不可為乃疏乞歸 上復加

優詔慰留稱之為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首薦前禮部尚書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十 吳山館

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而

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

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為奸邪 上為黏之御屏潘晟

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晟故所授書者也

強居正使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有所主矣居正

每三五日入問安頷之而已不交一言

而發馬則氣絕矣計聞 上愴悼輟朝賜齋壇麻布

五百疋米二百石 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

與路王合贖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為斤者為

對者以千計薪爲斤者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廟
大約視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遺督韓
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送歸其子
編修嗣脩等疏辭謝 上報諭朕念先生受 先帝
顧命鞠躬盡瘁歿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中貴人
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輜重凡七十餘
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于是四維始爲
政而事漸變矣馮保亟爲 上言起潘晟爲武英殿
大學士使行人卽家召之馳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
所不齒一旦脫廢籍大用亡不媼且笑之者而益以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十 曼山作

且甘心於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已昵于時行還
無間而是時余有丁亦得入爲文淵 大學士矣
皇太子生 上喜甚因上兩宮徽號 頒詔赦天下四
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遽加太子太保遂無以杜中官
口而馮保至錄一姪都督僉事矣張宏以下爲錦衣
指揮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
故事難之保詎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于是篆
省吾行數萬金謁保與權接得從容言四維短而亟
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逐陳珪則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三 曼山作

後所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
外而使密訓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
家交結恣橫狀聞 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
上心動而馮保又以止 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
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
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拔入官禁爲保擬
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它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
欲以嘗上而 上已執馮保禁中矣于是御史江東
之遂極論馮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省吾勒致
仕而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一百四 曼山館
奪職從徙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異
以萬計它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
內藏爲充物而 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贏積或過當
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詞疑恐喝士大夫
尚畏之其銜恩者趣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
試于南都試南都者九卿給事御史出郊迎巡按以
下爲之飭傳舍具郡供提學至檄屬邑之雋同經者
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
美酒梁肉水陸之珍終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
號者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敬耳竟得中前列而

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
事并論劾居正三子躡取上第而四維之子甲徵已
爲山西之第二人時行之子用嘉順天第六人而次
子用懋冒浙籍與選如篆矣四維雖恨居正而良其
不利已乃不復窮究而第摘省吾篆之亂政悉削籍
爲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及
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居正始奪上柱國
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諡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
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爲一空而吳中行趙用賢等皆
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一百五 曼山館
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亡有及之者意不平
乃于建言疏頗譏切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
轍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有疏辨時行尤齟齬強飾
而其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備過云
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
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 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
及章服而祖宗之法紀且盡矣時行旣已爲王篆輩
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維語時行
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煎
迫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默默而已而甲徵用嘉復

登第四維嗾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
書倚學謨以寄 上學謨斥卽攻時行草具將上
四維以父喪歸矣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百餘萬
尤納賄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人行金於
上左右張鯨張誠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居正
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露之矣 上頗心
動久而察知其無它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者亦
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構成
遼庶人憲燦獄遼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寃且曰庶
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 上喜以可立籍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一百六 夢山館
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機偕錦
衣指揮給事前往籍其家併勘故構王憲燦事王憲
燦者其父王冕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卒
太妃聞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
而坐王憲燦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
憲燦以是慙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
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酗暴橫其國遠近皆妬之彈
劾屢上後遂至削國以幽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閤
然不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讐語也張誠等行則居正
諸子頗侵夜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

意先期錄其人口出而子女逃避空室者不及發
鋼其門則餓死數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
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
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傳
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
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
之于是 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
小緩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
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行
擬 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於是吏部楊巍等駁此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一百七 夢山館
呂爲隱昧中人以大辟若 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
旨下雖出此呂于外而奪啓愚職焚其告身給事中
王士性等窺 上旨所向遂極論揚巍且謂時行實
黨居正而主之于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
旃席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詣中貴人求
援時行巍雖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
居正不已以媚 上于是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
奪其前所 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
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脩
俱發戍烟瘴地方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能發大奸

遷京秩有差而時行等自用 聖誕推恩時行加少
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其賞尤先四維時行懼行萬金張宏張
鯨等始獲稱元輔每頒賞異于余許明年雲南上恭
丙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有丁
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保武英
殿大學士

獻後錄

卷之十七

二百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贈太師

公諱士儋字正甫其先自濟南武定州徙籍歷城高
祖贈德府審理正旺配閭夫人生贈少保公衡景泰
癸酉以禮舉山東省試第五仕至德府審理正配李
夫人生贈少保公峻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竟不第
而卒配武夫人生洪麟即太公贈少保信車處士也
配郭太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已而誕公公
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即能言且善識事誕
獻後錄

卷之十七

二百九

曼山館

日示以辟盤取筆書秤及石印一它不復視家公奇
之始太公精于曆數公生五歲即教以干支月建時
遁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行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
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無遺客咸驚嘆一日謂太公曰
曆家所載止六十年過此者我向上推行百歲千歲
以至無窮皆在我指掌中何不詳載之太公大笑然
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傳章丘翟公數過太公所見
公慧一日飲而樂輒起請幸得少女備郎君箕箒客
從吏之輒合袂為約翟公歸告其母母曰奈何嫁女
他已怒然翟公頗私獨喜以為得婿其後翟公有吏

事繫客次郡城太公賓之客位如居兄弟喪以故
其子翟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也
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
建湖南書院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肆之公以垂髫與
馬公在諸生中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
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
力奈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公既有名諸生而翟公
已前客次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
畜之三年而後廟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庚子
寢疾屬且省試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曾大父合符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一百一

景山館

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筆而志之璧是歲公以
禮舉省試第五生十九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
泣已而以書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
事也幸而試吏毋虐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
璧之日逝公既以外艱未卽偕計吏乃授弟子室里
中不給菽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太夫
人剪綵爲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貧如
此丁未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公故有
偶才朗識而又力學淹貫其爲文賦數居上第已酉
授翰林檢討壬子滿考贈太公檢討母封太孺人是

年奉命封伊周二藩事竣便道過家展太公之墓
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嘗內外宗人既乃報使
公仕爲法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文
史祿薄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邸中至課奴蔬糲家人
習于儉亦咸安之乙卯檢討六年考滿丙辰同考禮
部所取多知名士丁巳太夫人病思歸公乃上書御
母還里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枕而
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肉諸儒生執經從遊者
甚衆公益覃思著述足跡不入公府壬戌起詣闕會
穆廟開閣潛邸 世皇精簡儒臣輔導以公恭講讀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一百一

景山館

公念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
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奸女
寵宦寺外戚之禍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 穆廟
天授聖明每奏一篇輒斂容深納左右侍臣聞其敷
陳亦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者九年考滿進右春坊右
贊善仍兼檢討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丙寅晉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穆考卽位以公講讀勞宣
賜白金文綺丁卯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晉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疏辭不允以大
慶軍恩大父父皆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大母母皆爲淑人 世宗皇帝梓宮入
山陵以公邑送喪金幣 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
日侍講讀賜宴禮部資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
官如故有詔修 世廟實錄以公充副總裁官賜宴禮
部資金幣是年翟夫人病卒長安 上以公講讀舊
勞特賜祭葬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
賚白金文綺爲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戊辰大計
羣吏時 上新卽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
而日直講帷不顧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召問郡
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牘所廉刺治迹纖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三

長山館

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公再上疏辭溫旨褒荅不允先
是公以史官留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官僚一歲
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 世廟時爲相
及 穆廟登極少傅南充陳公太師江陵張公皆以
爲亞卿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
未卽拜然 上心日夜已嚮注之矣二月會試天下
士命與少師李公典之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
衣銀碗佩刀諸物四月以 皇太子立覃恩大父父
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大母母皆

贈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三十人爲
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故事敘諸吉士以
其成材多所寬假卽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卽已不其
數數也公念 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
故日夜程督諸吉士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
士各務澁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
丙夜公是歲以災異詔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
各以便空條上會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件
上左右杖奪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
帑金絹乾沒不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爲 上卽欲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三

長山館

用人當責之主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吏
部嘗請錄用並觸聞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內帑錢
穀所增耗數主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遣紛紛無狀
如是卽條奏山積何益請宣詔大臣咨諏理道凡用
人理財事空但董成部臣俯垂聽納則寔政自修而
災異可弭疏入中貴人謹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
爲是反爲言官地以明主之失 上亦不爲動而益
眷過公其年九月大閱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大宗伯
缺命公回部管事宗伯議上卽典條例及宗室謚法
名封勘報之規一洗舊習庚午正月朔望日月交食

公既疏請布德緩刑受言省用及飭內外臣工講
利弊問民病苦各數百言皆侃侃激切初公在詹府
日侍講讀及掌太宗伯不與 上還宮問狀左右以
顯職對 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閣
講官士詹久效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會冊封
四妃以公充副使資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輒
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又請進講
祖訓昭鑒諸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 上皆稱善
從之時 今上在東宮詹質長成公兩上疏以國家
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臣等規畫儀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夏山館
節以奏 上以東官方少未即從其後二年乃出閣
如故事以公預請故也是歲天下大比士于鄉公以
有恩詔選貢諸生集太學用祭酒孫公鋌議請增兩
京制額各十五人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
便宜奉祀其後 世廟從祀醫請作景惠殿于署常
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
疏以爲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而列于醫師之中
使勾芒四佐配享其側于禮不協請毋祠于署而進
歷代醫師祀于一堂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
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

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
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將軍縉熾嗣禮部
議縉熾雖定王姪其寔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
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 穆廟卽位又以吳氏疏
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以肅宗人疏請結 上左右
爲內主必再疏執奏 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
以填之其令縉熾嗣王公又三疏力請以爲朝廷所
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尊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
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既達成憲且 二聖明命赫然
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有不足守人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夏山館
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于天
下疏入 上意堅不可回乃進郡王攝府舍將軍祿
如故其後縉熾竟封爲親王則當時郡封徒以公在
訓也自 上卽位再郊未舉慶成之典是歲冬至大
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者四十餘年諸司案
牘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
詳核令甲肄習禮儀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
相忭蹈以爲盛遇矣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
筵侍從近臣列坐中左門下他卽臺諫史官具列丹
墀而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

列丹擇序于太常祠官之後議者建之是月詔公以
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再疏辭溫旨
褒荅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叛人趙全以獻用運籌
決策褒賞輔臣加少保晉武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
書舍人賜金幣公上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
命上不允其辭而從其請于是審理公以下三世
祖考皆贈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為一品夫人辛未二
月冊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平生志趣雅
在守分知止泊于世味嘗從方外逸人受養生之訣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七 曼山館
以盛年入相倚藉方隆以居常思歸不甘寵利是年
十月累疏稱疾乞骸骨歸田里溫旨慰留者三志不
可回疏至四上上重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
金文綺乘傳還里遣行人護送有司月廩四石歲給
輿人八名蓋是時甫五十公既退居里第閉關却掃
不談世故家無常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
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
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遊藝生徒論難經義濟南
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 數百里負笈以從
公即故湖南書院與之期金日事使著慕之下記所

為之 伊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正
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
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為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
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嘆曰嗟夫造物
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 上恩
遇位至公孤于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
享無為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于人間
世矣方是時公年鼎盛海內日偵其起即 上及
太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而公固已
與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輒戒門人子弟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七 曼山館
趣為我豫後我其不延明年壬午春公日癯至六月
之朔病利下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
答至其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計問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葬贈太保錫

文莊

光祿大夫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簡諡所呂公調陽

行狀

吳國倫

頃歲文簡公自政府請告南還攜其伯子祠部君道
與國省族展墓視其所治新第且與國倫約婚爲還
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國倫送之富口別焉
公執手曰先少保命諸孫名皆從興者志不忘故
土也顧未及還而下世子甚痛之明年予其家來菟
裘於茲矣于時竊視公已有病色然猶與諸鄉長老
子弟接強飲食不倦去既越歲國倫走一使省公則

歲後錄

卷之十七

百一

長山館

公病已去體而神氣益王心竊喜之其冬仲子諧計
更北上亦迂至興國稍稍視生產存親故蓋公命之
也問公起居曰亡恙海內蒼生方望公復起越歲未
兩月祠部君使其從弟興訓以計來矣嗟嗟傷哉公
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
縣人故居茅潭里洪武軍興籍良家子實伍而公之
遠祖文勝名在戍籍中五年戊天長六年從戍桂林
然率易歲一人踐更未有家桂林者家桂林自公曾
大父鑑始鑑娶于劉生綱綱娶于宋生璋自號古愚
子卽公父綱自少負奇析節讀儒書補郡弟子員

與宋夫人早世而所遺孤古愚公屬在襁褓箕箒依
劉大母撫而成之弱冠補郡弟子員由貢籍仕爲徐
聞令徐聞人至今尸祝之又古愚公與其配張太夫
人並好行仁義里中里中人無不願呂氏滋大者生
二子長應陽爲郡諸生卒次卽公公之初生太夫人
夢巨蟒入室益異徵也公生而早慧特達年七歲會
古愚公遊太學公尚未命名太夫人遣之就塾師持
周散騎所次千字授公公欣然指律呂句而視其師
曰茲吾名也因名古愚公聞之大喜曰兒志不凡哉
稍長受易多所博觀史傳語而爲文益奇比初試卽
獻教錄

卷之十七

古一

長山館

爲督學上海潘先生所識拔謂桂林一標實遠爲國
棟嘉靖甲午舉于鄉是冬始逆朱夫人歸歸一歲卒
戊戌從古愚公之徐聞讀書縣解庚子歸自徐聞且
治裝北上屬聞古愚公得調遂不果北而復之徐聞
扶侍古愚公還辛丑冬逆張夫人歸壬寅公卒業太
學聞永康程文恭公方聚徒談名理乃執轡往見文
恭與語大奇之公因僑寓隆福寺下帷三年益自師
事文恭公日益崇性命之學一切聲利不入其心
居一室未雨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難仕而
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庚戌舉進士廷試一甲

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公雖以文學魁天下爲 天

年

史臣然自視遂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恩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匕筋張夫人進羹湯曲極誠款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煤毒公從夢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者起而排闥入視則二尊人偃卧幾不能喘息公自激清冷水數斗沃之始甦人以爲孝感云癸丑以編修秩滿受封父爲文林郎母爲孺人是秋公以二尊人思鄉土上書扶侍而歸歸踰一歲意猶戀戀不忍去庭幃二尊人以大義趣之乃復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會試 上命爲同考官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廿

曼山館

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附其黨而躡至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宜卒亦無所加公丁巳奔父喪已未又喪太夫人公哀瘁骨立截在草土者五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壬戌服除起家取道過大冶省族爲文祭其五世以上諸祖墓而後還京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典內制隆慶改元擢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遇 莊皇帝覃恩錄脰一子戊辰改禮部已巳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未 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

百人己卯奉命教庶吉士公凡三任成均率以其身爲型範先德而後統右愿慤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者多名實純美定爲公家願其由少宗伯以上日侍 莊皇帝經筵每爲講輒先齋沐期以精誠悟主往往緣傳經傳聞列古義以爲時政規 上亦時時嘉悅之暨修 世廟實錄稽載精覈足稱一代典謨不獨以良史才自見壬申拜禮部尚書典禮多所釐定諸藩王外戚中常侍有所踰制而希 上恩數者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稟稟奉其職會 莊皇帝晏駕公從哀次條奏諸大禮頒布行之中外翕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廿

曼山館

然稱善是夏 今上卽位 上幼冲方嚮意問學知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密備顧問益公素以忠朴受知少師公故少師公首推穀公而上卽首任之爲天下望及在政府又與少師公同心體國典致化理 上嘗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克慎其一曰同心夾輔喜起都俞之風于時再見萬曆甲戌 上命主會試得孫鑣等三百人是年修 穆廟實錄成 上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仍禮部尚書 誥贈曾大父鑑大父綱父璋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妻張氏累封一品夫人丙

子公以一品秩滿 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少
傳兼太師太傅吏部尚書錄磨一子中書舍人是年
伯子與周舉於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年
遇 上優禮師範每見稱不召上殿不趨及路訪大
政多稱 旨輒降溫諭褒之屢遣記 郊廟先師孔
子暨 上 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盛
事公皆以恭養成之無一不當 上意而所受 上
恩賚殊特非他朝宰輔所嘗蒙至于金錢文綺輿馬
什器之賜及夫人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公
居恒自念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之一會病肺久
嗽錄 卷之十七 五十三 吳山館
而足又患痰徒履漸不自勝顧恐一日負 主未忍
言去至戊寅秋公見 皇上年日盛學日新朝政次
第修舉又自度病寢劇恐歸不及首丘喟然嘆曰帷
幄非病臣素食地也因上書乞骸骨書屢上 上屢
固留之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乃得請 上徐遣御
醫視藥行人護行時與周為祠部郎亦自上書請得
扶侍其父 上許之仍賜內帑金百金文綺二襲且
詔乘傳以往曰卿歸幸善休沐尋當召卿矣公歸里
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侍養會仲子與齊
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不世篤

報之非人臣也即非人子也吾憊矣兒曹其毋
忘忠貞之訓是冬十二月廿八日公晨起猶對客食
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為庚辰元日
公自起櫛沐坐正寢而逝計間 上甚悼之為輟
朝一日詔禮卿頒諭祭十一壇冬卿營宅兆太宰議
贈贈太保仍錄磨一子中書舍人輔臣議謚謚文簡
諸卹典視常數有加公生平深沈簡諒內辨而色溫
于人不輕喜怒事不輕可否而人亦無所用其間以
嘗之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為詩若文古雅靡密
不涉蹊徑性尤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澹衣又門
賦錄 卷之十七 五十三 吳山館
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妄陳一辭乃其所與少師
公卧酌元氣總理萬幾事又在禁密非外臣所得窺
而公且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恐見德人故益
無所藉以頌公即祠部君嘗語子鄉者平古田及懷
遠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
其功大臣休休無他技信夫吳國倫曰初呂氏以戊
人粵何學肇也乃一日而四世稱相臣遂為粵西華
胄豈其先陰德厚乎若文簡公父子相繼欲反於楚
則又明於禮樂也已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公其
自托于五世及周之義乎予故狀其大者如此公生

二月十八日距今六十有四年

石山 黃山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南宇高公

儀墓誌銘

呂調陽

隆慶壬申五月 先皇帝疾大漸 召三輔臣受

顧命南宇高公方升病間 詔強起屬哀增劇越月

念三日竟不起未及光輔新政天下惜之公諱儀字

子象別號南宇世籍杭之錢塘高祖南山公德銘始

居今東花園里曾祖商隱公源祖樂靜公富父東園

公鉞並以隱德聞而樂靜東園則皆以公貴贈資政

大夫如其官母徐贈夫人正德丁丑十月三日東園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五

黃山

公夢于爾慙而生公公穎異慕于公之為人亦每自

負嘉靖庚子以易中浙江鄉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

甲第一人改庶吉士嘗試文淵閣賦見者驚賞遂有

聲館閣間於卯授編修時柄臣某方寵倖中外悅

公嫺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及門風指公拂其意

遂人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

未同考禮闈戊申予告歸比還與修 國典壬子疏

乞終養適 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學所司奉 世

廟旨慎選儒臣充講幄旨公 詔下會東園公計至

奔歸歸而徐夫人又卒公父母喪守制里中四年浙

人趙通政者為柄臣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於鄉里諸謁者旁趨治屬視之公弗往也趙既先公乃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公丁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母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公固不可趙悲語人曰何物司業乃爾尊大耶然竟亦不能有加于公久之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又幾三年會柄臣以罪罷去遂用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甲子陞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敎習庶獻徵錄卷之十七 世廟

主內殿而附元配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薛文清從祀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信取光祿之羨銀金開切大體詞諫義正諫者無不稱服上方五齡公數引漢有司蚤建之議抗疏力請國本乃定又議請親賢講學覽奏召對諸疏皆見嘉納公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任勞丁卯秋乞休致疏七上咸優詔勉留己巳冬復懇疏乞骸骨先後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太子少保賜馳驛傳歸輔臣言官交章留公僉謂公可大用於是公去而望亦滋重矣去之逾年先帝以今上在東宮且出講學念先朝耆舊可備保傳無踰公者詔起公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壬申春三月朔奉詔日侍今上講讀于文華東序夏四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負望久數病數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裁而溘焉逝矣傷哉計聞天子震悼賜恤甚厚命以一品禮葬祭廕于中書舍人謚曰文端公體貌魁梧而性間寡言笑每定大謀斷大義羣情指顧閒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恂恂無他儀及見權勢賤

豪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
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
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
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歛歔泣下
公平生不爲餽遺于詢人亦無有能餽遺于詢公者
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其風度如此
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肅愍暨公其人品位望相埒
然肅愍遭遘不辰公業雖未究而完名令終過之夢
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其孝友著在家乘
不書公享壽五十有六配鍾封夫人子男一卽循學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頁八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自強墓誌銘

張四維

關中古都會地當漢唐代蟬聯樞揆不可勝紀顧自
明興來名臣碩卿勲伐相望獨未有參政地者迨萬
曆戊寅馮翊馬公始由大宗伯承麻拜云公負公輔
望久當是時以舊學受 眷知 上所注意甚厚海
內士咸訢訢謂關陝地需二百年始發于公必且抒
所素蘊以協贊 中興偉烈不偶然也俄而公被末
疾以歿吁可悲矣公姓馬氏名自強字體乾別號乾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頁九

幕陝之同州人也自其先世居州城南之馬坊頭有
諱和卿者生克敬克敬生馴太學生公高祖也曾祖
文祖通知博野繁峙二縣父珍宛平縣丞母李孀人
自曾祖而下咸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初李孀人方
娠公夢龍遶室宛平公亦夢南極老人以緋衣兒來
送比公生頭角嶄然不類凡子父母奇之勿警悟自
知學授章句卽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年十四補郡庠
弟子員嘉靖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聲名籍甚顧屢
上春官不偶益潛心下帷進不懈已復携羣弟子

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癸丑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摯諸務曰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乙卯授翰林院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撰是時重錄永樂大典被命爲分檢官丙寅丁父憂丁卯以重錄大典書成加侍讀已巳服闋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庚午回局兼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纂修肅皇帝實錄是秋典應天府鄉試公品校精審凡三爲會試同考官及是榜所錄士咸稱得人陞國子監祭酒公見科條漸弛失教學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一

漫山館

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首按事不逞習爲姦利事者剗剔積蠹悉取累朝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勵學官日以正學廸諸生於是成均中爽然易觀聽焉時生徒大集有需次經年不及撥歷者公上疏請損諸司歷事期而增其名額諸生有貧困不能自給者輒周之故士初憚公已無不愛且敬者辛未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掌院事是時上在東朝言者請妙簡端方士備輔導故遷公宮尹壬申上出講學遂以公爲講讀首臣公念上方冲齡凡所進講不爲微文與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款

款曉譬真有所感動儀度端詳音吐洪暢上聞而甚悅以告穆考有時講退于幄後嘖嘖嘆美衆咸聞之陞詹事兼教習庶吉士上登極擢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尋轉左掌詹事府事丁繼母張氏憂

上時時念之嘗與元輔張少師言公所講解易有久之又特問公服將闕未也乙亥中臣以公服除問詔添註詹事府以原官協理府事充實錄副總裁日講如故抵京陞吏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缺廷推以公名請上遣中使問閣臣尚書兼日講否張少師爲言講臣須清心專慮而禮卿部務煩重勢不得兼獻徵錄卷之十七百一漫山館狀乃陞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罷日講仍充經筵講官蓋特命也時宗藩繁衍諸請名封婚嫁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抵牾以故王府科宿習其穴竇交結諸藩役役出入爲奸莫可究詰公一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碍者爲準其一時有爲而設彼此刺謬者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案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習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爲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索賄公宇肅然隆慶間嘗罷張真人封以提點世其

祀及是提點來朝請復封公寢其奏提點固請不已
公上疏歷陳其不可且請嚴社稷終請乞之隙無啓
倖門語甚剴切初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降賞有定
額矣乃虜欲無厭歲請寢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
初約凡一切額外乞求令邊臣勿復通令甲所載文
武大臣卹典節年條例增煩予奪靡準公審詳參校
議爲畫一之法奏之報可著爲令丁丑知貢舉世
廟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戊寅三月進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雅有康濟志以古人自期
待感幸知遇夙夜孜孜矢有以自效會偶疾不愈竟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世二 曼山館
卒距其生正德癸酉得壽六十有六耳計聞 上悼
惜深至輟視朝一日賜賜賻舍襚之具甚渥贈少保
謚文莊加祭至十一壇塋一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
柩還工部主事督修塋兆凡所爲哀榮卹終之典視
禮臣所議悉加厚焉蓋 上所倦倦注眷公者其恩
禮始終不替益篤如此惜天不假公年不及大究厥
用爲可恨也公隆顙方頤鉅耳豐背舉止凝重儼然
山立見者知其正人其操尚端諒凡立身施政務行
心之所是不欲一毫苟徇於人兼容博愛發於至誠
見一人一物不得其所必疚然思爲濟之故平生卹

困周急惟其力所可爲如恐不及見不善感顧若將
死已人有片長寸善汲汲樂與之自以爲不如也恭
其德宇淵宏造詣深邃誠心直道貫乎表裏始終無
間然矣性篤孝爲諸生時李孺人病陷危齋心祈神
祐姪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告之曰語若叔而祖母
數定矣其精誠感通如此事父宛平公樂志承顏備
極無方之養居喪孺慕有烏鳥數百旦夕翔集其廬
人以爲孝感所致云公配李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
二人怡舉人從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世二

曼山館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毅鳳翔張公四維
墓表 王錫爵

萬曆乙酉冬少師大學士蒲坂張公卒於里第訃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師諡文毅公一子
丞尚寶諭祭者十有三其又明年丁亥公之子兵部
主事甲復等葬公於蒲之風陵鄉則公所自卜兆而
上遣官爲管封樹云公輔政幾十年其正首揆也
僅期月耳而當鼎革之會夙夜奉公知無不爲一切
廣 聖澤厚元元莫恤壬舉遺佚皆出公石畫天下
獻後錄 卷之十七 百十四 長山館

方手額公而一旦以憂去竟不復起故公雖以榮名
始終人猶有憾焉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公幼
卽開敏有大志舉茂才試常爲諸生高等已酉舉
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入翰林翰林
槩以不關聞吏事爲高公獨取累代典故及四方
除利弊反覆研枿時華亭徐文貞公雅知公業以公
輔期之矣乙卯以編修丁母王夫人憂戊年復故官
歲八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以直錄大典成晉右春
坊右中允予五品服充經筵日講官已遷左春坊三
諭德兼侍讀而公念父唱川公且老仍給假

年還朝又明年晉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學士最華重
不輕授於是人爭言張公且相矣已晉吏部右侍郎
仍兼學士尋轉左辛未引疾乞歸 莊皇帝眷公不
許再疏乃許之明年春 今上出閣講讀起公充侍
班官協理詹事府事尋掌府事兼教習庶吉士復引
疾歸 上御極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
府事乙亥 上手勅進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入贊機務丁丑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
保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明年 大婚加少保兼武英
殿大學士庚辰以一品滿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傅壬午以邊功加兼太子太師又以 皇子生加
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前後廢者四方江
陵公秉政法令苛急如束濕薪海內訥訥是年江陵
公卒公因密疏請下寬大 詔罷一切法令不便者
天下曠然若脫桎梏而先是江陵公病將革其入幕
黨人憚公當軸卽不得遂其私乃詐江陵公遺疏薦
自公自代爲去公地而大璫馮保居中左右之流
皆籍籍起及一御史疏上 上持之不下一御史疏
上 上怒甚鐫其三秩片之外於是諸黨人稍
氣內携而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公表裏

台諸姦狀時公猶藉葉私第待罪 上立召公入
擬旨寘之法籍其家已而免責日上率為諸黨人諸
黨人既以次逐罷而言者猶不已公謂除惡務根他
可略也言于 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拔用海內
端直士舊為江陵公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清
肅然公以勞致瘁一日在 上前忽眩仆地 上命
兩中使掖至閣明年春扈 駕閱壽宮 上登西四
覽又顧謂近侍掖公 上於公倚毗甚切故恩禮優
異如此未幾嵎川公計至公號踊孺慕 上遣使慰
勞賻贈有加及辭 上於文華殿指類進曰臣豎儒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重刊 漫山館
幸荷知遇今雖遠離不勝拳拳之私願 陛下法
祖孝親講學勤政清心寡欲惜財愛民日慎一日保
終如始 上復慰諭目送之公既重傷嵎川公云兩
歲間兩弟相繼卒繼妣胡亦卒公焚焚苦寢悲感益
集乙酉十月方禪忽暴下不止數日而逝公居常恂
恂如書生然深略內蘊人莫能窺其際至權大事決
大議霆擊斧斷不中窾隙者江公在位久恣胸
臆自便公挾持堅定意所必不可江公終不能奪
之性嚴重寡言笑與人斷斷不苟合然能以意氣
人人樂為用故一肩艱鉅旋乾轉坤之效倚辦俄頃

論者方其功不在華亭公下云華亭公故知公於
社時乃公亦陰識視華亭公所以間關上下駭機伏
嘗之間口銜心算且翕且張時謂謂為不佞言之又
嘗伏楊文襄翁襄敏兩公氣略磊砢無書生文吏瑣
瑣態而惜後人無繼之者意亦陰自許也丈夫固有
志操左券而前卒與事合嗟嗟使公在位久其耳目
同事益習且安虛而委蛇養天下以和平之福功烈
可勝道哉公內行篤備在長安月一使人問嵎川公
安否其喪也憑棺一慟而仆而弟歿公已病猶強起
經紀其喪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公
得罪去公起家宮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公怪問
故公曰疇昔之事高公猶今事公也奈何以去而遠
之其敦厚雅素類此當公之里居宅憂且閑也羣小
憚公嚴忌其復起間私問不佞即蒲州公來當別用
一番人公自度與之共事合否不佞謹對曰先生誠
正人也不佞以誠正輔之必合嗟嗟此亦不佞之左
券也雖時會未償請以質之九原無愧色焉因筮公
行誼大者授諸孤使附於麗牲之次以詔來許若世
系姻屬及公歷官受事之詳非 宗社所以重輕茲
不具載云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同麓余公有丁墓誌

銘

許國

按公門人沈少宰所爲狀公鄞人也鄞諸余皆祖宋太保天錫天錫者理宗徵時舊人有翼戴功官至參知政事典鄉郡卒贈太保謚忠惠其後散處非一或在邑或在郊在郊者曰旗山曰馬鞍山在邑者曰東門小江里父滙塘公永麟由鄉舉爲學官歷浦江崑山擢判蘇郡未行卒後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一

獻教錄

卷之十七

墓

墓

品夫人滙塘公以上莫知所自出而其生也穠而有之小江里故今爲小江里人公旣貴當贈三代謂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微夫也安有吾父恩詎敢忘於是贈滙塘公所後父懌懌父鏗皆如公官懌夫人丁鏗夫人王若李皆一品夫人謂以此爲滙塘公報兩世而吾後子孫獨祖滙塘公可矣滙塘公二子長有壬先卒次卽公公生嘉靖丁亥故名有丁字丙仲甫一歲博記善問父母大奇之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閎藻試輒冠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而廣陵翁豪長者好奇節雅遊縉紳間會所

侯來守公郡翁書抵周侯此菰葦中有異才可以禮

致者乎吾孫得師事之公方喪母家居周侯以公

是時翁年七十餘一見握手驩若平生蓋公居郝氏

三歲郝氏竟資公遊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

與今吳門中公婁江王公并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三

公者後先相今上明興以來及第者所未有也

公嘗代制草曰是惟王言奈何私訣人又因以

爲利於是戒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乙丑戊辰皆

分校禮闈所登進士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

與焉歸太僕者崑山人也初公童時從父之崑山將

獻教錄

卷之十七

墓

墓

執經其門不果其後歸名大著每上春官校士者爭欲得之以爲重而公手一卷古色黯淡意必歸君已而果然人服其鑒故與沈少宰同學相友善竟首錄沈二君皆大雅不阿時好白是舉子業爲之一變士依聲慕古以成先資本公得二君力也公初待父喪歸自崑山輒行營高敞地旁可樹松檟萬列石像生豎穹碑爲神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蔡同舉而自稱同麓子以志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葬母畢窆窆之事郡中人遠近來觀咸嘖嘖曰公固非大言誇慶初充實錄纂修官又充經筵講官辛未陞

司業壬申改沈馬兼修撰侍 今上東宮會 卷之十七

改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私疾欲歸常事者不可而公請益力遂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公雅有山水癖買山東湖中得古洞初扣之鏗然已發之矚然浮石四垂乃疏峰披道分流抗立匝樹其側感歸來之辭名其莊曰五柳樓曰舒嘯齋曰覺是臺曰矯首而總之爲舒園有司勸駕強起一之舊京萬曆甲戌陞南國子祭酒令諸生以什伍相保連坐竟公去無犯令者而舊梓二十一史在久惠漫公手譬史漢及齊梁書重梓之以惠來學居二歲丙子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史 曼山館

復移疾歸卧東湖日讀漆園書充然有得手疏之爲若干卷藏於山戊寅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常卿管國子祭酒事已卯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講官庚辰改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尋改吏部明年解部事仍掌詹事府充會典副總裁會三品滿 賜羊酒鈔費廕一子國子生無何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壬午六月也時江陵新故公與蒲坂吳門共事凡儉人橫政次第更始常夢之帝所手一戈逐巨璫以俘于帝於是實寶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會浙兵大譟陵犯制府

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攫於市 朝遣左司馬張公以

節鉞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安出公曰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事薊門張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泉九人於市浙兵乃安是歲九月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秘書庚辰癸未皆典禮閣一時海內名士蒐錄殆盡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他官如故甲申以遼東出塞大捷論贊畫功

力辭世廕賜銀幣麒麟衣先是蒲坂以憂去吳門當國子從公後鑒於前之務相矯者而江陵既敗言者尚齟齬不已乃引科場命題以搖 上心太宰楊公曰不可是欲於口語文字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詆楊公爲阿吳門競請斥罷予私心憤激以去就爭之二三大臣亦多抗疏引去明言者非是獨公內直爲 上調劑之奏續滿凡日應接不暇居數日乃密疏言言官可任孰與諸大臣今以一言難故而使諸大臣側足求去非盛世事有如聽其臣愚亦有去耳 上意動於是遣二中使齎

手請申公及子郎諭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
安公有力焉是時公及吳門子三人者同心輔政天
下喁喁相望太平無何而公病矣公病咽逆飲食輒
留不下是秋在告上所遣存問診視者相望于道
會滇南大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廕一子
祕書令卧受固辭不許三疏乞骸骨又不許竟卒長
安邸第甲申十一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八歲上
遣中使視喪內出金幣疏布米鹽諸物賻之有司給
喪具諭祭九加二贈太保謚文敏仍廕一子祕書爲
輟朝一日以郎郎護喪營葬而公配一品夫人水氏
以壬午卒公嘗疏請預營兩窆俟他日至是合焉葬
東湖之隱學山前創一菴守僧奉祠給田若干頃公
素達生奉養甚備所居一日必飭亭榭時花木以自
娛善飲喜賓客常滿座非大故不廢絲竹每對客
詫東湖之勝口津津未嘗一日置也平生不設城府
與人多可少怪言輒披肺腑相示遇事輒任長老言
海上金塘大榭諸山延袤百餘里今爲甌脫誠使
人耕牧其中可資丘餉寬內地公以屬有司有司慮
擾民不可公曰本爲利民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
不可耳其心無迫莫類此葬以乙酉十二月七日

公與子皆丁亥生而公長子者四月先後詞林輯典
校士公多子偕今幸從密勿朝夕而公已矣覽狀法
然悲涕因掇其大者爲銘銘曰公家太保忠惠發祥
文敏繼之曠代相望奕奕文敏草莽崛起何自降神
丹山赤水嘉隆之際龍蟠詘信爰及今皇爲楫爲
霖寅恭者誰吳門蒲坂暨予小子左右推輓如羹之
調如藥之諧汎掃攬搶登于泰階有呼脫巾授計定
亂樽俎折衝廟廊成筭定亂猶易靖譁寔難訛言繁
輿臧公如山片語密陳條回天聽散彼比周以寧
庶政國是焉定僉曰惟公同底於道式和民衷保衡
庶徵錄
可希歸來何暇存以舒嘯沒而乘化有森者湖有森
者丘公體所藏公神所遊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時

行神道碑

焦 竑

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厝施者不足道也如蘇申公相

今上在揆地六年而為元輔為元輔者九年罷歸當是時明良相遭文恬武熙雖旱潦不常夷狄時聳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為治安公歸二十有三歲年八十

以疾終於里第上方遣使存問於家而適與凶會使者以聞上震悼特予祭十四壇遣官敦葬事贈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

太師特進一品蔭子尚寶丞謚曰文定所為飾終者

甚備公子用懋等以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五日葬公

吳山之原蓋有狀有銘載公之行事闕諸幽矣惟是

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者宜有辭特以

委余念為公門下士誼不敢不承按申氏自元至正

以來七世皆葬吳山始葬者敏三敏三生官保官保

生恭恭生源源生鑑鑑生博為公高祖博生周為公

曾祖以公貴贈特進左柱國少師周生東城公乾大

父也少育於外兄徐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

之贈如公官乾生古愚公士章公父也累贈如東城

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公少敏悟過人所

輒能誦為一時偶儷之文絕出倫輩郡縣及督學使

者試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廷試上見

公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每

朝謁罷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闕略下吏得因緣為

姦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為定例其後事無不覈

問無不對者以此癸亥以東城公憂歸丁卯公除明

年分校禮闈已已掌文官誥勅庚午同丁公士美典

試順天簡拔得人辛未復分校禮經所得士多從落

卷中搜得之公不自言功而一歸主者甫徹棘進左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

官允充經筵日講官九月仍同丁公校武舉士亡何

晉官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會管院坊局主篆皆

缺當事者悉屬公穆廟升遐詔誥箋表諸撰著填

委亦以屬公癸酉上登極進官庶直日講自是勸

講者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又進止都

雅上每目屬之甲戌進官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

翰篆兼理清黃丙子進官詹會典副總裁丁丑同

州張公四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太子賓客已

改吏右侍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

公與婁東王公請解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

為之地時時調羹羹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士參與機務公旃厦之地啓沃功多 上特峻擢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 上坐文華殿粹召閣臣入公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 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 上深然之是歲公滿三品考晉禮書予磨胃監庚辰主會試錄文簡切溫厚後生多傳去為式准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兄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語公曰狼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省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高士

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姦民不得濫免公之處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構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吾尚可戮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為奸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為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籍為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趙奎也審爾孰不以政府為射的邪公謝曰吾知崇獎言路為盛世獻徵錄 卷之十七 高士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高士

公力辭僅進一階改世祿為公。公始也乙酉余文敏下
柄地以軍功辭世祿。自公始也乙酉余文敏下
公方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其共政時論稱其
夏五月亢旱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
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上嘉納焉。下詔
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養小民
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懍然自新意
發之也。先是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內
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是
內豎二千餘人略如三營法鍊之。公上疏切諫。會
獻徵錄 卷之十七
臣董基以諫譴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
入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闖入外廷不
及閒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
大璫聞之色變以閣臣言力奏。上遂止蓋公所為
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八月公奉命往視大峪山
太僕李植疏言大峪非吉壤謂公與故尚書徐學謨
驅故贊其成憾尚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公一一
疏辨。上曰閣臣職在佐理豈貴以堪輿伎耶乃傳
旨親閱壽宮裁羣議時采御史柯挺言而人議遂定
許賜公玉帶羅衣以旌其勞。皇長子五歲下

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
弱為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宜
廟寔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縛儀或
不任勞若在官中一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
上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
得之給事中姜應麟銓郎沈璟相繼有疏。上欲重
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
欲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
已稍擬薄罰繇此眾議紛起。上寢不能堪而意亦
逡巡矣。二月陰霾四起風雨失調。上傳示深詔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司去妨民之政圖消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催
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
害。四曰用度侈糜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
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
可不嚴。上覽疏稱善者再宗室越訴者踵至公疏
宗人訐奏曾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
王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
宗儀將帥轄士卒右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大小相
維而天下治若不此鉅鈴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
上深然之公復具三項歲水旱異常宜勅撫按官督

率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饑民嘯聚懷牧者
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歸德兩倉
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
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橋種曰
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戢
一時有司凜凜奉令庶幾饑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同
事曰冊立久稽異議滋起奈何乃疏言 高皇帝有
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昨
主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 成祖以永樂二
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幸

年立 宣宗皇太子即封德王崇王臣思 列聖傳
家世守之法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 皇長
子正位東宮 皇三子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
事疏入不報公念 上輟講日久上言 高皇帝經
營艸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
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
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
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 二祖爲法隨檢閣中
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
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

于陟降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上所然納
之中人張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者交章劾之公
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再上置不
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疑公等庇之疏劾鯨並
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公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
處之是臣既以失職仰負宸眷又以拒諫累及言官
何以自解 上溫諭僅從薄罰而已戊巳連歲凶荒
公深以爲憂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以月餉稍惡噪
呼羣起臣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廩無可
支米不堪食救死不贍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幸

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廩積米有無浥爛如
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
科臣往賑詔書一出人人歡若更生所全活以億萬
計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 上手示評
事維于仁疏怒其語贛欲重有所行遣公力爲解釋
天顏頓和即以冊立豫教請 上曰 皇長子倫序
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長子出見公賀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疆之福也時
以劾璫鯨者衆命公戒諭之公跪鯨于前一責數
詢嚴意正聞者悚服明日公遂上疏曰 皇長子倫

序已定今 皇上內斷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
面命海內未知也惟陛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重
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于淵衷 皇上重
于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
未即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又特
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冊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
業無如建儲一事 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
者祖法不可違悖冊立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
旨云立儲以長幼為序 上後屢屢言之今年元
上手摺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等長幼之序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皇主

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一也
道路訛傳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中外臣
民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為元旦親奉王音聞
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疏
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以為 皇貴妃
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為 皇貴妃解紛使疑在
宮闈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
之心三也臣等謂 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
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耳和疑幸甚上

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是秋套虜六
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刺川數出剽掠邊將有
戰死者廷議禁莽有罷款決戰之議公謂禦戎如用
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
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
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首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于
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
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
鄭尚書洛暨梁雲龍萬世德經略之移檄切責順義
趣其東歸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刺川絕無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皇主

虜跡而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鳥獸散是時言
邊事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牴牾遂交章
以攻公公疏辯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
憑覆按 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繹不絕意者
意必趣公以去公具疏申明邊計纔纔餘萬言且請
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奏具如公指眾譁乃稍定
累朝訓錄成進 上特晉公一階扶太師給誥并賜
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先是經略捷報
出則府嚴火酋遠遁家眷奉迎束悉如公算 上欲
以公為首領叙有符以因訓錄之進先借以勞公公

謂軍功業不敢與而校對又屬微勞凡三辭不允
力辭晉秩而僅拜銀幣祿米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
考特具疏乞休 上不允勅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誥
支伯爵俸賜勅獎勵仍宴禮部廕子尚寶丞別以銀
幣寶鈔珍饈法酒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祿秩詞極
苦切 上聽辭俸秩賜宴獎勅仍如旨加賜銀二百
兩青紅蟒衣各一襲綵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強起
拜受而南御史李用中主事湯顯祖僉事李琯復連
疏攻公 上處分言者而降旨宣諭慰藉諄切然公
歸志已決先後凡二十七疏 上至親撰勅留之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重刊
云伊尹在山野不忘君民今乃欲舍朕而去卿心何
安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寬假請而
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公言冊儲事以去就爭語過
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公為密具揭以請不報公乃
請與同罷謝言者 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
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段以寵其行公歸之二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諸禮成公聞之喜曰老
臣一念酬矣特為表賀 上念公調護功賜上尊肥
并及銀幣遣廷評黃宗憲 奉旨立宸志先定
但因阻激故從 同鑒于懷今元

已冊立為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系心
切特諭知之後以 皇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公年
八十當軸援華亭例以請 上特褒公簡德
行人以銀幣羊酒致於家公聞之望闕題門者三勅
使及門而公逝矣嗚呼痛哉公配曰吳氏封夫人子
男三人兆虬早卒用懋太僕寺少卿用嘉舉人女二
人一適知縣李鴻一許聘郭元尹孫十三人承鼎聯
璧傳芳騰芳廷芳濟芳懋出繼揆紹芳續慶緒隆繹
訓紀常繩武嘉出孫女十三人婚嫁皆名族所著有
綸屏奏草四卷綸屏笥草四卷綸屏簡牘十卷賜開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重刊
堂集四十卷公居恒孝友篤摯事繼母黃太夫人與
所生等至老不衰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少賤亦與均
禮氣色穆然喜愠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沓至片言
衷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
顧不令其人知之晚節異議者蠶起交結構扇干戈
萬轍以求必勝旁睨者為之不平公處之恬如也總
之公之為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
理一時諸臣惕於無所隱而快於得自盡當時官常
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然世亡能名公者公去而
時事日新固 在握也鑛稅之使未

遭此風俗未盡薄惡紀綱未甚陵夷也庶寮與
之人未至撓當事者而效之柄也談往事者至謂以
今校昔如唐虞三代不可再觀卽不悅公者亦云繇
此觀之公之爲人何如哉公勲在史官惠在生民
主上虛已悚神以聽而一二表臣異流不難於撼之
賴上知公至深雖聽其請老三詔存問追論定策
之功播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異議始定雍容恩
禮幸爲宗臣語曰爲臣不易豈不信哉聲公之燬垂
于亡窮史職也慙不能稱銘曰

明興館閣多良大夫文條武邕救寧八區有偉申公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墓表

崛起其中海涵地負恢乎有容勸講形闡摘詞玉局
厥間琅琅不以自暴考古憲今施于有政
壹稟清淨人尚溪刻我質而平人必夸
鬱如鳳騰不搏不擊上莫 儲官外拊夷狄水潦游
饑流亡者多啜之哺之惟公撫摩人有其喙羣然以
侵寧爾小忍無傷 帝心衆沐澡山云胡不畏公于
急流奉身以退惟 帝眷德報孰如公助順與信靡
福弗從墓有豐碑瞻者下拜太史詩之以示千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錫爵行
狀 焦竑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王
先生薨於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某清忠
亮直砥節首公其亾可惜 上震悼久之爲輟視朝
下諭部是唯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葬及祭祭爲壇
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太保廕其孫尚寶
司司丞於是太常請謚 上若曰維明興太保忠太
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保乂王家厥謚曰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墓表

文肅太保實不愧而有光焉其以文肅易名嗚呼人
知 上知臣之深飾終之厚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
至也寶永君卜某年月日葬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
墩西 賜域而屬小子竑布狀請銘作者曰此治命
也小子竑辱先生知至深其何敢辭先生諱錫爵字
元馭別號荆石其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南鄉中
溝割隸太倉州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謙者爲莆田縣
丞以廉惠著莆田公生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
仲子曰友荆公湧先生大父也娶于徐生愛荆公夢
祥是爲先生父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吳先生有萬爵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令今名先生幼多異徵雋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天賦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舉首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乙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朝充經筵講官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官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內已已轉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大夫兼翰林院事壬申奉上登極還坊充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錄其出其手學者爭傳誦之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月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初積分法重胃子之選申令公侯伯并應襲詣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識者心儀先生且大用矣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變爲不別今石室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

視事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禍區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到而已竟入不顧卒取中旨廷咎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旣而江陵子假歸奉旨三月還朝倭者輒疏請卽召使吏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沈我爲竟投筆起先生旣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而已遑卹其他旣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于知人一著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午丁愛荆公艱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異數也公除廷推內閣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敦趣就道乙酉赴闕中途聞上止內操召謫諫及犬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朝卽有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疏闢橫議止新工

計先生既在政地壹意在 上急民困
進貞良屏貪墨丰采踔絕而嚮之以也其行者逆消
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宮再辭 恩祿
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疏力辯
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
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今勉
受蓋先生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恥
爲第一義故凡陵陵工河工邊工及 玉牒加恩屢
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侵力請破格蠲之且
諷有司坍荒之議勿使熟區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
流散當是時 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挾
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凜凜先生方與同官申公決
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論劾御史馬象乾面論且語
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藉先生言以安而給事中李
沂繼疏復觸怒于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亦自以賦
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照新
銜給誥命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
疑者八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試語稍激 部郎僉
仲併疏攻先生 上怒置之 先生抱 尤逮且見
喬御史璧星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 已庚

元日 召四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
臣趨拜已命 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力
止之曰不可旋出雜評事于仁疏欲寘之法而獨目
屬先生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
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誅上而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頓釋
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以
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
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
而間使疏之 皇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
祚教集 卷之十七 南平 吳山館
幼之序臣等因而早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
貴子因而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
欲親何名爲間也具道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
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上疊疊萬餘言有云建儲
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
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
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
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
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
言者既而連接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豈有

漸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先生因謂
同官曰 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妄自臣下發
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
罷款決戰先生嘆曰果爾則 先朝熙河之禍作矣
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埃彼酋掠無凱和市不
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爲不然亡何西師戒嚴邊亦無
事會曠議起 上遣問閣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
曠徒二費多得償失三官隸繹騷四示國匱形今
四疆得窺淺深非筭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
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懇請
獻徵錄 卷之十七
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 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
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之禮除類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
皆一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
朝 上嘉悅 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襲
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立庶
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 中宮無子乃行
冊禮命先生作一諭旨先生隨奏 上向未有待嫡
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古中宮養
育庶子者欲 皇長子印以 中宮爲母早成大業

舊習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 上俯從
者尋奉 御札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之俗
借以僞亂真哉遂擇先生所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
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請收回金封 聖諭早定
大典息衆囂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
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
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
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建
言謫戍先生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急 勅允
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憂既
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舉行之先生復據 聖
定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生
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
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施
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於察典毫無
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
救矣陳泰來諸臣 上欲大力處又疏力解之先生
見 國是人心日就殺氣乃疏陳奏交要務期以定
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

召見請 御門請於奉天請 宸翰免口傳及
定進講經書皆啓沃皆忠謀之大者八月慧聖入紫
微垣先生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宮
行冊立可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召先生
于暖閣先生即申前請 上曰稍需之先生曰 皇
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
書者况國元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齒髮期矣
卿奏洞悉苦心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
能堪者 上略不爲迂闊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冊立候 旨行且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
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先
生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
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
東宮儀蒙 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
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
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先生極陳公私交困
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蠲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於內帑什一以助隨奉 諭皇
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

者不可勝數 上既英明獨斷觸迂者不復 賜璽
而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
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器遂成水火之勢
先生嘗進泰交用人兩疏雖蒙溫答未實舉行自念
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
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
爲之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
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首
兩彩段六表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勸 上
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今起廢臣核議
獻徵錄 卷之十七
論發章奏惜老成慎謹罰節財用飭邊備稽吏治種
石並語具奏議中抵家數月母以天年終 上聞
官 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視葬加祭四禮鄉人
瞻望咨嗟不榮先生貴而榮其母云辛丑術始對公
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皇上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 恩舊臣遣官賁勅存問曰冊立朕志
已定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
今元子已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
心良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
而忌者猶謂非其本謀可怪也乙巳 聖母壽開六

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
生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先生不置復召輔
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朝而先生
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而欲捉之者與
乘而修伎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詔病不知先朝
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者有之卽
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克己之論具載
集中未有隨其非者若三王並封上自法肅
皇帝爲之非先生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罪借以爲
辭耳顧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衆而上旨益溫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四

召命終不可挽蓋上雅欲以廉節厲世磨鈍如嚴
公清海公瑞業躬峻擢之而於先生手書其名於
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帝心尚矣且也加秩輒
辭不愛爵也當江陵薰灼之勢挺然屹立不附權也
致身綸閣贊畫廟謨入告嘉猷歸德我后不居
功也衆罵若狂枝柱鎮壓不辭謗也以故在朝重
在野亦重當年用其言去國思其身安車而徵側席
而待非先生謨謀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見其跡而
功被海內致時昇平疇能感夫聖明眷遇絕比如
此其至者乎先生起家倫魁位列三事李際地望人

推第一長源道義資於三世迨夫齒宿貴極奉身而
退天子猶憐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
可謂完德鉅人社稷之臣矣平生告君剖析精密
不苟止而妄隨然奏草絕不以示人孫時敏時付之
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上惟上
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白而後從
者乃傳焉如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道聳伏
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神清雙鬚
插髻修眉覆目鬚髯飄然若仙事親有至性退食侍
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灸艾分痛
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格高遙相疑憚不知其排獎
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挽不用不已至貪婪
苟合者嘗疾之如讐而中一不以介意也園居蔣花
種菊間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不
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知其爲貴人有物色得之者
亟避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不惑
先生饒爲之集若干卷藏于家雖文筆妙天下不欲
與詞人墨士爭長惟是感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少
寘於懷也初上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半而
何任先生如一日新建嘗語人曰王公在綸扉有所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

執事 上往往屈已從之十得六七卽不從亦必從
使論其所以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知矣
令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消弭 上亦有所顧慮利孔
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噫亦思先生有以自結 主
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邪先生歿以萬曆庚戌十
二月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
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衡辛丑進士翰林院
編修先卒娶楊氏孫時敏卽尚寶丞娶李氏先生言
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編所纂歷年譜少加損
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固先生志也唯立言君
猷微錄 卷之十七 百六
子采而銘之謹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穆賴陽許公國墓
誌銘 王家屏

少傅新安許公以經術侍上青宮 上旣卽位益親
近儒碩遂以公充經筵日講官先後周旋旃厦者十
年而相相十年而以儲議弗決爭之不能得移疾歸
居五年以萬曆丙申十月十八日卒于里第訃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保諡文穆加祭十一
壇所司營葬官一子中書舍人恩禮稱始終焉公弟
鴻臚君汶從子中書君立綱遵公治命走使奉官詹
猷微錄 卷之十七 百六

李學士狀屬予銘其幽予往以職事從公後睹記公
猷蹟頗詳覽狀宛然如其平生也則安忍不以斐辭
公諱國字維楨賴陽其號系出唐睢陽公遠五代時
有儒公者避地居歙東門因爲東門許氏曾祖鑑祖
汝賢父心護公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
人心護公少從季父賈以儒雅聞其割產子弟棄責
振貧事尤著語在太倉荊石公志中母汪夫人以嘉
靖丁亥六月六日生公兒時病七日不寤而蘇又戲
墮渚池得出心護公私奇兒再免于厄貴徵也則挈

之游毘陵公時十歲警敏業傾其同舍生年十八歸
試新安督學馮公奇其文拔首多士而以其名汪嫌
于姓也爲更今諱心諱公既輟買值歲饑疫兼坐割
產故益貧且病久之喪明賴公授徒資行修爲養公
又特廉郡倅某延公訓其子或懷金謁公言事公顏
頰盡赤不交一語而走名以是益重辛酉舉南畿鄉
試第一人報至心諱公卒踰年汪夫人亦卒公痛兩
尊人劬而不及食其報哀毀甚服除卒業宛陵山寺
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雞也相傳
唐李翰林自蜀携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
賦徵錄

卷之十七

夏十

出所藏圖繪示公公爲賦碧雞篇意頗自負乙丑舉
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士日鍵關冥按選覽究心
經濟之學抒爲詞章閎深典麗館閣稱詩文兼擅所
長者罕儔焉隆慶改元授翰林檢討奉 詔賜一品
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昞攝郊迎禮公以昞
未嗣位不許國人哀懇乃許之成禮而還饋遺一無
所受獨使輅所過覽勝觀風間有紀述若皇華集弔
箕子謁壇君諸作迄今爲其國人所傳誦焉辛未春
分校禮闈夏使益藩壬申 今上出閣講學以公兼
司經局校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

上日御經帷無間寒燠而公靜心夙夜勤恪視
書有加比進講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
忠款 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大字賜焉甲
戌秋典試武闈丙子秋典順天鄉試所收文武士並
稱得人頃之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修兩朝實錄
書成咸蒙敕賚戊寅遷南國子祭酒庚辰轉太常寺
卿領國子祭酒事教士務在長育成就之士樂其寬
不督而勸已擢詹事府事兼侍讀學士仍直講惟其
秋改協理詹府事充會典副總裁辛巳陞禮部右侍
郎尋轉左兼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會試夏簡拜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尋從 上考卜壽

徵錄

卷之十七

夏十

官晉太子太保直文淵閣與之誥命甲申滇南獻俘
以決策功晉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品滿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予誥廕公念父母厝淺土未葬疏辭誥廕
而請卹願歸裏窆窆之事詔予祭葬命公之仲子代
行所辭誥廕不許固辭乃許之踰年會典成晉吏部
尚書仍予誥命公受誥而辭官不拜已丑春再典會
試時文體寢壞公所錄制義粹然一出於正諸引用
釋老言雖經叛道者卽不爲士咸擯弗收士稍稍懲
其陋習焉尋以一品致仕今官仍予誥廕計居政

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北郊者三詣贈
三代任子者四其他以屬駕閱工應制賜蟒玉銀幣
諸恩數率優異不可勝紀公亦感激上眷知孽孽
以獻替爲已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公請辯
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
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攬搏
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
通息其風波時以爲名言然自是忌者彌衆數交章
詆公公每疏辯輒自効免上特嘉公忠讜數譴言
者以留公公言留臣譴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力
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之變首輔欲俟虜王回巢專
力以制火酋公憤歎虜助逆則欲並剿以圖大創又
嘗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輟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
紀綱其持論忼慨引大義類此并儲之議自庚寅元
和止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
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公以三事違規其
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爲慙疏留不下余乘間請于
上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謹方靜以待
命而主重其之疏上矣時獨公與不佞守直度必憤
事因相與具公揭以進冀有所調護于間上果不

遣中使詰余兩人先生輩奈何與郎署小臣出
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歸上重遣公
予告給傳以歸歸途二三舊雨得山水間所至易
村膠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餐置往事不帝遺
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爲憂及聞太倉公請
豫教而公始一色喜寄聲余相慶猶認認慮後事曰
吾卜其始矣卜其終也則忠臣無已之心哉未幾
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
宿中寒以歸不起公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
若豁若谷度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
獻徵錄卷之十七
館局甚爲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醺禱公獨
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公特削贖藏袖
中詣其第密勸以行服卽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
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資關地重司成道
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之置雍亭當遷者數矣而
不及公或怪問故公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俟宜
爾也深厚不伐如此元以食素卽既貴鮭菜脫粟滑
衣濯冠無所不可而所及所哀憐之交緩急
相抵至傾囊振之無一吝公不時每旦出必攜錢以
施丐者丐者羣集公曰一錢去余嘗謂公此

心卽純潔之思不惻于此云公配汪氏初封恭人以
其子已卒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立德庠生娶鮑
氏立功中書舍人娶汪 並汪夫人出先公卒立言
聘邵氏立禮聘洪氏側室汪出女三一適吳萬成一
適黃棠俱國子生一許聘洪考功文衡之子孫男五
志古志吉志才志文志高 女三汶綱等以丁酉十
二月廿八日葬公身山之陽與汪夫人合禮也余因
憶公爰立時適當國事鼎革之會上疑于任而下兢
于撓政地滋爲懼府公與元輔長洲公爲同年友而
太倉公與不佞後公一歲入復同氣味無異時杙鑿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之嫌公以是得一意發揮腹肝膽自効謀于庭無遺
語而言于 上無隱衷使得究其猷爲宮徵交宣獻
酸互變轉移扶掖之力宗社當終賴之而今已矣追
惟往誼潛焉涕零詎直聚散存亡之感哉銘曰歛之
東門許爲右族台星注精是生文穆碧雞兆瑞金馬
升華書綉細帙快藻潤黃麻造士賢關掄才稅數旣廣
陶甄兼弘薪燭青宮翠幄執策周旋琢磨績懋疏淪
勞殫先學後臣延登鼎軸遐愛萬人匪由夢卜參調
大七密覲前旒臯益戒社斷房謀厥或睢肝毛舉
摯擊國是一明捷翮頌戢校焉秦虜烏合馮陵廟謨

一定猖獗斯懲僞僞不撓共直如矢推溝軫復捷市
抱恥深惟主器早屬元良約屢納牖慮切垂堂天聽
匪高多言易亂方幸轉圜俄驚反汗幾不如舍行矣
歸休銷聲息景杖屨優游懸車五年瀝馬易簪朝野
摧心風雲失色身山之下有舊佳城褒綸愍冊榮與
哀并我志其藏勒之貞石形定名留昭示罔極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少保王文端公傳

于慎行

王公諱家屏字忠伯別號對南其先太原人也中徙陝右國初以龍江士伍從征畱屯塞上爲大同山陰人世有隱德其後漸以儒顯公父贈閣學公憲武爲時尊宿舉明經不仕配曰韓淑人以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生公夢雲間仙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公七年而失恃繼母梁再繼景皆子公如所出而景尤久公髫則爲諸生以才名著甲子舉山西省試其明年罷公車對而丁贈公艱隆慶戊辰成進士廷試讀卷擬一甲第二 穆廟錯綜之得二甲

卷之十七

十七

第二而選庶吉士高第庚午受翰林編修與修世史暨萬曆改元與修穆史及成受爵賞有差中間分校禮閣教習內館及奉 命冊封親藩皆恪慎稱任使而文章行誼業冠冕詞林爲諸公所屬目矣乙亥建復起居注以史官六人佐之公爲首選會日講員缺公以翰撰先補益特舉也時 上冲齡嚮學日御講殿公從諸耆儒後音吐朗暢開發懇款 上嘗斂容受之退謂左右王講官端士也居一歲以病謁告賜金幣給驛以行越三年己卯復以日講召至則爲翰撰如故又三年壬午乃陞洗馬踰月再陞庶子

年癸未主考武闈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學院明年申春解篆教習庶吉士模範儼恪勤督甚力士莊而服習之踰數月陞禮部右侍郎又踰數月改吏部又踰一月詔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宜麻閣下動色相慶謂爲得人然公去爲史官甫二年耳 上旣特知公眷倚甚篤數召對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多所讚決乙酉從視壽宮協定吉壤賜一品飛魚服明年丙戌以風霾爲灾偕同官條上寬卹四事皆蒙嘉納其年大旱扈 上步雩南郊召對天壇偕同官面奏 上勞勉之居無何景淑人終

卷之十七

十七

於邸第 詔賜賻布銀幣錫三代誥命使祭贈公之墓而葬焉于是虛位待公三年部使以禪除聞 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踰年乃至時 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得面乃上揭言邇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並廢綱紀漸弛衆心喁喁請以聖節出御畢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 上覽疏感動遣中官喻旨曰王閣老忠愛之心朕已悉喻翌日爲出御門延公進見馬會廷臣請建儲久未得允人情大譁庚寅元日 上御寢宮召輔臣入對因出元子見之四公面請諭教退復以冊立請再上

未報久之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補救乃上疏
劾謂此者災異疊見疆圉未寧議論紛紜風紀廢弛
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銜俸食不能効一臂之助
臣罪當免奉 有慰留公又疏言今元子冲庸中
繫心而大禮未行羣情疑慮又禁庭贊御之間事
過當訶責太嚴上累和平下滋危震可憂可懼非
一端而臣才力不能匡贊精誠無由感通內愧尸素
不勝自安其辭彌懇 上雖未允然溫言數趣再三
乃出視事中外因倚望焉其年十月四日公復請
立時不肖行為禮官亦合九卿三請奉詔譙讓廷臣
奪禮官秩于是三公各歸第引疾謝而公居中調之
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遣中官李浚諭公冊儲
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如有復請直過
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札以
進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可下也以便
先錄口詔馳報禮臣行即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
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俟而亦隱
十五歲語 上既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諭公浚
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示禮臣且部覆是何等語
會科疏亦上並得譙責然 上雖不悻而建儲之禮

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也已而三公奉詔出見
公乃杜門請罷累有趣出明年八月工部郎張有德
復請造辦時太倉王公以歸覲行申公以言在告惟
公及許公直閣計恐有德言入或致激誤欲因而就
之乃亦引諭旨以請 上既怒有德因責輔臣不當
附和為更期三年於是許公策罷公乃疏言國所
具揭臣實與謀乃至稽緩大禮國去臣不得獨留請
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亦去柄政且屬之公
公乃請趣太倉入侍而與新相趙公同居政本會曾
少卿乾亨議汰京衛官衛官遮尚書同亨於朝公在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閣聞狀急遣人出諭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若曹敢
干禁地遮辱大臣罪殊不貸衛官聞皆解散司馬欲
賁母問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詰主者名置之法事乃
定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儲官請嚴旨謫
罰公輒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不報而他申救科
臣者皆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疾求罷言儲官論
教委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
二家謫何謫削轉相株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宮闈之
譏構交作其于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今臣
既無匡救若復渙忍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

意以陷主於不義詒辱朝廷歟有餘僂請急罷官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上終不允而遣中官臨問諭曰卿其洗沐近醫藥自輔毋言去也公具疏謝因堅卧不出又再請乃聽而令守臣偵其起居以奏曰將復召云或謂公相臣也卽諫不從宜少濡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決爲高公謂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爲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爾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三年元子出閣又數年青官遂建公舉手加額以祝齋沐表賀上亦遣行人齋羊酒銀幣問公獻數錄

卷之十七

于家官一子中書舍人又明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公以病卒得年六十八歲計問賜祭葬如一品禮特贈少保賜諡文端廕一子某官始終恩禮可謂備矣而天下猶以公忠誠體國不及盡展其韞以致太平有餘思焉公爲人長身豐頤魁然岳立器局博大喜愠不形而操履端嚴臨事有執意所不可責育不能奪也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見籍沒所收交遊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恢濶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指置積

爲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以大義兩臂解之交相服也迨升揆席推公延納侃詞正色百僚傾仰迄無後言謝政家居卜野遠郊與父老故舊爲娛客至不盡避亦不汎接與與如也博聞善記其學無所不窺文思神敏援筆千言宏達藻瞻自成一家敦倫砥節內行純備自以早失怙恃懷慕終身及執景叔人喪號辭致毀哭不輟聲人以爲難其與人處豈易寬和溫然長者而居室當官斬斬嚴肅小大凜然宗族奴客無敢有竊借者問病振飢惠冷黨里交際賓筵皆從豐腆而取予峻于一介身所服用乃

獻數錄

無紛華諸子既衆貲產不饒沒身之日幾不備禮公初娶霍淑人未廬見卒繼室李淑人壺政甚修且多母訓以公歸次歲卒及公之葬詔並祭而祔焉公凡八子長濬初舉省試第一次湛初廕中書舍人他少長有差及諸孫若干皆稱俊邵婚皆名族語具狀誌不論贊曰余從王公同舍相得甚深迹其偉度豐材沉幾朗鑑汪洋千頃未測津涯矣及臨大節任重守誠深堅若將以身殉義一何伉直不阿也方其廷諍過激人主不能無憚然冊儲慶典旣緩急不渝而于公恩禮始終亦無少替意者精誠感動默有信

傳以定萬世之策聖神獨運之原固難以用舍寬矣
善夫公之論人臣誠能不愛官爵見重人主天下事
豈有難易哉公居樊路前後八年乃猶未盡其用故
天下惜之然其所建畫表樹光明後偉固爛焉列于
國史而稱社稷臣矣詒穀昌後振振孫子則仁人之
報與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五

蜀山館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保

文憲王壘陳公于陞墓志銘 代陳懿典

萬曆甲午秋余與南充陳公實同受綸扉之命公入
既數月而余從田間來與公周旋公荷上知遇又
自念父子繼登三事世受國恩益感奮圖報稱而
會政府諸君子皆同籍石交愈得發舒其意諸君子
方倚公爲重而公感時憂國拮据勞瘁丙申冬遂寒
疾不起上震悼卹典極優贈太保仍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遣官護喪歸其嗣太
學生光謨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賜葬某山之阡
走使數千里以黃太史所勒狀請志銘余自惟與公
舉同榜仕同官學同志知公最深何敢辭按狀公姓
陳諱于陞字元忠別號玉壘世爲四川順慶府南充
縣人先自閬中徙南充出宋秦公後始祖曰彥良元
至正間有興祖者實公九世祖興祖生思誠思誠生
文質文質生平平生紀家世業農紀始受讀紀生衡
爲大理府訓導衡生信貢爲太學生信生大策大策
生太傅文端公以勤則公父也衡信大策皆以太傅
賁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大學士
太傅爲檢討時生公下京邸生時室中夢有仙音導

從自天擁一人下已而公主太傅異之公生而幼
讀書如夙習太傅不甚督公篤志下惟有所綜輯結
謬輒如太傅公言太傅益喜曰是真類我辛酉公年
十七舉鄉試第四人戊辰舉禮部第三人對策高等
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同館皆一時之選而太傅方
爰立公出從諸彥歸奉庭訓博綜考鏡銳意於文閣
試每冠太傅公常避不閱卷徐文貞笑謂太傅曰我
安知爲公子衆實有目公何不學祁大夫庚午授編
修尋充實錄纂修官時太傅意有所不可輒上書乞
骸骨公固請扶持同還蜀中父子晝繡世侈爲盛事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全

慢山館

壬申公復如京師會 穆宗實錄成陞修撰旋以太
夫人憂歸丁丑以 世宗實錄成陞俸一級服闋以
原官充日講已卯以講幄敘勞再晉俸一級庚辰太
傅公年七十公上疏乞歸省 上念太傅爲 先帝
舊學而公又以世臣在講席特 詔有司存問賜公
鉶幣乘傳歸省故事大臣里居滿入袞始存問而太
傅以七十因公得之稱異數云公歸集里中耆舊如
任太史瀚王恭節公庭十餘輩爲高年會公從太傅
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雅愛嘉陵黛玉山堪
游焉公集唐詩詠江樓者命童子歌以佐 凡可

太傅者無不先意承之類如此癸未仍稍日講兼起
居注甲申擢司經局洗馬乙酉主順天鄉試晉侍講
學士丙戌秋太傅計至公哀毀骨立 上仍賜鉶幣
給驛所以贈卹太傅有加已丑 上召公仍爲日講
官俄遷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庚寅上疏請立
東宮辛卯擢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壬辰主考會試
尋改吏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以原官教習庶吉士癸
巳以三品滿考 上賜鈔錠羊酒廕一子入胄監復
同諸臣固請 冊立雖未俞允而並封中止 皇儲
出閣公與有力焉已又疏請 上勤朝講接臣工如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全

慢山館

往歲不報是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
事府公少從太傅習國家故實入詞林後更留意通
今之學國史家乘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錄實訓
秘在金匱而會典職掌又渙而不屬野史諸家更視
而不典苟不及此時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乃上
疏請倣宋正史例開局纂修 詔允行甲午春感疾
乞歸 上慰留不許是年秋 詔簡閣臣吏部已有
所推舉 上詔并上前所推姓名乃 命公以原官
兼東閣大學士與不佞同入閣參機務則 上固洞
深知公也公感 上拔擢首上六事一曰 見大臣

二曰用人人才三曰勸獎外吏四曰清查邊備五曰
儲養才六曰選擇邊吏大意謂方今 至尊端拱
忠良沈滯吏治惰窳國儲匱乏邊隅多警武備未修
失今不為更始後將何極以 肅皇帝之精明而未
年貪竊成風夷戎交侵則倦勤之故請亟修朝講召
對之典以振綱紀決壅蔽斥謫諸臣無終綢繆理宜令
吏部次第列上可用者用之而後以賞罰隨其後人
情重內輕外今復行取宜及州守太守治行高者即
入為列卿巡撫宜參用內外果賢則久任之歲入有
限邊餉日增宜簡主餉曹郎重其權使覈虛冒將帥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頁八 長山館

下且謂 陛下陰惡其言而名以不言斥之臣等亦
何以自解言極委婉意 上或稍解竟寢不行然中
外翕然誦之未幾 兩宮災公同諸大臣直叩內殿
問慰覲得面陳不獲已上疏引咎自陳乞罷不許然
因是多時事之感矣每與余輩言輒憂形於色公體
素強又加意導生戒飲甘澹乃自此日減冬至有事
南郊感寒疾漸成關格竟不起 上聞震悼命宗伯
諭祭賜賚加渥又諭 皇長子故閣臣于陞有講幄
勞特致優賜尤曠典也於是議贈贈太保議諡諡文
憲諡法曰博文多能曰憲 本朝有三文憲曰宋公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頁八 長山館

國之爪牙平時宜令公卿大夫各舉所知武舉外別
立一途以收異才邊吏宜擇人與地宜者詮註令習
熟邊事以需邊道開府之用縷縷幾萬言蓋公素所
籌畫而積積者也 上皆嘉納允行乙未二月以西
塞功進太子少保已滿二品考晉太子太師賜賚如
優仍磨一子入監讀 是冬言官同時被 旨落籍
者二十餘人南北臺有幾空公同余輩密揭救者再
露章救者一丙申春公獨上疏曲為諸臣營救若謂
諸臣建白各有主者又或遠在留都或奉使外省平
時往往抗直不避僥而逐之是言亦罪不言亦罪天

月日卒于萬曆二十四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二
生平端凝雅重外和內介被容接者如坐春風而砥
礪操持凜然不可導自史局以至政府謝絕餽遺門
庭如水無私交無私請尤嚴飭家幹短褐應門從無
有鮮衣怒馬出長安市者性澹素雖生而富貴衣不
御鮮華飾不享兼味一切濃艷嗜好泊然無涉惟好
哀聚古今墳典閉戶伏讀門分類析皆手自綜輯為
詩文冠冕宏麗居然盛世之音願匠心鎔裁不輕出
嘗著文樂軒記以見志而所注心者尤在經世之學

自居太傅子舍歷金門踐樞要日月考究往代典制
朝家今甲與夫名臣碩輔所規條厝注者故首創正
史之議先勒諸大志欲使六曹九域之故振卷可得
上備九重乙夜之覽下令當事者有所據以應猝意
顧深遠一參大政卽毅然以擔當國事爲已任會余
輩同心一洗往時格套遇事皆參伍斟酌公處其中
益得抒發其生平矢謨效惻功在 廟社者良多然
公自分世臣遭遇殊尤幾得一旦爲所欲爲挽回旋
轉以竟太傅之緒而一時極重難返公每苦心深念
思所以潛移九閭滯隔之端陰消四海凌競之習而

蘇徵錄

卷之十七

東主

心口自語難以告人竟抑鬱資志而沒悲哉古稱三
立公金玉其身龍虎其文旂常其伐藉令假之數年
正史勒成則 祖宗之盛美與夫王侯將相之懿燦
煌煌琬琰比於日星奚且遷固却步將令典謨爭光
以公精誠謀斷異入密成旋乾轉坤於不見不聞之
地又奚論夫姚宋房杜哉惜也盛年不待大業未終
然在公身則少生貴門長膺華選晚入鼎司通籍二
十餘年與修實錄者二總裁正史者一入侍日講者
三分校禮閣者一典主文衡者二主上養之以爲
丹楨鹽梅而海內仰之如清鑪大呂沒之日無賢不

肖皆嘆息其賢始終完結毫無點垢可謂得全全焉
者矣所著有萬卷樓集若干卷藏于家前代父子繼
相者時有 本朝公卿奕葉蟬聯者累累不絕而父
子大拜獨公一家公起家詞垣久侍講讀受知 聖
主宣麻時年未逾艾入閣卽條上天下大計卒未及
躋首揆皆與文端公同然太傅因同事者多牴牾蚤
冥鴻見幾先歸亨巖居之樂者凡二十年公與余輩
規隨共濟方期樹立無涯乃盛年而失之此則所以
異也先時慧犯中台占者曰中台主益州公竟應之
抑亦異矣是宜銘銘曰 益部山川古稱奇絕錦江
蘇徵錄 卷之十七 東主

蘇徵錄

卷之十七

東主

委蛇峨峨峨嶭篤生太傅濬發我公黑頭黃閣父子
攸同魏科早掇光我王國出入承明含香載筆金華
久直玉鉉終升忠貞世篤簡在帝心帝曰休哉余思
世臣惟陟繼尹克相中興六事要說比於姚崇正色
垂紳穆如清風家無鼓鐘國有桃李濟濟多士拔茅
連茹煌煌正史推擅三長首創義例欲駕漢唐立朝
三紀平章兩歲補衮回天中流砥柱來從天末去應
中台慧芒夜射哲人竟摧豈不準閭豈不鼎貴僅止
中壽造物若忌惟風有羽惟麟有趾視彼遺文遺茲
折嗣高山崇墉賜藏在焉用託貞珉結爲大年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懿趙公志臯墓志

銘

朱康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公薨于位天子震悼爲輟朝一日賜銀幣等物視舊有加贈太傅諡文懿諭祭幾壇遣行人護喪歸復遣官治葬事越明年其子鳳梧等奉楊司成狀乞銘于余余與公同鄉又同年而公齒長余得兄事公于詞林者二十餘年銘惡得辭雖然余遠山而公始秉政公歿而余被

獻教錄

卷之十七

朱康

召出則余所知者公未相時事而公所運用于密勿者余不能悉也無已則按狀而次之公諱志臯字汝邁別號潑陽浙之蘭溪人系出清獻公朴之後其先自衡遷蘭溪至公曾祖年成化乙未進士除行人擢水部郎年生主簿晨晨生賢是爲公父凡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賢配張氏公母也張夫人生二子長卽公公之將生也母夫人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絕異凡兒自少遵父師訓卽知勤奮弱冠補邑諸生督學雷公古河遂以公輔奇公拔置高

等旋舉于鄉已屢試不售而公發憤益富于學戊辰中春榜莊皇帝臨軒策士拔公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已巳與修世廟實錄辛未分校禮閣壬申冊封吉藩癸酉預修穆廟實錄陞侍讀今上卽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暗激上怒廷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莫過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公以職掌堅請之使不得秘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持法平恕間與

獻教錄

卷之十七

朱康

名士徜徉山水况味恬適而江陵怒猶未釋辛巳例察京僚又黜公公歸築室清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計壬午江陵逝南北臺省交薦公起公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國子監司業歷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改左諭德修玉牒再校禮闈陞南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府事無何復陞南吏部侍郎是時公資已深而宦蹟乍北乍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卯九月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公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去太倉王公以省覲

歸公獨參機密未幾寧夏將吏呼劉殺撫臣招金
持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之久無功
上亟逮學曾公薦葉巡撫夢熊代又請賜監軍御史
梅國禎尚方劒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擒二賊寧
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使召對公從容請赦學曾
上特爲末減於時倭夷又攻朝鮮朝鮮告急公決策
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稍退此二變皆世所不常
有公甫與政而并遭之其經營亦艱矣已太倉王公
還朝會羣臣請冊立急 上下三王並封議公累疏
極言其不可會王公亦上章請已之並封之議竟寢
獻徵錄 卷之十七 車生 吳山館
自是王公謝政歸而公爲首輔助勳又倍連歲 兩
官三殿災公每題覆竭誠勸 上修省至開採之使
四出公疏諫甚懇其臺省部僚因事激觸至斥逐貶
竄者公所以營救無不力 上意時亦轉移卽不用
公言未嘗不知其忠愛加官廕子寵賚日蕃乃公固
勃然動去志矣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奪魄而細
人沈惟敬者與倭通許其封貢以誤石本兵本兵復
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成而倭復躡朝鮮 上大怒
下本兵于獄意始決戰 廟筭方有次第而衆口罪
本兵者因疵及公公杜門不問我兵水陸破倭東

寧將平而公病劇矣乞歸彌懇 上慰留彌篤章數
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草奏請冊立
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蓋公歿而冊立東宮召
起歸德沈公及不佞覓行公之言云嗟乎江陵氣橫
一世公挺身折之至困抑不悔及公佐 天子而斷
齟公者亦時有公非惟不罪言者且并其姓名忌之
其雅量何可及哉居鄉立朝一以誠確謹厚始終不
替而祿位崇極齒筭綿長子孫繩繩夫豈偶然也歟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奉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懿金庭朱公康行

狀

鄒元標

萬曆戊申仲冬吾師金庭朱公薨于位 上震悼賻
卹備華貽太保官一子符丞諡文懿特加祭四壇遣
官護柩董葬事已酉季冬將奉柩合葬陳夫人 賜
塋白雞汀公孫中舍體元持其兄所撰公行略屬元
標狀曰此公遺命也元標廁門牆久半生漂泊林巖
無從窺公諸行事然生平辱公知卽顛沛顧復薦數
故非今世師生伍而在三之誼元標安敢辭按狀先
獻後錄 卷之十七

世有尚主者居稱朱尉里後省元仲荻起明經徙郡
城三傳素菴公和徙東武里和生魁魁生廷瓚廷瓚
生泰州守東武公節以方正篤學聞是爲公父自東
武公上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
殿大學士州守公三子伯應舉萬曆甲戌進士官比
部郎季鳳諸生仲卽公諱賡字少欽號金庭公將誕
母陸夫人病羸姑徐慮甚方默禱起觀兩炬橫亘如
梁各吐蓮瓣者七泰州公大喜公生而丰神秀挺六
歲喪母哭甚哀時尚未脫外傳乃曰都講授比部經
義爲了大卽卽私自結續諸名士爭指目以爲奇有

長者戒曰此神物不可眎人泰州公始匿而親授之
經十七爲諸生餽于庠嘉靖辛酉舉鄉試隆慶戊辰
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甲戌陞
修撰與修 穆廟實錄丁丑陞侍讀會試分校所得
多名士戊寅充日講經筵官 上方冲齡酷嗜學每
聆公開陳輒和顏受之一日聞宮中娛情花石因講
宋史花石綱極言羣小騷奪民害甚大不可 上退
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已卯以講讀勞晉五品服俸
庚辰典武闈壬午典順天鄉試癸未二月晉左春坊
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秋陞禮部右侍郎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直日講如故甲申轉左會有大峪壽官役太宗伯中
人言 上命公往定制司禮密傳 上欲倣 永陵
制公陰令人丈地廣狹疏曰 永陵廣八十一丈外
加方牆若干今必欲如制洩地靈不小請並外方牆
用八十一符 聖祖九九數且 昭陵在望而制不
等恐非所安長洲色動曰 上諱言 昭陵柰何獨
新安贊云此正與 獻陵對同疏留中久之 上密
使人會其地公昇竟得請人謂公斯舉無論省金錢
匠算所全 主德亦甚大乙酉以講讀勞加俸一級
丙戌改吏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考滿陞一十入監

讀書丁亥加太子賓客是年冬兼掌翰林院事戊子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冬入言閣臣曰方春時和計吏在廷其職當以建儲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省以次進政府從中力贊其必有濟疏上會南都有請者訛言上引燭焚疏衆莫應公再疏不報是日有旨選中官二千名公疏言其害得減半諸宗室請封苦吏胥橫公盡爲查給有以詰命難者公陰令人往司封所檢得誥軸者盡給之諸宗室銜德不置亡何繼母葉夫人訃至奔歸賜祭葬加祭一壇襄事尋故讀書處東武山建逍遙樓偃卧其中十獻徵錄卷之十七

宗伯見互异非公爲政不具論何又有訛言事謂上召拜公意托公名微示指株累多人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公爲伏地哭失聲上忿怒未得偵校四出忽捕醫沈令舉得王銓部士騏于比部王立夙與勞問書欲以姦書事坐令舉波及于王公擬姦書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上意不解促公擬嚴旨公第從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云公嘆曰大獄將興可奈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鞠論磔繳生光事罷初令譽被執詞攬入少宗伯宗伯舟泊楊村遣人入都市藥獻徵錄卷之十七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密具揭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復令擬諭進公備陳礦

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

司徵以其半濟工蓋三日間 上爲公轉圜如此

詔下海內歡舞更生矣是日以河州加恩三疏辭時

公家嗣推通政陪者今衛中丞公疏辭不宜以子先

父執 上嘉允朝論賢之乙巳大計臺省被察者皆

留南察疏至公恐 旨中出不及詳具揭言不可狀

乃 上已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少宜留用公極言

壞祖制滋煩議臣不敢奉 詔封原疏還 上竟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長山館

從公議不復留已又揭南察既幸改正南北一體且

制也聽之去便 上復從公請於是諸臺省被察竟

無敢留者衆譁始息晨有中使持二疏至公愕語中

使曰有元次輔在豈其誤耶中使曰非誤 上命也

聞函乃疏刺溫中丞其一且併及歸德時傳諭令中

丞去公言大臣去國必采之公論斷自 宸衷而後

國體不失 上竟不發後從南臺論二科臣及中丞

疏徑令中丞致仕科臣養病云丙午春稅監梁永誣

成陽令時際清咸寧令朝薦峻劫稅銀有 旨逮

時際降朝薦一級公揭言永軍詞未可盡信且調停

詔旨方新復逮有司非所以一觀聽于是時際免

朝薦得不失官七月四明罷歸德亦奉 旨歸公驚

其揭稱次輔赤忠臣且有來去與同之盟請留次輔

否且併乞臣骸骨不報而公以一人獨理閣務九月

請釋曹御史學程罪御史以語東事件 旨繫請室

五年至是始釋天下翕然歸公而御史亦謂公實生

我云丁未正月當大計楊少宰業奉 旨計諸吏尋

奉 命戶部尚書世卿代是日計事遂停公上言侍

郎楊某業奉前命卽殿最未見有不當 上意奈何

屑越之獨不爲大計惜耶 上急追還論乃定是時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公以久瘁數稱病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

甘鎮捷加恩不拜賜大紅斗牛紵一襲四月復以病

請特遣太醫堂上診視時長子納言君計至公哭之

慟再疏請簡閣僚代垂灰老臣 上惻然動念從廷

推拜東阿福清晉江入內閣起太倉千家廼廷推之

前 上嘗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公心慮旨從

中出疏請付廷推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爲衆論不決

少宰具以聞晉江得旨遂被言而漸波及公有衣鉢

之疑矣公久卧病以晉江福清新入閣勉爲同事先

已定選館之條著爲公 及是止默屬用兵議所全活

生靈無量公自是病益深以一品滿進少保
太保改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
會公所請選用臺省疏下諸臺省多發四明楚寧
黃歸德併謂時三四言事者去國公似有意督過之
爲四明修郅言益紛紜大半謂公一去足以明志公
實病甚惟顧天自白而已亡何病卒先是欲悉數時
政叩問而請及病危乃括而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
公及彌留張目問曰 上意若何額而謝者再嗟傷
哉元標細讀公行略蓋皆公病榻所自撰名曰茶史
示子孫者子孫據茶史直書無溢語然元標偉公者
數事明例聞臣邊功不敘意深遠矣然陽繆辭而卒
拜者寔繁業與同功而能回罪乎相蒙以誤疆事無
惑也公自秉國來甘肅加恩辭皮林加恩辭河州加
恩則又辭所關係可勝道哉弄人叢棘有告以援者
動曰不得之 上自公在事出華司理又出曹侍御
于獄者數十人使 主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海內
苦礦稅如坐水火公在事封礦併稅付有司去其害
過半蜀黔交攻迄無已時公疏寢兵使兩國不受鋒
鏑又雲南焚燒中使楊榮人心洶洶公竟從寬政六
詔迄無異志公入官數十餘年所入俸多以周族

一責如寒素里中人言之甚悉公自謂可庶幾無憾
天下所不嫌志于公者有謂遺佚在野未覩連茹有
謂天聽日遠未見轉圜有謂四明舊轍跡涉回互嗟
乎爲相難以紹興繼寧波則又難公曰茶史食茶者
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竟不能吐
一語元標從文字中公卽以骨鯁品題已身幽圉圍
公身親往視泣數行下復爲文捐俸投贈此何等時
旣元標備官掖垣觀元標日犯時忌憂形于色昔不
難省我教我今奈何錮我非公指矣卽一元標百元
標可知也倘天而慙遺機有可投回天浴日俱未可
獻教錄 卷之十七 曼山館
知操舟中流風濤拍天從旁觀者觀一羣蕩漾波濤
中匪有寧譽輒咎蒿師不善維楫不知倘異人而任
卽長年三老亦爲吐舌云地本危地機又危機亮
公時與勢之艱者十不得一奈何不矢天自白哉雖
然當公隱東武時出山之意大爲趑趄然使公以宗
伯隱生平所學謂何今所以窳旋諸艱有外臣遠臣
未易知載在疏草者他日史臣錄之必有悉公血誠
公寧使人有不亮之心而未嘗有不盡之心公心竭
矣目可瞑矣元標亦據公孫所錄茶史者刪其繁以
俟名世采擇觀者必不以元標爲師而阿所好者公

嘉靖乙未七月十四卒萬曆戊申十一月廿九卒
年七十四配封一品夫人陳氏海樵山人鶴女子五
長敬循右通政次敬復封中書舍人次敬總次敬衡
敬徽公所著有經筵日講章奏疏敦庸堂集行于世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

史山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贈太子太保諡文定穀山于公慎行墓誌銘

葉向高

穀山于公以大宗伯謝病里居者十七年乃與余同
拜綸扉之命同趣朝而公忽病病遂不起海內方
喜公之柄用冀其有所展設聞公之訃無不愀然咨
嗟爲世道惜天子亦深加憫悼卹賻踰等贈公太
子太保易名文定遣列卿護葬事蓋再踰年而始克
葬門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爲年譜李公道甫狀
之而公子緯持以乞誌銘于余余在詞林於公爲晚
進不敢以交游禮事公而當公之末年所授分推轂
惟余方相期以匡濟之業而公已矣今者之役其安
可辭公諱慎行字無垢一字可遠別號穀山其先世
出登州卽史所稱高門之系入明始徙東阿高大
父忠爲邑三老忠生時以高年賜爵時生玘爲平涼
府同知以節廉著祀名宦鄉賢公貴而高年公與平
涼公皆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平涼公娶於劉
累贈淑人生公公生十一歲失劉執喪如禮嘗條淑
人言行著于篇讀者悲咽十四試童子科郡縣皆第
一學使者李豐吳公異之拔冠充郡隸學官州判某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

史山

分宜客也宜遠之藩伯萬安朱公招公與濟南于達
真同其子維京講業以閩士鄭日休爲之師磨礪薰
蒸學日益進遂以辛酉舉省試第六人侂解首矣而
主者以其文大奇故稍抑之髫而赴鹿鳴諸大夫卽
席欲爲冠公以未奉父命辭衆皆嗟重再上春官不
第屬朱公開府濟上公復從之遊戊辰第選庶吉士
師殷文莊趙文肅二公殷言詞章趙言經濟趣操不
同而皆深器公庚午授翰林編修纂修 肅皇帝實
錄明年請急歸又明年召修 穆皇帝實錄甲戌同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

考禮閣 穆史成以勞賜金幣晉翰林院修撰編纂
六曹章奏會典重修公爲纂修官隨以推擇充日講
官時 上方勤政勵學日御經帷早出晏休孜孜不
倦而公與同事諸公皆一時名流所開陳裨益甚多
公主講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論說
上輒爲竦聽講罷時出御府圖書傳觀或分命題
咏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具以質對 上又
大書責難陳善字賜公中外相傳詡爲盛事內子進
翰林院侍講明年 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寄
情公與同官蘭谿趙公新建張公輩七人共爲

言其不可而疏章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吳公
好與趙公以言奪情事杖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呂
公從中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佯以他
事致公喪次字謂公予吾所厚而亦從人爲此耶公
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艱然再踰年
已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 詔入日講如故同
講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貳卿下亦銀緋而公猶
守舊秩久之乃進左諭德時江陵已謝世言者振暴
其罪 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內璫徃籍其家當江
陵柄國日既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咸推波助瀾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七

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于國
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卽間有所受取亦可指數家
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皆萬分不及而必欲捕
空捉虛廣爲搜括以稱 上命竊恐株連蔓引全楚
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又江陵老母在堂
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謀于有司請
于 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錫之地以合于古人惟
葢之義纒纒千餘言極其切至乙酉典試南畿晉翰
林院侍講學士丙戌讀廷試卷晉禮部右侍郎兼侍
讀學士先是壬午南畿所舉士有挂議者 上命覆

試文宗

沈公以嫌避諸公莫敢決公爲衷之軒五

人輕一衆咸帖服一日方坐曹誼傳午朝鳴鐘鼓

矣百官倉皇趨入公獨遲遲偵之則訛言也上聞

責禮官鴻臚對狀奪兩月俸公與馬已以執奏秦藩

封事忤旨用他事奪俸者再隨轉左戊子畿試儀

郎高桂摘舉者八人上命覆試試之日廷議開然

公調停乃解已丑會試爲知舉官考滿改吏部掌詹

事府甫蒞任卽擢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請冊立請

郊廟請禱雨及宗藩條議諸大典禮而冊立最懇

章無慮十餘上時上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屢肯

獻徵錄卷之十七

責公公持之愈堅至自劾乞罷坐是又奪俸三月令

甲親王故絕以將軍入繼者衆子不得封郡王

藩王違例請公力格之京考行諸臺臣不便也御史

某以爲言公議仍用京考拂其意迨山東疏上遂構

公預洩典試主名上諭閣臣詰公閣臣爲解乃已

猶奪俸三月公自爲宗伯屢以職事廷爭屢引疾

上時而慰留時而誚讓嚴旨與溫綸錯下公雖感激

主恩而於義度不能留業堅去志至是遂杜門力請

凡九疏乃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時新安許公山陰

王公亦以言建儲事先後去公歸而掃墓築塋山

賜金置酒延親故道說生平時往來別業白庄觀

穫自娛間或出遊近則雲翠天柱大壘諸山遠則岱

宗靈崑鄒嶧華不注及泗上諸泉皆有詠述四方冠

蓋過阿城無不造廬請謁公多以病謝惟二三知己

或門生故舊來訪則下榻留連累日夕而後去臺使

者每報命輒首薦公南北宗伯有闕必以公名上屢

再推教習庶常皆不用久之以講臣闕上

復思公以舊官詔掌詹府使講春秋比公疏辭又寢

不報至丁未歲廷推閣臣七人公爲首乃被命以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公再辭

獻徵錄卷之十七

不允而余亦自南來過公公喜甚約余子從舟而吾

從陸相次趨朝可也時公以宿疾發微有所苦既就

道則趨趨不欲行徒以與余有成言不可負而余亦

孰使人邀公謂公不來吾不敢先入國門公乃自力

前抵近郊尚平善陸見之辰以怯寒拜起舒緩司儀

者欲毋糾公不可仍自具疏請罪上溫旨慰公令

亟視事而公固勅舍人勿解裝爲歸計自是病卧一

日忽草遺疏惓惓以親近大臣補官起廢棄爲請

呼所善門人使受而書之已伏枕長嘆曰吾終不能

報國矣更數日遂逝逝之日適南都以所梓穀城山

館集至公猶反覆披閱指點訛謬亟馳一快遺余蓋此集乃余請以什梓者嗟夫寧知公遂以此訣耶公生于嘉靖乙巳九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丁未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三始劉淑人夢菴摩羅果綴實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兒童時已儼然大人器度弱冠登第入詞林人即公輔期之高文襄公以相臣握權柄與公尊人有通家誼嘗向朱公問公朱公謂公宜一往見公卒不往也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世士大夫附麗稱功頌德者十人而九歿而被禍所爲引大體調護營救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八

受言如柳下惠仲由而爲人排難急困往往不吝至鄉邑大利害如條編徭役災眚諸事抵掌論說無所諱避性尤好書常夜分誦讀至老不倦于文早學學六朝麗綿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歐蘇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傳贈送誄祝之類無不欲求公之一言羔鴈填門公擇而應之常有餘力其詩則服膺李于鱗骨力氣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春曹奏議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充州志筆塵史摘若干種皆宏博精覈成一家言當次第傳於世郡邑皆祀公學宮兩臺使者復下檄事祀公余既次公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百九

事爲志而嘆曰甚哉天之於人靳也夫以公之沈深挺勁寥寥恢恢不畛不町爲世所倚信多假之年則文潞公少假之亦庶幾司馬君實也而奈何奪之速哉然公嘗爲余言時事大難如有不可遠而蔡剛成近而薛河東皆吾師也由今觀之吾又安知天之奪公者非以成公乎九原可作尚當起公而頌之

大學士李先生自狀

李廷機

余幼稟氣薄就塾後猶夜啼肘浮睛露鄉父老謂非
壽相父母亦憂之然沉靜寡言永日不思睡誦書分
明作字無齒芥十一歲從黃默堂先生一日以狀元
宰相命題余破云名魁天下之選身近天子之光先
生喜甚命同學生北面揖予命余受其揖蓋是時己
能誦詩書禮記三經矣余父嚴每教以進退應對拱
揖坐立飲食之節夜篝燈誦書父亦誦里人呼父爲
太老雖貧布衣人敬之乙卯出試爲紀錄生丙辰王
運殿先生招與其子同學先生指余曰此子不凡觀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二

其危坐終日兀然作課三篇首尾無一字懈怠也戊
午以儒士應試補郡庠生辛酉倭亂鄉試後喪父癸
亥喪母因取蓼莪之章號九我丁卯蔡見麓先生督
學試高等補廩是年 穆宗皇帝登極戊辰選恩貢
已巳卒業太學大司成餘姚孫公批余卷云此子心
孔洞達何事不可爲少司成同州馬大莊公一日點
閣諸生後至者令自書名先生見諸生爭先余獨兀
立俟心異焉問生何名因命呈文字獎之曰子遠大
器也庚午舉順天鄉試第一舉主爲淮陰丁文恪公
姑蘇申相公時余未有子而賴病處京師二年矣一

日同鄉顧公言其內親有妾新寡美而多貲欲爲余
妣之余不可辛未下第歸有故家見余婦病甚欲以
女適余余又不可余貧獨念一領鄉書軋事干謁爲
生計古人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豈澹子羽
不可爲耶因婦家永春溪山中往居焉山中米賤蔬
笋不粥而有但不能具肉陋室蕭然不蔽風雨一友
人偶經過憐而謂余曰君中儘可度日何自苦乃爾
余笑不荅甲戌下第江陵相公爲其子延余時相公
有賢名第余性故不喜貴介處辭去之及丁丑相公
奪情矣再招余不往歸葬先人四喪戊寅携家授經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二

於毘陵庚辰座師申相公爲其子延余辭不獲就之
秋返毘陵公子畢姻於湖州公子婦翁董龍山復以
相公之意强余行居湖州二年龍山謂余曰湖州可
居兄肯卜居請以一莊百畝相餉余曰無卜居意東
脩可受田不可受也壬午冬會試入京相公下留
余余辭去於未蘇紫溪公以工部分考余卷冠其房
四明余相公新安許相公狀實第一 殿試第二授
翰林院編修同庶吉士讀書前後教習有莆田錫山
山西四明四先生三年七日不入館病三日爲陳鳳
父治喪三日應紫溪召一日錫山先生稱余勤曰真

老幹長也四明先生曰子爲文祇是拿得架子定
正大體議別人從頭叙起却似原文子開口便說文
能摹古獨詩不類唐余從此亦不攻詩矣當癸未

上臨軒策士傳臚謝恩皆臨 朝三朝一 朝參 朝

賀侍班 經筵展書常瞻 天顏亦一時遭際也丙

戌 殿試克掌卷官夏持節封趙藩過家置義田瞻

族人葺先塋葬族人友人不能葬者丁亥還 朝授

小內侍書戊子編纂六曹章奏已丑分考禮闈得陶

望齡等二十二入 殿試仍克掌卷官管理 誥勅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二百七

辛卯喪兒秋典浙試卻一切饋贈自是交際遂廢而

以嗣息故不欲勞心亦不復爲應酬之文壬辰九月

秩滿陞侍讀 殿試仍克掌卷官改右春坊右中允

兼修撰管理清黃癸巳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掌

局事甲午 皇長子出閣克侍班官改右春坊右諭

德兼侍講掌坊事秋典應天試還克正史纂修官仍

侍班時 豫教方勤秉燭講讀每四鼓呼長安門入

寒暑風雨不輟乙未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掌坊

事 殿試克受卷官 經筵克講官秋典武試丙申

陞祭酒余起家太學嘗誦 高皇帝聖諭稱宋訥學

規嚴肅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又見 高皇帝

兩生抱牌牌書整齊嚴肅四字亦 高皇帝所製也

余謂今之教人者不近守 高皇帝整齊嚴肅之法

而輒遠引敷教在寬之文夫所謂寬者乃多方勞來

輔翼欲其自得之謂豈以縱弛爲寬哉故余之教一

以整齊嚴肅爲主拜典有節課講有程差撥必公曠

壓不貸而又以膳饌之餘葺文廟垣屋修補供具祭

器葺官房號房射圃又於園中隙地植槐柳桃李梅

杏數百株又叙官房六所丁酉陞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克正史副總裁戊戌 殿試克讀卷官六月陞南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二百七

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主京察幸無間言考掾忠亦

詳慎不敢忽攝戶工部盡革閭京舖行立水兌八規

刊糧解單以杜橫索成山伯壩官河養魚民苦水腐

不可食論成山決之浙人李文政流寓南京以交結

貽籍南京人余告御史堯城者置之法葺外羅城一

百三十里歲歲省水衛萬餘金葺 孝陵周垣五十

里葺 皇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橋梁飯堂皆取諸

節縮奇羨皮置無用之費未嘗動部帑一緡三年給

由改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余意在長往遂盡棄

所有昆陵之產歸終舍求日像上地爲終焉計四疏

辭不允有 旨敦趣癸卯七月入京署部事是時
德四明兩相公不協會楚事四明又與江夏左江夏
許四明遂成却余爲解勸甚至江夏引疾去守陳楊
寸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及江夏逮訊江夏從
人孔溫余憂甚徬徨不寐者兩旬會訊四五月獨以
身翼護之時敝生光左驗甚明已承伏衆猶不決有
御史沈裕言於廠璫曰此事不決結紳荼毒矣屬一
璫言敝生光外無它人出疏草示璫曰可奏即奏不
則御史奏之余奮然曰奏則附吾名涂公宗潛亦願
附 上聞之喜至覆訊猶未決余曰今以百十人折
獄微錄 卷之十七 重刊
一獄縱無私心見豈能盡同即干會稿職名下各隨
所見注情真矜疑等字以俟 聖斷何如廠璫曰有
理遂署情真余次之衆言情真者十之九是稿達于
上獄乃決當敝生光之已承伏也更嚴拷訊令供
詞謀主名又 詔責會問官有朋友情深君臣義薄
之語諸人承望風指首鼠持兩端江夏危甚余約詞
林唐抑所輩四五公求救於四明而歸德之門無敢
主者余獨數往候之每心口相語曰人皆集于荒我
獨集于枯當是時 上已屬意於余司禮知之每於
余有加禮嘗以彼所節略余疏進 御覽者陰示余

日又以其所爲詩求余序余答書言公日在 上
左右公名重余亦負時名倘爲公有所論著不惟自
累且累公余既卻其請而秘之司禮顧私語大司馬
蕭公若以是益重余者甲辰知貢舉克 日講官丁
未復知貢舉署部四年立簡便之法以便 宗藩飭
殿試之規以開進士定 殿試之期以便歲貢行
歲考革彙考以便孤寒革紙戶舖行以便民勑屋以
居官施衲衣以活凍丐一切公文查覈題覆投願轉
發不越日而其大者莫如王府即遠年枉抑有訴立
查立定奪出示人得面盡無阻格停滯之難諸宗知
獄微錄 卷之十七 重刊
其如此遂不賄求胥吏及中官費大省貧宗便之太
原汾州懷慶有生祠至于秦府之不得濫郡爵益府
之不宜服內請封雖衆爲居間而余執之堅竟亦莫
能奪也客部主貢夷民苦其擾無所告訴則訴之部
余移咨撫鎮令通官詣奴兒哈赤營諭之及捕貢減
入京人數五之四盡革車價省豐潤等五驛三萬金
而大官供億亦甚省自是以爲常此則 朝廷威靈
所懾伏非一使之力量矣余在部常不欲遷恐所興革
不能久故吏部擬推少宰余力辭既滿六年疏余南
北治狀 微號効勞請加尚書余疏辭山陰相公

可加太子賓客余曰侍讀學士不佳却要太子賓客
耶山陰笑曰如公足以風末俗矣蓋余平生志不在
卑庸自以一介窮儒巍科華貴當思所以砥礪樹立
報答國恩無使死之日有餘粟餘帛以累 君父故
硜硜自矢久之 上亦浸聞甲辰朝 覲人傳 上
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世卿李廷機此
兩人閒不與外吏接也丙午偶註誤請罪內閣揭救
得 旨褒以忠慎恭勤令心安供職又 劄諭內閣
有 朕知其清謹之語於是人咸知 上且相念諸
忌者嗾言官毀短余及丁未會推異同 上不爲動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吉士
特 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松林
之下大司農趙公稱余任事認真操持峻潔又云大
有德於 宗藩廷尉今太宰鄭公言不獨 宗藩咸
之都下百姓皆感之二三臺省爲余明目張膽有未
嘗識面者余四辭不允而後拜 命謝恩一疏言人
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
無不爲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
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
對主言自是而外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人教余進
言建事急收拾人心余曰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路

慢行去要急却緩要奸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
夫必歸君入告之語不宜外傳况余始進也嘗見宋
王曾獨奏事真宗訝其不與首相王旦俱來故用此
指與山陰處山陰安之 上亦不疑而余雅慕清淨
畫一之理欲省議論明職掌母相軼越字令甲毋動
論官曰勅事論人曰躬行論大臣口擔當論相道曰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人曰中材最
多惟恕以用之至論邊事則曰不可爲問其故曰飽
其可絕虐請託可杜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欲
將勇兵強餉足不可得也既入閣四方書揭俱于長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吉士
安門外投領無人至余門在事九閱月惟主張四川
撤兵全活黔蜀生靈省餽運安疆臣兄弟不至爲播
州之續此一事少以報國耳乃所有一二愚見謂北
地營田可聽民自營官勿預山東故有海道通遼可
轉粟給軍南京鑄錢利厚可廣鑄北輸濟工折俸商
人苦累可查正德初年牌甲法編銀備役間以折色
濟之懷未及陳而煩言再至遂決意乞身自戊申四
月後屢疏屢 慰留不出再 遣鴻臚寺卿宣諭
出 命同官論不出 聖節不出閣事不聞邸報
聞言者遽湧不辯已酉冬移之真武廟居焉人曰

矣曰席藁也或曰荒涼曰吾固安之或曰子未可

去乎曰必去必待 命去耳暇中續成春秋 日講

章考永樂迄隆慶實錄所載閣臣爲 皇明閣史纂

國朝名臣言行錄編宋賢事彙刪通鑑性理書著

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蹟如干卷壬子二月返舊邸

有行色 上遣中使諭余少俟俟過 萬壽聖節疏

請辭 朝 上猶不欲余去旬日之內 遣中使諭

留者三 遣鴻臚卿者一又一日五鼓傳 旨遣太

監視余疾余俟又浹旬乃辭 朝 上乃允放加太

子太保予銀幣馳傳遣官護行恩數優渥而尚責中

秋故錄

卷之十七

旨丈

禮不邀畱惟余急去猶若不釋然者余疏辭加官而

言所以不得不急之故然人以爲殊常之眷殆二十

年來所未有云余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

節事體咨前輩至行已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

才時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公自道居官朝參之

勤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養安失禮急

事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座律當笞君子懷刑焉可犯

乎攝南工時有縉紳過余謂公翰林官顧亦肯親俗

事乎余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居

恒喜誦羔羊之詩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爲

正直必出於節儉每語家人曰士大夫恥言治生

不可不治生夫治生非委瑣醜陋慳吝自封殖之謂

不過節用耳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遷之驟未嘗

以一差一缺驟當道之前不能諛人亦不能毀人

事可告人私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余曰未必然或

告以某人恠子余曰渠與余善當不恠平生操無心

之道以遊於世人亦多亮之者惟是江左別有一種

風尚余與之左而與太倉先生合彼見 上用余

名起太倉以爲此二人不可使在政地欲別有擁戴

此間難盡言事亦無成而其攻之衆且急實由於此

秋故錄

卷之十七

旨丈

余嘗言士大夫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又去時非漢室才謝孔明何必死而後已哉故出處

之際不謀於人隨時據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余平

日兢兢惟恐得罪於隣里鄉黨顧在京師室惟老荆

幼子於是有怙勢借名爲姦利者余歸乃盡訟治之

以謝鄉人至於此外狀揭余未嘗經目曰則有司存

吾鄉官焉能預若事一切交際辭受如他日有問者

應曰上不敢負 聖主之知下不欲改平生之節也

歸之明日即爲亡弟襄葬傍先墳治首丘築甯江舊

廬余生於斯先人精爽在焉管庵亭童子時讀書

也而郡庠余所起家臨漳門外三橋山川壇亦余里莫不修葺已又修朱文公祠及王梅溪真西山與衛民祠此則官爲捐貲而余但首其事或代其勞耳產業寡而授受明賦無愆期其產猶在他戶代輸來索者應之不踰晷無山蕩海蕩軍田官田寺田寺房管社管渡之事於人無爭於官府無求事省心閒賦食外無別念常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以此徧爲爾德天保以之祝其君穿衣喫飯夜眠曉起便是道便是仙佛但哀人窮不能賙見義事不能舉有義舉不能助則聊引欲立欲達之論以自解而終未慊

卷之十七

七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八目錄

詹事府一

掌府事尚書

白鉞

吳寬

李遜學

溫仁和

霍韜

孫承恩

張潮

掌府事侍郎

張元禎

程文德

詹事

習嘉言

陸簡

陸深

劉虞夔

少詹事

鄒濟

曾榮

劉鉉

孔公恂

柯潛

江汝璧

黃洪憲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八

詹事府一

堂府事尚書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諡文裕白公鉞墓誌

銘

李東陽

國朝父子官至尚書者不過數人南宮白公其一也

公諱鉞字秉德考諱圭舉正統壬戌進士官至資政

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傅諡恭敏

曾祖諱進忠以恭敏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

獻徵錄

卷之十八

曼山館

尚書祖諱友諒封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三世妣贈封

告夫人世望幾服恭敏公之爲浙江布政也公生于

杭成化庚子舉京闈第一甲辰舉禮部 廷試第二

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戊申同修 憲廟實錄

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部丙辰秩滿遷侍讀己未兄

經筵講官壬戌復同考禮部 今上在春宮克講

讀官癸丑修大明會典成進侍講學士 賜宴禮部

尋修歷代通鑑纂要公與馬甲子考南畿鄉試乙丑

以 登極恩進學士加從四品階并俸克日講官

賜紗帽羅衣褲襪諸物正德丙寅開 經筵賜白金

練幣車駕視太學賜坐藝倫堂丁卯 命教庶吉士

署掌院事擢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尋改吏部遷左

侍郎賜御製蟠龍諸詩賜纂要進尚書己巳 賜玉

帶庚午復 命兼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掌詹事府

事以寧夏平 賜賀功金牌加太子少保居月餘以

疾卒年五十有七 上悼惜不置贈太子太保諡文

裕 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公以公卿子習聞 朝

廷典故加之問學博涉彊記詞翰清美見稱于時而

久職文字典禮無甲兵錢穀之寄故以此終其身成

其所爲名其爲人重厚政尚寬簡不爲骯髒之行瑣

屑之節值所難處寧稍爲遜避而未嘗遂失乎正其

所著有伯靖稿若干卷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吳公寬神道碑

王 鑒

公諱寬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試應天不利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許可折節與文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以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

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被選侍 先皇帝於 東宮九年進太子右諭德 先帝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 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制誥仍侍 今上於 東宮克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克副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爲範庵先生而不敢字每

東朝進講間雅詳明意有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 今上在 東宮學少間率

僚屬上疏曰竊唯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

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

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

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侍曰習讀

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正道所得爲

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

詔廷議之公曰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

裨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何獨得廢澄也

獻徵錄 卷之十 四 長山館

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源

登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

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

後世所宜法哉 詔從之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

屢詔懇留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之褒載閱月卒弘

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 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

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瑛

授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

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

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

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
官者被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獨慨然曰吾何以當
此任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
當道見其誠不彊也及掌制詰久衆望公柄用當道
忘之適徊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
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
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又固辭之公端緒淵穆不
溷溷爲同不峴峴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
亦保合兼容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其有毀譽言之亦
不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公爲文不

狀徵錄

卷之十八

事

吳文定公

事追琢嚴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悠長爲詩用事渾
然天成不見痕迹沈着高壯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
姿潤中時出奇崛雖規模於蘇多所自得

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
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
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
多公

徐源樹行狀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遘疾遷至其邸晨
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死于京貧甚
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白金

爲賻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
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合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
俱有古意遷亦次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及丘文
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服將闋遂用遷入閣號稱賢相
寬終不獲入人頗爲不平寬處之裕如也時劉健爲
首相趣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言
健答如故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
耶顧寬之科第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
次在此吾心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何耶健但笑

狀徵錄

卷之十八

本

吳文定公

而已其後天變師保皆上章求退遷上疏求去不得
復上疏舉寬及鑒自代健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立
黨也

震澤長語

吳文定公未第時家應役徵攬百狀公見重有司其
父亦長者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白之上上官公曰譬
我不做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
不知也里僎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言公車傍從
人欲一較公戒勿應而已又劾去公所爲郡學碑刻
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官爲重刻
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平事公禮儀亦高而請

懷公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
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亦未至此冢宰即
從之遷佐別郡

水東山記

吳文定被選官僚入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何以
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再三當道
見其誠不强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
之連廻不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
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公未遇時
下第回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轄關主政拘留公
不爲意以詩上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
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關者慚
而謝之

本傳

賦徵錄

卷之十八

又六

吳山簡

威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特所親當國覲覲復
用自陳有功於國以讒見廢欲乞復爵疏既入下吏
兵二部會多官議衆畏縮不出一語文定獨曰若論
將軍之功臣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
自後有何功如念先功而復爵是今改先皇令
也無從奏請事遂寢

野記

吳文定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
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本傳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贈太子少保梅齋李公遜學墓誌銘

毛紀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上蔡李公卒於位計聞贈
太子少保遺官諭祭者四下有司治葬事命行人護
其喪仍給驛以歸復以考績賜二品誥命皆異數云
公諱遜學字希賢李姓別號梅齋先世淮安人元季
避兵籍今汝寧之上蔡曾祖真處士祖明道贈正議
大夫禮部右侍郎考俊宣課司副使贈官如其祖公
生于景泰丙子八月二十九日自幼聰穎嗜讀書成

賦徵錄

卷之十八

七

吳山簡

化庚寅補縣學生亟爲提學陳恭愍公所稱賞丁酉
中河南鄉試丁未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弘治己
酉授國史檢討克經筵官三載秩滿給勅命丙辰同
考禮閣所取多名士尋用薦陞浙江按察司僉事督
理學政公教人因材造就不專於文藝嘗曰士不知
以涵養踐履爲務非學也每試封卷置號手定甲乙
預決中負名列後悉如其言私請一無所售時皆服
其識鑒未幾以正議公愛去諸生送之水滸多泣下
木齋謝公歎曰李君何以得士心若此邪既歸汝南
郡中之秀相率延公師事之凡經指授接踵科第者

數十人辛酉服闋改陝西提學一如在兩浙時巡撫
公交薦其賢選副使甲子丁張淑人憂丁卯復提學
山東公至未久教道沛然大洽蓋其條約簡易如其
所存而人之信之自有不言而喻者矣戊辰召入爲
太常少卿已巳以少卿兼翰林院侍講署詹事府事
秋八月開經筵公進講虞書一章詞懇音暢左右聽
之聳然庚午陞戶部右侍郎是冬改禮部遇恩例給
三品誥命又明年轉左侍郎滿考當陞子乃廕弟遜
志之子汝翼爲國子生甲戌春知貢舉乙亥拜南京
禮部尚書踰歲以齋聖壽表至留爲禮部尚書凡配
享朝會諸儀必考古據今行之唯謹尤務持大體不
爲文義所牽制屬吏有以節孝當旌門而於例少礙
爲請公曰此勵俗之具其亟行之無拘拘也公用心
之厚多此類丁丑春復知貢舉夏五月命以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內閣管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兼教習庶
吉士公惓惓以立志敦行爲言曰學者宜甘澹泊服
勞苦以爲他日受大任重之地向予輩初入館艱於
置騎徒行者久之雖暑寒弗輟也今寧有是夫衆皆
歎其不可公自蒞部至今劾勞既久事罔不治
上恩遇日隆前後被賜玉帶者一蟒龍衣者二賞功

懇解者三及文綺寶鏤諸時物皆預然公自是引疾
乞歸甚力數年間章凡九上輒蒙溫詔褒答若曰卿
學行老成譽望素著豈宜引疾求退尚其善加調攝
亟出供職以副朝廷委任至意公聞命益知感激強
起視事戊寅冬偶以氣否延醫在告閱兩月竟至不
起實以三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四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車贈太子太保諡文恪溫公仁和哀誌銘

嚴嵩

嘉靖癸卯七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溫公卒于蜀之里第計聞上命有司給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賜諡文恪公諱仁和民懷字也高祖子成仕為蜀遂寧知州因家成都華陽曾祖諱良蜀府奉祠副祖諱彥中蜀府良醫有四子長曰琮官至布政使季曰璽河南參議而公參議之子也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逆瑾意出補戶部主事瑾敗復為編修進侍讀克經廷講官丁繼母張夫人憂服除進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上選用公等六人日侍講帷賜金綺束帶陞侍讀學士修武宗實錄克副總裁擢吏部右侍郎兼學士仍侍日講修獻皇帝實錄復克副總裁公念參議公年高奏乞馳封以已之官從之未考滿得封典蓋異數也上將大用公有尼之者乃以專管誥勅入東閣而公乞歸養甚力命馳驛以還加賜白金文綺公綵侍逾二年封侍郎公卒朝廷賜祭葬服滿後數年始就徵如前官命史館經御文又命攝吏部事拜工部尚書仍兼學士改禮部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年公

尚書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車駕南巡奉勅留守京師駕還皇太子遣公奉迎於涿州上賜白金綵幣勞焉已而特命公克監禮使扈視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顯陵勤勩備至事畢餐錫有加當是時上眷注甚隆而公以病疏再上乞歸甚懇上惻然許之賜寶鑑給驛以行命有司俟病痊奏用恩禮甚厚公舉止端重有大臣體沈深善謀數抗論國事大同之卒擁兵阻城公謂當以慰問代藩遣官因視卒罪狀可撫則撫之便又寧夏撫臣以廢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嶺因興兵案誅從反者而公言獻徵錄

卷之十八

十一

情馬生成化乙未享年六十有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文敏公謫行實

江寧府世守

公姓霍諱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曰渭厓得姓自周封霍叔家太原其後世自太原徙南雄又自南雄徙南海遠系莫悉高祖義智祖玄珍並隱德不仕祖厚一考華號西庄俱以公貴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梁氏俱贈夫人公以正德壬申充郡庠生癸酉領鄉薦第二甲戌首選南宮、廷試仍擬太魁偶封卷中舍倒用官銜印更之復爾主者咸謂天數遂置二甲第一時尚未娶引例告歸讀書西樵山獻徵錄、卷之十八、
中丁丑丁酉庄公發服闋不出辛巳世皇御極起為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屢辭不允遂起赴任丁亥陞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再辭不允戊子陞禮部右侍郎懇疏辭免又陞禮部尚書五疏力辭乃免己丑克會試考官庚寅丁母梁夫人憂癸巳服闋陞吏部右侍郎隨轉左侍郎甲午履任丙申陞南京禮部尚書己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七日卒于位世皇震悼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文敏祭葬如例遣官護喪營兆域始終隆寵無替云

御上
三創

公幼有異質年十九始就小學即大揭居處恭三字坐立相對出則翼然目不旁觀衆識為遠大器甫學踰月四書背誦皆遍師授周易日誦數千言未幾遍師驚謂西庄公曰君兒非常人也一二歲間諸經俱旁通子史無不淹貫尤喜大學衍義時有老儒說太極圖聽者如堵公徐登堂辯析與義老儒驚曰吾不如也登第後觀政吏部目擊時事雅不樂仕歸娶後遂不出既起職方感遇明主即上三劄首論學與政次六部掌故次中外時弊侃侃數萬言通達剴切識者謂買董劉賁不過是也時有議輔臣擁立功封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十三

吳山館

伯爵者有禁省言官褻服迎旨者公疏論正之有京城守門中官暴奪商貨聞欲投訴於公則嚙指索然亟追還之時多事趨謁公獨執守自重與時齟齬仍謝病歸山疏中有早年色慾過縱血氣虛損之語蓋是時世皇膺齡方少故公陰寓諷諫云居山惟以讀書考古為業不輕接藩憲郡邑諸僚間有酬答簡書不襲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大禮議起廷臣咸欲世皇父孝宗而母昭聖公謂天親不可人為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是以付畀神器之故而更父母之稱足利天下而忘

不可為訓辭難周悉然於出位下簡止自之
仙禮官莫可正綱常而全 聖孝也 主者固執眾口
同聲生不可破公乃疏陳所見詆禮官執議之失詳
辨禮經為人後之文兼有三三臣工各陳其說相繼
疏進大倫遂正羣議始息 世皇覽公奏疏至於泣
下悲動左右而公之忠誠簡在 聖心矣轉補官詹
兼翰講屢辭不出曰不敢以議禮得官也 欽命有
司守促之始勉赴任公感激異恩知無不言言無不
直雖觸時弗忌顧時天下事大可虞者戶口日耗冗
食倍增河防久潰民間田畝半荒初額西北不靖哈
秋嚴備 奏之 奏之
密卑弱王魯番驕強采顏貳志大同梗命公並畫策
上陳時議建之而疏鹽法疏老臣遺議疏救積弊疏
保 聖躬疏翰林內閣舊制皆關國體切時艱並蒙
採行王新建守仁有奇勲王兵書瓊有邊畧康翰撰
海李副使夢陽章俱善文章並坐廢棄公極力薦之
且謂臣俱不如也奉 命克日講官因坐講禮久廢
婉疏辭免註西漢書上之張羅山手敬佳見山夢相
繼入相忌者倡黨人之議疏逐二公謂黨之一字
打盡善類能空人國上疏論 奏之 奏之
世皇
復旨批答二相遂而逐其 奏之 奏之 公有回

天之力焉轉詹事兼學士修明倫大典克纂修言隨
轉禮侍禮書俱懇辭免刑部尚書胡公世寧疏薦公
孤忠勁節近臣罕侍宜特授都御史仍兼詹事專責
其論思繩糾則朝有直臣奸慢震肅 世皇優詔答
之已丑主考會試廉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為之一
變楊少師博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憲順之
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並表表者皆公所
錄士也公諄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思忘國
大義超俗之見時所僅聞未幾修大明會典克副總
裁首撰六部提綱以獻歲省供給冗費數千兩庚寅
秋嚴備 奏之 奏之
兩郊議興公援古義遵 祖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
官及夏給事中言論辯得失 世皇見公執議不回
溫旨下諭公執愈堅夏遂以公所移書上之謂有指
斥因下公獄 章聖太后深知公忠為之內解會天
雨霽三日晝晦武庫震動 世皇大悟宥公天驟開
霖人以為忠誠所感未幾聞母梁氏夫人喪回籍守
制 世皇念公不已忽於儒臣議事別疏內批公忠
實深致眷獎服闋起吏侍上大同事宜神箭禮儀等
疏俱見允行自以進賢為已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
親讐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挹俱內舉之人薦豐熙楊

惟文華唐樞等皆大禮大獄得罪陸繁則攻擎公
吳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攝掌部篆僚屬守
法惟謹權貴無敢干以私鑽囑之風一時屏息拔淹
滯察舉劾調停內外資格不拘更定積歲條例未便
遵守吏胥有犯卽治無輕貸者私書私儀絕跡不敢
至門下謝恩私室者亦無之蓋公廉之化人自不敢
賣也先是大選舉監考卷分別五等惟視官職散要
爲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爲先後也逮至呼名與放榜
則以品爲序迹甚相左遂有私售中變之疑公察其
然明揭榜示衆咸帖然舊凡考選言官多取外貌兼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大 晏山館

之屬賄妨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以先定庸流而
濫秩要階公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
時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投選及各項文移
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爲騙局公立法當堂明諭奸吏
無所措手吏役應撥諸衙門實叅者例俱拈闌以示
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
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項首銀多至千
兩公一槩闕撥之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
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
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黜之錦衣吏恃衛上

士進能羅織人故橫肆無忌有事則衛官力庇之
人莫誰何有吏酗酒毆辱進士羣黨助之訴之堂憲
置不問乃訴公公命人執吏送刑曹問如律羣黨衆
役通匿公悉除其名移原籍究之人心痛快衛官歛
手公署部篆歲餘宿弊盡滌仕路一清自來名家宰
不是過云往時部事多主於家宰二少宰不甚與聞
誠齋汪公旣任公啓以當擴大公無跼性輒汪雅從
公不自擅自是少宰無伴食者矣夏閭老言屢囑私
人於汪冢宰悉爲公所執沮衞恨愈深因府尹劉淑
相發夏言賊私夏疏辯論劉不當進銀出暗及公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大 晏山館
而虛庶吉梗李給事兄濁胡御史守忠革聽夏指使
先後誣捏論公賴 世皇知公不爲惑夏憾不已值
南禮缺夏遂謂公資望當補蓋擠之出也先是南六
科官途遇南六卿不避馬公聚會議相與敵禮歲時
拜 萬壽牌拜進 表箋俱乘馬突儀仗鼓未嚴時
則大宗伯朝服擗笏送茶每季終六卿具職名手本
送科註銷公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爲甚而擗笏送茶
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諸施爲建白若
拜牌更十二拜之禮制帛嚴導送之儀擬差小九卿
之進箋議革小京堂之用轎察百執事之拜 孝慶

勸諭之儀儀儀此皆關係禮儀之人若其
之設宴飲絕婦女之入庭院罪樂戶之貢良人毀
廟祠建社學徵備尼衣忠節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
禁諸司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
供辦酒席省地方之貨值卓犖革果工之自辦不棄
核開視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若又敏
有云渭厓南都舉動真體部尚書也有富家廢宅
舍毀住精神不貴貨田而巧取厚利公移之南憲
院查及以建官舍南人快之有論自官官箴大反
而索緣復官有行取大日不舉風憲權補吏部有文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人 晏山作

與郎中賄復寫本承差俱恃米出十批者公併疏論
幼倫極痛首公蒞南都二載風望忽然羣工歛戢豪
勢震懾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頌
霍公霍公云是時上木煩興工費靡恆公轉官僚遂
進 東宮聖坊間以諷刺未本 俞旨然以納忠不
罪也官月北上不欲勞民儀儀落落有誤犯之者既
覺猶以為偽乃曰尚書聲勢若此乎南都設有黃
馬快船載載時品及供御物進京師船卒藉中官勢
凌害驛過沿途甚苦之公目擊其事即移文部院及
所司痛治之其後稍戢入弼 東宮會訛言 聖駕

將復南巡有司科歛騷擾遐邇皇皇公請 明旨榜
諭之且論前扈蹕及護送 聖母梓宮諸臣受賄擾
民之弊事遂中寢說者謂百萬黎元更生 世皇一
日忽內出監國之諭公與楊太僕最其疏先後上公
疏獨留中公嘗建議職官犯賊滿貫應死罪者仍擬
真犯正法市曹以營貪墨聞者吐舌惜未之行也公
自筮仕以至宮保疏凡九十餘上諸辭謝題復不與
焉皆關係 君德人倫國體世道嘉猷可傳百禩者
也公重腫虬髯風格峻整性孝友事西庄公梁夫人
曲盡子道兄弟和氣怡怡無少間隙教諸子惓惓於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人 晏山作

忠孝仁義不令服華美飫肥甘亦不令受僮僕尊大
之稱寒暑所更衣時令自浣晝暇則令耘草灌園愛
諸姪如其子三品秩滿任子恩移庵小宗長姪聚宗
族合食凡產業俱統于一租稅所入伯兄振先掌之
以均族眾所得俸薪亦以均之不自私合族內外循
禮守法家政斬然既貴即 衆不令干外事凌鄉
里既顯益加嚴飭仍著訓以 於家生平極篤故舊
非隱士學陳隱士公贊俱貧賤交也貴顯後皆以子
婚其女張羅山沒後權貴願捐凌其後人公倡義極
力保護哭張辭有云吾後死者決不 羅山也又如

名臣力舉章佩山之恩歷執公議出周推官
於死獄犯權寵辯劉府尹之冤誣經紀故人鄧訓導
之亡追還故相梁厚齋之產此皆今人所難者公視
之則爲細事耳官至官保衣無重綺食鮮珍味見士
夫侈靡者深鄙惡之多有慚而化者喜引進後學有
美質高業者必延以隆禮極力薦揚多所成就客至
私宅雖士類必令出入中道揖拜令如禮不使作僕
僮整折之狀至惡惡人則真如蛇蝎不少假借每草
章奏數千言下筆立就不復點綴作古文詞自出機
軸絕無蹈襲所著有書解詩解春秋解西漢書稿藏

獻徵錄 卷之六

於家程朱訓象山學辨兢兢集俱梓傳周頌解則繫
獄時筆也奏疏詩文諸作梓有全集廣之英德江中
有怪石爲患衆神之創廟祀焉公毀其廟未幾雷擊
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遠飛來峰有虎患公
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監寺中世呼驅虎碑蓋公
之精誠正氣足乎鬼神故感應如響守憲侍公教時
公間言夏間老言及嚴嵩尚書俱不得其死是時夏
龍方隆嚴奸未露守疑公言過甚公曰秀才寧識此
概第記吾言後十年夏誅又十年嚴敗不得其死噫
李文靖真聖人公非其儔與公生成化丁未四月二

十一日年五十有四配區氏繼鄭氏先公卒
品夫人鄭夫人卒時有旨賜祭葬公懇辭免其室呂
氏老氏呂氏以子與取貴封安人子男九長與璞片
生公薨後二年卒未娶次卽與取已未進士其有公
風尹慈谿多善政不畏強禦觸忤權貴落職慈民思
戴爲之立祠 今上登極以薦起補尹鄧縣擢南京
太僕寺丞公未恙時璞取俱遺歸廣應鄉試疾既甚
屢歎曰死定數耳只不得口授二子以千年絕學瀕
危不能作字今人代筆遺書兄弟令謹守家訓又口
稱天地間道理五字語不及他未幾遂逝訃聞 上

獻徵錄 卷之六

嗟悼遣禮部侍郎馬汝驥致祭行人游震德護喪南
歸諭祭四壇公既沒後海內士夫無間識與不識罔
不惜之旅觀南還時士大夫有徒步數百里外撫棺
痛悼者南都士民無不嗚咽泣下謂天不陰隲下民
奪公若是之速也是可見君子感人之深矣自茲以
後在位君子固不乏人而世變下趨邪佞羣起貪婪
如市軟滑成風奢靡相高奔競不恥銓司鬻爵科場
賈題從仕者假貸以干赴任者債家同往無復公立
朝時氣象矣戊午己未間嚴氏權勢益盛其稚子家
僮悉能役使冢宰司馬每有選授陞轉必候其父子

贈指或中貴口角或孔方面皮識者每於腕間以測
厓公若在位世道寧至是耶其時守給由銓部日見
吏胥家僮索賄墮下名曰討禮見雖家宰後堂泣事
司屬幕廳集候不之畏也且曰今上下皆然爾即訴
之吾何休焉士夫並仰天歎曰涓厓公秉銓時奴輩
敢若是耶南都民間自公北轉後受害無異昔時民
並垂首泣曰霍公在南時吾曹豈至是耶公以貞心
浩氣正學宏才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能爲使得
位躋輔相大展經綸其所建立又不止此惜乎遭際
已奇任用方篤而奸人間之於前百計擠之於後使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三 曼山館

公治平之術不得盡展豈非天乎然賴 聖明洞察
始終保全雖公之忠誠足以結知 聖主然天扶社
稷佑助忠賢顯道昭彰不可掩也說者謂公之踪跡
類張曲江誠知言哉

魏莊渠與林勿欺書云元厓之亡於世有大關係
南京一小內臣大呼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
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
卒賴元厓回天則元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
之再生父母也

已丑主會試士有勦迹莊老野史逞博炫奇者置勿

取謂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
比事碎裂經言不以之試士

初則不認毛澄李時爲座主後則不認三百人爲門
生其言曰是進士者 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
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

妻鄭歿 論祭一壇工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
得卹典懇切辭焉謂辭則真辭受則真受若僞爲辭
讓以虛名又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三 曼山館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學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孫公承恩墓誌銘

徐階

公諱承恩字貞甫教養號也其世曰孫氏出晉御史大夫康宋之南自汴徙居武陵元末有爲上饒錄事諱伯英者避方國珍亂始來華亭再傳至士達生子猷舉成化戊戌進士仕終延平知府郡人爲立遺愛祠自延平而上凡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妣皆夫人其生曰成化辛丑十二月十日卒嘉靖辛酉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一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四

墓山

其配曰吳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繼娶楊氏封夫人所子兄之子曰詹事府主簿克紹側室錢所生子曰前軍都督府事克弘其葬曰嘉靖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墓在蟠龍塘祖塋之右其歷官曰公舉正德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當是時權貴人數亂政公歸卧於家者七年 今皇帝卽位始拂拭其衣冠告所知曰吾可以出矣及登朝以選使安南又久之以纂修明倫大典遷左春坊左中允克經筵講官兼講大學衍義連主南北畿鄉試還南以翰林院侍讀學士 皇太子生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禮部右侍郎缺銓司舉陸文裕公及公以聞詔特用公仍兼少詹事侍讀學士克經筵日講官數遣視往南郊陪祀 帝社稷代拜未明祭先師於太學春禮出尚書上轉左侍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同修玉牒克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遷禮部尚書仍掌府事改掌部事兼掌府事會有忌者力引疾以歸然 上每念公見謂可信任逾年召掌府加太子少保疏請 皇子講讀不報遂以疾再疏乞致仕詔賜馳驛并許以克弘侍行凡居家十年卒其卹禮曰自聞喪至於葬賜祭四壇遣中書舍人梁孜治葬事贈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五

墓山

太子太保謚文簡又將蔭其孫其行曰公事親孝始延平以祈雨得疾後公每值祈雨日輒感額不欲聞母阮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爲壽夫人歿不復燃一燭撫其兄之子克嗣孫昌祖族之孫今鄉進士友仁及焦氏之寡姊母族之孤嫠朋舊之貧且病者咸有恩於辭受無所苟然生而直項寡言與人交雖所知厚自一揖外不能致款曲卽有所得於人亦不能懇懇爲謝或說以名位可智力取輒辭曰有命又或強之而發亦不復答聞有毀已者笑曰吾固無愧於心間受人欺輒又笑曰誠不意乃爾於書無所不

及對賓友一不以狹談論故在大夫之賢者罕克
知公而其不肯者因謂公易與思有以摧沮陵蹏之
獨賴上識公醇謹遷轉召用多出御筆公遂得
至貴顯上在位久明於人情凡大臣請告者罕見
疑獨公以誠見諒得以恩禮去位自少至於老手不
識揮算亦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之盈縮故公年
踰八十乃其心渾然赤子之初其制作曰在武宗
時有修德應天賦上之登極有正始箴有鑒古韻
語上南狩還有大孝頌皆志存勸戒雖或取忌取
謗爲之不疑垂卒有道表曰慚負國恩虛生人世捐
軀報稱卷之十八聖躬康壽天曆彌長則臣死
之日猶生之年讀者以爲公於愛君至死不替有古
大臣之心而其他若使交紀行稿使郢稿集古像贊
易卦通議女訓漢溪草堂全集以文章稱雄於世者
未暇論也予後公舉進士十年猶及與公同在史館
官僚之選予自江西副使獲隨公升于朝後公視篆
詹府而予繼爲禮侍公歸予實代爲禮書公之再起
予忝在內閣與公處甚久稔知公之爲人蓋真所謂
長者故身之歸予爲文贈之又以女壽公八十及既
卒又合諡法所謂博學好問一德不懈者謚公曰

大參鳳峰沈公狀序其事之大者以銘于幽銘
曰世嘉道微文乃盛孔子因之思先進公才華文獨
質勝口無甘言色不令紛華滿前一無競羣趨衆謹
持以靜人莫知公主明聖南宮詹府似兩印既歸
復召親錫命行且相公公則病吁嗟有德用未竟
餘光燁燁照史乘易名文簡行允稱

資善大夫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贈資政大夫王溪張公潮行狀

費案

嘉靖甲辰春二月六日上特命公主試天下士越十
五日既進策目呈御覽比晚忽痰湧暴卒於聚奎堂
上二鼓時子士麟扶昇還私第越翼日侵晨案始覺
往哭之盡哀子與公日多同事月之三日月同宿於
直廬言笑懽懽乃十日不見遂成永訣而忍執筆狀
公事哉公諱潮字惟信號亭溪更號玉溪其先系出
湖廣之崇陽國初遠祖諱福七府君者占籍四川之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天 曼山館
內江遂家馬堡傳至大器號勁庵配余氏繼配劉氏
為公考妣俱以公貴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及贈淑人勁庵公做僕有直氣自為丙字
庫大使遂不肯民氏屈入下陞行唐縣主簿專理易
嚴集炭不受乾沒釐率宿弊始盡時公年十二攜
從任學於內翰劉五清之門恒讀書踰夜分劉
淑人燈過旁戒之甚嚴公藏燈帷中默誦不輟勁庵
器之撫其背曰兒他日必充吾宗吾何戀此小官為
邪九載考績遂刀乞休致餘部與之陞湖廣布政司
照磨不赴任公歸肄業山中每朔望歸省途次必腹

屬文一篇起正德庚午舉於鄉辛未連舉進士入翰
林為庶吉士迎養劉淑人於京邸癸酉授編修甲戌
克會試同考試官教書內館丁丑請假送淑人還鄉
庚辰復任嘉靖辛巳今上踐祚克經筵展書官壬午
預修武廟實錄乙酉陞侍讀克經筵講官實錄成陞
司經局洗馬丙戌克殿試受卷官丁亥陞侍
讀學士庚日講并撰誥勅日錄國史時上方銳意文
學日進儒臣講論經史日公舉動問整敷說明摯每
心識之明年戊子主應天鄉試初下詔變文體就切
實公殫心校閱得名士而梓文詞達理到士咸服其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天 曼山館

知言已丑克殿試讀卷官庚寅奉詔與議郊祀禮羣
議分合相半公據經引史旁及子集斷以祖宗之舊
反復辯論幾及三千言大約謂禮之可疑者八難行
者二一曰合祀之說雖證以昊天有成命詩序而其
詞却又專頌成王分祀者不過援周禮奏樂於園丘
方丘數語而北郊則僅創自漢儒探取孝經緯文天
神主比辰地祇主崑崙殊為荒謬二曰六經有祭法
有祭天泰壇祭地泰圻之語而亦無南北郊文唐賈
會表引春秋說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王
肅述孔子云祭天而地配於經皆無所據三曰易殷

薦上帝以配祖考舜典止肆類上帝及配六宗山川
羣神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而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山澤四方百物各以物祭
及月令凡祭祀亦斷自昊天上帝山川四方宗廟社
稷之神而俱不及地豈地道從天與中庸所以祀上
帝之文同乎四日禮言郊禘或言郊廟或以社對帝
或以社對郊釋之者曰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
以知郊之爲天地亦無的確五曰祭必有服掌王之
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先公祀四望
社稷五祀羣小祀各有服冕何祀地祇獨無若同大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三

長山館

裘則非夏至所宜六曰祭必有配祭義云郊之祭大
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何北
郊獨無配乎七日朱熹嘗言古時天地定是分祀却
又曰五峰言無比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似亦矛
盾八曰陰陽之義多矣如祭統以社禘爲陽義以嘗
蒸爲陰義則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
上下何天地獨無陰陽至若周禮一歲九祭天朱熹
所謂當時禮數簡儀從省故易行者是已今於天歲
止一祀而春秋既祭社又專祀方丘則反崇地抗天
非尊卑相承之道此難行者一也且周正建子故二

至祀天地於歲事爲不柰今歲首在寅不從二至非
順陰陽之義從之則於序有乖皆不合周禮此難行
者二也惟聖祖時合祀已久雖其列壇從祀非古而
當時著令命官分獻各以義起殊與漢晉唐宋神座
十數百位者不同今不若循舊爲便時上志先定分
祀覽其言懇切婉盡亦不以爲非未幾南郊創造園
丘都御史汪鉉請築遷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
一里之內而止公亟上疏曰此正陛下不忍人之心
發於至誠周文王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吾其主矣卒歛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
之澤及於枯骨況人乎今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
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尚遠一里之
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若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
其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詰謂褻穢園丘匪宜公
應之曰在園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
者語塞竟行旨罷自是公之聲隱隱起朝著闕矣辛
卯陞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學
士掌府事壬辰聘主會試適侍讀學士郭杏果起自
家食舍卒同應聘梓文多出公手筆事已讀殿試卷
先是常念母淑人年高邁疾三疏乞歸侍養上重其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三

長山館

去不允會更部右侍郎公益歎詫不憚曰忘親以
總官非子也復抗疏悵迫始獲允命給驛以歸入門
拜廖淑人於床下悲喜交至母曰吾恒慮不得見兒
今死無恨矣三越月卒公疏上聞賜諭祭一壇蓋特
念也服既闋丙申用兩京臺諫交薦起復吏部右侍
郎丁酉轉左仍兼學士與經筵日講己亥加秩太子
賓客克官僚辛丑再掌翰林院事教庶吉士壬寅陞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兼官如舊公上疏
辭讓詔褒答之曰卿學行老成講讀効勞官端重任
特茲簡用不允辭公自入院日課諸吉士業展集申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壬子

長山館

散踰二年如一日眾服其教上聖學高明振綱馭下
日益精勵慎賜予重委用覽詞臣文字最難許可惟
公受知素深自爲吏侍迄今亟遣代拜先聖先師於
求明後殿遣省牲於南郊正獻於文廟分獻於帝王
廟陪祀於帝社稷於扈駕謁陵拜銀鬴方袋之賜於
冬至拜五曆之賜於夏至拜金銀鉸川扇之賜於均
思王題主拜金幣之賜於祭金海靈明城隍東嶽諸
神各拜鑲幣之賜其癸卯忽賜米柿及御覽曆則又
特恩之所及矣嘗應制和上奉聖母遊覽有詩賀嘉
禾瑞麥慶雲靈鵲有賦賀瑞雪甘露瑞兎有頌賀時

雨時雪有疏每被稱賞其時雨瑞雪中有雨珠玉不
可爲衣食之句則溫青特摘出以獎忠愛自元老而
下眷遇之隆罕與儔者公輔之屬匪朝伊夕奈何溘
然逝矣惜哉公生成化乙巳五月九日享年六十卒
後占星者謂去冬文昌星次有白氣貫井分井分在
蜀白主喪公蜀人主文章故應之蓋有數爲之先也
公器度疑重與物無忤而中有介然不可拔之操自
少卽能詩文讀書過目輒成誦尤工楷書入翰林後
詩格益高文必根極理道不專尚華藻有玉溪稿若
千卷藏於家性至孝幼庵公卒時公方爲諸生喪葬

獻徵錄

卷之十八

壬子

長山館

卽遵古禮瘞於墓側者三年劉淑人病瘵公數以手
搦之湯液必嘗而後進及卒泣血扶柩途行三十里
至墓所忠愛尤出至誠旣榮顯憂時匡國之念彌切
至形諸規諷少時賦寫懷詩有管取丹心獻紫宸之
句今果然矣使少延歲月得究厥施勳寧止此耶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東白張公元祐神道碑 王 鑒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語王倂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器考松亭翁攜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丐其詩文少長還爲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之初寧靖王書元徵二字貽公因以名至是韓公爲易之曰元祐字廷祥謂爲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文名欽起久之授編修會 憲宗初卽位獻徵錄 卷之十八 吳山館

上疏勸行三年長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實錄公惠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又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夫猶日望其起也冬入明會典召爲副總

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問公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 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管誥勅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果今 上卽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克實錄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作不起矣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明年九月其子宗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某年月日獻徵錄 卷之十八 吳山館

葬邑之某山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爲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爲同黜奇爲平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自許者云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堂詹事府事松溪

程君文德墓誌銘

羅洪先

嘉靖己丑試進士 今上臨軒下問覽君所對能探
本 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
官楊寶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
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靈鵲詩各一親
錄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 上嘗問無逸殿宴近
臣君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召
爲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
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屢上禦虜疏甲辰擢
蘇徵錄 卷之十八 主事 吳山龍
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
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營奉旨提調監督宣武門
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
院學士堂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胙二甲
寅奉撰御文上瑞穀長至表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
書作言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禡職罷歸君
幼聰敏嘗師山陽胡司寇璉爲人博厚坦夷不設町
畦聞甘泉湛象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
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
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如兩人縉紳間言敦朴

持少機柅者必歸焉蓋寧失之迂無寧
以智巧間即受人欺絕不能他易也嘗同于祭 長
國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相討論下悲不勝見實
卿封事調停制名甚衆比考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
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選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
行鄉約處里從權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至
今垂二三十年邑人之誦德一日也兵曹嘗言車戰法
多見采行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
服習蓋有力踐而不能發揮故舞以聳羣聽者矣未
有微涉踰溢不能自掩者也吏部當考察京朝官畱
蘇徵錄 卷之十八 主事 吳山龍
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而遠外嫌君聞
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爲計
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 上
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君苦親喪未舉也傾以得罪既
無餘金

公習氏諱經字嘉言以字行臨江新喻人其先哀之
載人出世爲邑望族曾祖漢州祖均泰皆不仕而
皆以仁厚稱于鄉父懷恭用明經薦南雄郡學訓導
歷相潭敘諭以公貴封翰林編修母吳氏封太孺人
公自爲童子誦書屬對已出其輩類稍長工詩歌每
命題下筆立就先生長者歎譽之間其姪侃舉進士
瞿然奮曰我可以後邪遂從其伯父國子學錄懷清
受詩經已而侍其父湘潭改學春秋日夜刻苦自勵
永樂丁酉以儒士中湖廣鄉試魁其經明年登進士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人

長山館

第當是時 太宗皇帝方崇文治詔選翰林庶吉士
績學中秘以待用一時在選者十五人公其一也未
幾預修天下郡志越二歲雲南守臣進黃鸚鵡制試
庶吉士詩賦中者僅六人皆授職公中前列授編修
預修通鑑直解宣德丙午修 太宗 仁宗實錄及
若臣故事丁父憂去起復陞修撰正統初預修 宣
宗實錄直講經筵賜實積白金文綺實錄成陞侍讀
賜織金襲衣銀幣有加以母憂去起復適甲子夏旱
奉命祀泰山將事虔恭甫畢大雨沾足有司爲執石
紀其事乙丑考禮部會試丁卯考京闈鄉試人服其

公 今上卽位陞太常少卿壬申夏五月 皇太子
正位 東宮陞詹事府詹事詔贈其父太常少卿母
妻皆恭人越三月得疾終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公爲
人識優材瞻而溫恭典重未嘗少矜于人雖渾無佳
岸而確然自守不妄隨而苟止也書無所不讀自經
傳子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天文地理之說橫豎鉤
貫爲文章弘博演迤若無際涯而於詩尤長清肆閑
雅可喜當時求者接踵於戶而公應之恒有餘然雅
負經濟嘗陳六事一曰奉天道欲人君懷敬懼以勤
政務二曰崇人道欲敦孝弟以廣親愛三曰隆君道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人

長山館

欲開經筵備講論之益四曰重臣道欲親商確審可
否之宜五曰簡文職欲嚴選舉慎考課之典六曰修
武事欲選將帥明戰守之術其他尊 主安民之略
尤多益公汲汲以康天下爲心不但專文學而已在
太常再踰年爲詹事僅數月而其僚屬吏胥下人至
今稱思之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
禮部右侍郎治齋陸公簡墓誌銘

李東陽

弘治己卯正月八日詹事陸公卒仲子吳章以訃聞
朝廷賜祭葬如制長子含章來自家復援前比以請
特贈禮部右侍郎錫之誥詞公少有盛名成化乙酉
以府學生舉南畿鄉試第一連擢禮部高第廷試第
三授翰林編修與修英廟實錄未成引疾歸肆力
同學其父郎中公得謝南曹公乃北上分勘通鑑綱
目暇則應制賦詩數賜楮錢會修宋元史續綱目分
獻徵錄卷之八 史山館
領元史丁酉書成賜金幣九載滿例遷侍講再閱月
仍以修史功陞右春坊右諭德今上在春官侍講
讀庚子主考京闈鄉試癸卯丁郎中公憂請禮既益
大肆於學未輒出弘治戊申今上詔修憲廟實
錄公被徵至則以侍從舊勞陞右庶子兼侍讀克經
延講官尋命日直便殿講讀辛亥實錄成陞詹事府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復兼領玉牒事癸丑主考會試
甲寅以日講勞特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僅閱月而病
聞歲而卒年五十有四而已公姿貌秀偉識趣超詣
見者謂當遠到公亦重自待必欲大有施於時埋光

簡不白露洩而鋒穎隱出若莫能制其所受職纂
述精確謹謹說明暢校閱詳慎舉無遺力退而爲文縝
密峻潔力追古作而不輕應接有求之積歲卒不可
得者然所著有累百數十卷蓋其發情感物之作爲
多志尚修潔晚益劇礪喜談節義嘗念宋刺史姚萇
等十八人死難言於有司立忠義祠祀之君子謂公
於是有遠識焉公諱簡字廉伯一字敬行號治齋又
號龍阜子考諱愷舉進士累官南京戶部郎中

獻徵錄

卷之八

四十一

史山館

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右侍郎謚文裕陸公深墓表 許 讚

公諱深字子淵號儼山高祖餘慶曾祖德衡祖璿考平號竹坡前妣瞿氏妣吳氏世居上海洋涇原吳淑人夢童子浮海捧冠帶入戶翌日生公成化十三年八月十日也公穎慧迥異五六歲能辯字義誦古詩稍長洞究經史文思警銳入邑庠學益宏偉弘治辛酉領南畿鄉薦第一人乙丑會試第九廷試二甲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正德丁卯授國史編修踰年丁母憂運璋街公不附改爲南京主事庚午瑾誅復公職

獻數錄

卷之十八

四十一

曼山館

職壬辰與經筵展書克副使捧冊封淮王義不受餽丁丑克會試同考戊寅命於內書堂教習中官嚴而有餘八月陞國子監司業署監事奏黜不法典簿勢家子犯監規痛朴不貸辛巳三月丁父憂哀毀無節哀制準禮作祖塋祠堂癸未服闋不忍遽離新塋奏乞家食時勸展祀戊子二月詔起爲國子祭酒懲玩縱飭繩檢循資撥歷息躁競弊八月克經筵講官敷陳剴直上爲嘉聽是月賜明倫大典已丑三月值公講晨先送講章於內閣更竄數語公講畢奏講章不決非臣原稿敢請無再易上是之公以面

奏非舊具疏認罪 上宥之公復抗疏言經筵啓沃

聖心雖百司庶府事皆得依經比義類陳庶無壅蔽奉旨謫延平府同知惟感恩自咎買舟以行至任躬勤民務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教條法約盡滌積弊黜王府從良優人馬氏子入學者學校增氣陽曲生員劉鐘父爲知縣笞死訴於趙御史反笞鐘下獄公入辯不得直卽劾趙挾私庇屬毀辱學校趙亦論公自解勅差董給事往勘得實公復職趙外謫壬辰九月公補浙江副使督學禁奇僻之文抑浮躁之習陞江西右叅政署印平反冤獄活數十人尋陞陝西

獻數錄

卷之十八

四十二

曼山館

右布政道轉四川左使乙未至省節減供費飭屬惠下政遂大舉於松茂諸番控制綏懷相機而行計調兵食以書策勵總兵何卿等進攻深溝等處遂平夷患捷上有白金文綺之賜丙申十一月陞光祿寺卿供億雖浩公裁制有方都人便之丁酉二月內閣疏公學行巨擘陞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修玉牒是月克廷試讀卷官十一月郊廟禮成公蒙恩給誥進階通議大夫祖考皆贈如公官贈二代妣及封配皆淑人已亥正月立 皇太子恩廕子楫爲國子生 駕幸承天 上以公原官兼學士掌行在院印命簡官

傳以公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奏改先贈祖父并進封
諸誥皆如公今官及贈前妣翟氏淑人庚子正月上
言薛文清侍郎復性存誠本朝理學實自瑄始乞從
祀孔庭 上又以公克經進日講官賜與無虛月辛
丑廷試讀卷四月九廟災公憂甚上疏力求罷歸得
旨致仕七月抵家恬素自適不涉世慮應酬詩文外
日讀諸子不輟以俸金數百兩家租千石爲石橋於
浦口以便往來仿古以貴爲宗之義立特廟祀竹坡
公撫按交薦中外日望起用公若不聞甲辰二月感
脾寒吐泄漸劇七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八訃
獻徵錄 卷之十八
聞朝廷念公講進舊勞賜贈禮部右侍郎謚文
裕所著有儼山文集一百卷傳疑錄二卷書輯三卷
史通會要三卷同異錄二卷金臺紀聞二卷中和堂
隨筆二卷河汾燕間錄二卷續停驂錄三卷玉章漫
抄四卷玉堂漫筆三卷聖駕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
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知命錄願豐堂漫書科場條貫
春風堂隨筆溪山餘話停驂錄春雨堂雜抄平胡錄
蜀都雜抄古奇器錄各一卷及詩徵校定大學經傳
翰林記凡二十餘種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公虞夔墓誌銘
王家屏

萬曆丙申夏六月望日宮詹學士劉公直卿卒於家
其弟太學生虞龍至京疏奏 上念宮詹講讀勞特
勅所司論祭葬廕其子國子生視卿臣禮有加焉而
余爲之志誌曰直卿姓劉氏諱虞夔別號和宇世爲
山西高平人家縣北太中里曾大父贊始徙居米三
鎮大父韜由鄉舉官博學以彬泉公貴封戶部主事
彬泉公偉崇文嘉靖丁未進士仕至淮安太守配張
安人歲壬子冬彬泉公監兌江西還止都門外趙醫
家宿焉一夕趙夢綦冠紫衣人剝啄於門覺而聞兒
啼聲則直卿生矣生周歲病脾垂殆聞鄉先生王一
庵精術學往卜之得三傳四課玄胎之應曰兒無恙
且當蚤達爲文學貴近臣也既髫髻病良已聰慧勃發
日可讀書積寸其於經初治尚書已治周易最後治
春秋咸自探討不由師授年十六魁省闈弱冠登辛
未進士選讀中秘書詩若文力追古作兩擅其長癸
酉授翰林編修明年使泰藩尋克大明會典纂修官
教習內書館壬午考九載績轉侍讀是歲分纂起居
章奏兼理誥勅踰年克經進講官丙戌擢左春坊左

爾德兼翰林院侍讀學坊事已簡克日講官兼清武職黃會典成晉左庶子兼侍讀戊子以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明年晉詹事府詹事兼官經筵日講俱如故忽聞母張安人病亟圖請告歸而安人之訃至一號幾絕已彊起具疏言臣不孝死罪臣母就木而臣不及視含殮也歸何以見臣父惟上哀憐之俾臣得微恩於母而請罪於父以僇於宗死且不憾 上特允之詔封彬泉公如直卿官而安人贈淑人予之祭葬服除撫按交章奏薦有詔起正史副總裁而忌者撫浮言中之直卿自念生平重

獻徵錄

卷之八

四六

卷之八

名檢乃橫罹妻斐意不能無介然然是時彬泉公春秋高以得侍左右為幸無幾彬泉公捐館直卿扶病就窆益毀瘠不勝喪竟委頓苦次卒距其生年僅四十有五直卿天性故恭謹又自以英齡擢上第驟踐清華宜求不負其職益務挹損遂有以自下遇詞林先達於朝僂僂却立牽其臂乃肯前與之接磨折欲盡與之語訥然若不出諸口也朝下蹙蹙策馬歸鍵一室攤書盈几搜奇抉隱率夜分始就寢發為文章泉溢盆漏而彌好深澹之思其典制必考義選詞宇雖句琢無片語不工麗乃已自餘應酬諸作徵求

老境戶亦必遲之累旬月躊躇滿志而後出之即一尺蹠非再四點竄不終也侍 上講幄依經演義就事陳規每勦於感悟嘗說詩夜如何章反覆發明人主憂勤之念 上為動容嘉其稱職庚辰癸未再分校禮闈士鑒別精審直卿雖退然若不勝衣而外飭中凝卓有定執非其義一然諾不肯輕一色笑不肯苟一造謂不肯失足也尤嚴取予官邸資用常仰給家儲諸問饋常儀槩謝弗內內之報必倍人以是盡諒其廉掌詹時儲議未決奮袂起曰茲寧異人任乎趣草疏勸 上蚤定大計不報比廬居議益譁復草

獻徵錄

卷之八

四七

卷之八

一疏馳奏當塗阻之遂不果上草今藏于家曰漆室葵忱云

周文恪公子義傳

王世貞

周文恪公者諱子義字以方世為常之無錫人業儒而至 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滇中役改隸軍籍領其人倜儻負氣更用是起家有五子仲為昌言昌言子鑑鑑子濬鑑濬俱以公貴贈如公今官贈公濬工詩善書里中縉紳慕稱之然以好行德不事家人產產漸控而又難子年四十七始舉一子又三年而舉公公生而端穎異凡見之咸受書輒誦十二能屬文

十五見其業於鄉進士殷君殷大奇之勸其出就試公謝學未成弗果十八試於督學御史馮公褒然首列遂以諸生應試不利歸而益勤苦自力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啞啞佔俸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乃悉取五經熟誦之既而取程朱諸大需章句釋之已取漢人注疏參之融融如矣乃復取源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蔡祭酒之遺言而體驗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者曰穀語凡二十卷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錄見聞凡十卷於是公之學成矣里中弟子負笈請受者累恒滿至藉其束脩之贏以獻教錄

卷之十八
長山館

供贈公及母吳淑人甘毳而公躬啖蔬素衣韋躡屨自若然至當省試輒以不應令報罷人或謂公益少貶就時趣耶公謝曰母以爲也我固當有合而贈公及吳淑人相繼捐館公毀瘠逾禮既服除爲嘉靖辛酉遂薦於鄉明年復拙南宮又三載乙丑會試高等對策復上第選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所試詞賦皆甲而公意乃不篤好曰此與舉子業何異益治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者弗盡酬也復用試高等留拜編脩明年爲隆慶戊辰分校禮部試所得皆名士與脩

世廟實錄奉冊封周之泰寧

王王國津送直可百金公悉返之分理制誥充經筵展書官公於實錄所任纂自嘉靖丙戌以後八年事於議禮制度最名爲繁鉅公考據剪削亦最名簡要

有法未及就而遷南國子監司業公至日生堂廟與諸生講說經義務爲精深推本聖人所以立言之指而其課業皆手自甲乙最爲剴當諸生人人自喜以爲不虛值是時萬文恭公余文敏公相繼爲祭酒其人介通不同同於推服公至取司業所定規條爲祭酒潔法而是時公所舉士余卿懋學治南垣嘗極論朝政得失於相臣操切有所刺譏相臣既已逐余

廉律錄

卷之十八
長山館

卿矣而疑疏草自公手銜之而公昉之官至考三載績亡一凡疏以通相臣車門嗾露辭色會留都大計吏吏部尚書嘗交關公公一切禦以理亡所徇尚書窺得相臣指欲謫公以逢之而仲其悲賴諸公持之力得亡它公始中書語即掩關臥曰是不難我獲被耶諸生日伺公門環泣請留久之稍出視事後以資次改北前後運六載始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祭酒今少傳許公貽書公曰忠信蠻貊尚行之哉意蓋有所指也萬曆己卯主順天試視檢無小訾亦號得人兼清兵部黃吏無敢以率略進者庚辰母

分校禮部試公故治書而改閱詩如風治所得名士
視戊辰尋遷國子祭酒其教授諸生約略如司業時
至釐革蠹案節高浮費積金錢數千緡拓傍公廨一
新不以煩縣官則非司業所任也當是時相臣雖不
專爲校而待公猶落落公殊安之會其卒始遷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遷左侍郎知貢舉充會典副
總裁已解部事題訓庶吉士俄進吏部左侍郎掌詹
事府其兼學士總裁會典訓庶吉士如故公喜曰吾
知所以報國矣庶吉士晨朝公未嘗不諄諄以爲已
之實學訓之也間與論天下事及祖宗彝訓而後傷
獻徵錄 卷之十人 五十 曼山館
及執文曰此若所由貴也雖然非若所急也會典總
齊百司庶務公故長於其學而至是益加精悉目披
手校昕夕不倦臺諫有請以明先儒從祀文廟者公
首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應而恭祭酒清胡布
衣居仁章文懿懋呂文莊柵亞之下禮部會羣臣議
祀王陳而布衣與焉公既爲侍從長而禮部以尚書
缺請廷推首侍郎沈公公僅居次既內閣以輔臣缺
請時居憂者禮侍太倉王公及吏侍山西王公得之
前後皆越公序公泊然如弗聞也或謂公不當去乎
公笑曰以我不任去當以我不爲內閣禮部去非

臣節也書不云平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滿三載賜鈔
緡羊酒同尚書贈封如令甲嘗以病痔告賜醴薦醪
米醬菜同閣臣準偕太倉公主會試所得多恢奇博
朗之才程文爲天下式而公大意乃在崇雅敦實於
序辭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爲勉有某御史者希
指謂公兩見抑爲不能其官而妄訛訖之然不敢及
公行履公上疏乞骸骨優詔不許會典成公功最多
而以校讐故耗精力比且上而公病一昔卒矣上
聞計震悼而會閣臣用書成得序遷乃併上公功特
贈禮部尚書賜祭者二行人治葬一切用尚書恩申
獻徵錄 卷之十人 五十 曼山館
謚文恪公爲人孝謹天性奉贈公吳淑人獨能得其
心皆以老壽終然居恒自恨晚達不逮祿養語及輒
愀然改容歲時蒸嘗未嘗不涕泣也事其兄恭甚時
捐橐以成其義名衣食孀姊畢身無倦色又爲之宇
遺孤如子燕居獨處恒欽欽若對大賓疾言遽色不
以加於僮僕其御子姓如萬石君試序所爲諄諄益
身有之也於物無所嗜好所嗜好獨書祿賜購積餘
萬卷咸手自校讐前後典試與成均所造士仕宦幾
徧海內絕不以毫髮私干之亦無敢以私請者大商
林姓者故醜而交公公既貴請以五百金置邸公謝

終之曰吾不復與而交矣邊之撫臣致賀金滿百公
大驚曰以一撫臣而賀金百其爲百金當不貲何以
飽戰士哉却不受公時自謂楊氏父子四知三不惑
庶幾有之志伊學顏則服膺而未之逮也公旣以明
習掌故聞公卿間有疑難事輒問周先生云何公事
爲條答無爽然未嘗露德色所著書自穀語日錄見
聞外有中書直閣記評列後先宰輔賢否甚胥秘不
以示人 國朝故實幾二百卷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鄉公濟墓誌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詹事府少詹事鄉公卒
於官公之先自攜李徒錢塘世畜德不仕考壽之博
學有志遭元季亦晦迹不出公諱濟字汝舟蚤喪父
事母以孝稱天資穎敏好學強記稍長游縣庠材識
爲同輩所服餘杭令聘佐教縣學遂奉母徙家焉而
毅然以師道自任振起諸生皆趨於學自令丞以下
皆嚴敬之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又陞國子助教一
時國學之爲師者皆樂與交爲弟子者多樂就其講
下無幾坐事自陳左遷西安府學教授未赴改河間
府學用薦者陞平度知州階奉訓大夫廉簡寬厚吏
民安之丁母憂服闋用翰林修撰李貫舉修實錄官
事撫要井井有章書成賜鈔衣一襲表裏各四白金
五十兩陞禮部儀制郎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大夫
時朝廷祭祀冊拜慶賀及儀物制度徵舊章參古典
一資於公詔修永樂大典以五人總裁而公預焉安
南拒命詔大將軍帥師征之擇朝臣有文學者往司
奏記公承命以行軍事多所助益安南平餘黨復貳
王師再出公亦繼往還陞廣東布政司右叅政務持

大體而簡重寬平以率郡邑嶺海之區政化行焉坐
累左遷吏部郎中數月擢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
職言無不從寵遇特厚奉令旨授 皇孫經明於啓
迪滿秩陞詹事府少詹事階中順大夫公爲人和易
坦夷不見崖岸於物無所迁自公卿下至武人庸隸
皆樂親之其學長春秋爲文章不煩思索舉筆率就
所居號願庵客至必具酒相與談論遇朋徒之會山
水之游輒欣然從之不以事爲累老釋之書旁通
深造雖其徒尊宿者鮮或近之蓋春秋六十有八而
卒沒之日家無餘貲惟藏書數千卷尚存

廉律錄

卷之十一

五十四

吳山館

仁宗卽位追念舊僚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命有司立
祠墓旁春秋致祭其子幹登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當
給誥言於朝加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南雍志

曾製敏公榮傳

袁 象

曾製敏公榮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
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繹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
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
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爲進士又
拔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
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
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
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耳勉之朕不任爾等
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
獻數錄

卷之十八

五十五

吳山館

索務實得於已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負朕
期待之意公學閒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
詞皆到 上屢摘羣書隱解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
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
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
考其文竟不及榮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姦黨
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
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
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 宣皇帝
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

老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
春羣芳爛然與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
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公性孝
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
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
惜任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奏
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
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
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
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七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

恭到公鉉神道碑

李賢

公諱鉉字宗器號假庵其先汴人宋南渡時徙家於
蘇遂爲長洲人曾祖元善號雪樓元末兵亂嘗率其
豪賢以障鄉井里人德之祖德讓洪武中以明經爲
沛縣儒學教諭考中興隱德不仕用公貴贈徵仕郎
中書舍人妣陸氏贈孺人公生彌月而孤數歲入鄉
塾輒有志向學雖衣食粗糲弗顧也未冠卽授徒里
中從之者甚衆其言動規模如宿儒鄉之長者皆折
輩行與交性孝友母遘疾刲腕肉以進旦夕籲天求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夢仙館
代比沒哀毀垂絕者再見者莫不感歎事兄若嚴師
雖加楚毒不敢怨迎寡姊養於家從父沒而絕嗣公
以父命出繼之末樂戊戌以善書徵入翰林明年中
京闈鄉試未上春闈授中書舍人宣德己酉預修
兩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陞兵部車駕司主事仍蒞
事內庭正統戊午與修 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
金綺之賚有加正統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
士屬以教之公懲曩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
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慙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士夫
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己巳進侍講學士景泰庚

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宜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公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題之公未沒宣已第進士爲翰林修撰矣初置經筵官公居首選數賜白金文綺寶鏹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待遣祀濟瀆壬申春缺祭酒衆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老成無如劉某者遂抗章薦之命下以公爲國子祭酒士類歎然有得人之賀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者斥弗聽六館之士帖然明年養母陳氏卒朝廷欲奪其情公力求終制服除仍拜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五

之公弗聽已而皆愈鄉人有逮繫不能明者公爲白其冤人德之懷金以謝公曰吾直爾公也豈爲私邪遂感泣而退其善行如此類者甚多立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志之堅定也楊文貞文定兩公皆重其爲人每稱道之家訓素嚴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臨財毋苟得也閱其衣篋以行比還仍閱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平生耽嗜文籍博極羣書素醞藉爲文紆徐演迤務造至理詩占澹春容自有餘味方衆賢聚於朝以意氣相雄長公獨用心於內退然沈毅畧不與較有假庵稿若干卷藏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五

於家配陸氏有淑德封孺人子男四長曰澄早卒次曰瀚天順丁丑進士次日游次曰沐

啓事劉鉉爲祭酒時諸生出身資格爲權要所挽人咸苦之先生曰此易爾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卽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爲諸生所譴詈至不能容出是此風遂絕

水東日記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傳

實錄

孔公恂字宗文山東曲阜縣人宣聖五十八代孫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天順中衍聖公孔弘緒婚於大學士李賢賢言於英宗謂公恂與贊善司馬恂皆古聖賢後可居輔導之職遂同日超陞詹事府少詹事侍上於春宮講讀及上卽位收大理寺左少卿快快不樂因自陳不諳刑名仍改少詹事兼左春坊左諭德會撫寧侯朱永奉命出征公恂上章畱之且言永當時武臣中一人而已爲衆所嫉被劾出知漢陽府未之任丁家艱服闋復少詹事改任

獻徵錄

卷之十八

李

吳山館

南京詹事府成化七年十一月卒于官公恂自負先聖後又舉進士慷慨尚氣時或凌物然亦頗能自持不肯卑汙屈抑遇非其人一言不合輒悻悻然見于顏面在孔氏子孫中彼善於此云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竹崑柯公潛傳

王俛

學士柯公諱潛字孟時別號竹崑興化黃田人高祖憲孫曾祖君實祖德平皆不仕父原璞用公貴累封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配戴氏累封宜人公生有奇質穎異絕人數歲能作詩十五補邑庠生正統甲子領鄉薦富赴會試以未忍離親未果行遂攜書入蓮峰僧舍講讀不輟戊辰會試中乙榜辭弗就教入甯監攻苦如淡益肆力於學景泰辛未再至禮部遂中甲榜進對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公丰神峻整言動謹飭是時翰林諸老多愛重之爲之延譽未幾賜五倫書五經四書尋用薦入經筵自是凡朝廷用人有制作加恩典公皆與焉壬申四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五月預修歷代君鑒書成賜白金十兩文綺二表裏甲戌二月禮部會試爲同考試官五月預修寰宇通志三載滿授勅命進階承德郎推封二親及妻丙子五月通志成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加賜白金文綺八月考應天府鄉試舟維淮揚有舉子鬻私者暮夜投公公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置公前公怒命執付有司治以法是

秋場屋蕭然比揭曉咸稱得人還朝乞歸省未行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更授公尚寶司少卿兼職如故
仍許歸省已卯二月命修玉牒庚辰春命偕呂學士
原考禮部會試十二月命充東宮講讀官尋給誥命
進階奉直大夫加封父母妻癸未二月復命偕陳學
士文考會試會場屋火罷甲申今上卽位以隨龍
恩陞翰林院學士三月有旨選進士年少質敏者李
東陽等十八人入翰林爲庶吉士命公教以古文詞
八月上御經筵勅公兼經筵官仍賜白金三十兩
寶鑑三千貫文綺二表裏九月奉旨纂修英廟睿
皇帝實錄成化改元八月考順天府鄉試九月玉牒
成賜宴兼賜白金文綺寶鑑丙戌廷試與讀卷賜鈔
手貫是月再奉旨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十月
賜新刻貞觀政要十二月命掌翰林院印丁亥五月
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三
十兩金織彩段三表裏折衣羅三表裏賜宴禮部十
月賜大明一統志戊子二月命日侍經筵講讀自辛
巳迄戊子凡遇午節輒賜牙骨聚扇上有御製清
暑歌解溫歌及諸家繪畫金織扇袋五色圓壽絲縷
虎頭縑畫艾虎七月有詔議慈懿太后山陵事內

閣大臣先進章公率僚屬繼進論合葬於禮爲宣明
日文武羣臣復繼進未得旨公復具疏期以死請曰
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頃之俱召至文
華殿諭可其奏衆歡呼而退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
人襲衣冠履公已聞父喪上命卽其家賜之旣而
有司爲少卿公請祭弁與葬蓋異數也公感激銜哀
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擇葬地於
所居東一里許和溫山麓以不忍離喪次圖繪形式
付其弟通州學正董成之時母戴宜人在堂事之逾
謹備極甘脆已丑九月季弟澍病親爲調藥比卒殯
殯皆從厚朔望易期服哭失聲而後返衣衰居苦次
君子謂之有禮庚寅正月戴宜人屬疾越五日卒公
哭痛絕而復甦朝廷聞之復遣官諭祭辛卯四月有
詔起復時祭酒員缺久難其人上知公剛方將用
之以厭士論公聞命具疏乞終制大畧言忠與孝豈
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期他日所
以事君者可知矣上覽疏許之初公素無疾至是
以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未平而寒熱繼作公自知
不起呼學正君與之訣瞑目而逝年五十一計聞
上悼惜遣官賜祭葬

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江公汝璧廣誌

周仕佐

公諱汝璧字懋別號貞齋庚辰進士第明年辛巳
今上繼大統舉廷試二甲第二選庶吉士授翰林
編修會勅校累朝訓錄欲取列聖嘉言善政并名臣
奏章可以訓後而行之今者彙聚成帙勒成一書上
進無何聞父喪歸制起復復授編修時大學士見山
桂公導當國公以戚故力求外補遷南京國子監司
業正已端表嚴飭規條與宗伯甘泉湛公若水闡明
正學士習丕變暇日又取二十一史刪校謬疏請
頒刻一時經史之學為之大明庚寅間母喪歸制服
闋改翰林院侍講尋陞左春坊左諭德克經廷講官
進講言論激切天顏頗屬公益講不輟侍講諸公
卿咸為公懼必得罪次日上命中使齎白金文綺
以賜復聞進講之夕上疏公名于御屏公大感泣
曰皇上仁明同符堯舜為人臣者當益思報丁酉
上命主試南畿項綠安南莫登庸篡其主黎利自
立不修職貢上將征之勅邊海諸省各造戰艦
水陸並攻公被命而南途次目擊炎暑調發有感於
中自謂中國之於四夷蓋由天之二氣中國為陽四

夷為陰既並生於天地其可盡去乎惟令各正其綱
不致陰干乎陽則中國之氣勝矣至其自相篡殺猶
虎豹豺狼天既受之以吞噬之性必不禁其血食而
貢之以騶虞之仁也若彼今日之亂宜因其夷性治
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也且黎季犛之初叛賊殺命
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家之封而僭竊自號其負罪
于朝廷為不小矣登庸篡之以據其國固天道也又
何必勞師征之為黎賊復讐哉惟曰祖宗時已隸職
方今登庸篡據不修職貢又為叛虐使一方之民蹈
于塗炭是則不可不征也然當先之以文告令其悔
罪自服必不得已而至于用兵亦不至親勞王師惟
勅兩廣土官之兵各自為戰其能取之者即棄以與
之如此則彼以一方之眾而我四面蹙之不旬月而
可下也迨其平定仍分建土官以鎮壓之周之監于
四夷夏之咸建五長用是道也尚何亂之敢生方膺
上命嚴程迅發未及論列迨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
發策言甚剴切又論勲臣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
皆皆不宜從享策進上覽而震怒逮赴詔獄先是
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爲應
云勲臣郭侯街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賴聖明遣

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得輕罰謫閩市舶副提
舉巡按御史李公鳳舉包公節交章特薦已亥起南
駕部員外郎尋遷正郎癸卯春北司業員缺銓部以
公名上請而以北駕部郎程公文德副之上謂輔
臣曰璧朕素知其有學其人與文德孰優輔臣對曰
文德後中兩科上曰璧以何事謫官輔臣對曰以
妄言邊事上曰今之邊事被他說着於是召復北
司業是年秋泰安州各產嘉禾瑞麥數本公撰豐年
瑞應頌上陳溫旨褒答仍建九廟更定昭穆位次
疏入緣忤嚴相意乃出他議以沮之疏閣不行疏中
獻徵錄 卷之十八 本末 曼山館
五事其一曰酌時宜改春之值祭為禘祭其一曰定
昭穆更定位次未幾皇上特旨春值改為春禘著
為令昭穆位次皆從之甲辰春擢左春坊左庶子兼
翰林院修撰命主會試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克廷試讀卷官纂修玉牒副總裁披牒
慮宗室繁盛祿至不給取祖訓中郡王子孫有文
武才能堪任用者授官職如常選法數語盡議擬進
不果嚴相子世蕃疾首相翟公鑒二子俱中式且知
公旦夕將大用乃喉言官論會試事誣以賂賂上
命具詔獄窮治無左驗卒中以阿附大臣落職著有

詩文若干卷及碧洋摘稿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十八

本末

少詹蔡陽黃公洪憲神道碑

王錫爵

萬曆庚子八月九日學士蔡陽黃公卒于家其明
公子參政君將奉公柩厝于思二都藏字圩之新阡
而乞余銘其碑余難焉曰悠悠者方謂余黨于公即
有言人誰信之參政君曰先生亦不自信而信人不
信人心信人口乎余無辭以應姑即所見聞紀焉公
諱洪憲號葵陽嘉興人舉丁卯浙江鄉試第一辛未
會試第二賜二甲進士尋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乙亥與修大明會典壬午以皇長子生使朝鮮
頒賜玉帶麒麟服以行丙戌充經筵講官丁亥大明
獻徵錄 卷之十八 本九

會典成陞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其秋充日講官明
年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經
筵日講如故未幾中忌口歸歸十年竟卒方公為諸
生時適嘉靖末年文體猥濫甚公獨刊落枝葉根極
名理三試不售不為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黜浮崇
雅公遂毅然冠賢書制舉義出六體始一振然公故
不急一第乃愈湛思精苦齒血湧出不為止已忽于
靜中有得文以益工辛未第二報至公側卧不應曰
咄咄吾文未盡吾量也其自負如此公為江陵所取
士丁丑會試江陵欲公充同考屬意第三子時公兄

侍御君與試精公辭焉江陵固不可公固辭江陵
甚會是年丁父副使公憂始得解迨壬午江陵歿而
攻之者至以逆詔籍其家公獨喟曰江陵誠驚抑其
數年輔幼主功顧不當木減分宜耶又私謂友人昔
以生江陵市今以死江陵市等市耳語稍流聞而先
是忤江陵得罪者驟從田間起高名之士贊之如流
公獨効田畫規鄒治貽之書反覆馮河包荒之說幾
千餘言於是忌者籍籍起而公無難端適戊子主順
天試遂相與構口語而余子衡適為舉首有為謀者
曰太公公介介負氣可并闕而走也因尾以疑詞及

獻徵錄 卷之十八 本九

衡余請旨覆試言者實司徵巡文出無所指摘公自
此知不為忌者所容有歸志矣是歲秋彈章果再起
公十疏乞骸上賜白金文綺馳傳以歸歸而領其
堂曰碩寬取瘖言勿告之義示不復出也日與羣子
姓讀書講藝其中容色滋少以病瘍誤藥乍瘡不語
數日卒時僅六十耳公卒之明年而余子衡亦倖叨
第人始籍籍白公冤嗟乎公之冤豈待是而後白哉
人當貴賤懸極毀譽嘈雜時客氣遽厲其勢不可撓
姑俟其心平論定咀嚙之而後知無味耳而余向也
徒恃其處予之介屢憂然求伸其是于未平未定之

前囑可勝悔哉公詩文羅合千古諸家無所不備
 好談舉子業若有夙解者當其童子時以爲文以已
 意屬偶輒已斐然晚年斷輪技廢自六經而外稍指
 涕唾皆以意匠取材卒澤于大雅醇如也公素自矜
 重當隸學官時郡邑諸使者慕公名欲羅致一見之
 可得顧獨好士夜得一士申旦不寐必曲爲獎拔乃
 已會稽錢副使仲美落魄居長安公賞其文亟使參
 政君執弟子禮強爲裝而歸之遂聯得第有盛名凡
 此類者不勝數四方奇士以文字勢者趾相錯登高
 科無仕者若而人然亦頗坐此失庸衆人意得謗亦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不少公讀書有經世志不專以詞藝自喜甲戌補內
 書堂授中貴人書曰是且在天子股掌間爲禍福不
 細數舉古今宦侍爲鑑戒詞色甚莊已使朝鮮曰此
 區區者而間于倭虜其君臣恬嬉文事不知戒嚴吾
 爲肩臂慮矣盡封還贈金而備次其國之形勢成一
 編曰輶軒錄後十年倭東瞻鮮人服其早見云其侍
 經筵講讀文王章視朝御講本支嫡庶之說無所
 不關入上疎聽焉公雅負公輔材惜中道中讒去
 僅僅以文章名世參政君狀公以立名太高與士太
 廣爲得謗之由是謫之公病坐不知時耳

世之趨時也若渴若熱而公獨以忤時爲守中懷璧
 自珍無所羶慕以此蒙詬固宜雖然是可以知公矣
 父綜嘉靖丙辰進士歷官至湖廣按察司副使兄正
 色萬曆丁丑進士歷南北兩臺御史陞福建按察司
 副使配沈氏累封恭人子二長承玄弱冠登丙戌進
 士授水部治河有勞績歷官至山東布政司參政次
 承吳郡學生文詞類其父公所撰著甚富當在副使
 公憂中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老子解蒙莊獨契讀
 禮抄諸書追歸田後有秀水邑志碧山學士集皇
 明文憲俱殺青未竟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十八

